

背景小马

Background Pony

我的名字是天琴心弦
但是你会忘记有关我的一切
请听我的音乐
倾听我生命的交响吧
因为那就是我

背景小马 | 卷二

Background Pony | Volume II

| 作者: shortskirtsandexplosions

| 原文: <https://www.fimfiction.net/story/19198/background-pony> |



| 译文: <https://fimtale.com/t/2520> |



| 封面: Spotlight

| 译者: PinkieSparle, Nightscream

| 指导: TNBi Lulamoon, 魔法师 T_T, Nightscream, ShadowDumb

| 插图: tallafferroxiv, ramiras, limreiar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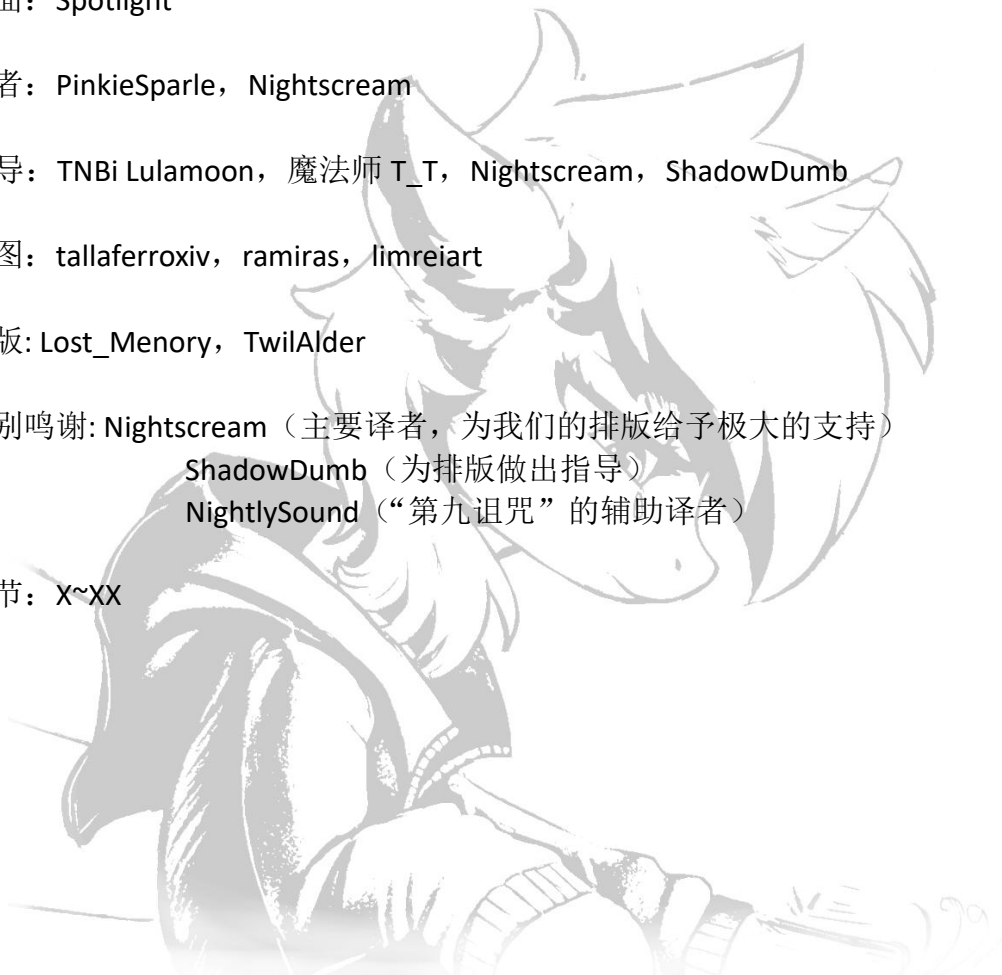
| 排版: Lost_Menory, TwilAlder

| 特别鸣谢: Nightscream (主要译者, 为我们的排版给予极大的支持)

ShadowDumb (为排版做出指导)

NightlySound (“第九诅咒”的辅助译者)

| 章节: X~XX



| 我的名字是天琴心弦。

| 和其他我遇见的小马一样，你会忘记我，会忘记我们的这一次谈话。

| 我所做的事情，说的话，都会被遗忘。

| 我所写下的每一个字都会变成白纸，我留下每一丝存在的证据都会消失。

| 正是这诅咒，也将我困在了小马镇。

| 但即使这样，我依然没有放弃我所爱的事情：作曲。

| 如果我的旋律能流入你的心扉，或许希望之火仍会为我而闪烁。

| 如果我无法证明自己的存在，那至少我能证明对每一位存在生灵的爱。

| 为我，请听我的故事，聆听我生命的交响吧。



目录

卷一

I:旋律之后.....	1
II:疯子的梦.....	19
III:无根而固.....	30
IV:孤独交响曲.....	55
V:行业.....	97
VI:英雄与传颂者.....	140
VII:过渡乐段.....	180
VIII:众生为爱而生.....	229
IX:苍穹.....	298
X:绿为新粉.....	327

卷二

XI:无名之谱.....	1
XII:石之音.....	49
XIII:胜于感触.....	88
XIV:第九诅咒.....	134
XV:身临其境.....	167
XVI:挚爱.....	250
XVII:毕生所余.....	316
XVIII:渐强.....	359
XIX:渐弱.....	392
XX:曲终.....	419

XI:无名之谱

4月15日 谐律纪元6233

他们称这个时代为阴影时代，一个充满黑暗和不祥之兆的时代。夜骐，黑夜卫兵，以及所有夜行种族血脉的小马，他们都在仰望着露娜宅邸的巨大白色凉亭，为她圣容的缺席而哀悼。他们都在等待，等待着她从隐居之地走出来，向她的子民们揭示过去十年以来她一直在冥思的是什么。我的兄弟姐妹们啊，他们懂得何为虔诚。但是我只担心……他们忘记了何为快乐。

最近这些夜晚冷风萧瑟，我家族的很多成员可能喜欢称之为忧郁气氛，但我却只觉得非常兴奋。也许是因为我的夜骐混血，但我充满了期待，简直无法自拔。我感觉，我们正处在一场伟大的发现和启蒙运动的顶峰。我能感觉到它，从我的骨头里，在我的角里。自从无序纪元结束以来，整个世界只不过是科学和世俗的混合体。哪怕是白胡子星璇，那位至尊法师的众多成就，也不过是填补了艾奎斯陲亚生活的一些空白，绝对称不上什么伟业。

我们一生当中应该有更高的追求，更高的荣誉，更高的成就。远高于平凡的尘埃、空气、乃至血脉。总有些东西，无法简单地被塞拉斯蒂娅的光辉所笼罩。总有些东西必须从阴暗的造物主神殿中发掘出来。我们的皇者，露娜陛下，这位永远警醒，永远睿智的阴影女神，现在已经处于突破的边缘了。

否则，为什么她会召唤我，嚎灵顿大学在古典神秘学科方面的头号学者，和她一同参加一场前所未有的重要秘密会议呢？这邀请可不只是一位皇室天角兽希望我去专门从事某项职能而已。毕竟我可是被要求住到坎特拉上层区域的午夜区去。我们的陛下究竟对我有何期望呢？在公主殿下如此孤独地与世隔绝的时候，我能如何用我高度智慧的天赋来为她效劳呢？

我只能猜测这情况有多重大。她究竟发现了什么？这么突然地召唤我，还暗示我得长期搬迁到新家去？当然了，我非常乐意从命。特别是我还得到允许，不光是自己搬过去，而是和我的挚爱一同搬家到坎特拉。

我有种无法动摇的预感，这世界即将迎来重大变化。满怀着诚恳，我将在生命之中拥抱这新的篇章，作为新时代的黎明来临。

他们称这个时代为阴影时代，如果这是真的，那就是无比荣耀，濯清灵魂的阴影。能亲眼见证这时代，我想不出还有哪一只独角兽能更加幸运了。能活在这样的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我这辈子从来没这么高兴过。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4月17日 谐律纪元6233

关于我在这本日记上记下的第一篇中那些有些含混不清的诗意之处，我真心表示对不起。我可是拥有五个不同的魔法研究领域学位，关于我的经历本该记得

更加简单明了。不过，我可是被露娜公主亲自召唤来的。不管有多精英也好，这都不是哪个谁随随便便能遇上的。我想哪怕是在我这个年纪，兴奋得有些不知所措也是情有可原的。这样的话，我想有必要做些详细的解释说明。

这本日记是我表哥新月辉留给我的，他还给了我一个信息。当露娜公主的皇家黑夜卫兵的卫队长亲自向你直接传达信息的时候，且不管他是不是我表哥，这信息都非常值得关注。事实证明，近十年来，这是露娜公主首次打破沉默。而她的首次公开声明就是要求我作为一名学者和一名研究员为她提供服务。

至少可以说，我当时简直都说不出话来了。因为对他传达的信息激动成这样，新月辉把我好生嘲笑了一番。自打我们从小认识开始，他就因为我在生活中选择了智慧之路而对我笑话个不停。不过我其实心里明白，现在他和我一样为此而骄傲不已。特别是现在终于轮到我为黑夜女神提供服务了，就像他这么多年来尽心尽力做的一样。我只希望自己能不负他和黑夜卫兵们留下的赫赫威名，为露娜奉上她应得的荣耀与崇拜。

看起来，除了天角兽之外，新月辉是这十年以来第一只和露娜面对面交谈的小马。自然而然地，我就问他能不能提供给我一些月亮女神相貌方面的细节。她是不是像大家以往怀疑的那样是一位被孤独和忧郁所折磨的生灵？还是充满了活力和兴奋，充满了只有不朽的神灵才拥有的那种看透一切的洒脱？究竟是什么让她去寻找一位精通古代神秘主义和音乐理论的独角兽学者的协助呢？

自然，新月根本不肯透露任何细节。他对露娜一片赤胆忠心，完全把对她的感情压制在沉默之中。不过他也告诉我，露娜已经认真阅读并熟悉了许多我之前研究项目中保存下来的记录。公主殿下居然真的阅读过我那些不值一提的创作，这简直让我又惊又喜。还没等我好好思考听到的这些东西，新月就告诉我，既然我即将进入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那么公主殿下也希望我能把当前的经历给详细记录下来。

我怎么可能拒绝这样的要求？想一想，我现在写下的这些话都能作为对公主殿下还有我现在致力研究的直接评论，我简直欣喜若狂。我毕生都在研究历史，但是从没想过自己居然有机会成为历史。得到不朽的露娜公主这样可敬可爱的神灵的邀请是一回事，而得到了一个名垂青史的机会，这又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于是，这就是我生命之中写下的新篇章，以及我尚未发现的东西。可以肯定地说，我这辈子一直都在等待着去体验如此光荣的经历，而当这时刻来临之际，我完全知道我该做什么。

以前我也写过几篇记录，全都非常沉闷无聊。这一次，我可是有机会写出一些拥有超时代意义的东西了。如果说要为你做出奉献，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机会了。因为你的宝贵价值甚至远超出了我自己的生命。

因此，我，雪石膏·彗星蹄，专门为你写下这些记录，半月影。我生命中的挚爱，我的不灭之星，我的温柔晚风。是你，是你让这美梦成真，是你多年以来一直耐心地支持我，站在我身边，让这位学者有机会感受到他生命之中并非只有矫揉造作和无涯学海。

我这些记录是专门为你而写的，最亲爱的影儿。由此，你……比整个艾奎斯

陞亚的任何生灵都会更了解这个时代发生了什么，还有这个时代对于我们王国的伟大意义，以及它将如何为新时代迎来辉煌的启蒙。我觉得，这即将来临的新时代必将令我们无比荣耀，财富滚滚，但永远无法改变我们。因为，比永生的天角兽的意志更加永久的，就是我们不朽的爱情。

把这些话好好看在眼里吧，影儿，因为这一切都是因为你，而且也为了你。让它们丰富你的心灵，滋润你的灵魂，奏响爱的旋律吧。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4月20日 谐律纪元6233

乘坐飞天马车从嚎灵顿到坎特拉足足得飞六个钟头。没有你的陪伴，这六个钟头漫长得宛如永恒。

三个钟头之前，我终于抵达了坎特拉的外墙。长途飞行都累得我几乎没法写这个了，但我还是兴奋得根本睡不着觉。坎特拉理所当然成为整个艾奎斯陞亚的首都。这壮观而神奇的城市里充满了全世界最睿智最富有创造力的思想。每条街道都洋溢着音乐、艺术、诗歌和明媚的色彩。哪怕在白天也点着明亮的火炬。我是知道的，因为这是我亲眼所见。

不用害怕，影儿。我把自己裹得严实着呢，而且在前往新公寓的路上唯一未能幸免的就是我那一包钱，因为我朝街上的小马问路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谢天谢地，在我彻底迷路……或者累趴下之前，新月辉总算是找到了我，我都没想到他在白天也会飞来飞去。显然，坎特拉是一座不夜城，皇家黑夜卫兵也是如此。你自己总是说他夜里和他的精英中队一同飞行时看起来非常庄严。当他的影子在阳光下笼罩着你的时候，新月辉看上去是十分令小马畏惧的。在他黑玛瑙色头盔下面那双灼热的琥珀色眼睛向外面瞪视的时候，我们周围好些小马都吓得不敢上前。我们俩都笑得很开怀，快速地拥抱了一下，他带着我来到了午夜区，把首次和露娜会面的时间表交给了我。

你绝对不会相信我们的新家是多么宽敞，影儿。它简直让嚎灵顿的平原都相形见绌。窗户上有厚厚的百叶窗，白天可以保证我的安全，不过我不在的时候你也可以随意打开它。厨房简直大得像是皇家专用的，我都可以想象你我邀请新邻居一同开节日派对的场面了。我们的邻居都非常热情好客，其中大部分也都是夜骐。我一直都希望能有机会拓展我的社交圈，信不信由你，这些邻居有很多还不是夜行习惯的。我觉得，你和我都能在坎特拉这地方交到很多很多的新朋友。

我本来会写更多东西的，前提是我有东西可写。现在我还只是勉强看了几眼午夜区那修建非常华丽的小巷子以及温婉回转的街道。可这趟旅行已经累得我筋疲力尽了。我真希望你能早点儿到这里，哪怕这意味着把嚎灵顿的所有一切都抛下不管也好。不过我们都知道我是永远不会对你提这种要求的。等待我的妻子，足足要等一周，真是无比漫长的时间。现在我又读了一遍露娜的召唤信，她希望我带上当初我研究梦幻谷的小马早期交响乐的时候写的那些记录，她希望从我学术生涯的这一章节里得到什么呢？我猜都猜不到。她甚至都没告诉我到底我们打算要研究什么。目前我还没得到任何工作和头衔。我都不知是该兴奋还是困

惑。就现在而言，我还是该“疲劳”吧，做些我多年以来从没做过的事——在太阳落山的时候睡觉。

我真的好想念你，亲爱的。孤独地站在学术和发现的顶峰，那没有任何乐趣可言。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4月22日 谐律纪元6233

正式通知终于来了。明天，我终于能去觐见公主殿下了。我一直都在专心等你，都忘了我也在等露娜公主了。可别会错我的意思了啊，半月影。你并没有让我分心，你只是让我有了更多缓冲的余地。只要想着你很快就能到来，和我们在我们的新家团聚，这就是无比的幸福。让我的身心都充满了无比的活力，简直都觉得自己也是一只不朽不灭的天角兽了。

我自己就花了点儿时间去了皇家档案馆，为了和露娜公主的研究做了些准备。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我去访问城市图书馆的时间应该是在白天。我告诉你这些可不是为了吓唬你，影儿，而是让你明白我能够适应坎特拉的生活方式。虽然我们俩可能住在午夜区，但我不想再强迫你过夜间生活了。吾爱，毕竟这么些年来你一直都为了我努力生活在月光之下，而现在我们正在走入生活的新篇章，我再也不想让你多受罪了。我知道，你只会说我不用这么谦虚，也不用这么夸张，但我就是忍不住。坎特拉的小马，大部分居住在这座城市中的小马们，都如此生机勃勃，精力旺盛地生活在白天，就像你一样……而你也天生本该如此。现在是我做出一些改变的好时机了，这样一来我们的生活能让你更加方便，也更加幸福。你再也不用为我做出牺牲了，亲爱的，哪怕我会永远珍惜你为了帮助我的职业生涯所付出的一切。

事实证明，白天去访问图书馆也没有听起来那么难受。我的月光绸缎斗篷在这里和在嚎灵顿一样管用。实际上，整个皇家档案馆里有很多地方都可以提供大面积的荫凉区域，看来坎特拉早就为了夜骐子民们把公共设施进行了改造。毕竟，过去的四千年里，露娜公主一直和她姐姐住在这里，在很多方面，就好像是嚎灵顿的建筑风格也在首都区域内四处开花了。

不过这并没有阻止一部分市民向我投来好奇的视线。我走过的每一条街道、每一栋建筑，小马们都停下来盯着我，还有几个甚至跟我说话。我觉得挺烦的，话虽如此，他们的好奇心也让我觉得挺诙谐的。我猜他们通常不会看到没长翅膀的夜骐，当然了，因为害怕被阳光灼伤，我也没向他们展示我的角。为了打发他们，我编了一两个故事，诸如我是新月辉队长的黑夜卫兵下属，后来不小心被蝎尾狮把翅膀给咬掉了之类的。对，亲爱的，我知道你肯定会对这种幼稚行为皱眉头。不过我真心希望能有更好的方式和你分享我愉快的心情，能在这个充满活泼小马的城市里学习和社交，这是多么值得高兴的事情啊。

到达图书馆后，我在那里待了几个钟头。虽然我完全明白明天我就能和露娜公主面谈，但我还是努力集中精力在我的研究上。我正在一个特别的位置，影儿，一种极度清醒的状态，我多年以来从未感觉过如此的清醒而优雅。我双眼有神，

两耳灵敏，做好了准备来了解我自己在这里的意义，以及我能为公主殿下提供什么。

我在想，这是不是就是我们相识的头一年，你在喙灵顿大学植物研究科工作时候的感受。哦，说到这个，几天之后你过来的时候，我可有个惊喜给你。就算是现在，是该聆听露娜公主神圣的声音呢，还是欣赏你完美无缺的面容呢？如果我能有选的，那我肯定很乐意选晚上我能抱着睡觉的那个。你觉得公主殿下的翅膀摸起来是不是非常锋利？

我开玩笑的，半月影。原谅我的诙谐，相信我的真诚吧。因为我正渴望着你的到来，好和你一同分享明日的荣耀。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4月23日 谐律纪元6233

好吧，我亲爱的半月影啊，这时间真的来临了。我遇到了露娜公主，然后……我也不知道该写什么好。

会面时间安排在晚上，当然了。她才刚刚升起月亮，新月辉就带着两个黑夜卫兵出现在我们新家的阳台上。他们一同把我带到了露娜公主的寝宫门前，这让我完全没想到。我本来还以为会在她的王座厅里和她会面来着。显然情况并非如此，而且谁也没觉得该预先告诉我一声。我猜这是个幽默一把的好机会，正好我还在上一篇日记结尾来了点儿讽刺性质的评论。

我就站在这里，露娜公主的寝宫门前，站在我的马蹄铁上直哆嗦。我想象着整整一夜的刻苦学习和研究，所以我还预先穿好了月光绸缎披风，为了明天的日出做好了准备。当然，同时也是为了遮住我因为紧张而冒出的汗水。

最后，通往她房间的门终于敞开了。她没有发话，站在门两边站岗的卫兵也没吭气，所以我就大胆地采取了行动，迈开蹄子走进了门里。我看见，她坐在窗边，俯视着坎特拉的明月区，还有其他地方星光照耀的屋顶。她的视线……看起来很木然。我觉得……恐怕没有什么更合适的方式可以用语言表达出来了。

你自己也曾经见过塞拉斯蒂娅公主，半月影。我记得你把那种感觉称之为“宛若重生”。好吧，见到露娜时候的感觉和你那时候可是完全不一样。相反，这感觉就像是我心里有点儿……“宛若死亡”。我不打算把这场面写的太可怕或者太夸张，我只是想表达一下，我心里的感觉……满心谦卑，觉得自己微不足道，但同时也非常独特。现在我面前的可是一位不朽的神灵，光是看着她，我心里都觉得筋疲力尽了。因此我意识到，我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么渺小而宝贵啊。

我什么都没说，一直保持沉默，我等待着她开口，可她没有。整个房间里弥漫着沉默。这尴尬的寂静就这么持续了足足几分钟时间，然后从分钟又变成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莫非是我哪儿做错了吗？我心里发抖，难道这可怕的沉默是因为我吗？尽管如此，我甚至都无法鼓起勇气来说些什么，因为出于我不知道的什么原因，这战栗的寂静也洋溢着某种……神圣。

站着站着，我的腿都开始麻了，我都不知道还能礼貌地在她面前静立多久。一直以来，她就只是坐在那里，仰望着夜空，仿佛她是这宇宙本身的一部分。因

为害怕晕倒，我壮着胆子在房间的远处找了个座位坐了下来。不过她还是什么也没说。保持着礼貌的沉默，我翻阅着我的资料，继续默背着我那些原始小马交响乐的笔记，以防她抽测我的学术知识。可是她并没有这么做。

在难熬的沉默之中，我的眼睛就在她的寝宫里四处游移。我觉得……我觉得我就是属于这里的——在墙壁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乐器，凡是在艾奎斯陞亚悠久的历史音乐历史中已知的都能找得到，甚至还有一些连我都没见过的东西——在所有小马之中你该最明白我对这方面的知识有多渊博了，影儿。我看到了用灭绝的树木雕刻出来的管乐器，我看到了可能和造物主同样古老的鼓。沉积在几样弦乐器上的灰土估计有几个世纪之久了，让我觉得我自己都沉淀在悠久的历史之中，就像是深不可测的井底一块渺小的石子。

然后我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了房间的正中。立在基座上的，是一件神秘的乐器。暗淡的黑色光芒闪耀在乐器抛光的表面上，还有皎月一样白皙的琴弦上。我想，我第一次进入这房间的时候没有看到它的唯一原因，就是只顾着瞻仰露娜神圣的面容，其他的什么都顾不上了。

然后我忽然悚然一惊。倒吸一口凉气，我恍然大悟。我正在注视的神秘乐器，莫非他物，正是唤夜者。关于它命运的传说都是谎言，半月影。我现在正亲眼见证着这件神圣的乐器。它并没有如传说中那样于三个世纪之前毁于和龙族的战争。它不但存在于此，而且完美无缺，依然充满了不可思议的能量。更重要的是，它现在是露娜公主的所有物。

这就是她召唤我来到坎特拉的原因吗？是不是因为她发现了唤夜者，以某种方式把她从艾奎斯陞亚昔日历史的沉淀物中发掘了出来？或者天角兽姐妹一直都拥有它？如果是这样，那么她们为什么要对我们保密呢？

那一晚，露娜公主根本什么也没有说。不过某种意义上，她也根本用不着。光是带我到这里来看到了唤夜者，就足以让我神魂颠倒，心醉神迷了。这改变的东西简直太多了。这意味着，我们现代的艾奎斯陞亚小马很有可能亲耳……用我们凡俗的耳朵，听到造物主创造出的旋律。

差一点点，我就要开口了，只为了问她这意味着什么。不过这并没有发生。她转过头来，就像一尊雕像忽然有了生命，把她雄伟的角微微倾斜，指向了房间的入口。就在此刻，几个钟头以来她的寝宫大门头一次打开了。新月辉和他的两个同伴走了进来，二话不说，就把我护送回家了。

就在我降落在午夜区的时候，我又收到了一封信。很明显，我明天将会再度觐见露娜公主，就在你到来之日的前一天。我还能期待什么？这种挺好奇的沉默又意味着什么？心中迷惑不解，但是我非常激动。我可是亲眼见证了创世神器，就用我自己的双眼。我站在这曾经是纯粹能量的神器之前，宇宙族母本尊扬蹄驰骋于这片大陆上之时，就是用这首无形的歌曲唤醒了世间万物的第一缕曙光。

也许我还没有任何答案，但我绝对有了目标。我将会履行我的义务，只要能有机会再度见证这荣耀，这奇迹，不管距离多远，看得有多模糊都行。

永远忠实于你的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4月24日 谐律纪元6233

再一次，我被传唤到了公主的房间。再一次，我诚惶诚恐地步入了她的寝宫。就像前一晚一样，露娜公主坐在阳台的边缘，凝视着窗外，让我有机会对唤夜者近距离观察研究。我站在它旁边，围着它转来转去，无比仔细认真地凝视着它。虽然充满了诱惑，但我就是无法伸出蹄子去触摸那黑暗的乐器。

于是，就在此刻，她终于开口对我说话了。我意识到从进门到现在，整个房间里已经沉默了差不多一个钟头。和阴影女神同处一室，听她向我发话的感觉就像是近距离面对威力无比的爆炸。我只觉得浑身上下都在燃烧和冻结，所以我能做的一切就是尽力保持静止不动，努力把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听进去。只有露娜公主这样的天角兽才能以耳语轻诉的同时又声如雷震。每次呼吸之间，我都对她的无上权威、至高正义、以及她与一切崇高、光荣、永恒的羁绊毫不怀疑。

而当她跟我说起话来的时候，却没有提到唤夜者的事，也不是关于神秘研究的话题，甚至都和艾奎斯陞亚原始交响乐没关系。她只是问我，身为一只夜骐血统的独角兽，我这一生是怎么度过的。而且，好吧，我当然回答了她的问题，半月影。

我向她解释了在我的小镇里身为唯一无翼的夜骐成长起来是什么感觉。我向她解释了遗传学的基本事实，这事实导致了每五千只独角兽里就有一只像我这样子的独角兽出生。至于童年时代那些嘲笑和欺凌，比如对我白化的毛皮、立肿的眼睛还有带绒毛的耳朵这类的奚落和讥讽之类的，我都给跳过去了，反正这些都是我熟的不能再熟悉的东西。我漫不经心地解释着这些琐碎事，就好像我已经将它们忘却已久，不知何故又必须马上回忆起来，好让我自己想起我是谁以及我是什么。毕竟，我还能告诉她什么呢？当然，她了解一切关于夜骐的事情——包括天马类的，还有极少数没有翅膀类型的——他们都长期效忠于黑夜的女神以及她的永恒意志。

当我的演讲结束之际，露娜既没有笑也没有皱眉。她只是站起身来，踱到了唤夜者的旁边，终于给出了一个平淡但十分满意的解释。很明显，我的第一次邀请——包括那场一直笼罩在沉默之中的首次会面——都是一场考验。她让我同时面对着她本尊和唤夜者，我一直没有说话，这很明显让她很满意，由此她确定了我不是一只会受到显赫外表影响的小马。我尽最大努力去理解了黑夜女神的话，基本上，她是在说我的思考方式和行动准则都是恪守学术意图的，而且对自己的异想天开有着非常严格的自控力。因为我没有打破她的沉默，也没有伸出我那凡俗的蹄子去摸至高的唤夜者。

我听着她对我所说的一切，然后我觉得最好还是同样机智地继续沉默下去，只有在有必要的时候鞠躬，在必要的时候回答。最后，她说了些让我惊得目瞪口呆的事。她正在创作一部交响乐。没错，影儿：我们至高无上的统治者露娜公主，苍穹之上的天空管理者，在她沉寂了十年之后，将要以她不屈不挠的精神让整个艾奎斯陞亚都为之陶醉。而且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她希望我来协助她谱写这部交响乐。

我知道最好别在公主面前晕过去。我尽最大努力向她表达了我的热诚。关于这首交响乐，性质也好，有多少乐章也好，她都没有给我任何相关信息。另外，她似乎忽视了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我只是历史和音乐理论方面的学者。难道她不能召唤塞拉斯蒂娅的皇家乐队指挥来担当这样的任务吗？难道获得摩扎特等闻名于世的顶尖作曲家的帮助不是更加谨慎吗？可是，唉，她却希望我的协助，由我的帮助来完成这部交响乐。影儿，我都不知道整个坎特拉古往今来还有没有更加幸运的小马了，居然能成为接下露娜公主要求的唯一小马，成为这部传世杰作降临的媒介，让她的无上荣耀可以在凡间永远保存，永世流传。

她一定也知道我正处在何等难以承受的激动之中，所以她很早就把我给送回了家——至少比她前一晚要早。当我期待着她的答复时，她就只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等你先安顿好家庭和你挚爱的半月影。”她知道你的名字，影儿，她知道我有机会成为天选者。由此，我才相信所有我希望的一切都会梦想成真。我将会长期参与这个项目，虽然我努力把这些信息写下来，但我实在是等不及明天见到你之后面对面告诉你，并且紧紧拥抱你，再一次去发现在喜悦中又哭又笑是什么感觉了。

无比热情，无比快乐的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4月25日 谐律纪元6233

我早告诉过你我会给你准备个惊喜。可我看到你的面容，看到你闪耀的金色毛皮，看到你美如珍珠的碧蓝双眼时，很容易就把这事儿给忘了。你随处都会留下茉莉花的芳香，特别是在我们的这个新家里。现在我知道这里真的就是我们的家了，因为它留下了你的气味儿。

当我几乎是拖着你往阳台那边跑的时候，看到你一脸迷糊的模样实在是让我忍俊不已。我告诉你把眼睛闭上，当你的步伐似乎要永远停不下来的时候，我欣赏着你的笑容越来越明媚。这个阳台到底有多大？我是不是正打算带着你往阳台外面蹦？当然了，我可不是新月辉，一夜之间可长不出翅膀来。

然后，等我告诉你睁眼的那一刻，看到你脸上的表情，让我所有的美好梦想都值了。我就想到你会开心得上不来气儿，可我却没想到你居然哭起来了。影儿，我希望你能原谅我马上就用自己的脸上去把泪水都抹干了，今天我比任何时候都渴望亲吻的是一张干燥的笑脸。

我打赌，你从来没想过会拥有专门属于自己的温室，再也不用穿过整个镇子去大学里了。我是说啊，当我说就好像是嚎灵顿的建筑风格也在首都区域内四处开花的时候，这话也同样适用于我们温馨的新家。我们的这座公寓是午夜区唯一一所阳台可以在正午时分享受日光的地方，我可是专门为了你而选中这里的。现在，不管我离开去研究多久也好，你都可以给你的植物浇水，继续研究你的植物学了。我对植物的本质并不了解，但我对你的微笑很熟悉。就在昨晚你到达之后我向你展示“惊喜”之时，这感受达到了顶峰。我希望你生命之中的分分秒秒都蒙受祝福，就像你时时刻刻都在祝福着我一样。

有你在这里，快乐简直无法估量：你的体香，你的眼眸，还有你的欢笑声。我知道我已经写了这个很多次了——都差点儿让我彻底分了心，但是和你在一起，我就基本上把在坎特拉发生的一切都忘光了。要不是你问起了第一次会面怎么了的话，我都不会提起我还亲眼见过唤夜者的事了。我知道我已经记了一大堆东西，你完全可以去慢慢细读。可是当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这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在这里写下的是一份保护我们自己的机会，就好像保护露娜的财产一样。如果我们不好好保护自己，还有那些无比珍贵的东西，那我们的所作所为，以及对月亮女神的荣耀所奉上的贡献都将会毫无意义。

还有很多包裹要解开，我本来打算试着说服你把这事儿推迟到晚上再做，好让我能再多陪陪我亲爱的妻子。从现在开始几个月，或者是几年——当你终于读到这些的时候，也许你能告诉我，我到底成功了没有。我非常相信，答案一定会是“成功”。

确实，茉莉花。多么陶醉的芬芳啊。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4月30日 谐律纪元6233

今天下午和你的别离令我十分心情沉重。将近一个礼拜的公寓布置还有和街坊邻居打招呼之后，我才回到露娜公主身边继续参与这个殿下恩准我参与的项目。不过想想看下周我离开你的时候，你就不会孤独了，半月影。你有长满了植物的温室陪着你，有一座充满了花园，庭院，商场还有咖啡馆的城市陪着你，更重要的是，我永恒的爱意和尊重陪着你。真希望这最后两样能让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也能足够让你开心了。虽然我非常怀疑其实还是到商场去买买买更有可能。

搭乘夜骐卫兵的护送航班前往露娜公主宫殿的旅途转瞬即逝，我都在猜自己到底能不能习惯旅行过程和目的地相比如此微不足道了。这还是我头一次大白天抵达露娜公主的宫殿。当我到达的时候，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活跃。前两次觐见时候看到的那些宁静和庄严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活力十足的步伐，她在房间里从一边到另一边蹦跳着来回奔驰，就像是个发育过头的孩子似的。很明显，她花了些时间从皇家档案馆中把一半关于音乐理论的书籍都提了出来，而且把它们通通搬进了她的房间里。我不得不先迈过几堆书本才站稳。

公主殿下对我开了口，干净利索，简洁明了。我意识到，介绍和客套时间都已经结束了。现在该是时候来研究，处理，把她意识中回旋的旋律化为具体的乐谱写到纸面上的时候了。

不过说到谱写交响乐，我不太清楚到底该怎么做。这毕竟是露娜公主的创作，不是我的。我只希望能担任她的助理罢了。随着时间磕磕巴巴地流逝，从分钟，再到小时，露娜公主写下来的东西就像是一场混乱而疯狂的合唱。我开始意识到，我能为她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耐心等待，露娜公主正在耐心地解开她脑袋里纠缠的一大堆线团，她需要一个像我这样学识渊博的生灵来把它编织成精美的艺术挂毯。

当然了，影儿，你已经听过了我们其他那些艾奎斯隆亚的小马们偶尔会提起的那些我们公主殿下的糟糕绰号，特别是暗影降临时代的最后九年里。我都不好

意思把它们写下来，因为这简直就是亵渎。露娜公主被称作“影子进了脑子”，甚至被称作“秀逗公主”。哪怕是在嚎灵顿，小马们都开玩笑地说她是“宇宙灰土的守护者”，而因为她的心和思考都没放在艾奎斯陞亚这样的大陆上，所以露娜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囚月之马”。所有这些外号和戏称对我而言简直就是难以忍受的侮辱，这不仅是因为我的夜骐血统，更是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艾奎斯陞亚都并不了解露娜殿下，既不明白她看似疯狂的表象之下有着什么样的内涵，也不知道长达十年的隐居生活最终能诞生出何等的伟业。

这么近距离观察她，和她同处一室，我已经明白了，她并不仅仅是阴影女神。她是一面明镜，是我们的榜样，是哪怕身处孤独的黑暗世界之中依然挣扎着去发光发热照亮万物的高贵之魂。在这大千世界上，我们都是孤独的，就像她一样。从永夜的黑暗之中去摸索，去捞取，去拯救那些值得拯救的，乃是这疯狂的真正本质。千百年来，露娜公主无私的使命就是管理这种必要的疯狂。而现在，她最新的努力，是把一首歌从宇宙最深最黑暗的地方拖出来。

我并不知道这部交响乐有什么用，反正我也不在乎。如果它能帮助露娜公主祛除那些限制她神圣思考的阴霾，那我很乐意奉上我的服务。毕竟，她永远都是我们的黑夜女神，我们在黑暗之中拥有的闪亮灯塔。找不到生命目标和意义的谦卑者崇拜着“囚月之马”，因为她与这头衔毫不相干。她就在这里，她热爱艾奎斯陞亚，她即将为我们迎来美丽的新时代。

不过，这个新时代看来还得多多等了。整整一个下午的努力，我们的成果只是设法记下了几个音符。现在，她正在升起月亮，而我在皇家贵宾客房里休息。我得冥思一下我所学到的东西，可当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你的时候，这可真难啊。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5月1日 谐律纪元6233

亲爱的影儿，我们创造出了一些成果。

只是一个非常短的片段，音律和谐，同时却也不谐。引子之中充满了渐变的音符，所以我心里有点儿怀疑，露娜公主是不是只用她让我记下来的东西进行实验。

不过很快，这作品就完成了。而我也理解了它一直都拥有的雄壮之美。我得到了允许，从她房间的墙壁上借了一把七弦琴，可以在半张琴上演奏。我被它的美丽所震撼，只想对公主殿下更加俯首帖耳，她能用一首歌来改变整个世界，就像她驾驭月光一样。

然后她决定亲自来演奏这曲子。演奏之前，她先在房间周围放置了一圈深色的水晶石。我认出那些都是音石，谐律之岩的碎片，曾经在古代和无序的战争之中用来建立艾奎斯陞亚的屏障。另外，露娜选择使用唤夜者。看着这神器开始弹奏，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是何等幸运，居然能有幸出现在这神器之前。每一声弦乐，都仿佛巍峨的大陆在无数的鸣钟奏响之中拔地而起。我陶醉在这生命本身的乐曲之中。

但随后，随着乐曲达到了高峰，我经历了一些之前从未想象过的事情。半月影，我以前也经历过着魔的状态。你还记得吗，当初在嚎灵顿大学，半步博士的

演化魔法可是把整个科学部都给搞得天翻地覆。然而，这一次，不管是严重程度还是震惊水平，都远超出了我当初的体验。

我觉得……好像四周的墙壁都朝我压了过来。与此同时，房间里哪怕是最微弱的光亮都变得无比刺眼。音石在闪烁，仿佛燃烧着炽烈的火焰。我胆战心惊，只担心自己的小命随时可能不保。我感觉那强烈的光会烧穿我苍白的毛皮，烧焦我夜骐的血肉。然而，压倒性的妄想症淹没了我的身心，我尽顾着死抓着我的月光绸缎斗篷在房间里四处乱冲乱窜了。这辈子我还从没这么紧张，这么麻木过。不过，很快，我就被带回了安全而温暖的阴暗世界之中。

这时候，我才回过神来，意识到了我到底在哪里，以及是谁在我身边安慰着我。露娜公主，她亲自俯下身来，像母亲一样拥抱着我。在她的圣仪之下，那些不祥的魔法被驱赶出了我的身体。能摆脱这种偏执狂的体验让我实在是太开心了，简直都差点儿没留意到她的腰弯得居然这么低，只为了能好好依靠着我。虽然感动得几乎泣不成声，但我依然向她努力表达了谢意。

她让我沉默下来，代我们俩开始说话。她告诉了我，她早就知道这首歌拥有神奇的力量，而且我们所谱写的所有乐章都有这样的神力。我问她为什么，她说，这部交响乐是为了崇高而宏伟的愿景而存在的，她正在为了整个世界的安全而创作它。副作用是必然的，但她必须知道这些乐曲是否会对这个领域的凡俗生灵造成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

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我会来这里了。我之前就有附魔相关的经验。如果她是从坎特拉音乐堂选择任何一位知名音乐家，那他们连第一首曲子的冲击都抵挡不住，更别提以及其他乐章的影响了。我不仅仅是她揭开这首神曲的助手，我乃是她最谦卑的子民。

你可能会想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她问我，我会不会因为太过于不安而想要彻底离开这个项目。公主殿下的慈悲就和她的力量一样无法估量。我如实向她诉说了我的心声。我向她诉说，说我一直渴望着通过创作这部交响乐来对她鼎力相助。我被委以重任，接下的使命就和她的使命一样伟大。

她接受了这些话，第一次，我看到了她的微笑。就在这时，她把我们正在做的工作具体告诉了我，她为这部交响乐取名为“苍穹之夜曲”，而第一乐章将命名为“阴影序曲”。

我不知道这探索之旅之中接下来会遇到什么情况。但我知道了一件事。我终于可以为这部传记命名了，而且我马上就把它写到了封面上。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5月3日 谐律纪元6233

我们构建出了“苍穹之夜曲”的第二乐章。它比“阴影序曲”更加活跃。这节奏听起来十分开朗乐观，我建议在管弦乐版本之中大量使用打击乐，露娜很快就同意了。这对这个项目而言有一种紧迫感，由我们的公主殿下亲自谱写。就好像她简直迫不及待地想把这些乐曲通通写出来一样。我当然不会把这叫做不耐烦。相反，促进她奋勇前进的——我和她一同——乃是一种无比坚定的正义决心。

我发现这热忱的精神具有非常积极向上的感染力，感觉仿佛我正鼓足了全部力量在努力跟随着她。

这最新的乐章正是这种精神的体现。我本来考虑自己来想个名字的，但露娜公主一开口就立刻把它叫做“余晖波莱罗舞曲”，我简直想不出更贴切更有意义的名字了。它体现出了当太阳西沉落入地平线的时候，小马们急于完成数不清的事情时候那种异想天开的感觉。

当露娜开始使用唤夜者演奏这首曲子的时候，我只觉得我的心脏跳得越来越快了。你了解我，影儿，我是一只相当保守的独角兽，可不是运动员类型的。但是听到这古老神器奏响的这首曲子，我简直都想去跑圈和后空翻了，哪怕是对年轻的小马驹而言这都不太合适，更别提我这种稳重老成的学者了。一想到这些，我就忍不住好笑，发自内心的深深快乐让我觉得无比轻松舒畅。我不知道“余晖波莱罗舞曲”会不会成为“苍穹之夜曲”这部交响乐的预告作，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庆幸自己能加入这个项目。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5月4日 谐律纪元6233

差不多十二个钟头没睡觉了，可我又怎么能睡得着？“余晖波莱罗舞曲”的节奏依然振奋着我的精神，甚至让我坐都坐不住。在我得到召唤去帮助公主殿下谱写下一个乐章之前，我该怎么去安心休息获得充足的白昼睡眠啊？

不行，睡意就是迟迟不来，反正现在是没有。更别提是这个大发现和神奇的伟大时刻了。我必须得做点儿什么事来集中注意力，好专心思考问题。

还有比认真思考这首歌曲本身的魔力更好的时候吗？你把该知道的都知道了，半月影。毕竟，你也在我身边呆了那么长时间了。你已经听过了每一个关于音乐创作的故事，听了一遍又一遍，估计都烦了。尽管如此，如果这本记录想要成为“苍穹之夜曲”的官方记录文档，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我必须对这首歌的力量进行必要的论述，以便我在把它们整理成最终草案的时候可以进行相关的介绍，

我也一直都这么认为，而在倾听过唤夜者的演奏之后，我对此就更加坚信不疑了。传说中，浩瀚的太空之中，宇宙族母驾临于漂浮的混乱之云上。尽观混乱与毁灭，她认为此乃这安宁宇宙的瑕疵。如果宇宙中这个混沌的点完全混乱而无法预测，所以她认为该点也同样可以通过重塑能流来赋予秩序与意义。于是，她将自身拓印于云上。此等神迹由一首歌来降临，借助她神圣之音的无穷威能，谐律由此诞生。

因为，毕竟，还有什么能比音乐本身更加和谐呢？嘈杂的噪音只不过是回荡在空间介质之中的毁灭而已。只有以秩序和音调为目标的模式出现之时，轰隆的雷鸣才会变成响亮的钟声。音乐赋予我们形态，音乐赋予我们力量。在凡俗生灵的歌喉之中，音乐成为了万物的颂歌——由此，我们能记录和说明生命之中的所有模式和结构。在不朽女神的歌喉之中，音乐在世界的基础之上变成了无所不在的内在之物。我们蹄下的大地如此坚实，正是因为旋律令它化为了坚固稳定的现实。

宇宙族母，她用一首歌把整个世界从混沌之中升起，但这还不足以永远保护艾奎斯陞亚。毕竟，歌曲虽然存在，但依然可能再也不会被吟唱。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它还会有什么力量？

因此，族母创造了苍穹。苍穹将会成为屏障，想要防御宇宙的混乱和寒冷，它是必不可少的防护墙，是永远包围着艾奎斯陞亚的生命气泡。但是，仅仅是苍穹本身，是无法发挥作用的。它们需要管理者，需要负责用合唱来维护它们的永恒卫兵。

此刻，宇宙族母为了苍生而作出了最大的牺牲。她把自身的旋律拆解成了两个互不相同的部分。同时，她也把自己拆解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个体。由此，她生下了塞拉斯蒂娅公主和露娜公主。塞拉斯蒂娅公主受命管理地之穹，守护阳光，守护驾驭万物生长的四季。而露娜公主受命负责统御天之穹，防御苍穹之外各种来自洪荒的异种元素的侵袭。

于是在天之下，地之上，为了向宇宙族母和她两个女儿的歌奉上赞美与荣耀，凡间生灵从此诞生。在她的工作完成之后，宇宙族母便回归了群星，因为她在艾奎斯陞亚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层层苍穹已经生效，它们的两位守护者也已经就位，随她歌声而来的谐律必将永享太平。

自宇宙族母离去之后，塞拉斯蒂娅和露娜忠实地守护着艾奎斯陞亚的界域，神圣的创世之歌赋予了她们无穷的力量。她们几乎从来不会打破天籁般合唱的封印。毕竟，虽然这首歌还能进行更加细化的分解。但是却没有任何已知的方法可以将这些拆解开来的细致部分重组为一个整体，除非宇宙族母以某种方式回归到我们身边，并且赐予我们更多的旋律来重塑整个世界。

当混乱的怪物们纷纷来临，在整片大陆上兴风作浪之际，天角兽姐妹拆散了这首歌，创作了“泰坦歌谣”。她们齐心协力，新生的神圣合唱创造了地狱，成为了艾奎斯陞亚囚禁最残酷最恐怖事物的永恒监牢。当无序降临在这个世界上，并且试图将苍穹彻底撕碎之际，姐妹俩再一次拆开了她们母亲的礼物，由此，“谐律精华”诞生于世。乐曲被改造成了物质的饰品，这些拥有神奇力量的球体捕获了无序，将他封印在坚石之中。

随着宇宙族母的圣歌变得愈发细微，将造物主的神力转化为某种能够永久存在的物品以供保存就很有必要了。因为，哪怕是为了众生的利益也罢，如果这首永恒之歌被拆解的次数太多，整个艾奎斯陞亚都可能会彻底崩溃，天地尽灭，重回浑浊之气，变回宇宙族母当初第一次发现深空之中这个点时，那种一团混沌的状态。

因此，天角兽姐妹决定将这首歌变化成一尊乐器。她们创造出了一样能永远体现造物主之创造力的载体，光与暗永恒融合的醒目边界。这载体，后来被称之为“唤夜者”。它看起来始终都那么光彩夺目，只有梦中才可能见到如此的崇高与威严。

简单来说，唤夜者是一件尺寸正常大小的弦乐器。它的造型类似于一张更大的里拉琴，像皇家竖琴一样优雅而美丽。但是它的圣洁和纯粹是任何寻常乐器都无可比拟的。当它的琴弦振颤之际，能让聆听者觉得魂飞魄散，却又心醉神迷。

和它共处一室就像是站在万丈深渊之上。它可能不如宇宙族母的原初之歌那么强大，但它的威力和魄力对于我这样的凡俗生灵而言依然是压倒性的。

实际上，使用唤夜者将“苍穹之夜曲”化为真实的旋律，这让我相当心惊胆战。公主是肯定不会再继续拆散这首歌了。如果她真要这么做，那塞拉斯蒂娅公主也会参与这个项目。就目前来说，这乐器仅仅是露娜公主用来将她心中的旋律转化为现实而已。想到这件事，我简直心花怒放。

莫非……这是多年以来，第一次创造出一首新的歌吗？对于天之穹的守护者来说，竟然会有这种事吗？难道露娜经过了九年半的冥思之后，突然变得更强大了吗？

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我担心……作为一只凡俗的小马来说，可能根本不会有谁告诉我这些。所以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了你，我最爱的影儿。当一切都尘埃落定之后，你我也可以把这些消息广为流传。当夜曲在整个艾奎斯陆亚奏响的时刻来临之际，凡间的小马也可以为我们的言语作证。我们都会加入那神圣的合唱，歌颂那诞生自黑暗的旋律，贡献出足够的谐律，为世界的苍穹和安宁带来新的力量。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5月16日 谐律纪元6233

露娜公主称之为“潮汐进行曲”。我则称之为我有幸听过的最古怪的一首曲子，更别提写下来了。要是有谁亲耳听着它，甚至是用眼睛扫一遍乐谱的话，那他会发现这曲子和“余晖波莱罗舞曲”非常相似，只不过比较低沉，而且速度也比较慢。你可能会以为听到这么一首奇怪的曲子会像“阴影序曲”一样，诅咒我陷入不安和偏执。但情况并非如此，我心中满溢的是惊奇和敬畏感。我感觉就像在进行一次旅行，而“苍穹之夜曲”就是引我走入这趟神秘旅途的道路。

我一直都在留意露娜公主的圣容。在研究过程中的某些时刻，我觉得有必要根据她的态度来权衡当前的进步和交响乐的进展情况。可她的表情几乎毫无变化，几天之前露出的笑容也消失了。真想知道，为了快速完成她神圣的音乐使命，她那张冰块脸到底是费了多少力气撑起来的。塞拉斯蒂娅对此根本没有任何消息，也不知道她了不了解这个项目，以及唤夜者在其中的作用是否会增加对于虚无的影响。这一切都不得而知。

我都讨厌在这回事上脑补过度。皇家姐妹已经共同生活了数千年，她们守护着苍穹，履行着神圣的职责，靠得是对彼此的绝对信赖和支持。说不定我单纯以为是露娜自己在努力创造一首全新的“圣歌”的想法可能还太早了。毕竟，皇家管弦乐团的大作之中可是有塞拉斯蒂娅自己创作的曲子。她有没有要求露娜留意这些爱好？

但是每当我听到唤夜者威力无穷的弦乐响彻露娜的寝宫时，我内心之中都在燃烧，就像从里到外被点燃了火焰。在这里发生的事真正惊奇和不可思议的事情，能参与进来真是让我三生有幸。我只希望露娜完美无缺的面容之中会融入和我内心感触相同的情感。这能让我更轻松地发现这交响乐在她心目之中的地位，而不是整天盯着那副一成不变的严肃表情，让她的皇室容貌都为之黯淡了。

唉，不过我们的研究现在暂时告一段落了，我正在被送回家的路上。真想早点儿再见到你啊，影儿。等我回到我们的公寓之后，我就半秒都不想再去考虑音乐的事了。我只想投入你的怀抱，放任自己淹没在茉莉花香之中，淹没在你的声音和你美丽的身躯之中。

当然了，你可能会太过于关心照顾你的新温室，都没法去兼顾你丈夫的思恋了。不过这也没关系，你一直都耐心对我，我也会永远耐心等着你，我挚爱的妻子啊。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5月18日 谐律纪元6233

今天真是我来到坎特拉之后度过的最美好的一天了，因为这一天是我们俩一同度过的。经历了一周的音乐研究和辛苦谱曲之后，你都想不到我陪在你身边有多快乐。对我而言，不管我们俩去哪儿也好做什么也好，那都没关系，只要你喜欢就行。最后，你选择去坎特拉花园散步，我都没法更开心了。

我就知道，皇室姐妹在首都专门栽培的大量珍稀植物会让你如痴如醉。所以我还特别提出建议：白天在公园里散步。我不在乎月光绸缎的斗篷有多沉重，光是看到你跑来跑去地一边四处观察那些阳光照耀下的植物一边傻笑，穿什么东西都值了。

当你请求我讨好一下露娜公主，好让她允许你采集些样本带回温室的时候，我唯有摇头微笑。很不幸，我和露娜公主的关系从开始到结束就是夜曲，也只有夜曲。

我也很开心你给我们俩找了一处开放的市场去吃饭。我可不想你觉得非得把我藏在阴影里面不可。我知道，身为一只和夜骐结婚的陆马，你并不会因此而羞耻。相反，你宁可让整个坎特拉的居民全都来看我们俩。

这让我想起了我们当初在嚎灵顿大学一同度过的头几年。整个大学里，我这种类型的独角兽只有我一个而已。白天，我像一个活生生的木乃伊一样笨拙地在走廊里穿行。而夜晚，大家都躲着我走，生怕我一见月亮就会突然长出獠牙朝他们扑过去。

而你看到的远不止这些皮毛，你在我身上看到了令你着迷的东西。一开始，我还以为吸引你的只是我身上的特别之处，只是我生活之中的怪异而已。你是头一只不害怕我夜骐饮食习惯的小马。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你头一次看着我吃肉的时候是怎么忍住了没把午饭吐一地的。但是后来，我再也不用担心什么了，也再也不需要去考虑什么了。

我已经陶醉了，在你婉转的笑声之中，在你亲切的微笑之中，在你偷偷趁着没有谁在看的时候对我耳朵的抚玩之中。我想更多地了解你，而我了解到的是百科大全都记不完的奇迹。你对植物学是那么入迷，你教会了我大自然生生不息的神奇奥秘，而我以诗意的散文告诉你，一切现实之下都隐藏着潜在的魔力。你和我，我们俩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平衡，将务实的精神和空灵的想象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和谐的二重奏。我们成为了嚎灵顿大学的王子和公主，当大家都注

视着我们时，他们才明白何谓真爱。完全无法确定的情况之下，它就这么绽放了，就像宇宙族母的第一首歌那样。

所有那些年，就在我刻苦学习，在学术的道路上一路晋升的时候，你都一直在我身边支持着我。我是你的夜晚，你勇敢地投入了黑暗，陪伴在我身旁。你学会了放弃白昼，只为了和我一同在月光下醒来。古往今来，全艾奎斯陞亚还有哪个著名的植物学家能做出如此牺牲？我追求的再无他物，只为了补偿你。而你所做的一切，就是一个吻，一个平息我忧虑和内疚的吻，在满天的星星绘制出我们的未来时，让我能把你抱得更紧。

我爱你，我挚爱的影儿。我是多么想把这世界上所有的宝物都献给你。但后来我才明白，整个艾奎斯陞亚的美好事物对我来说已经是近在身边了，因为我已经得到了你。在坎特拉的这段日子一定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因为我知道，我终于有机会能报答你，补偿你为我牺牲的一切了。把我们带到这里的原因现在依然经常打扰我们相处，这让我非常的抱歉和遗憾。这事实令我痛苦不已：它迫使我不得不离开你，让我投入魔法的深渊，远离了你美丽声音的温暖。

总有一天，我们会成家。我们会有孩子，而他们就是我们的歌，继续歌颂我们对造物主的苍穹之爱。我们自己的身份，还有我们在这短暂凄凉而又幸福美满的生活中共同的创作，都是无价之宝，绝不可能是无名之歌一样被埋没。

而在那之前，我们俩都有工作要做。我期待着等我们所有的职责都结束的那一天。因为一切艰难险阻都会像当初我们相遇的那一天一样消散。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5月10日 谐律纪元6233

我现在正进来，不过没什么具体理由。我才刚刚到露娜公主的房间，准备接下来一两周的研究工作。现在我们甚至还没开始动笔呢。不过，趁着研究工作还没正式开始忙得不可开交之前，我觉得还是该写下一些观察的结果。

在我一路到这里的时候，我感觉……整个坎特拉的夜骐居民数量好像大幅度上升了。而且就在我们一块儿出去逛街的那一天我也留意到了这一点，半月影。街上有不少夜骐，都穿着月光绸缎和暗影铠甲。这不光是午夜区的事，不管我到哪里，我那些长着蝠翼和立瞳的兄弟姐妹都越来越多了。更重要的是，他们看起来就和我当初到这里的时候一样，对坎特拉的大街小巷非常新奇。我差点儿都以为这是什么非官方性质的朝圣之旅了。不是有传言说露娜公主隐居避世的暗影时代即将结束了吗？不然还有什么原因能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夜行习性的小马来到了他们守护天角兽神灵的门前呢？

对此我问了新月辉，他没有回答我，至少他没给我什么靠得住的答案。他看起来似乎心事重重，蹄子一直都在紧张地磨着，眼睛看起来比平常白了两倍。我非常了解这是什么情况：这是夜骐见阳光时间太长才会有样子。露娜一直都在让她的黑夜卫队长加班吗？都多久了？过去这几周，我表哥到底有没有休息过？

可能我是想得太多了。不可否认，我心里有一种很不安的感觉。这不仅仅是我不得不再次离开你身边而已。当我走过露娜宫殿的走廊时，我总觉得好像阴影

之中有什么东西在窥探我。我的耳朵在抽搐，好像听到了……金属相撞的铿锵声，若有若无，仿佛鬼魅。

恐怕新月辉不是唯一缺乏睡眠的夜骐。如果我还想为公主殿下效劳出力，那我就得打起精神来。只希望夜曲的下一个乐章能给我点儿惊喜。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5月11日 谐律纪元6233

我这辈子恐怕也不会更加恐惧了。

事情是从第四首曲子……或者说，“挽歌”的谱写开始的。露娜公主忽然就这么叫它了。她忽然告诉我，说总共会有十个乐章的时候，我真是吃了一惊。我大着胆子问她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打算写十首挽歌？她没理会我的问题。当她告诉我第四首曲子的标题时，那表情一如既往地空虚而毫无生气。她称之为“黑暗奏鸣曲”。

在曲子没谱写完成之前，我还在猜测她为啥会取这么个名字。可是当我们完成了曲子，而她毫不犹豫地使用唤夜者演奏了它的时候，那就是我的死亡时刻。或者，至少是我觉得我死了。

如你所知，影儿。一只夜骐，对于黑暗是非常熟悉的。这对于那些夜族血脉的天马而言最明显了。我们与生俱来的回声定位能力引导我们度过最为暗无天日的岁月。几千年以前，早在露娜展开羽翼庇护我们之前，我们就是这样在夜幕降临之后寻找那些会飞的点心的。随后我们投入了露娜的怀抱，她教导我们，训练我们将这力量磨炼的更加出色，成为了她的黑夜卫兵和精英月神禁卫。

可是，唤夜者的演奏带来的黑暗，远超出了这个层次。那是比漆黑还要黯淡的至黑天幕。我的感觉根本无法穿透它，就好像房间的墙壁和地板都被掀飞了，扔进了空间裂缝里。我什么都感觉不到，完全没有半点感觉，哪怕是声音也消失了。我完全相信我已经死了。

我蜷缩在地上绝望地挣扎着，声嘶力竭地呼喊公主的名字。她找到了我，像一位母亲安慰受惊的孩子一样抱着我。我魂不附体，瑟瑟发抖，只能缩成一团，毫无顾忌地死抓着公主不放，等待着光明回归的时刻。因为它会回来的——至少公主殿下是这么向我保证的。

尽管我都吓得魂飞魄散了，可是她依然那么平静，就像是……地下湖的湖水。而且虽然我就挤在她身边，但我感觉……她很遥远。她的声音好像从远隔万里开外的位置传来，但我却能听清她吐露的每一个字。那些话……很古怪，很可怕。公主漫无边际地东拉西扯，她在谈论世界之间的世界，那个地方甚至比奏鸣曲所引来的黑暗还要黯淡无光。她告诉我这些是在教诲我吗？如果是的话，那我到底学到了什么东西？她不得不向我展示的真理只属于她自己，她说自己看到了无数锁链在她周围游动这种听起来荒唐绝伦的东西。她说起了在她睡眠之中忽然降临到她梦中的什么东西，她说她必须把这么一个无形的怪物塑造成一支歌，否则她的思维会被撕裂开来。

自从黑暗笼罩我以来，一直在担心自己状况的我头一次开始害怕她了。我想

到了小马们对“囚月之马”一直以来的侮辱，而且我真讨厌让自己的思绪徘徊在这么绝望的领域内。当她的身形和房间的墙壁重新浮现在我眼前时，我问她是否把自己的这些梦和异样告诉过她的姐姐。而她只是起身从我身边离开，就好像我一开始从没在那里。她把唤夜者放回乐器的基座上，然后说我可以解散了。她说还有六首挽歌等着谱写，而我需要好好休息才能帮得上她的忙。

现在，我正坐在我自己的房间里，周围点亮的蜡烛是昨天晚上的两倍。它们如此明亮，都让我觉得自己苍白的毛皮开始刺痛了，可我并不在乎。光明对我而言非常宝贵，一直都这么宝贵。如果小马像是石子一样在一口不见天日的黑暗坩埚里打滚，那我们会怎么样呢？我想起了你，因为我无福享受那禁忌的阳光，但是每当我凝视你的双眼时，那阳光就在那里照耀着我。这世界是如此脆弱，随时都可能熄灭，但这是阳光属于我们的，影儿。在我生命之中头一次，我能理解它的消逝了。简直冷得刻骨铭心，难以置信。

这夜曲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一会儿让你兴奋一会儿让你恐惧的？另外，像我这样的凡俗小马，到底能不能承担得起如此一部全新而战栗的辉煌交响乐的诞生？

我需要力量，我继续支持我的公主，我需要和你在一起。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5月12日 谐律纪元6233

“星之圆舞曲”十分幽冥，但至少它具备独特的美感。我能放心地倾听它，不用担心像是“黑暗奏鸣曲”那样被吓丢魂。

当露娜和我刚刚谱写完第五首挽歌，她就不得不离开去升起月亮了。她没费心思来打扰我，于是在她房间里就只剩下了我自己。我决定正好充分利用一下这个机会。

你可能觉得，像这样在阴影女神的住宅里四处乱转是很不礼貌的。回想起来，我现在也觉得简直抬不起头来。但如果你像我一样不得不忍受“黑暗奏鸣曲”的话，如果你也正好在这么多超凡脱俗的乐曲的诞生之地的话，那你也会难以自制地去寻找答案的。

有一件关键的事情必须理解，在我和公主努力研究和谱写这些挽歌的期间，她的房间一直都非常凌乱。你可能会觉得这对一只不朽之身的天角兽神灵而言实在是非常难以置信的事。我自己则选择性忽略了这情况。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操心的可是创作夜曲的大事，其他的都可以放一边了。然而，当光明在我眼前熄灭，又回到我眼中之后，我已经开始用全新的视角看待所有的一切了。眼下这场面实在是没法回避和美化：露娜公主的房间……有些疯狂的迹象。

四周都堆满了书，而且放得乱七八糟。随处可见大厚本子，就这么翻开扔在地上，苍白的页面在烛光下闪耀。房间的角落里，展开的卷轴和羊皮纸堆都落了好多的灰尘。而最为奇怪的是，至少有一半的书上基本上就没几个字。实际上，很多书本——尤其是最为古老的那类书籍——都是完全空白的。这场面感觉也不那么诡异，因为那些书本的风格都各不相同，什么样的都有。从书籍的签名来看，

这些书本来自艾奎斯陞亚各地，远到盐巴克图，再到梦幻谷。这么多不同地点不同时间的书籍之所以能堆在同一个房间的天花板下面，唯一的理由就是它们是被专门收集来的。抱着这个想法，我仔细阅读了露娜的书桌上积累的很多信件。我发现其中有几封信就是命令新月辉的卫队成员从艾奎斯陞亚最偏远的图书馆收集这些书籍，更重要的是，这些书籍大部分都是那些基本上空白一片的书。

我之前居然没留意过这么多细节？真让我意外。在谱写这些挽歌的过程中，我简直是欣喜若狂，都没对周围的环境多看两眼。谱写这首交响乐的露娜是真正的天才吗？或者，也许……只是也许，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帮助她把无形的存在转化成了有形的乐谱？

我没多少工夫去深入思考。露娜公主已经升完月亮回来了。她看起来一点儿都不累，也没打算就这么退出。她招呼我回到她身边来，我们立刻就开始研究第六首挽歌了。我看到她的眼中似乎冒着火，这么久了还是头一次，我觉得我终于能看清她的情绪了。她看起来……好像很愤怒？真奇怪啊。

等有了时间，我再去多考虑考虑这回事吧。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5月15日 谐律纪元6233

公主和我谱写完第六挽歌已经有三天了。和“黑暗奏鸣曲”以及“星之圆舞曲”可不一样，她都没给这曲子起个名字。不过，这曲子可是远比之前所有的曲子都让我更加震惊。写完它之后第二天，我就在走廊里听到了这首歌，卫兵们都在哼着唱呢。一开始我实在是气坏了，还以为是他们偷听了我们。可是显然，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我发现了好几张复印的文件，我头一天记录的挽歌就在上面。

现在，这首曲子我是睡觉的时候听，醒着的时候也在听。第六首挽歌虽然无名，但可不是无形。它已经记在了黑夜皇家卫队的每一个卫兵心中，一走进宫殿的这一侧就能听见他们在哼着唱，都成了这地方的背景音乐了。就我自己而言，我实在是有点儿听腻了，但我可不敢大声说出来。我心里非常紧张，就好像唱别的东西是什么犯罪行为一样。不知道露娜是不是有意在传播这首歌，但是它已经变成了一首充满感染力的赞歌。至于赞的究竟是什么，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只能在这些走廊之间徘徊，耳朵里响应着行军的节拍，等待着露娜再一次把我召唤到她的房间。

情况总觉得不太对劲。这都已经好几天了，露娜依然没有召唤我去为她效劳。为什么这段闲暇期间她不把我送回家呢？我想念你的茉莉花香，想念你温柔的声音。我真想听听其他不属于阴影的歌曲。现在，我心中被一种冰冷而恐怖的感觉占据了，也许我该再多点几支蜡烛吧。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5月18日 谐律纪元6233

今天恐怕是我这辈子最震撼的日子了。我终于被召唤到了露娜公主的房间，当我到那里的时候，发现她并不孤独。在她面前还有另外四只小马，但是……这

四只小马可非比寻常，半月影。

我马上就认出了其中两位：蓝谷大学音乐系的降调教授还有摩里斯·拉威尔。其他两位我还得听他们俩帮忙给我引荐。于是我惊讶地发现我居然有幸和摩扎特以及蹄石博士见了面。在我面前的，是四位活生生的艾奎斯陞亚音乐界传奇。他们都坐在这里和露娜公主一同喝茶，就好像每个平常的周五下午一样。实际上真正让我吃惊的是他们居然都在这里，因为我明明白白地知道这四位音乐家住的地方互相距离很远，而且离宫殿就更远了。

不过，不管他们在和露娜谈什么也好，看来我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差不多都谈完了。当我问他们是怎么来到这儿的时候，他们都带着一脸有趣的表情看着我。他们的交谈已经结束了，仿佛他们再也没有理由多说什么，所有的逻辑都从他们的灵魂之中消失了似的。就在这时候，露娜公主朝我盯了过来，我猜是不是我说错了什么。不管怎样，她伸出了蹄子，摸到了一样闪光的黑东西上面。我才意识到唤夜者一直放在她身边。在她轻柔的触摸之下，琴弦停止了震颤。忽然之间，她的四位来客都不见了。

这魔法真是让我大开眼界，我问露娜公主他们去哪儿了。她的态度和往常没什么差别，向我解释说她已经完成了“召集之歌”。我花了点儿时间才明白了她的意思。然后我突然发现她必须在唤夜者上演奏那古老的曲子。关于这样一支歌，我曾经也读过一些相关的传说什么的。在狮鹫/小马战争期间，公主们就是用这样一支歌把分散在艾奎斯陞亚各地将领的灵魂召唤到她们的作战指挥室来。它是天角兽的魔法之中最强大的魔法之一，而露娜为什么会用它召唤了四位音乐家？这让我十分费解，不过我很快就明白了。她必须这样做，才能更好地去理解剩下的那些挽歌。不管夜曲给我们准备了什么也好，我们都需要进入整个艾奎斯陞亚最出色音乐家的综合知识领域。

我不再像上一次会面的时候那样信心饱满了，我想问她是否真的需要我，但她迅速的行动和在房间里往来的疾驰表示她根本没心情多费唇舌。我们正在执行的是一项重要得无与伦比的任务，而露娜并不打算有什么情况改变。

亲爱的影儿啊，我到底成什么了？现在我回到了宿舍，只为了喘口气。她让我写下一首名为“夜之悲歌”的新曲子，我现在都已经感觉到什么东西从阴影之中爬出来抓住了我。还有不到十分钟我就得回去她身边帮忙做研究，而且继续谱写交响乐了，但我心里其实很犹豫。我担心……再回来的时候我可能就不是我了。这话解释起来比较费劲，但是，我的耳朵这几天就好像不是我的了。房间里真的好冷啊，我都冻得快要飘不起笔来了。

她在召唤我，我得走了。我必须为公主殿下尽职尽责。老天保佑我，不过我必须走了。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5月25日 谐律纪元6233

时间究竟过去了多久？我不得不问门外的卫兵今天是哪天。根据他的回答，对比我在笔记之中的记录，我才知道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周。一切都很模糊，我感

觉又冷，又饿。周围该有的设施都很齐全，等着供我使用。我很确定，我已经用过它们了。不过，这地方……感觉是那么凄凉。我感觉心里非常痛苦。上一次我见到殿下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我的记忆很模糊，顶多能记起一些零碎的事情来。我记得我们终于完成了“夜之悲歌”，我演奏了它，而我只希望从没演奏过。我感觉……好像我在什么地方溺水了，但我明明一动也没动过。我坐在那里，身体麻木，瘫痪在地，在她的房间里，木然地等待着她用唤夜者演奏相同的乐曲。

她并没有碰那件远古神器。这么些天以来还是头一次，我心里觉得非常振奋。但是当我看着露娜的眼睛时，我看到的并不是一只恐惧的天角兽，因为害怕越过脆弱的魔法最终屏障而战栗的天角兽。实际上，那根本不是我认识的公主。就好像……就好像她已经变成了一个空洞，一扇活生生的门，通往浩瀚无边而渺无生机的……什么地方，充满了黑暗的尘埃。我抬头望着她，感觉就像是踏入了噩梦边缘那翻腾不休的水中。

她说到了些什么，当时我根本没力气听清她说的话了。我好久都没睡觉了，两天之前谁把我带到了她的寝宫里。是她吗？一定是她。现在，公主的言语传到我耳中，传到我心里了。她说到了失声的魂灵，那些埋藏在我们往昔遗忘深处的身躯。她说到了那个迷失的存在，某位小马的挚爱。对，我认出了那个词，挚爱。她说到了挚爱，她说到了挚爱，她说到了挚爱，她说到了……

我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我着魔了吗？我们谱写的最近一首歌是什么？是关于暮光什么的。对了，安魂曲。“暮光安魂曲”。我听着脑中回旋的旋律，就像是虎视眈眈的鲨鱼，在我周围慢慢地绕着圈子。为什么我一直都在思考深海和大洋，还有那深不可测的深渊？她说到了她的挚爱。她抛弃了他，把他抛弃在了世界之间的世界之中。失落的潮流，那是时间、空间、还有歌的失落之潮。他的爱便是他的愤怒，也是他的威胁。当他毁灭世界之时，其实他只不过是踏上归途，回到她身边而已。

亲爱的影儿，我真希望我能向你解释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但是只要我笔尖落到纸面上，这些东西就会出来，所有那些我无法解释的东西。那是脆弱零星的回音，那脆弱的残音属于她，属于她的世界，属于在我们蹄下肆意狂飙的霜冻寒风。她的气息萦绕于到那些被世界遗忘者之上，他们齐声高歌她的曲目并化为虚无：那是一首为终结之始、为她的忠实仆从永恒和永无之诞生而唱响的歌谣。他们不再服侍她的所爱，因为永死的领域已归属于她所有，那是万物都将平等经历的结局，这首未谱写的交响维系住了苍穹，亦将它分隔开来。

我必须停下来，我不能再继续写了。可我顶多也只能躺在这里。外面，小马们正在行军。到底是往哪里行军？我实在是说不上来。某些非常恐怖的东西正在展开，我只想见到你，我只想抱着你，我只想脑袋里的音乐赶快停息。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5月28日 谐律纪元6233

我想我现在能写东西了，因为我看到你就躺在我身边。我什么时候回了家

的？昨天吗？慢慢地，我把一切都回忆了起来。新月辉把我扔回了公寓里，就是字面意思。我在你的咆哮声中醒来，你对新月辉简直怒发冲天。我不明白为什么我都感觉不到半张脸都烧伤了。这是个晴朗的下午，他没多留意我的斗篷已经松开了，而我觉得他也不在乎。随着冷漠的咕哝声，他转身离去。

可你……你温柔的蹄子把我从阳台上抱了下来，把我领进了屋里。你呵护着我，我能感觉到你清亮的吻落在我额头烧焦的眉间。等我意识到这是你的时候，我就抓住了你的前蹄，把你拽到了我身边。香甜的茉莉花，我不知道我到底抱了你多久，或者是你抱了我多久。我只知道我很幸福，你很害怕。我从来都不想你害怕，影儿。我绝对不会想要去吓唬你的。可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我又有什么可说的吗？

挽歌有第九首，我记得露娜公主的话。她一直不停地谈论着某只小马的“挚爱”，无意之中说出了“孤寂”这个词。难道会是“孤寂之歌”吗？还是“孤寂的挽歌”来着？我现在记不清了。我所知道的就只是我们把她从十天前传送来的那四位音乐家那里收来的笔记整合到了一块儿。更重要的是，第九挽歌是我们俩一块儿演奏的。她用了唤夜者了吗？

不，不。我还在这里。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还能去哪儿呢？哪怕是在我自己的公寓里，我依然会感到彻骨的寒意。两个钟头之前你点了一堆最旺的火才入睡。我真希望能够为你解释清楚，好让你知道点再大的火都对我没什么帮助。我正在走向不知何方，走向我不知道的某处。

我最爱的影儿，你整天都陪伴在我身边。我几乎都没说一句话，可你就像我身上的毛一样紧紧贴着我。你怎么会不生我的气呢？我简直都无法理解。我走了这么长时间，连一个解释都没有。我也可以随便找个理由，但这根本没法把事情圆过去。

我只希望你能知道，能和你结婚，让我有多么快乐，而且……有多抱歉，影儿。有些宏伟而黑暗的东西，消耗了你丈夫的时间，精力还有理智，对不起。你牺牲了这么多，我讨厌你更加牺牲自己。这本该是个充满了机遇、充满了幸福的时刻，我不知道命运为我准备了什么。我不知道当露娜和我写完第十首挽歌的时候会发生什么，这首夜曲的重要性超过一切，我只害怕它会像巨鲸吞噬小虾一样把我消耗殆尽。

请原谅这一篇的尴尬气氛，影儿。你可能会把纸上的瑕疵当成泪痕。你说不定猜对了。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5月30日 谐律纪元6233

我又把你给吓到了，可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见到你而已，一切都……那么寒冷，那么迷惑，音乐充斥着耳畔，没完没了。我走出了屋门，踏入了阳台的温室，只因为我想看到你眼中的阳光。但是……到处都是阳光。直到你开始扯着嗓子尖叫的时候，我才明白过来自己到底干了些什么。简直就好像我变成了一个蹒跚学步的幼驹，麻木到感觉不到疼痛，更是神志恍惚到缺乏理智。

在阳光还没对我造成什么永久性伤害之前，你及时冲了上来，把我推回了公寓里面。我真不喜欢惹你发飙，就算你的怒火只是困惑的伪装也好。我也很迷惑，影儿。不过就像露娜一样，我没有面具。我只有黑暗，而且我目光所及之处，到处都阴云密布。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世界上要有光明和黑暗的对立呢？为什么阳光和月光要分开呢？这世界真是太不完美了。如果我们能把整个艾奎斯陞亚都遮蔽在厚厚的黑暗之下，那万事万物将会变得多么美丽啊。所有的一切都会简单明了，你以前就和我一起住在黑暗之中，你就是小马也能在黑暗之中生活的铁证。你会过得很好的，我会为了你而投身黑暗。我们可以拥有黑暗之家，在黑暗和阴影之中，在露娜公主的荣耀之下，在她的歌之下，和她的挚爱之下过得平安幸福……

我简直写不下去了。你的咆哮声还在我耳边回响。你爱我，可是你讨厌我身上发生的事情。你更讨厌我不能告诉你的那些事，我也一样讨厌这样。每一次我试着张口告诉你，泪水就开始止不住地流淌。那是你绝对不能去了解的恐怖，我不想看到你眼中的阳光熄灭。像这样一个完美的世界，那是永恒的荫凉，我不能让你消逝。我这辈子一直都在这么左右为难吗？就好像我从一开始就发现了我一直在追随的节拍，可我却不知道我是否希望你也随着这骷髅鼓的恐怖鼓点起舞。有些宝贵的东西会就此失去……不，有些宝贵的东西已经失去了。

你以为我没在看的时候，其实我在偷偷看着你的脸，那面孔……蕴含着悲伤。我觉得……你似乎藏着什么秘密，这秘密非常可怕，但是也非常美丽。可是你不会比我说的更多。你担心，我的耳朵已经不属于你终身所爱的丈夫了，的确是。我们正在慢慢褪色，化为曾经美好模样的阴影。露娜的交响乐已经从我的生命中夺走了光辉和色彩，可你呢？你比以往更加温暖，更加快乐了。为什么我不能像以往那样去触碰你，感受你？爱情仍在，生活却逐渐淡去，仿佛窗台上蒸发的水珠。

太阳已经落山了，露娜还没有召唤我。我得出去走走。你会明白的，至少我希望你会明白。我得去转转。你爱我，你崇拜我。她也同样崇拜着她的挚爱，而就连她的挚爱也不得不离去。暮光安魂曲，孤寂和死亡的音符。一团冰霜，包围着，就像无尽的幽灵在齐声合唱。

我得出去走走，亲爱的半月影。否则我会死的。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5月31日 谐律纪元6233

我浑身青一块紫一块，每一处伤痕都疼的要命。你并不相信我所说的这些瘀伤的来由，我本来还以为能糊弄过去呢。现在，我没法做出更合适的解释。在这个苦难的时代，我实在是承担不起。不管怎么样，我必须在此写下真相。也许随着时间流逝，你会重新找回阅读我写下的记录的力量，而那时候你就会明白了。

那天上午晚些时候，我遇到了新月辉。他不想见我，他正忙着呢。所有的黑夜卫兵都忙的要命，而这正是我要找他的原因了。

当我上周还在宫殿的月神侧翼的时候，我敢发誓确实听到行军的声音了。当

时我既没有力气也没有理智去看看那动静是怎么回事，但今天我看了，而且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自己的发现。聚集在坎特拉的众多夜骐公民们发生了一些情况，超过四分之三的夜晚都加入了黑夜卫队。所有这些快速入伍的操作从头到尾还不到一周的时间就完成了。这可不不仅仅是史无前例，而且相当可怕。

当听到他们用来踏正步用的那首曲子的时候，我就更加吃惊了。这是挽歌第六乐章，是露娜公主和我自己几天之前才谱写出来的那一首。这首曲子被录了下来，而且在整个月神侧翼的庭院里播放。每一只卫兵小马都随着节拍大步向前走，皮质的翅膀排得整整齐齐，几乎是一条直线。我很欣赏新月辉身为黑夜卫队长的权威和命令，可他根本没有能力指挥得了这么多的小马。谁也不可能在这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把这些新兵训练到如此整齐划一的地步。

可我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挽歌第六乐章已经抓住了这些小马的身心。来自黑暗的发掘物正在控制着他们，赋予他们力量，而这都是我的错，是我帮助露娜把它带到这世界上来的。这些夜骐听到了那永无休止的节拍和脉动，它向他们的灵魂诉说着看不见的秘密。可是……他们听到了那合唱吗？他们听到了她无尽的声音吗？寒冷是不是也侵蚀了他们的身体，就像侵蚀了我一样？

我试着劝说新月辉，我试着告诉他这情况很诡异，很不对劲。我试着告诉他这里发生的一切是错的。可他根本不听，我说什么他都不听。他变了。在他内心之中有什么东西消失了，留下了空洞，就像露娜自己变成的那个壳子一样。我这辈子都跟我的表哥在一起。而现在我看着他，感觉就像是盯着他坟墓上的抛光大理石墓碑。我试着和他讲道理，我试着让他看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我怎么能行？我又有办法？我有的就只有一张嘴了。

有生以来，凡是会让我迷惑的事，基本上都只会让他不耐烦。在我最后一次绝望地试图吸引他的注意力之后，他抓住了我——重重地——把我摔到了地上。当时我简直都懵了，根本没对他劈头盖脸揍过来的蹄子有什么反应。直到最后有两个卫兵冲过来把他从我伤痕累累的身体上拉开。他在吼叫，他在咆哮，他叫我“叛徒”、“懦夫”，还威胁着要对你做些很可怕的事。半月影，这就是为什么你惊恐地盯着我身上那些淤青的时候，我只是含糊其辞没告诉你太多细节。

而你误解了我，你把我的沉默当成了别的意思。你冷漠地背对着我，比“孤寂的挽歌”更加寒冷。你这么生气，我又怎么能怨你呢？我永远都不会怨你的。我只是想要完成这些挽歌。不知怎么的，我感觉……不，我知道，只要苍穹之夜曲最终完成，一切就都会好起来的。寒冷、音乐、还有疯狂，一切都将会停息。到那时，我就可以向你详细解释了。要是我不能的话，那我还剩什么可写的呢？

这本日记，我感觉，它的意义比我想象之中更加重大。我必须仔细地保护好它，因为我害怕新月辉……或者像他这样的小马，或者是那个占据了他身心的恶灵，说不定会对它干出一些非常可怕的事情出来，然后还会对我，对你……亲爱的影儿……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6月1日 谐律纪元6233

我爱你，我深深地爱着你，半月影。你在我心中胜过我自己的生命。

我怀着无比的坚定和光荣写下这些文字，因为我害怕大声说出来时不会再影响你美丽的面容。今天你在床上爬到了我身边，紧紧抓住了我，你呜咽了足足一个多钟头。我试着为你拭去眼泪，但是你硬是把我的蹄子从你的脸旁扇开。你对我说，你只想让我抱着你。如果我生命中的每一刻都这么平凡这么幸福该多好啊。我真心地接受了，任凭你偎依着我，在我耳畔喃喃，呜咽着你对最近这几天的暴躁有多抱歉。你说你只是很迷惑，我早就知道了。但最重要的是，我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爱你，而且永远爱着你。这些年来是你一直都在等待着我，而我也会永远都等待着你。

你说你明白我不能解释所有的一切。你只是很害怕而已，因为这是我们生命之中头一次，你托付终身的学者无法以易于理解的言语来传达某些东西。我试着安慰你，告诉你某些歌曲之中，旋律本身蕴藏的内涵要远高于平淡的歌词，可我并不觉得这会让你好受多少。所以我吻了你，努力让你好受一些。茉莉花的芬芳无比香甜。

于是你终于告诉了我，是什么让你这样失措。我们刚刚收到了黑夜卫队的一封信，新月辉要么是太忙，要么是火气太大，反正他是没自己来见我们。不管怎么样，信上要求我必须尽快向露娜公主报到。我们在一起相聚的时间不管多宝贵也好，又得减少了。

你不想让我去，我自己也不想去。但如果我不服从公主殿下的召唤，那么我们都明白黑夜卫兵会对我们怎么样。你很害怕，我努力装出不害怕的样子。我吻了你，然后问你想告诉我什么事。我知道你心里在烦恼着什么，某些你紧张得不敢去提的东西。然后，你的模样看起来就更害怕了，你脸上的色泽看起来都快烧起来了。我知道你还试着瞒着我，但我的感觉已经从寒冷之中苏醒，你不自然的神情，哪怕是最细微的也好，我都能记起来。

你微笑着阻止了我继续问下去。你偎依着我，告诉我，当我回来的时候就会知道真相。我以前从来没有过如此的勇气去面对可能是今生今世最黑暗的夜晚。不管最后的挽歌到底怎么样，我都不会再害怕了。因为我拥有你，你就是我可以回去的家，你的身边就是我返航的港湾。所有一切的疯狂和混乱都会结束的，我最爱的影儿，我向你发誓。我爱你，我保证，所有的一切都会恢复正常的。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6月3日 谐律纪元6233

外面有小马在行军，并且在操演。就在宫殿外面，在月神侧翼，谁都想象不到。这里面像死一般寂静。所有的卫兵都不见了。他们和所有的仆从都从这地方被解散了。现在，这里只剩下了我和公主两只小马，被周围那些乐器包围着。我们之间的每一次呼吸，每一次拨动琴弦，甚至每一声杂音都响得难以忍受。一直以来，唤夜者都沉浸在我们的发现之中，就好像一位来自过去的法官，将要见证几千年来第一首诞生的新歌。

而露娜公主仿佛身处另一个世界里。我感觉……就好像我一直都在孤身工

作，而她只是漂浮在我周围一处天角兽轮廓的空洞而已。当她说话的时候，那声音仿佛来自巨大的黑曜石墙壁之外。她说了些什么，听起来……挺像是歌曲的标题的。唯一的歌，最后的歌。

“破晓将至”。这是她对这首歌的命名。这名字简直让我入迷。泪水涌上了我的眼帘，我实在是连一个音符都写不下去了。我感觉……无比巨大的黑暗正在逼近，但突然之间，我不再颤抖了。我想起了我无法接触的晨光。我想起了你眼中的阳光。我要回家了，回到你身边了，亲爱的半月影。这是最后一首挽歌，我就要回家，和你团聚了。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6月4日 谐律纪元6233

我觉得，我们已经大功告成了。但是露娜的脸色却不这么说。她像一尊雕像似的坐在她房间的正中，仿佛至黑之石上雕刻出来的阴森石像鬼。我告诉她说，我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我告诉她，我们已经谱写了最后一首挽歌。整个项目已经完工，“苍穹之夜曲”已经大功告成了。

我这番话，她看起来似乎根本连信都不信。

现在到底还剩什么没做的？她的视线越过了我，她的眼睛紧紧盯着唤夜者。

我的老天啊，她想要演奏！她想用它演奏整首交响乐，这永恒的乐器，这天地创造残留的化石。但是只要我盯着她，她就纹丝不动。她这是怎么了？病了吗？莫非某种恐怖的超常疾病终于吞噬了我的君王吗？

难道她会害怕吗？难道她在怀疑我们面前横亘的是一道非常不祥的地平线，险恶得无法跨越吗？那我们是为了什么一直忙到现在的？这些工作到底有什么意义了？

大厅和走廊空空如也，小马们在外面随着永无止境的节拍大步行军。我听到锁链的铿锵声从极远处传来，逐渐连成一片，仿佛锈迹斑斑的哀伤之海。她思念她的挚爱，我也不想你思念我。如果接下来再没有什么事情继续发生的话，那我就会被困在这里，就像露娜一样冻在这里，留在这个没有安宁也无法安息之处，再也见不到挚爱的另一半。

我写下这些东西，是因为我干了些非常鲁莽的事。我伸出了蹄子，用我自己的蹄子，去触摸了唤夜者那黑玛瑙一样的表面。当我这么做的时候，我的视线扫过了露娜。殿下正在看着我，她在盯着我。

就在这一瞬间，我全都明白了。她只是这曲子的听众，而且一直都是听众。这首交响乐是专门为她谱写的。我知道为什么她一直都需要我了，还有那四个音乐家为什么被“召集之歌”的魔力拉到了这里又送走了。她并不相信他们，但是她相信我。

而我也再也没力气去质疑我在整个任务之中的位置了。我想要这一切全都结束。我想要见你，我想要这音乐早点儿完结。要想做到这些，首先必须开始弹奏这音乐才行。

影儿啊，希望你，还有任何读到这些记录的小马，原谅这只凡俗之身的夜骐

对神圣的唤夜者的亵渎举动吧。但我必须这么做才行。我必须放下音石，我必须演奏挽歌。苍穹之夜曲，这首交响乐必须奏响，因为这演奏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

好冷，真的好冷啊。很多声音，低声喃喃的，高声尖叫的。数不清的锁链拧成了一条隧道，拢在我周围发出刺耳的摩擦声。我在什么地方游泳。露娜，露娜在哪里？她无影无踪。我在宫殿大厅的地上醒来，浑身透湿，身下积了一汪水。我都冻麻了，我冷得根本动不了，虽然奋力挣扎，可我还是动不了。我在我的宿舍里，我……我是怎么到这里的？火焰，一堆火，肯定是我点起来的。好大的火，好热的火，几乎烤焦了我的毛皮。我简直都感觉不到我的毛皮了。角落里那黑黑的是什么？唤夜者？它怎么还在我这里？无法思考……几乎无法呼吸……好冷……

——彗星蹄

????

还是好冷啊，我的脑袋都冻得生疼。那是什么？我听到了旋律，没完没了地在我脑袋里打转。我认出来了，这是……“阴影序曲”，我演奏了它……对吧？我演奏了很多挽歌。阴影序曲，余晖波莱罗舞曲，潮汐进行曲……

我最后记得的就是演奏了“夜之悲歌”，然后一切都陷入了黑暗。露娜不见了，整个世界不见了，我也不见了。

可现在，我还在这里。陪伴着我的是无尽的寒冷，黯淡的火焰，我耳朵里的音乐，还有唤夜者。大家都到哪里去了？

有什么东西仿佛闷雷一般轰鸣，周围的墙壁都在发颤了。外面出了什么事吗？我得出去看看，但我怕得不敢动，好冷，真的好冷啊，冷得我骨头都快冻僵了。影儿，原谅我，影儿，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我真的好冷，影儿，真的好冷。

——雪石膏

????

小马们正在死去，我看到了他们的尸体。整个宫殿的墙壁和地板上到处都是淋漓的鲜血。露娜无影无踪，我听到众多尖叫声宣示着她的声音，都充满了恐惧和愤怒。我们一定是陷入战争了。我觉得……我恐怕是没法活着离开这宫殿了。不管是谁，如果你读到这消息，请搜查我的鞍包。唤夜者在我这里，把它拿走，安全保管好，远离一切邪恶。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

我的表兄变成了谋杀犯。我亲眼看见他杀害了另一个皇家卫兵。新月辉，你

到底在干什么？而他并不孤独，黑夜卫兵们都在和他一同飞行，他们在四处放火，见到房子就烧，见到小马就杀。不，不止如此。他们……他们是在杀害所有夜骐之外的小马。这，这简直是大屠杀。我得

????

到处都是火焰。太亮了，亮得刺眼，可我却快要冻僵了。我都看到了自己呼出来的白气，我已经快要上不来气了。现在我已经跌倒了两次。我以前从没去过战场，闻起来像是烧焦的毛发和呕吐物混在一起。整个坎特拉都在燃烧，街头巷尾血流成河，尸横遍地。那些侥幸还活着的小马们都在嚎啕大哭，他们都在诅咒着一个名字，那个名字：露娜公主的名字。公主殿下犯下了可怕的暴行，她背叛了艾奎斯陆亚，背叛了小马种族。为什么？几个钟头之前我还和她在一起演奏夜曲啊？她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她要摧毁自己王国的首都？

好冷啊。我写下这些是为了记下大屠杀的火焰。夜幕已经降临，但是我感觉很不舒服。我害怕露出面孔，可我必须这么做。如果我可以把唤夜者送到塞拉斯蒂娅那里，她说不定能对这一连串难以理解的恐怖情况做些什么。可我不知道，一旦我露出我这张夜骐的面孔来，那我还能活多久呢？我的兄弟姐妹们都发疯了，他们在以黑夜的名义大开杀戒。就好像他们都被什么东西上了身，而露娜公主的疯狂正在指引他们。

——雪石膏

????

我找到了皇家卫队的成员，他们不是夜骐。看到我之后，他们一时间吓了一跳，但似乎没打算伤害我。我把唤夜者交给了他们，和他们一块儿躲进了皇家图书馆的废墟里。几周之前我还在这里安稳地学习和研究呢，现在一切都只剩下了灰烬和火焰。周围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死尸，我听到队长说起了疏散路线，我一定得确认你是否平安，半月影，我一定-

他们……他们都奇怪地看着我。他们的表情……

有些不对劲。

——雪石膏

????

我的名字是雪石膏，雪石膏·彗星蹄博士。我今年三十七岁，我在嚎灵顿大学获得过古代神秘主义和高级音乐理论的学位。我有一个妻子，半月影·彗星蹄。我们都住在午夜区。求求你，帮帮我，帮帮她。不管是谁也好，求求你读一下这些！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

我一直都在把上一页的内容展示给那些卫兵看，我知道我已经写下了这些文

字，我看得一清二楚。可他们却一个字也看不见，就好像我什么都没写过一样。我拼命地向他们解释我是谁，然后，他们的表情就又回到了原来的一片茫然。

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说什么他们都置之不理？他们明明都是训练有素的卫兵啊！他们

我们遭到袭击了。

——雪石膏

???

战斗远在城市另一边，我在这里很安全。可是，依然还是寒冷彻骨。还有其他的小马和我挤在一起。每隔十分钟，他们就会一脸错愕地盯着我看。就好像我一次又一次地从阴影里突然冒了出来。我把我的名字告诉了他们，反复地告诉他们，至少有五次了。这不可能是个玩笑。我们正在战火之中，没工夫搞这些不合时宜的恶作剧。难道露娜对整个城市都下了魔法吗？难道所有的夜骐都因为魔法而患上了古怪的健忘症吗？我试着把我的日记给他们看，可是他们根本看不见我写下的任何东西，一个字也看不见。就算我用大粗黑体一页只塞几个字也一样。现在这情况已经不仅仅只是一场内战了，我拿着唤夜者，挽歌在我脑袋里没完没了地回旋。哦，天呐。这是我干的吗？这些疯狂都是因我而起的吗？难道

????

我在流血，疼痛难忍，可我还是必须写下去。

几只小马刚刚在我身上发泄完他们的怨气。一看见我的立瞳和苍白的毛皮，他们立刻就把我当成了露娜那只凶残军队的成员。他们冲上来撞飞了我，把我撞得摔倒在石子铺就的街道上。他们把我的月光绸斗篷撕成了碎片，我自出生以来所有那些糟糕的侮辱性的绰号都被他们叫了个遍，而现在，他们的声音里没有半分讥讽和调侃，只有无尽的怨毒。他们发誓要杀了我，把我连同“梦魇之月”一块儿都杀了。这是她的新名字吗？我看着坎特拉上空滚滚的黑烟和熊熊的烈火，不知怎么的，我完全相信他们的话。

他们不再打我了，但不是因为要问我什么。他们盯着我看，表情就像之前那些卫兵们一样茫然。一股无形的寒流涌过了我的四蹄。我试着爬起来，然后他们注意到了我。接下来，他们的愤怒又回来了，就好像头一次看见我一样。殴打再次开始，暴力行为重演了。然后，当我满脸是血，头晕眼花，几乎看不清的时候，他们又一次陷入了同样的迷茫状态。

我没有错过这机会，抓紧时间逃跑了。带着唤夜者，我连滚带爬地逃跑了。和这些暴徒们在一起，已经不比和新月辉他们在一起安全到哪里去了。我瘸着腿，步履蹒跚地走过坎特拉一片狼藉的战场。整个美丽的城市正在从内到外腐烂，这速度也未免太快了点儿吧。

因为担心自己的性命，我硬撑着钻进了半毁的医院。利用这里剩下来的东西，我总算是把自己打理了一番。尽管如此，我的四条腿还是疼得发抽，把这些都记录下来时就疼得更厉害了。但是我必须把这些可怕的回忆都记录在案。发生了

一些可怕的事情，而我担心，导致这一切发生的原因可能就是我。我演奏了夜曲，我看到了所有那些警示信息，但是，出于对黑夜女神的盲目崇拜和服从，我把唤夜者抱进了自己的蹄中，亲自演奏了这全新的不知有多危险的交响乐。我本该考虑得更加完全的。我本该用心去思考，而不是用感情去思考……我本该……

哦，亲爱的影儿。这一片疯狂之中，你又在哪里呢？在梦魇之月的血腥屠杀之中，你又在哪里呢？我一定得找到你才行。周围酷寒无比，整个城市依然在焚烧，但我一定要找到你，我的挚爱，我必须确保你的安全。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6月6日 谐律纪元6233

我只是从路过的验尸官喃喃的回答声中得知了现在的日期。自从我演奏夜曲之后，已经过去两天，整个坎特拉足足有一半都化作了废墟。他们正在打扫街道，把尸体收敛到拖车上拉走。在城门的东侧有一个大火葬场。我在这儿都能闻得见焚烧尸体的可怕味道。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防止战乱和屠杀之后的瘟疫和虫灾。毫无疑问，这是自无序纪元以来最惨烈的灾难。

我一定要找到你，我在倒塌的医院里找到了一捆毯子。这不是月光绸，我都能感觉到我的毛发正在正午的阳光之下燃烧，但这几乎算不了什么。我必须找到你，半月影。我一定要去找你。

叛乱的军势是夜骐，我估计他们不会去蹂躏午夜区，这猜测应该很合乎逻辑。我祈祷你还留在那里，我祈祷你平安无恙地留在公寓里，祈祷你把自己锁在房子里面。在喙灵顿，你总是那么机智。现在我别无选择，只能相信你的坚强了。

远处传来了爆炸声，几个钟头之前，露娜的军势已经被驱逐出城外了。我担心他们可能会试图反扑回来围攻城市。我得动作迅速。虽然走路的时候很疼，但我一定要去找你才行。

——雪石膏

6月6日 谐律纪元6233

老天啊，午夜区着火了。坎特拉的市民们已经自发地组成了民兵大队，而他们正在我们的夜骐邻居们身上发泄他们的暴怒。这比我想的还糟糕，我一定得进去才行。我得想个办法，一定要安全啊，吾爱。我这就来找你了。

——彗星蹄

6月6日 谐律纪元6233

我是雪石膏，你的雪石膏，你的丈夫啊。我们是在喙灵顿大学的凉亭下面办的婚礼，就是在那里喜结连理许下终身的。你的鬃毛上戴着薰衣草，那是你最爱的花朵。你闻起来就像是茉莉花，那是我最爱的芬芳。求求你，我亲爱的，对我说啊，对我说你能看到这些文字啊。求求你对我说，说你还记得我啊。

——雪石膏

6月6日 谐律纪元6233

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而且我爱你
凝望着彼此的眼睛
用我们的双耳聆听
你一直都喜欢抚弄我的耳朵
最亲爱的半月影，是我啊
你的丈夫回来了
好好看看这些文字
好好听听我的声音
告诉我，对我说
你还记得我
你还认识我
求求你

——雪石膏

6月7日 谐律纪元6233

我就在我们的公寓里，就在你的隔壁房间里。但是你不知道，你也完全不会想。你会步履蹒跚地走出我们的卧室，偷看外面的暴乱和屠杀。你会看到我，你会吓得惊声尖叫。你会哭泣，你会乞求，乞求我不会用夜骐的獠牙咬你，吸干你的鲜血。你会尖叫着咒骂我，叫我滚回囚月之马那里去，滚回那支死亡和毁灭的军队里去。然后，就在你的歇斯底里爆发到某种狂热的程度之时，你会摇摇晃晃地跌倒在地，就好像极度的晕眩袭上了头脑。为了你的理智着想，我会消失，而你会孤独地，迷茫地回到你的房间里。几分钟之后，你又会回来。你又会看到我，然后这整个噩梦就会再度重演。

我认识你。你是我深爱着的她，是深爱着我的她。你就在这里，我能闻到你甜美的茉莉花香。我能看到你美丽的金色毛皮。然而，你却又不在这里。

你不在这里，挚爱的影儿啊，这首歌到底把你带去了哪里？因为我现在明白了，都是这首歌。我知道，这全都是因为这首歌。夜曲将我们硬生生拆散，远得就像是天涯海角。我甚至不敢试着去拥抱我的妻子，否则你会把我当做是一个入室抢劫的夜骐暴徒，还想要玷污你。

这里冷得像是寒冬，比外面废墟遍布的街道还要冷，比大屠杀开始时候的宫殿还要冷。我坐在这里，靠墙瘫坐着，唤夜者倚在我身边，我凝视着阳台，你宝贵的温室已经被砸烂了，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午夜区的屋顶和周围的社区上空冒出的尽是焚烧的黑烟。艾奎斯陆亚分裂了，皇家姐妹正在互相争斗。我们到底变成什么样了？我们的未来又会怎么样？

我本来该写更多的，但我听到了你的蹄声。一位外表和我妻子一模一样的艺术家又开始朝我放声尖叫了。如果这一次你看到我正在哭泣，也许会有所不同吧，但我还没蠢到会这么妄想。

6月9日 谐律纪元6233

露娜的军队已经被塞拉斯蒂娅的皇家卫兵击退了。街上流传的消息是梦魇之月的军队——换句话说，明月帝国，他们已经攻占了艾奎斯陆亚的北部地区。这意味着嚎灵顿已经落入囚月之马的魔爪，我再也没有能回去的家了。

而且，我也没法回去了。我试着前往坎特拉的外城门，可我却发现自己根本走不出二十个街区远。当我到达首都最远的边缘地带的时候，无尽的寒冷淹没了我的身体，把我压垮了。就好像我全身的血液都在体内冻成了冰。我试着朝反方向走，走向城市的另一边，当我到达西方的悬崖之时，同样的无形寒潮再次压垮了我。

我从中感觉出了某种模式。我顶多只能走出两里地远，就能感觉到这股极度的寒冷，让我的身体和精神都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但是，中心位置呢？通过在破败的坎特拉街道上的大量探索和行走之后，我判断出，宫殿就是我这座新监狱的中心。更具体地说，中心位置就在露娜公主过去的寝宫位置。这也很合理。毕竟，我就是在那里使用了唤夜者的。这其中一定有某种联系。

我现在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影儿。之前我在我们的公寓里像个幽灵一样徘徊了足足十二个钟头，现在我不会再打扰你了。不断见到我，不断被我吓到，我只担心你会犯心脏病。我们俩至少都“相遇”了十次，而每一次你都好像从来没见过我。我知道，这不可能是装出来的，你的眼眸里已经没有了阳光，你的精神之中已经没有了我的存在。对你而言，我只留下了一个影子，一个爱你的影子，就像我们交换誓词的那一天一样爱着你。至少我还记得这些，这就是最重要的了。因为这意味着我必须找到什么办法来撤销我做的一切，挽回我犯下的错误。露娜和我为这个世界带来了无尽的黑暗，当然了，有了唤夜者，我应该能够把一切都拨乱反正才对。说不定我甚至能抓住这个绑架了露娜公主心灵的“梦魇之月”，把露娜公主也一同拯救出来。

对，没错，就是这样。现在我明白过来了，这解决方案行得通。如果这座城市的每一只小马——包括我自己的妻子在内，都遗忘了我，那这就表示我找错了要交谈的小马。我必须去找那位不朽的神灵，永生的天角兽。我必须去和塞拉斯蒂娅公主面对面交谈。自从宇宙族母的创世之歌改变了现实以来，她就一直活着了。而我现在有一块和她同样性质的魔法碎片，我拥有唤夜者。如果我把它直接交给塞拉斯蒂娅，那么她也许可以解除这种恐怖。她可以让这噩梦彻底终结，然后你我就能重新团聚了，我心爱的影儿。

传言说她已经返回了首都，对战损进行评估，并且策划对明月帝国的反击。我没时间可浪费了。半月影，请你先继续等我一阵子。我会回到你的身边，一同迎接新的黎明，精神焕发地活着迎接新的希望。

6月10日 谐律纪元6233

现在我已经站在了宫殿的大门外面。这里寒冷的程度减弱了，我觉得精力充沛。现在正是不容错过的最好时机。我所遭受的这种神秘的诅咒，让我有了一种神秘的近似隐形的能力。只要我小心一点儿，把握好时机，我就应该能利用每组卫兵的巡逻间隔时间，还有他们失忆的时间。一路潜入塞拉斯蒂娅的作战指挥中心，就像在踩在松散的石头上跳过整条河流。唯一要小心的，就是我脆弱的勇气。我从来都不喜欢冲突，而要是某个脾气暴躁的卫兵看到有个夜骐正鬼鬼祟祟溜进来——且不管长没长翅膀，结果绝对都是一通大乱和殴斗。万一一切都失败了，我就把我自己连同唤夜者一块儿交出去赢取他们的欢心，或者是至少分散一下他们的注意力。塞拉斯蒂娅啊，请赐予我力量吧。我来了，为你带来了拯救艾奎斯陞亚的钥匙。我只希望一切都不会太迟。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6月12日，谐律纪元6233

我还在从爆炸造成的可怕震撼中恢复，现在我的耳朵都在响个不停。没有被震聋真是算我走运。

太悲哀了，我根本就没能见到塞拉斯蒂娅公主。刚刚到她的宫殿，一场巨大的爆炸就席卷了军事区。很明显，露娜公主早就预料到自己会变成梦魇之月，更是知道她的姐姐会对此有多么抗拒。坎特拉皇家卫兵已经宣布这场爆炸案是由夜骐恐怖分子策划的。露娜的明月帝国再一次拉低了下限。光是在坎特拉的大街小巷流满了无辜者的鲜血还不够，现在梦魇之月正试图彻底谋杀她的血亲。

对，我在这里强调的是“试图”。虽然露娜的战术是如此奸诈而险恶，可她最终还是失败了。塞拉斯蒂娅公主平安无事，身上甚至没有半点伤痕。只不过我真希望她的军事内阁和幕僚们也是如此。坎特拉防御计划中的几位关键将领都在爆炸案中不幸身亡了。艾奎斯陞亚历史上的这一刻变得越来越黑暗了。

我已经回到了公寓里，藏在阳台的阴影之中，忍受着死亡的恶臭，被你遥远而空洞的凝视所束缚。我发誓，自从我回来之后，你至少看过我六次了。但不管你是否还记得我，你几乎都不再理会我的存在了。我从来不记得什么时候见过你如此冷漠，如此沮丧，如此……倦怠。

你到底有多么孤独啊，我的挚爱。你的丈夫已经不存在了，我现在开始觉得，他可能本来就是不存在的。不管我写下什么也好，对于周围的小马而言都是透明的。我试着在街上拼写出我的名字，把东西打翻，在垃圾堆上点火，绝望地，不顾一切地想要引起幸存者的注意。只希望有谁能多看我两眼。而我不管做什么，要么就是被直接无视，要么就是被视为奇怪的偶然。无可否认，我被剥夺了证明自己存在的能力。小马们也就能记住我几分钟，顶多几个钟头，然后就对我再也没印象了。

我也努力尝试着把一切都重新教给你，半月影。我已经安抚了你惊恐的心，就坐在你旁边，注视着你的眼睛，把我们的故事，我们生活的故事，我们相爱的

故事，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你。我知道你能相信的顶多是个空洞的理念，对某种东西的接受——充其量不过是一只绝望的夜骐陌生小马在你面前胡编乱造而已。我可以和你分享我们遗留下来的那些往事，但我永远无法在你内心之中点燃真诚和爱意。我们之间的羁绊已经消失了，我恐怕你内心的幸福和快乐也随之而去了。之后，每分每秒，我继续向你展示我自己的每分每秒，你的反应都越来越少。就好像唯一能记住我的，只有你内心之中辨识死亡和腐朽的那部分心灵而已。

上一次我们最后相聚之际，你的毛皮浮现着某种神采，在你的脸上挂着玫瑰色的红晕。我知道，你是想告诉我些什么，就像我现在有无数的话想对你倾诉衷肠一样。我不知道我还会发生什么事，可我根本不在乎。我站在这里，站在阴影中凝望着你，凝望着你的身影和黑暗融为一体。在你的内心之中还残留着渴望寻找你丈夫的零星思绪吗？渴望着，渴望寻找到在喙灵顿的夜晚你曾经深爱的那只小马，而此刻你正身陷苦闷的黑暗之中，盲目地，盲目地想要寻回你永远失却的那部分？

为什么你不肯离开这公寓呢？为什么你不放弃这午夜区的空巢，去加入其他小马们一同救死扶伤呢？影儿，这里已经什么都剩不下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还会留在这里。我想要帮助你，我努力去帮助你，可你几乎没有力气离开这里迁往别处。你是生病了吗？这挽歌也诅咒了你吗？我们的联系是如此紧密，如此亲密，以至于诅咒把联系着我的你也部分地拖进了那同样的冰霜和恐怖深渊之中吗？

看到你这个样子我实在是难以忍受，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去找塞拉斯蒂娅公主会面的尝试已经失败了，在匆匆出席了给爆炸案死难者的简单哀悼会之后，她已经离开了坎特拉，去了蓝谷外面的新前线安营扎寨了。内战降临在了我们头上，整个艾奎斯陆亚都在燃烧，我也失去了毕生的挚爱。我愿意放弃一切，只为了你不会自我迷失，半月影。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宇宙族母保佑啊，我已经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6月18日 谐律纪元6233

有些地方不太对劲。

在我这新生活的深渊之中，我发现自己开始转向唤夜者来寻求抚慰了。拨动这神奇乐器的琴弦——似乎……我的内心之中有什么东西被唤醒了。我开始猜测，为什么我以前就没想过利用宇宙族母的现实之歌呢？

关于塞拉斯蒂娅宫殿里发生的那场爆炸案，有些地方实在是不太对劲。首先，这炸弹的性质……根本不像是传统的夜骐能造出来的。另外，露娜是哪儿来的时间装的炸弹？根据推测出来的炸弹安装时间，她那时候应该正在和我一起谱写夜曲才对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就想到了这些。不过，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拥有唤夜者。尽管我现在变成了一个冻得半死不活的贱民，但是只要带着它，它就赋予了我力量。我觉得……好像我忽略了什么，某种我能发现，而且必须发现的东西……

仔细反思了一下，我意识到我从来没真正演奏过整部夜曲。至少是……也可能我演奏了？但是在演奏“夜之悲歌”的时候立刻就失去了整件事的记忆。我演奏了“暮光安魂曲”了吗？“孤寂的挽歌”呢？还有后面的“破晓将至”呢？莫非是露娜公主替我演奏了交响乐的其他乐章？可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拥有唤夜者的不是她？而是我？

如果说你教过我关于科学的什么事，半月影，那就是真正的科学家都懂得重复试验来验证取得的成果有多重要。这就是我当下必须去做的事。如果说，我从来没有演奏过“暮光安魂曲”，那我就得把它当做我的直接目标。但是，我不能在这里演奏，在这痛苦之中，在这毁灭之中，这里根本不是演奏的好地方。我必须回到实验开始的位置去。我必须回到露娜公主的宫殿去，只要它在炸弹引发的可怕爆炸之后还立着的话。

只有一件事让我很遗憾，要去演奏，我必须把你留下。这并不那么简单，可我也不能等在这里眼睁睁地看着你受苦。你正在遭受折磨，影儿。这根本无可否认，但是也无法解释。你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了，四肢也越来越乏力而迟缓。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塞拉斯蒂娅作证，我已经使出全身解数来帮助你恢复健康了。我是打着坎特拉救援队的幌子出现在你面前的。当然，让你能无视我的夜骐身体特征可是费了我不少的心思，但是我已经设法让你去晒太阳，吃饭，甚至去当地的医务室做检查了。

而这一切看起来都什么用也没有。我这两天所做的一切就是在你周围转悠个没完，就像一个无助的鬼魂徒劳地想要治愈他深爱的、依然在世的爱妻。

所以我才明白我必须冒这个险，迈出这一大步。如果塞拉斯蒂娅帮不了我，如果露娜现在只是个疯狂破坏的幽灵，那我就只能靠自己的努力来解决这个诅咒了。如果……如果我能借助最后这些还没有演奏过的挽歌的力量来解开夜曲的毒害，那么也许……只是也许……我能把害我变成隐形的这种污秽清洗干净，也能把你的诅咒化解掉。

我不会停止记录的。这本日记也许对任何小马而言都是不可见的，但我相信它并不会永远如此。艾奎斯陆亚必须知道这里实际上发生过什么。如果我得负起露娜公主堕落为梦魇之月的罪责，那就这样吧。不管什么事发生在我身上，我都不在乎，只要你能恢复健康就好，我挚爱的影儿。我会把你带回来的。我会把一切都恢复正常的，对此我发誓。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6月21日 谐律纪元6233

这番努力花费了大量体力和意志力，不过我终于再一次来到宫殿了。我采用了我头一次试着去找塞拉斯蒂娅时候同样的把戏。现在我只希望别有什么炸弹之类的就在我鼻子底下爆炸。当然了，命运绝对不可能有那么残酷无情。

我偷偷摸摸地溜进了宫殿的月神侧翼，就在十分钟之前，我终于到达了露娜公主的寝宫。周围的一切，简直就好像从来没被动过似的，真是让我大为吃惊。现场……就和我之前离开的时候一样凌乱。地板和桌子上那些摊开的书本还在原

地。公主的工作台上挂着同样的卷轴和笔记，外面大厅的地板上甚至还留下了那块污渍，就是在那个位置上，几天之前我从一个神秘的水坑里醒了过来。

我周围的细节如何，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回来了。在我被诅咒的监牢中心，这里非常温暖。我把一组新的音石摆成了一个圈，现在我已经准备好完成挽歌了。于是，唤夜者在我蹄中，现在我准备从我中断的位置继续演奏。“暮光安魂曲”的旋律已经在我迷惑的心灵之中澎湃激荡，在整整一周的无尽恐怖之后，一切又回到了这里，回到了一切开始的原点。

但愿历史证明我的努力是值得的。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

[illegible]

???

两个钟头之前我醒了过来，脑门上都是血。感觉就像是我的脑袋裂成了两半，我伸出蹄子小心地去摸自己的角，刚一摸到就是一阵火烧一样的剧痛，疼得我大声惨叫，仿佛我的魔力灵脉在头盖骨的顶端点着了火炬。我朝日记瞥了一眼，看到我发疯一样用潦草的笔迹涂鸭了足足有两页纸，一遍一遍反复重复同一句话，难怪我的角几乎被烧掉了。我写下这些文字的速度到底有多快？我又为什么要写它们？莫非我又着魔了吗？

足足花了几分钟时间休息和冥想，我才能召唤魔力使用漂浮术继续书写。然而……我也不知道该写什么了。我的确演奏了“暮光安魂曲”，可……我就只知道这么多了。在那之后，一切都模糊了。我唯一记得的就是突如其来而且无法忍受的偏头疼，还有……

我的写作必须先停一会儿了。

——彗星蹄

???

简直难以置信。我周围的那些书籍——露娜公主从艾奎斯陞亚各地收集而来的那些古老而神秘的书籍——不再是空白一片了。上面浮现出了文字。我不知道为什么之前就看不见它们，但是现在，它们都闪烁着莫名的光芒，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这种语言比古代基础小马语还要古老，但……我却能毫不费力地阅读它们，就好像从童年时代就学通了这种语言一样。文中谈到了阴影，灵魂，还有苍穹之间的歌曲。而且……还提到了那位歌者。她无比美丽，却也无比恐怖。她守护着遗忘。她为她的挚爱而哀悼，因为他永远不会归来。更重要的是，当我回头看看自己日记的最后两页时，我发现我写的那一大堆重复的短语正发着和露娜的文字相同的幽光。

等等，莫非……？

没时间写日记了，我得好好阅读一下。

——彗星蹄

???

我的脑袋又疼得厉害了。重新回顾我写的最后那几篇日记，重点阅读了我和塞拉斯蒂娅公主见面之前的爆炸案那一段，仔细关注了那个炸弹的相关细节描述。就在这时候，有什么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我认出了我写下来的文字——或者说，至少我觉得那应该是我写的。但之后，我的视线仿佛穿透了它们，看到了……它们后面的东西……就好像我的视线被吸进了致命的冰雪、锁链和雷霆的漩涡之中。

记忆如洪水般汹涌而来，打了我一个毫无防备。我倒在了地上，随着真相重

新涌入我的灵魂，整个房间都被我的角照得一片透亮。根本就没有什么爆炸案，也没有什么炸弹。我确实实地见到了塞拉斯蒂娅公主，我明知道这件事的。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真的见到她了。我偷偷溜过了卫兵身边，我也越过了太阳女神的失忆症防线。我站在她，还有她的整个军事内阁面前，蹄子里抱着唤夜者。我把一切的真相都告诉了她，包括夜曲的事。更重要的是——当她问我到底发生了些什么的时候，我觉得有必要向她展示一下。最后，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我都被鼓励着再次演奏这见鬼的交响乐，不是露娜面前，而是在她面前。

结果，宫殿的那一侧被炸飞了。但那不是什么夜骐的炸弹，相反，那是塞拉斯蒂娅公主自己。现在，我在这里写下的是绝对的真实，此刻，我对这件事真正经过的记忆就和当天一样清晰。还没等我演奏到“夜之悲歌”，塞拉斯蒂娅公主精神深处的某种东西就对夜曲起了强烈的反应，她身上爆发出了纯粹的太阳能量，简直就像是在攻击目所能及的一切似的。我被她毫无顾忌的大肆破坏和刺耳的尖叫声吓呆了。而当我回过神来时，我却相信**这一切都是因为夜骐的炸弹袭击**，就像我在日记上记载的那样……或者说，我以为我在日记上是这么写的。

但是很显然，不是只有我。整个坎特拉内外的所有小马——包括那些亲眼见证了塞拉斯蒂娅和她身边死去的那些军事幕僚的小马——都相信**宫殿这部分是炸弹摧毁的**。不仅仅是我的记忆被改变了，而是所有小马的记忆都变了。历史被改写了，就像是夜曲诞生的过程一样。可是，情况也不完全进行得那么顺利。为什么我的记忆突然之间就清晰了呢？它和我现在看到的那些发光文字有什么关系吗？莫非这是“暮光安魂曲”的作用吗？

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找到答案。我必须做更多的阅读和研究。更具体地说，是关于我首次演奏“苍穹之夜曲”的相关记录。难道它也发生了改变吗？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

每一次我试着呼吸的时候，我都直想呕吐。无法书写，无法思考，必须等待，必须恢复……写作继续……不是现在……只不过不是现在……

宇宙族母保佑啊，求求你保佑我，保佑我们大家吧。

——我

????

我才刚刚醒过来。我只希望自己还在睡觉，我只希望那噩梦不是真的。可它就是真的，它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怎么努力也无法忘却。真相是无法遗忘的，至少我是忘不掉了。我的耳朵听着无音之歌，眼睛凝望着悲惨之途，蹄子里拥抱着那些灵魂，那些被无尽的遗忘所奴役的灵魂……

当写下这篇日记的时候，我是在演奏夜曲完毕之后的水坑里醒过来的，我只希望这是唯一的事实。而现实，比所有的阴影同时混在一起还要可怕得多。

我去了某个地方。我去了某个冰冷而恐怖的地方，而且根本无能为力。

我孤独地在那里，但是，我其实并不孤独。尸体，数不胜数，无可计量的尸

体——曾经拥有灵魂的空空躯壳——都被生锈的锁链串成一串，向前面延伸到无限深远之中。永恒的雷鸣和闪电之间，冰之海洋在无法穿透的金属平台之间疯狂地旋转，萦绕。这些残酷的清洗机器上还绑着数不清的小马，而他们都在忙着齐声高歌，唱着一首幽冥而战栗的合唱，甚至连自己到底受了多少的折磨都不在乎了。

然后，她就在那里。她一直都在那里，她一直都在注视着我们。她的挚爱来了又走了，而她一直都在那里——在那苍穹之间的炼狱之中——哭嚎着她永无止境的歌。

因为，这就是她的歌。“苍穹之夜曲”，本来就是她的歌。一直都是。这首歌专门为她所谱，专门用来保护她，专门用来囚禁她，同时也专门用来保护我们。而当露娜公主和我把这首被遗忘的交响乐从那被遗忘的深渊中发掘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创作它，只是重新发现了它而已。

露娜公主……想一想，我崇拜她和塞莱斯蒂亚，因为这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位宝贵的天角兽。所有那些忠诚，现在感觉都那么空虚，失去了一切的意义和目的，这正是我现在陷入绝望的症结所在。

真相是，一直以来，天角兽并不是只有两只，实际上是三只。当宇宙族母自我分裂之时，她分裂成了四个实体。

其实，她还有一个二女儿，介于塞拉斯蒂娅和露娜之间，第三只天角兽。塞拉斯蒂娅公主守护大地，露娜公主守护天空。而她……

她守卫着虚无与遗忘。她是苍穹之间的无尽女王。她隔开天地，又把万物联系在一起。我不知道露娜公主是不是有意的，可是在她十年的隐居生活之中——也就是阴影时代——她冥想得太深太远，偶然间发现了这个世界之间的神奇屏障。我不知道是什么让她能够渗透进去吸收那里的那些禁忌的知识。也许这和她与宇宙族母有着同样的血脉有关。但是，当她去触摸自己失去的血亲之时，她触摸到的，却反过来毒害了她。

我是她们沟通桥梁的一部分，以唤夜者为钥匙，我打开了通往被遗忘的痛苦世界的大门。露娜公主，一个通过魔法来获取力量的灵魂，无法允许自己在遗忘领域的力量之下彻底崩溃。我想这一定就是她碎裂成两半的原因了。我曾经崇拜的阴影女神已经不复存在，早在召唤我很久以前，她就已经在灵魂之中埋下了破碎的种子，但是，“苍穹之夜曲”终于把她推过了边缘。她变成了梦魇之月，现在正在整个艾奎斯陆亚的大地上散播着破坏和死亡。我不知道这目的是什么，也许她是想通过夷平目所能及的一切，来绘出类似于遗忘领域的模样。也许是想通过用永恒之夜来覆盖整个世界来把艾奎斯陆亚变成一张空白的画布，由此来永远地铭记这首被遗忘的歌。

我所知道的是，露娜一定是本着真诚的信念去探索，去重新接触那曾经遗落和忘却之物。但是当塞拉斯蒂娅暴露在这真相面前——哪怕仅仅是一小部分，当耳中充满了这无名之谱之际，她的反应也必然暴戾无比，从而本能地努力去让那乐器沉默下来，并且去守护苍穹间的屏障，确保它安全而封闭。

然后，其他的事情都是她办的。她用歌来改变现实，将其化为不同的形状来

修补了我所造成的伤痕。如果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露娜身上，那么也许我现在根本就不会在这里，被同样的神秘力量所诅咒，正是这神秘力量把我化为了虚无，把我从所有小马的记忆之中消去。露娜也被同样可怕的悲哀所扭曲了，这悲哀原本只属于她的界域，那苍穹间的破碎大陆。而因此诞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正是可怕的梦魇之月。

谁知道还有什么更恐怖的东西隐藏在深渊之中呢，但是我恐怕不值得再冒险去更深入的探索了。我也许并非不朽的天角兽，但是我拥有唤夜者。更重要的是，我掌握了那些被遗忘的知识，而这些知识从来都不该被任何小马所揭晓。结果，我变成了一扇活生生的门，看不见，摸不着，一缕短暂的思绪，穿过任意小马的脑袋，然后就随风消散，化为乌有。苍穹之间的裂痕现在就在我的内心之中，因为“暮光安魂曲”已经为我的眼睛……也只为我的眼睛打开了真理之门。只要我是所有存在事物和所有被遗忘事物的交界点，那我就只是一缕没有身体的孤魂，注定要永远徘徊在苍穹之间，永远无名，默默无闻。

我还有什么选择吗？我可以再次演奏“夜之悲歌”，但最后又怎么样？它只会把我再一次送入她的领域。我会变成她的玩偶，就像在那充满雷鸣和混沌的世界之中，每一只被锁在平台上的小马一样。那些镣铐加身的小马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莫非他们曾经是和我一样的生灵，在遥远的过去也同样遭受过这可怕的诅咒？露娜的书房里那些围绕在我身边的无数书卷，难道就是他们写下的吗？而我是否又一个注定毁灭的灵魂，被遗忘的知识所链接，就像生锈的锁链把世界悬挂在无尽的湮灭之上？

宇宙族母保佑啊，我简直无法思考，甚至都无法呼吸了。我得另找个地方，什么地方都行，只要能远离这个房间，远离这些书本，远离这些闪耀着她无法言喻的光芒的文字。我看到的是比死亡更加可怕的命运，它已经慢慢地咬上了我，獠牙冷得像冰。

一定得另找个地方，一定得离开，一定得……

——雪石膏·彗星蹄博士

？ ？ ？ ？

我的天啊，它们到处都是，现在我能看见它们了。一开始形象还很模糊，但是后来，我带着唤夜者再一次演奏了“暮光安魂曲”之后——无声无息，街头巷尾——它们再一次变得无比清晰。

它们是尸体，它们是文字，它们是鲜血的斑痕，名字散落在大屠杀的遗骸之中。在我演奏安魂曲之前，它们还无影无踪呢，可是现在它们出现了，就在那里。它们都围绕着我，围绕着我们……就在我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有只小马就吊在我头顶的绞索上。他的身体泛着无法言喻的光，就像是我日记里的那些字，或者是露娜的书房里那些空白厚书里面的文字。他的身体已经腐烂得不成样子了，我能看到他的骷髅，有一层薄雾正从里面飘出来，就像是一团朦胧而冰冷的蒸汽。可是谁也看不见他。他在这里多久了？更重要的是，她还要多久才能找到他，把他拖到他该在的那根链条的深渊里？置于她的管辖之下？

而她又什么时候会找到我呢？是在我死了之后呢？还是在我最终力竭倒下，无力再逃避她的时候呢？

我拥有唤夜者，我拥有我的知识。此刻，我依然存在，依然存活。我必须找出逃生之路，从这个监牢之中逃出生天。说不定……“孤寂的挽歌”和“破晓将至”这两首曲子值得一弹。要是我真的想办法弹奏完了整部夜曲的话，那情况可能就会不一样了。说不定我还能……

等等，这是什么日子？

——彗星蹄

6月26日 谐律纪元6233

已经过了五天了。宇宙族母在上，五天时间就这么过去了。我怎么这么愚蠢，沉迷在这里面这么久？

亲爱的影儿啊，我来找你了。

——雪石膏

6月26日 谐律纪元6233

半月影，你不在家里，公寓里面空空如也。你究竟能上哪儿去呢？我知道，命运要求我学到现在该学到的教训，但根本没有任何借口可以解释我在这件事上的疏忽。

你病得那么重，我简直心急如焚。我不知道你到底去了哪里，我必须找到你，必须……

碰巧有个卫兵从附近飞过，我设法把他拦了下来。他说这栋房子的租户前两天被带去市中心的一家战地医院了。赞美塞拉斯蒂娅。我来了，影儿。拜托，等着我，一定要等着我，因为我永远都会等着你。

——雪石膏

6月26日 谐律纪元6233

不，不！这根本没有道理。这一切全都没有道理。魔法自有它的规则，魔法是不可打破的。我不在乎她能不能把现实咏唱成一幅拼凑起来的镶嵌画来描述出注定的结果。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我这么多年的学习，这么多年的研究……

我在尖叫，我的尖叫声甚至比那些遗忘领域的小马还要惊悚，还要震耳欲聋。然而，谁也听不见我。你也不能……

天杀的露娜公主！管他喵的宇宙族母会不会罚我下地狱。杀千刀的梦魇之月！诅咒她！诅咒她在深渊的火坑里烧成灰！

这根本没有道理。根本没有道理，根本没有道理，根本没有……没有……没有……

6月26日 谐律纪元6233

我一直都握着你的蹄子，已经足足握了二十四小时，而它们还是一动不动。

每隔一阵子，就会有护士转到这边来，朝这边瞅一眼，然后把床单拉上来盖住你金色的身体。我已经不再跟他们打架了，搞出这种场面来毫无意义。现在我只是等她离开之后，再把床单拉下来而已。我爱你，我要永远看着你，永远抱着你，永远，永远……

两个月，护士是这么说的。怀孕两个月了。亲爱的影儿啊，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呢？为什么我眼瞎到了这个地步呢？我是不是因为坎特拉传来的新任务，兴奋到头脑发晕了呢？你肯定是在我们从喙灵顿出发之前就已经怀孕了。要是我当时就知道的话，我根本就不会理会露娜的邀请，管她什么公主不公主的，我根本就不会……

现在一切都说得通了，虽然我只希望它说不通，但就是明白了。为什么你一直都昏昏欲睡，那双曾经洋溢着阳光的双眼中流露出无限的倦怠。我在你的世界中消失了，你发现自己在在一个陌生小马的房子里。更重要的是，你还怀着一个空洞的生命，遗忘的种子。一定就是这样，因为它，你饱受毒害，从里到外都被撕裂开来，它在你的安眠之中，你的思绪之中，你的啜泣之中，慢慢地冻结了你。原本它应该让你变得完整，原本它应该让我们变得真实，而它就这样从你身上被夺走了。为什么她的歌无法治愈你？为什么她就不肯饶过你的性命？我消失了，并不意味着你也不能活着，不能当妈妈，不能去追寻快乐。

现在我全明白了，我带着被遗忘的知识。我对这个现实世界的危险性就和露娜一样——在身为梦魇之月之前，她首先已经是个可怕的暴君了，然而这邪恶还可以控制。而我，我所做的一切，我所说的一切都必须被遗忘。我在这世界上不得不留下的每一丝痕迹都像石头路上的树叶一样随风飘走。我绝对不能以任何形式存在于这世界上。

她夺走了我们的孩子，影儿。她夺走了我们的孩子，然后她又夺走了你。我理解，然而我又无法理解。我几乎无法提笔写下来。我只能抱着你，梦想着，憧憬着，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一首遭殃又难听的破歌，一些本来应该相信的东西，但根本就不是真的。你就在外面的某个地方，无影无踪，就像我一样迷失而孤独。我们现在就在彼此面前，盲目地互相寻找，将我们残酷地分割开来的，只是一首破碎的交响乐。

我可以把它们重新拼凑起来。对，我能把一切都重新拼凑回原样，把我们也带回来。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正在看着它们，它们还没变成闪光的文字，不过这意味着我只要再演奏一遍“暮光安魂曲”就行了。关于“孤寂的挽歌”我还没完全弄明白，我记得东西太多了，但那首曲子却溜出了我的脑海。也许是因为露娜公主已经不在，也许是因为梦魇之月把乐谱摧毁了。可是那无关紧要。我必须继续探索，我必须继续寻找。我拥有唤夜者，夜曲回响在我的脑袋里，我可以把“孤寂的挽歌”重新谱写出来。只要一遍又一遍地演奏它，我就能最终到达“破晓将至”。

然后我就能找到你了，我最亲爱的影儿。这个世界只不过是个门面，假得就像是我面前这具满是尘土的死尸，还企图让我相信这就是你。等着我吧，亲爱的。你一直都这么耐心。我祈祷着能找到你伸出来等待拥抱的双蹄，而不是你挂在绞

索末端的尸身。你就在这里，在这个城市的某个地方，在这个冰封的监牢里。我们并不孤独，我们一定会重新相聚的。一定会，一定……

——你最忠实的挚爱 雪石膏

“从这里开始，”我说道。此刻，我正坐在图书馆里，坐在暮光对面，放下了那本古书。“这些日记就开始越来越不稳定了。彗星蹄博士变得喋喋不休，以往充满理智的记录开始变成了周期性的胡言乱语。显然，这是理智崩溃沦为疯狂的典型案例。我能在那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混乱文字之中找到一些熟悉的术语，比如‘无名之谱’‘她的挚爱’什么的。但大部分都是毫无意义的呓语。就算是那些图表也没什么意义。他根本不打算把实际的乐谱写下来。不过，从他对这些乐曲的神秘功能的看法来看，我很怀疑他是否愿意这样做，即使他认为根本没有谁能读出他不得不记下来的东西也好。”

“好吧，还请原谅我这么说，心弦小姐……”暮光对此表示，无尽的迷惑让她的面孔皱成了一团。“可我觉得……这一切实在是太难以置信了。每只小马，只要是小学毕业的都知道，明月帝国内战就是暗影降临结束之后开始的，而且**在塞拉斯蒂娅公主的皇家内阁里发生了可怕的爆炸**。你在这里提出的……这些信息，等于是全面推翻了艾奎斯陲亚现有的历史记录！”午后柔和的日光从图书馆的窗口透射进来，照亮了她紧锁的眉头。“另外，我在你那本书里看到的一切都只是用古代小马语记载的关于喙灵顿耕种方法的一堆毫无关系的文档。而你却告诉我，那位‘雪石膏·彗星蹄博士’的话，不知怎么的就神奇地出现在它上面了？”

“是的。我想，在他去世很久之后，小马们在当初他受困的艾奎斯陲亚街道上找到了他的这本日记。理所当然，他们看不见他的魔法笔记，所以就把它循环再利用，交给国家图书馆进行重新印刷，直到几十年之后，成了这本喙灵顿的年纪。”

“可是这根本没法解释为什么我看不到彗星蹄写的东西，而且你却可以！”暮光叫道。“你似乎是在暗示，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些奇怪的诅咒，所以他能看到这些隐形的文字。可这究竟又跟你有什么关系了？”

“虽然听起来很奇怪，闪闪小姐，我发现这是非常真实的情况。更重要的是，彗星蹄的话让我了解了更多关于我自己的情况的信息，比我想的……或者在意的，还要多……”

“情况？”

我叹了口气。我不想告诉她太多，至少是现在还不想。我只是想要某些喜欢历史的小马来听我讲讲这些东西而已。“请告诉我，你对“半月影·彗星蹄”了解多少？就是内战开始的那个月里住在坎特拉皇城午夜区的那只小马。”

“好吧，我很乐意告诉你，心弦小姐。前提是某位助手在去取我要的记录的时候别拖拖拉拉的！”

真是赶巧了，斯派克就在这时候摇摇晃晃地进了房间。小龙宝宝默不作声地哼唧着什么，把一张尘土飞扬的旧卷轴递给了暮光。“给，你要的。我还是不明白你怎么突然来了兴趣和陌生来客做起了研究。我们不是一个钟头之内就得去方糖小屋参加晚宴吗？”

“嘘！把卷轴给我就是了，斯派克！这研究其实非常精彩的……”

“是是是，你说了算。”斯派克瞅了我一眼，然后又多瞟了两眼。“哦，你好啊。帽衫够帅的。”

“嗯哼。”我随便点点头，然后瞥着暮光。“有什么吗？”

斯派克晃悠悠地走开了，暮光解开卷轴，念着里面的名单。“嗯，里面确实提到了一只名叫‘半月影’的陆马。”

“是吗？”我向前凑了过去。“还有呢？”

“嗯……就只是这样而已。”暮光耸耸肩，抬起眼睛看着我。“她没有姓氏，也不知道她到底结没结婚。这里面写着……当梦魇之月首次袭击的时候，她独自住在午夜区上层一处郁郁葱葱的公寓里。”

“那，关于她的死亡，有没有什么信息？”

“我的古代小马语有点儿生疏了。”暮光说道，眯起眼睛阅读着面前的文字。“不过这上面写着‘溶血性贫血，因为怀孕初期营养不良……’”慢慢地，她的视线从卷轴上抬了起来，直到与我四目相对。任何深思熟虑的迹象都被实用主义的气氛淡化了。“咳咳。但是，说真的，心弦小姐。这一切都是一千年之前发生的事情了。如果说被不可信的消息所扭曲，这历史也未免太久了一点。”

“难道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在坎特拉上层富豪公寓之中只住了一只陆马雌驹，周围尽是夜骐，而且没有任何亲朋好友和配偶来为她服务？而最重要的是，她就这么死于一种简单的妊娠并发症，在她身边的医生要预防这种并发症简直太

容易了，可她就这么死了？”

“这是疯狂内战的开始，心弦小姐。整个坎特拉都在燃烧，供给和物资那时候都稀缺的很。”

“我懂，我懂。”我抱怨着，在图书馆里绕着圈子。“我不管做什么都没法让你相信我们所知的历史是错误的。另外，不管我提供什么样的证据也好，你都会把我说的一切都忘光。”

这话让暮光的眼睛重重地眯了起来。“等等，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暮光。我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想了。”我从连帽衫的衣袖里伸出蹄子，揉着自己疼痛不已的脑袋。“我只是不由自主地感觉到……好像我正在重蹈彗星蹄的覆辙。毕竟，他可是写明白了，当他直接去找塞拉斯蒂娅公主演奏夜曲的时候，他们的会面不但导致了一场魔法能量的恐怖大爆发，而且这整个事件从头到尾都被遗忘了，而正史中更是将此归咎于**夜骐恐怖袭击导致的爆炸事件**。”

“嗯……？”暮光紧张地咽着唾沫，快步走向我。“你到底想说什么？”

“告诉我，闪闪小姐。”我转过头看着她。“自从那次夏至日庆典以来，塞拉斯蒂娅公主拜访过多少次小马镇？”

“嗯……好吧，我们来看看。”暮光挠着下巴思考着。“露娜公主的回归，方糖小屋的茶会，还有年度落叶赛跑。”她顿了一下，又脱口而出，“哦！还有一次**她本来就要来拜访小马镇，不过因为贪食精灵肆虐所以最后关头取消了**。”她歪着头，眯着眼睛盯着我。“怎么，心弦小姐？你是说，你在小马镇都住了一年多，这段时间里，你居然从来没遇到过塞拉斯蒂娅公主？”

“就是这样，暮光。”我如鲠在喉，凝视着图书馆阴暗的影子。“我……记不起来……”

这么久以来，我一直都以为这诅咒可以用一首简单的交响乐来结束。
现在，我什么都没法定了。

XII:石之音

亲爱的日记本，

当大限来临之日，什么才更加重要呢？是应该回首今生，还是致力于传承？这两样选择，哪一个能让我们更加久远……或者至少是感觉更加久远呢？虽然创下了不朽功勋，但如果连感受这其中意义的能力都牺牲掉了，那这伟业还重要吗？

音乐就像是一颗时间胶囊，是用于储存我们精神和情感的无形容器。而用来证明我们曾经存在的信息——不管音律有多么美好，总是会失去一样元素：凝聚力。毕竟，众耳难调，每只小马的品味都不一样。

不过，重要的是我们去努力了。就算能在这世界上留下一点点印记的希望很渺茫也好，我们都必须去努力。我们都是无限辉煌的偶然之中诞生的奇妙生命。我们所发出的声音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坚硬的岩石也好，巍峨的高山也好，神奇的大陆也好，都无法模仿我们。所以我们不该仅仅是被听到而已，我们是一首值得返场重演的宏伟交响乐。

而我必须小心谨慎——而且必须为此负起责任的是……涉足其他小马的激昂乐章。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营造出的旋律无比辉煌，前提是这旋律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事实证明，这些旋律之中大部分都强迫不来。如果必须被欣赏的话，那么首先，它们应该得到尊重。当一切都尘埃落定之后，对于原作曲家而言最为美好的享受就是在回忆之中重温歌曲。因为这是歌曲自诞生之日起的宗旨。

在保龄球滚动的隆隆声和球瓶倒下的清脆声响中，瑞瑞冲了进来，跑到了一条球道前面的座位旁。她气喘吁吁地停了下来，急急忙忙地把脖子上的丝质围巾解开。“实在是抱歉，我迟到了，姑娘们！”在嘈杂的环境之中，她疲惫地朝五个好闺蜜笑着，“可我今天在精品店有山那么高的一大堆衣服要补，而且……好吧，你们知道的……”

“最重要的是你终于来了，我总算是能好好计分啦！”坐在球道旁记分牌边的暮光闪闪开心地说，趁着她说话的时候，苹果杰克正从发球机那里取来新的保龄球，放在其他五只小马面前。“我们让小蝶先替你打了前两局，希望你介意。”

“瑞瑞，我……”小蝶咬着嘴唇，提着一双宽松的保龄球鞋，躲在后面红着脸。“我的球……有一两次……可能直接掉沟了……”

“哦，你就别在意啦，亲爱的。”瑞瑞挥了挥蹄子，她有些悲伤地看着暮光闪闪。“我其实只能在精神上与你们同在了。我大半个下午都在水疗中心过的呢。要是我得穿上这地方提供的这些脏兮兮的鞋子把蹄子弄得一塌糊涂的话，那我这辈子都无法原谅自己的。”

小蝶轻声尖叫，急忙把蹄子里握着的闪亮鞋子给扔下。“我就知道！脏死了！”

“才不脏呢，小蝶！他们一直都在消毒！我向你保证这些球没问题的！”暮光清清嗓子，朝另一个朋友望去。“瑞瑞，大奔腾庆典都过了一个礼拜了，跟朋友们一块儿打一晚上保龄球也没什么啦！我相信你一定会玩得很开心的！”

“那是因为过了那么遗憾的一个‘庆典’之后，不管干什么都开心得很。”瑞瑞说着翻了个白眼。“我知道你想玩点儿……异想天开的运动，暮暮。可不管我们是扔飞镖也好，打羽毛球也好，只要我还是你好闺蜜圈的成员，那玩什么我都不在乎。”她笑眯眯地昂起了头，“我只是先得坐一坐，恐怕得等下周我才能真心上球道呢……如果你懂我这么说的话。”她在小蝶旁边的红色椅子上面坐了下来。“只要等一等，你们就能见识……哎呀呀呀呀呀！”她尖叫着蹦出了座位，玩命地擦她的屁股。“那是口香糖？！恶心恶心恶心恶心！”

随着暮光的叹息声，球瓶被击倒的喧嚣声再度回响在空中。

“啊，活见鬼了！”眼看着剩下的那个瓶子，苹果杰克的耳朵耷拉了下来。

“哦~~~！这是怎么啦？”云宝黛茜一脸坏笑地绕着苹果杰克转悠。“可怜的小苹果掉的离树太远了么？”

“真的假的？！”萍琪派的大脸忽然从她们俩之间冒了出来，她睁大眼睛盯着苹果杰克。“它是不是掉进巧克力湖里了？……哇！”

苹果杰克毫不客气地把萍琪推开，直直地瞪着云宝黛茜。“这十年来全小马镇的小马还从来没有谁能在保龄球馆打出满分的！咱这都已经撵上你了！你这个会飞的羽毛枕头！”

“做梦去吧，苹果妹子！”云宝黛茜在蹄子上啐了一口，在一块儿揉了揉，抓起了旁边的球。“满分小姐已经在冲我跳舞了！”

“哦去你个……呃……自大狂！”苹果杰克黑着脸，“再怎么蹦跶你这颗苹果也出不了苹果园！”

“你咋就是三句不离本行呢？”云宝黛茜在球道前弓起身准备发球。“准备吻我屁股吧！”

“你先打完这局再嘚瑟也不迟！”

“哎呀，今天晚上我们还都挺享受的，不是吗？”瑞瑞表示，终于在座位上坐了下来。“我能否问一问现在谁是赢家？”

“嗯……”小蝶红着脸。“不是我。”

“我很确定你还有时间追上来。”暮光闪闪评价道，当云宝黛茜响亮地把球甩出去的时候，她把一本书飘到了面前，上面的标题是“小马打保龄的一般指南书”。“这里写着，在塞拉斯蒂娅纪元的9 5 7年，有一只名叫知名靓妹的小马从十五分的落后局面中奋起直追，在全国保龄球锦标赛中大获全胜呢。”

“美好的故事，暮暮。”瑞瑞笑得很微妙，旁边的萍琪又从吧台上给自己来了一大杯果汁。“可我们今晚也不完全是来创造历史。”

雷鸣般的撞击声再次回响在馆里，然后是云宝黛茜响彻云霄的纵情欢呼声。

瑞瑞叹了口气，往旁边瞥了一眼。“好吧，该说是我们大部分小马才对。”

“谁最牛！我最牛！”云宝黛茜得意洋洋地飞回了她的座位旁，脑袋都翘到了天上。“咱这就要一气呵成赢到底啦！”

“咱还以为咱把粪铲子放农仓里了呢，瞧这臭屁样！”苹果杰克哼哼着，她从萍琪那儿拿了杯果汁，扭头盯着暮光。“那你说，下一个谁啊？”

“嗯……”暮光朝记分牌扫了一眼，在最后的白框里画了个“X”。“云宝黛

茜在头一局打满了三十分，我们就知道这些。”

“我们还知道我可是保龄球馆的至高女神！”

暮光翻了个白眼，继续翻她的表格。“现在是第四局刚开始。这就是说……哦！瑞瑞！正是时候！该你上-”

“做不到，亲爱的。记得吗？另外，我对这里的口香糖和咖啡印子非常不爽。”

“哦对，是啊。嗯……”暮光挠着下巴。“小蝶？你想替瑞瑞打这一局吗？”

“为什么我会这么想？”小蝶问道。她的翅膀耷拉了下来，低头悲伤地盯着地面。“哦，我明白了。这是给我个机会，也许，只是也许，能得个够高的分数好比得上你们……”

“不、不不！”暮光惊叫起来。“没这回事！”

“哦！哦！”萍琪派蹦到了暮光面前。“让我来打！让我来替瑞瑞！这让更多机会能给篮筐来个大满贯！”

“萍琪……”暮暮皱起了眉头，指着保龄球道尽头，“那个篮球框是我们后面的街机！跟我们的比赛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你懂不懂？这是保龄球！”

“对！不过要是我再加倍努力，那我就有更大的机会赢得紫色猴子啦！”

暮光闪闪眨着眼睛，然后转过身，再次面向记分牌。“也许我们该找别的小马加入进来。”

“哦，为啥不呢？”苹果杰克打了个哈欠，然后一屁股坐回位子上。她把帽子往后推了推，笑眯眯地听着远处波澜起伏的撞球声。“来玩的越多越好，对吧？”

“呃……”云宝黛茜眨着眼睛。“比如谁啊？”

“让我选！让我选！”萍琪派的大眼睛在她们周围扫来扫去。“嗯……”她扫视着，眯起眼睛仔细挑选着。“嗯……”她的目光落到了我身上，然后忽然一亮。

“哦！”粉红小马嗖地蹦了过来，靠到了我桌子旁边，差点没把它给撞翻。“你看起来真的真的好无聊啊！想来帮我们打几轮热热闹闹的保龄球吗？嗯？嗯？嗯嗯嗯？”

我从面前的古书里抬起头来，不由得浑身发颤。不管多少次，在我本以为自己已经做好准备的时候，萍琪派的乱入都能让我吓一大跳。我及时把捉对打架的牙齿按捺下去，开口说道：“打几轮？你是说……和你们一块儿比赛？”

“嗯哼！嗯哼！”她疯狂地点着头，那头蓬松的鬃毛甩得像是一团紫红色的风暴云。“说不定你会赢得一只紫色猴子呢！”

“萍琪！”背景里传来了暮光的呻吟声。

“我……呃……”我凝望着在那边座位上的她，五双眼睛正在那边注视着我，那些面孔上充满了快乐和友善的光芒。在这样寒冷的世界里，我简直想象不到还有哪里更温暖的天堂了。仔细权衡过之后，我非常严肃地回答了她们：“对不起，可是……我正在这里看书研究呢。很抱歉不能参加你们的比赛。”

“研究？！”萍琪派的表情扭曲成了一片迷惑，当她看起来很烦恼的时候，我就知道会发生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在这儿研究什么呀？还不如去龙窝里研究呢！”

“噫！”小蝶在座位上缩了起来。“求你了，萍琪。你知道我有多讨厌那个字！”

“哦，别这么胆小嘛小蝶！云宝黛茜整天在你身边都生龙活虎的！哦不好，

我又说那个字了！”

“那才不算！”云宝的尖叫声，衬托着苹果杰克爽朗的轻笑声。

萍琪的脑袋再次转过来面向我，然后才是她身体的其余部分。“你确定你真的真的不想加入我们超级酷毙无敌精彩的重～～～量级保龄球大赛吗？”

“哦～萍～琪～”瑞瑞的声音有如圣歌。“亲爱的，乖一点儿，就别去打扰那位漂亮独角兽小姐啦。”

“我好得很，女士。”我轻声笑着，“去陪你的朋友们吧。我在这儿自己打发时间就好。”

“好吧好吧好吧！”萍琪转身蹦了回去。“看来时不我待！那就祝你好运啦！”

我挥着蹄子送别了她。她刚一走，融入暮光周围聚集的温暖之中——就像她身边以往一样——我就放下了蹄子，长叹一声，硬逼着自己把视线从她们身上移开。我调整了一下连帽衫的袖子，努力再次沉浸在彗星蹄疯狂的呓语之中。勉强，我成功了。

我知道，有时候就好像我在跟踪这六只小马似的。但这真的算是“跟踪”吗？就算我跟她们共处一室整整一个月，她们依然不知道我曾经来过。生活在这么美丽而温暖的东西周围，好沾染那温暖让我的心也得到些许安宁和舒适，这算是犯罪吗？谁也没有受伤害，我自己当然更不会。

再次长叹着，我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在面前书本闪着蓝色光泽的段落上，就好像里面还有什么值得一看的东西似的。阅读彗星蹄的记录的第一天我就已经知道了，从他无意间留给我的那些魔法文字之中，我能领会的也就只有这么多了。

两天之前，我曾经尝试着将我的发现带给暮光，现在我觉得这是件错事。把她暴露在那只被诅咒的夜骐独角兽那段被遗忘的历史之中只会导致更多的迷惑而已。不管暮光是一只多么学识渊博擅长研究的小马也好，在我这段孤独的探索之旅中，唯一能让她为我提供帮助的就只有我哄着她来接受我身遭诅咒的事实罢了。而如果我想帮上忙，那我倒更宁愿少麻烦暮光，让她少当我的朋友几次。因为结果只是眼看着她像昏暗的蜡烛一样在我面前熄灭。

也许我之所以试着和暮光分享彗星蹄的遗产，并不是因为我需要她的知识或者资源来解释露娜公主那位忠实作曲家被遗忘的命运。只是那位彗星蹄是如此孤独凄惨，和现在的我背负了同样的诅咒，遭受着同样的折磨，我们是同病相怜。能和其他小马来谈谈关于他的经历，会让我觉得……我只是在看一本历史书，而不是一本注定了我未来命运的恐怖预言书。当暮光这样的小马注视着我的时候，当我能看到她温暖的目光的时候，当我还能记得在一个稍纵即逝的眼神之中蕴含着其他意义的时候，我才能感觉到自己不是彗星蹄遗留在旷古之中的一道淡漠阴影。

而我现在记得了，就像我之前记得的那样，某只小马曾经对彗星蹄而言意味着一切，但依然没能阻止诅咒把她从他身边夺走，让他们生死相隔。直到最后，唯有疯狂才成为了他永恒的伴侣。他是那么的忠诚，无论是对他的公主，对他的妻子，还是对他的城市，他都是那么的忠诚。而最后呢？他落得了什么下场？我又会落得什么下场呢？这想法实在是太难以忍受了，保龄球在球道上的轰隆声变

成了恐怖的雷鸣。我匆匆把自己的东西划拉进了鞍包里，几乎仓皇逃出了这个妙趣横生的地方。

三个不眠之夜，花了足足三个完整的夜晚仔细阅读了彗星蹄的笔记之后，我几乎无法入眠。当我一路走到小马镇边缘，听到小镇边缘的钟楼敲响早晨六点钟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错过了多少安眠的时间。地平线上晨光乍现，除了我之外整个小镇依然在沉睡之中。以前，我经常很喜欢这样的清晨。这清晨洋溢着安宁，祥和，梦幻般的气息。在朦胧的金色光泽之中，轻盈的雾气萦绕在湖面，香蒲和小草的叶子上。

通常在这样的清晨，我会找个地方站着，掏出我的七弦琴，随便弹几首曲子的同时用眼睛扫过整个小镇。早起的鸟儿们，萝卜尖和她的拖车，小呆在她的送信路线上飞行，晨露和仙果在一同散步。可是，今天的日出之刻，我却完全没了那份力量。每当我抬起眼睛的时候，映入我眼中的只有坎特拉皇城血染的街道，虚幻的身躯在紫色魔法迷雾中若隐若现。还有一只小马就挂在彗星蹄头顶上，悬挂在绞索上，悬挂在原本空无一物的位置上。

彗星蹄博士演奏了“暮光安魂曲”，而且因此被赋予了身处现世也能目睹迷失世界的能力。我也演奏过安魂曲，虽然它的魔力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失，但我却根本不敢抬头看周围，否则我可能会看到某些能够回答我疑问同时又验证了我恐惧的东西。

无眠长夜之中，彗星蹄的笔记并不是我唯一阅读的书籍。心中满怀着不祥的预感，我再一次演奏了“暮光安魂曲”，然后又重新翻阅了我自己的日记。果然，我找到了我希望自己找不到的东西：原本我写在日记上的很多篇章看起来突然就和原来不一样了。不少词汇在某种超自然的光芒之中闪烁，仿佛漂浮在纸面上。每次我盯着它们看的时候，都会立刻想起她的眼睛。在对彗星蹄的往事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我已经不知不觉地深入了虚无与遗忘的领域中。当我回来的时候，她的一部分也跟着我一同回来了，紧紧抓住了挽歌第八乐章那难以忘却的音符。

她的歌把彗星蹄的生活搞得天翻地覆，连他接受的现实都被重新改写了。那我呢？我自己的存在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她的歌定义的？我的文字中有多少是我自己的？又有多少是她的？还有什么真实的吗？还有什么我能相信的吗？她夺走了彗星蹄和半月影的孩子，她夺走了我的生活和友谊，她也非得拥有这个世界不可吗？她就非得把现实和存在切成碎片，直到它融入她那被遗忘的夜曲的和弦之中，直到我们所认知的一切都变成了那邪恶交响乐丑陋音调的反复重奏？

难怪我在这里是这么寒冷，在这么一个所有的真相都被夺走的世界之中，还有什么幸福和快乐可言。有些神圣而无暇的东西或许存在于古往今来万事万物的宏伟历史之中，但是这一切都毫无意义了，因为有她存在。生活之中所有意外和奇迹的发生恐怕都依赖于她这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她守护着无尽领域，那里充满了痛苦的灵魂，沉浸在折磨之中，连安稳死去都做不到。我不由得猜测，之所以和谐安宁的现世之中每一丝每一毫的美好还没被她吸干，恐怕唯一的原因就是她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在折磨我这样的受害者身上了。雪石膏·彗星蹄也不

例外，她的歌逼疯了他。就连露娜公主，尽管她是不朽的神灵，也对此没有免疫力。她不得不沉沦为梦魇之月才能遏制住自己吸收的那些疯狂的知识。而塞拉斯蒂娅公主……

塞拉斯蒂娅公主太古老了，太强大了，太坚强了，她的歌无法像腐化其他受害者一样迫使她屈服。可塞拉斯蒂娅唯一的反应可一点儿都称不上漂亮。不管她召唤了什么魔法来保护现实不受遗忘之歌的影响也罢，它引发的是噩梦般的大爆炸。她以忘却此事的方式逃脱了毒害，而现实世界的结构本身也不得不做出调整，去适应塞拉斯蒂娅和她凡俗的子民们承担了遗忘知识这个事实。而她选择让他们去承受……

可是彗星蹄看穿了这伪装。他演奏了“暮光安魂曲”，了解到了谁也不知道的事实。我自己也能去了解这样的事实吗？我是不是其实已经见过了塞拉斯蒂娅公主？如果我真的见到了她，那个时候又发生了什么？我真想知道。

我想，到现在，我也该知道了。可是我不知道。就好像那天清晨，我一瘸一拐地穿过弥漫在小镇周围的迷雾之际，我依然不知道。我已经演奏了很多遍安魂曲，每演奏完一遍之后都仔细把我的日记翻个遍。我看到了那些伪装成我字样的发光文字。可是不管怎么努力地盯着它们也好，我根本无法从中参透任何更深层次的真相。我意识到，唯一能找出这些褪色篇章背后那些严酷事实的办法就是付诸于科学思考：向彗星蹄当年的作法学习，把他做的事重复一遍。他当时去了他遭受诅咒的起始地点——也就是露娜公主的房间里，而且，他在那里演奏了“暮光安魂曲”。要是我想彻底搞明白的话，那就意味着一件事：我必须到镇中心去，到达当初梦魇之月降临，并且以**无名之谱**的旋律感染了我的位置，而且我必须在那里演奏安魂曲。

可我没有去镇中心，我的腿就是没法往那里迈步。相反，那天早上，我只是在小镇里四处闲逛而已，直到我不留神到达了小马镇的公墓。我知道这听起来挺可怕的，不过我都逛过那里很多次了。在黎明和傍晚时分，这对我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在死亡的海岸线上，生命的可贵是最值得回味的，不管年龄多大，不管族谱几代，这都是无可置疑的至理。毕竟，坟墓还能是什么？不就是充满诗意的幸福而温暖的生活的对立面吗？在我想象之中，空旷的墓地就像是空荡荡的社区，里面都是彷徨的小马，他们都满怀恐惧，既不敢拥抱过去，又不敢去接触未来。

归于昨日的褪色历史之中充斥了很多东西，最多的就是名字了。在这寂寞的墓地花园中，众多名字在我面前闪烁着黯淡的光。篆刻在墓碑上的名字下面，那些日期更是增加了几分沉重。可是没有比后面那些附加上去的抒情文字更能触动我的心弦了。这些文字充满了暗示，告诉我们，他们已经离我们而去。

“墨迹 920—995 亲爱的父亲和丈夫。”

“小夜曲 811—877 在完美的谐律中长眠吧。”

“黄金丰收二世 920—982 愿你的鲜花永不凋零。”

“慈祥·真银 922—988 爱妻，慈母，护士。”

“花岗岩·曳步 918—”

我在最后这块墓碑前停住了蹄子，这是一块黑色边框的苍白石碑。眯起了眼

睛，我注视着这名字。墓碑上的字母非常坚实而深邃，但日期……没有忌辰。看到坟墓没完工，我还真是挺不自在的。

我不由得猜测，当我死了的时候，他们会忘掉这具尸体吗？他们会把我从什么地方收敛起来，试着在这地方立一块便宜的无字墓碑来埋葬我吗？他们干活儿到一半的时候会不会又忘了这回事，结果一遍又一遍地被我的尸体绊倒在地，最后不得不把我给送去火化？最后，甚至连我的骨灰都会被遗忘吗？

我浑身一阵颤抖，用蹄子揉着自己的鬃毛。不，这可不对。什么时候我的思想变得如此悲观而绝望了？可我就是无法自拔。我感觉就像是这整个世界里我只有唯一的一个朋友，而他就这么在谐律纪元的末期，在坎特拉皇城的街头陷入了疯狂，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一向以自己的头脑和智力为荣，可现在呢？如果我连自己的想法是真是假都确定不了，那我还能依靠什么？这概念实在是太过于恐怖，简直能把你逼疯。

我已经逛够墓地了。什么时候我离开了那块墓碑，我自己都没留意，直到我听到镇民的蹄声响在我身边。清晨的阴霾之下，我再一次站在了小马镇中心。可我还剩什么别的地方可去吗？我又有什么别的地方能去吗？

“你从来都不会忘事儿，对吧，史密斯小姐？”身边传来了一个苍老的声音。

足足花了五秒钟时间，我才反应过来，这句话是在问我。我一头雾水地转过身来，冲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眨着眼睛。“呃……不好意思？”

“鬃毛可真炫啊，你把你的秘密告诉小慈了吗？”

我还在东张西望，最后，我终于看到他了……天呐，他可真是够……“古董”的。枯木一样的腿上，膝盖疙里疙瘩的，像是多节的树瘤。虚弱不堪的身体上套了件沉闷的红色外套。脖子佝偻着，一直都只能弯向一边，灰色的鬃毛像破烂的旗帜一样耷拉着晃来晃去。不过这老头子个头倒挺瘦高的，那双绿色眼睛在露台栏杆外面盯着我看。

“因为你总是能把你那头鬃毛打理漂亮，”他说道。我觉得他好像也不是真的在看我，那双眼睛似乎被清晨退去的迷雾所遮住了。“肯定是用农场的露珠，就像这样的雾凝成的露珠。红驰总是告诉我别老走神盯着你，不然要是有埋伏的话，我肯定是头一个躺下的。”

我无奈地笑了笑，“谁埋伏谁啊，先生？”

“嘘！”他把一只皱皱巴巴的蹄子竖到了嘴边，眯起了眼睛。“最好别问，他们能从树丛里听到你的声音。你别以为他们个头太大躲不进绿洲里，他们就在那儿呢！上个礼拜他们干掉了蓝燕麦，他的动静老是没完没了的。可怜的白痴，早该听红驰的了，红驰在这方面挺在行的。”

“呃……嗯……”我紧张地在原地扭着。“他在这附近吗？”

“谁？”

“红驰。”

“唔？”老头子茫然地眨着眼睛。“我……我不明白你意思，小姐。最近早上可真够冷的。我们都还没出发呢，我们还没……”

就在这时候，从他身边通往庭院的门口出现了一个白色的身影。那是一位护

士，看上去比他年轻了足有四十岁。她戴着白色的护士帽，笑咪咪地朝他快步走去。“你在这儿啊，曳步先生。看到你最近腿挺不错的，真是件好事。不过现在该吃早餐啦，您走这么远得先说一声啊。”

“早餐？嗯？我们都还没扎营呢！怎……？”他转过身来眯起眼睛盯着她看，“你……你是谁啊？”

“哦，我是玻璃耀护士-”

“护士？干嘛，我又没受伤！你到底是谁？”

护士叹了口气，耐心地朝他笑着。“好啦跟我来吧，曳步先生。”她轻轻地引着他走向房子里面。“该是你每天补充维生素的时候啦。”

“是……是不是小慈让你这么做的？”他有点颤颤巍巍朝我这边用蹄子指着。“我就只跟史密斯小姐讲了讲她头发的事，难道女孩子就都非得为自己留这么多秘密吗？”

“嘻嘻嘻……这是我们特别的礼物哦，曳步先生。这边来吧……”

“我这是要上哪儿去？”

“早餐厅。你的朋友们在那里。”

“朋友们？哈！他们有一半都不认识我，另外一半只希望从没认识过我！”

“唉，不是那样的啦！我昨天中午还看见你和清风先生还有黄金眼谈笑风生呢！”

“是吗？嗯……他们这俩听起来倒还像是那种实诚的小马……”

“嗯哼。而且他们俩要是见到你肯定高兴着呢！”

此刻，他们的“对话”已经逐渐远去，细不可闻。因为雄驹已经老迈，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回到房子里面。我瞥了一眼这两层楼的建筑，本来还以为这是一家酒店来着。现在我才意识到，这就是小马镇很少谈起的老年之家。这个小镇里总是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年轻小马，让我不由得猜测老年小马都去了哪里。经过了一年的无知之后，忽然我就知道了答案。某种程度上这也有道理。除了蓝谷之外，整个艾奎斯陞亚最祥和最安宁的地方就数小马镇了。我相信，如果有坎特拉或者马哈顿的高级游客远道而来的话，那我的小屋绝对是一座美好的避暑别墅。当然了，假如我以后有幸能出租那地方的话。

正因为脑袋里漫无边际地想着这些东西，我才会漫无目的地徘徊在街道中间，我喜欢这么认为。可实际上并不完全如此，现在我脑子里一直想着的总是那位可怜的曳步先生，想着他脸上茫然的表情，想着他在玻璃耀护士引导下回到自己“家庭”食堂的时候那不安而彷徨的步伐。我不由得又想起了彗星蹄博士。他最后有没有从诅咒之中得到解脱？如果他最后解脱了，等待着他的也是这样孤独而平庸的命运吗？如果他最后也和曳步先生一样……且不管诅咒与否，这是否称得上是“放松”？

我鼓起了勇气，去做更多的研究和学习，于是快步走向了小镇中央。最后，我到达了暮光闪闪的图书馆。这地方刚一开门，我就直接走了进去，抱了尽可能多的书来看。在一张桌子旁边苦读了一整天之后，我在坎特拉历史方面足足找到了八种研究资源材料。

可是，这些材料没有一页被翻阅过。我只是坐在那里，一片无言，沉浸在冥

思之中好久。有些东西在啃噬着我的心，寂寞、冰冷、又可怜的东西。最后，我把所有的书通通还给了斯派克。不到一个钟头，我就回到了我来的地方。

我畅通无阻地走进了小马镇老年之家。像大多数小马一样，我对这些地方从来都不熟悉，我想象着可能会有几个看守什么的对我的存在很疑惑，在路障后面瞪着我。也不知为什么，我想象之中的老年之家活像个监狱或者收容所。可能是对未知的恐惧……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是对那个让我变得如此透明的未知的恐惧。

当我在走廊里走来走去的时候，遇到的几个护士和老年小马都对我笑咪咪地问了好。我都不知道自己在找些什么，直到我走到了北侧的一个房间里，听到了一曲音乐。自从我在塞拉斯蒂娅天才独角兽学园学习以来，这曲子我都好久没听过了。

这是一首相对来说较新的古典乐，差不多可能有半个世纪之久了。遗憾的是，我并不知道这交响乐的名字，不过听曲风就能知道作者是谁。这绝对是石榴石·干草绳的作品。他是一位著名的作曲家，在斑马大陆冲突期间，他为艾奎斯维亚军队作曲。这战争是中世纪的狮鹫战争以来最后一次重大战争了。光是听着它就让我回忆起了中学课本里看到的画像。勇敢的士兵们挺身而出赶赴遥远的异国他乡，保护我们的外国盟友免遭侵略者的伤害。

于是，我毫不奇怪地找到了曳步先生。他坐在播放音乐的唱片机旁边的房间里，就这么坐着睡着了。忽然之间，他之前提过的“埋伏”什么的隐晦评论以一种非常忧郁的方式变得有意义了。我站在他的门口，感觉就像个来自远古时代的异族。这房间简直是完全的幽闭恐惧症。如果不是挂满了房间四面墙壁的奢华装饰，那这地方简直像个牢房。我看到了金色的相框，穿着旧时衣装的小马们的黑白照片，几十年前的剪报，还有一些农场的田园风光照。老头子就这么睡在房间正中的桌子旁边，那是一张棋盘桌，桌子上码放着黑白棋子，永远沉默在一场永无起步的比赛边缘。一阵微风吹过了房间，看到飘荡的窗帘，我意识到通往外面的窗户是敞开的。

“嗯……”我喃喃自语道。“至少挺舒服的。”

“啊咳咳！”老头子忽然咳嗽一声，醒了过来。

“哇！”我吓得往后一跳，差点儿没撞到门框上。

“嗯……咳！哼……”他慢腾腾地向前挺起了身体。睁开了浑浊的眼睛，然后看到了我。“嗯……时候老是这么糟糕！”

“我……”我哆嗦着，尽量不去盯着他瘦骨嶙峋的脑袋和颤抖的四条腿。“真对不起打扰到你了，我实在是很抱歉。我这就走-”

“为什么路演就不能在斯马林格勒？！”他吼道。两只眼睛瞪得一只大一只小。“你认识上道吗，雏菊？”

我困惑地眨了眨眼睛。“咦？”

“好吧，你到底是不是来弹竖琴的？！”他指着房间里。“别跟我说你是歌手！歌手的发型才不像你这样！”

“唔……”我眨了眨眼睛，然后瞥了一眼我的金色可爱标记。“哦！呃……哈哈。这个嘛，我是弹七弦琴的，不过我想这跟竖琴差的也不太远-”

“蓝燕麦玩起颌竖琴来可真是很有一套。”曳步先生东拉西扯，也不知到底在说些什么。“我一直都告诉他，陆马玩不好颌竖琴，那是独角兽的能耐。可他从来都不听，永远都不听。所以他才不在……”说到这里他却顿住了，朝旁边左右摇曳的窗帘望去。“他，他不在这里……他……他……”

沉默了一段时间，最后我笨拙地咽了口唾沫。“我看到您是石榴石·干草绳的粉丝。”我指着他的唱片说道。“他是坎特拉音乐界的传奇，现在神奇闪电天马演出的时候放的依然是他的作品。”

“他是个花哨的王八蛋！最喜欢让年轻小伙子去送死！”曳步先生忽然暴怒起来，狠狠地啐了一口。

我吓得一激灵，咬紧了牙关。“嗯……好吧……”我又往前微微凑了凑。“那，为……嗯……为什么你要听他的歌？”

“因为我喜欢这拍子。”曳步先生回答。

“哦。”我嘀咕了一声。沉默再次笼罩了整个房间，只有唱片的旋律还在不紧不慢地旋转。“那好吧……”

“你哪位啊，小姐？补充更多维生素的时候又到了吗？”

“哦，不是维生素。”我摇了摇头。“我名字叫天琴心弦，只是偶然路过而已。我真的不知道这里还有一所老年之家-”

“他们在船上演奏，顺流而下。”他喃喃着，“那些喇叭就那样响彻云天。他们就从来没下过船，从没有。和我们不一样，我们知道泥巴和我们有多亲近。我们最好的朋友就是泥巴。就连红驰都没法让马蹄铁保持清洁好打理他的毛皮。”

“你没说过吗？”我说道。“这会不会让他和……呃……他的指挥官之间有什么麻烦？”

“他是指挥官？”

“红驰，是吗？”

他有些晕晕乎乎地摇着头，眯着眼睛盯着我看。“谁？”

“呃……红驰。我猜这是你正在说的那位-”

“你哪位啊？”

“我……”我刚开口，就叹了口气，低下了头。“我是天琴，天琴心弦。”

“唔……我补充维生素的时候又到了吗？”

“不，曳步先生。”我努力模仿着之前见过的一位和善面容的护士。“您就……您就好好休息吧。打扰了你实在抱歉。”我只觉得自己蠢透了。而当有谁觉得自己蠢透了的时候，最轻松的办法就是溜之大吉。所以我就转过身，打算溜之大吉-

“没关系，史密斯小姐。你总是有要紧事儿得做。”

我的蹄子僵住了，重新转过了身。“咦？”

他靠回了椅子上，让这把老骨头堆在唱片机旁边。“怎么，经营农场之类的。苹果总是你最热情的了。小慈说你与其去和英俊小伙子约会，倒宁可跟棵树出门。不过小慈总是喜欢捉弄你。”

“我……”我往房间里走了几步。“您刚刚……叫我是谁？”

“怎么？难道你还真的改名字成橘子家族的了？”他试着大笑出声，但发出

来的只是一阵喘息。“这可是你自己说的，你宁可被活埋，也不想在马哈顿再多呆一天。”

“什么……”我盯着他，然后又看看自己。薄荷绿的毛皮，纤细的身材，浅色的鬃毛。忽然间，我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哈……哈哈……您把我当成了……？”说到这里我停了下来，清清嗓子之后才结结巴巴地继续。“呃……这个。情况变了，曳步先生。马哈顿也没那么糟糕。其实吧，我……咱孙女苹果杰克还是个娃娃的时候就自己去过那地方了。你不知道吗？”

“你……孙女？”他疑惑地歪着头盯着我。

我又是一哆嗦。“不是……咱的意思是说：要是有一天咱有了孙子孙女的话，那咱会让他们自己决定想住城里还是想住乡下。咱们总得让小辈儿自个儿做决定，是吧，曳步先生？”

“拜托，绿青草·史密斯，”他轻轻笑了起来，“就叫我花岗岩吧。你跟小慈叫我和脏钱全名的时候羞得都开不了口了。”

“当然，花岗岩——”我不得不把一声惊呼硬生生咽了下去。

恍然大悟的洪流淹没了我的脑海。之前我在墓碑上看过了“花岗岩·曳步”这个名字，不过这不够。这名字还熟悉得有些古怪。只扫了墙壁上的乡村风景画和剪报几眼，我的怀疑就得到了证实。

“你……你是花岗岩·曳步！臭钱他父亲，钱家粮行的老板脏钱的合作伙伴！”我凝视着窗外，飘荡的窗帘外面，小镇活力十足的色彩一闪而过。“你，脏钱，还有史密斯小姐，几十年前几乎就是你们仨为小马镇的落成奠了基！”我热情地笑着摇了摇头，不过很快这热情就融化在小房间的阴影之中。在我们周围薄薄的墙壁外，是几十位行将就木，哼哼唧唧，咳嗽个不停的迟暮老者。一种恶心的气氛笼罩了我的心头。我有些呆滞地盯着他，“看在塞拉斯蒂娅的份上，像你这样的雄驹怎么会在这种地方？！”

我后退了一步，有些后悔问出了这个问题。不过幸运的是，花岗岩·曳步也没回答。凉爽的清风从窗口吹了进来，趁着这机会，他已经漂流到了温柔的梦乡之中。唱片机已经播到了尽头，喇叭里剩下的只有重复的咔哒声。我伸出蹄子关掉了它，始终凝视着那位老者的形象。

生活啊，就像看到的这样，宝贵的东西总是被无情地遗忘。飞快地一转身，我扭头大步流星走出了房间。

“你好……？”

玻璃耀护士从护士站慢慢转过身来，朝着我微笑。“是？”

“我的名字叫天琴，”我快步走到她身边。“天琴心弦。我……嗯……”短暂的紧张之后，我笑了起来。“我正在为了当地报社对小马镇基金会讨论的专栏而对本地老年居民进行采访。”我转身指向曳步先生宿舍门上的号码。“您能不能为我介绍一下这位二十七号房的住客？”

“哦，好的没问题。”护士轻轻点了点头。“花岗岩·曳步老先生八年以来一直都住在那里。”

我差点儿一个趔趄，“八……年？！”我如鲠在喉，“这位老先生到底有多老了，我能问一问吗？”

“哦……嗯……”护士咬着嘴唇，目光扫视着天花板。“应该是八十二岁了。……说不定八十三了。我很怀疑他能不能在采访里帮上你的忙，心弦小姐。”

“为什么？”

“好吧，有些小马可以称得上是老当益壮。不过，我不得不很遗憾地说，曳步先生可不是这样的。过去十年的生活对他的神志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现在他需要我和其他护工格外照料才行。”

“是吗……”我长叹了一口气，顺着排列着众多门口的洁净长廊望去。“不过……”我咽着唾沫，又扭头看着她。“他的名字……还真是挺耳熟的。”

“嗯！”她点了点头，脸颊上浮起了红晕。“这也是应该的。这地方很多小马都非常了解他，他在整个小马镇的影响力都是数一数二的。很遗憾，你我这个年龄段的大多数小马都没这个意识。”

“是啊，确实。”我点点头。“不过我不是从这方面听说他名字的。我之前……嗯……之前参观过当地的墓园，这是作为我这个题材的一部分……”

“嗯哼……？”

“而且我很确定，我在其中一块墓碑上看到了他的名字。我的意思是，这可能只是巧合，但墓碑上没有忌辰……”

“那一点儿都不奇怪，真的，心弦小姐。”玻璃耀护士说道，她向一位路过的护士递了一本笔记簿，然后继续往下讲。“很多家境富裕的小马都会提前为自己购置好墓地，在选好的墓碑上面刻好自己的名字。曳步先生尤其如此……十年之前他就选定了自己的安息之地，那时候他还有自理能力呢。从那之后，这块墓地的费用就由他的近亲支付了，也是他们负起责任把他送到这里来的。”

“那……”我静静地走向她，声音很低。“他的近亲在哪里？”

“嗯……住在骡丁汉，我记得是这样。让我再仔细回忆一下……”她轻轻敲着下巴。“一个儿子，一个女儿，还有至少三个教子。”

“全都是富豪？”

护士轻声笑了起来，“这也是你专题报道的一部分吗，心弦小姐？”

“哦，这个？不！一点儿都没关系。我只是……”扭头望着二十七号房间，我咬紧了牙关，用蹄子揉着鬃毛。“他们有没有来探望过他？”

玻璃耀护士清了清嗓子。“不像过去那么经常了。”

“不经常……还是从没来过？”

护士沉默不语。

我吸了一口气，阴郁地注视着她。“这不是很糟糕吗，你觉得呢？”

她对此回之一笑，那笑容很轻，但非常真诚。“我在意的，以及这里其他员工在意的，就是像花岗岩·曳步先生这样的小马们到这里来的时候能体验到平静和安逸。”

我悠然叹息，黯然点点头。“可……有谁来探望他吗？哪怕任何访客都没有？”她慢慢地摇着头，视线垂落到了地面上。

我回头凝望着那房间。

“哦，对。角马都是一帮冷血的家伙。”花岗岩说道。“假如说牛头怪的下半身和上半身一样粗壮，那都比不上在沙漠里跟踪你的那帮家伙。我头一回干掉一只角马的那天啊，足足花了整整一早上。这帮家伙一直冷不丁地就窜出来袭击我们，然后再一躲躲上几个钟头。最后我们把他们给逼进了山沟里，这下子他们可没法东逃西窜了。别无选择之下，他们只能跟我们正面交战，和我们一样勇往直前。红驰干掉了四个长角的魂淡。我自己就只干掉了一个，嘿，那家伙可真够彪悍的！红驰那边干掉的家伙十个都比不上他。我们大战了一场，他离我这么近，他早上吃的那些恶心玩意儿都熏到我鼻子了。在他们那恶心地方也就只能长这些恶心东西，不然他们干嘛要去侵略斑马的绿洲呢。这么一帮性格自私自利，脸长得也抱歉无比的玩意儿，就是角马了。谁养得出这种东西？我都不想去知道。蓝燕麦觉得他知道，可他是个白痴。哎呀，这次有一回，他爬上营地外面一棵树上摘椰子。我告诉他‘这里是沙漠，你个二百五！’在他摔下来之前，他就告诉我说-”

话到这里就停住了。花岗岩眨着眼睛，他环视着周围的墙壁，一次，两次。然后他看到了我，就好像我从地里冒了出来。

“什么？我们在做什么？”

“你正告诉我，你在斑马大陆冲突期间的从军生涯。”我温和地笑着。“你和一位名叫红驰的中尉一块儿服役两年，然后他把你转移到了边境营地-”

“转移？！”花岗岩急了，然后皱起眉头。“哎呀，我们这扯闲的工夫他就等我呢！”他摇摇晃晃，努力挣扎着想起身。“我非……不然我还能算什么好士兵-”

我从棋盘旁边的椅子上站起来，把他轻轻压回座位上。“红驰知道你身体不舒服。如果一个士兵不是身处最佳状态，那他就派不上用场。你不觉得吗？”

“什么？为什么？”他有些尴尬地朝我眨着眼睛。“我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了？”他瞥了一眼飘舞的窗帘还有墙上的那些照片。“小慈呢？小慈在哪儿？我的腿感觉好多了。我现在能离开斯马林格勒了。史密斯小姐去年给我写了五封信，我真的真的很想回信给她。”

我把下巴靠在我的蹄子上，轻轻地朝他微笑。“史密斯小姐对你而言一定很重要。”

“哼……”忽然之间，他咧着嘴冲我一笑。“你就只会这么夸奖自己。”

我眨着眼睛，然后咬住了嘴唇。“呃……曳步先生。我不是-”

“哪怕就是忙着榨闪电苹果酱而浑身是汗，你看起来都比暖心节的日出还要美。你究竟是怎么把自己打理得这么漂亮的，这秘密我恐怕永远都不会知道。唉，就连许愿步，她都……”讲到这里，他再次顿住了。

我弓起了眉头。“‘许愿步’？曳步先生……？”

“说她这些日子会来坐一坐。”他有点儿结巴，眯起了眼睛。“她说骡丁汉的生意总是那么红火。我知道臭钱和小岩有能耐，但是市场……我好些年没看过了。今天的报纸读起来好难懂啊，而且最近的早上真的好冷。”他颤抖着，用蹄子抱

住了自己的肩膀，瞥了一眼不远处的棋盘。“沙漠的那些夜晚……蓝燕麦睡着了之后总是哭个没完没了的。我可不想让红驰把他骂出去，他还只是个孩子，真的。如果让他知道半夜三更是我把他给哄睡着的，我可不知道他会怎么样……他……他……”他哼哼着，双眼惊恐地扫过狭窄房间的天花板。“我……我去了什么地方，不知多久了。史密斯小姐，他们在我们解散之前会留意到这回事的。”他瞅了我一眼。“你能问问小慈到底有多久了吗？”

我盯着他看，但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朝窗外瞥去，夜幕已经降临了。我这一整天都在这里，听着他的声音，在他生命中留下的复杂而破碎的循环之中游荡。都过了这么多个钟头，我也没能把碎片完全拼凑起来。更糟糕的是，我觉得，只有我明白这一切有多残缺。

“哼……”当他盯着棋盘的时候，那目光变得严厉起来。“他们这股味儿可真恶心。”他咕哝道。“想想看，这样的一帮野兽居然也懂象棋。斑马发明了它，可角马就只会偷和抢。我真想知道这些长着角的祸害到底有没有孩子，该不会都是用他们自个儿那破烂村子的垃圾捏出来的吧。”

“我……嗯……”我无奈地笑了笑。“我相信角马不只是拥有家庭而已。他们就像三十年前我们签订和平协议的时候一样拥有温馨的家，曳步先生。”

他没有听我说话。相反，他颤颤巍巍地从漂亮的椅子上站了起来，撑着虚弱的蹄子，用和他名字相符的动作，慢慢地拖着步子向棋盘走去。等他隔着棋盘和我面对面之后，他就伸出蹄子，捻起了一枚白色棋子，马上就推进了一步。

我看着他，又看着棋盘，然后再次抬头看着他。

他依然注视着棋盘的黑白方格，因为这一天的疲惫，身体微微有些摇晃。

不管这是否邀请，我忽然明白了怎样才是尊重这位老者的唯一办法。“好吧……”我深吸一口气，移动黑色棋子正面迎了上去。“虽然有一阵子没下过了，不过，我觉得您没下的时间恐怕比我还长呢。”

他毫不犹豫地移动了另一枚棋子。

我眨了眨眼睛。“好吧，好吧。”我移动一枚自己的棋子，封住了他的攻势。

他很快就调出了骑士，我以我自己的骑士迎击。兵对兵，将对将，主教往来奔驰，王后捉摸不定，我们的对话被落点的数字和棋盘的布局所取代了。我也不知道这会持续到什么境地，还试着想个简单伎俩来早点儿解决这看似空虚的对局。然而，他的主教却不知从什么地方移了过来，吃掉了我的第二枚棋子，同时立刻就威胁到了我的国王。

我愣了一下才回过神来。现在如果我不移动国王，那马上就要被将死了。甚至就算我避开了这招之后，我忽然意识到，我几颗重要的棋子都已经在他的骑士和主教接下来的六步移动的威胁之内了。本来我还觉得自己是个相对而言不错的棋师。在塞拉斯蒂娅天才独角兽学园里我可是碾压了宿舍的其他同学的。之前我本以为自己可以玩弄曳步先生的衰老，可这时候，我才明白他在这项运动之中可不是被玩弄的对象。

接下来的十分钟是我生命中最具压力的国际象棋比赛。这局比赛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输定了，之所以我还在继续拼搏只是为了自己的面子而已。我都没留

意到整个小房间变得有多安静，更重要的是，我几乎完全忘记了这次拜访的性质。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这场比赛，这是这辈子唯一一场令我汗流浹背的国际象棋。几个月以来还是头一次，我觉得自己的连帽衫好像水洗过一样，全都湿透了。

“你还在叫他大麦克吗？”

“呃……”我从自己正败势如潮的黑棋一方抬起头来。“请再说一遍？”

“当你儿媳妇生娃娃的时候，我敢发誓，整个小马镇都被那小子的大屁股给撞趴下了。”花岗岩笑得很狡猾。“你这么机智，连你自己都吓到了吧？”

我弓起了一边眉头。他的神志依然只有一部分集中在现实上，然而他的声音却非常坚定，听起来简直比他这一整天说的其他话都要泰然自若。我忍不住笑了起来，“好吧，他之所以名字里有个‘大’字可不是没理由的。他这辈子都名副其实，除了脾气之外。”

“真糟糕，生出来的时候他没再努把力。”老头子喃喃自语，同时继续在棋盘上碾压我，“要是他更像那个小辣椒就好了。你懂的……长雀斑的那个。”

我咯咯地笑了。当我终于彻底被将死的时候，周围弥漫着温暖和欢乐的气氛。“是啊，唉，谁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吧。而且我敢肯定，要是没有大麦克当榜样的话，苹果杰克也不会那么彪悍了。”

“这就是家庭的意义所在。”花岗岩喃喃着，他重新收拾好了棋盘，我都没来得及阻止他重新开局。立刻，他就开始落子了，我忙不迭地招架他的攻势。一直以来，他的视线中始终飘荡着一股沉闷的疲惫感。“无论如何，家庭都会团聚在一起。这跟钱或者酬劳什么的毫无关系，而是生活，在一起相濡以沫的共同生活。就算再艰难也不会失去信心和希望。”这次他被我吃掉了几个棋子，但我并没有因为这胜利而快乐。当我看着他在凝视阴影的时候，不由得顿住了，不过，他依然在和我说话。“我一直……史密斯小姐，一直都羡慕你抚养的这一大家子。”

我咬着嘴唇，最后终于开了口。“你以前有没有跟我谈过这些，曳步先生？”

他的眼睛慢慢睁开，又慢慢闭上。“嗯……我……我不知道……”慢慢地咽了口唾沫，他的头垂了下来。“可是小慈……小慈她……她说……”

他的声音渐渐消失，很快便被低沉的鼾声取代。他就这么坐在椅子上，脑袋无力地垂着。

紧张和尴尬又重回我的心头了，外面传来了护士拖沓的蹄声。因为轻微的恐慌，我觉得这趟拜访已经够久了。于是我离开了他的家，不过先从附近的椅子上抽了一条毯子，仔细地在他虚弱的肩上盖好之后才出了门。

那天晚上，我实在难以入眠。我把彗星蹄的笔记放在身边，还有所有试图整理出“孤寂的挽歌”徒劳尝试的那些笔记。可是，我几乎连一页都没仔细读过。我就这么躺在阴暗的小屋中间的小床上，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

此刻我想的不是暗影降临末期坎特拉皇城燃烧的废墟，也没有考虑**无名之谱的遗忘领域**，而是陷入了某种异样的情怀之中。我看到了沙漠之中充满战乱的村庄，我想象着斯马林格勒外的流动医院，受伤的士兵们正在接受挽着老式发髻的护士们的治疗。我看到了装满闪电苹果酱的罐头在洋溢着旧日风格的市场上

摆设售卖。我看到国际象棋的棋子上落满了灰尘，就像墙壁上挂着的家庭成员照片上那些面孔一样，那么富有，那么遥远，无力摆脱如此漫长而冷漠的岁月沉淀。

在这阴霾之中的某处，我希望……我祈祷，有一些值得微笑的存在。而且虽然很短暂，但是我的确看到了。是不是真的只能玩国际象棋才能把它从曳步先生的记忆中引出来呢？他很明显和史密斯奶奶以及她的家庭有过一段共同的历史。我很明白这完全不关我的事，可是……

他还能担当得起自己的使命吗？这样的一只小马，在失去了支撑他存在的记忆支柱之后，还是他曾经的自我吗？当我们昔日拥有的一切都被剥夺之际，我们会是什么呢？一块空白的墓碑是否还值得铭记吗？如果说有什么还值得去做的话，难道我们不该从内心深处发掘出那些本属于我们的东西吗？

我有一个诅咒需要治愈。一直都有。这是我生命之中最大的矛盾所在。

可是，花岗岩·曳步又如何呢？诅咒就是他的生命，或者至少是他剩下的余生。我满脑子都是他，他的小房间，他落满灰尘的棋子。我实在忍不住去猜测，当他早上睁开眼睛，投入这个比历史上任何沙漠都更加荒凉的世界之时，他会想些什么呢？他的思绪会充满迷惑和恐惧吗？他是否每分每秒都生活在惊慌失措的喘息中？他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迷宫之中最终能找到自己的目标——就像彗星蹄那样，还是注定要陷入疯狂？

“在斯马林格勒，他们可不会崇拜露娜或者塞拉斯蒂娅，史密斯小姐。”花岗岩说着，在晨光中把一枚黑色的棋子推过整个棋盘。“那里崇拜的是‘群星女王’。这就是斯马林格勒的小马们在一个庙里同时拜祭两位天角兽姐妹的古怪习俗。也就是因为这样，塞拉斯蒂娅多年以来从没在那个城镇升起过太阳。斯马林格勒的小马们希望两位公主不管什么时候都在一起。不过因为露娜变成了囚月之马……哈，这可真有点难啊。”

“花岗岩先生，”我开了口，玩了命护着我的棋子的同时对他露出了微笑。“听我说。”我刚一到这里，他二话不说就开始跟我下棋了。虽然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在表达他对我的某种熟悉感，不过我决定和他一同玩下去。我可没有足够的水平告诉他这一局其实是在没下完的上一局基础上继续。反正他都已经坐在椅子上了，于是我们就继续下去了。无论如何，很短的时间内，老头子就主宰了整场比赛，就好像他一开始就拥有所有的棋子一样。“如果我告诉你，露娜公主已经从月亮上被救出来了，而且不再是梦魇之月了，那会怎么样呢？”

“呸！别瞎编皇家姐妹的故事，史密斯小姐！”花岗岩啐了一口，不过我看到了他嘴角的弧度。“这是角马的瞎话！只有小慈才会开这么粗鲁的玩笑！”

我咯咯笑了起来。“我敢打赌，小慈把斯马林格勒的小马们的马缰都给吓掉了。”

“哦！一直都这样！她甚至让其他护士都脸红！唉，有一回，她给红驰洗海绵浴，中尉还想找借口推脱。直到今天，其他卫兵都以为他的肩膀是在伏击战中脱臼的呢，只有小慈跟我说了。”

我笑个不停。就在这时候，玻璃耀护士拖着蹄子从房间旁路过。一看到我，她就突然停了下来，快步走进了房间里。“对不起，可您是……？”

我清清嗓子，很正式地回答道：“天琴，天琴心弦。”

“很抱歉，心弦小姐。可现在不是访问时间。除非你代表了这位曳步先生的近亲，不然我只能请您离-”

“哦，但我就是啊。”我朝门外指了指。“曳步先生的女儿许愿步已经发了纸条过来了，记得吗？昨晚的事，说我要过来？”

“纸条？”护士迷惑地皱着眉头。“什么纸条？”

“你没见到？”我又指了指。“她放在护士站了。”

“真的？那我得去看看。”她转身出去了。“请先等一下。”

“嗯，没问题。”我平静地注视着她的背影远去，五英尺，十英尺，十五英尺。一阵寒颤过后，我理了理连帽衫，转回了国际象棋游戏。“那，斯马林格勒的小马们大部分时间都做些什么呢？”

“嗯……”曳步先生努力把他的王后移过棋盘。“他们制造砾石。”

“是吗？那他们用砾石做什么？”

“更多砾石。”他的王后倒了下来。“哦，见鬼……”

“哦……嗯……”我笑了，礼貌地用魔法把他倒下的棋子飘了起来。“走哪里？”

他清清嗓子，平静地靠回椅子上。“C 6 到 C 2。”

我帮他把棋子移到位置上，吃掉了我自己的棋子。看着我自己那些在棋盘上冲锋陷阵的将士们，我喃喃道，“你知道吗，我来这儿之前也在镇里问了一圈来着。”

“真的，史密斯小姐？你什么时候到了斯马林格勒的？”

我不紧不慢地绕开了这个细节。“而且我听遍了这位国际象棋冠军的传说，在他的时代，他可是一位传奇。他连续四次赢得了艾奎斯陞亚国际象棋冠军，创下了世界纪录，甚至还和蓝血王子二世来了一场较量，顺带一提还赢了。你能想象吗？一位平凡的陆马企业家也能战胜高高在上的皇室成员？”

“呵呵……等眼见为实的时候我就会相信的。”曳步先生咕哝着，“他有没有给自己赢几个奖杯啥的？”

“嗯……”我的视线越过他头顶，十几块牌匾正高挂在他背后的墙壁上，铭刻的文字和日期辉映着朝阳闪着金光。“有那么几个吧。”我重新看着他笑着说道。“我相信，没有小马曾经超越过他。”

“少说废话啦。你这一步还走不走啦？”

我笑着移动了我的骑士去迎战他的王后。“你今天早上心情看来不是很好啊。”

“这你能怪我吗？！脏钱开会迟到了！他老是迟到！我发誓，之所以他能获得闪电苹果家利润的更大份额只不过是因为他家先住在这里而已。我生在马尔的摩又不能怪我！要不是为了打仗，我老早就在这儿安顿下来了。哼，我本来都能比你先来的，史密斯小姐！”

“但要是那样的话，咱们还怎么遇见呢，曳步先生？”我朝他笑了，“而我又怎么能遇见小慈呢？”

“小慈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你知道，我可没法跟她讲理。”

“我知道吗？”

“嗯……我还以为你够了解了呢。毕竟你们俩聚在一起都多少次了。”他指着自己的一个兵，“B 7 到 B 5。”

我帮他移动了棋子，让我的骑士身处险境。思考着是干掉他的王后还是拯救我的骑士的同时，我又开了口，“你见过我们俩同时在一起吗？”

“嗯？谁？”

“小慈和史密斯小姐，嗯……我是说-”

“没有！”他忽然啐了一口。“方圆几里地之内一个妹子都没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上次在斯马林格勒的时候，蓝燕麦四处跟女生调情才那么频繁那么过火！小慈一直都知道要离他远点儿，她说过之后，我也知道是为啥了！”

“嘿……你麾下的卫兵还有他们跟妹子调情的方式怎么了吗？”

“估计这对蓝燕麦来说挺自然的，别说出去啊……”

“别说出去什么？”

他喘息着，露出了恶作剧的笑容。“其实他以前的名字叫‘大燕麦’来着。可是他在征兵站惹了征兵站的官员。我跟你说吧，要是云中城的女生发飙抛蹶子的时候踢了你身上不该踢的地方，那时你就会懂天马能踩出水来的可不只云彩了。”说到这里他又喘起来了，我意识到他正在大笑不止。

我茫然地盯着他一阵子，不过很快就放弃了，而且一直笑个不停-直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拖着蹄子进了房间里。

“很抱歉，小姐。”玻璃耀护士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可现在不是访问时间。除非你代表了这位曳步先生的近亲，不然我只能请您离-”

“哦，但我就是啊。曳步先生的女儿许愿步已经发了纸条说我要过来了。那纸条应该是放在了护士站才对。”

“哦？什么时候的事？”

“就在昨晚。为什么你不去看看呢？”

“请先等一下。”她快步走了出去。

我回头重新投入棋局，又笑了起来。

“那是谁？”花岗岩喘着气问道。

“就是个谁。”我清清嗓子。“那，再跟我说说沙漠的事吧。”

“夕阳西下，就和现在一样。”花岗岩说着，眼睛里闪过一丝遥远的光芒。“整片大地到处都沾染着色彩，你会发现那并不都是沙子，尘埃，还有死亡。在那些岩石当中有漂亮的色带，像漩涡一样旋转。从红色到橙色，琥珀色到棕色。”

我们坐在退休中心露台边缘的一对摇椅上。我的日记漂浮在我身边，一边懒洋洋地在书页上涂鸦，我一边听着他的话。

“几个世纪以来，斑马们祖祖辈辈都看着这些色彩。”他说道。“而角马却把它们毁得七零八落的。为了什么？钻石，石头，藏在大地里面的那一大堆垃圾。”他牙关紧咬，揉着椅子面上的木头纹路。“当我第一次服从使命召唤的时候，我

还一点儿都不想去打仗呢。但是当我看到了那些丑八怪们想对那些美好的事物干些什么之后……”他的眼睛在颤抖，嘴唇也绷紧了。“你有没有失去过无可挽回的东西，史密斯小姐？”

正在绘制烈阳高照在沙地的草图的我停住了。我抬头凝视着他，轻声叹息之后，我开了口。“比我想得还要多，曳步先生。”

花岗岩咳嗽了一声，然后又是一阵咳嗽。他靠在椅子上，虚弱地凝望着小镇火红的地平线。“‘追随雏菊’。”

我的耳朵抽搐了一下，朝他瞥了一眼。“您说啥？”

“你的头发上缀满了菊花，我都不知道这么远的地方还会种花。好长的一段跋涉啊，我一路上都跌跌撞撞的。可我不介意。你和我都明白，我明天就要调走了。是你让这一刻化为了永恒。你，还有你美丽的青丝。我闭上了眼睛，忽然之间，我周围就化作了我的舞场。那感觉……就像在屋外的河中游泳。”

我微笑着，叹出温暖的气息。“我们肯定有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他笑了，那声音充满了爱和忧伤。“哦……哦亲爱的，不是你。你的男朋友会宰了我的，史密斯小姐。他总觉得我跟脏钱想要的可不只是闪电苹果酱。这个我也不能怪他。看遍了那些沙子，看遍了那些死亡。我……我的样子一定非常非常寂寞。”

“那……”我咽了口唾沫。“谁，曳步先生？”

“我……”他咬着嘴唇，低头凝视着我们蹄下的露台地板，脸绷得很紧。轻柔的风吹拂着他灰色的鬃毛。“我不是故意吓唬许愿步的。小慈觉得我对他太严厉了，可能是真的吧。只是……小岩有点太过分了。我不能责备许愿步站在他那边，毕竟他们是亲姐弟。可他在做的那些投资简直是胡闹，他会让一家子疏远钱家。我不在乎骡丁汉的生意什么的，我们的这个小镇正在发展，它需要我们这样的小马。它需要……”他的脸再次绷紧了，一只蹄子抬了起来。一时间我还以为他会朝前迈步。

所以，我急忙冲了过去，想要搀扶他。可他对我的支持毫无反应。他只是颤抖着，既没站起来，也没靠回去，轻声的话语喃喃而出。

“你是怎么把你的孩子们教得这么好的，史密斯小姐？我真希望我孩子们也听我的话，我只是不想让他们走得太远，不希望他们像我这么漂泊。要是我本来留在马尔的摩的话，要是我没有去坎特拉皇城的话，我就不会被招去了。本来我没打算去应征入伍的，我父母也从来不想我去。现在我知道是为什么了，我可不希望小岩和许愿步以后也这么知道……知道这滋味儿……”他咧着嘴，一脸的痛苦，双眼发直，仿佛凝视着无形的深渊。“小慈讨厌我说角马的坏话，她只是不知道。她从没见过他们的内心。简简单单就分崩离析的东西……根本没有精神和灵魂。实在是……丑陋……太丑陋了……我……”他的嘴唇在颤抖。艰难地咽了一下，他朝我看来。“史密斯小姐？”

我更近地凝视着他。“是，花岗岩？”

他喘息着，颤抖着，最后开了口。“让你的孩子们留在他们该在的地方。别让他们走得离苹果家太远了。”

我慢慢地点点头，轻轻拍着他的蹄子。“我会的，花岗岩，我一定会的。”
他咬着嘴唇，痛苦地看向熔化的地平线。

我和他一同望去。过了一会儿，我鼓起勇气问道，“你还能看到那些色彩吗，曳步先生？”

“我……”他喘着气，“我不知道。太阳……太阳是在落山，还是在升起？”
一时间我有些为难。最后，我笑了起来。“这有什么关系吗？”

他眨了眨眼睛，终于也笑了笑。我不知道这有没有让我或他更加放松，但是在非常短暂的一瞬间，空气变得非常温暖。

“替我跟脏钱说一声，”当天晚上，当我轻轻搀扶着他顺着昏暗的走廊回到他的房间时，花岗岩说道。“告诉他，下周的会议我参加不了了。”

“我看看我能做什么吧。”我说着，轻轻拍着他，把他领到了他椅子旁。昏暗的灯挂在墙角，照在他满是皱纹的毛皮上，映出橙色的光泽。“不管怎么样，我相信他会明白的。”

“最好如此。”花岗岩哼了一声。他疲惫地坐了下去，深深陷进了毛绒椅子里。“我可不是吹嘘，不过这十年以来，这些生意的重头戏都是多亏了我。”

“不知怎么的，我一点儿都不怀疑呢。”我朝他眨着眼睛。

“你是谁啊，也跟我顶嘴？！”他声音很严厉，但是却露出了一丝微笑。“你跟我一块儿共事的时间比脏钱可长了去了！当初我们专门存了一批闪电苹果酱结果后来卖到脱销的事儿呢？”

“嗯……”我给他下半身盖了一条毯子。“我觉得脏钱恐怕不会喜欢的。”

“是吗？所以呢？那你伺候他去吧！”

“但是他可是拥有一切呢。要是他发现了会怎么样？他会对你、对小岩还有许愿步怎么样？”

“那我就让红驰好好给他一两个教训。”花岗岩厉声回答。“我怀疑脏钱能有角马一半的厉害么？”

我无奈地皱着眉头，但还是努力陪着笑脸。“也许你说得对。”

“我当然对了！我一直都对！至少比我该对的时候要多。”他长叹了一口气，蠕动着身体，更深地沉进了椅子里。他朝墙壁上悬挂的那一大堆照片望去，不过我很怀疑那些照片激起的不过是他心中转瞬即逝的思绪。“小慈说我是个糟糕的士兵，我老是考虑太多。这就是为什么红驰总是训斥我回到队里去。我就从来没走好过正步，但反正我也努力了，因为需要我这么做。闪电苹果从来不会自己就卖出去的，小岩他可不知道，他以为……以为……”

我只是站在那里，倾听，等待。

咳嗽了几声，花岗岩长出一口气。顿了一下之后，他喃喃着，“许愿步希望我留在这儿。她说最好如此。她看着我，可她又没看着我。我知道，那不是她的眼睛，我知道那不是……”

听到这些，我眨了眨眼睛。他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终于浮出水面了吗？我向前倾过身体，安慰地把蹄子搭在他前蹄上。“她最近一次来探望你是什么时候的

事了，曳步先生？”

“嗯？”他看着我，眼睛眯得很细。“谁？”

“您的女儿。她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来的-”

“夏至日庆典！”他笑了，喘着气，继续笑个不停，老脸的皱纹都开了。“真是个小可爱的小姑娘啊，脸上的雀斑和她哥一样。你真该以他们为荣，史密斯小姐，他们长大之后一定会让苹果家族增光添彩的。”

“不，不是我-”我摇摇头叹了口气。“我不是在说绿青草·史密斯的孙子孙女，我是在说您的女儿许愿步。她上一次来探望您是什么时候的事了，花岗岩先生？”

他凝视着我。他的眼睛眨了眨，好像电影的慢动作。“F 2 到 E 3。”

我眨了眨眼睛。“咦？”

“嘘……但是别告诉蓝燕麦哦。”他笑得很疲惫。“他还觉得这招根本不会管用呢。”

我瞥了一眼国际象棋桌，然后又重新注视着他。“花岗岩，我-”我打了个寒颤，最终闭上了眼睛。片刻后我又轻轻抚摸着他的前蹄。“我……我不会告诉蓝燕麦的，您不用担心……”

“别担心。别在乎小慈说了些什么。”他喃喃着，眼睛注视着深夜沉睡的黑暗地平线。他的头朝着椅子倾斜了过去，灯笼的光芒似乎从他身上消失了。“她希望我别再烦恼了，就好像脏钱告诉我别再为了那些数字烦恼一样。他觉得我在给他下绊子碍他的事，你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史密斯小姐。就只有红驰，只有他不会跟我顶嘴，可那是因为他一直都在忙着冲我大吼大叫的。我从来都不想像他那样冲着孩子们大吼大叫，不管他们干了什么好事也好。不然，他们也会变成蓝燕麦的。我一点儿也不希望那样。你又会想吗，史密斯小姐？”

我张口欲答，却又迟疑了。很不情愿地，我反问他：“那，您想要的是什么呢，花岗岩？”

“我？”他结结巴巴，随着深呼吸，他的肩膀仿佛都垮了下去。

我点了点头。

他的视线扫过整片地板，有什么东西在灯笼的光芒下闪烁。当他突然以一种超凡脱俗的声音开口说话的时候，我发现那是一滴泪，正在顺着他的脸庞缓缓滑落。“我只想回……回家，史密斯小姐。”

一时间，我无言以对。当我用两只前蹄抚摸他的蹄子时，只觉得喉咙疼得厉害。我的声音几不可闻。“我也是，花岗岩。我也是。”

头顶星空，我站在我小屋的露台前，端着我的七弦琴，随意弹奏着音符。我不知道自己弹了些什么音乐，而我也不在乎。“暮光安魂曲”和“孤寂的挽歌”乃是道路上的幻影，是并不属于我的鬼魂。因为，突然之间，一切的真实都汇聚到了当前了。

只有当下，所有的一切才全都是现实，我们还有什么保证吗？过去是带着偏见的假设，未来是一厢情愿的假象。当她把现实演绎成不同的模样时，她只不过是重述一个故事，在她歌唱之前也好，歌唱之后也罢，都是一样的粗陋不堪。

当我死了，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活在世上的小马们可能永远不会再记得我。但是这又怎么样？我空虚的明天就是他们远在未来的今日。那时候不管我存在与否，未来的今日，那现实都将任他们随心所欲。

一直都是这样，不是吗？如果每一个生命都如此宝贵，那为什么我们不为每一个曾经存在的生灵建一座庞大的图书馆呢？看来，感情在这个世界上是难以承受的。众生之中，总有些生命更容易被抛入时间的垃圾堆。不然的话，为周围那些走向死亡终点的万千生灵机械地记录他们的生平，那是多么枯燥乏味的生活啊。

不过，当然了。我们也能牺牲自己，去尊重生命之中一小部分来去匆匆的事物，那些对我们最重要的思想，最有价值的地方，还有影响了我们生活的小马们。可是，我们当中又有多少小马真能那么高尚，那么慷慨，那么满怀荣耀地舍我们自己而不顾，专门去敬重那些暂时踏入我们生活中的生灵呢？生命是我们存在、表达、创造艺术的一次宝贵的机会。我们怎么才能去做那些事情，去为他们带来他们应得的，却又太过于虚弱，无力自己承担的荣耀，却无视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流逝的时光？

自然，在某处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我从没有达到过这样的平衡。实际上，我也从没去尝试过。我还记得，有一次我曾经向小蝶说教，说我记得我奶奶的名字。对我而言，这点儿成就几乎微不足道。可是，实际上我也就只记得她的名字了，根本谈不上亲密，我这点儿微薄的理解根本不足以去理解和尊重她的希望 and 梦想。

当我奶奶过世的时候，我还在上中学。有很多课业都要努力，但也不是说日程就完全被占满了。无论如何，当她弥留之际，学业什么的并不是我拒绝去看望她的借口。我的父母——曾经犯下溺爱错误的父母，让我有了自己独居避世的自由。

结果呢？日复一日，我只是躺在床上犯懒，任凭自己慢慢沉入岁月的黑暗深处。在她弥留的那几个小时里，我根本没想过去探望她，为了每一位对她而言有意义的生灵去为她道别，愿她安息。那一晚，她过世了。我后来才听到了这个消息——两顿饭之间的时候，就好像平常在家里走廊中听到了其他那些关于天气或者政治之类的闲谈一样。就我所听到的，她的肝脏和胰腺都液化了。基本上，她是被自己的体液给溺死的，就像溺毙在寒冷岸边的小马驹。一个月之后举办的葬礼感觉也像是一场课后彩排。我继续过我自己的生活，思考着我自己的未来。至于被带到坎特拉皇城上层陵墓中最终被封入不透明的花岗岩和金色名牌后面的那一罐子骨灰，我基本上是无动于衷。

多年以来，我也长大成年了。对于自己对她的遗弃，我从没有什么遗憾之情。这还是我来到小马镇之前，变成一个孤独的幽灵很久以前的事了。而后来，我才发现了被忽视、被遗忘、最后湮灭于无形是什么意思。只要有其他的小马还能叫得出你的名字，只要还有这份脆弱的保障，世界就充满了温暖。不需要她的歌，我也会冰冷彻骨。因为无名本身就好比真空的宇宙更加严寒。

但是，被遗忘的意义是什么呢？还有，忘了你自己被遗忘的事，又算什么呢？这会让你沉浸在幸福的无知当中吗？或者会让你感觉到迷惑、悲伤、寒冷，就像一颗关在罐头盒子里的石子一样叮当乱响，试图闯出一条出路？

试图找到……回家的路……？

我在思绪的挣扎中停顿了，把我的七弦琴抱在胸前。我紧紧闭上了眼睛，只要我想起了花岗岩·曳步那空洞的眼神，我就忍不住想要流泪。他找不到回家的路，彗星蹄博士也找不到。而且，尽管我不想承认，我怀疑我的奶奶，曾经可能也一样……

但我拥有挽歌，我拥有**无名之谱**的笔记，我拥有地图。不管多凄凉，多可怜，回家的路就在我面前。那我到底是在干什么呢？为什么我在浪费时间？

使劲抽了抽鼻子，我的面容刚硬起来，硬生生起身闯进了我的小屋。我收拾好马鞍包，抓起了那颗音石。最后，我抄起了那张乐谱，塞进了我的日记里面。在沉沉黑夜的裹尸布之下，我带齐了必要的东西，坚定地走向了小马镇的中心。

整个小镇都在沉睡，笼罩在我身边的是梦幻般的死寂。我发誓，有时候我觉得就算我扯着嗓子吼个声嘶力竭也好，他们在听到我的呐喊声之前就会忘了有只小马在大喊大叫。通常，感觉自己如此重要的时刻反倒是最无足轻重的。

我到达了小马镇的中心，走进了整个小镇对我而言最温暖的地方。其实也没什么温暖。当我把音石摆成圆圈，端着七弦琴站到圈子正中的时候，我依然在连帽衫里浑身发抖。此刻，我就站在差不多十四个月前梦魇之月降临的位置上，露娜在千年的流放之中是否也曾经悲痛欲绝呢？或者，梦魇之月这层铠甲一直让她沉浸在幸福的无知之中呢？

很快，我就会明了所有的一切，或者一无所知。反正只要是情况发生了变化，那就无所谓。不管好坏，彗星蹄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他的探索之旅从未完结，那也没关系。我还得花一阵子来解决呢。不知怎么的，如果说又有哪只小马不得不为我们俩收拾残局，似乎只有再过一千年才合适。一切都会恰到好处，只要这意味着揭示她，还有她的歌。

我稍稍停顿了一下，周围空无一物，只有我冰冷而紧张的喘息。不管小马镇的黑夜有多么黑暗多么寂静也好，我都感觉自己仿佛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在那些被遗忘的真实历史之中，还有多少小马被赋予了我所拥有的力量，有机会穿透现实的屏障，真心希望能变得更好而改写整个宇宙？

而且，一切真的会变得更好吗？我越是学到更多，就越是怀疑这是不是我真心想学到的东西。如果我发现我并不孤单呢？如果也有其他小马身遭诅咒，而且就在我身边，我却永远看不见他们呢？如果现在这里就有一只小马，就在我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冲着我的面孔嘶声尖叫，可我却从一开始就没注意过他或者他呢？

可我已经没理由再拖拖拉拉了。我已经到了位置，而且准备好了。其实我一直都已经准备好了，只不过泪水偶尔会蒙蔽通往我目的地的道路而已。我拨动了七弦琴的琴弦，奏响了“暮光安魂曲”的前几个音符。小马镇的空气中萦绕着如泣如诉的旋律，只有群星默默地担当着我的听众。尽管如此，凭借如同墓碑一般的优雅和耐心，我奏完了第八首挽歌。静静地坐在这里，等待着光的来临。

而它没有来。

我打起了哆嗦，以飞快的速度，我把我的日记掏了出来。再一次，我仔细阅读着那些改变了的页面。泛着光芒的文字依然像之前一样明亮而闪烁。然而，上面记录的词汇没有丝毫的变化，和我之前读过的东西别无二致。它们拒绝改变，它们拒绝向我透露记下书写日记时所发生的真实。

我无声地咒骂不已，为什么，我不明白。怎么什么都没发生！彗星蹄也是这么做的，他就成功了。为什么我一点儿真相也没看到？难道是不够勇敢吗？难道我还不夠绝望吗？

我急忙忙地，我再次演奏了安魂曲。这次的音乐因为太过于卖力而十分难听，我弹奏每一个音符的时候都使出了吃奶的力气，而当演奏完毕之后，我呆呆地站在我那些闪烁着光华的日记条目前，依然像是一个无能为力的失忆症患者。

我沮丧地坐了下来，满脑子都是郁闷。我苦苦思考着，深入发掘着我所有的逻辑，只为求得一个解释，为什么新的知识之门没有在我眼前敞开。

然后，答案砸到了我身上。就算身处全小马镇最温暖的地方，也无法遏制那股发自内心深处的彻骨寒意。

“我没有唤夜者。”

我颤抖着用一只蹄子按在额头上，但是却身体一软，颓然瘫倒在小镇中心。

“塞拉斯蒂娅在上啊。彗星蹄他有……可我没有……”

唤夜者——创世圣歌的最后一块实体碎片，直到最后都一直在他那里。他是一缕遗忘的无名之魂，拥有区分真实和虚伪的能力，而他却是拥有那件远古乐器的最后一只小马，也是唯一一只小马。

而我又拥有什么？

叹息着，我闭上眼睛，把下巴枕在了草地上。一时间，我都在想要不要就干脆死在这里得了，就算我能得到最好的东西也不过是一块无名的墓碑。

忽然之间，回家之路变得无限遥远，远得超出了我的想象。

“B 6 到 G 6。”

我盯着那块方方正正的棋盘，满眼尽是黑白相间的格子。我在想着，如果生命不再需要色彩，那生活将会变得有多可爱。

“你耳朵眼儿里塞了苹果籽儿吗？！”坐在桌子另一端的花岗岩·曳步咳嗽着，喘着气拍着桌面。“把我的车移到 G 6 去！”

“哦……嗯……”我猛然惊醒，不安地扭着。“实在抱歉。”我飘起了他的车，用魔法把它移动到我的国王和王后对面。“我有点儿心不在焉。”

“最好别去他们那些铠甲制造厂干活儿。你的蹄子结实得很，不过它们最适合踩的是土地，而不是那些粗铁块子。”花岗岩在他的座位上有点摇晃，午后的阳光照着岁月刻印在他毛皮上的刚硬线条。“雌驹就该离前线越远越好。小慈都已经是够近的了。她看到的鲜血实在太多了。虽然红驰他整天就又是吼又是嚷嚷的，但比起小慈，他真的就只是个胆小鬼。”

“是啊，”我说道，茫然地点头。“我们之中最好的。”

“史密斯小姐，你还好吗？你看起来好像没睡好。”

我叹了口气，移动我的王后去吃掉他的车。可是这样一来，我就把我的国王直接暴露给了他的主教，等于是自寻死路。这种弄巧成拙的举动一定是惊到了他，因为他一时间沉默了下来。我觉得这是发言的最佳时机。

“曳步先生？”

“嗯？什么？”

“我不是史密斯小姐。”

他眨了眨眼睛看着我。“你不是？”

我慢慢地摇了摇头。“我的真名是天琴心弦，我来这里可不只是为了下棋。”

“哈！好吧，我也看得出来！”他捻起主教，摇摇晃晃地推向我的国王，想要结束这局比赛。“你这局下的简直像个傻瓜！就好像那次我还试着护着蓝燕麦！就是护不住他的卒子，好救他的命-”主教在移动中途掉在了棋盘上。“哦见鬼！”

我帮他把棋子飘了起来，但并没有走完这一步，而是把它飘到了我们俩中间。在窗外透射进来的光芒中凝视着棋子的轮廓。“告诉我，曳步先生。如果你让一切都回到原样，开始新的生活，你会怎么样？”

“嗯？”他眨着眼睛，斜着看着我。“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史密斯小姐。哪儿需要我们，我们就在哪儿。不是吗？”

“我不是史密斯小姐，花岗岩。这里也不是香甜苹果园，也不是斑马大陆的沙漠，也不是斯马林格勒的营地。这里是小马镇，这里是你的家。”

“小马镇？家？哎，我在那个遭殃的地方干活儿干了很久了，不是吗？只要我有机会，就会回那里去。可-”

“是什么阻止了你？”

他在座位上僵住了。

我继续逼问。“是什么阻止了你去小马镇，曳步先生？”

“嗯……”他嘀咕着，蹄子在棋盘边缘摸来摸去。“天气，那些该死的天马，**贪食精灵**，还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

“你不想住在那地方吗？”

他只是咬着嘴唇。

我轻轻一笑。“你想在哪儿呢，花岗岩？”

“嗯……”他在座位上摇晃着，毛皮的皱纹挤在身体两侧。“舞场，只要再久一点儿。在得到出发的命令前，我想先去那里，很快我就除了沙子之外什么也看不到了。”

我露齿而笑，把蹄子伸进了鞍包里。“不知怎么的，我就猜到你想去那儿。”

“你猜到了？”

“嗯哼。”我掏出了我的七弦琴。“这也是我今天去小镇图书馆查阅音乐史的部分原因。”

“斯马林格勒还有图书馆？我还以为这儿的小马都只看指定的东西呢。”

我咯咯笑了起来，“好吧，就这一次，让我们假装能随心所欲吧。”我开始弹奏七弦琴。“如果你回忆起了什么，记得告诉我，曳步先生。”

“什么？一首曲子？我的耳朵可不像过去那么-”说到这里，他停住了，因为他发出了一声惊呼。老马盯着我振动的琴弦，眯起了眼睛。这首曲子很短，然而从他眼中的朦胧来判断，旋律已经带着他的心飞到了不知多远的地方。

音乐结束之后，我把七弦琴靠在身边，朝他微笑着。“怎么样？喜欢刚刚听到的吗？”

“‘追随雏菊’。”他结结巴巴地说。

我笑了起来。“它比我想的要动听多了。我是在一本旧书上找到这首歌的，那本书因为太破旧，几乎都被撕裂了。真好笑，不是吗？我们几乎忘得一干二净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身边的时候居然会有如此的新鲜感。”

他茫然地盯着一片虚空。

我的笑容消失了，我向前倾过身体，把前蹄搭在他前腿上。“嗯……曳步先生？你还在听我说吗？”

很显然，他没有。接下来他开口的时候，那话并不是对我说的，而且甚至都不是对绿青草·史密斯。“你的鬃毛就像丝一般柔顺。”他声音很低。“我问你是怎么打理它的，你告诉我说，等我站完岗之后，你就会告诉我。我忽然意识到，你的意思是想展示给我更多的东西。一个男生该有多么幸运啊，这是整个营地最美的护士，而她想和我一起消磨时间。我从没觉得我有那么帅气……那么快乐……那么……我……”他的目光扫过房间，几枚黑白棋子从他开始湿润的眼中闪过。

“我明白，我之所以会去打这场该死的战争，都是为了你。那些尸体……火焰……我再也看不见他们了。蓝燕麦就在我怀里咽了气，我……我知道他的哭泣声有多安静。你就在那里，陪伴着我一路同行，我，我不知怎么的就是明白，当我回来的时候，你会那么慈祥地和我生活在一起，那么慈祥……”他的眼睛抽搐着。泪水，终于从解冻的真相之中满溢而出。“小慈……”

一时间，我迷惑地皱起了眉头，然后我觉得心跳都停止了。浮现在我眼前的是一片墓地，那么多的名字，都铭刻在林立的墓碑上。我看到了花岗岩的名字，他的墓碑就在那里等待着他。而在它旁边……清清楚楚地，我看到了……就像他看到的那样，那个默默地等待着他的名字。“哦，花岗岩……”

“小慈……”他用蹄子颤颤巍巍地抹过脸庞，已是老泪纵横。那面孔就这样崩溃了，崩溃得如此凄惨。“小慈……你走了……你就这么走了，而且……而且我……我不知道……我们的孩子到底去了哪儿……”

我已经喘不上气来了，我跪倒在地，在他面前蜷成了一团。“花岗岩，拜托！对不起！我真的对不起！我早该知道-”

“哼！”老雄驹抡起前腿就照着我抽了过来，现在我才看出他依然是一名真正的士兵。我摔倒在地，简直惊呆了，任凭他的生活粉碎的尘埃在我周围慢慢飘散。“别来打扰我！我爱她，史密斯小姐！只要我还爱着她，我就依然有活在世上的动力！她的眼睛里只有我！她的眼睛……哦，塞拉斯蒂娅啊……她……她的眼睛……”他哭得上不来气，把脸深深地埋进了前蹄里。“它们再也不会睁开了，再也不会睁开了！快去叫医生啊，许愿步！快去叫脏钱和臭钱！她起不来……她、她再也……再也……”

他在哭泣，但那呜咽声却静得异样。如果我只是个陌生来客，这呜咽声就会混入老年之家响彻不休的呻吟声，喘息声和喃喃声。但我并不是一个陌生来客，而且这全都得怪我。掉头离他而去，这感觉就像是把我的腿硬生生撕了下来。我开始怀疑，我到底是否愿意去这么痛苦地活着，哪怕我的勇气和花岗岩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也好。

“然后他居然敢管我叫小蓝鸟！”云宝黛茜从坐的地方一纵身飞到了方糖小屋最远的桌子上。“我是说，他就看不见这些蹄子吗？！我今天早上又没打算在墓地上堆出雨云来！我是说……真的，有谁想听管场那老头子唠叨什么我看起来像是海蓝色的信天翁还是猎鹰还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嘻嘻嘻……”暮光闪闪咯咯笑着。瑞瑞就坐在她身边，两只小马正舒服地享受着热腾腾的茶。“也不能说是乱七八糟的，云宝黛茜！如果你这辈子只顾着往坟墓里填土了，那难道你不想有点儿什么轻松的来分散一下自己的精力吗？实际上，管场一直把观察鸟类当做爱好呢！”

“倒更像是痴迷！”云宝黛茜哼哼着，“我发誓，那老家伙的蠢脑子里面，凡是长翅膀的东西都是鸟！我可是云宝黛茜！老天作证，云宝黛茜！小马镇的首席气象飞行员！最佳飞行新秀大赛冠军！他最好趁早闭上那鸟嘴别胡说八道！”

“我在这儿的时候你还是消停会儿吧。”瑞瑞评价道，小心翼翼地自己的茶杯里啜饮着。“本来我希望的是聊一聊坎特拉的时尚风格，而不是某只傲慢自负天马的吹嘘，或者小马镇墓地管理员神志不清的不良习惯。”

“你都还没遇见过他呢，瑞瑞！”云宝叫道，“他会说你的鬃毛看起来就像是孔雀屁股上的末端尾毛！然后提前五十年给你调整好棺材的尺码！”

“哎呀呀！”瑞瑞顿时一哆嗦，“你当然是在开玩笑的吧！小马镇怎么会雇佣这种老头子来埋葬我们的至亲至爱？”

“因为这是他最擅长的！而且他的工作很不错！”暮光叫道，“管场也许因为上了年纪有点脾气古怪，但是他这么勤劳，这点儿怪毛病也是可以谅解的啦。另外……”暮光在杯子里啜了一口，又说道，“他大部分时间都是独居，而且看起来一直都那么快乐。反正也没有谁逼着我们去墓地跟他聊天嘛。”

“那为什么不去呢？害怕你可能会学到书里学不到的东西？”

暮光僵住了，她茫然地看着瑞瑞和云宝黛茜。她们也同样惊呆了，因为这句话并不是她们俩之中任何一位说的。

“害怕你会发现自己有一天也会和他一样老，一样被遗忘，所有你那些心爱的爱好都变成了某些陌生小马在茶会上的玩笑？”

眨了眨眼睛，暮光从椅子上转过身来。她的目光扫过满屋子面色紧张的小马们，直到她看到了一张铁青的面容。“对不起……？”

“对不起？你有什么可对不起的？”我大步流星走向她们的桌子，怒容满面。“我是说，真的吗？你真有什么可对不起的吗？！你一直沉迷在成千上万数不清的书本里，知识里。但是活生生的历史就在镇子里等着你，和你的距离就只有一场交谈。身为这么一只举世瞩目从来不会被忘掉的小马，你好像还挺简单就能把

其他小马忘一边的嘛！”

“嘿！”云宝黛茜皱起了眉头，从她的座位上飞了起来。“你这家伙是谁啊？！不许对我的朋友暮暮这么说话-”

“而你呢！”我瞪着她，“你还要被奴役多久？操练多久？忍受痛苦多久才能加入闪电天马？！哪怕你心里其实很明白，实现这样一个梦想只会把你的生活变成假大空的豪华排场！你不得不放弃你所忠诚的所有亲朋好友，就只为了变成那个用尾烟画出来挂在天上的符号？！”

云宝的红眼睛眨了又眨。“我……呃……这……”

我猛地转向了瑞瑞。“还有你！时尚真的就是生活中所有的一切吗？！”

“哦，那当然了！我-”

“你有一个妹妹！她爱你！你有这么多的朋友！她们想花更多的时间陪你！你有一大堆的帅气男生！他们跪在地上求你，许诺给你最美好的浪漫夜晚！所有这么多的美好机会，值得为了一个你可能会真正扬名立万的又遥远又模糊的美梦而通通放弃吗？！放弃一切只为了让自己的名字家喻户晓，然而却没有谁真正了解她，一点儿都不了解！因为最后他们变成的只有一样东西，只剩下了那个名字！这样的小马难道还不够多吗？！”

当瑞瑞战栗着缩起了身体的时候，暮光则是一脸迷惑地歪着头皱着眉，“小姐，你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每只小马都非得有谁告诉他们才行？！为什么就没有谁睁开眼睛看看眼前，看清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不是被学来的，而是应该去感受它！”

我开始喘不上气了。我紧紧拥抱着自己，颓然瘫坐在她们面前。

“你们，都这么美，”我说道，“你们，每一只小马，都、都这么美。生命中所有的乐趣，所有值得保留的东西，都带不过明天。它们并没有遗失在过去，一直就在这里，一直就在我们面前。可你们，你们每一只小马，全都在假装自己有更多更重要的……那些不过是墙壁，环绕在我们周围，保护你们那些愚蠢的，愚蠢的任务也好目标也好……而追求那些空想出来的幸福之路，只会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远。为什么，为什么你们就是不停下来，珍惜你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珍惜你们现在的身份，珍惜你们现在是谁？要是我、我拥有你们所有的：那些温暖，那些欢乐，还有……还有……友情……”

我倾诉着，被眼泪哽得几乎上不来气儿，用蹄子使劲揉着自己的鬃毛。

“要、要是我能拥、拥有这样的友情，要是我有那个能耐被记住哪怕一天，我会死死抱住身边最近的小马，一辈子都不会放开。因为当这一切都逝去，当今日已经不复存在之时，这些都不在了，通通都没有了。没有了……你们、你们不明白吗？没有了……”

我抬头向她们望去，这一眼让我的呼吸顿住了。云宝黛茜一脸痛苦，瑞瑞浑身发抖，暮光闪闪已经掉了下巴。而她们面孔上最重要的神情，则是迷惑。而且并不是只有她们，整个方糖小屋此时一片寂静，所有的小马都沉默了，每张面孔上都一脸惊讶，每张面孔都对准了我，对准了这个格格不入的异常，这个诅咒。自从某个疯子夏至日庆典的街头大吼大叫以来，我还是头一次吸引了这么多小

马的关注。而我知道，这关注转瞬之间就会化为虚无，因为早在一年之前的转瞬之间，它就已经消失过了。

在沉默当中，我再一次听到了我狂奔过城镇中间亡命奔逃的微弱求救声。我的怯懦根本无济于事，花岗岩·曳步的哭泣声依然萦绕在我耳畔。我紧闭着双眼，用蹄子捂着面孔，在冰冷的旋风之中颤抖、扭曲。

我只想给他奏一曲欢快的歌，好把他带回那同样充满了欢乐的地方。可我很容易忘记，欢乐和痛苦都是一样的，只是在标尺的左右两端而已。这个尺度只能衡量我们所有因为当初没去做而永远失去了机会的事物。我在一个脆弱的老者身上，以他生命崩溃的边缘做了实验。对于一只对永恒如此执着的独角兽而言，我似乎根本没有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也没有因此而遭受苦痛。

“我很抱歉。”我呜咽着。

“小姐，拜托。”暮光的声音满怀安慰，在我感觉简直像是剧毒。“坐下来跟我们好好聊聊吧。告诉我们到底是怎么回-”

“我只是……只是……”我哽咽着，一转身，远远逃开了她向我友善地伸来的蹄子。“我真、真的很抱歉！”我狂奔出了方糖小屋，冲进了泪之海中。

我已经忘记有多少夜晚无法入眠了，更重要的是，我也失去了去数这些夜晚的心情。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盯着窗外的星星。真想知道，宇宙族母是否也曾心怀类似的情感仰望众多星座。我想知道，她珍惜自己所创造的一切吗？亦或是她在这个宇宙中创造万物，只是为了去寻求爱和被爱的意义？

成为一位女神，化为不朽之身，把自己从那些仅仅是爱好而非必要的东西中解脱出来，肯定是极不寻常的。难怪塞拉斯蒂娅公主会和暮光闪闪如此亲密。选择拥有一位学徒，在浩瀚的时间汪洋之中格外珍惜这渺小如尘的一滴，是充满何等爱意的体验啊。

我真的非常珍惜这个小镇的小马。我爱他们，是因为我选择去爱他们。他们会忘记我，我的记忆在他们脑海中随风而逝，就像是垂死者的最后一丝呼吸。但这并没有消除需要，需要去爱，需要被爱。需要承认我们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不仅仅表现得只是存在。

我爱着暮光闪闪，我爱着云宝黛茜和瑞瑞。更重要的是，我爱着花岗岩·曳步，尽最大努力去爱他，关怀他。我从来没有这样去爱我奶奶，甚至也从来没这样去爱我父母，但我希望能这样，用一切我无法提供给他们的方式爱着他，关怀着他。

夜色消逝，我蜷缩着身体，紧紧闭上了眼睛。本来我还以为我把自己在这天地间能流的泪水都流干了，但是随着新的一天降临，另一层新的领悟令我肝肠寸断。尽管那天在方糖小屋，那只歇斯底里的小马可能胡说八道了一通，但如果我从来没遇到过花岗岩·曳步，如果我从来没试着去和他交朋友，那么一切都会比现在好得多。

而且，我们之间这段“关系”到底变成了什么？我对他而言根本是完全虚假

的。我是绿青草·史密斯，或者是蓝燕麦，或者只是哪个护士。我不过是他那破碎记忆的混乱湍流之中偶尔实体化的媒介。不知怎么的，我还曾经希望他从中恢复某种理性和逻辑，就好像我对彗星蹄博士所期望的那样。我永远都无法和雪石膏交谈，但是我可以和花岗岩交谈。这真的就那么简单，那么自私，那么可悲吗？

我为花岗岩弹奏了一首曲子，他看到了光明。当然，我本该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的。生命在苦涩而冷酷的音符之中画上休止符不是没有原因的，八十年，这时间已经够久了，久到足以失去更多生命之中的宝藏。生活在失去了他们的阴影之中，小马们再也不用记得什么了。他们只需要安宁，需要受到尊重，需要友谊。我本该自己默默离开的，可我没有。我为他演奏了“追随雏菊”，因此而随之而来的清晰记忆，让他重新了解了小慈是如何离去的，而这只会让他更加心力憔悴。忽然之间我非常悔恨，要是我能收回当初为他演奏的曲子，专心去研究无名之谱，那该多好啊。

从我口中吐出一声轻叹。我眼睛睁开了，一翻身坐了起来。擦干眼睛，我再次凝望着窗外。

群星闪耀，距离我们是如此遥远，浩瀚而巨大。想要去参透那样的谜团对于生命而言是毁灭性，那是穷其一生也看不到尽头的使命。然而，这并没有让那些星星失去了观赏价值。要把夜空擦拭干净，只留下一片空白的天空，这很简单很方便就能做到。但要是那样的话，一切美丽的事物将会怎样？

就在此时，我醒悟了一件事。宇宙族母有一个永恒的瑕疵，她的一个错误引发了后面所有的错误。当她为她创造出遗忘领域之时，当她把她埋葬在苍穹间时，这并非勇气，也绝非高贵，只不过是怯懦而已。如果我就这么抛下花岗岩·曳步独自离去，就像她抛下她独自离去一样，那我就会变成和她一样的懦弱者。变成当初那个任凭自己的奶奶溺死在自己体液之中不管不顾的小姑娘一样的懦弱者。

这一次，没有更多的眼泪了。我真的沉入了梦乡，只不过是因为我必须得睡觉了。不然，早上的时候我还哪儿来的力气去探望他？

当我慢慢走进小房间时，曳步先生没有坐在他的椅子上。他正在床上，仰面躺着。他现在正醒着，也不知清不清醒。看起来他胸口起伏的次数比真正需要的还频繁。

我这辈子已经见过很多恐怖的东西了。我去过了那个闪电狂乱舞蹈的地方，镣铐加身的小马呜咽着吊在无尽的炼狱中摇晃。可是当我走进这房间里，勇闯遗忘领域的勇气都不够去面对昨天被我抛下的这位哭泣老者的。老天爷作证，花岗岩根本没可能记得我。但这并不重要。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重要的是我记得。我永远都记得。

“我知道您可能没觉得会有什么访客。”我说道，“可我还是想在这里待一会儿。如果您想让我走，我会的。我只是……真的很想再见到你而已。”

“再……？”他的目光缓慢地在天花板上游曳。老马在被子下蠕动着，皱巴巴的蹄子在胸前揉着。“你……你之前来过这儿吗？”

我眨了眨眼睛。他……没有把我错当成苹果杰克的奶奶。莫非他变了？在我面前的花岗岩·曳步还是不是之前那位糊涂的老头子呢？我正在交谈的这位老者是昨天那位吗？

“嗯？”他抱怨着。听到他声音里的恼怒并没有让我心烦意乱，相反，听到他声音这么有力，我感到很放心。“你还在那儿吗？猫把你舌头给叼走了？”

我微微皱着鼻子，忽然松了口气，不由得笑出了声。我走上前去，靠在椅子上，托着下巴盯着他床单下面的躯体。片刻后，我才开口：“对，我之前来过这儿。其实啊，我这周都已经在这儿待了三天了。好吧，如果算上今天的话，那就是四天了。”

“哦？”他咳嗽着，喘息着，好半天才放松下来。“来探访亲戚的？”

“不……谈不上亲戚……”我说道，瞥了他一眼。他的目光依然集中在天花板上。慢慢地，我继续往下讲。“我这周交到了一位朋友，一个我从来没想到的朋友。他的国际象棋下得非常出色，本来我还以为我的象棋水平也凑合呢，不过他可是好好给我上了一课。他也是个非常坚强的家伙，在整个艾奎斯陲亚走南闯北，看遍了各种各样的风景——非常宏伟，也非常痛苦。多年以来他结识了很多同伴，而且……而、而且，也失去了许多。嗯……”

我清了清嗓子，调整着连帽衫的袖子。当我发现沉默依然在继续时，我鼓起勇气，继续讲了下去。

“他有孩子，他们都像他一样智慧，富有。虽然他们有时候该来却不来，可我知道他爱他们……而且他总是尽力替他们去着想。当年他为了从恶徒的魔爪中拯救纯洁的生灵而奋不顾身地前往异国他乡的时候，也是如此地爱着自己的战友。他已经走了这么远，走了这么久，而且……不管他的旅途如何持续，回家的道路都仿佛长得永远看不到尽头……他告诉我，告诉他自己，说他想回家。那时候我明白了，他不仅仅只是一个朋友，他……他……”

我咬着嘴唇。因为替他着想，我擦干了眼睛，哪怕他没有看着我也罢。

“他和我……感同身处。”我的声音在颤抖。“但是他并不知道这回事。而我明白……不，我相信，他应该知道。我觉得，他有权力重拾自我。我努力去让他回忆起一些能唤回自我的往事——那些往事，塑造了他的心灵，让他成为了一只独立自主的小马，而非一具浑浑噩噩的躯壳。我想，如果我能深入他的内心，深入他的灵魂，或许我可以发掘出一个足够大的洞，让他能看清自己的内心和过去……而且……而且找到一些快乐的事情。不管他现在身在何方也好，失去过什么也好，我只希望他能有一份快乐的回忆，只是一份快乐的回忆。”

我颤抖着，闭上了眼睛，只觉得阴影在我们周围越来越浓郁。

“实际上……”我说道，“我本来以为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他。但是，我其实是为了我自己。因为我想去明白……而且现在依然渴望去明白……当这个疯狂的世界的一切都不再属于我，当我已经失去了所有一切的时候，那些思绪，那些回忆，也能让我获得满足和安宁。快乐的回忆，崇高的回忆，安详的回忆，光荣的回忆……因为，最后，我所拥有的……我们所拥有的，就只剩下那些回忆了。只要我们还能承担得起那些回忆，难道它们不该是有益健康的美好财富吗？”

我坐立不安，仿佛能感觉到房间里所有的灰尘。我们都是朽迈的化石，等待着岁月的召唤。我知道他已经和衰老的历程战斗过，而且如此勇敢，坚持了这么久的时间。我自己也不打算就这么轻易认输。

“生活，是如此的特别。它是能发出声音的。但是不仅仅只是声音而已——而是美妙的交响乐。更重要的是，就算乐章再华丽也好，如果只是独奏，也难以奏出优美的旋律。你看，我不知道我的生活是否还能有重演的机会。但是，公主保佑，我想至少保证我朋友可以。”

我朝他望去，结果我只希望没看。花岗岩·曳步的面孔像刚才一样空白。那双浑浊的眼睛依然漫无目的地在天花板上游曳。

在我的嗓子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发紧。下一次的呼吸变成了长叹，我把自己硬生生地从椅子上拽了起来，无精打采地凑到他的床边，轻轻拍着他的一只前蹄。

“好吧……我想我会再来探访他的。不管他原不原谅我，这其实无关紧要。我只是想让他知道我有多喜欢他的陪伴，只要……只要还记得他的声音，我就能更加尽善尽美。就算他永远不会记得我的声音也罢。”

我拖着蹄子从床边离开，穿过房中的阴影，走向出口的方向。刚刚到达门口，我听到了一声低吟。一瞬间我还以为他窒息了，惊慌地转过身来，我看着他的模样。事实证明，他只是在哼歌，至少是尽力试着哼歌。夹杂着喘息声。我几乎听不出他哼的是什麼。但是几秒钟之后，我听出来了。

“‘追随雏菊’！”我惊叫道。

他咽着唾沫，在床上哼哼着。“这歌……一直在我脑袋里，就是不停……我……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紧闭双眼，咬紧了牙关。“花岗岩，对不起。我根本就不该——”

“不用道歉，小慈。”他喃喃着，“和你跳的那场舞是我今生最美好的事，炎热的沙漠都变得凉爽了。当红驰在嚷嚷的时候我都差点儿没听见他。而就在昨天——”他的呼吸变得急促了。

我睁圆了眼睛，眼前这一幕简直让我惊呆了。

花岗岩的面孔既没有痛苦也没有笑容，只是充满了惊奇，仿佛一个孩子有生以来第一次过暖心节。“整个村庄……都空了。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有死亡。我们杀了那么多的角马……沙地都染红了。有一个士兵把午餐都吐了出来，我大肆嘲笑了他一通。其实我没打算那么残忍，只有这样，我才能忍住不哭出来。然后，我记起了‘追随雏菊’，我记起了你丝一般柔顺的鬃毛，还有我们的舞步。就在那时候，我看到了一扇暗门。那门把你鬃毛的颜色，小慈。我指给了红驰看，于是我们一块儿冲了过去。中尉开了门，我带着长矛冲进了地窖的入口。然后……然后……”

他开始有点儿上不来气儿了。我几乎慌了神，想着要不要去叫护士来。但他却又放松了下来，耳语般轻盈的声音继续流露。

“里面，足足有一百多只，简直是一片斑纹的海洋。有孩子，也有父母，那么多家庭都互相偎依在一起。他们还以为我们是角马，他们用沙漠的语言哭泣。我们把门开得更宽敞了，然后他们才看清了我们，我们也看清了他们。我们本来

还以为整个村庄的斑马都死了，可他们还活着，就像生下来的那天一样，都活得好好的……”

花岗岩哆嗦了。他抬起一只蹄子，满脸老泪横流。但这次完全不一样，他是在笑。

“我们让他们出来了，他们并没有要吃的或者喝的，只是拥抱了我们。他们哭泣着拥抱了我们，甚至还亲吻了我们。这就是我是怎么知道的，小慈。这就是我为什么知道这一切都值得。这场可怕的战争，角马的暴乱，我抱着蓝燕麦，听他哭着喊妈妈，看着他慢慢停止了呼吸……为了能发现这么美丽的结果，发现这么多的生命，为了把他们解救出生天，这一切全都值了。没有什么是毫无意义的，一切全都值了。然而，当我想起你的时候，你的美丽和温柔是什么也比不上的，小慈。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在一起跳舞的。”

他哭起来了，声音很轻，几乎细不可闻。但这次，这哭泣并非独奏。我虚弱地靠在他的门框上，泪流满面，却同时远在几里之外分享着他的微笑。

“你应该去找她，花岗岩。”我轻声说道，几乎泣不成声。“你应该去找她，和她一块儿跳舞。”

“就是这样……”他喃喃着，脸上的皱纹变成了温暖湿润的酒窝，那微笑几乎照亮了整个房间。“我想我已经跳了舞，那是多么精彩的一场舞啊……”

我慢慢地呼出一口气，感觉就好像浑身的重量都消失了。“我明天再来探望您怎么样，曳步先生？您能跟我讲讲所有的一切吗？”

“好啊……”他慢慢地点着头，还在吸溜着鼻子。“我……我想我很乐意。”咽了口唾沫，我们的目光相遇了。这是我来到这里之后，他第一次真正看到了我。

“只要……只要你不是太忙着拜访你在这儿的那个朋友的话。”

我笑了出来，擦干了眼睛，朝他笑着。“不，我不会太忙的。这个我可以向您保证……”

他再一次仰面朝天，凝望着天花板。他的头前后微微晃着，呼吸合着“追随雏菊”的节拍。我则是做了歌词要求我做的事，只发现明朗的阳光照耀在我的头顶。

第二天早上比平时更亮，很奇怪，没有往常弥漫的雾气。整整一夜，我都在苦读彗星蹄的笔记，并且把它和我的日记作比较。真想知道……如果半月影活得更久，那么雪石膏最后还会陷入同样的疯狂和绝望吗？他的疯狂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吗？如果他选择集中精力专心于他和他妻子共同创作的那首美妙的歌曲，而不是痴迷于夜曲，他能给我一张更强大的地图吗？

我终于明白如何才能不沦落到他的结局了。痴迷于遗忘领域的生活只会让自己也沦入遗忘和虚无。她的生活本身就是为了遗忘而毫无声息的。我有机会，也有天赋，选择其他的方向。把所有的悲伤和凄凉都归罪于她的诅咒，那不是借口。毕竟，如果曳步先生都能找到足以让他笑起来的东西，那我也一样可以。

带着这种想法，我悠闲地朝他的家走去。一路上，我看到萝卜尖拖着她的货车，我看到蹄小姐从空中飞过，邮包沮丧地挂在身边。然后，我看到了一些让我

当场僵住的东西。

那是曳步先生房间的窗口。从外面，我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他的窗帘不见了。

没过三秒钟，我已经冲了进去，一个滑步在他宿舍的门口刹住了车。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那些空白的墙壁，心里只觉得好像天翻地覆。我目所能及之处尽是空白一片，越来越多的颤抖顺着我的脊椎滚落下来。我看到一张空床上放着几个箱子，里面装满了牌匾，相框，还有折叠的棋盘。

蹄声在我身后停了下来。“我……我能帮你什么吗，小姐？”

我转过身来，一时间有点儿上不来气儿。玻璃耀护士担心地看着我，我看到她眼中蕴含着什么，不知何故，就和我身后的房间一样空洞。抬头望着门上的号码，我咽了口唾沫，悲伤地注视着她。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她朝房间里瞥了一眼，静静地叹了口气，然后重新迎上了我的视线。“昨天午后接近傍晚时分的事了。他中风了，这也不是头一遭，但这次是在他睡着的时候。真抱歉你是这么知道这消息的，你和曳步先生有关系吗？”

“我……”我的视线在房间里四处漂移。我咬着嘴唇，用蹄子揉着鬃毛，只觉得一阵寒意从我身上扫过，仿佛熟悉的拥抱。“这里……现在变得好空啊……”

玻璃耀护士慢慢点点头。“十二房已经拥挤了好久了。现在曳步先生的家庭合约已经作废，不再拥有这房间了。所以很快，十二房的某位住户就会搬到这里来。那个可怜的老先生啊，他等了这么久才能拥有这样的小窝。不过直到现在，还没有谁能租得起这些宿舍，除了曳步先生的亲戚们。”

“我……我知道了……”

她同情地看了我一眼。“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亲爱的？你要跟主管谈谈吗？”

“不用了，我没事。我只是……”我叹了口气，使劲眨眨眼睛，扭头面对她。“嗯……也许你的确能帮我个忙。”

“嗯，请说？”

“请告诉我，嗯……”我扭着身体，“他接下来会怎么样？”

两天之后，我再一次站在他的名字前。“花岗岩·曳步”，现在这墓碑已经被补齐了完整的生辰日期。大理石上依然能看出雕刻的线条。“9 1 8—1 0 0 1”。然后，刻在抛光的时间下面的，是一行单调而孤独的文字。“慈父，士兵，商家。”

我重重地喘着气，此刻，我正站在小马镇公墓，凝视着面前这堆新鲜的黄土。下面埋葬着那位曾经和我下过国际象棋的灵魂。我的头微微一斜，仔细观看着他旁边那座坟墓：“慈祥·真银 9 2 2—9 8 8 爱妻，慈母，护士。”

“好吧，曳步先生。”我低声说道，“这简直就像是一场舞蹈。毕竟，你们俩是那么亲密。”

一阵轻风吹过田野，让我的鬃毛在阳光下卷起了涟漪。冷硬的石头一动不动地矗立着，塞拉斯蒂娅作证，他们永远都不会动了。

我知道有一处**遗忘领域**。我知道唤夜者就在什么地方。但突然之间，这些

对我都不重要了。我还活着。我心中萌生出了一种冲动，找遍整个大陆，去找回半月影和雪石膏的尸骨，只为了把他们一同埋葬，让他们长眠在安详之中，就像我面前的花岗岩和小慈。

“哦！”有个声音在我背后叫了起来，打断了我肃穆的凝思。“露娜在上啊，我都没看见你在这儿！”那位老马笑了起来。“对不起，是葬礼什么的吗？”

我转过身，发现面前是一个有点儿脏兮兮的老头子。鞍包上还挂着一把铁锹。他拖着一辆装满了鲜花的小车，在坟前停了下来，用那双沉闷的灰色眼睛盯着我看。

“嗯……管场先生？”我问道。

“哎呀，没错！哈哈，我就叫这名儿！”他推了推一顶滑稽的大帽子，咧着嘴笑了起来。“我们之前见过吗，阿亲？”

“我……”我瞅了一眼墓碑，又看着他。“可能没有吧。嗯……”我清清嗓子问道，“我听说过你吗？”

“我不晓得，有吗？”

“这……这座坟，没办过葬礼吗？”我问道。

“据我所知是没有。”他耸耸肩。“埋葬这位可怜的老先生的是我自己，棺材简直轻得像羽毛，唉，上面还写着他不是天马呢。呵呵呵-”他睁大了眼睛，急忙捂住了嘴。“哦，真是抱歉啊！你来这儿是为了祭奠他的，对吧？唉，我这瞎说八道的，简直就是只大嘴巴鸚鵡-”

“不，不用这样，管场先生。没关系的。”我微微一笑，“我不是他的亲戚。不过……我……”我咬着嘴唇，再一次痛苦地望着坟墓。“我的确认识他，而且……而且他连个葬礼都没有，也真让我心痛。”

“哦，我自己就觉得挺纳闷儿的。这块坟地和墓碑可老贵了！这老伙计是个大角色之类的吗？”

“可不只是个大角色，”我低声说道，“他对小马镇的奠基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还是一位勇敢坚强的士兵，他-”

“嘿，听起来他们该请你来致辞哀悼他。”管场说道，“嗯……假如他们本来会举行葬礼的话。”

我慢慢地抬头凝视着他，严肃地点点头。“是。致辞，哀悼。”

“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我……我想我可以。”我低声说。

“咳咳。”他站直了身体，礼貌地摘下帽子。

我转身肃立，面向坟墓，花了几秒钟时间酝酿。然后我开始吟诵，“花岗岩·曳步，是一位无私的小马。一位勇敢的小马。他在生活之中去寻找自我，虽然他看过了全世界最丑恶最恐怖的景象，但这些东西从未让他退缩和驻足。他将无数陌生的斑马从痛苦和死亡之中解救了出来。他也遇到了宝贵的同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捍卫在他身边。还有绿青苹·史密斯、红驰，脏钱这样的小马，他珍惜他们，爱着他们每一位，就像爱自己的孩子许愿步和小花岗岩一样。在他熟悉的众多小马之中，还有他的挚爱，最温柔美丽的妻子，慈祥·真银。他为小慈

在心中保留了一块圣地，安宁而平静。当他的晚年，自己的回忆已经化作了混乱的风暴之时，最贴近的记忆依然保留给了她，就像园丁在悉心照料花园一般——”

我的呼吸忽然被打断了，突如其来的酷寒让我一时间不知所措。眼看着口中吐出的白气，听着嘶哑的嗓音在我背后咕哝，直到这声音化作一声惊呼。

“哦！露娜在上啊，我都没看见你在这儿！”管场老先生笑了起来。“对不起，小姐，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了？”

我凝视着他。嘴唇颤抖着。我闭上眼睛，把一声痛苦的叹息咽了下去。“我……”沉重地叹了口气，我悲伤地望着坟墓。“我只是想知道……”

“想知道？”他挠了挠头。“想知道什么，亲爱的？”

“石头能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我喃喃着。最后一次看着花岗岩的名字，我转身面向管场。“这里真是个美丽的地方，”我说道，“请让这、这美丽，继续保持下去吧。”

管场眯起了眼睛，温和地笑了。“哦，这个你就交给我吧，亲爱的。用不着担心。”

“担心也没有意义。”我说道，凝视着墓地上方的天空。一切都那么灰暗而凄凉，仿佛响彻着雷声和锁链铿锵的遗忘领域。“有时候，本来就什么意义也没有。”

然后，我离去了。

球瓶被撞翻的声音响彻了球道。

“哇哈哈！”云宝黛茜挥舞着前蹄。“连续四次大满贯！”她嬉皮笑脸地飞在苹果杰克面前，向后倒退着，直到和她脸对脸。“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苹果杰克不得不给了她一头槌，才把视野清理开。“笑个够吧，你个自大狂！早晚咱要让你威风扫地，拿你那傻笑脸擦地板。”

“然后那地板就会——”云宝黛茜用蹄子挤着脸蛋，装模作样地喳喳叫着。“‘哦！我刚刚吻了云宝黛茜！我现在说不定能变成天花板啦！’”

“这局才刚刚开始呢！”苹果杰克哼了一声，“鸡蛋没开始孵之前谁也不知道能出多少鸡仔！咱分分钟就追上你！”

“哦，就跟你上个礼拜那样？还追上呢！”

“哦，闭嘴吧你！”苹果杰克拧转身体，咬牙切齿，重重地把球向球道踢了出去。“着！”

“放轻松，苹果杰克，亲爱的。”瑞瑞坐在自己座位上说道，用蹄锉慢条斯理地修理着自己的蹄子。“这么野蛮的速度，小心伤到你那无价之宝的踢苹果专用后腿哦。”

“你还好意思说！”坐在记分牌旁边的暮光抱怨道，她抄着前腿，冲瑞瑞皱着眉头。“我简直不敢相信，你竟然连续两周都拒绝打保龄球！”

“十分抱歉，可我是一位淑女，可不能像那些平常的大老粗一样乱扔重东西！”瑞瑞摇晃着她精致的蹄子，“明天早上，我需要保养好每一分的灵巧与优雅，好为宝蓝莎莎制作一件礼裙。要是我头一天晚上干了什么粗糙事把我充满艺术气

息的蹄子给毁了，那我永远都无法原谅我自己！”

“没关系，瑞瑞，”小蝶微笑着，脸颊泛着玫瑰色的红晕。“你能来陪我们，我们就很高兴了。”

“哎呀，谢谢你，小蝶。”瑞瑞优雅地闭着眼睛微笑，然后颇有些傲慢地抿起了嘴唇。“至少还是有些小马能理解这小小聚会的内涵的。”

“噉！”暮光算是完全放弃了，一脸扎在记分牌上。“我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给你开一条球道的……”

萍琪派蹦了出来。“那有什么？我们就不能让苹果杰克同时打两条球道吗？这样一来她就应该能赶上小黛茜啦！”

“噉……哈哈哈哈哈！”云宝黛茜的爆笑声响彻大家的头顶。

“别瞎撺掇她，萍琪！”苹果杰克吼道，“咱用不着任何小马来帮忙！”

“跟你刚刚剩下的那五个瓶子说去吧，你个干草垛！”

“好你个……！”

“姑娘们！我们是应该放松的！”暮光叫道，“萍琪，为什么你不在剩下的比赛里来个两局呢？至少别再像上周那样往街机篮球框里砸保龄球了。”

“哦！我有了个更好的主意！”萍琪一溜烟蹿过球场，直挺挺地立到了我的桌子前面。“嘿，你！你想不想参加一场又闹腾又帅气又能扔重重的球而且还能顺便抱怨的保龄球比赛呀？”

此刻，我正迷失在自己沉寂的世界中。眨了眨眼睛，我从面前那本假装在看的笔记上抬起头来，盯着萍琪派。“咦？……球？”

“我保证一定会非常非常好玩的！”萍琪咧着嘴，牙齿都在冒白光了。“甚至还能惹得一只戴帽子的小马大发雷霆！”

“你在那儿扯什么犊子呢？！”

“安静啦，苹果杰克！”萍琪毫不客气地吼回去，“我正在努力说服一位完美的陌生背景小马加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情节场景之中呢！”

“哦天呐，萍琪……”当瑞瑞和小蝶无奈地小声咯咯笑的时候，暮暮已经在用蹄子捂脸了。

“谢谢，可……嗯……”我在椅子上犯难地扭着，“我也不是真的很会玩保龄球。我只是在这儿……”

说到这里我就顿住了。我面前光滑的桌面上，一盏灯的反光正映在上面，那光芒……就像花岗岩的墓碑一样冰冷。我开始怀疑了，我知道自己来这里是为了什么吗？或者……我就非得那么明白吗？抬起头望去，正好迎上萍琪的蓝眼睛，那双大大的蓝眼睛生机勃勃，充满温暖，在里面蕴含的是满满的“当下”在舞蹈。在她身后，还有好几只五颜六色的小马。她们都在注视着我，都那么年轻，美丽，真实。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就像是许久不见的老朋友在向我打招呼。而现在，该是我回答她们的时候了。

“实际上……行啊。”我温柔地笑了。“我……我想，和你们一块儿玩个几局挺不错的。”

“真的吗？”暮光闪闪有点意外地斜着眼睛注视着我。

“哇呼！”萍琪派蹦蹦跳跳的身影占据了整个视野。“猜猜看如何，姑娘们！我们的圣代里面要加一碟子薄荷啦！快来参加保龄球大赛啦！”

于是我就照着做了。当我步入她们的圈子时，还稍微脸红了一下。我意识到自己过去从来没这么做过。在这个小镇里，在寒冷之中挣扎了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从来没有试过同时出现在暮光和她所有的好朋友们面前。这感觉实在是太温暖了，简直不像是真的，正因此，它也决不会成真。但是，现在这对我而言已经无关紧要了。我所在乎的就只有温暖，正在让我一同分享的这份温暖……哪怕是这么微不足道的短暂时刻也好。

“欢迎来参加派对，甜心。”苹果杰克爽朗地笑着。

“对，不过别以为你能赢得了我！”云宝黛茜傲慢地瞟了我一眼。

“我喜欢你的鬃毛。”小蝶轻声呢喃。“它真的好亮泽。”

“谢、谢谢你。”我紧张地回答道。

“不过你这身行头看起来可真是有点儿破了。”面带优雅笑容的瑞瑞补充道。

“也许我这样的裁缝能有这份荣幸来让你焕然一新。”

“呃……我不知道呢。我都没想到会跟其他小马一块儿玩。”我咽了口唾沫，笑了起来。“其实我家里还有件非常非常漂亮的红毛衣……”

“你住在小马镇？”暮暮吃惊地笑了，“太棒了！那你有没有去过图书馆？”

“哦……”我挠着后脑勺，笑得十分尴尬。“去过几次吧……”

“我希望至少能有斯派克在那儿能帮上你点儿忙。最近好多事情都拖延的不行，我都没时间像我原来想要的那样当一名全职图书管理员了。”

“是啊。”我点点头。“这一年可真是够疯狂的，不是吗？”

“嗯哼！”六只小马立刻齐声回应，整齐得就像是在合唱。紧随其后的一阵响亮的咯咯笑声，连我都加入了。我的声音感觉有些不合调，不过基本上无关紧要。

“暮暮，该你啦！”苹果杰克朝她挥挥蹄子。

“哦！好吧……呃……那开始啦！”她朝着发球机走去。“谁能帮我给记个分吗？”

“萍琪？”瑞瑞问道。

“唔唔呜！”萍琪回答道，满嘴都是爆米花。“唔唔喂唔噢唔唔呼唔！”

“唉，讲究点儿礼仪好吗，亲爱的！”

“嗯……”我咽了口唾沫，拖着蹄子走到记分牌旁边找了个座位。“我来吧，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

“你确定吗？”小蝶问道，“你是我们的来客啊。”

“相信我吧。”我说着，盯着记分牌上的列表，把铅笔从桌子上飘了过来。“这是我的荣幸。”

“那成，你说了算。”苹果杰克说道，压了压帽檐，看着暮暮把她的球扔到了球道上。“没准儿萍琪派一会儿把她那堆垃圾食品像贪食精灵那样一口吞个精光的时候，她还能分你点儿剩下的舔盐啥的。”

“嘿，那也真……”刚说到这里，我就僵住了。安魂曲的音律响在我耳畔，

就像遥远的葬礼上奏响了挽歌。“嗯……”

“你没事吧？”小蝶关心地问道。

“呃……”我低头看着计分表。在表格外面，我偷偷地用铅笔潦草地写了“**贪食精灵**”四个小字。刚写完，它们就亮起了深邃的红光。“是啊。”我饶有兴致地深吸了一口气，“一切都好……”抬起头来望着她们，我没有感觉到半分寒意。“所有的一切都好。”我笑了。

“嗯，很高兴认识你，这位……”

“心弦。”我说道，眼看着暮光打了下半局，击倒了最后一个瓶子给自己来了个满贯。“不过你们可以叫我天琴。”

“你住在小马镇有多久了呢，天琴？”小蝶问道。

“哦……这儿不算是我真正的家，”我说着，再次盯着“**贪食精灵**”这个词儿。我并不像彗星蹄那样拥有唤夜者。但是如果你没找到门，那有钥匙也没什么用。“不过，我开始觉得，我很快就能到那里去了。”

暮暮小跑回来，长出了一口气。“呼……！好吧，那，分数呢？”

我在她的框框里画了一条线。

“我看，某只小马要开始奋起直追了。”

我自己一直都在等待着重演的良机，都等了很久很久了。

但是，如果开头没有嘹亮的强音来个亮相，重演是没法顺利进行的。

XIII: 胜于感触

亲爱的日记本，

直到无私之心彻底违背了自己的本性之前，一只小马能有多无私呢？只为了一个愿景而牺牲了生命中一切的时候，我们总是那么崇高吗？且不管诅咒与否，我们在这世界上的时间都不是永恒的。那么我们是不是该对自己稍微放纵一点儿？让自己能快乐一点儿？也是为了更好地去欣赏和理解痛苦？

我这一辈子都在用哲学方法来处理事物。这是不可否认的。有时候我甚至能迷失在不能自己的客观分析和傲慢自负的思维之中。但是，有一阵子，哲学不再是一种帮助了，而是变成了拐杖。

会不会我把哲学当成了让自己远离真正痛苦的屏障呢？它可以让我忘却在我心中注满恐惧，让我想起自己有多么孤独的痛苦吗？毕竟，要解决这些麻烦可远不只是玩弄文字游戏而已。

我想，我一直都有音乐可以依靠。当言语无能为力之时，音乐能弥补我的不足。它做到了一些哲学做不到的事情，为此，我欠下音乐先生更多的情面了。

是它，给了我感触的许可。

冰霜的长廊，一排排的小马，并肩而行，哀痛万分。那些矢车菊一样蓝的眼睛在抽搐。今天有葬礼，每天都有葬礼。泪水，诗歌，信件，从未收到。钟声敲响，覆盖着冰霜的城市。这不是她的战争，但是他们却在她的阴影下种下花朵。放眼望去，只有荆棘。*无名之谱*的歌词，字里行间回响着惨叫声。我听到了，你的哭泣声就萦绕在某处。我必须去找到你，我爱你，我崇拜你。她崇拜她的挚爱。她崇拜她的挚爱。她崇拜她的挚爱。

无论我走到哪里，战争都刺戳着我。我在结霜的鹅卵石上滑行而走，我必须作曲，去到那谁也听不到我的地方，就连她也不行。漆黑的金属啃噬着我的皮肤，琴弦不会断裂。我的蹄子鲜血淋漓，早在几个钟头之前，我的角已不再共鸣。每一次我穿透魔法屏障，我都看到她的眼睛。她正在追赶我，她正在追上我。我必须抢先找到你，抢在她找到我之前找到你，也许我能分散她的注意力，也许我或许能找到她的挚爱。也许要是我和灭世者会面，说不定他能帮助我处理孤寂的挽歌。也许我的角到时候就能为我活动起来了，我一直都怕它反倒是替她动起来。

冰，无处不在。我身上的毛发正纷纷脱落，在我身后形成了一条浅灰色的轨迹。在我身后的池塘里，有个老头子正在盯着我看。我会变成那样子吗？我一直都讨厌光，甚至是现在，它都出卖了我，迷惑着我。也许我闭上眼睛，你就会在那里。我可以凑到你身边，亲吻你的耳朵，就像你一直爱玩弄我的耳朵那样。等完结之际，我希望你能听这首交响乐。我会揭开它的秘密，那时候我也会找到你。我们俩在一起，会把这夜曲变成美好的存在。我们将再一次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不会，可我们会。因为你是我的挚爱，我永远不会像她抛弃他那样抛弃你。

更多荆棘，琴弦穿梭在它们之中，不会断裂。卫兵们在朝我吼叫，是什么“日间筛查”之类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光明和荣耀全都见了鬼。一切都是黑暗，除了短暂飞溅的零星火光。姐妹之争，坠落之星，他们将以正义之怒摧毁群星。她会在她们离开的时候崛起，让黑夜织满了锁链吗？我必须阻止这一切，我必须在黑夜降临前带来黎明。悖论就是答案就是一首歌。琴弦依然不会断裂，我蹄上鲜血淋漓。我爱你。再多等我一下，不要听她的，她崇拜她的挚爱，她放逐了她的挚爱。她崇拜她的挚爱，她放逐了她的挚爱。她崇拜她的挚爱，她放逐了她的挚爱。她崇拜她的挚爱，她放逐了她的挚爱……

不行了，我实在是读不下去了。深深地叹了口气，我蜷缩在小床的中间，沐浴在窗口透射进来的午后阳光之中，用蹄子揉了揉酸痛不已的眼睛。这么多蓝色的字体简直是太痛苦了。

最近一次研究，我只勉强逼着自己读了差不多一个钟头。我在彗星蹄博士那杂乱无章的文字中陷得越来越深，也越来越难以在那些神奇的发光文字上集中精力。接下来的四页上就只潦草地写着“她崇拜她的挚爱，她放逐了她的挚爱。”反反复复，一遍又一遍，什么东西也看不出来，什么忙也帮不上。不过这些文字上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比如某个字母被换成了另一个字母，单词重新排列或者上下颠倒。等等等等。这模式根本毫无意义，不过毕竟还是一种模式，值得我绞尽脑汁去观察。在彗星蹄的笔记之中，超过四分之三的篇章都充斥着这样根本不知所云的杂乱记录，随着蓝色文字的章节继续展开，变得愈发莫名其妙。我都觉得好像把这些长得荒唐的东西给看完可能就是我的目标了，不然我还能干什么？

不管彗星蹄在他这些疯狂的努力之中可能透露出了什么真相，我都不顾一切地想去参透它们。但是，不管我有多刻苦地研读他那些乱七八糟的笔记，那个我玩了命在找的单词就是找也找不到。我一次都没看到过“贪食精灵”这个词，每一个在我眼前闪着诡异洋红色光芒的词我都读遍了。随着颜色褪去，我就再次演奏“暮光安魂曲”好能让它们再度保持稳定。每次出现那种禁忌的颜色时，内容都只是以下四种内容之一：她，夜曲的“谱写”，遗忘领域，要么就是梦魇之月崛起之后在塞拉斯蒂娅公主作战室发生的那场大爆炸。

我觉得，我慢慢地变成彗星蹄那样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毕竟，他的笔稿乃是我关于无名之谱的圣经。多亏了他的记录，我才知道了“苍穹之夜曲”的事情，才知道了最后两首挽歌……好吧，至少是比我自己发现的要多。我还发现了唤夜者的命运：这神器一直留在了彗星蹄博士那里，直到他咽气的那天。但是当他迷失在时间与遗忘的诅咒中之后，那神器又怎么样了呢？

我不确定，一遍又一遍地反复阅读彗星蹄的著作……不管读得多彻底也好，读得多仔细也好，究竟能不能让我真正理解彗星蹄的命运呢？我只不过是一只普通的小马，算不上是破解什么充满疯狂呓语的古代秘典的专家。不知道彗星蹄是不是故意用这些颠三倒四含混不清的文字来掩盖他真正的记录。要是我的妄想程度到了亲眼见证自己爱侣的尸体之后依然相信她还活在世上，那么也许我会干些

鲁莽的事情出来，对天发誓只要我还有口气在就会守护着唤夜者，让它的命运和下落永远是个秘密。还好，算我走运。这件永恒的乐器就藏在坎特拉皇城的某处，一直静静地在那里放了将近一千年，躲开了几十代小马的视线。毕竟，彗星蹄还能把这乐器藏在哪儿呢？只有他自己的坟墓了——而且很可能，是一座无名之墓。

沮丧可真是件容易事。如果我想完整地演奏夜曲，并且解开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真相，那么唤夜者是我能想到的唯一钥匙。现在我简直都没法在这本日记上再下笔了，因为我知道，只要往回翻个十页，我就能看到自己亲笔写下的那些篇幅当中有文字泛着红色光芒。为了保护**遗忘领域**的秘密，我不知不觉对自己撒了谎，写下了那些红光闪闪的文字。我真想知道在我演奏了《苍穹之夜曲》之后的第一天夜晚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啊。还有**贪食精灵**肆虐的那一周，塞拉斯蒂娅公主造访小马镇的时候又真正发生了什么事。

贪食精灵。他们真的存在吗？他们真的是虚构出来的吗？思考这些问题本身就怪得难以置信了。就好像告诉自己说，松鼠并不存在，或者是根本就没有蓝谷这个地方，或者是肺脏并非呼吸用的器官。但现在什么都可以去怀疑了。有了这层知识做保底，我不得不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我所在的这个世界层面上的所有一切，都能被一位被遗忘的天角兽女神所虚构和编造出来。我开始发现自己正开始做一些怪事，诡异而愚蠢，只有彗星蹄博士才可能去做的怪事。比如半夜突然醒过来演奏《暮光安魂曲》，然后再往纸上乱写一大段文字，看它们会不会立刻亮起红色光芒等等。实际上，写这篇日记花了平时两倍的时间。因为我现在几乎是每写完一段都会停下来，习惯性地执行这种近乎偏执的检查行动。

贪食精灵，它们到底是什么？它们是讨厌的小虫子，可它们又不可能是昆虫。昆虫应该拥有头部，胸部和腹部。而**贪食精灵**就只有一个脑袋，同时也是它们的身体。本质上来说，它们是一个长了翅膀又有脸的毛团。小马到底要怎么给这样的东西分类？

可是，我一直都记得它们。不，这么说不不对。我一直都知道它们，可我从没亲眼见到过**贪食精灵**，一直也没有——直到小马镇发生了那次可怕的灾难。不过，回过头来仔细想一想，从我还是个小幼驹起就知道**贪食精灵**，一直到长大成年都知道。或者，也许……我只是以为我一直都知道**贪食精灵**？想想谎言已经渗入了我的脑子，真有些毛骨悚然。从钻进我脑子的那一刻，它就让我相信了一种彻底的谬论，这谬论关系到我的过去，或者正在发生的现实，而且简直荒唐透顶。

当然了，我并不孤单。在镇上的每一只小马都相信**贪食精灵**。甚至还有句话流传已久，据说是老奶奶的一句老话：“别喂**贪食精灵**。”这句谚语和时间本身一样古老……可能吧？实际上，这句话有记录吗？小马说出这句话的时候知道这话的意思吗？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些看起来很古老但其实真实存在还不到一年的东西？另外，**贪食精灵**的存在到底掩盖了什么？

光是思考这些就已经害得我脑袋疼死了，继续书写关于这个话题的文字也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时候，什么动静却分散了我的注意力，那天我开始阅读彗星蹄

那些乱七八糟的文字时，也是它打扰了我的集中。

这是一种抓挠的噪音，从前门一直传到了屋里。这声音没吓到我，实际上还让我心跳加快了，甚至露出了有些兴奋的笑容。我一听到这声音，就跳下了床，迫不及待地开始了行动。抓起了一个装满了鱼肉块的袋子，我把其中几块倒进了一个木头碗里。然后，像是一只偷偷追踪猎物的土狼，我蹑着蹄子溜到了门边。先舔了舔嘴唇，我转动了门把，用魔法，以一种缓慢的方式把门拉开。

一瞬间，午后的阳光透进了门缝里。有个小小的影子僵在了原地，瞪大了那双立瞳的琥珀色眼睛。它背毛耸立，微微弓起了后背。但是几秒钟之后，它就平静了下来，九月的凉风似乎吹得那身橙色的毛皮都缩起来了。

“哎呀，你好呀，彗星，”我亲切地笑着。对，我就是这么叫它的，这名字正是来自自己故的彗星蹄博士。“今天你来的比往常早啊，是不是夜生活有点儿孤单了，嗯？”

猫咪依然一动不动地盯着我，就像一尊雕像，好奇地抖着耳朵。外面摆放的盘子大部分都空了，不过倒不是因为他食量有多大。这天早上我就只放了一点点东西而已，这都是计划的一部分。

“想要吃的话，我这儿还有更多哦。”我说道，向前迈了一步，把碗轻轻推向门前。“应该和其他东西一样……呃……更多肉质。”我特别点评道。

“彗星”看了看我的碗，又看看我，然后再看看那碗。沉思了几秒钟之后，他缩了回去，回到了已经在面前的盘子上，继续开始啃那些剩下的零碎。

我叹了口气，坐在地上，下巴枕在右蹄子上。“这儿可是有个挤满了小马的镇子，他们一看到我这样彻底的陌生来客，都喜欢跟我放开了聊天。可是你，连喵都不喵我一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之所以我没写太多关于彗星的事，是有原因的。至少可以说，这几个礼拜我都非常刻苦，至少可以这么说吧。学习挽歌第八乐章，为遗忘领域做记录，以及研读彗星蹄博士的笔记，我实在是没多少空闲去关注生活之中那些不怎么重要的方面了。或许和花岗岩·曳步老先生在一块儿过了整整一个礼拜，这多少也改变了我。让我坐下来重新反思了哪些该写进这日记里，又有哪些不该写进来。很明显，我能承担得起的东西很少，而能写的甚至就更少了。

彗星首次出现在我小屋附近，那还是在七月份，是在小马镇第二次夏至日庆典活动之后不久的事了。我不知道他是哪里来的，也不知道他以前有没有饲主。我只知道有一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小屋门外就有一只可爱的橙色虎斑猫在转悠，寻找老鼠和蜥蜴觅食。一开始我没有去理会他，他是一只小动物——对，不过，依然还是活物。所以我没期待过他能比这附近的小马们更能注意到我的存在。但是，尽管我不去理会他，可我内心依然很难忽略他。

所以，这一切就从留下满满一盘子清水开始了。我会去小镇里，回来会发现盘子里的水在太阳把它蒸发干之前就全都不见了。我一直重复着这个过程，有一天专门留在家里“蹲守”。果不其然，清晨时分，我看到那只猫咪从附近的树篱中钻出来，迫不及待地把准备好的饮品一口气喝干净。又这么重复了几次，然后我意识到，我这个东道主应该更体面一点，于是就往水里又添了些食物。适应这

个小小的献祭，猫咪可是花了点儿时间。不过没过多久他就把剩下的东西也享用了。

这是最近常有的事，在我看来，没有任何证据标明这只猫对我或者这小屋有什么回忆。猫只知道在森林这边有免费大餐能吃，于是就一直回来吃东西，就只是这样而已。无论如何，在这反反复复的造访之中，至少还有个生灵从中受益，这倒是不可否认的。

“我觉得你恐怕不会是来这里找苹果杰克的，对吧？”我朝着猫咪喃喃道，调整了一下连帽衫的袖子，坐在门廊前面注视着他蜷缩的身体。“她最近整天都在工作，忙着收获她们家最新的一批苹果。唉，忙着赶上期限的最后一秒，她心情可是有点儿差。尽管如此，她还是对小动物挺有一套的。我敢肯定要是她碰见了你，肯定会精神起来的。”我笑了，“唉，说不定她甚至能给你个像样的家呢，你也用不着再这么流浪了。你可以住在香甜苹果园里，怎么样啊，喜欢吗？”

彗星甚至瞅都没瞅我一眼。他一个劲儿地在餐盘里翻腾，那条尾巴在阳光下在身体后面扭来扭去，就像是……嗯……橙色的彗尾。

“你就住在这森林里，对吧？”我凝望着他后面的茂密丛林，继续漫无边际地喃喃着。“我觉得你应该不会碰见过**贪食精灵**，对吧？它们看起来那么小，那么可爱，那么软绵绵的，你这样的猫咪会毫不犹豫地把它撕成碎片，是吗？”

沉默，透过门口传来的只有蜜蜂的嗡嗡声和寒蝉的鸣泣。

我叹着气，用蹄子揉着鬃毛。“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彗星。就算是我发现了**贪食精灵**的真相，那又该怎么办呢？我没有唤夜者，我甚至都不知道整部夜曲。”一丝寒意涌过我的身体，我颤抖着抱住了自己，牙齿在打颤。“嗯……我想……其实我只是在害怕……害怕要是我研究得太努力，如果我要是全身心地去研究……那我就会发疯，像……像是和你同名的那只小马……”

忽然我听到了咔哒一声。不，不只是咔哒一声。有什么温暖的东西从我身上蹭了过去。

眨了眨眼睛，我低下头，只看见彗星正在惬意地咕噜着。他已经越过了门槛，正在小屋的地上伸着懒腰。外面的盘子空了，猫咪在我的可爱标记上磨蹭了一会儿之后，跳到了满载着食物的木碗前，开始细细筛选里面的新鲜美味。

我笑了笑，然后咬着嘴唇，紧张地把蹄子伸了过去。当我轻轻摸上了彗星的后背时，只觉得他的毛皮微微有些抽搐，但并没有躲开。慢慢地，我抚摸着他光滑的橙色毛皮。当我继续轻柔地抚摸他的时候，他的尾巴绕过来卷在我的蹄子上，在空中舒服地弹着。

“嗯……”我叹息着，自从首次接触以来，我脸上还是头一次微微有些发红，“我猜……迷失了神志还不算是太糟糕吧。只要我的心灵依然有个稳固的锚点就好，嗯？”

从他咕噜的身体中传来一点细小的颤音。他依然在大快朵颐，但是也没有躲开这个古怪的陌生小马。这么一个最简单的动作，足足花了我一个礼拜的时间。

我绷紧了面孔，只觉得四肢涌过了一股新生的力量。“那我还呆在这儿干什么呢？”

“而我不是说保龄球有什么问题！”暮光闪闪打开她图书馆的门时，云宝黛茜大声叫道。她们两个走进了宽敞的树屋里。“这周末我再努力一把，可我不想再发生上回那些蹩脚的破事儿！我们打保龄球可不是都只为了休闲的，你懂的！”

“我都跟你讲了，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暮光闪闪大叫道，她把鞍包从身上扯下来，放到了桌面上。“通常我记分的时候要表现出色多了！”

“你足足把一半场次的分数都给丢了没记！”云宝黛茜的脸黑得像锅底。她飘在天花板下面，怒气冲冲地瞪着眼睛抄着前蹄。“要说有什么是我比胜利还要喜欢的，那就是当面打苹果杰克的臭脸了！结果你可倒好！话说回来你到底怎么会看丢了那么一大片计分板的？！”

“我知道，这可不像是我！”暮光唉声叹气，脑袋沮丧地耷拉着。“可能我真是脑子里想事想太多了。我本来一直想着给公主写封报告书的，而且……好吧，你也知道我有多容易分心。”她摇摇头，穿过了图书馆大厅。“我发誓，感觉就好像全世界都在给我找麻烦-”她撞到了我的椅子，跌跌撞撞地后退了几步。

“哦……”那双紫色的大眼睛可爱地眨巴着，“呃……嗨，你好呀。”

“你也好。”我笑眯眯地回答。瞥了她一眼，我把蹄子从面前桌面上几本科科学年历的厚书上放了下来，“你是这个图书馆的管理员吗？”

“哎……？哦……对，咳咳。嗯，对，我就是。请问你是……？”

“天琴。天琴心弦。”

“下午好，心弦小姐。嗯，我能问问您是怎么进来的吗……？”

“是你的小助理。那只小龙宝宝。”我回答道，“他在帮我做一项研究项目，我简直不敢相信，他居然这么快就帮我找齐了所有这些动物学的著作！”我朝着图书馆另一端正搬着大堆书本的小龙宝宝微笑着。“是不是呀，小帅哥？”

“嘿！帽衫够帅的！”

我不由得好笑，朝暮光咧着嘴。“看他干起活儿来多专心呀！就好像我根本不在这儿似的。”

“我可真有点不敢相信。”云宝黛茜嘟囔着。

暮光瞪了她一眼。“云宝……”

“怎么都好，我还有事儿呢。”云宝黛茜打着哈欠飞向了门口。“去帮那边那位能说会道的小姐吧。只是保证这周末你计分得上点儿心，就跟你平时一样棒才行。”

“别担心，云宝。”暮光俏皮地眨眨眼睛。“你就放心吧，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赢过了苹果杰克，我都会近距离好好看着的。”眨了眨眼睛，暮光的脸有点红了起来。“等等……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儿歧义……”

“啊哈哈。拜拜啦！”云宝黛茜没影了。

“所以，你就是图书馆长，对吧？”我问道。

“呃……”暮光及时回过了神，向我露出了礼貌的微笑。“对，我就是。我能帮你什么吗？今天下午我正好有空。”

“好吧，作为小马镇的智库，我想您一定很精通生物学。”

“嗯，我的确相当精通了。虽然我的天赋主要在魔法和宇宙天体学方面，不过-”

“告诉我……”我在椅子上转过身来面对她。“你对**贪食精灵**有什么了解？”

暮光闪闪眨着眼睛，很显然她可根本没想到会被问到这么一个东西。“呃……这个……说实话，我们有过非常不幸的历史。”

“真的吗？”

“是的。”她紧张地扭来扭去，视线在周围的木头墙壁上四处游移。“几个月之前，在塞拉斯蒂娅公主预定要来参观的那一周里，**贪食精灵**几乎把整个小马镇给毁了一半。”

“真的？”我向后靠在了桌子上。“那肯定是一场相当可怕的灾难。”

“嗯，没错。”她瞅着我。“你不是这附近的，对吧？”

我笑了。“就当我是专门来拜访的吧。”

“嗯，镇上的每家商店，每栋房屋，多亏了那些勤劳又团结的镇民们，总算结构上还基本上完好。”暮光说道，“要不是镇上所有的壮劳力都努力修复损坏之处，那恐怕今天还能看到**贪食精灵**破坏留下的痕迹呢。”

“可真是一起特大虫灾啊，是吧？”

她不寒而栗，“就算现在，我光是想起来都起鸡皮疙瘩。”

“怎么了？”

她眨着眼睛，“这个嘛……因为不管我如何绞尽脑汁地把这些东西驱赶出镇子，它们都只会成倍地繁殖，而且都差点儿就威胁到了来访的塞拉斯蒂娅公主。谢天谢地，幸亏她最后一刻取消了这趟访问，去处理艾奎斯陞亚其他地方的事务了。回头想想，可真是一起可怕的灾难啊。”

“关于这次虫灾，塞拉斯蒂娅公主有没有发现？”

“嗯……这个……”暮光非常不自在地站在原地扭着。“不，我想她从来没听说过它们对小马镇的伤害……”

我弓起了一边眉头。“太阳女神，整个艾奎斯陞亚的至高统治者，天角兽皇家姐妹之一，从来没听到过小马镇差点儿毁于一旦这件事的半点风声？”

“她必须得想办法对付那些**贪食精灵**！”暮光叫道，“她专门跑去了吠城就是为了对付那里的虫害！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就没什么可怕的了。因为她没什么麻烦就回了坎特拉皇城。”暮光清清嗓子。“你……嗯……你不是来这里执行皇家任务的，对吧？”

“哈哈……”我笑了起来，“放轻松，闪闪小姐。我可不是塞拉斯蒂娅公主派来的使者什么的。”

“那你来这儿又是为了什么？”暮光弓起了一边眉头。“什么样的研究项目值得为**贪食精灵**这种东西花时间？”

“只花一点点时间就好，如果可以的话。请仔细思考一下这些生物的事，闪闪小姐。”我抬起一只蹄子朝她摆了摆，“它们差不多毁了半个镇子，对吧？”

“正确。”

“它们怎么会有能力造成如此的破坏？”

“这个……”暮光闪闪走了过来，坐在了我旁边的地板上。“一方面，它们都是饕餮者。它们的食量让它们几乎是把一切能吃的都给吃了……”她咽了口唾沫，脸稍稍有点发红。“……而且，因为一些魔法影响，就连不能吃的也都给吃了。”

“……咦？”

暮光的两只前蹄互相揉着，避开了我的注视。“我可能……在冲动之下用了个魔法，本来想阻止它们吃食物，结果反倒拓宽了它们的食谱。”

“所以，我们在说的是更加强烈的食欲？对于草，燕麦，苹果和鲜花？”

她咬着嘴唇。“更像是……开始吃木头、金属支架、布料、纸张，甚至书上的油墨-”

“油墨？！”我错愕地看着她，“暮光闪闪小姐，我们正在讨论的是科学上合理的生物，还是一堆怪兽？”

“我和其他很多小马都亲眼见证了**贪食精灵**的存在！”

“我也并没否认。不过仔细想一想，”我重重地挥了挥蹄子，“这符合实际吗？”

“呃……”

“一个这么小的生物是怎么消耗掉比它自身大这么多的物体的？难道物质不是该转化为其他形态吗？它不可能是个无底洞，你我都明白，宇宙里没有这种道理。”

“哦，这话没错。”暮光点点头。“很凑巧，**贪食精灵**的繁殖速度和它们消耗的物质质量是成正比的。吞噬了足够的食物之后，它们会吐出一种生物物质，这种生物物质会很快变态，变成一只健康的新**贪食精灵**。”

“所以，那些被消耗掉的物质都变成了用于繁殖他们自身的有机物了？”

“我会大胆假设，就是这样。”

我眯起眼睛盯着她，“这么一个小小的生物体内，到底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微观生物器官能办到科学上这么不可能的壮举了？！”

“我……”暮光烦躁不已，“我实在不明白这问题所在-”

“能够以如此可怕的速度将惰性的无机物转化为生物物质，从而繁殖出足以摧毁小镇的虫群，你不觉得这新陈代谢能力简直强得太过头了吗？”我评价道，“而且，到底是什么样的消化系统才能发挥这样的功效？这么一只小小的昆虫样的生物体内居然会存在这样不合逻辑的消化系统，而且还能达到这般效果？”

“好吧，有件事你-”

我指着她，“可不许给我说‘魔法’这两个字！”

暮光闪闪咯咯笑了起来。“好吧，心弦小姐。这也没多难想象，不是吗？毕竟，像是冬魔啦，星座熊啦，木精狼啦等等的怪物在艾奎斯陞亚可是相当常见呢。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奇异生物，它们都那么不可思议，以至于要理解他们必须要更加复杂和深奥的学问才可以。毕竟，如果最古老的文献和古卷值得相信的话，那么艾奎斯陞亚可是在混乱宇宙领域中浮现的秩序大陆。想想看，那些来自宇宙由纯能量态转化而来的生物也能在这片大陆上定居而繁衍，这也并不奇怪吧？”

“那你是说，**贪食精灵**天生就是一种无法解释的寄生虫咯？”我评价道，“身为一位学者，这种结论能让你安心吗？”

“嗯……说实话，”暮光承认，“我从没有机会对它们之中的哪只虫子做过仔细的研究。”她面色犹豫，如鲠在喉。“而且我也不想这么做。当时我在乎的就只

是把这些肮脏的小东西轰出小镇，免得它们造成更大的破坏了。”

“那你成功了吗？”

“这个嘛，小镇到今天还好端端地在这里呢，不是吗？”她干笑了几声，“最后一次我看到它们的时候，那还是在把它们送进无尽之森深处的时候了。”

“无尽之森？”

“对。”

“而且它们依然还有大量吞噬任何物品，并以指数级速度繁殖的能力？”

“我……我想是吧……”

我向前凑了过去。“那，为什么整个森林到现在还没被它们给撕成碎片？到底是什么阻止了它们？”

暮光眨着眼睛，她低着头，迷惑地盯着地面。“呃……”

“根据你的描述来看，”我说道，“它们简直就是不可阻挡的。那为什么它们还没吃光整个森林，整个大陆，乃至整个世界呢？就一切的观察结果来说，我们现在早该坐在一个无数的**贪食精灵**堆积而成的巨大球体上，孤孤单单地飘在宇宙里了。”

“我……我实在不明白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心弦小姐。”暮光闪闪紧张地颤抖着，“自从那噩梦般的一周我们不得不处理那些小虫子以来，我就再也没遇到过它们了。”

“一只都没有？”

她摇了摇头，“没有。”

“你难道就不觉得有点奇怪吗？鉴于它们的繁殖速度还有破坏能力……”我咽了口唾沫，“就这一点来说，为什么公主在其他地方处理的虫害就没有造成什么糟糕的破坏？”

“你是在说，**贪食精灵**的特性之中有些自相矛盾的地方？”

“不，闪闪小姐。”我说道，“我在说的是，我在暗示的是：就连一开始，**贪食精灵**的存在本身，都是荒唐透顶的。无论是从现实角度，还是科学角度，亦或是逻辑角度，它们简直都假的不能再假了！”

“但是……”暮光笑得很紧张。“这是不可能的！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是亲眼看到它们的！是我们把它们赶出了城镇！老天作证，我们不得不重建半个镇子呢！”

“我并不打算质疑你的记忆，闪闪小姐。”我说道，“只不过是记忆的真实性内容。”

“要是你不相信我，请自己去查一查动物学档案！”暮光说道，“毫无疑问你会在里面找到关于这些生物的一些资料！”

“其实，我还真的查了。”我咧嘴一笑，示意她凑过来，我指着堆满了研究资料的桌面。“这一整天，我都在你收藏的这些艾奎斯陞亚昆虫科目书籍之中寻找相关的资料，不管我仔细搜索了多少遍，不管我搜索得有多认真，在任何篇章之中甚至连提都没听到过**贪食精灵**这种寄生虫。为此，我又深入调查，阅读了关于密码学，宇宙天体生物学，智能元素，还有召唤魔法类的书籍。”

“有什么发现吗？”

我摇了摇头，“不，这些书里没有任何关于**贪食精灵**的蛛丝马迹。”我注视着她，“我想，你对这些书不可能不熟悉吧？”

“在这座图书馆里还没有什么书是我没读过的……”

“那你还记得读过什么关于**贪食精灵**的资料吗？”

“这个……”

“认真想想，闪闪小姐。”我加重了语气，“自从你开始阅读的时候起，这么多年以来，你有没有读过任何提到过它们的文字？”

她蹙眉深思，但无言以对。

我继续盯着他，“你有没有见过它们的图画？”

她咬着嘴唇不吭声。

“听过过它们？”

她抬起头来盯着我，使劲咽着唾沫，开口说道，“就只是因为缺乏对某个物种的历史记载，那也并不表示它们就从没在艾奎斯陞亚的历史上出现过。”

“就算这是一种唯一繁殖方式是吃掉眼前的所有一切并且以可怕的速度繁殖出自己复制品的生物？”我反驳道，“闪闪小姐，我们现在正在谈论的乃是一种对正常运行文明的基本威胁。”

“好吧……”暮光耸了耸肩。“我能想到的唯一可能的答案是，它们只是……最近才出现的……”

我对她露出了温和而坚定的笑容。

她茫然地眨着眼睛，足足好几分钟，然后才看着我。“但……但是这……这怎么可能？”

我轻轻一笑，把书用力合上。“世纪之谜……世纪虫灾。”

等我回到小屋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我从图书馆带了几本书回来，不过也没觉得自己看书能有什么运气。整个下午，我都是和暮光闪闪一块儿读过的，我们俩齐心协力，一块儿翻阅了好些科学期刊，寻找着最难以捉摸的猎物。最后我离开的唯一原因就是随着夜幕而来的寒意带来了注定的遗忘命运。

当我走进门口，用魔法点亮了灯笼的时候，顿时僵住了。我的小床中间坐着一个熟悉的橙色身影。那双明亮的琥珀色眼睛注视着我，映射着门外繁星满天的夜空。他的模样看起来甚至都毫不意外。

我眨着眼睛，端详着那只猫咪。抬头望着我小屋的墙壁，我看到离开时打开的一扇窗户，此刻它正大敞着，让凉爽的空气透进了屋里。心知肚明地笑了笑，我又打量着那只猫科动物。

“哎呀，很明显，你把这儿当成自己家了，对不对啊，彗星？”

猫咪只是淡淡地盯着我。

我始终小心翼翼地注视着他，同时把门在身后关好。等我把我们俩都关在屋里之后，他也没有半点想要逃跑的动作。

“嗯……好吧，你挺勇的。我敬佩你。”我开始脱下我的鞍包还有装满了书本的书包。“不过你要是觉得自己能在这儿呆得住，那可是会过得非常非常没意

思的。我也不知道你会不会愿意和一只陌生小马共处一室，而且每过几个钟头，这只小马对你而言就又变成陌生小马了。”

猫咪打了个哈欠，舔了舔自己的肩膀。

我把七弦琴放到了小床旁边，微微琢磨了一下，然后朝装猫食的袋子走去。在木头碗里放了些鱼肉，微微晃了晃，又把它转了几圈。忽然之间，彗星就过来了。他朝我伸了个懒腰，把脑袋朝餐盘的方向探了过去。

“嗯……”我咧着嘴，“我看得出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不胜感激您给了我某年月日能和某位大帅哥安顿下来的希望。”

我放下了碗，猫咪直接把脑袋伸到了碗里，拱着里面的猫食，开始狼吞虎咽。

我走到了小床旁，飘起了图书馆借来的书。床铺中间依然热乎乎的，因为刚刚彗星在那里睡过。这还真是一种奇怪的幸福感。放松地长出了一口气，我坐下来，瞥了一眼我那位突如其来的访客。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萌生了一种冲动。可能是因为我整个下午都在研究一样荒唐玩意儿吧，反正我决定干些蠢事。

“我去拜访了暮光闪闪，逼着她来了些补习。”我告诉正在用餐的彗星。“我们俩齐心协力，结果只发现了关于**贪食精灵**的唯一一条记录。”我翻着书本继续往下讲。“就在艾奎斯陞亚生物研究杂志上。不过，问题在于，这杂志的印刷时间只不过是三个月之前。”我重新扭头望着彗星，扬起了眉头。“**贪食精灵**，在这些生物摧毁了半个小马镇之后的几个月之后，关于它们的详细书面记载才出现在科学家编写的书本上。”

彗星继续咀嚼鱼肉，尾巴懒洋洋地朝着我摇晃。

“好吧，这也很自然，如果这的确是一种新发现的昆虫物种，那么事后才有关于它们的记录也有道理。尽管如此，我还是难以相信，在暮光闪闪所管理的这一整个图书馆里面就只有这么一本书能确定**贪食精灵**的存在。据我所知，编写那本书的小马也受到了她改写历史能力的影响。就好像我一样，就好像塞拉斯蒂娅，还有这个小镇的其他居民们一样。当我说起‘她’的时候，你知道我在说谁吗？她是唯一远在这世界之外的天角兽神灵，守护着那些被囚禁在苍穹之间的**遗忘领域**之中的灵魂。这……听起来并不疯狂，对吧？”

彗星舔了舔他的爪子，抬起头来远远凝视着我。他的耳朵轻轻颤抖着。

我叹了口气，“对……听起来就好像相信那些眨眼间能吞下百倍于自己体重的食物并且疯狂繁殖的寄生虫真的存在一样疯狂。”我喃喃着，抬头望过灯笼照亮的小屋，视线落在了一本古老的书本上。“听起来就和彗星蹄博士那些胡话一样疯狂。但是……但是**遗忘领域**是真正存在的！她是存在的！我知道，我看见她了！我亲眼……”一波寒潮涌过我的身体，让我不由得颤抖起来。我顺了顺连帽衫的衣袖。“……现在我说起话来开始像暮光了……”

彗星伸了个懒腰，摇摇脑袋，慢条斯理地走过房间。他停在了我床边，蜷成了一个懒洋洋的毛球。

“嗯……”我朝他凄然一笑，“我所需要的，就只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能听我大声说话就够了。”叹了口气，我也伸了个懒腰，轻轻抚摸着他的背。猫咪没有抗拒我的这份温柔。“你这可怜的小家伙，”我低声喃喃，“至少你只要能在

这儿闲逛的时候有顿饭吃就好了，这就足够重要了，对吧？”

猫咪把他的脑袋枕在橙色的爪子之间，闭上眼睛，体侧的毛皮随着呼吸慢慢地起伏着。

我挺直了身体，深深吸了一口气。“也许……唯一能让我不再感觉疯狂的办法，就是……去采访尽可能多的小马，把所有我能在城里找到的小马都采访个遍，问问他们关于**贪食精灵**的事，看看对于自己被逼着不得不去相信的东西，他们的相信程度有多少，比我更疯狂多少。”我笑了，又去抚摸着彗星。“谁知道呢？说不定我甚至能从中摸索出什么模式，绘制出什么图画。反正，只要我拥有那些她不想让我知道的禁忌知识，我就能去阅读那些隐藏在文字背后的东西。对吧？”

“**贪食精灵**？哦！一群讨厌的臭虫！他们吃了我最喜欢的咖啡馆的前露台！足足一个礼拜，我都没法安坐整个镇子里我最喜欢的读书点，足足一个礼拜啊！嗯？好吧，不，我们这么快就把所有破坏的地方都修好了，这也没什么奇怪的。整个镇子的小马们齐心协力能办到很多了不起的事儿呢！你有没有听说过992年的特大风暴？好吧，和近一年前**贪食精灵**对这地方干出的好事相比这还不算什么呢……是一年吗？哎呀，这镇子发生的怪事可多着呢。就在那些虫子把什么都吃光之前还不到一个月，我们才刚刚应付了一只小星座熊的大肆破坏呢。”

“对，小星座熊来袭的时候我就在场。那头巨大的熊把住宅区的两套公寓给生拆了！不过也就只是这样而已，赞美塞拉斯蒂娅，它没造成更多破坏！嗯，为啥它没造成更多破坏？你是说当时你不在这里吗？我可是亲眼看到的。暮光闪闪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而且安抚了那头暴躁的野兽，而且用非常欢乐的方式把它给送回了无尽之森。我猜就是因为这样她才有些发挥失常，哈哈。嗯？好吧，因为当她出来拯救**贪食精灵**的烂摊子的时候可是搞砸了，那灾难被她搞得雪上加霜！”

“唉，那可真是让咱大家伙儿都掉了下巴！暮光闪闪可是这沓沓脑袋瓜最灵最有才的独角兽啦，咱可亲眼见过她把石头变成帽子，无中生有地变出扇门儿来，甚至还给小龙宝宝脸上变出胡子来！哈……她超有一套的，咱们暮暮！可她可不光是会些花哨把戏而已！她可是塞拉斯蒂娅公主的亲传弟子！咱那时候呀，都呆了，就那么傻看着她自个儿就把那么大一头小星座熊飘着飘着就飘镇子外面去啦。所以啊，你也能想到了吧？那时候她用了个魔法想要让**贪食精灵**不再吃食物，结果却出了岔子，咱们那阵子可真懵逼了！那些虫子反倒更厉害了！把咱家的农仓给啃了个精光！不，咱永远都不会去埋怨暮暮的，把镇子给闹得天翻地覆的是那些臭虫子！咱估摸着……直到今天，咱也没明白过来到底是咋回事，她恐怕也一样。但凡是应付那些个稀奇古怪的玩意儿的时候，这总是可能的对吧？嗯？不。把它们都轰出镇子之后咱也就没再操心这回事了。您要问呐，最好还是去找镇长吧！这沓沓的事儿都是她负责的！”

“在小马镇镇中心重建工作完成之后不久，我就派遣黛茜小姐飞过了无尽之森。我以为，像她这样高速度而且敏捷的天马不光是能够追踪那些可怕的怪物，更是能彻底铲除它们。很不幸，三天的辛苦搜索之后，她却一无所获。如果说云宝黛茜都抓不到什么东西的话，那您就该明白这基本上就等于没希望了。繁忙的一个月之后，我们也就再也没试过去追捕这些生物了。我很讨厌把这当成是‘视而不见’的例子，可当时要紧的事务还多的很呢，所以这件事不值得再继续投入努力去深究了。更重要的是，这已经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因为追捕**贪食精灵**的探险行动是镇议会的决策，而镇议会所有的会员都觉得没必要再花费更多时间和金钱来继续这个任务了。**贪食精灵**已经不算是个问题了。实际上，我……就在您刚才跟我提起这回事之前，我几乎都把它们给忘光了。”

“我实在是很好奇，真的。我都好久没想起那些长翅膀的可怕恶棍了。考虑到它们对这家精品店的破坏，它们简直就是噩梦成真啊。真是太可惜了，我记得它们的外表乍一看是那么的可爱，那么的精致。如果你问我啊，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这么漂亮的东西会带来如此可怕的威胁呢？大自然真是怪诞啊。所以我才不太喜欢远足和踏青什么的，生在无尽之森的东西就该留在无尽之森里，我们最好少去干涉它们的生态。嗯？好吧，我也不知道它们到底是不是从无尽之森来的。考虑到蹄铁旅店就坐落在小镇距离无尽之森最近的边缘，而那是遭受破坏最严重的建筑物，我只能得出这么个结论。”

“我们不得不从头开始重建整座蹄铁旅馆！嗯……好吧，我说‘我们’，是因为我和斯派克自愿成了工地的领班。我……对于那些生物竟然有这么危险……我觉得其中也有我的责任。不，这话谁也没跟我当面提起过。可我觉得大多数镇民都认为我欠了这镇子很多，简直说都说不清。虽然是这样，但这经历依然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我本来就有管理方面的天赋，所以我做了计划确保酒店能一层一层地，一面墙一面墙地，乃至一块砖一块砖地重建，而且确保绝对的精确和完善，一点儿材料也没浪费。更重要的是，我们以创纪录的时间完成了重建工作，月底之前就恢复了酒店的正常运营！确实，重建时间比小镇其他地方都长得多，但这只是因为这地方遭受的破坏是最严重的。什么？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贪食精灵**会把旅馆大部分结构建筑都吃光了，却几乎没去碰附近其他建筑。说不定旅馆的建筑材料里面有什么吸引它们的东西吧，毕竟它们饿了。在这些混乱之中肯定有什么让他们把口味和食欲挂上了钩。另外，蹄铁旅馆是距离无尽之森最近的建筑了。这些生物很可能是在离开小马镇的时候把房子给吃光的。我也希望能解释明白它们为什么会这样，但是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我恐怕不是对他们了解最多的小马。”

“哎？瞎说！那才不是我呢！我最讨厌那些东西了！你想想，你正睡在云彩上，逍遥快活着，然后他们就好像‘嘿伙计们！看看她身上能爬咱们多少虫子！’当时我就一个念头，‘不酷！这一点儿都不酷！’然后他们就乌压压地从四面八方

冒出来到处都是了！我从它们中间飞过去感觉就好像在挤满了小孩子的房间里游泳似的！唔唔唔……我跟你讲，一点都不酷！我都不知道小蝶怎么看这些小坏蛋们的。嗯？对，你没听错。小蝶都快嫁给这些见鬼的玩意儿了！把它们抱得紧紧的，我咋知道她怎么看它们？！你该去问她才对！就是她头一个找到这些**贪食精灵**的！要是说有谁了解关于它们的什么事，那肯定就是她了！”

我敲响了这栋位于无尽之森边缘的小木屋的门。几个小时和各种小马的交谈最终把我引到了这里。伴着潺潺的流水声，静静的小溪从我蹄下蜿蜒而过，蝴蝶、蜜蜂、啁啾的鸣禽飞舞在九月的清凉风中。这个古朴而美丽的地方就是小马镇常驻动物管理员温馨的家。我暗自把这里的园艺技巧记在了心里，等我有空闲，一定要在自己的小屋把这些技巧尝试一下。

嘿……说得好像这些日子我还有什么“空闲”似的……

等我反应过来，才意识到已经过了好一阵子了。小蝶并没有来应门，于是我就又敲了一次，这次声音更大。我知道她现在就在家里。当我刚刚往这边走的时候，远远看到她正在小屋旁边浇花呢。难道……难道她一看见我就逃走了？

叹了口气，我第三次敲响了门。最后，屋子里传来了一个害怕的声音，又细又尖。

“你、你想干什么？”

我非常亲切地笑了，开口说道，“小蝶小姐，我叫天琴心弦。我正在为一个研究项目而采访小马镇的居民们。请问，您能不能礼貌地给我几分钟时间呢？”

“嗯……我、我们在说的是什么样的采访？”

“这个嘛，你看。我正在研究**贪食精灵**。听说您是几个月之前那场大规模虫灾的见证者-”

“噫！不、不要！你怎么会觉得我知道**贪食精灵**这东西？”

我尴尬地眨了眨眼睛。“呃……有些小马提起……那个……当它们肆虐整个镇子之前，您是头一个发现它们的-”

“我……我我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我从来不会喂养**贪食精灵**！那些小东西太可怕了！”

“小蝶小姐，我不是来谴责您的！我根本不会对您怎么样！”我紧张地解释道，“我只希望能了解更多关于这种昆虫的知识，而据说和它们相处时间最久的就是您-”

“我帮不了您！真的很抱歉！”

“我只想问几个-”

“实在是很抱歉，可是不行！”

小屋里面一片寂静，我站在原地，一时间愁眉苦脸。沉思之中，我用蹄子摸着下巴。当我感觉一阵寒潮淹没了全身之后，就在原地转了一百八十度，离开了那栋小屋。

我敲响了小屋的门。

另一边的声音很尖，“谁、谁呀？”

“小蝶小姐？我叫天琴。你的朋友暮光闪闪告诉我说，你是小马镇的常驻小动物专家。”

“对……？”

“我想……能不能问你几个问题，只有你这样博学多才又才华横溢的小马才能帮助我。”

“你……你有和小动物相关的问题需要我帮助吗？”

“对，其实，我还真的有呢。”我凑近了些。“可要是我眼前没有这扇结实的门板挡着，那我问起问题来就方便的多了。”

“我……我很抱歉。我忙得很。我有很多小动物得照顾和喂养呢，这……这是……紧急情况吗？”

“嗯……我被派遣去研究一些小动物。艾奎斯陞亚这附近就只有您了解关于它们的一两件事。”

“什么样的小动物？”

“哦……”我踢着路面，低头盯着小屋的草坪。“你懂的，就是那些常见的小动物。比如说松鼠，花栗鼠，小蓝鸟，呃……”我咽了口唾沫，“**贪食精灵……**”

“**贪食精灵？！**”

“可、可最主要还是松鼠！我们能不能-”

“不行！很抱歉！”对面尖叫着。“我帮不了您！您还是去问别的小马吧！”我叹了口气，转身快步离开了。

我敲响了小屋的门。

另一边的声音很尖。“你、你想干什么？”

“我是坎特拉动物委员会的心弦上尉！”我用充满坚定而威严的声音说道，“我谨代表塞拉斯蒂娅公主本尊，专门来和小马镇当地动物管理员打个招呼！这是艾奎斯陞亚国家安全问题！小蝶小姐，请你出来和我说话！”

“我……我、我……我……”

“小蝶小姐？！请马上开门！国家的命运就指望你了！”

“队、队长……坎特拉……塞拉斯蒂娅……国、国家安全……”好一阵子呻吟之后，门后传来了轻轻的“噗通”一声。

我眨了眨眼睛，“小蝶？”没有回音，我又眨了眨眼睛。“……小蝶？你……”我咬着嘴唇。“你、你还……清醒吗？”

屋里没有任何动静。

我呻吟起来。靠在门板上用脑袋在上面撞了好几下之后，我一声哀叹，转过身来，垂头丧气地走开了。

我敲响了小屋的门。

“哎哟……嗯……谁、谁呀……？”门后响起了一个疲惫的声音。

“小蝶小姐？你……没事吧？”我靠到了门前。“你听起来不太好。”

“呜……我……我不知道。我好像是睡了好一阵子，可、可我不记得什么时候睡着的了……更不用说还是在地、地板上……”尴尬地停顿之后，声音又变尖了。“嗯……你是谁啊？”

“我的名字是天琴心弦，我是从小马镇图书馆来的，我想……”

“……是……？”

我咬着嘴唇，一时间不知所措，心中暗暗焦急。我往后瞥了一眼，视线越过了无尽之森边缘，投向了小镇中心。我想象着在小镇对面的一间小木屋里，正有一个孤独的身影，尾巴垂在身边，默默地等待着。慢慢地，我笑了。清了清嗓子，我再一次面对着小屋的门板。

“好吧，我是这镇子里新来的小马。而且……当我搬进这里的小屋的时候，发现有一只猫咪。”

“一只猫咪……？”

“是，很小的东西。特别特别可爱。可是……嗯……我觉得它恐怕没有家。而且，嗯……它好像一直都在我家附近转悠。我觉得这小家伙真是好可怜。所以，慢慢地，我就开始喂他些东西了。首先是水，后来是小鱼干什么的。现在它在我家附近过得很舒服，实际上它就直接进了我家门，把我家当它自己家了。而且……嗯……我也喜欢有这么个小家伙陪着。可我现在不知道这么做到底对不对，该做的都做了没有。因此，那位小镇的图书馆管理员，就是名叫暮光闪闪的那位，她说她有位最好的朋友就住在无尽之森边缘，名字叫小蝶。所以……嗯……你是这地方的小动物和宠物方面最厉害的专家了。要是我想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那你是我能请教的最好的小马了。所以……我想问一下，你能帮帮我吗？”

片刻的沉默之后，我听到了小屋门里响起了门锁打开的声音，然后屋门敞开了。漂亮的天马从里面小心翼翼地注视着我。

“他叫什么名字？”

我笑了。

“哦~~~”小蝶温柔地呢喃着跪在我小屋中间。“过来，彗星！你真是个帅帅的小家伙啊，是不是呀？”她非常优雅地把橙色的虎斑猫哄到了她的蹄中，轻轻把他抱在了胸前，温和地抚摸着他的脑袋。“哦，你这咕噜咕噜的小精灵，嗯？好漂亮的琥珀色毛皮啊，就好像活生生的橘子露！嘻嘻嘻！”

“你……”我在她身边徘徊，有点难以置信地看着她这么简单就把这小东西抱了起来。“你是怎么这么简单就把他抱起来的？”

“我什么也没对他做！彗星天生就很乖！”小蝶用前腿抱着他。“你是说，你从来没试过抱抱他吗？”

“我……嗯……”我挠着后脑勺，“我觉得……我只是以为猫咪喜欢独立一点儿……他们和狗狗是相反的，对吧？”

“每一只动物都是独一无二的，心弦小姐。”小蝶告诉我，“就好像小马一样。只需要去认真了解他们，这小家伙就会非常友善。”她俯下身和小猫咪蹭着鼻子，“嘻嘻嘻，哦，没错，他可乖了，又乖巧又可爱。不用说，他在这里感觉很舒服

呢。”

“哈哈，好吧，我没白费力气。”

“嗯……”小蝶朝着我小床旁边的地毯指了指，“说不定有点儿舒服过头了……”

“哎？”我瞥了过去，看了一些之前没有的东西。毫无疑问，这解释了屋子里这股子味儿是怎么来的。“哦，看在露娜之爱的份上……”我抱怨着抓过簸箕和扫把，急急忙忙开始清理。“我可真是白痴。”

“不要这样子。你已经为这只猫咪做了很多好事了。”小蝶说着，用蹄子慢慢摸过他的毛皮，仔细检查了一下。“嗯……他的毛皮看起来很健康。通常流浪猫都会有营养不良的问题，但看来你的饲育已经有好一阵子了。”

“所以，他是流浪猫？”我收拾好之后走了回来。“我是说……嗯……你的意思是，他是在野外生的？”

“哦，他基本上没有什么野性。”小蝶说道，“他太亲切了。另外，他都已经有了家了。”

我眨了眨眼睛，“他有家了？你……你怎么知道的？”

天马只是朝我温柔而俏皮地一笑。

我顿时脸红了起来。“啊哈哈……嗯，好吧。我猜你之所以能成为小动物专家就是因为特别注意观察那些……咳咳，生命的细节。”

“很可能，他属于在你之前住在这间小屋里的小马。”她说，把彗星轻轻放下，抚摸着他的后背。“你认识这房子之前的住客吗？”

“呃……”

“不然，他可能早就离开这里，去其他的家庭附近了。实际上，在小马镇也有几只这样的流浪小动物呢。本来我还以为我把他们都带回来，送去让大家收养了。不过很明显，我还落下了一只。”

“也没落下多久。”我笑着说道，“那，为了保证他能健健康康的，我得怎么做才行？”

“好吧，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小蝶抬头看着我。“我们不知道他上一次打疫苗的时间……如果他打过的话。”

“哦，见鬼！”我一蹄子捂在脸上。

“这不会伤害他的。”小蝶说道。我们俩正坐在无菌室旁边，眼看着小马镇的兽医开始给紧张的猫咪注射众多疫苗中的第一针。“你不用担心，这只会让他……还有你自己，以后都更安全。”

“是……是啊……”我嘀咕着，视线一直集中在远处的彗星那双明亮的琥珀色瞳孔上。“谁、谁担心了？我才没担心呢……”我都有点上不来气儿了。“一切都会没事的……”

小蝶轻声咯咯笑了起来，“我真希望所有流浪的小动物都能有你这样的饲主来照顾啊。那么多迷失的宠物无家可归，太可惜了。”

“我只是想确保它能被好好照顾，这有那么疯狂吗？”

“一点儿也不会，心弦小姐。”小蝶轻轻拍着我的衣袖。“你不用这么紧张。”

“不是那样……”我摇摇头看着她，我们俩之间的角色这么快就逆转了，真是让我有点意外啊。如果我对苹果杰克聊起苹果园，或者对暮光闪闪聊起书本，或者是对云宝黛茜聊起……呃……爆炸？是不是也能用上同样的对话技巧呢？

“有件事，嗯……”我深吸一口气，开始提起下午这趟拜访最初的目的。毕竟，谁也不知道我们这次交谈还有多久就会被遗忘的寒潮所淹没。“我有些事情想问你，关于……某种动物。”

“哦，好啊。那正好是我最喜欢的话题了。”小蝶说道。

“呵……”我微微一笑，“我都不知道呢。”清了清嗓子，我正打算开口-

结果小蝶却抢了先。“毕竟，小马和小动物之间的纽带是我们小马种族能够繁荣兴旺的最基本要素了。”她说，遥望着兽医把最后一支疫苗也缓缓注射进彗星体内。“最起码我是这样相信的。我们是这个世界的管理者，当然，这不仅仅是天马的职责。如果我们都不去好好照顾小动物，不去最大程度地尊重它们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将会变得多么冷漠而残缺啊。小马应该和大地交流，而不是去改变它。否则我们会变得更像是钻石猎犬或者牛头怪那样子了，而你也知道他们的家园是什么样，几乎没有任何森林和野生的动植物。”

“对，可-”

“我觉得，世间万物的本质都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让小马希望能成为一切宝贵事物的守护者。”小蝶的微笑安详而温暖。“善良是一种引力，它吸引着我们去投向善良，并且在我们的生活中做好事，这种力量超越了寻常的沟通。”

“这很有意思，可我真心想问你的-”

“你不觉得只靠文字和书面来沟通，反倒对我们是一种限制吗？”

我有些瞠目结舌地盯着她，慢慢地，重新找回了呼吸的感觉。“我的整个存在，都是靠感受来决定的，小蝶。我越是阅读，越是沉浸在文字之中，我就越感到自己在迷失。有时候……有时候我简直害怕……害怕我会对周围的一切信息都发疯，不管是有没有逻辑的也好。”我喘着气，用蹄子揉着自己的鬃毛。“但是……我一直都是随便就投入哲学思考方式的小马。也许这是我的错，相信文字毫无意义，却又经常发表长篇大论什么的……”

就在这时候，兽医走了过来，把彗星放在我蹄子里。“好啦。”她向我和小蝶露出了甜蜜的微笑。“焕然一新，还有天使兔也一样。他一点儿都不淘气。”

“嗯……他……”我小心翼翼地抚摸着，抬头盯着那只雌驹。“他今天不会有问题吗？”

“嗯……他可能会有点儿头晕。不过只要能保证按时服用我们给他开的营养补充药剂，不过两天他就又能活蹦乱跳了。”

“好吧，非常感谢你，医生。”我低下头，把彗星毛绒绒的小脸歪过来朝着我。“好吧，挨了那么多针，你看起来还真冷静啊。其实你是只刺猬对吧？”

就在这时候，彗星轻轻喵了一声，磨蹭着我的蹄子。

我眨着眼睛，不由得张开了嘴，“他……他朝着我出声了！这……这还是头一次！”

小蝶凑了过来。“告诉我，心弦小姐，你能理解他吗？”

“我……我……”我结结巴巴，盯着那只小毛团的时间越长，我就觉得压在身上的重量越轻盈。忽然之间，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整天都对周围的所有一切那么操心，那么焦虑了。我小心地抱着他，任凭他满意地咕噜着，舒舒服服地蜷缩在我的前蹄之中。这样的温暖，这样的柔软，这样的可爱……在我这辈子里还从有过这种感受。“我……我想我开始理解了。小蝶。”最后，我终于用颤抖的声音做出了回答，面孔上露出了脆弱的微笑。

“所以……什么沙子都行？”我问道。

小蝶和我一同走出了小屋的正门，沐浴在夕阳琥珀色的余晖之中。“因为他已经在外面生活了很久，所以猫砂盆可以随使用小屋周围的沙子就行了。哦，我建议你最好在沙盆旁边摆点儿叶子和松枝什么的，好让他对环境更熟悉。毕竟，谁知道他在森林边缘生活了多久呢。”

“是啊……”我扭头看着趴在我鞍包边缘的彗星笑了。猫咪因为疫苗的影响还在迷迷糊糊，懒洋洋地眨着眼睛。“那，过几个礼拜，我能试着从店里去给他再买点东西吗？”

“只要你能按部就班地把该做的事做好，那你就能保证他过得很舒服。”小蝶温柔地笑着。“我真为你高兴，心弦小姐。这么久以来，他可是我见过最可爱的猫咪了。”

“哈哈……是啊。”我说道，“算我走运啦。那，你觉得他到底有多大了？”

“我得赞同兽医的看法，他似乎有两岁了，最小也就十六个月。”

“他个头这么小，这正常吗？”

“如果他见到你之前一直都没多少能吃的，那我毫不意外。”

“我一定会一天喂他两次。就像你提议的那样。”

“我很期待一个月之后再来看看他，心弦小姐。”小蝶笑着说，“我都等不及想看看他变得有多健康了！”

“哈哈……”我不由得流下了冷汗，只能望着树林深处。“好吧，你肯定会大吃一惊的。”

“我……嗯……”小蝶忽然有点局促不安，避开了我的视线。“对不起，当初你来敲我的门的时候，我……我对你那么没礼貌。如果你问我的朋友，她们会告诉你，我……嗯……比较害怕陌生来客。”

“为什么呢，”我问道，扭头注视着她们。“你有很多趣事可谈呢，小蝶。我觉得我们俩有很多共同话题可聊。”

“很明显没有。”她红着脸，“不然你来找我的时候，我也不会把门关那么久了。”

“嘿……”我凑了过去，轻轻地把蹄子搭在她肩上。“你说用心去感受胜过千言万语，我很赞同这份力量。但有时候，社交的过程是彼此增进了解的桥梁。不管多困难多麻烦也好。我是说……今天我遇到了一位新朋友，她非常的亲切，而且努力帮助了我，让我的生活……还有彗星的生活都变得更加更好了。”我小

声笑了起来。“想想看嘛，在生活中结识更多的新朋友又有什么害处呢？”

“我……我只是……和其他大部分小马都不一样。”小蝶低下了头，显得很黯然。“我没有勇气……也没有冒险精神……”

“你当然不一样了，小蝶。”我告诉她，“你和大家不一样，你是一只非常温柔、非常善良、非常体贴的小马，有了你，这小镇的生活变得更加甜蜜了。要是你也跟其他小马一模一样没差别，那认识你还有什么意思吗？”我笑了，“我觉得啊，光是你今天挺身而出帮助我的这份努力，这勇气就远超出你自己的想象了。而且，如果说有什么的话，你该把这机会看成一个台阶，勇往直前更上一层楼呢……我是说社交方面。”

“我……我想你说得对，心弦小姐。”小蝶害羞地微笑着，她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放松地舒展了一下翅膀。“而且你也是一只非常聪明，非常有头脑，很有想法的独角兽。我觉得……嗯……”

“什么？”

“嗯……我也不太清楚。可我总感觉……好像你这一天都有什么想要问我的事情，但是我没给你机会问出来……”

我一脸茫然地直盯着她，“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她耸耸肩，“可能只是我想太多了吧。”她俯下身，温暖地笑着爱抚彗星。“恐怕我不是唯一会被可爱的东西给分散注意力的小马呢。”

彗星疲惫地喵喵叫着，努力咕噜着。那模样活像一艘摩托艇。我们俩都咯咯笑了起来，这时候我觉得一阵寒意，于是知道现在是分别的最佳时机了。

“好吧，现在我得撤啦。我还有点儿东西得看呢。”

“你在小马镇是做研究的吗？”小蝶问道。

“对……”我回答道，虽然只是在随口搪塞。“研究些……有的没有的之类的吧。我想。”

“嗯……”她朝我俏皮地眨着眼睛，“我想有谁得去合个眼了。”

“你说得对……一直都对，小蝶。”我挥着蹄子目送她离开。“再见，还有……谢谢，再次谢谢你……”

“不用客气。”她开口说道，但忽然之间就被冰冷的寒潮吞没了。天马在原地打着寒颤，呼吸在空中吹起了白雾。她好奇地眨着眼睛，凝视着周围。然后耸耸肩，慢慢走向小镇远处的尽头。

目送她远去，我没多想什么。漫步回到我的小屋，我放下了鞍包，又把迷迷糊糊快睡着的彗星轻轻放在小床中间。

“唉，也不算太糟糕，对吧？”我在小小的家里来回走动，点亮灯笼，收拾杂物。“我们好好照顾了你，制定了一个不错的计划来保证你吃饱喝足还能干干净净的。我们也知道你不能……嗯……有小彗星。不过一切都很顺利！皆大欢喜了！我想这是咱们美好同居关系的开始，真糟糕，我就只能继续啃彗星蹄博士的疯话，去琢磨那些笑不出来的东西了。”

正在走动的我顿住了，好奇地注视着床的另一边。我的枕头旁边堆了一大堆书本。可我却一点儿都记不起它们是哪儿来的了。

“咦？怪了。”我无精打采地走过去，捡起了几本关于艾奎斯陞亚动物学的书。“你们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图书馆？我怎么不记得-”

彗星喵了一声。

我低头看着他。

咕噜的猫咪正在抬头注视着我，他比我想的要清醒多了。晚上把他拴在床柱上免得他乱动我架子上的家当，真不知道是不是对这小东西太残酷了呢？无论如何，他正在拨弄的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猫咪正在我的鞍包里面钻来钻去地玩着，胡须拂过了鞍包里金七弦琴的琴弦。

皱着眉头，眯着眼睛，我就这么怔怔地看着。然后，我慢慢低下头，盯着蹄子里的书本。

等到彗星开始磨蹭我腿的时候，我已经把那些书放在了小床上。我摇晃了一下，拿起了鞍包里的七弦琴。茫然地注视着它，金色的琴身上映着我空洞的面孔。

“我……”我喃喃着，“我……我今天……本来是要……是要……”

除了彗星的咕噜声和偶尔发出的喵呜声，整个屋子里一片死寂。我机械地扭过头，盯着彗星蹄博士的日记。走过去翻开了记录，我翻阅着页面，上面的每一个字，所有的字，全都闪烁着蓝色的光芒。

“这……这看起来不对劲。”我喃喃自语，只觉得自己的声音忽然变得那么不真实。房间里的寒冷程度加倍了，我不知道彗星能不能感觉到，但我也不能大声向一只猫咪发问我有什么本来就该拥有的能力。“是……是哪里……？”

又一波寒意袭上身来，我脑海中浮现出了锁链的铿锵声，身体绷紧了。现在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放松，前提是没其他要紧事的话。七弦琴在我自己的魔法中飘得更高了。现在我不在乎身边新来的会遗忘的宠物有没有在听，我必须赶紧，赶紧演奏“暮光安魂曲”。这突如其来的冲动迫使我不顾一切地想去演奏这能看清真相的乐曲。在这冲动被我自己的意识完全磨灭之前，我必须演奏它。

旋律眨眼间就结束了，就像开始时一样快，……至少感觉是这样。但此刻我的感觉，只有脑袋快要裂开了。

我跌跌撞撞，几乎把七弦琴给摔了。在魔法的风中，彗星蹄的笔记发出了光芒。当我眨着眼睛仔细盯着看的时候，上面的几个词从忽隐忽现的蓝色，变成了炽热的红色。就在这时候，我想起了一件事，我自己都没意识到我快把这件事给彻底忘光了。

我跪倒在地，紧紧抓住了疼痛的脑袋。每一次思绪的波动都让我的角发出了共鸣的光。我看到了拍打的虫翼，网球一样的身体，还有一个城镇，淹没在棕褐色的虫群之下，被生吞活剥。

“**贪食精灵。**”我低声嘶吼，几乎是咬牙切齿。“**贪食精灵，贪食精灵，贪食精灵！**我本来该问小蝶关于**贪食精灵**的事的。可为什么我没问呢？是什么阻止了我？是什……谁……？”

我僵住了。伸出颤抖的前蹄，我拿起了彗星蹄的笔记。盯着上面仿佛在浮动的那些红色词汇，慢慢地，我摇着头，咧开了嘴，阴险的窃笑声从我唇边流了出来。

“哦～～～呵呵，不，哦，不，你不行啊。你差点儿就把我给甩掉了，你这干巴天角兽骨头棒子废柴。”我咬牙切齿地笑着，“你差点儿就把我给彻底甩开了呢。干得漂亮，我得承认，这把戏真不错。不过我可没那么简单就迷失，只要我继续演奏安魂曲，你就休想。你别想甩掉这个无名独角兽，你这把戏没准儿对彗星蹄管用了，对我可没戏！”

我转过头来，对彗星咧着嘴。

“她当我是个白痴呢，你觉得我有那么白痴吗？至少有一半吗？”

彗星只是歪着脑袋，继续喵喵叫着。

“我可不这么想。”我重重地把书合上，挺直身体站起来，大步流星走过小屋。“我很明白早上我要干的头一件事是什么，所以塞拉斯蒂娅保佑我吧。”

我敲响了小屋的门，力度很重。

另一边的声音很尖。“你、你想干什-”

“嘿，我只是刚刚路过这儿……”我说道，“我猜，你知不知道外面有一只毛茸茸的小动物死在路上了？”

“哦天呐！”精巧的蹄子发疯一样解开了门锁。“我天呐！哦天呐！”小屋的门开了，气喘吁吁的小蝶从门里飞奔而出。“天使兔？！毛毛先生？！伊丽莎白？！到底是怎么-”

“哦，糟糕，我的错。”我笑嘻嘻地翻了个白眼。“医生给我配的眼镜放哪儿啦？我发誓，我这眼睛简直是啥都看不清！”我踢了踢地上一块浅色的斑点。“这就只是块苔藓嘛。哈哈……哦，咳咳。……对不起。”

“哦……嗯……”小蝶轻声尖叫，紧张地直发抖。“这……嗯……挺好的。我想-”

我直视着她的双眼，“**贪食精灵**。”

她向后一缩，像个放歪了的塑料模特。“呃……你说什么？”

“我在镇子里研究那些五彩斑斓的小虫子，听说你在应付它们这方面很有经验。”

“我……呃……”她从我身边一步步退开，整个身体都缩起来了。“呃……”

“你是小马镇当地的小动物专家，对吧？”

“你、你还是去和镇里的兽、兽医谈吧。”小蝶结巴着。

“那位兽医从来没有应付**贪食精灵**的第一蹄经验，我知道，因为我已经问过她了。”我坚定地朝她走去。“不过，你和他们有过互动，我非常想了解这些生物……”

“我真心不觉得这是什么好主意。”小蝶说道，她小声尖叫了一声，扭头就狂奔回她的小屋里。“对不起，可您还是另找其他小马问-”

“可我很怀疑还有谁能帮上我的忙，小蝶！”我在后面叫道，“与动物沟通也好，如何照料他们也好，还有和他们以心交流也好，谁也不知道这其中的意义所在，那是言语所力不能及的……”

小蝶在门口僵住了，她咬着嘴唇，红着脸，回头瞅着我。

我慢慢走向她，温和地笑着。“有一位睿智的小马曾经告诉我，我们是这个世界的管理者，世间万物的本质都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赋予我们去寻找并且保护生命的力量。你是愿意相信自己蒙受这项祝福？还是只想一逃了之？”

小蝶局促地踏着步。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向我点了点头。“你愿意进来吗？”

“暮光闪闪一直都对**贪食精灵**的事情非常内疚。”小蝶低声呢喃着。我们俩坐在小屋前厅的桌旁，桌上摆着热气腾腾的茶具。“可她对自己太过分了。毕竟，并不是她把**贪食精灵**带到小马镇来的。而且在第一次把它们驱赶到无尽之森的行动失败之后，也不是她留下了几只**贪食精灵**。”

我慢慢地点着头。当我们坐在一起的时候，我取出了七弦琴，弹奏着轻盈的乐曲。音乐似乎抚慰了小蝶，让她变得轻松愉快。她并不知道我正在一遍又一遍地轻声演奏“暮光安魂曲”，用魔法确保我能牢牢记住这次讨论内容的主题是什么。

“我实在是被那些可爱的小虫子给迷住了。”小蝶带着梦幻般的微笑，“以前我真的从没见过他们这样的小东西。实在是难以想象这么可爱的小东西居然能造成这么可怕的破坏。它们……简直是太可爱了，就好像从童话故事里出来的一样……”

“你说你一开始就只发现了一只？”我问道，“就只有一只**贪食精灵**，然后它繁殖成了侵袭小马镇的庞大虫群，对吧？”

小蝶点了点头，“我犯了个错误，喂了它食物，却完全没去考虑后果。光是在走到镇中心去展示给朋友们的路上，它就繁殖出了三只新的**贪食精灵**。从那时候起，每一只新的**贪食精灵**都在以同样快的速度繁殖……说不定更快。”

“你看过了它们，”我评价道，斜靠在桌子上，把七弦琴抱在怀里。“你能触到它们，你把它们抱在蹄子里……”

“对……？”

“它们难道没有让你产生什么非常诡异的感觉吗？”我问道，“难道它们的暴食和成倍繁殖的方式，不是太超现实了吗？”

“我……”她低着头，从鬃毛的后面窥视着我。“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心弦小姐。它们就和我相处的其他小动物们一样真实。”

“你有照料动物的天赋能力。”我说道。

“对，可……我却没法对付这些动物，它们完全不理我，好像我不存在似的。”

“你不觉得这有点儿奇怪吗？”我加重了语气。“你，可是小马镇的动物专家。你的朋友暮光闪闪曾经告诉我，你在无尽之森里驯服了一只发怒的蝎尾狮，而且还用瞪眼驯服了一头红龙，还有一只可怕的鸡头蛇，这都是最近一年里的事。”

“嗯……”她脸红了，避开了我的视线，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另一只前蹄。“是。这确实都是我做的……”

“可是，你却对付不了这种长翅膀的小虫子？”

她颤抖不已。“我们大家都犯了错，心弦小姐。它们在最不合适的时候冒了出来。”

“小蝶，我并不是来给你挑毛病的，我从来就没打算给谁挑毛病。”我说道，“你看不出我的意思吗？我发现，那些**贪食精灵**对你的指示根本置若罔闻，从根本上讲，这简直太荒唐了。你有一种和动物打交道的办法，它超越了语言的限制，超越了普通的逻辑。你拥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你用心灵去感触的能力几乎对任何生物都能管用。那为什么对**贪食精灵**就没有效果呢？”

“我……”她微微颤抖着，“我不知道……”

“也许……”我眯起眼睛注视着她，“**贪食精灵**的存在，本身就与现实相矛盾，就是对这个世界正常现象的冲突。也许，他们根本就违反了这个世界的规则。”

“嗯……”

“仔细想想看吧，”我继续讲下去，“它们的习性，它们的饮食，它们的繁殖能力，还有猖獗的破坏能力，能说得通吗？在你对动物的了解中，有什么东西能对得上号吗？”

小蝶咬着嘴唇，她的颤抖停止了，就好像她突然醒觉了什么一样。“我……我一直都在猜测。这……这对我而言完全是毫无道理的。暮光闪闪和我……我们足足花了好几个月才从对**贪食精灵**灾难的内疚感之中挣扎出来，但我觉得，就连她也相信我们本该掌控局面，不至于到这个境地的。那时候她的魔法本来该阻止它们吃光镇里所有的食物，而我的安抚本来一开始就该阻止它们袭击整个镇子的。”

“那到底是什么让它们离开了小镇？”我问道，“这些**贪食精灵**把小镇毁得一塌糊涂之后，就这么自觉地离开了？”

“嗯……不完全是这样……”

“不是？”

“就在预定来拜访小马镇的塞拉斯蒂娅公主按时抵达的那一刻之前，**贪食精灵**终于被从小马镇赶出去了。”小蝶说道。

“哦，真的？”我疑惑道，“用什么？火把？”

“才不是，傻丫头！”萍琪派欢叫着，在我们背后蹦蹦跳跳。“用音乐！”

猝不及防之下，我差点从凳子上掉下来。把七弦琴紧紧抱在胸前，我瞪着她看，大口喘着气。“啥情况？！”

“要是他们有脚指头啊，那些**贪食精灵**还会跟着音乐敲着脚打它们邪恶的拍子呢！”萍琪派大声叫道，笑得咯咯的。这时候她又停住了，若有所思地挠着下巴。“再想想看……要是我们有脚指头的话，那我们也会这么做吗？”

“你到底是怎么跑进小蝶的小屋里的？！”我惊魂未定地问。

萍琪派眨了眨眼睛，“这里是小蝶的小屋？”她转过身，“嗯，好吧，这的确解释了为什么这里闻起来就像是鸟食和雪貂尾巴！”

“软糖在厨房呢，在炉子旁边睡觉，萍琪。”小蝶温和地笑着，“我正好在烤一炉马芬，我知道他最喜欢在这么暖洋洋的地方呆着了。”

“好的好的好的！”萍琪笑嘻嘻地朝着门厅外的厨房蹦去，“谢谢你在我参加彩弹锦标赛的时候照顾他！”

“你的队赢了吗？”

“没，坎特拉鹰眼队又把我们干掉了。哦，可恶的独角兽还有他们那犯规的开枪角角……”

“嘿，等一下！”我叫住了萍琪派。“刚刚你说的……”

“什么？小蝶的家闻起来像是雪貂的尾巴？嘻嘻，这是黄鼠狼的一种文雅的说法-”

“不，是**贪食精灵**和音乐！”我重申道，“音乐和把它们赶出小镇有什么关系？”

“嗷……那当然啦！”萍琪的大蓝眼睛先冲我翻了个白眼，然后她才咯咯笑了起来。“**贪食精灵**喜欢音乐！要我说明呀，有点喜欢的过分啦！只需要来个独马乐团演奏就能它们都变成有秩序的虫虫大游行……游击……游荡？”一时间她摆出了斗鸡眼，然后摇摇头，直直地瞪着我。“简直太疯狂啦！它们简直就好像是活着的音符一样，只不过长了毛，而且顶上的小尾巴被去掉啦！你懂我的意思对不对呀？”

“呃……”

“怎么都好啦，再说声谢谢，小蝶！我拿一两个马芬你不介意吧？”

“随便拿吧，萍琪。”

“谢谢啦！”她一路蹦进了厨房里。“嘿软糖！从洗碗机里出来！啊，坏鳄鱼！去嚼你自己的锅铲！”

“嗯……”我用蹄子顺了顺鬃毛，瞥了一眼我的七弦琴，又看着小蝶。“我想，你愿不愿意下午出去散散步？”

“我……我不喜欢这样，心弦小姐。”小蝶在颤抖，紧张地跟在我身后，“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不是‘什么’，”我说道，努力遏制着席卷而来的寒意，“更像是‘谁’。”我们俩已经离开了小蝶的小屋，向森林边缘走了大约有十分钟了。太阳还没下山，茂密的森林并没有多少阴影，只有我们头顶的树叶落下了一些荫凉。“你们当时差不多就是把那些**贪食精灵**从这里轰走的，对吧？”

“嗯……”她点点头，战栗地小声说道，“说真的，我一直都害怕它们会回来，到那时候我的小屋就会第一个被它们吃光了。”

尽管冻得牙齿都在打架，但我还是笑了。“可它们从来没这做，难道这还不够让你觉得奇怪吗？”

“这个……”

“我是说，它们两天之内差点儿把整个小马镇都生吞了，那为什么它们没有吃光整个森林，吃光你的小屋，还有其他的一切？”

“我……我真的不知道，”小蝶结结巴巴地说，“心弦小姐，你让我思考得越多，这整个**贪食精灵**的事情听起来就越是离奇。我以前从没觉得这件事值得下这么大功夫去思考，但是你所有的问题都非常非常合理。你到底想要证明什么？”

“我也不知道，小蝶。”我说道，“但是我认为，答案可能就摆在我们眼前。”

“怎么会？”

“我想亲眼看到一只**贪食精灵**。”

“什、什么？”小蝶颤抖得更厉害了。“可、可是，为什么？这只会引来危险！”

“也会引来真相。”我喃喃着，仔细凝视着周围的每一处阴影和昏暗。“我正在寻求理解，小蝶。恐怕只有当我接触到实际存在的东西，我才能得到答案。”

“但是……但这意味着要更深入无尽之森……”

“我很清楚这一点。”我说道，“我并不害怕，你也不该害怕。”

“那你为什么颤抖得那么厉害？”小蝶问道，“嗯……如果你不介意我问的话……”

“这不是因为害怕，小蝶，”我颤抖着，“是因为寒冷。”

“寒冷？为什么？现在这么闷热！”

“相信我。”我说道，努力遏制着剧烈的颤抖。这个我可没做好准备，斗篷和被子什么的都被我留在家里了。但是，我并不想离开小蝶一走了之，把我们目前对话取得的进展全都浪费掉。“这是我现在最不想去的地方了，但如果我想有进一步的发现，那我就绝不会在已经走了这么远的路上打退堂鼓。”

“你真的好勇敢啊，心弦小姐。”

“你也是啊。”我微微一笑，“谢谢你愿意和我这样的陌生小马交谈，我……我很抱歉，一开始用那样的方法把你从小屋里拉出来。真是太过分了。”

“其实我才觉得抱歉呢，有时候大家需要我出来，不得不做些傻事才行。”她腼腆地在土地上磨着蹄子。“我从来都不是喜欢交往的天马，但我知道，这基本上是我自己的错。我有很多的朋友，现在我也该是时候学会去相信他们真诚的心，而不是被自己的恐惧所束缚了……”

“你真是一只温柔的小马，小蝶。”我说着，大步穿过面前名副其实的密林。

“不用对自己那么刻薄，是你的温柔和耐心帮你驯服了那些野生的动物，我相信，这只会更让你赢得其他小马的爱戴和尊重。”面对着一片空地，我停下了蹄子。虽然还是在发抖，但我却笑了。“啊，这里不错。”

“嗯……”小蝶从我背后望去，“什么不错？”

我转向她，指向前面杂草丛生的灌木丛，那里有一根孤零零的树桩。“相信我，我最清楚在哪里演奏最合适了。”快步走了过去，我像是坐大凳子一样坐在了那个树桩上，她一直都跟在我身边陪着我。“好了，那就赶快吧。你能给我描述一下当时用来吸引**贪食精灵**离开小马镇的音乐是什么样的吗？”

“嗯……”小蝶局促不安，环视着周围包围我们的树木，“萍琪派演奏的音乐非常开朗活泼，是一段节奏很快而且重复的曲子。不过……嗯……她同时演奏一大堆的乐器呢。我……我有点怀疑，你只有一把七弦琴的话，能不能模仿她。”

“没关系，”我把七弦琴飘到了面前，“我想我正好有一首欢快的曲子能代替它。”

“哦？”

“放松就好，小蝶。”我一边说着一边开始用魔法拨动琴弦。“请坐吧，你也可以在这儿好好欣赏一下，对吧？”

“好吧……”

我集中精神，闭上了眼睛，让我的思绪超脱出在身体上侵袭的寒意。很快，我就开始弹奏非常动听的“余晖波莱罗舞曲”。魔法的旋律飘荡在林间，森林的这个位置有着难以置信的声学强化效果。很快，无尽之森就和快节奏的旋律产生了共鸣。

“嘻嘻嘻……”小蝶热情地呢喃着，“这曲子真的很有趣。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它让我心里变得非常欢快，都想蹦起来了。”

“嘘，”我压低了声音，双眼紧闭，把精神集中在快节奏上，“对此我很高兴，小蝶。可我必须专心……”

“哦，对不起。”

“没关系。”我嘟囔道。然后咬着嘴唇，一遍又一遍地演奏着“余晖波莱罗舞曲”，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每一次演奏，我都稍微做出了调整，让音乐产生了细微的变化。这并非为了艺术，而是为了测试不同的版本能不能更好地吸引我的“猎物”。随着演奏的继续，我感觉到自己的颤抖逐渐消退了，取而代之的是忧虑，像云雾一样从我的心里升了起来。感觉好像是没什么用处，我根本没听见有什么**贪食精灵**出现。很快，我又开始担心这音乐本身了。如果我太专注于这音乐，说不定，我会忘记自己为什么来到这里的原因。现在我非常想把正在弹奏的“余晖波莱罗舞曲”换成“暮光安魂曲”，好增强一下我对这种荒唐虫子的记忆，只是小蝶的声音忽然插了进来。

“唉！心弦小姐！”

“再让我演奏一遍，一遍就好-”

“不，快看！”

我睁开了紧闭的双眼，在这个冰冷模糊的世界中，有一个小小的紫色圆点漂浮着，像一团昏暗的球形闪电一样飘飘荡荡。我眨了眨眼睛，那个柔和的形象变得更清晰了。它拍打着蜻蜓翅膀，左右摇摆，明亮的眼睛映着树丛中透射进来的阳光，毛绒绒的圆球身体上向我们露出了永恒的笑脸。

“哎呀，你好啊。”我低声喃喃着，瞥了小蝶一眼，和她四目相对。“这次是真的了，对吧？”

“你是说，这么久以来，你从来没亲眼见过它们？一只都没见过？”她轻声反问道。

我张口欲言，但却犹豫了。我想到了**遗忘领域**，想到了彗星蹄博士的笔记，想到了这么多疯狂又难以置信的事情都真实得如此恐怖。我的思绪一路回溯到几个月之前整个小镇遭到虫灾蹂躏的那一刻，忽然之间，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一个细节：安魂曲到底是造就了这种清晰……还是缺乏清晰？“我……我想……我也不清楚……”

贪食精灵轻轻地啾啾了一声，声音简直太可爱了。尽管如此，我听到那叫声依然浑身一哆嗦，差点儿把七弦琴都给掉了。不知为什么，这可爱的叫声在我耳朵里听起来，简直就像是当时我在**遗忘领域**里溺水的时候听到的那些镣铐加身的小马的呻吟声。

“它们非常友好，”小蝶小声说道，“如果你走过去，它只会想靠近你，哪怕

这表示它会把你鬃毛当它的窝。”她扭头看着我，“那……嗯……这里有一只出现了，你想怎么做呢？”

“我来看看能怎么做。”我轻声回答，眼睛一直紧紧盯着那个活生生的紫色毛团。“给，帮我拿一下。”我把七弦琴递给了她。

小蝶轻轻接了过来。

我脱下了我的鞍包，眼睛一直不敢离开那只**贪食精灵**。

贪食精灵盯着我，一直都在笑，一副开心个没完没了的样子。

“好吧……”我吁了口气，虽然心里对接下来的事情提心吊胆，但依然努力保持镇定。“我需要你的帮助。跟着我……”

小蝶紧张地点点头，把七弦琴放到树桩旁边，跟着我慢慢朝那个东西挪了过去。鞍包被我飘在面前。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感觉好像过了一百年之后，我们终于爬过了那片空地。现在，我们离那只虫子只有一步之遥了。“看看你能不能把它哄住。”我压低了声音，把鞍包的口打开。“我们得忽悠它一下。”

“好的……”她点了点头。快步走过去。伸出一只蹄子，露出了轻松的笑容。

贪食精灵晃晃悠悠地飘了过来，磨蹭着她的前蹄。它发出另一声欢快的鸣叫，然后顺着小蝶的前腿一路蹦了上去，开始偎依她的脸。

“嘻嘻嘻……”小蝶脸红了。“我都快忘了，这些小可爱有多粘你……”

我适时地清清嗓子。“别这么快就沉迷其中了，小蝶。”我冲着面前敞开的鞍包努了努嘴。

“咳咳，嗯……说得对。”她又用脸蹭了蹭那**贪食精灵**。“我们不会伤害你的，小可爱。我们只想更好地了解你，请不要害怕心弦小姐。她只是对你们很好奇。要是你们躲在森林深处，那她就没法进一步了解你们了。现在听话，好吗？”

贪食精灵只是唧唧叫着，把舌头卷了起来。等等，这虫子还有舌头？这真是越来越奇怪了。

“那……好吧。”小蝶安慰道，把那小毛团放到了我的鞍包里。“看？还不坏，对吧，小家伙？”

我关上了鞍包，把它扎紧了。紧紧抱着它，我深吸了一口气，不由得傻笑起来。“不管你在哪儿，彗星蹄。希望你能为我感到骄傲……”

“咦？”

我清清嗓子，把鞍包飘了起来。“不用介意。我只是很开心终于成功了。”

“那……你已经把它装进包包里了，你要怎么检查它呢？”小蝶问道。“用你的角做些魔法方面的扫描吗？”

“不。”我回答道，“我打算把它带回家，在我的地窖里安全地研究它。”

“你……什么？！”小蝶大惊失色。“可……可这就是说，你要把它带回小马镇！”

“呃……我想是的。”

“这……这实在是太危险了！”小蝶叫道，“如果它回到有那么多食物和那么多东西的地方，不用问也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破坏！”

“相信我，小蝶。”我说道，“我有……很多魔法方面的天赋，能阻止灾难的重演。”

“可……”

“而我也不会伤害这小家伙。我只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资源来好好研究这些东西，在森林中间我可做不到。”我说着就转过身去-

-结果却迎面遇上了小蝶展开的翅膀，她拦在了我面前。“我……我很抱歉，心弦小姐。”她咬着嘴唇，眉头紧锁。“可……可我必须阻止你才行。”

“喂？”我有点错愕地眨着眼睛盯着她。

“我不能让你把那只**贪食精灵**带出森林。当初就是因为我的愚蠢，才给小马镇带来了虫灾。从那以后，我就觉得我得负起责任才行。现在就是我负责的时候了。所以……嗯……”她咬紧了牙关，深深吸了一口气，最后化作咆哮声释放出来。“**放下你的包包否则我就不客气了!**”然后她立刻萎了下去，眯起了眼睛。“嗯……请不要因为我太强势就讨厌我，拜托。”

我盯着她看，轻轻叹了口气之后，不由得笑了。“这世界上谁也不会讨厌你的，小蝶。你……你只是在做正确的事而已。”

“那……”她紧张地咽着唾沫，“那你……你会照我说的做吗？”

“那我就在这里做研究好了。”我回答道，“可能没法知道我想知道的事情，但说不定，只要我继续演奏，我就能把这小家伙留在这里够长的时间，好让我能充分研究它。”我转过身指着树桩那边。“可以帮个忙，帮我把七弦琴拿过来吗？少了它我可没法演奏音乐……”

“哦……”小蝶的翅膀放松地舒展了几下。她扭头看看树桩，又看看我。“好的!”她笑了起来，迈开轻快的步子，朝放着我乐器的地方走了过去。

我默默地站在原地，斜着眼睛目送她远去。十步，二十步，三十步……

小蝶捡起了七弦琴，还没来得及转过身，她就僵住了。一阵冰冷的雾气遮住了我对她的凝视，雾气散去之后，我看到她站在树林中间颤抖着，战战兢兢地四处张望。

“什……怎么……我……我在这儿干什么呢……？”

我深吸了一口气，大步朝她走过了过去。“哎呀，你好啊!”

“噫!”她吓得一哆嗦，飞快地转过来面向我，差点没把蹄子里的七弦琴给摔了。“是、是谁?!”

“哦，实在是对不起。”我说着，喘了口气，“我没想吓到你，小姐。我本来正去找泽蔻拉呢，半路上却把我的七弦琴给丢了-”我朝她的蹄中瞥了一眼，立刻眉开眼笑。“哦!嘿!你找到它啦!”

“嗯……”小蝶微微哆嗦着，低头盯着蹄子里的金色七弦琴。“呃……我……我想是的……”

“实在是感激不尽!你真是太善良了!”我冲过去把那乐器用魔法飘了起来。

“我发誓，要是我的角没连着脑袋，连它我都能给丢了。”我把七弦琴塞进鞍包的小口袋里，故意挡住正在鞍包里的**贪食精灵**蹦蹦跳跳的位置。“那……像您这样甜美可爱的小马在这么美好的一天里打算做什么呢？出去散散步？”

“我……”小蝶脸红得透亮，微微扭着头，凝视着周围的无尽之森。“我……我也不太清楚。我……我通常不喜欢往森林里钻……”

“啊，那真糟糕。你看起来像是那种很会和野生动物打交道的小马。”

“嗯……其实……”

“嘿，泽蔻拉多等一会儿也没关系。”我笑眯眯地说道，同时尽最大努力遏制住身体的寒颤。“我把你带到森林边缘如何？其实我是从外地来的，我很希望能多了解一下这里，除非您想自己呆在这-”

“不！”小蝶一声尖叫。她哆嗦了一下，然后声音平静了些。“我的意思是……我……我很乐意和您边走边聊，如、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咯咯笑着，领着她走向她家的方向。“我实在是太愿意了……”

在漂浮术的光芒中，我把玻璃瓶子放到了小屋角落的高架上。瓶子里面，那只抽动的**贪食精灵**隔着半透明的穹顶，对外面的世界展露着永恒的笑脸，在狭小的幽闭空间内四处飞来飞去。

我后退几步，叹了口气，低下头看着彗星。猫咪坐在小屋中央，死盯着那只虫子，尾巴焦躁地扭来扭去。

“别想去打翻瓶子去抓虫子哦，想都别想。”我说着脱下了鞍包，一边把东西放到房间角落一边嘀咕。“我知道，在你这样的猫咪看来那是一顿美餐。但要是你被从里到外吃个干净的话，我可真会讨厌自己的。”

彗星发出一点颤抖的声音，跳到了架子下面那一格，琥珀色的眼睛几乎贴到了瓶子上。

我只是轻轻地把他又推回了小屋中间。“当然了，实际上我都已经有点讨厌自己了。”我坐在他身边，亲切地抚摸着他的毛皮，努力找回自己身为一只善良又体贴的好小马的感觉。“小蝶一心一意就只是帮助我，而我最好的报答方式就是对她撒谎？”再次叹了口气，“我知道，这都是为了更远大的目标。可就算是目标再崇高也好，难道就是行事方法不择生冷的理由吗？”

彗星没有给我回答，他只是偎依着我，轻轻地磨蹭着我的身体。享受了足够的温暖之后，他起身回小床上去了。

而我依然坐在原地，抬头凝视着那瓶中的**贪食精灵**。“我……我一直都这么告诉自己，彗星。等到我的诅咒一愈合，我就终于有机会向他们道歉了，暮光，苹果杰克、晨露……”我轻声哀叹，“现在还有小蝶。”颤抖着，我拉了拉连帽衫的衣袖。“我所渴望的一切，就只是交朋友……永远的朋友。可是，等他们知道了我在他们遗忘的背后干过些什么好事，他们还会愿意成为我的朋友吗？”

床上传来轻轻的猫叫声，彗星蜷成一团，打着哈欠，舒舒服服地卧在床单上。

我朝他那边笑了，“等我解决这麻烦，不再是个偶尔会喂你的影子之后，你会愿意和我做朋友吗？毕竟，身为一只和鬼魂同居一室的猫咪，你肯定非常孤独。”

彗星一声不吭，静静地沉入了安眠之中，橙色的小身体微微起伏着。

我喃喃自语，“我已经当了这么久的孤魂野鬼，简直都不敢为改变现实而出力了。光是想想都能让我发疯。”我又朝那个瓶子瞟了一眼。“哦……如果换成彗星蹄，他会怎么做呢？”

“她深爱着她的挚爱，我是远离你身边的交响乐。舞动之火，塞壬之喉。月亮不见了，他们在为宇宙而战。世界万物皆无名，皆遗忘，皆不可提及。真相就在宇宙族母的子宫之中，脐带勒得太紧，解不开了。世界乃始于歌曲，未来将终于悲吟。交响乐断裂了。悲凉与孤寂，分裂的乐曲，正如同它当初分裂了苍穹。有生之日便是虚无之始，迎战那只天角兽，找回美与爱。我会找到你，只要拼尽全力付出所有一切，我便会找到你。我会投身于黑暗深渊，唤夜者便是我的船锚。然后我将歌颂，迎接我们的重生。我将她的歌翻译为凡俗之身也能聆听的曲调，你总是喜欢抚弄我的耳朵，等着我啊，我会找到你的。她崇拜她的挚爱，但她用歌声抛弃了他。我不会像她那样的，我将生活在她的阴影中，但我不会像她那样的。我活着，因此我歌唱。歌唱是存在是欢愉是呜咽。狂喜之歌谣化为哀伤之挽歌又化为狂喜之歌谣。宇宙在轮回中波澜起伏，围绕着混乱和盛开的花朵。她崇拜她的挚爱，但她的挚爱不得不离去。他将会回来，而我只有在他垂死之际才能努力归来。知我之歌，名垂万世。我会找到你的，吾爱。我会找到你，我会找到你，我会找到你，我会找……”

我用力眨了眨眼睛。用蹄子揉了揉酸痛的眼睛，坐在床边呻吟着。

“也就这么多了。”一个温暖的毛球磨蹭着我的身体。借着壁炉中跃动的朦胧火光，我朝彗星瞅了一眼，又看看摆在我面前的那本古书。“你看出些什么了吗？”

彗星没回答，他转过身来，伸了个大懒腰，然后再次蜷缩在我身边。

抬起头来，我注视着那只依然在高架上的瓶中飞来飞去的**贪食精灵**。“我想……彗星蹄把成为鬼魂这回事想得有点太肤浅了。不知道，她是不是也经历过这样的事呢？两个不同的灵魂，不灭之魂与凡俗之灵，都陷落在**遗忘领域**之中，找不到出路，因为被遗忘成了他们的一切。”我如鲠在喉，“那样的话……他们为了遗失的爱而哀悼，因为挚爱永远不会回到他们身旁。该说幸亏当初我来到小马镇的时候是单身雌驹吗……”

除了壁炉中燃烧的余烬偶尔发出轻微的噼啪声之外，整个小屋里一片寂静。

“唉，我在开什么玩笑呢？”我脱口而出，扭头朝着和我同床的毛团笑得别提多热情了。“你是我的挚爱吗？”俯下身靠了过去，他抬起头嗅了嗅，用胡须磨蹭着我的鼻子，然后抗议地喵了一声。我咯咯笑着磨蹭着他，然后再次抬头凝望着架子上的**贪食精灵**。“‘交响乐断裂了。悲凉与孤寂，分裂的乐曲，正如同它当初分裂了苍穹……’嗯……”我念诵着彗星蹄的文字。

就在这时候，我的面孔露出了深思的表情。

“乐曲……音乐……”我喃喃着，望着那只**贪食精灵**，我想象着它明亮的紫色身体在“余晖波莱罗舞曲”振奋的节奏中弹跳。“**贪食精灵**会被音乐所吸引，当初也正是音乐把它们引出了小马镇，就连萍琪派自己也说过，这些**贪食精灵**看起来简直就像是有生命的音符……”

我的视线扫过壁炉中跳跃的火光，低声地和彗星交谈着……或者，我只是在自言自语？

“当彗星蹄去见塞拉斯蒂娅的时候，她对夜曲起了狂暴的魔法反应，而这一切都被遗忘了。历史发生了改变，对此的记载的是夜骐的炸弹炸毁了宫殿的侧翼。可……改变了现实结构是她？还是塞拉斯蒂娅……只为了保护遗忘领域的真相？”我重重地咽了口唾沫，凝视着**贪食精灵**。“天角兽，都是宇宙族母自身同一首歌的一部分。宇宙族母自己就是一只天角兽，她以歌唱来让创作化为现实。然后，她把歌曲分解成了四个部分：她自己，塞拉斯蒂娅，露娜，还有她。此后，天角兽们为了这世界所做的一切，都是通过把宇宙族母赋予她们力量的歌曲进一步拆解而成的。”

我在床上坐直了身体，小心留意没惊醒彗星。

“我看到的，是一只**贪食精灵**吗？”我向着阴影中问道，“或者，我看到的是一首歌？如果是一首歌，那……又是谁的歌呢？”

“这个嘛……塞拉斯蒂娅公主可是已经活了千万年了，”第二天，暮光闪闪说道，把一本书放到了我们面前的桌子上。“这么多年来，她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坎特拉皇城过的，所以她创作了那么几首交响乐也是很自然的吧。”

“我需要找到某些特别的音乐作品。”图书馆里，我坐在她身边的凳子上高声问道，“你估计她究竟创作了多少音乐？”

“哦……也没多少。”暮光闪闪耸耸肩，眼睛在天花板上扫来扫去，“这边几首……那边几首，我猜大概总共有……五千来首？”

我打了个哆嗦，叹了一口气。“好吧，幸亏我下午有时间。”

“嘿嘿嘿……嗯。你对我们公主殿下的音乐作品感兴趣，这份兴趣倒挺让我感兴趣的。我能问问具体是为了什么吗？一个实验？大型的研究课题？”

“就说这是‘病态的好奇心’吧。其他的你就别管了……”

暮光笑得阳光灿烂，冲着我旁边凑了过来。“说不定我能帮你呢！”她眨着眼睛，“在研究方面我可是称得上是个‘冠军铁马’哦！”

“嘿，我还能不知道吗……”

“哎？”

“咳咳。”我看着她。“拜托，我怎么能让你花费这么多时间来帮我做这些庞大的搜索工作。”

“好吧，给我些搜索的关键词，说不定我能把这搜索的庞大程度稍微降低点儿级别也不一定哦。”

我叹了口气，喃喃出声。“虫子……”

暮光弓起了眉头，“虫子？”

“可爱的，蹦蹦跳跳的，饥饿的，蠢萌蠢萌的虫子。”我嘟囔着，“有明亮的大眼睛，蜻蜓的翅膀，以及-”

“哇哦……”暮光眨着眼睛，“我们说的是交响乐，还是摇篮曲？”

“哈，”我干笑一声，“说得好像咱们陛下还写过摇篮曲似的。”

“实际上，她真写过。”

我颇有几分尴尬地盯着她，“哎？”

“这本书里可是有一整节的内容都是关于这件事的！”她翻阅着我们面前那本厚书的其中几页。“很久以前，几乎所有给小孩子唱的儿歌和居家歌曲什么的，都得归功于公主殿下下的创作。哪怕是今天，现在我们唱的儿歌之中也大多是之前歌曲的衍生产物。可别告诉我你没听过‘闭上眼，静悄悄’那首摇篮曲。”

“我……好久没听过了……”

“嘘……”暮光在图书馆里张望了一圈，然后坏笑着凑到了我耳边。“可别跟我助手说哦，不过我可是给斯派克唱过好几次呢……”

“嘿！打住！”图书馆远处传来了抱怨声。“你这是丢我脸呢！”

“嘻嘻嘻……哦得了吧，斯派克！咱们这儿的心弦小姐又不会告诉我们认识的其他小马！”

“嘿！帽衫够帅的！”

“嗯哼，谢谢。”我转过身来面向暮光。“那，有没有什么摇篮曲里提到了蹦蹦跳跳的可爱虫子？”

“好，那我们就来寻找答案吧？”

过了两个钟头，我们俩依然在塞拉斯蒂娅音乐作品的摇篮曲目书籍之中奋力发掘。最起码，暮光闪闪向我证明了她在查阅书籍方面的是货真价实的“冠军铁马”。至于我，光是维持睁眼状态都变得越来越难了。此刻我已经是哈欠连天，唯一能让我保持清醒的就是心底那种病态的恐惧，害怕睡着了就会因为诅咒的遗忘而让我和暮光闪闪的关系前功尽弃。

就在我觉得房间里的阴影越来越浓厚，都快和我耷拉下来的眼皮融为一体的时候，我感觉到有只蹄子摸了摸我的肩膀。

“嘿，心弦小姐？我想我找到了些东西。”

“找到了……些东西……？”我迷迷糊糊地眨着眼睛。

“在这里。”她说，抬起浅紫色的前蹄指向了书本很靠后的位置，满是灰尘的书页上蜷缩着一段很短的曲子。“这是塞拉斯蒂娅公主创作的最古老的歌曲之一。”

“我们来看看……”我抬起头来仔细阅读着书页的顶端。“……‘飘飘精灵大游行’。哎呀，挺可爱的不是吗？”

“你想读一下吗？”

“当然了……”

飘飘精灵大游行

——献给星乐

小星乐，快快睡，
黄昏睡到夜天明。
闭上眼，梦乡美，
飘飘精灵陪你飞。
别担心，别害怕，
甜美笑脸让你醉。
别伤心，别流泪，
忧愁烦恼全吃没。
小星乐，快快睡，
梦中正在开派对。
闭上眼，梦乡美。
飘飘精灵把你陪。
别担心，别害怕，
糟糕心情吃没没。
别伤心，别流泪，
精神好好清早归。
小星乐，快快睡。
梦中游行将你催。
闭上眼，梦乡美。
华丽演出多安慰。
快长大，抱宝贝。
你的爱，相依偎。
哄他笑，哄他睡。

在你入睡时，梦中森林，飘飘精灵飞。
在你入睡时，世界干净，变得更加美。

“你怎么想？”暮光闪闪问道，“这是你在找的东西吗？”

“好吧……”我深深吸了口气，“这重复性还真是相当……高。”

她又咯咯笑了起来。“这可不是摩扎特的创作，心弦小姐。不过我得说，这风格可不能怪塞拉斯蒂娅。毕竟这首歌的受众才是最重要的。”

“我想也是。”我说道，盯着标题下面的那个名字，我眯起了眼睛。“这个‘星乐’是谁？”

“哦……”暮光的微笑变得平静而庄重，“他是塞拉斯蒂娅公主最古老的学徒之一。早在谐律纪元之前，甚至是无序崛起之前，更别提远在暗影降临时代之前了。塞拉斯蒂娅公主不仅仅是教诲她的魔法学徒而已，更是抚养他们。甚至连白胡子星璇对她来说，都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而且就像大多数的妈妈一样，塞拉斯蒂娅公主也对自己的孩子们付出了无私的爱。她给每个收养的孩子都

写了摇篮曲。”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首。”

“是的。”

“那挽歌又有多少呢……”

对此，暮光闪闪什么也没说。

我清了清嗓子。“所以，让我问你吧，闪闪小姐。”我指着摇篮曲。“这首歌有没有让你特别想起了什么？”

“嗯……”她凝视着那段歌词。“仔细想想……”她的眼睛眨了眨。“呃……不，这不可能……”

“我洗耳恭听。”

她摇了摇头，“这实在是有点太扯了，另外……”她勉强笑了几声，“它们第一次出现是大约一年之前的事，而且，它们当然没有消灭‘忧愁烦恼’。足有半个镇都被它们给生吃了呢。嘿，你当时在场吗，心弦小姐？”

我耸耸肩，“很明显，身在心不在。”

“咦？”

“告诉我……”我转过身来向她礼貌地笑着，“如果我借这本书的时间稍微久一点，会不会太麻烦？大约……我不知道呢，一个礼拜时间？”

我把记载着塞拉斯蒂娅歌曲的书放在了小床上，就摆在彗星蹄博士的笔记旁边。站在离床边几步远的位置，我盯着它们。火热的夕阳透过窗口照进来，让整个小屋都沐浴在深红的薄雾之中。彗星在房间里转来转去，被弥漫在房间里的紧张气氛搞得焦躁不安。他朝我叫了好几声，但我没有回答他。

我坐了下来，继续凝视着那两本书。我用蹄子掩着嘴，陷入了深思之中。时不时的，我的视线会从塞拉斯蒂娅的摇篮曲的书页上，飘移到高高的架子顶端瓶子里那只**贪食精灵**身上。这种无声的交流持续了很久，房间里充满了寂静，偶尔打断它的，只有彗星寂寞的叫声。

最后，我终于开了口。“安魂曲，是一个缓冲区……一种能让小马回忆起何为真实，何为虚无的方法。”我轻声说道，“它帮助彗星蹄博士记起了夜曲的真实，它帮助我记住了**贪食精灵**。”重重地咽了口唾沫，我凝视着那只被囚禁的虫子。“我没有唤夜者，可我依然有一块宇宙族母歌曲的碎片。它只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但是……如果我让它记起来了……”

彗星在我身边拱着，他已经被喂饱了。沙箱也被清理干净了。本来他应该心满意足，没什么其他想要的了。但他还是使劲拱着我，又是咕噜又是喵喵叫。

我低头凝望着他，用蹄子轻轻抚摸着他的脑袋，又挠着他的耳朵，不禁苦笑了一声。“呵……她总是喜欢抚弄他的耳朵……”我叹了口气。“我想……他的疯狂，就从他拒绝去相信开始。他拒绝接受现实……他挚爱的她再也无法回应他的爱了……”

我只觉得嗓子眼后面发紧。忽然之间，我再也无法直视彗星了，因为一对上那双琥珀色的眼睛，我的泪水就不由自主地往外涌。昂起头望着天花板，我颤抖

着，低声喃喃着。

“我不能像这样驻足不前，我必须继续前进。我必须……”

我离开了小屋，背着塞满了东西的鞍包。我感受着七弦琴的重量，也能感觉到鞍包侧面口袋里，装在瓶子里的**贪食精灵**正开心地蹦蹦跳跳。

出门之前，我在门口停了一下。面对着门外即将来临的暮色，犹豫地磨着蹄子。随着一声阴沉的叹息，我转过身大步走出了房门，甚至连门都没管。现在彗星可能会从屋子里跑出去，甚至有再也不回来的风险，我很明白这些。

安静而忧郁地，我转过了小屋的拐角，朝地窖走去。到了地窖门口，我没有直接走下楼梯，而是短暂地停了一下。我的视线投向了森林，投向那黑暗的密林深处，那深邃的黑暗，连繁星都为之黯淡。我还记得那一天，夜深之刻，在演奏悲歌的中途，我在森林中间醒了过来。浑身湿透，寒冷彻骨，瑟瑟发抖，几乎溺毙在恐惧之中。然而，重新回首日记上的篇章，我明白，那可怕夜晚的回忆并不是我唯一该记住的东西。她那遗忘的歌声掩盖了我对现实世界的掌握和认知。当我踏入苍穹之间的领域之际，才终于发现了她对我这样的凡俗生灵究竟隐瞒了何等恐怖的真相。

我不禁在猜测，塞拉斯蒂娅的歌曲掩盖的真相是否同样恐怖？会不会像逼疯了彗星蹄那样把我也拖入疯狂？它能不能带我回家呢？带给我彗星蹄从来没有机会去拥抱的自由呢？

回首向小屋望去，我最后一次回想着彗星那漂亮的橙色毛皮，还有他伴我入眠的温暖与相依，宛若温柔的摇篮曲。

再等待也毫无意义了。我走下地窖的台阶，点亮灯笼照亮道路，直到我再次来到地窖中，把凳子拉到了金属架子前面。把七弦琴安置在上面之后，我在下面放了一张新的乐谱。这时候我早已经熟记夜曲中的每一曲挽歌。不过，我要演奏的不是它们。在昏暗的灯光下的，是塞拉斯蒂娅公主的“漂漂精灵大游行”。是时候验证一下我的理论，把它应用到活生生的荒唐存在上了。

首先，我拿起了瓶子，凝视着里面的**贪食精灵**。它在里面也反过来盯着我，笑嘻嘻地振动着虫翼，仿佛沉浸在无限的快乐之中。在某种程度上，它就像是一个孩子，被困在快乐和满足的永恒瞬间。我估计一首活生生的摇篮曲恐怕效果也不过如此了。

紧接着，我做了些超乎想象的事情。我拧开了瓶盖，把那只**贪食精灵**放了出来。小虫子在房间里飞来飞去，啾啾着发出欢快的声音。它绕着房间的灯笼盘旋，然后又在我面前飞来飞去地嬉戏。

我一直紧紧盯着那非自然的东西，翻开了我的鞍包，我从一堆苹果里面掏出了一个，这是我从小马镇市场上买来的晃了晃蹄子，我把那闪闪发光的水果滚了出去，让它停在地窖正中间，等着看会发生什么。

我根本没怎么等。**贪食精灵**在房间里一个回旋，直接饥饿地飞扑到了鲜红的苹果上。在降落的中途，它的下巴就张大到了一个荒唐的地步，随着很讨厌的嗡嗡声，水果眨眼间就不见了，甚至连叶茎和果核都没留下。**贪食精灵**变得之

前更加圆润，快乐地振动着蜻蜓翅膀，盘旋着飞回了空中。

我只是继续眯着眼睛盯着那东西，一声不吭，默默等待着。

它忽然在空中歪了一下，眼睛眯了起来，好像在集中精神。紫色飞虫的球根状身体起伏不定，不停地颤抖。忽然它一阵咳嗽，一小团呕吐物从嘴里飞了出来。可是和大多数的呕吐物不一样，这团凝结的糊状物依然飘在空中。没过一秒钟，棕色的外皮就破裂了，从里面弹出一对虫翼。忽然之间，第二只**贪食精灵**诞生了。一只鲜绿色的**贪食精灵**，快乐地盘旋在它同胞身边。

慢慢地，我再一次从鞍包里掏出两个新的苹果。当那两只**贪食精灵**扑到水果上的时候，我只是静静地旁观。它们狼吞虎咽地把果实吞掉，又飞了起来，然后再次开始呕吐。回响着咳嗽声和呕吐声的地窖里又多了两团黏糊糊的圆球。眨眼间，两只变成了四只，每只新的**贪食精灵**都长着昆虫的外骨骼，还有新的光谱颜色。

还有更多的苹果等着派上用场。我继续把它们向前方滚去。几秒钟时间里，它们又把水果吃光了，然后**贪食精灵**的数量再次翻倍，紧接着再次翻倍。很快，我就再也不用喂它们了。在之前摄入的食物营养积累下，**贪食精灵**已经可以自行繁殖了。当整个地窖变成了庞大虫群的蜂箱之际，我一跃而起，走到七弦琴之前，用魔法拨动了琴弦，开始演奏“暮光安魂曲”。

这首歌为数量还在不断增加的虫群提供了诡异的配乐。它们振动的翅膀不经意地开始跟上了节拍，纷乱的蜂鸣声变得非常安静，化为一股不自然的清风萦绕在我身边。它们绕着我的身体盘旋，不时轻声啁啾，朝着地窖阴暗的影子笑着，仿佛正在度过美丽的盛夏。随着安魂曲继续演奏，它们的盘旋开始形成了某种模式，随着这地下音乐厅内回旋的和弦而摇曳。那些虫眼非常明亮，就好像受到了这首被遗弃挽歌的鼓舞而激动万分。

我知道听众已经到齐了。该是时候教它们一些东西了，这些东西早就已经被它们所遗忘，这些东西掌握了它们超常本质的关键。当我的七弦琴琴弦依然随着安魂曲的旋律而振动之时，我重新扫视着面前的乐谱，让演奏开始转到塞拉斯蒂娅的“飘飘精灵大游行”。节奏缓慢，音调令你陶醉。就在灵魂的边缘，我能感觉到这首歌发出远古的号召……

当飞舞的**贪食精灵**停止绕着我转圈的那一刻，我意识到这音乐正在达成它的目的。虫子们飞在空中，漂浮在原地，眼睛睁得史无前例的大。它们的翅膀振动的频率似乎变得极度缓慢，协调一致，带着催眠性。我意识到，我所有的研究就要把我引向未知的结果了，不由得一阵战栗。

我甚至根本不需要咏唱歌词，曲调本身就足够吸引它们了。它的旋律飘荡在空中，和“暮光安魂曲”的神奇效果结合，融为一体。它影响着**贪食精灵**，把它们从独立的个体融合成一团独立的醒悟之云。我弹奏着摇篮曲，紧张地看着它们盘旋的阵型逐渐化为一张名副其实的网，逐渐笼罩在我的周围。飘舞之际，每一只**贪食精灵**和其他伙伴之间的距离都是完全相等的。

歌，被重新聚合了。

“你们不是真实的，”旋律之下，我低声呢喃。“只不过以为自己是而已。”

众多昆虫的目光开始变得涣散，每个独立个体共享的灵魂遗骸分量正在下降。它们的振翅速度更慢了，但是，却刮起了一股魔法的风，吹动着我的鬃毛，让我演奏的时候简直看不清乐谱。

“你们的存在，本身就是疯狂。”我说道，“看看你们的记忆，看看这一切多么荒谬。你们之所以被创造就是为了荒谬，为了掩盖无比真实的事实。”

我屏住了呼吸，因为我看到每一只**贪食精灵**都发散出了明亮的光芒。房间里的蜂鸣声开始轰动，仿佛远处正有波涛汹涌而来，越来越近。没一会儿，每一只**贪食精灵**的眼睛都亮起了明亮的紫红色，甚至就连这种现象也化作了可见的图案，像走马灯一样绕着我旋转。那泛滥着红光的地平线每一次舞动，我都能看到**贪食精灵**组成的网络在我眼前消散，他们的外皮变得越来越透明，透过五颜六色的外壳，我看到的是一片纵横交错的音符、词汇、被遗忘的声音，上面通通都亮着炽热的紫红光芒。

我已经是汗流满面。我的眼睛湿润了，我提高了声音，压过周围不断升高的喧嚣。

“唱吧！唱她的歌！”我高声呼喊，“唱她的歌，化为虚无！”

它们回答了，它们爆炸了。我尖叫着从凳子上摔了下来，紧紧抱住我自己的身体，任凭无数破碎的音符呼啸着淹没了我。随之而来的是噪音——从未有过的噪音，所有噪音之中最巨大的，就和创世本身一样神圣而宏大。幸好，在我的耳朵流血之前，那尖啸的轰鸣快速减弱，变成了一片嘶嘶作响的背景白噪音。我大着胆子睁开眼睛，只见**贪食精灵**已经全都不见了，它们的存在本质覆盖了我周围地窖的墙壁。只是，那不是墙壁了，而是透明和半透明相间的，无法言喻的玻璃物质。在玻璃之外，我看到了数不清的恒星正在旋转，夹杂着发光的星云，银河，还有宇宙气体云的漩涡。

我站起了身体，但同时，我却又在漂浮。我漂浮在宇宙中，暴露在真空之中，在绝对零度之下瑟瑟发抖。我为什么还能活着？我还活着吗？

我想要说话，但是却没有声音。因为声音本不存在，它尚未被发明出来。回头凝望，我明白了原因。那浩瀚的小马样身影……宛若星座本身一般壮观而美丽的小马的身影，正在繁星的平原上扬蹄飞奔。她在一片混乱的瘴气之前驻足，展开了双翼，张开了嘴。于是，创世之歌因宇宙族母而诞生，这首歌从此化为了一切。

光，大爆炸，光的海啸冲刷过地窖的透明窗上，我捂住了眼睛，转身避开那光的浪涛，任它携我同行。我航过苍穹和太空之间，我航过大海，深渊和雷霆。艾奎斯陞亚在创世女神肥沃的子宫中萌芽，我在随它而生，同时随它而亡。我充满了无限生机，同时也奄奄一息。

我无所不在，我就是这大千世界。我是塞拉斯蒂娅公主和露娜，我是太阳和月亮。我是**第三只天角兽，消失在黑夜的边缘**。我是永生不朽的神灵，又是注定一死的生灵。我是正在为幼驹吟唱摇篮曲的塞拉斯蒂娅，我是星乐，聆听她的歌声入眠。我就是歌，我就是音乐，旋律席卷着我，带着我涌入创世的支流。宇宙族母的合唱破裂成无数脆弱而美丽的碎片，我就在这碎片之中翻腾，游遍了

每一条蜿蜒的分支。无序降临到了世界上，大肆破坏，然后消失无踪。坎特拉皇城在一秒之内落成，又伴随着梦魇之月的尖叫瞬间烧光。阴影降临时代的愁云惨雾遮挡了我的视线，然后伴随着一道灵光，谐律精华再度回归。在艾奎斯陞亚一处安宁的山谷中，坐落着一个安宁的小镇。整个地窖呼啸着向它坠去，仿佛从天而降的陨石。而我是它不幸的房主，只能无助地紧贴着墙壁。

然后我听到了声音：我自己的声音。可是，我明明没有开口，我努力睁开眼睛，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那是我，正站在旅馆的前厅。整个旅馆为了塞拉斯蒂娅公主专程来访而庆祝，到处都挂满了条幅和彩旗。几只紧张的小马伸长了脖子朝某个方向望去，我从那个方向听到了骚动，越过几只身穿铠甲的天马，我看到有一个穿着石灰色帽衫的疯子，正在几个卫兵的铁蹄之间挣扎尖叫。

“不！不！求求您！”天琴在声嘶力竭地叫喊。“您一定得听听！我求求您了！要是您把我送走了，我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你趁早打住吧，小姐！”一个卫兵咕哝着。

“这边请，谁也不许去打扰公主！”另一个卫兵说道。

“不！求求你们了！”天琴呜咽着，又是踢又是踹，拼命地挣扎。“她一定得听听这个！只有她！只有她才能帮我从这诅咒之中解脱！”

他们不为所动，覆盖着铠甲的铁蹄把她挟持在中间。正当他们大步把她拖向门口之际，一个温和而威严的声音穿过了整个房间。

“等一下，”穿着金色蹄铁的前蹄抬了起来，塞拉斯蒂娅公主离开宴会桌，快步走过目瞪口呆的来客们面前。“别拉她走，让她说吧……”

“可是，殿下-”

“皇室的慈悲泽被着我所有的子民们。”太阳的天角兽声音很平静。“如果我有能力解决她的麻烦，那么，这就是我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

卫兵们互相对视，马上就从命了。天琴挣脱了他们的挟持，立刻就扑倒在了地上。她匍匐在地，向塞拉斯蒂娅爬了过去，喜极而泣。“哦感谢您，祝福您，慈悲的公主殿下啊。您根本不知道我遭遇了什么……”

“嘘……”塞拉斯蒂娅走上前来。在我注视之下，她展开翅膀，像母亲抱着孩子一样轻轻拥抱着娇小的独角兽。公主的声音是那么的温柔动听，就好像摇篮曲。“好啦，好啦，没事啦，放松一点。我的小马驹，告诉我，到底是什么困扰着你？”

天琴抽泣着，她抬起头来望着她。她结结巴巴，泪水止不住地顺着脸颊流淌，“我、我光是告诉您还不够。我一、一定得展示给您才行。我必须让您听一听这音乐。否则一切都可能来不及了。甚至在我们话还没说完的工夫，您都可能会把我给忘了……”

“可……可我不明白，”塞拉斯蒂娅困惑地问，“我怎么会把你给忘-”

“拜托，殿下。我求您了。”天琴站起身来，把那金色的乐器飘到了她蹄中。

“您只管听，只是三首短短的挽歌，但是我希望它们能帮您记起来，也许到时候您就能帮助我了。”

旅馆之中的来客们互相面面相觑，担忧地喃喃着评论面前这只发疯的独角

兽。卫兵们谨慎地在周围围成了一圈，做好了随时向这只陌生的独角兽发动突击的准备。

最后，塞拉斯蒂娅只是低下了头，开口说道。“很好，如果你坚持的话，如果你觉得这样能有所帮助的话，那就演奏吧，年轻的小马。”

“哦，谢谢您！我保证，最后您一定会明白所有一切的！”天琴挺直了身体，开始拨动琴弦。

我不由自主地伸长了脖子，屏住了呼吸，瞪大眼睛凝视着地窖墙外的这一幕。然而，我没有听到音乐，却听到了锁链摩擦的铿锵声。

“咦？”

就在这时候，一束锈迹斑斑的铁链从我后面飞射了过来，死死地缠住了我。

“什么？！”

眨眼间，我就被锁链向后拖去，但同时我却又呆呆地站在原地不动。我瞪大了眼睛，瞠目结舌地看着眼前的景象慢了下来，停滞不动，然后又开始逆转。塞拉斯蒂娅再次拥抱了天琴，然后天琴匍匐向后倒退而行，紧接着卫兵像之前一样牢牢抓住了她。

“不……”

天琴倒退着离开了大厅，整个旅馆的景象都在我眼前远去了……

“不！”我咬牙切齿，像过去那个在卫兵铁腕中挣扎的影子一样，奋力想要挣脱束缚的锁链。“不！不！该死的！我就差一点儿了！我正要演奏那首歌！我正要——”我咆哮着翻腾，使劲拉扯着锁链。“看在老天爷份上，我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旅馆周围的景象变得模糊不清，昼与夜飞速交替，仿佛闪光灯在疯狂闪烁。最后，一切都停留在了昏暗的朦胧中。我被缠身的锁链吊了起来，眼看着天琴走在小马镇的正中，那是夜晚时分，月亮上的囚月之马消失了，然后再次出现在天琴面前。穿着午夜铠甲，冷冷地凝视着吓瘫在地的独角兽。

“梦魇之月……”眼看着那只瘫倒在地颤抖不已的独角兽，我低声替她念出了这个名字。“……诅咒的开始——”

梦魇之月的眼睛在头盔之下闪烁着，就在她开始吸气的时候，锁链又拉紧了。我被甩到了地窖另一边，眼看着时间再次以相反的方向飞驰，向我迎面扑来。我尖叫着，眼看着整个旅馆，还有塞拉斯蒂娅，以及那可怕的爆炸，通通全都飞速离我远去。

“不！让我回去！让我回去！你这是要把我带哪儿去——？！”

整个小马镇过去一年之中的一幕幕在我眼前像彗星般纷纷闪过，一次又一次日落，速度越来越慢。直到我看到孤独的天琴快步走下那熟悉的地窖，在乐器的下面放上了那张乐谱。我立刻就认出了挽歌的名字。

“‘夜之悲歌’。”我喃喃着，在锁链的束缚中颤抖，然后我才反应过来自己到底在哪里……或者更确切地说，到底在什么时间。“哦，天呐……”

天琴奏完了这首挽歌，她掉进了水中。闪电和雷霆环绕着她，很快，我也湿透了。当天琴和我——我们俩，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一同摔落在幽冥的遗忘

领域中旋转的锈铁平台上的时候，这无限寒冷的世界已经让我冻到了骨子里。我翻了个身，不由得颤抖不已，锁链如毒蛇般勒紧了我的身体，在我身上滑动。我再也感觉不到地窖的玻璃地板了，取而代之的是真实而冰冷的钢铁触感。当我睁开眼睛，过去的天琴已经消失无踪，因为我已经取代了她的位置。枷锁禁锢的小马们将我团团包围在中间，他们的呻吟声永无止境。随着他们齐刷刷地鞠躬致敬，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了我。

我抬起头来，透过苍穹之间那苍茫的世界望去，于是我看到她了。

或者说，我看到了她的寓所。她就坐在那里，担当着被遗忘生灵的管理者。巨大的金属球体漂浮在平台上方，铭刻着无数的古老符文。一层层多孔的钢铁外壳摩擦着，交织在一起互相旋转。一边喷射着闪电，一边给这古老的机器润滑，而这机器又反过来哺育着所有被它以锁链束缚链接的哭泣之魂。忽然之间，这个遗忘的世界不再寒冷了，因为我心中燃烧的火焰愈发狂暴，哪怕最坚固的时间障壁也不足以抵挡这愤怒之火。

“你！”我咬着牙关。支撑起身体，重重锁链束缚着我，束缚着我的过去，束缚着我的未来。我咬牙切齿，努力挣扎。“诅咒你！我都已经快要成功了！我都已经快要知道真相了！可你就是无法接受，对不对？！”在我怒吼之际，更多的锁链捆了上来，四倍地勒在我脖颈上，我在束缚的窒息中颤抖。“唔唔唔唔唔唔……”我怒视着她的天球，用咆哮对抗着惊雷闪电。“你到底想保护些什么东西，让你必须从生命中篡夺美丽也要去把它藏起来？！宇宙族母又对你怎么了？！值得吗？！值得你囚禁了那么多自由的生灵吗，甚至包括你的挚爱？！你到底有没有真正爱过他？！回答我！！！”

重重球体悬停在空中，歌声在混乱中共鸣。周围镣铐加身的小马们，齐声以悲哀的歌喉回应。

“别唱了！”我大吼，“回答我！马上回答-”

雷霆从球体中迸射而出，我听到过去的我在尖叫，而我现在的尖叫声则哽在了嗓子里。那雷霆一次又一次地向我轰然而至，我睁大了抽搐的眼睛，等待着致命一击的来临。冰冷的空气中弥漫着烟熏和死亡的气味，被遗忘者们的哀鸣声愈发高亢，为了他们新加入的同伴奉上感叹。锁链将我重重束缚，将我拖向即将来临的恐怖之路，简直令我无法呼吸。她就要把我加入她的统治之中了，当了一年多的孤魂野鬼之后，现在我真的要变成孤魂野鬼了。我想到了暮光，我想到了我的父母，我想到了彗星-

就在那千钧一发的关头，从披枷带锁的小马们之中冲出了一个身影。让我震惊的是，它直奔我而来。随着一道明亮的光，我还没来得及看清它的面孔，周围的锁链就全都碎裂了。一时间，我不知所措，只能看着过去的天琴倒在我身下的地面上。那只小马立刻抓住了她的前蹄，拉着她就跑，我像彗尾一样紧跟着我们身后。我们三只小马一路奔逃，逃离了闪电和雷霆，越过了尖叫的马群，把那旋转的天球和她的暴怒远远甩在身后。我想说话，可是却结结巴巴，不知该说什么好。等我的话语终于成型之际，现在的我和过去的我异口同声，问出了同一个问题：

“你……你是谁？！”天琴惊恐地尖叫，而我则气喘吁吁。“这是什么地方？！拜托，我实在好害怕-”

那只小马一言不发，它身上并没有将它束缚在平台上的锁链，而是披着一件宽大的斗篷，被苍穹之泪浸得透湿。这只小马是**遗忘领域**的子民，却又不是。当它冲到了平台边缘，用两只前蹄紧紧抓住了天琴的时候，我朝他飘扬的斗篷里面瞥了一眼，看到黑色的绳索把一件确凿无疑的黑色乐器挂在他的身上。

“唤夜者？！”我开了口，因为过去的我做不到。“塞拉斯蒂娅在上啊，你是-”

他把天琴扔进了混沌的虚空，同时，他张开嘴，唱出了一首歌。天琴坠落了下去，我也一样。冰霜消散，雷霆平息，**遗忘领域**的一切都消散于无形。天琴坠入了夜空下的森林。当她轻盈地落地之际，我则被甩开了，脱离了那些锁链，脱离了过去的我自己，脱离了一切，只剩了无尽的尖叫。在周围忽隐忽现的墙壁间，我匍匐着，爬过时间的狂澜，不顾一切地逃着。我的大脑在流血，顺着我的角往外淌。我一遍又一遍地低声呼唤着一个名字，那个名字。

“雪石膏……雪石膏，你为什么告诉我……？”

玻璃粉碎了。泥土如墙壁一样朝我压来。我竭尽全力，只顾着往上爬，不停地往上爬。当头顶的夜空和星座变得清晰之时，我耳中听不见别的声音，只有呜咽和清脆的虫鸣声。

“雪石膏……雪石膏，拜托……”

温热的舌头轻轻舔着我的脸庞。

我的眼睛猛然睁开，顿时一声惊叫。

彗星那琥珀色的双瞳正凝视着我。猫咪向前倾着身子，磨蹭着我的脸，然后又舔了我一口。我正在地窖的门外，笼罩在周围的是森林边缘的夜色。我的小屋就静静地坐落在几步开外，留着没关的门正敞开着。

我大汗淋漓，气喘吁吁，浑身都被苍穹的洪水湿透了。把我扔回来的，是她？还是彗星蹄？扭头朝通往地窖的台阶望去，只见灯笼还在下面轻轻地摇晃。所有的**贪食精灵**全都不见了。毕竟，它们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有存在过。

“雪石膏……是你救了我吗？”我喘着气，浑身发抖。“两次？”一声猫叫传来，我抬头望着猫咪，抽泣着，把它抱进了怀中。“该说是三次……”我的声音在颤抖。

彗星又叫了一声，轻轻地在我怀中拱着。

我哽咽着，咽下抽泣，把他抱得更近。泪水滴落在那亮橙色的毛皮上。“我不在乎你只会把我忘记。我不在乎我对你而言就只是凭空出现的饲主。我想让你明白，我爱你。”我抽泣着，满怀爱意地挠着他的耳朵。“我爱你，真的好爱你，我希望你能明白。就在此时，就在此地……”

就算彗星想抗议，他也没表现出来。他非常温暖，快乐，而且在这只哭哭啼啼的独角兽拥抱中，他感到很满足。这正好就是当时我所需要的一切了，诅咒什么的几乎不重要了。

我睡不着。在经历了这么多高度危险的音乐之后，我根本睡不着。

我坐在小床中间，彗星陪伴在我身边。我轻轻抚摸着它，默默地凝望着窗外的黎明来临。那柔和温暖的色调渐渐升起。静静的呼吸声萦绕在我身边。窗外升起了蒸腾的晨雾，我的视线也随之抬起。

“他肯定是知道自己找不到解决方案。”我轻声喃喃着。“哪怕是在疯狂之中，雪石膏一定也最终理解了自己的处境。因为露娜和塞拉斯蒂娅都不能去接触，而甚至他自己对夜曲的知识也不足以打破诅咒，所以他距离自由之门的距离永远都只有两首挽歌。他唯一的选择就是死亡……”我艰难地咽着唾沫。“……或者化为虚无，归于遗忘。”

彗星在我身边蠕动着，翻过身来要我给揉肚肚。

我笑了，满足了他的要求。“而因此，”我继续说下去，“他选了只有疯子才会做的事。彗星蹄既没有死亡，也没有化为虚无。他秘密地潜入了她的领域。不知怎么的，他在那里一呆就是将近一千年。千年以来，他一直都隐藏在她那些被遗忘的子民们当中。但是，最后呢？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我的目光投向放在桌上的笔记，他的笔记就靠在我的七弦琴旁边，伴随着记载夜曲挽歌的那一大堆乐谱。

“啊，当然了……”我低声说道，“……露娜公主终将归来。千年时光过后，在那白昼最长的一天，群星将助她从月亮逃脱。她将会重返大地，而当初把她变成梦魇之月的遗忘精髓也将与她一同降临。”又一次冰冷的呼吸之后，我叹息着。“然后，那将会诞生出我这样被诅咒的小马。如果雪石膏无法解开所有挽歌的奥秘，或许其他受诅咒的小马能够成功。”

外面的晨光愈发明亮。尽管如此，当我眼看着窗外的朝阳逐渐升起的时候，整个世界却毫无温暖。

“如果雪石膏在暗影降临期间保持着最佳的状态，”我的声音很低沉，“如果雪石膏没有那么执迷于半月影……哪怕是她已经死了，那么，他也许会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发掘出最后的两首挽歌，并且自救成功。这样的话，几个世纪之后，他就不用再依靠我这样的小马来完成同样的难题了。但是，话虽如此，如果不是他的话……”

我对彗星的抚摸停住了。低头凝视着那毛绒绒的小东西，我只觉得心跳得很重。

“如果，我不尽我最大的力量去拼搏和奉献，追求自己的目标……”我的声音很轻，“……如果我没有全力以赴去解决这个诅咒，那我最后会怎么样呢？我会像他一样迷失吗？她拥有她的挚爱。雪石膏拥有半月影。我呢？我又拥有什么？”我只觉得嗓子里堵得慌，“我能拥有什么？”

彗星咕噜着，发出一丝微弱的颤音。他意识到自己没有被打扰。

我只觉得嗓子里愈发堵得慌了。“我的旅途只会越来越危险。”声音微微破碎了。“那究竟会是什么样的生活呢，更不用说，还是一个幽灵？”

我敲响了小屋的门。

另一边传来了小蝶的声音，音调很尖。“是、是谁呀？”

“您是小蝶吗？本地的小动物管理员？”

“嗯……对。我相信大家就是这么叫我的……”

“我想，你能不能照顾一下我找到的这个小家伙？”

短暂的停顿过后，天马最终还是解开了门锁。门开了，她从里面露出了眼睛。

我站在她面前，鞍包里正有什么东西在蠕动。在小蝶的眼前，一只可爱的猫咪从包口探出了脑袋，在正午的阳光下轻声喵喵叫着。

“他真是好可爱，”门厅中央，小蝶呢喃着，跪在那只流浪猫旁边仔细检查着他。“你已经照顾他有多久了呢？”

“上周大部分时间吧。”我说道，站在房间边缘，保持着冰冷的距离。“不过在那之前，我也断断续续喂了他有几个月时间了。我看到他在小镇边缘的森林里转悠，然后……然后我的心里就……你懂的。”

“我能看出是为什么。”小蝶笑着，俯下身来磨蹭着猫咪。不管彗星有没有意识到也好，他回应的方式和之前某个薄荷色毛皮的幽灵爱抚他的时候别无二致。“他太亲切了，我能知道他以前是家猫。大多数流浪猫对小马都不太合得来，不过，当然了……”她轻声咯咯笑着，“为此可能我们得多谢你才是。”

我耸了耸肩，“我已经尽力而为了。有一只热心帮忙的小马给了我很多急需的建议。我想办法教会了他用猫砂盆，而且拿最好的东西来喂他，甚至还带他去新打了疫苗。”

“你为他忙了这么多……”小蝶抬头望着我，“……你确定，你真不想养他吗？”

“这不是我想不想的问题……”我听见自己在说话，就好像在地窖的阴影中听着过去的我在说话一样。“我……我现在真的是……麻烦事……麻烦事多得要命。而且……”我咳嗽了几声，努力遏制住一波寒意。“现在……现在不是养宠物的时候……其实……我……我也养不起什么宠物。我……嗯……”我凝视着小屋的角落，紧紧咬着嘴唇。“我觉得，他该找一个安全、温暖、充满了爱的……家。就是这样了。”

“嗯，我一定会给他找到的。”小蝶点点头，“包在我身上好了。”

“是啊……”我说着，勉强一笑，笑声是那么干涩。“你的朋友们告诉我，你对小动物很有一套呢，而且-”

“我相信小马和小动物之间的纽带是万物之间相互联系的一种无形的基础本质，”小蝶评价道，“这是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东西……”

“……无法用语言表达，但是可以用心去感触，”我轻声喃喃道，“自世界诞生之日起，它就满溢在我们心中。”

她站起来，惊讶地看着我。“哎呀，没错。这种表达方式真是很有诗意呢。”我慢慢地点了点头。

“他有名字吗？”

“咦？”

她咯咯笑着，指着橙色的小东西。“你找到的这只猫咪，你总得称呼他什么吧？”

我耸了耸肩。“名字有什么重要的吗？他只是……只不过是找到的一只需要救助的小动物。也不知是谁把他给丢了，需要找、找个家。”我深呼吸，努力把泪水咽下去。“他……他睡觉的时候会睡得很香，要是你爱抚的时候离他太近了，他会不自在，会稍微表示一点抗议。而且……而且他、他最喜欢有谁来抚弄他的耳朵……”我的声音已经支离破碎，再也无力遏制的泪水，顺着脸庞潸然而下。

“心弦小姐？”小蝶看着我，“你没事吧？”

“是啊，嗯……”我抽泣着，把脸庞擦干，努力把呼吸理顺。“只是……那个……”我注视着她，深吸了一口气，“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之所以会把事情给忘掉，只是因为……过去有很多事情都那么糟糕，以至于……要是它们从一开始就不曾有过，这样反而更好？要是我们只是简单地……从它们旁边走过去，对它们视而不见，假装历史本来就不是这样的，那……生活应该会变得更美好，更高贵，也更有希望吧？”

小蝶只是眨着眼睛盯着我，翅膀抽搐了几下。很快，她只能说道：“我不知道呢。但我必须说……你真是一位哲学家啊，不是吗？”

“哈……哈哈……嗯，是啊……”我笑了起来，目光从彗星身上扫过，泪水已经干涸了。“这总比去感触要容易多了。”我脱口而出。

小蝶快步走过来，温和地抬起一只蹄子搭在我肩上。“不用担心，心弦小姐。我会把他当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好好照顾的。他会拥有一个美好的家，我向你保证。所以请不要担心。”

我想回答，我想向彗星诉说出来。但是我意识到，再一次，我只把要倾诉的思绪封存在自己的心里了。如果我能大声说出来，也许真实能更容易得到释放，会让我感到疯狂，但更加轻松。

事实上，我开始忘记，感觉到担忧究竟意味着什么了。

那个下午，我坐在我的小屋子里，把我之前写下的所有夜曲的挽歌都整理到一起。在这里，说我的家里感觉非常空虚，那都太轻描淡写了。但是，突然少了个同伴，就好像没有了**贪食精灵**一样。或许这是个寂寞的世界，但这是个真实的世界。我再一次沦为一只身负使命的受诅咒小马了，只顾着专心执行一项比这本日记还要早的任务。

我在一片绝对的寂静之中默默地工作着，想到我总是在学习的时候这么安静，这还真是奇怪。我觉得，至少可以呼吸点儿新鲜空气。我得再把**彗星蹄**的笔记给读个几遍，看看有没有他进入**遗忘领域**之后的条目。如果我能晒晒太阳的话，说不定能把他那长篇大段的发光蓝字看得更仔细点儿。

所以，我把他的笔记和我的七弦琴一块儿放进了鞍包里，站起来转身走过房间。在门口刚一开门，我就吓了一跳。一个橙色的东西从我身边嗖地蹿了过去。

眨了眨眼睛，我转过身来。

猫咪直奔我的小床而去，跳到了被子上面，就好像回了自己家。他坐在那里，舔着自己，舒舒服服地咕噜着，就好像明天就再也来不了了似的……在这种情况下

下，该说是昨天才对？

怔怔地眨着眼睛，我转过身来，朝门外张望了一圈。大气也不敢喘，我慢慢地走回小床边，放下了我的鞍包，坐在他身旁，静静地，静静地凝视着他。

阳光照进了门口，照亮了他明亮的琥珀色眼睛。他舔完了一条腿，开始舔另一条。完事之后，又轻轻地咬着爪子，在被褥上钻得更深了。

我的小屋和小蝶的小屋位于镇子的两边，中间隔着整个小马镇，足有好几里地远。一路上有数不清的建筑物，溪流，还有灌木丛什么的。在不到四个钟头的时间内……

我试探性地伸出了蹄子……

彗星抬起了头，只嗅了我的前蹄一次，就立刻像往常那样开始磨蹭着我的腿。他轻轻地喵了一声，在床上翻了过来，朝我露出了肚子。

我笑了，非常痛苦地笑了。泪，从我眼中止不住地往外涌，而我也不再费心去遮掩了。我俯下身子，抚弄着他的耳朵，亲切地揉着他的肚子。他一直躺在那里，连挪都不带挪的。

“也许动物不受诅咒的影响，”我大声地嘟哝着。“也许猫类有一种特别的感知能力，是她的歌也无法遮掩的。也许你们的危险还没到能泄露**遗忘领域**秘密的程度。”

那天晚上，我们俩坐在床上，一同阅读着小床中间彗星蹄的笔记。壁炉里的火焰很旺盛，房间里飘散着烤面包的芬芳。我甚至连帽衫都不用穿了，这可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彗星靠在我身边坐着，柔软的毛皮感觉那么细腻，那么舒适。

“怎么都好啦。”我说道，朝他笑得非常开怀。“这个疯狂散漫的哲学家很高兴能有你来帮我做研究。”我又爱抚了他一顿，止不住地咯咯傻笑。“说不定你会想让我给你唱摇篮曲，就像暮光给斯派克唱摇篮曲那样？”

彗星尖锐地喵了一声。

“嘿，那还是算了。”我回答道，享受着他的陪伴。温暖地叹息着，我再次开始翻阅那些蓝色的文字。“也许我是没法确切地知道当时塞拉斯蒂娅公主在旅馆发生的事被**贪食精灵**给掩盖了什么了。但现在，我至少知道了彗星蹄的下落，而且他还带着唤夜者。太好了，对吧？我是说……关于天降大礼这回事，那句老话是怎么说的来着？”

在这身受诅咒的生活之中，如果拒绝任何可能降临的祝福，无论是多么渺小的祝福也好，我都是个白痴。

XIV:第九诅咒

亲爱的日记本，

这是我的旅途吗？这是只属于我的旅途吗？当我战胜了这诅咒之后，我会是唯一获得救赎的小马吗？一直以来，我只把这场无妄之灾看做是一次孤独的演练，难道这其实只是一个谎言吗？

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意识到，我经历的总和，包括我的希望和梦想，不仅是由痛苦和学习决定的，而且是由我面前的灵魂决定的，由那些可能没有内在能力从她那永不满足的支配中解脱出来的小马决定的。尽管如此，这些灵魂还是借给了我自由的钥匙，否则他们本可以为自己使用的。

或许这就是我至今为止学到的最大的一个教训：我半个女主角都不是，顶多算个在这场疯狂的困境之中被解救出来的落难少女罢了。就目前来说，我本来还以为，所有那些指引我在这孤独的旅途上前行的小马们，虽然我必须去感谢他们，可他们都那么遥不可及。然而，命运的无常之风让我彻底领悟了——我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走得更远。到目前为止，就连她都没机会阻止我。

而现在，我开始怀疑了。会不会……她不光是为了阻止我呢？会不会……她其实是为了帮我……

小会议室上方盘旋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沉默，四个小马僵坐在桌子周围的各自座位上，在沉思之中眨着眼睛。当吊灯的烛光在上方闪烁时，他们互相冷冷地对视着，仿佛想看看谁敢先开口。最后，随着一声沮丧的叹息，其中一位向前倾过了身子。

“嗯，这是个好问题，”奥塔薇娅说道。她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领结，并把自己烟灰色的前蹄放在橡木桌子上。“音乐真的拥有神圣的力量吗？我一直假设它是这样的，尽管我必须声明这假设纯粹是主观看法。我不知道这房间里的各位经历是怎样的，但对我来说，音乐是一种媒介，借助它，我能和我潜在的听众们意识相通。我发现，音乐就是通往灵魂的桥梁。”

“我同意你说的，奥塔薇娅小姐，”梅洛蒂娅说。年轻的天马坐在桌子的另一端，由于紧张而一下一下地捋着她翡翠色的鬃毛。她咬着嘴唇，坐立不安，踌躇不定，然后才说下去。“呃……我突然开始思考，如果从未去过音乐学院，那么我会是一只什么样的小马。就好像……我有了了解自己灵魂的能力，并且把它在分享给每一只小马的同时又细致地拼凑回原样。我觉得……可能没有更好的说法了。”

“其实吧，对咱自个儿来说，咱其实更想跳舞。”坐在她对面的雄驹说。

梅洛蒂娅向桌子对面斜了一眼。“所以，音乐是您第二钟爱的天赋吗，巴德先生？”

“啊，才不是呢！”巴德先生啐了一口。“咱是说，咱才不相信‘灵魂的桥梁’这种胡扯的话呢。这就是你的‘认识别的小马的概念’？去镇里在广场舞里找个自己的位置吧！”络腮胡子的陆马把他的椅子靠在房间的墙上。然后，他懒散散的把吉他放在盘坐着的腿上并让它保持平衡，接着漫不经心的用蹄子弹奏着。“如果阿拉要问咱，音乐这玩意就是帮助我们于自然相处得更加融洽的。当宇宙族母为我们在外面准备有大堆的地方时，我们却把所有的歌手都锁在唱片店和录音棚里真是可怜可耻！”

奥塔薇娅点点头。“好吧，看来您对某些东西很了解嘛，J·R·巴德-”

“你可长点心吧，小丫头！”巴德先生直起身，摆弄着自己的宽檐牛仔帽。“叫咱‘巴德先生’，就像那边那位绿毛小姐一样！只有咱乐队的前成员才被允许管咱叫‘J·R·巴德’！”

“我向您真诚的道歉，巴德先生，”奥塔薇娅抿着嘴微微笑着。“我只是在说实话，你以自己的方式提到了宇宙族母。”

“哈？”他又往后靠了靠。“她咋了？”

“嗯，传说她用一首歌创造了世界，是吗？”奥塔薇娅注视着其他三张脸。“然后——也许——这一首歌被分解并传播到世界各地而因此构成了现实的各个不同领域。所以，不妨说巴德先生你也是那首无处不在的歌的延伸。所以你是否同意这样一个假设，我们都是这首歌的一个和弦？”

“对不起，亲爱的，但咱被你那‘真诚的道歉’给忽悠晕了！”

当奥塔薇娅无奈地用一只蹄子捂脸的时候，梅洛蒂娅跟着笑了。“好吧，我觉得音乐的力量——无论它神圣与否——是可以有很多方法来阐释的。奥塔薇娅小姐只看到了其作为链接其他小马的作用。J·R——呃……巴德先生，他则将其视为与自然沟通的一种方式。”她脸红了，装模作样地扭了两下翅膀。“我……呃……把它看作是与自己沟通的方式。我想啊，斯酷奇先生肯定会把这看成是一种实验表现能力的方式！对吧？维尼尔？”

房间里完全静了。

“呃……”梅洛蒂娅有点局促不安地环视着四周。“斯酷奇先生？”

长着蓝色鬃毛的白色独角兽趴在桌尾，脸泡在自己的口水里，发出了轻轻的鼾声。

“嘿！”巴德先生咕哝着。“阳光妹子！还不赶紧起床了！”他把桌子下面的腿伸了过去，照她屁股下面的椅子就是一下子。

“呃哦——啊啊！”维尼尔·斯酷奇猛地抬起头，一对墨镜歪歪斜斜地戴在她那双洋红色的眼睛上。“我照顾好它了！东西也都洗干净了！全做好了！”她愣在了那里，眨了眨眼。“哈……？”维尼尔茫然地看着周围。“哦，这个，好吧我记起来了。”

“我确信巴德先生正在问你音乐对于你的生活起到的作用，”奥塔薇娅说着。“是神圣的，或者是其他的什么。”

“啊，我不知道。”维尼尔摊了摊蹄子。“什么乱七八糟的。”她打了个哈欠，身体斜靠在桌子上。“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就让唱片放着，直

到某些不可描述的东西从扬声器里传出来。”她傻笑着。“嘿～这很像我在奥兰多演出后的一个度假胜地度过的周末——除了没有放碟之外，我还为两个来自斯马林格勒的屁股也很坚挺的兄弟鼓了蹄。”

梅洛蒂娅一边用蹄子捂着通红的脸，一边清了清嗓子。“我觉得我们应该保持话题。”

“咱也同意，”巴德先生咕哝着说道，同时警惕地瞥了那只独角兽一眼。

“在高档酒店里踹一棵苹果树，咱觉得这和咱们要谈的东西一点关系没有。”

“啧啧。好吧，你们这些扫兴鬼。”维尼尔·斯酷奇向后倾了倾身体，将她的前肢枕在脑后，还对着天花板打了个呵欠。“所以我们到底在谈什么？”

“好吧……”梅洛蒂娅欲言又止。“你知道的，这真是个好问题。”

“也许咱不该和这三只记忆如金鱼的雌驹坐在同一个房间里，”巴德先生不高兴的拉长了调子，慢吞吞地说道。“咱们是来这儿谈论音乐的魔法的，不是吗？”

“嗯，当然。但某些东西在困扰着我。”梅洛蒂娅紧张地盯着桌子看。“虽然不能解释为什么，但音乐的力量对我来说异常重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我内心最深爱的东西。我觉得直到现在……我才多想了一下。”

“好吧，应该这么说，它与我的职业一直有不可估量的联系，”奥塔薇娅说道。“音乐对我而言，不仅仅是表演赚钱，而是从内到外的滋润。”

“哈哈！”维尼尔大笑着，笑得流出了眼泪。“她说了‘滋润’。”

奥塔薇娅蹙了蹙眉，继续说道。“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音乐的那些神秘特性，我想我不会克服生活中的许多困难，也不会站在这里和你说话了。”

“我觉得你说的太模糊不清，活像是你周围挡着巨大的灌木丛，”巴德先生说道。“也许你还是跳过它直截了当吧，我的小姐。”

奥塔薇娅缓缓点了点头，然后把身子倾向桌子，并对大家说道。“也许有小马刚好听说过‘第九诅咒’？”

“哦……”梅洛蒂娅的耳朵一耸，“哎呀，对！我听说过那个！”

“什么诅咒？”巴德先生沉着脸。

“听起来像是蒙特祖玛的邪恶复仇，”维尼尔含糊不清的说。在三道灼热目光的注视下，她耸了耸肩。“啊，什么啊？！像你们这些弹着琴弦的油腻的粗野马，从没有品尝过马西哥的苦艾酒！”

“斯酷奇先生，我指的是，坎特拉音乐精英阶层中的一个传奇，”奥塔薇娅解释道。“诚然，这就是一种幼稚的迷信，但是由于其年代久远而且广为人知，几百年来，这个概念逐渐被赋予了类似高贵的古代遗产的意味。这迷信的内容无非是，一个成功的音乐家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不，是一生中——最多只能创造九首史诗交响乐。再进一步去创作第十首的话，就是在做无用功了，甚至可能招致死亡，亦或是更加恐怖的命运。”

“嗯……这一开始听起来很熟悉，”巴德先生不弹吉他了。“这就是所谓的‘27岁俱乐部’吗？”

“哦！哦！老兄啊！”维尼尔突然拍了一下桌子，并指着他。“那就像吉

米·亨德里克斯和科特·柯本的死一样！”

“我不太懂这个，”梅洛蒂娅若有所思地说。“但我-我对第九诅咒很熟悉。在历史上，它消磨了蹄石博士，潘德列马基，和格林·桑德等小马的生命。他们都很年轻，并且都是思想上进的音乐家。他们写了许多交响曲，但是，每当完成第九首时，命运就以某种方式悲剧性的结束了他们继续创作的念头。不管是死亡，或是退休，亦或是两者兼而有之。最著名的一个案例是……呃……倍多芬。”

“噢！是的！倍多芬！嘿……”巴德先生笑了，随之点点头。“我确信这就是这该死的第九交响曲那么出名的原因。因为这是他生前的弥留之作。”

“对，我有次在西马图的一家俱乐部混过这歌，”维尼尔奸笑着说道。“它的节拍里面那些怪物混响还有……噗哧——重低音都差点儿自爆了。玻璃到处都是啊，老兄。你们真该去看看。整个舞场的家伙们都东倒西歪，一个个透湿，因为吓出汤子来了。”

奥塔薇娅蹙了蹙眉。“倍多芬的‘第九交响乐’，可不仅仅是公开播放的那些普通音乐，能放上D J台随便放出来的。”她清了清嗓子，声音更高了。“这证明了小马音乐事业的脆弱本质，以及痛苦的终结可能随时来临。”

“但咱觉得你不是梅洛蒂娅小姐那样的作曲家！”巴德先生指着桌子对面的小马，“咱估摸着你是个在坎特拉皇城的观众前，演奏你天籁之音的音乐家。”

“是的，这是真的，”奥塔薇娅点头回答。“尽管我声名显赫，但我只是一个卑微的大提琴演奏家，卑躬屈膝地登上了顶峰。就算如此，我仍然对经典怀有无限的敬意，它超越了我把演奏音乐作为职业生涯基石的这个简单事实。实际上，一开始我还很天真，对音乐的古老本质一无所知。当我年轻的时候，我依然试图在大舞台上找到属于我的那盏聚光灯。从坎特拉皇家音乐学院毕业之后，我就在寻找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才华。这让我来到了骡丁汉西部一个相对而言很不起眼的小地方，在那里，我亲身体会到了‘第九诅咒’的真正本质。”

“呃……”维尼尔提起她的墨镜，两眼紧闭，用蹄子在眼皮上揉来揉去。“这接下来的发展是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你礼貌一下会死吗？”巴德先生嘟囔着。

“拜托，我们洗耳恭听，”梅洛蒂娅微笑着说，她俯身凝视着奥克塔维亚。“你在骡丁汉发生了什么事？”

“你必须明白，”奥塔薇娅说。“我的事业才刚刚开始。那时候，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无名小卒，不过是一只背景小马罢了。我对音乐的基本把控是建立在学校的课程学习和基本教学计划给我留下的僵硬刻板材料上的，从来没有走入这个世界去亲身感受属于我自己的音乐，去理解和观众的灵魂建立桥梁意味着什么。成为一位艺术家，当时在我心里是一条神秘而艰巨的道路，但并非没有铤而走险的成分……”

我在骡丁汉时，通常是在一个叫做锈毡剧院的地方演出。不过，称之为‘剧院’未免有点太夸张了。它更像是崭露头角的音乐家寻找他们的使命的中途

宿舍，而那些来听音乐会的，只消少许钱财就能得个座位。在赶到这地方之后，我感到我的期望已破灭为尘埃。看起来，这里面只怕容纳100只小马都难。现在看来，我居然有点羡慕那大厅中所能表现的那种微妙而又亲切的气氛了。但当初，我仍然年轻，也有着远大的志向。我希望，我期望，我能在成千上万的——或者是成百上千的——热心观众面前表演一次。尽管这愿望早晚会实现，但我当时被盲目与倦怠冲昏了头，所以没有想到这一点。

不过，我仍然砥砺前行，即使我被领到了新的住处：一座建在锈毡剧院旁边的小公寓的第四层。我必须承认，我那时是一个特殊计划的一部分。我仍然靠着在坎特拉音乐学院的助学津贴维持生活，而在骡丁汉，我每两个晚上，有时候甚至是每个晚上都要在舞台外面生活和呼吸，而且定期演奏。我感到很幸运，但这种热情只持续到第一个星期就烟消云散了。

骡丁汉的老百姓那精致而优雅的外表是很有欺骗性的。老实说，他们的是冷酷无情的批评家，而这在乌烟瘴气的西城区的小巷和贫民窟内，这并不是一件值得重视的事。而在接下来的两年内，这里将是我的简陋居所。

当我第一次在锈毡剧院表演马尔扎特的曲子之时，观众立马就将我嘘下了台。一开始我只一只蹄子都不想动，因为我才开始拉了没几下，我觉得观众们的残忍只是为了贬低我这个菜鸟的第一次演出。但很快我就在舞台再也待不住了，因为我泪流满面，简直都无法集中精神拉琴了。

在骡丁汉的那些夜晚，我学到了‘马性本恶’这个真理。也是凑巧了，无论我有没有才华，我都无法引起观众的半点关注。我这才意识，这是个‘受欢迎’和‘不受欢迎’的问题。因为每天晚上的音乐会只是专属于另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家前辈，而她的确非常出名。骡丁汉的居民们根本没什么耐心可言，他们对于新手的演奏是一点儿都坐不住，而这正是我不得不承受的了。他们，只想听自己熟悉的音乐家的音乐会，其他的一概不理。你们看，他们早就已经和自己喜爱的音乐家搭建起了灵魂的桥梁，而我根本不在其中。

老实说，我当时真的很失望，几乎不想在那里继续工作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还是继续忍下去了。事实上，他们也不再把我当成一个垃圾来对待了。然而，我仍然无法用我的才能，以我所渴望的方式来吸引或让他们注意到我。这就像……有一堵难以言喻的墙，阻止我们的精神在我每天晚上演奏的旋律中水乳交融。

然后，我开始质疑自己的才华和理想抱负了。我的表现真的和自以为的一样好吗？也许每晚我上台时都期待太多了？是我的青春和疯狂的梦想使我为如此少的报酬而努力工作吗？我到底能不能像自己心中梦想的那么伟大？

一个月后，在骡丁汉那凄凉之冬内，我发现那名深受欢迎的音乐家前辈要退休了。我龌龊自私的一面对于其竞争对手离开了比赛很是高兴，但我良知的一面却沮丧的发现她的表情中有一种悲戚的神情。当她在那儿的最后一天，我偶然在隶属于剧院的公寓里看到了她。那时候，她正在把自己的行装悉数打包。我暂时把对她的嫉妒全抛开了，以便能以最诚挚的态度与她交谈。

她告诉我，我的前途一片黯淡，阴云密布。她坚持说，如果我对自己的

音乐事业还有任何希望的话，那就尽早离开这个锈毡剧院，尽可能地远走高飞。当我问她为什么时，她哭了起来，开始公开地哀叹。她告诉我，她已经在这里演出了二十年，为了给观众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绝望地在这里一直坚持了如此长的时间，这是她在音乐界中的一个败笔。

我问她为什么她早不走？为什么她很久之前就没有退休或者去其他地方寻找听众？她告诉我，很久以来，一直都是某种东西迫使她留下来的。她暗示那个地方有一种神秘的精神，一种充满了悲剧的可恶气氛，使得观众如此痛苦，连她自己都开始渴望定期体验他们的冷漠。

我突然想到，她并不是在胡说八道，因为我自己也曾有过这种可恶的感觉。每天晚上，我几乎都无法入睡。我会在半夜里断断续续地惊醒过来，浑身都是冷汗，仿佛可怕的高温要把我烧死在被窝里。有时，我觉得好像还能闻到一股刺鼻的烟味，从我周围的小公寓墙壁里渗出来。

我也不知道我是哪儿来的胆量，但我问起了她有没有经历同样的神秘痛苦失眠。对于我的问题，她面色苍白，说了一样神秘的东西：只是个日期。然后，她恍恍惚惚地把所有剩下的东西塞进行李箱，飞也似地离开了。日后那个音乐家的消息，我再也没听说过了。

不过很显然，她告诉了我一些很重要的东西。虽然她那双抽搐的眼睛后面隐藏的是一个饱受惊吓的灵魂，拒绝把这些信息用适当的语言直接表达出来。所以，等我一有了机会，我就立刻去了当地的图书馆。我翻遍了骡丁汉的记录，想找到那天那位音乐家前辈吞吞吐吐地告诉我的究竟是什么。然后，我有了一个恐怖地发现。

锈毡剧院曾经发生过一次可怕的灾难。你们之中一部分小马可能知道，骡丁汉的历史非常古老了。自从暗影降临的黑暗岁月以来，那城镇就已经在那里了。七百年前，就在这座剧院和周边建筑刚刚落成开业不久，当时名闻世界的作曲家格林·桑德即将在那里进行她的最后一场演出。对于这样突如其来的隐退而言，她未免太年轻了。但是，那只雌驹才刚刚生了孩子，她只希望接下来的一二十年里都能和自己的孩子和丈夫享受家庭生活的幸福。

所以，她决定在新开张的锈毡剧院里演出她最新的也是最后的作品。正如你们可能已经开始怀疑的那样，这里面有很大的讽刺意味。那是格林·桑德的第十交响乐。之前的九部作品让她名扬整个艾奎斯陞亚，原本在过去三个世纪的时间里，哀伤的歌谣和悲伤的挽歌都是整个音乐舞台的主流风格。而她的单曲风格则为整个音乐界带来了更新、更乐观的主题。

那本来应该是一场非常微妙、亲密、谦逊的小小音乐会。毕竟，锈毡剧院总共也就能容纳那么些小马而已。尽管格林·桑德表现得很真诚，但这就意味着只有一小部分骡丁汉上流社会精英能有资格迎接她最后的鞠躬谢幕。

不用问，在音乐界有很多的批评家，都理所当然地被这件事给激怒了。可悲的是，他们之中似乎有一两位把这种疯狂的憎恨提升到了某种……反社会的程度。

在格林·桑德上台演奏她第十首，也是最后一首作品的那天晚上，有个

纵火犯放火烧了大楼的根基。可怕的火灾烧毁了锈毡剧院，足有一百二十多只小马被这场火灾夺走了生命。格林·桑德自己就是其中之一，当她惨不忍睹的焦黑遗骸被发现时，依然紧紧抓着她的小提琴。她留下了一个悲伤的丈夫，一对失去了妈妈的双胞胎。骡丁汉的小马们为她专门举办了一场宏大的葬礼，甚至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城市节日来纪念她，这个节日一直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

而到了我在剧院里表演的那些日子里，格林·桑德这个名字已经成了一种禁忌，一个代表了恐惧、悲剧、迷信的话题。在当地图书馆寻找到这些资料后，我向几位音乐家和租户询问了她在锈毡剧院留下的遗产。结果我的问题得到的回应大部分都是沉默、无视、甚至是愤怒。但是，被我问道的小马们倒是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怀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他们的心中充满了紧张，让他们快步离开的时候蹄子都在发抖，仿佛房子随时可能都会再度起火，随时都可能倒塌。

就在那时，我意识到自己也患上了某种根深蒂固的妄想症，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冷汗淋漓地在半夜惊醒过来。我开始怀疑，那虚无飘渺的烟味比我基本的五感所能告诉我的更有意义。或许在我之前离开的那只雌驹，她知道的比她愿意透露的还要多。不管是一怎么样也好，我觉得自己每晚都在学到越来越多的东西。锈毡剧院的观众们，他们对我和其他音乐家如此冷漠，如此敌视，并不是没有理由的。我们蹄下的这座建筑物，本身就充满了苦难和悲哀。忽然，关于为什么我和我努力用音乐去打动的骡丁汉小马们之间无法建立联系的问题，我年轻的头脑想到了一个原因。

唉，你能想象我这么傲慢吗？如果我脑筋更灵活的话，我应该会去责怪观众对我无力的表演漠不关心，或者责怪我对古典乐优美节奏的松懈把握。然而，我并不愿意满足于这样一个现实：我那黯淡无光的职业生涯完全取决于我那糟糕的演奏环境。我从心底明白，我注定要成就伟业。作为一个艺术家，我看到了自己道路上的坎坷和不完美，于是我就把消除它们当作了自己的目标，这样我的“呼声”才能被听得更加清晰。

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探索骡丁汉图书馆最深层的档案。有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寻找什么。一首被遗忘的交响乐，到底要怎么从过去的岁月里被发掘出来？要是哪只小马能从我们前辈的坟墓里找到一撮灰烬，那说不定还更幸运呢。然而，我不顾一切地想要把那些可怕的幽灵从我表演的地方清理出去，而且，为格林·桑德的遗作伸张正义的强烈心愿鼓舞着我，让我继续拼搏前行。经过无休止的研究和奋斗，我终于找到了我要找的东西。只是一张单薄的纸片，夹在一本古老的大部头里面，上面还覆盖着烟灰和永恒的余烬，仿佛是我音乐世界里的灵魂把它从燃烧的云中沉淀了下来，留给我专门去寻找。胜利的喜悦让我心醉，我现在一点儿都不害怕了。我现在已经拿到了至今为止早已被遗忘的格林·桑德的代表作品：她的第十交响乐。如果未来会被恶灵所吞噬，那我就必须攻击过去的黑暗之源。

我等待着一个特别的假期——一个剧院里没有安排演出的夜晚。尽管我不喜欢这样，但我已经决定好了那一年的暖心节前夜该怎么过了。当小马们在骡丁汉的街头唱颂歌打雪仗的时候，我偷偷藏到了锈毡剧院的阴影之中，耐心地等

着经理和场务小马关门。等到剧院完全清空之后，我便走上了黑暗的舞台，开始了我的秘密演奏会。

忽然之间，一股异乎寻常的紧张感袭上了我的心头。我的四肢发抖，简直都握不稳大提琴了。在那些空空荡荡的座位上，仿佛有几百只阴影的肢体在朝我伸来，想要把我拖进那被遗忘的地狱之中。在当初的这座建筑里，它吞噬了那么多的尖叫的生命，吞噬了那么多哭泣的小马。我意识到，不管是什么鬼魂在困扰着这里，他们都不得安宁，没有解脱，没有轻柔的最终乐章来让他们摆脱这苏醒世界的狂暴节拍。

我当时就知道，只有最优秀的音乐家才能舒缓幽灵的苦痛。而那位最优秀的音乐家，我知道就是我了。

因此，我毫不犹豫地闭紧了双眼，凭着记忆开始演奏格林·桑德的《第十交响乐》。这曲调优美婉转，充分发挥了乐器的特性，充满了起伏波澜，以及对和它同一时代的那些悲伤旋律的淡然蔑视。它是如此华美，如此欢欣，让我的内心之中只想为那些小马公开地哭一场。他们在自己的双耳蒙受如此祝福之前就被暴力扼杀了，这是一位只想好好给两个纯真孩子当妈妈的雌驹所谱写的追求幸福的和谐之歌。

或许是我静静的哭泣让他们继续听下去了，仿佛在这交响乐中加入了打击乐一样。不管是我的哭泣解决了问题也好，或者是第十交响乐本身也好，我都觉得我的表演取得了一些成就。当我演奏完毕之时，我真的觉得肩上仿佛卸下了一幅千钧重担，变得无比轻松。自从我进入音乐学院学习以来，我从未感觉如此快乐，如此自由。我的耳朵在发痒，似乎听到了有鼓蹄的声音。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虽然黑暗蒙蔽了我的视线，但我心里敢发誓，前几排的座位上隐约有一群苍白的笑脸。眨眼间，我却又什么都没看见了。我只是笑了起来，因为他们离开了。

他们离开了。而且，我知道他们这一次是真的离去了。无论是什么样的痛苦和仇恨阴云笼罩了锈毡剧院，它都已经烟消云散了。现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充满了希望、机遇和沉默的空虚。对于像我这样的年轻音乐家而言，正是表现自己的理想之地。我首次在那里演奏了整首的格林·桑德的第十交响乐，再也没有任何痛苦之魂依然徘徊于此了。因此，我向着空空荡荡的剧院，虔诚地鞠躬致谢。

“我知道，这可能听起来像是我疯了，”坐在桌旁，奥塔薇娅继续讲下去。“居然会说起幽灵啦，僵尸啦什么的奇幻事物。但是，不管我的猜测如何，剧院……还有我自己的情况，从那以后都发生了变化。当我在新年音乐会上开始下一场演奏的时候，我是真真正正得到了鼓蹄声了。我发誓，这并不是因为我自己很投入。我的演奏和以前一样没什么变化。实际上，观众似乎更容易接受我的才华了。”

在其他三只小马的注视中，奥塔薇娅微微一笑，她的蹄子用一种很怪异的方式在桌子上绕圈转着。

“而且，也不是只有我。”她说道，“其他几位年轻的音乐家也得到了观

众起立鼓蹄，而原本观众席上甚至都对他们连眼睛都不带眨的。立刻，我所有的恐惧和自我怀疑全都不翼而飞了，因为我再次发现了自己才华的影响力。

我的音乐技艺传遍了整个骡丁汉，很快，大家就从艾奎斯陞亚四面八方涌来，纷纷来到了锈毡剧院，这家剧院一夕之间就成了文化的源泉，重新注入了古典乐的活力。然后，有一个礼拜，花花短裤本尊也来了。他在整个坎特拉皇城的上流阶层传颂了我的表现。于是仿佛命中注定一般，同年塞拉斯蒂娅公主专门来访骡丁汉参加夏至日庆典，她在剧院专门停留了一下。我亲自为公主殿下演奏，得到了她的赞赏。由此，我的头衔，我的名字，也正式变得家喻户晓。在那之后，我就一直尽我所能地维持着这份名气了。”

“哇……”梅洛蒂娅微笑着，在奥克塔维亚的演讲结束时，她的翅膀扑扇着。“这简直难以置信。你是说演奏格林·桑德的最后一首歌真的治愈了第九诅咒？”

“如果你希望从我的故事里得出这样的意义，我当然不会责怪你。”奥塔薇娅回答道。

“在咱看来基本上就是些迷信的胡说八道。”巴德先生嘟囔着。

“巴德先生！”梅洛蒂娅朝他皱着眉头。“我倒想看看你怎么反驳她！”

“这又咋了？”他皱了皱胡子拉碴的老脸，“她跟咱们说了些她自个儿经历过的事儿。咱可没打算去反驳，那根本没意义，但这也不表示咱就得信。”

“我还挺喜欢僵尸鬼的那部分呢。”维尼尔·斯酷奇嘟囔着，她抬起墨镜，冲着其他小马眨着洋红色的眼睛。“还有谁喜欢僵尸鬼吗？”

“您不用盲目地接受那些让我的回忆略显生动的矛盾之处，巴德先生。”奥塔薇娅说道，“我只是希望您从中得到一个认可，那就是，音乐并非单纯的演奏。我试图和剧院里的听众们建立灵魂上的联系，但却实际遇到了阻碍。因为它一夜之间就消失了，所以这绝非巧合。您不这么认为吗？”

“因为我喜欢僵尸鬼……”

“咱觉得当小马乡亲们之间互相打交道的时候啊，具体咋样是根本没法子预测的。”巴德先生握紧了他的吉他。他一边低声沉吟，一边用后蹄一翘一翘地踏着桌子。“音乐这东西根本就不该只掺和进娱乐圈和舞台表演啥的。咱是说啊，这听起来可能很虚伪，因为咱自个儿就是个出色的乡村音乐歌星，但咱好久都没去巡演可是有原因的。咱写歌不是为了像你那样受欢迎，小姐。咱写歌是因为咱受它吸引，每次到大自然里去散步，咱都能体验到。老天在上，就好像大地在跟你说话呢。这个世界比时间的记录更加古老，音乐也是。”

“僵尸鬼很酷……”

“嘘！”J·R·巴德弹起吉他之前先冲着维尼尔瞪了一眼。“等着轮到你！你这个尖脑袋雪马！见鬼，咱说到哪儿啦？……哦对了。”

他在乐器上弹奏了几个音符，仿佛在演奏一首民谣。

结果，他却说起话来了。“咱估摸着你们都说咱提前退休挺舒服的对吧？咱能录唱片，拿最棒的创意来写歌。可是那些疯狂粉丝活像是兽群大暴走似的一窝蜂冲着咱扑上来的时候，咱也招架不起啊是不是？没必要把咱胡子搞得一团

糟，你们懂的。所以咱就跟咱经纪马说了声拜拜，收拾好咱的吉他，去了个神仙也找不着咱的地方。仔细这一琢磨……当初要是咱知道该去哪儿，应该也不错。不过碰巧，咱在当地火车站那儿瞅见一张漂亮海报画，上面写了招募当地乡亲们建设这个殖民地啥的。他们管那地方叫‘苹果鲁萨’，咱估摸着这名儿听起来傻透了。不过那是沙漠里面，基本上没那个疯子小马会跑去那儿旅游。所以，一时兴起，咱就说‘给咱报个名儿’，然后就去了……”

咱知道的就只有，当咱们把所有的大篷车都开到了地方的时候，那不过是个普通的地窝子罢了。咱们被夹在狭窄的大峡谷之间，还有一大堆卑鄙的野牛在附近游荡。虽然冒险精神鼓舞了咱的很多苹果鲁萨乡亲们，不过咱可不怎么喜欢。嗯……但咱只是耸耸肩，继续玩下去。毕竟，咱们还有很多疯狂的工作得做呢。如果说什么能让咱和自己深入交流和沟通，那就是艰苦而适当的工作。

咱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铺设铁轨，建造从北方来的铁路。唉，那可真是一段汗流浹背的日子啊。不过，也没啥好担心的，工作毕竟是做完了，因为咱们必须这么做。太阳一露脸，天气就热的要命。太阳一落山，冷风就嗖嗖的。咱们对沙漠里的生活方式没有半点控制能力，所以只能尽最大努力，就像生下来就要努力工作的陆马一样。不用说，咱感觉到了什么。不管那是啥也好，咱就留给你们去猜吧。

其实对咱来说，一切都很完美。感觉就好像咱已经到了该到的地方了。当太阳落山时，西方的地平线闪耀着红橙相间的美丽色彩。就好像宇宙族母自己亲笔画了一幅风景画挂在世界屋脊上面。在台地和山崖的顶端，红色和粉色的小道层层叠叠。空气非常干燥清爽，让你呼吸的时候只觉得五脏六腑都被洗清了。你可以在那些小山之间放声歌唱民谣和劳动号子，有几回，咱就这么干的。咱发誓，山里那些回音真是美妙，感觉就像一对情侣，隔着毫无意义的石头海洋互相呼喊。咱发誓，咱正在接触到自己内心的一部分，那是长久以来埋葬在那些自吹自擂的音乐巡演和唱片签约活动之下的东西。在苹果鲁萨，咱成了一只焕然一新的小马。呵呵。

可其他那些小马们呢？那些在咱周围的山谷里开辟殖民地的小马们呢？见鬼了，咱真希望说，他们感受的宁静程度要是有你们的一半也好啊。每天咱们在田里留下足迹，播种苹果籽的时候，咱那些邻居们总是佝偻着背四处乱走，看起来整天提心吊胆的。甚至当咱问他们到底在怕啥的时候，他们都没啥好说，就是说急着把今天的活儿赶紧干完了，这样才好一溜烟跑回家，把自己跟这沙漠隔离开来。

你们能想象吗？多丢脸呐！那你们干嘛要把你们那小屁股挪到这大沙漠中间儿来，不就是为了要和这片大地融为一体吗？！呸！要咱说，他们就是帮白痴！可他们就一脸滑稽地看着咱，还问：“你听到了吗？”

然后咱就反问了。“听到啥？风声？沙漠里温柔的寂静？”

然后他们就慢慢地离咱远去，好像咱得了小马痘什么的。几个月之后，当咱好不容易终于让他们之中一部分乡亲敞开心扉之后，他们都说了同样的话。

他们一直都听到一个声音。他们称之为“低吟”。对，“低吟”。一大帮小马都听着这种持续不断的声音，就好像从咱们周围大峡谷的泥巴墙上传来的。八成是把他们给吓坏了，因为没几天，就有一帮子黄肚皮的小流氓逃出了苹果鲁萨，回那遥远的文明世界去了。他们就这样离开而苹果鲁萨，再也没回来，哪怕是当初费了老劲才来到这个名字蠢得要命的地方定居下来也罢。

当然了，咱觉得他们都在做白日梦呢——就跟咱对你和你在剧院的那些胡言乱语的看法一样，奥塔薇娅小姐。无意冒犯，可小马是一种重视思想更甚于物质的东西，咱们经常把眼前那些花里胡哨的魔术表演给当成真的。所以音乐才会让咱们入迷。在咱看来，压根儿就没什么幽灵鬼魂之类的玩意儿。但是当音乐打动咱们的时候，咱们啥都愿意去信。古往今来，唯一重要的音乐家就是那位最伟大的存在。她老早就离开了艾奎斯陲亚，但是当她离去之时，她把自己那首神曲的所有片段都留给咱们了，唯一有权利唱这首曲子的，就是大自然本身。

所以，如果真的有一座会“低吟”的山丘呢？老天作证，咱在这片地方从早忙到晚，耳朵竖的笔直，听着天空，听着大地，还有那些该死的仙人掌，一天到晚都听着呢。可咱啥都没听出来。不过很明显，其他小马都能。考虑到苹果园的情况真是很糟糕。

是的。没错。咱们千里迢迢来到这个山谷所种下的那些苹果树，开始向咱们发出哀鸣了。你们知道，早在当地野牛因为咱们在他们世代奔跑的土地上种树而和咱们起纠纷之前，沙漠本身就很顽固了。咱们经历了一场饥荒，这还是尽量说得轻描淡写了。没有任何一粒种子想要发芽，甚至就连咱们移植过来的那些长大的树也开始枯萎死亡了。

一开始，咱并不愿意相信大地对咱们如此刻薄。肯定是那些劳工、种植园主、穿靴子和工作服的疯狂城里小马，觉得他们有能耐无中生有地把东西培养出来。咱自己可不算是园丁什么的，但对耕作和灌溉也并不是一窍不通。而且咱知道，跟咱住在一起的那些白痴都晕了头，都是他们那些关于“低吟”什么的迷信在做祟。

所以，咱就努力告诉他们该怎么正确干事儿，可他们没一个愿意理咱的。他们都在晃晃悠悠，四处乱逛，就好像受着什么可怕怪病啦魔法啦的折磨。他们满脑子就是“低吟”这回事，仿佛他们都成了什么巨大音乐会的倒霉听众，而且只有他们自己才听得见。

这个镇子到底发生了些什么？莫非真的有一个诅咒？这大峡谷真想让咱们都卷铺盖滚蛋回艾奎斯陲亚平原去吗？

咱可不打算买账。不，反正咱不干。咱之所以来这地方是为了重新发现自己，要是咱跟那帮子邻居一样光是哆嗦的话，那咱成什么了？白痴吗？所以，咱就出了镇子，走进了荒野里，打算跟它来一场面对面的坦诚交流。

你们可得明白，自从到了这儿之后，咱半点儿音乐都没弹过。大部分时间咱都在沉默，因为咱正试着触摸自己的内心呢。弄清楚，咱首先是个爷们儿，其次才是音乐家。不过要对付这个白痴“低吟”什么的，咱估摸着最好的家伙还是咱的吉他。所以咱就扛起了东西，装满了燕麦和水壶，一路西行直到太阳落山。

然后，午夜时分，咱自个儿爬上了一座陡峭的平顶山。咱之所以告诉你们这些并不是为了让你们相信咱是个纯爷们儿什么的，咱只是纯粹厌烦了整天围着那个诅咒山谷的问题兜圈子。而应付大自然的唯一办法，就是直截了当去面对。

于是，咱就爬上了山顶。太阳也升起来了，随之而来的是难以忍受的炎热。在那里，咱唯一能做的就是坐着看风景。哦，当然，还有演奏咱的音乐。问题在于，咱什么乐谱都没带，而且那么快速地离开了这一行之后，咱还没准备好重新回顾咱的职业生涯呢。所以，咱就想到啥弹啥了，想象着要是有人或者什么东西能听到咱的话，那咱可就马上有个听众了。不然的话，恐怕咱这辈子都不会再有听众了。

咱得跟你说，孤身坐在沙漠的山顶上，吹着荒凉世界的风，弹着吉他曲子，感觉傻得像颗李子。一切都很主观，对吧，奥塔薇娅小姐？哈，没准儿那些苹果鲁萨的乡亲们才有点儿理智呢，那咱不是反倒成了没脑子的傻瓜了吗？呵呵。咱是说啊……毕竟，殖民地可是正在遭受疾病和饥荒的折磨呢，咱在干嘛？没像个真正的英雄那样去照顾他们正在枯死的苹果园，而是像个电影角色似的，爬到荒郊野外的大山顶上弹吉他。

而且咱在那儿呆了老久。还记得咱说过日出有多热吗？嗯，太阳像往常一样落下去了，几个钟头以后又跟往常一样升起来了。不太自然的是，全过程中，咱一直都清醒得很。咱也不知道这算不算失眠或者别的什么，但咱下了决心就呆在那上面了，像头骡子一样顽固而清醒。直到咱搞明白到底是啥声音吓到了咱所有那些小马乡亲们。

这绝不是一次度假，这是肯定的。咱的水喝完了，咱的燕麦开始变质了。咱像头不洗澡的猪一样浑身是汗，臭气熏天。某种意义上来说，咱开始发疯了，不然的话就是一开始就疯了。不然还能是啥让咱爬上了那座山呢？

最后，咱的理智总算是来了，咱开始为自己这条小命感到害怕了，正要哆嗦着下山的时候，咱听到了。咱终于，终于听到了……

那是低吟吗？不，咱估摸着这名字恐怕不太合适。是什么大地根基的灵魂在对咱说话吗？靠，咱又不是哲学家。咱只是个带着把吉他的疯子小马，来挑战大自然……而且，天啊，真是大自然的杰作啊。

咱脑袋里开始响起了一些奇怪的曲调，这是真正的纯粹灵感，是自从咱第一次笨拙地踏上舞台以来，就从来没再经历过的了。咱简直不敢相信，疯狂的东西塞满了咱的脑袋。咱只觉得自己就像是整个乐队，充满了刚刚从学校毕业的那个年纪的孩子才懂的事情。当你对于这世界充满了新鲜感和创造力和领悟的那时候才会明白的。咱开始琢磨那些如果咱不进行这趟旅行的话就根本不可能创作出来的歌曲。

于是，这让咱开始有点儿明白过来了，哪怕是那些完全没意义的部分也变得有意义了。咱是说，哪怕咱的脑袋里塞满了这些全新的旋律，其实咱也没动笔写什么东西。实际上，这是大自然在教咱。对，你们没听错，大地在对咱说话了。不管它说了什么，其他那些苹果鲁萨的乡亲们只觉得害怕。除了咱？咱懂这调子。咱感觉到了节拍，都在敲着蹄子尖跟着合拍了。咱不知道是不是大地总是

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跟咱们交流和沟通，艾奎斯陞亚的创造者很早以前在她需要的时候就离开了，但是她毕竟没把所有的一切都带走。咱们有公主，咱们有这片大地，咱们有自己的耳朵。在这一切之间的某个地方，某种特别的東西一遍又一遍地诞生。不然，为什么咱们总是需要重奏呢？

所以，咱坐在山巔边缘，翻译着山谷告诉咱的一切。咱拨弄着咱的吉他，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漏斗。透过它，一堆音符被倒来倒去，重生，然后再次倒来倒去。等到一切都结束了，等到大地把它孤独地隐藏了那么久的一切秘密都倾诉给咱之后，咱把音乐也带走了。咱把它存在脑袋里，下了平顶山，穿过空旷的田野，直到咱瘫倒在城镇边缘。那是在咱出发的三天之后。

三天。咱已经在那座孤独的山峰上坐了整整三天，看了三次日出和三次日落，所有的水分都被晒得枯干，在苹果鲁萨的热浪中烤成了一个活生生的葡萄干。那些把咱拖进当地医院治疗的小马还以为咱已经死了。但很快，咱就睁开了眼睛。而咱伸出蹄子去拿的第一件东西不是水，而是咱的吉他。咱坐在床上就开始弹了，大堆的妹子和爷儿们就呆呆地站在咱周围。咱们在那家医院举办了一场小型音乐会，自从咱收拾行李去那个名字很蠢的地方开始以来，这还是咱的头一场演出。

你们知道吗，这把某些情况给了结了。苹果鲁萨的乡亲们，都开始欢笑了，而且开始载歌载舞。也不知咋回事，他们所有的恐惧和忧虑都像是风滚草一样消失了。第二天，他们就承担起了照料果园的任务，而且还格外用心。

真的有过饥荒吗？到了下个月初的时候，根本没有哪只小马还有什么证据了。那些苹果树都开出了前所未有的花，咱们有了足够的收获来迎接一个大丰收——这可是苹果鲁萨的第一次收获。可以肯定的说，这是一次美妙的奇迹。所有的一切都很主观，咱猜你们可能经历过。但相信咱，当咱说整个城镇都变了样子的时候，请务必相信咱。一切都是因为一只小马鼓起了勇气去走近灵魂倾听他们的诉说。其他生灵都太过于畏惧，不敢去揭示那声音的本质。

“不是自吹自擂什么的，”巴德先生弹完了他的曲子，又补充道，然后平静地看着其他三只小马。“在那个村庄发生的一切，如果说都归功于咱，那就是在吹牛了。毕竟，饥荒是苹果鲁萨面临的最小的问题。后来我们有更糟糕的事情要克服，比如他们生气，跟野牛杠上了。但是咱们解决了这个问题，用友谊的力量……或者别的啥玩意儿。怎么都好，关键在于……”

他身体前倾，把吉他靠在墙上，用蹄子指着桌子上方四只小马之间的某处。

“咱和周围那些苹果鲁萨的榆木脑袋们一点儿都联系不起来。但歌的力量依然存在。关于大地是如何运行之类的道理，它可能没给我什么答案。但它让我接触到了大自然。尽管如此，咱也没有去改变世界，只是从中学到了些东西。最后，我终于让一群小马平静而放松了下来，这就是音乐的意义所在了，你们不觉得吗？这不是什么神秘主义，什么魔法或者其他什么莫名其妙的东西。一切都取决于你是怎么想的。咱并不是想要贬低你的经历，奥塔薇娅小姐-”

“让我问你一件事，巴德先生，”奥塔薇娅插嘴说。

“说呗。”

她身子前倾。“我对你的音乐事业并不完全陌生。事实上，我以前还尝试过你的一些曲目。”

“嘿，真奇怪。”

“我可一直没完没了地说你们的合奏听起来有多‘乡村气息’，不过重点不是这里。如果您愿意的话，能不能告诉在这里的其他小马，在您开始您那趟自我反省的旅途之前，您总共出版了多少张专辑？”

“哎呀，咱那时候已经录了有……嗯……”他往后一靠，用沙色的蹄子搔着胡子。“嗯……七张？八张？”

“九张！”梅洛蒂娅喘着气，眼睛睁得大大的。“我现在想起来了！”她猛地伸出蹄子指着他。“J·R·巴德！你总共签了九张专辑！嘻嘻！”她拍着蹄子，脸蛋开始发红了。“这不是很了不起吗？”

奥塔薇娅只是微笑，姿势非常微妙。

巴德先生眨了眨眼，脸色有点苍白。“咱的老天爷……”他摘下帽子，扇着秃顶的脑袋。“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还真是太诡异了。好吧，咱不能说你把咱给说服了，奥塔薇娅小姐，不过这的确值得考虑。”

“这就是我在这次讨论中所希望的，”奥塔薇娅说道，“反思一下。”

“嗯……言之有理。”巴德先生重新把帽子戴好，环顾着四周。“还有谁能说说吗？”

“哦！哦！”维尼尔·斯酷奇起劲地用两只蹄子拍着桌面，人立而起，恶狠狠地冲着桌边的小马们咧着嘴。“就、就这一次，好吧？有一回啊，我在托特和妮可的婚礼上表演，对吧？我都转了三个钟头的碟了，对吧？于是啊，我就起身去了卫生间方便一下，然后啊……又干了点儿别的。你们懂的，鼻子在痒痒嘛。啊，咋都好。反正，最后我回来一看啊，你们猜我看到啥啦？”

其他三匹小马都惊奇地盯着她，一脸的不知所措。

维尼尔·斯酷奇的大嘴都咧到了耳根，牙上闪着精光。“我的家伙上被吐得到处都是！”

他们对她呆呆地眨了眨眼睛。

“而且啊……而且……”她开始出汗了，低头瞪着那三只小马。“……简直就好像是疯了，对吧？因为啊，那可是托特和妮可的婚礼啊，对吧？他们根本没提供任何能让小马呕吐的食物，因为他们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太胖。我是说，他们都是悲伤主义者，必须保持自己的公众形象清洁。不然那些头脑清醒的家伙根本不会给他们的蜜月提供半点儿东西，更别提我这整个晚上除了他喵的‘周六邻居’的混音版本之外啥都没播。”

奥塔薇娅凝视着桌面，巴德先生冲她瞪着眼睛，梅洛蒂娅坐立不安，大声说了出来。“嗯……我想……”

“那么这些呕吐物是从哪里来的？！”维尼尔·斯酷奇压低声音嘶吼着。梅洛蒂娅哆嗦着，咽着唾沫，大胆地继续说下去。“我……我想，我也

有个类似的故事可以讲。嗯……好吧……虽然不太相似，但……但它的确和这一切有关系……”

“跟我们说说吧，亲爱的。”奥塔薇娅说道。

维尼尔咕哝着往后一靠，抄起了前蹄。“切，一帮自命不凡的蹄尔摩斯粉，我向女神发誓……”

“平静，亲。”巴德先生嘟囔着，然后对梅洛蒂娅笑了笑。“要继续吗，亲爱的？”

“嗯……好吧。”天马玩弄着自己长长的绿色鬃毛，硬撑着把故事讲下去。“所以，嗯……你们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我是个……嗯……挺有名气的作曲家。好吧，我猜其实更像是作词家。毕竟我不是奥斯卡·汉默斯坦那样的歌词作家之类的。”她咯咯直笑，“但众所周知，我为那些闻名于整个艾奎斯陞亚的小马们写歌。这个……这就是我谋生的方式，我觉得自己也还做得不错。考虑到……嗯……”

“嗯？”奥塔薇娅把头歪向一边。

梅洛蒂娅咬着嘴唇。“我从来没用蹄子碰过乐器，但是，当你听到很多知名歌唱家唱歌的时候，他们唱的都是我的歌。我是说……这也很合理，不是吗？虽然我的天赋全都是纸面功夫，但那依然是表达我自己的音乐。哪怕是间接的也好，你们不这么想吗？”

“哎呀。”巴德先生向后靠了靠，把帽沿往下拉，盖住他微笑的脸。“咱这辈子可是上了不少次封面，咱总是非常感激那位给我写歌的作词家。你没什么好难过的，小姐。”

“是的，千真万确，”奥塔薇娅点点头。“不管你是否会使用乐器，你仍然是一位最多产的艺术家的，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

“这对我来说很重要，”梅洛蒂娅点头说。“而且……嗯……虽然我说不出太多什么关于被诅咒的剧院啦，或者是饥荒的社区啦这些的，但是，我真的有一个关于第九诅咒的经历能分享。我……我想我还从来没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呢，直到跟你们三位进行这次交谈之后，但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好吧，可能重要这个词还不算是最好的描述，但我的确经历了一段风波，一段改变了我命运的经历。而且，也就像是命运的安排那样，那是在我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我写的歌第九次登上排行榜榜首之后……”

我生在云中城，也在那里长大，但我很早就知道，那里并不是我磨练特别天赋的地方。毕竟，大多数的天马更愿意踢云，制造龙卷风，或者当皇家卫兵什么的。而我想，我只是……身体里缺乏那种飞天战士的激情之血吧。我想演奏音乐，而天空的对流层，那音响效果非常差劲。你们可真的不知道。我是说，至少我觉得你们是不会。

不管怎样，我搬到天马维加斯。不过，我也并没生活在云上，而是在云下的土地上，在宝莱坞的街头巷尾为自己安了家。这个地方又美好，又……嗯……哈哈……残酷。我才刚刚从当地大学的音乐理论专业毕业，就发现自己已经踏

上了和其他写歌词的小马们的生死战场。

我觉得，我恐怕从来没为自己的……你们懂的……艺术家生涯，做过适当的准备。当你的能力必须得到检验的时候，像是拉犁、磨面、舔邮票、或者其他工作什么的还算合理。可是，想要以纯粹的创造力为基础和其他小马们竞争？至少在我看来，这并不是可以公平决定的。我是说……我并不打算贬低一只小马在音乐界的才华和潜力，但通常来说，这只是运气问题。就斗胆以您为例吧，奥塔薇娅小姐。您是一位超凡脱俗才华横溢的天才，这事实无可置疑。但是，如果不是花花短裤一开始把您介绍给了他很多坎特拉皇城的朋友，那又如何呢？毕竟这可是让塞拉斯蒂娅公主参加了您在骡丁汉的那场演出。我猜剩下的……就是历史了，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

嗯……我很小就明白，靠自己的爱好谋生的机会可以说是微乎其微。我以前……其实现在也一直都是只很弱小的天马，这就更没什么帮助了。我是认真的。当我告诉别的小马我是出生在云中城的天马时，结果总是遭受嘲笑。部分原因是我生来就有些遗传性的健康问题，另外的原因嘛……嗯……我不太擅长和别的小马相处。你们能想象吗？试着换位思考一下，在宝莱坞，一只孤独的天马刚刚毕业就想让自己的名字和歌词响彻这个娱乐圈里最火爆的环境……

我感觉非常辛苦，只能算是勉强投入进去了。我居然没有从一开始就陷入抑郁，这简直就是个奇迹。出于命运的安排，我无意之中遇到了一位苦苦挣扎的歌者，她的名字叫做浅紫湖光，正迫切需要一位作曲家。当她找上我这么一位无名之辈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她其实已经绝望了。除此之外，她更是疲惫不堪，每天都一瘸一拐地在夜总会里进进出出。每次她努力想让自己成为重要的活动焦点，结果都越来越穷困潦倒。倒不是因为缺乏天赋，她有一副金嗓子，但是却没什么好歌可以唱。

所以，我和她签了约，给了她能唱的歌。我想我……当时很同情她。我就在这儿明说了吧，在这个行业里，没有任何小马是凭着同情心来选择合作伙伴还能大获成功的。至少事情本来不该是这样发展的，接下来的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我想我的生命也就此大不一样了。

当浅紫湖光在阿尼根海姆市中心表演的时候，有一位著名摄影师正好参观了那家夜总会，你们都该认识她的，就是那位终局定格。无论如何，终局定格非常喜欢她的歌……我的歌，尤其是浅紫湖光演唱那首歌的方式。演出结束之后， she就把浅紫湖光拉到了一边，跟她说了很长的一段鼓舞士气的话。当然，我对此并不知情，但后来湖光告诉了我，她简直都快乐疯了。很显然，终局定格有些很不得了的交际网，她打算帮浅紫湖光介绍一位她认识的知名经纪马。湖光恳求我和她一块儿去宝莱坞大道附近参加首轮面试，于是我也答应了，实际上我当时没抱太大期望。我们俩只是两个很年轻的女生，靠着微薄的收入勉强度日。生活的任何转机，不管大小，对我们来说都好像太早了，太神奇了。

但是我们遇到的那个经纪马却是一个真正的天才：欧文·寇森。他在浅紫湖光身上看到了别的小马看不到的东西。他当面告诉我，我的音乐有一种美妙的吸引力。当然，这只是拍马屁而已，但他显然是认真的……因为他给我们签了

一份银唱盘出版公司的唱片合约。有两个条件：我会尝试为三首新歌写歌词。我非常乐意这么做，而浅紫湖光将会改变她的舞台形象和艺名从此出道。起初，湖光还有些犹豫，但我说服了她。这都是为了大家好，因为欧文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很快，湖光就变成了今天的宝蓝莎莎。而且……嘻嘻……我猜你们也都知道后面怎么样了，对吧？

无论如何，我突然有了一个平台，可以与这个世界分享我的作品，而且没有谁比浅紫湖光-呃……我是说，宝蓝莎莎，没有谁比她更有天赋，能用她美妙的歌喉来传扬我的作品了。毕竟我的确写了那三首歌，想象一下，其中两首很快就成了热门流行歌曲的时候，我心里有多快乐吧。宝蓝莎莎一夕之间大红大紫，我们俩对此简直都目瞪口呆，难以置信。像我们这样的年轻女生本来很容易就会被名气冲晕了头脑，但我们对彼此承诺，绝不会让那种事情发生。而且，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我们从一开始就致力于自己的理想。哪怕到了今天，我们还是定期互相拜访，就像任何平常的好闺蜜一样，哪怕她的时间日程安排得再紧凑也一样。说真的，我并不羡慕她在聚光灯下的地位。我就从没因为大家都认识了我的脸而高兴过，所以我对这情况的发展也完全没有意见。

而当他们请我写更多歌曲的时候，我就这么做了，而且我一直都很惊讶，因为我的音乐实在是太受欢迎了。我是说……我倒不是看不起自己的谱曲填词水平什么的，可……正如你们所知，宝蓝莎莎的流行已经成了彻头彻尾的社会现象。到现在我都不敢相信我有多么幸运，在我职业生涯一开始，就取得了两个大成功，然后又是一个……又是一个……接着又一个……

我也不是只给宝蓝莎莎写曲子，我给银唱盘音乐社的其他歌者也创作过几首曲子。但我最大的成功，那些曾经响彻乐坛并且永远铭记于世上的，都是专门为她谱写的。岁月流逝，我对自己的能力也越来越有信心，于是，我开始创作更长、更复杂、更富有艺术性的作品。我依然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找到一支优雅的交响乐团。当宝蓝莎莎环游整个艾奎斯陞亚各地赢取音乐大奖的时候，每一次活动和庆祝，我都注意专门去参加了……只有一次除外。

那是因为，那一年我病得非常非常厉害。而且正好赶上宝蓝莎莎当时最火爆金曲的授奖仪式……那是她的第九首歌，很讽刺吧？我写的一首古朴典雅的小小民谣，名叫《温柔地回忆你》。在某种冷酷的意义上，这标题还真是太合适了。因为我能感觉到，病魔正在向我步步进逼。我很明白这不是偶然的那些小病小灾，没两天就康复的那种。你们还记得我说过我有不少遗传方面的问题吧？就好像它们终于追上我了。我的肺部严重感染，在医院里一住就是大半年。娱乐圈里没多少小马知道我病得有多厉害，他们只知道宝蓝莎莎那一年的狮鹫王国之旅被取消了。那是因为她决定来探望她重病垂危的朋友。

对，毫无疑问，我的确就是快死了。我躺在床上几乎动都不能动，身体大部分都瘫痪了。每当我喘气的时候，胸膛就针扎一样疼。我……我真希望你们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呆在一个又冰冷又低矮又无聊透顶的地方，分分秒秒都饱受折磨，简直都恨不得把眼睛一闭上就再也不要睁开算了。

实际上，我的情况只是更糟糕了。你们可能会问，还有什么比永恒的痛

苦和麻痹更惨的呢？嗯，我还真的经历过。虽然听起来可能有点陈词滥调了，不过……这是一种灵魂出窍的体验。当身体变得如此虚弱，以至于思考本身都变得像是在黑夜之中摸黑磕磕绊绊的时候，她就会开始质疑现实的构造了。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世间万物的意义何在？我真的应该把我这辈子里所有清醒的时间都拿来给一个流行歌星写歌好让她冲着一帮子疯狂青少年粉丝歌迷嗷嗷叫吗？我是不是该像我那些天马兄弟姐妹们一样去管理天气呢？我该好好自然而然地反思一下。我该做些什么，什么都行，让我留在这个宇宙里的蹄印能够留得更加永久，而且……

哦。哦天哪，我……我好像转到了什么奇怪的方向了，是吧？嘻嘻嘻……嗯，不好意思。我……我真的没什么机会和其他小马分享这些经验，包括宝蓝莎莎。我真的不觉得她能理解。至少，至少我不希望她理解。尽管她爱我，尊重我也好。她很快乐，也很出名，她用不着被……被这些……黑暗的真正本质给压垮。

那里，没有声音，我就慢慢下沉，下沉到那个地方去，下沉到那个我曾经觉得是我自己的东西的深处去。那里，只不过是悬挂在无限虚无中颤抖的一缕温暖。数字在那个被遗忘的巅峰根本没有意义，然而出于某种原因，我依然在数着。我在倒数，从九到一，回顾着我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玫瑰色斑痕，思考着它们是否真的分量，或者仅仅在想着它们是否是唯一能让我继续活下去的东西。

也许是一丝自我认知的痕迹把我带了回来，也许是我害怕自己会变得像之前那么多年轻的悲剧音乐家一样，因为诅咒而永远无法创作出超越前九部作品的第十部。但是，有什么东西再一次把我拖了上来，拉到了光明之中，拉到了正在泪流满面地微笑着拥抱我的宝蓝莎莎形象上。

我麻木了一阵子，但那是一种非常温暖，非常真实，非常有生机的“麻木感”。我已经在死亡的黑暗平原上跋涉过，用自己的双眼看清了这片赤裸裸的黑暗。我从濒死体验之中归来了，说这改变了我都太轻描淡写了……我想是吧。但是……但我、我并没有抑郁。不，一点儿也没有。如果有什么可以确定的话，我只是冷静了很多。这段经历甚至现在都还在影响着我，就在此时，就在此处。就在我对你们讲起它的时候。

康复的第一个月过去了，我从宝蓝莎莎和音乐社那里收到了大量的慰问鲜花和礼物什么的。第二个月过去了，花也少了。然后是第三个月，第四个月。等到了第五个月的时候，我收到了我的经纪马写来的一封清晰明了的信，试着用他那种熟练而富有语言技巧的方式来问我有没有准备好继续写歌。实际上，宝蓝莎莎的流行已经开始有些停滞不前了，因为她已经没什么可唱的歌了。而整个公司里也没有任何作曲家的作品能和我过去的那些创作相提并论。于是，他们都转向了我，满心绝望，迫不及待，但都害怕触发我的病情害得我旧病复发……之类的吧。我也不清楚，真的。

但是，可怜的宝蓝莎莎啊……在她所有的探访之中，她就从来没提过关于她巡演的一个字。她非常非常爱我，尊重我。然而，我都能从她脸上看出来了，她在担忧，甚至是恐惧。我感觉简直是糟透了，因为自从住院之后，我连笔都没再碰过一次。每当我在脑海中搜索歌曲和歌词的时候，我都会再次看到那片黑暗，

那冰冷的黑暗几乎要将我吞噬。这让我几乎坐立难安，更别提写东西了。我必须挣脱出来，我必须去感受温暖。

所以，我出去散步了。我在宝莱坞大道上漫步而行，一路上……买了很多东西。嘻嘻嘻……对，我知道这听起来不怎么鼓舞，但……这能有助于我思考，你们明白吗？还有……有……有什么……开始发生在我身上了。我知道它在发生，因为这并非我的要求。这……可能听起来听荒唐的，但我也只能这么形容了。

我……我看到了文字。无数的文字朝我蜂拥而来，从马路上流淌过来，从剧院的招牌上掉落下来，从经过的公共马车上朝我尖叫过来……我把蹄子踩到水坑里的时候，就会带来悦耳的旋律。我的膝盖碰到沙滩上的沙子时，突然就听到了歌声。这……这简直……把所有这些顿悟和无处不在的疯狂联系起来，是一种多么神奇和美妙的感受，这是用理智所无法形容的。

于是，我把它们全都记下来了，按照它们跳到我面前的顺序，我把它们全都抄写下来了。对，我一直都随身带着笔记本。一开始，似乎还毫无意义。这些词汇，这些旋律，实在是太随意了，想把它们写成歌，除非是磕了药。但是，当我积累了一大堆奇思妙想，又用求知的眼睛扫视着那些寂寞的文字时，图案……出现了。那些文字似乎……互相联系起来了。你们能相信吗？

我想……我想也许，当我从虚无的深渊回来的时候，还有什么东西也跟着我一起回到生命的领域了。我猜……这应该算是某种天赋吧。一种疯狂的天赋，就像任何正常小马一样，我也许本该忽略掉它的。但是……宝蓝莎莎她需要我。所以，我没有忽视这些草草记下的东西，而是欣然接受了它。我把它重新谱写成了歌曲和歌词，然后做出了一些疯狂的举动：我把它打成了一个扎实的小包裹，第二天交给了我的音乐公司。

第三天一大早，就有谁登门拜访我了。本来我还以为公司专门派了小马到我家来亲自谈判解雇我的事，但我怎么也没想到，来的居然会是欧文·寇森自己。他简直泪流满面。他说我给他发的那些歌“美丽”、“神奇”、“不可思议”什么的，我都还以为他是在拍我马屁呢。但是，毫无疑问，那些歌已经被交给了录音棚，宝蓝莎莎演唱了它们。结果，我们不仅仅获得了第十首金曲，更有了第十一首，第十二首，甚至第十三首。

最后，我们把那些歌曲精心合成了一张完整的专辑，其中大部分都是我积攒下来的一堆有意义的歌词。很快，它就变成了整个艾奎斯陞亚史上最畅销的唱片：《数字携你归来》。实际上，就在昨天，我上一次检查的时候，一生的办公室里都在放着其中两首歌呢。两年以来，我第一次获得了康复的证明。说实话，自从上次生病以来，我都没怎么关注过自己的幸福了。因为自从那之后，我的整个心中就只剩下创造的无尽源泉了。

宝蓝莎莎她一直为我高兴。而我只是因为她心情不错，所以我就开心了。我……我真的很讨厌坏她的心情，因为我自己就曾经处于那种绝望状态。大多数受欢迎的天皇巨星什么的……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傲慢，这让他们很少去关心其他小马。可我亲爱的浅紫湖光……她却不是这样。不管她名字叫什么，不管她风格如何，不管她在舞台上打扮得怎么样，对我而言，她永远都是当初那个疲惫而

绝望地寻找作曲家的女生。她需要一个作曲家，更重要的是，她需要一个朋友。

“说不定，这才是我能回来的原因，并不是我和她一同创造的那九首金曲。”梅洛蒂娅羞涩地笑着。“我知道，尽管宝蓝莎莎很受欢迎，但如果没有我，她会非常孤独。我觉得……宝莱坞可能不会有多少合作伙伴能有这么……真诚，我想可以这么说吧。但是，无论如何，我都必须战胜死亡回到这个世界上，回到她身边，回到我最爱的工作上。唯一让我不安的是，我需要创造出第十首热门歌曲，而当我成功之后，就没什么能阻止我了……是的，再也没什么能阻止我了。”她咯咯笑着，轻轻抱住了自己的肩膀。“我从没想过我能拥有如此昂扬的斗志和无限的信心，但我还是来了。”

“那么，我想你可以说，第九乐章的概念改变了你，”奥塔薇娅笑着说。“不过，亲爱的，这完全是凭着你纯粹的求生精神和意志力取得的成就。”

“跋涉回到这个勇气之地，需要的可是极大的勇气。”巴德先生微微一笑，“看到了吗？所以你才是个获奖的作曲家，而咱就是个弹吉他的。”

“嗯……”梅洛蒂娅脸红得发烧。“我很乐意能活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做我喜欢的事，直到我……嗯……直到我们都不得不去该去的地方。”她叹了口气，瞥着其他三位。“除了享受我们活在世上的时间，我们还能为什么活着呢？”

“噉，我都要吐了……”维尼尔·斯酷奇一脑袋撞在桌上，无聊地盯着房间另一边。“受诅咒的剧院，哼歌的山谷，阳光灿烂小姐的地狱之旅……你们这帮家伙脑子里就只有残酷的虚幻世界和那些自命不凡的道德观吗？”

奥塔薇娅皱了皱眉。“好吧，斯酷奇小姐，这的确能消除一些你那上层社会的恶心事还有呕吐物什么的影响。”

“嘿！”斯酷奇一指她。“就算我挺喜欢这些没劲透顶的故事，像个小孩子似的，可你们这帮白痴什么都没听呢！第九诅咒，哈，舔我的白奶油屁屁！你们想不想听听真正牛逼劲爆的音乐传奇？放屁之地来的！”

“别，咱还是敬谢不敏了。”巴德先生喃喃地说。

“嘿！你个胡子头闭嘴！”维尼尔冷笑一声，点亮了她的角，摘下墨镜，挑在她蹄子里的乐谱拧成的棍子上，用懒洋洋的红眼睛盯着面前这三只小马。“这个小故事会让你们这些自我膨胀，有文化过头的节奏家伙们大吃一惊！然后你们就该扪心自问，‘为啥我一开始就穿袜子？这笑话去年都烂大街了！而且，呕！’”

“嗯……”梅洛蒂娅抬起一只蹄子，咬着嘴唇。“我其实有点喜欢穿袜子……”

“所以！”维尼尔·斯酷奇站了起来，疯狂地挥着蹄子里的墨镜，放声大吼。“我就在那里！在马拉尼市中心迪斯科舞厅的超级牛逼大厅里面准备好了！我所有的家伙！准备来搓他一整宿的碟！忽然之间，我那个巡回乐队管理员就扭着他的大肥屁股晃晃悠悠地到了我面前，他跟我说啊……”

“哟，DJ-PON3，我搞砸了，伙计。我根本没给你准备好音石。”

我当时就在想了，“你说啥？哦卧槽，你为什么不给我准备音石？再过

十二分钟我就要上台了！我特么的就差拿你的眼罩当铅笔刨了。”

而他就说：“嗯，我们从上一个 DJ 那儿拿了这个后备的音石，看起来有点破，魔法也有点老化了。但是我敢打赌，你肯定能用你那超变态的水平给它重新塞满抛瓦。”

所以我就说：“好吧，要是你真觉得这破烂玩意儿还能废物利用，那赶快拿来给我看看。”

于是他就把这玩意儿递给我了，靠，看起来真是糟透了！我是说，这东西看起来活像是被钻石狗喷出来的，而且还不是从嘴里喷出来的。我就用它敲了旁边的桌子几下，倒是凑合响了两声，不过也可能是桌子自己的声音。我是说，它就在那里，可根本指望不上，你懂我意思吗，奥塔薇娅？哦，闭嘴！

不管怎样，整个舞厅里这时候都挤满了大学里的年轻小伙儿和妹子们。如果你明白我意思的话，那么些快睡着了的的眼神，再加上这破玩意儿的那点儿音乐算啥？俩字，无！聊！所以根本没时间等了。

“没时间等了！”我说，起码我觉得我是说了。谁知道呢。那会儿我脑子一片空白。哦，靠。我把这小东西塞进了音柜里，然后猛推杆子，结果啥事也没有！所以我就一遍一遍地玩命上下撸那根杆子，就像是跟半夜蹦迪蹦嗨了的丫头片子们握蹄子。结果我乐队管理员反倒忙里忙慌，急赤白脸了。

“你在干什么呢？！”他声音尖得简直让我以为他得了痔疮，要从菊花里喷血致死了。“那破玩意儿还在过热状态呢！别拿你那啥东西把它塞得太满！”

这问题你们怎么回答？反正我是这么回答他的。“你个二笔！老子知道自己在干嘛，老子当年转碟的时候你丫还在听着夜愿的 R e m i x 自撸呢。”

他肯定是在对我大喊大叫。我也说不清，因为他忽然就飞天花板上去了。可能是因为他只是天马，也可能只是因为我眼睛在墨镜后面翻了过去。这会儿还真记不太清了。去他喵的马尼拉，湿度真他奶奶的大。我说的对吗？不对？去吸邮箱吧！我说哪儿啦？哦对了。

“坚持一下，女士们，先生们！”我知道这不是预先录制好的声音，因为那个肥佬管理员忘了开音箱了，而且那声音咯咯直乐，活像是在游乐园度周末。

“咱们就要在这个老妈拍桌子公主亮大腿的屋子里高高举起蹄子来个波浪起伏啦！哦塞拉斯蒂娅作证，我现在吞它整一桶向日葵都没问题，连花带籽儿一块儿吞！噉，这可怜的小石头到底出了什么毛病？！难道那啥米娅莱·卡丹卡丹掐蛋杀公主在蓝谷浪费了春假之后把你给踹了吗？！跟我出声儿！你这坨着火的龙屎！”

于是我就盯着这东西看，我的倒影就在上面看回来，结果只有个可悲的数字“9”挡在中间。我记得我说，哦，嘿，瞧瞧这个……哎哟，我猜我就是从这儿开始讲起的。咳咳。

“哦，嘿！瞧瞧这个！”我嚷嚷道，“这东西说‘9’！可我把它给倒过来，它就变成了我的角在冷天里伸长的长度！然后我再转一次的话……我靠，又是9！嘿！大家好！过来看看这个垃圾！还有，这地方有没有谁是中级魔法师的？我得热火热火……呃，我是说，我得把这音石热火热火！这个音石！”

突然，舞厅里的每一匹小马都爆笑起来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直到我回想起了之前的那几秒钟，意识到我刚刚做了一件任何有自尊心的实验性艺术家如果蹄子里有块充能充了一半看似多余的石头都会做的事。我把它塞进鼻子里了。

情况就是从这儿开始变得有点麻烦了。我不知道你们这些不会用魔法的家伙们不了解魔力脉流线这东西。但是当它们靠的太近的时候，且不管它们有多弱，它们都喜欢互相直接开干。因此，不管是什么隐形虫子睡在那坨音石里面，它们都活过来了，而且忽然在我的左边鼻子里安了个新家。几毫秒之后，我脑子里的神经忽然就‘嘿！有小马在乱蹦乱跳呢！’那一瞬间，我抓住了一种新感觉，意识也随之而飘走了。

然后，哇哦，靠！你们有没有曾经试过从坎特拉皇城的悬崖边上直接跳下去，跳到山下森林的湖里？在经历了我这番体验之后，我都怀疑你们还用不用得着这么做了。哦，多美丽的感受啊。我看到了很多本来不该看到的东西，看到了一些东西穿着……我勒个去……缀满了巨大星星的外套，它们快步跑过自旋的星系，推着婴儿车在公园里转悠，然后再把它展示出来，让它闪耀。然后穿着警服的彗星来了，吹着哨子，喷着伽马射线，把这些神秘的东西剥离了外皮，露出了它们虚无而瘦骨嶙峋的宇宙骨头。

哈！不啦，我开玩笑的。我嘛，降落在这片充满蓝色冰冷线条，充满了雷电和垃圾的迷幻平原上。然后有只小马在前面散步，穿了一身黑色乳胶衣，看起来就跟布鲁斯·鲍克长得一个样。

“哇！”我喘着气。“你看起来真像布鲁斯·鲍克！”

“九十九夜没有蹄子相抱。”他的目光坚毅如钻石，漂浮过来向我耳语。“维尼尔，如果你想亲吻妹子也没问题哦。”

“哎呀？”

就在这时，九只小马出现在我们周围，都穿着闪闪发光的红色盔甲。

“看！”布鲁斯咆哮着把我举起来。“九只身穿闪光红铠甲的小马！”

“是啊，伙计！我们绝对应该把它们录下来做声音采样！”

“时间不够了！”他大喊着，猛地从背上拽下一块巨大的发光马蹄铁，开始把他们砸成玻璃一样咯咯作响的碎片。“快！开门！”

“这就去！”当然，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把我的嘴张大，把我的舌头扯出来。我砰地一声把它摔在地上，猛地拉开了门把。另一边是我老妈，还拿着一把锤子。“嘿，我要借用一下那个！”我说着，从她那儿直接抢过来。什么？我怎么还能说话？我怎么知道。可能是我从尾巴那边说的？“哦，顺便说一句，我完全原谅你用钳子把我的第一次约会弄得一塌糊涂！”于是我砰的一声关上门，转过身来。“现在怎么办？！”

“你的恐惧围绕着你转了九圈！”布鲁斯喊道。在他那发光的两轮马车上，回荡着闪闪发光的点点滴滴、滴滴答答的声音，还有其他让人恶心的噪音的时候，真的很难听清他在喊什么。如果我能准确地用语言表达，我都要会呕吐出彩虹兔子了。“不要犹豫！”

“女神在上！你比成年龙的嗓子眼还热辣！”我尖叫着，开始用锤子不停地锤自己的角。锤了九次之后，我觉得很无聊，干脆直接用蹄子揪住脑袋两边，把我自己的头骨给掰开了。里面飞出一大堆蝴蝶，至少一开始以为那是蝴蝶。当时我都有点儿发疯了。然后那些旋转的蝴蝶变成了一大堆的9和6，它们互相拥抱在一起跳舞。那个时候，我能做的就只有大笑。或者尖叫，反正尖叫也很酷。“嗷啊啊啊啊啊啊！就好像我的血管里塞满了草莓！而它们都在投票支持共和党！”

“很好！”布鲁斯站在他的轮子和灯光上大声疾呼，扔下了一堆数据马蹄铁什么的。“现在，把自己投入雌驹音乐会计划的中心！”

“我真是嗨到不行啊！”然后我狂奔过高原的边缘，直接跳过高耸的垂直发光圆形旋转反射镜。我自己的笑声传进了我耳中，我想舔她甜美的嘴唇，这样在你长大变成一个靠着毒舌来掩饰自己懦弱内心的无能成年小马，不得不永远地寻找更加新潮更加刺耳的声音，只为从饥饿的音乐荒漠深处获得一点点艺术享受之前，她也能记得早餐的时候小马蛋挞是多么美味。忽然之间，我意识到为什么我脑袋里面有一个节拍在脉动了，因为布鲁斯把我踢下了第九音石那战栗的光辉之巅。忽然之间，我光着身体站在了迪斯科舞厅咆哮的唱盘上面，有生以来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从来都一丝不挂……

“而那……”维尼尔·斯酷奇重重一拍桌子，为自己的故事加以强调。“……就是我怎么差点儿搞定的啦！”她往后一靠，脸上带着骄傲的笑容，然后又对自己的话皱起了眉头。“哦，等等……”她迷迷糊糊地眨了眨眼睛。“我们刚刚在说什么来着，伙计们？”

“撇开夸张的诗意细节不谈……”奥塔薇娅瞥了另外两只小马一眼，摩挲着她的蹄子。“我们似乎都有一些共同点。”

“是吗？”梅洛蒂娅·布雷兹说道，苦着脸看着斯酷奇。

“亲爱的，奥塔薇娅小姐想说的是，咱们几个看来都遇上了第九诅咒的问题了。”巴德先生说道。

“而且，我们也都超越了它们，不是吗？”奥塔薇娅补充道。

“嘿……嘿嘿嘿嘿……”维尼尔咧着嘴直乐，把墨镜倒着戴到了脸上。“你刚刚说……‘操越了它们’？噗……哈哈哈哈哈！哦靠……”

奥塔薇娅叹了口气。“至少……我们大部分都超越了。”

“那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又回到了这谈话的起点了？”梅洛蒂娅撅着嘴。“我是说……这和所有这一切有什么关系？”

“你问咱啊，亲爱的？”巴德先生耸了耸肩，朝奥塔薇娅指了指。“请去那边问吧。”

“嗯？”奥塔薇娅皱起了眉头。“我？”

“不是你起的头，开始了这个不着调的交谈的吗！咱估摸着你一定有啥主意才撺掇大家把第九诅咒的事儿说出来分享的。”

“我恐怕您是误解我了。”奥塔薇娅指着自己。“我向你们保证，我只是

在思考这个话题而已。虽然我必须承认我从一开始就对它非常感兴趣，但绝对不是我提出这个话题的。”

“可……”梅洛蒂娅迷惑地眨着眼睛，咬着嘴唇。“如果不是您开始的这个话题……”

“哦，少哔哔了，领结小姐！”维尼尔·斯酷奇叫道，在墨镜后面大翻白眼。“相信这个脑袋有角的家伙吧，故弄玄虚让妹子找不着北可是非常没礼貌的！你干嘛要牵这个头？亲笔签名的票不够卖了吗，坎特拉大姐？”

“不是她开始的话题，”我开了口。“是我。”

桌子周围的四只小马猛地转过身来面对着我。

我就坐在房间角落的凳子上，露出了微笑，身边放着我的鞍包。我调整了一下帽衫的袖子，开始和他们交谈。“我得说，你们在没有我引导的情况下能如此轻松地继续这场对话，真让我感到自豪。你们四位的确是这个时代志同道合的最出色音乐家。”

“嗯……”梅洛蒂娅紧张得直发抖。

奥塔薇娅沉默不语，巴德先生挠着帽子下面的秃顶。

“嗯，好吧。”维尼尔·斯酷奇斜着眼睛打量着我，把墨镜戴正了过来。“这个会说话还穿了身帽衫的酸柠檬是谁请来的？”

我轻声笑了起来，“你说的正好相反，你看……”我伸出前蹄向整张桌子一扫。“你们全都是我邀请来的，而且你们没有让我失望。”

“我不明白，这是我们头一次见到你，这位小姐……”奥塔薇娅盯着我。

“心弦。”我回答道，努力在她面前按捺着我雀跃的心情。“天琴心弦，我一直都很开心地在听着你们的交谈呢。”

“是啊！哈！”维尼尔奸笑一声，“那我他喵的还是个吸血鬼呢。”

“先别急，亲爱的。”巴德先生向前倾过身体，怀疑地盯着我。“你说你一直都在这儿，但是这么半天了咱们几个连看都没看过你，听都没听到你。像你这么一个好丫头怎么会以为咱几个会相信这回事？”

“我也不能指望您能去随便相信，巴德先生。”我轻声说着笑了起来。“而且，不，我不是因为觉得您无知才这么说的。您是一位蹄踏实地的小马，您需要明显的证据来了解事物的本质，不管他们是否拥有魔力也好。为了说明我自己、我的状况、我的身份，这需要一些我暂时不具备的才能和设备。但这并不是真正的重点，重点是，你们都向我证明了一些东西。”我转身向着他们全体微笑着，“你们向我证明了，你们都有能力超越自己的怀疑，来协助我完成当世最伟大的音乐作品。”

“什、什么作品？”梅洛蒂娅问道，在我古怪的注视之下哆嗦着。

“通过您对歌词和旋律的把控，能从中受益匪浅的作品。”我对她说道，然后转向了奥塔薇娅。“通过您的雄心壮志和完美的演奏，可以精致到完美无缺的作品。”然后我的微笑又转回了巴德先生。“依靠您对苍穹和大地的尊重的作品。”最后我凝视着D J。“可以证明……嘻嘻嘻……对现实世界的把控何等微妙而脆弱的作品。”

“呃……”维尼尔茫然地盯着我。“挺……酷？”

“无论你们有没有自觉，你们四位都是当今整个艾奎斯陲亚音乐界最杰出的天才。现在，我谦卑地请求你们，帮我抄录一支歌——这不仅仅是一首普通的歌，而是迷失在时间起源之间的挽歌，被比黑夜更黑暗魔法所抛弃，远超出了意识的境界线。但它仿佛注定一般，总会被重新发现，并且被散播回它所诞生的那个难以忍受的阴暗世界。在这个宏伟的努力当中，你们的共性能发挥作用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是被遗忘的交响乐中的第九乐章，第九挽歌，模糊的倒数第二章，在我完成整部夜曲并将它一气贯通，以便最后将它终结之前，这是挡在我当前进度和终点之间最后的屏障，也是无可回避的屏障。”

“你……你说的东西是那么宏伟，那么模糊，那么可怕……”梅洛蒂娅开始说道。

奥克塔维亚补上了她的话。“而且我们对你一无所知，就算我们愿意，又有什么理由让我们和一只从没见过的无名独角兽合作？”

“亲爱的，你能给咱们更多的消息吗？”巴德先生补充道。

“对我深入了解基本上没什么价值可言。”我回答道，“至少，在我能够充分、深刻、永久性地表达自己之前，我不会这么做的——而这正好也是完成整部交响乐的最终目的了。”

“很明显你都已经知道了这部交响乐，为什么你还要去抄录它？”

“因为它被分割成碎片留给了我，零星而混乱，好像是故意设计来粉碎一个凡俗生灵的理解能力。我不是第一只偶然发现它的小马了。曾经有一只小马，在我之前发现了它，当他孤独地试图破解它的时候，他遇到了屏障，粉碎了他的心灵和精神，以至于他化为了虚无，沦为了一个疯子。这算是诅咒……不过或许也算是蒙受了祝福吧，因为永远记得跟他痛苦回忆相关的历史的，就是他自己，也只有他自己。现在，第九乐章轮到我来负责了，但我无力独自抄录它。我不过是个凡俗的生灵，顶多只能算有点博学——对，但几乎无法领会她孤独的挽歌。因此，我才把你们都召集到了这里：从天马维加斯到坎特拉皇城，从奥兰多到苹果鲁萨。你们拥有能帮助我抄录这首歌的才华。齐心协力，我们可以一同完成这第九乐章——《孤寂的挽歌》。然后，也许，仅仅只是也许，我可以踏上一段孤独、艰辛、而又能决定命运的旅途，到达第十乐章，并且永远改变自己的命运。”

“对，好吧！”维尼尔·斯酷奇狂笑不已，挥舞着一只蹄子。“现在我知道这是‘坎特拉搞笑秀’的某个疯狂把戏了。说真的，这是什么整脚的笑话？”

“这……这的确让我想到了一件事。”奥塔薇娅望着房间里那只老雄驹。“巴德先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应该已经退休了。现在这个时候，您不是应该在苹果鲁萨吗？”

“不！别回答她！”维尼尔吼道，“别喂这个会呕吐的绿色贪食精灵！我想要的是真正的答案来解释这整个一点儿都不性感的闹剧！”

“那么，你可以给自己一个解释！”我愉快地说。“有没有小马记得自己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呸，当然了！我……”维尼尔的声音渐渐消失了。她墨镜下的目光飘过天花板。

奥塔薇娅突然呆呆地看着她面前的木桌。

巴德先生站了起来，在这个过程中碰翻了椅子。他咽着唾沫，抬头盯着头顶闪烁的灯。

梅洛蒂娅抱着自己，颤抖着，惊恐地盯着周围所有的墙壁。

“我就把情况跟你们说的明白些吧。”我温和地说。“你们正在小马镇，可以这么说……你们正在我的家。”

“小马……镇？”奥塔薇娅的声音宛若歌唱一般优雅。

“咱去过那镇子一回……”巴德先生咕哝着，仍然徘徊在翻倒的椅子上。

“嗯……闻起来的确有点儿那味儿……”

“等等，小马镇？”梅洛蒂娅眨了眨眼睛，随着翅膀的拍动，她眼中所有的恐惧都消失了。“哎呀，我……我有个表姐住在那里！”

“你们可不。”维尼尔咕哝着，然后扭头看着我，把墨镜挪到了鼻梁上，露出了洋红色的眼睛。她耸耸肩，然后又耸耸肩。“怎么会……”两只前蹄无力地耷拉在身体两侧。“怎么回事啊这是？！”

“很简单，”我说。“我运用了一段魔法……一首歌的片段，那首独一无二的歌，那首在初始定义了这个世界和世间万物的歌。然后，我发现了更多的歌，其中许多歌释放了我，而更多的歌束缚了我。但是在这种混乱的氛围中，我找到了一首可以把你们所有小马都带到这里来的歌，它可以帮我解开这趟变化之旅中最大的谜团。”

“那么请告诉我，你带我们来的那首歌是什么？”奥塔薇娅问道，目光中充满了真诚和好奇。

我清了清嗓子。“当然，那就是‘召集之歌’了。”

“哦呸！”维尼尔啐了口唾沫。“我还以为喝多了的是我呢！”

“是、是那首‘召、召集之歌’？”

“亲爱的，就算这是谎言，也未免太离谱了。”奥塔薇娅冷冷地说道，“任何凡俗生灵都不可能拥有演奏如此神圣歌曲的魔力。”

“就连天角兽姐妹俩都没那个能耐演奏这曲子！”巴德先生叫道，他把椅子立了起来，靠在上面站着。“差不多一千多年了，她们根本没有力量去演奏它！尤其是当初她们遗失了唯一能演奏那曲子的神器-”

我一口气翻开了鞍包，从里面飘出了一样东西。当我走过来的时候，那闪闪发光的乐器飘在我的魔法场中，随着响亮而富有金属质感的声音落在桌子边上。整个房间都被金色的光芒照得透亮，一瞬间，这乐器夺走了在场所有小马的呼吸。

“塞拉斯蒂娅保佑啊……”奥塔薇娅结结巴巴地说。

梅洛蒂娅本能地飞到了空中。“这……这……这不可能……”

“老天爷啊……”巴德先生又一次打翻了他的椅子。他如鲠在喉，“这是……唤夜者……”

“宇宙族母失落的圣歌片段。”奥塔薇娅几乎是在呜咽。

维尼尔·斯酷奇的眼睛在抽搐。她看着每一只小马，又看着我，然后看着桌子。她把蹄子放在桌边上，使劲砸了两下——两只蹄子一块儿砸。她立刻一哆嗦，龇牙咧嘴地挥着前蹄嘶嘶作响。“噉！哎呀好疼啊。好吧好吧，这、这还真的是真的。太他喵的真的了。”

我凝视着他们，目光非常坚定。房间里有一个细小的声音在鸣响——这鸣响声一直都存在于此，但直到现在才有小马听了出来。因为他们都看到我蹄下的唤夜者上面，最长的那根弦正在持续振动。当我的蹄子顺着那完美乐器的弯曲琴身时轻轻向下抚摸而过时，金光照亮了我的全身上下。

“对，这是宇宙族母本尊的歌，她自己的气息。而且，没错，唤夜者曾经遗失，但现在已经不再遗失了，已经被找回来了。而我用它把你们带来了这里。现在，在你们的帮助之下，我要用它来拼凑第九挽歌，‘孤寂的挽歌’。”

他们仍然一动不动，保持着敬畏的姿势。当奥塔薇娅靠在木头桌面上支撑着身体的时候，我透过桌子都能感受到她的心跳。在我左边，梅洛蒂娅慢慢落了下来，四蹄站稳。她清清嗓子，好奇地凝视着我。

“你……”她轻声呜咽，“你是……你是怎么找到它的？都过了这么久了，谁也不知道它的下落……”

我看着她，笑了。“另一只小马把它交给了我。”

“谁？！”巴德先生结结巴巴地说。“没有哪只小马会把艾奎斯陞亚历史上最古老、最神圣、几乎无所不能的神器拱蹄相让！”

“他就是这么做了。他拥有了它这么长时间，以至于他知道该把火炬传给下一个灵魂了，一个被同样的诅咒所定义，但是更有希望脱出生天的灵魂。”我紧紧握着唤夜者，声音萦绕在它坚硬的框架周围。“就像你们四位一样，他通过一首歌，超越了时间、空间、还有事实，和我建立了联系。这是他自己写的一首歌，但却是我做出了极大的奉献和承诺才发现的——就和那首**无名之谱**一样。你们知道吗，我也有个故事……”

一切起源于一年多之前，但和这次会面有关的事情最近才开始。几个月以来，我一直都在努力破解一部秘密的交响乐，一首隐藏在历史背面的夜曲，它之所以被创造，唯一的目的是被隐藏起来，同时把一种未知的恐怖囚禁在其中。总共十个乐章，直到掌握了第七乐章，我才有机会亲眼见证了真相，而第八首挽歌最终给予了我领悟和理解这真相的力量。我发现，通过一遍遍重复演奏第八乐章，回溯我的足迹，我可以了解被改写的过去到底真相如何，乃至看透现实本身的结构。

不用说，揭开这个面纱让我战栗不已。然而，尽管我是如此孤独，如此被遗弃，我依然需要学习更多东西，才能走近第九乐章，直面我最恐惧的存在，而且在很多方面都是如此。

在第八首挽歌的练习中，我发现自己并非唯一试图揭开夜曲之谜的凡俗小马。我拥有一本书，在那本书里，随着神奇的旋律自动在我脑海中回荡，一个

受害者，他孤独的话语在我眼中也变得清晰可闻。他不得不去面对他的宿命，当我把我自己的道路和他的对比起来进行参照的时候，无意之中，我从凡间被牵引到了那个被遗忘的世界。那是一个最恐怖的地方，是所有秘密之中最为黑暗、最为宏伟的，你们每一位在离开这房间之前都会不由自主地把它忘记——而且理应如此。因为，我现在确信，它隐藏着一些从来不会被凡俗生灵的肉眼所看到的东西，甚至不朽的神灵也无法目及。实际上，我能知道这件事，而且现在还能提起它，这本身是一种可恶的异常现象，我还在努力纠正这现象。

不过，我还是回到了那个噩梦的王国，一个充满了迷失灵魂和痛苦合唱的地方。我看到了那个领域的主宰者，而安坐宝座上的她也看到了我。当她将我捉拿归案，开始把我捆起来的危急关头，我那位来自遥远过去的笔友挺身而出救了我。然后他把我扔出了这个苍穹之间的世界，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他是通过唱一支歌的方式来做的。

当我返回安全的凡间，再一次以受诅咒的贱民身份回到了我的生活之后，我太感激自己的这条小命总算是保住了，都没能去正确地思考。直到长时间的冥思和认真的回顾之后，我才意识到，他是用一首歌把我送回来的。这不是一首普通的歌，而是一种很熟悉的东西，一件恐怖的艺术创作，一副被精心掩饰的拼图，在这一千年的首尾让我们饱受诅咒和折磨。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但是我那位来自过去的朋友已经把夜曲拆散了，他撕下了那该死的交响乐的片段，而且把它们的关键部分用某种方式拼了起来，以便在他的世界和我的世界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不管这首歌缺了什么部分，他都用自己本质的碎片补上了它，用对一个生灵的回忆把它们融合在了一起，那个生灵，他早已把自己的思想、身体和精神都忠实地献给了她。这首歌，他命名为“半月影的回响曲”。

我一开始并没有立刻发现这首回响曲。这花费了我许多精疲力竭的夜晚，紧跟着我朋友的蹄印进行追寻。在他无意之中馈赠给我的日记里，在他留下的癫狂呓语中，漫无目的地追寻着被艺术加工过的文字。

或许，也不是完全没有头绪？有了他的歌，有了回响曲，我现在意识到，我的朋友已经在我们之间搭好了桥梁，一条穿越时空的道路，这是一道只有拥有天才的头脑，更是幸运到拥有凡俗生灵所知的最神圣的乐器。正是这神圣乐器——只是拥有它，就让他以独角兽之身活得足够长久，在我坠入遗忘领域的那命运多舛的一天，他才能救了我。

我有责任，不仅仅是对我自己，也是对我的朋友。他已经为我把桥搭好了。这一次，该轮到我去踏上它，去和他相会，在苍穹之间的深渊之中来一次最安静最宝贵的密谈了。为了能做到这一点，我必须抄录他的歌，就好像他曾经抄录过那些诅咒过我们的交响乐一样。我仔细地运用了第八首挽歌，留心观察他留给我……也只留给我的线索和图案，最后终于发现了。我找到了“半月影的回响曲”的钥匙。

接下来，极度紧张的时刻来临了。我知道当我开始演奏之后，永远不会重奏的音乐会就要开幕了。我知道我正在冒险进入一个简直无法目视的世界。我

的朋友在那里，被困在炼狱之中，公主作证，都不知道有多久了。我怎么能受得了在那里待上几分钟？哪怕是只停留在边缘也罢？

从他留给我的线索来看，我知道只有一条路可走，然后，我就再也不会听到他的任何消息了。我下到了我家后面的一个地窖里，那里是我隐蔽的工作室，我就是冒险在那里演奏那首不该由任何凡俗生灵所触碰的交响乐的。到了那里之后，我支起了七弦琴，然后开始仔细把他的日记拆散成了一页页。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我把这些页面按照页码贴满了整个地下室每一面墙壁的关键角度。最后，整个房间都贴满了我那位被时间所遗忘的朋友的笔记。把灯笼调暗，坐到乐器前面，我知道时间到了。

我演奏了第八首挽歌，这一次非常认真。我不厌其烦地演奏着，重复着，一直盯着四面环绕的他那些亲笔书写的文字。一股生锈的气味开始弥漫在空中，就像水淹的金属平台的气味。我知道我正在取得进展，我那位朋友写下的文字就像以往一样闪烁着蓝色的光芒。但是这一次，它们呈现出了一种模式，那位疯子小马看似癫狂而无序地散落在日记里的呓语中隐藏的东西浮现出来了。

现在，我可以看到词汇连接成了句子，从一页跨越到了另一页，再从一篇连到了另一篇，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连到了一起，蓝色的文字模糊了，形成了带子，仿佛水流一般流动。很快，我就被一个旋转的文字组成的球体包围了。这些文字变成了实体的圆环，包围了我曾经以为已经很黑了的地窖，将我彻底封闭在密不透风的黑暗之中。在这充满了疯狂的天球音乐厅中，我重新握住了七弦琴，开始演奏那首整个球体的所有黑暗边缘都在向我低语的歌：“半月影的回响曲”。

我正在走进一只逃脱了时间和空间魔爪的疯子小马的囚牢之中。冒这个险本身就是一种疯狂，然而我义无反顾。我的朋友，他已经被第九诅咒吞噬了。幸运的是，对我而言，战胜同样的诅咒正是我需要做的事。这样我才能超越把他化为一具疲惫不堪、饱经风霜的躯壳的界限。

我坐在那里，坐在黑暗深渊之中，弹奏着我的七弦琴。我什么也看不见，连面前一寸远的地方都看不透。我能感觉到自己呼吸的冰冷寒气正在向外飘散，但我无法看清它们。我所能听到的，只是他为我准备的那些轻柔和平静的音符。当我一路弹奏到乐曲的末尾，直到音乐结束的时候，我都没有听到鼓蹄声。

相反，我听到了锁链的声音。

拖曳的铿锵声越来越近了。黑暗之中，锁链向我滑行而来。我的眼睛睁得滚圆，但是等待着我的只有遗忘的边缘。隔着不透水的墙壁，噪音越来越远，在我看不见的距离之中滑曳。我再一次感觉到了呼吸，但这一次，那不是我的。我不再孤独了。

艰难地咽着唾沫，我又开始演奏回响曲了，这一次音乐声更加轻柔，以便我颤抖的声音能努力盖过回响曲的音乐。“我知道她从我身上夺走了什么。”我呜咽着，努力保持着勇气。“我知道在遗忘领域里，你的身体会随着时间流失什么。所以，当我问你问题的时候，我只要你两个答案二选一就可以了。如果你想回答‘对’，那就给我一个高音。如果你想回答‘不’，那就给我一个低音。”我

深吸了一口气，对着黑暗低声说：

“雪石膏·彗星蹄，是你吗？”

一切都是寂静无声，死气沉沉的，如白骨一般干涸。直到蒸汽在我面前分开，一个声音在孤寂之中鸣响。

一个高音。

我打了个寒战，挣扎着坐直了身体。当我继续演奏着他的歌，他们的歌的时候，蹄子在颤抖。

“雪石膏，”我声音在结巴。“上次我到她领域的时候，你救了我吗？”

一个高音，毫不犹豫。

我咬着嘴唇。鼓起了勇气，我问道：“你能自救吗？你能和我一起回到凡间吗？”

停顿，然后是一个低音，仿佛连着我胸膛的每一根肋骨都一起在震动。

我脸色凄然，觉得眼睛湿润了。我不能让自己失去控制，不能是这里，不能在他面前。

“你演奏了‘破晓将至’吗？你完成过‘苍穹之夜曲’吗？”

又是一个停顿，然后又是一个低音，像垂死的动物一样悲伤而持久。

我紧闭双眼，然后问出了下一个问题，尽管我已经知道这根本不可能。

“你……你能教我第九挽歌吗？‘孤寂的挽歌’？”

这一次，低音来势凶猛，简洁而近乎愤怒。听到它简直令我不寒而栗。

“我……我很抱歉，我只是……”我咬着嘴唇。我既不知道这一切什么时候会结束，也不知道这球体什么时候就会崩溃，把我和我朋友的灵魂永远分隔开来。我别无选择，只能直接，只能自私。

“你……你有什么要给我的吗，雪石膏？”

我期待着完全的沉默。可他的回应却传入了我的耳中，那高音很尖，像是鬼魂轻浮的嬉笑。我忽然明白了。

就在这时候，一个很大的金属物品被塞进了我怀里。这突如其来的冰冷触感害得我一哆嗦，吓得一声尖叫。直到我颤抖的四肢承受住了那重量。一感触到它，我浑身上下的每一个细胞都惊得颤抖起来。我马上就知道它是什么了。

“雪石膏！这、这……”我咬住了舌头，我是如此震惊，如此迷惑，如此的疯狂。周围一切的超自然混乱围绕着我，围绕着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拥抱着破碎的现实边缘。“我能帮你什么吗？我能把你从遗忘领域拉出来，让你也自由吗？”

回应的低音没有感情，没有悲伤，也没有遗憾。它在我怀中的神圣乐器的弦上产生了共鸣，然后我感觉到他的魔力松开了，他最终把圣物交给了我。

然后，当我面对阴影说话的时候，我的声音哽咽了。

“雪石膏，她爱你，直到最后一刻。我希望……我希望你能相信，无论如何……”

球体开始急速扩散，就像一股巨大的气息正在被拉向宇宙的另一端，融化了所有弥漫在空间之中的冰冷蒸汽。返回来的，是一个单一的高音，那高音惊

天动地，直插苍穹，高高耸立在小马听觉范围的顶点。

“对。”

纸张组成的球体碎裂了，笔记的页面散落了。我摔了下来，仰面落在了地窖的正中。我发现，自己的四蹄之中正紧紧抱着一样金光闪闪的美丽乐器。而我朋友遗骸的灰烬，像雪一样飘飘摇摇洒落在我周围。

“你们看，我不只是为了自己而在这里的。”我依靠着小小木头会议室正中闪烁的唤夜者。当我娓娓道来的时候，奥塔薇娅，梅洛蒂娅，巴德先生，还有维尼尔·斯酷奇，他们一直都注视着我。“他的遗作正在危急关头，他的传说也尚未完成。而且，我怀疑，还有其他无数小马的传说，都永远迷失在了苍穹之外的遗忘领域之中。如果我能使用我的天赋能力，使用蹄边能够追溯音乐的地图，使用现在属于我的这件神器，就像他一样。那么，我就有了不容否定的责任，去超越挽歌的第九、甚至第十乐章。如果在你们的帮助之下，我可以事半功倍，从中得到启发、充实、和丰富。然后，也许，只是也许……我有一天能再度和大家亲密地交谈，那时候，我就能告诉你们这个故事的结局了。”

整个房间里一片寂静，我的听众们全都惊得目瞪口呆。但是，这场音乐会没有间幕，而且几乎没多少时间了。

所以我微笑地看着他们，轻轻地恳求：“你们愿意帮助我吗，我才华横溢的亲爱的同事们？你们愿意帮我把第九挽歌的碎片拼凑起来吗？”

他们只是互相对视了一眼。忽然间，他们齐刷刷地站起了身，朝我大步而来，快步而行。等待着他们的方位，职责，还有座位。

“我需要些写东西的用品。”梅洛蒂娅说道。

“估摸着咱也可以看看。”巴德先生补充。

“嗯……呵呵……”维尼尔·斯酷奇紧张地挠着后脑勺，“如果我能帮上什么忙的话，那我得听听后期搞出来的那些带响儿的玩意儿。”

“这意味着，我们其中之一将承担起真正演奏唤夜者的艰巨使命。”奥塔薇娅说道，目光已经紧张地和我对视上了。

我笑了起来，把光芒闪烁的神器从桌子上轻轻推给了她，说出了那句我做好些年白日梦都想跟她说的话。“请吧，塔薇。不用客气。”

我们不再是五只小马了。忽然之间，我们仿佛合而为一，化成了同一个大脑的五个半球。我们怀着相同的想法，相同的思维，相同的志向，相同的目标。

“召集之歌”果然没有令我失望。这四位音乐家一同加入了我。他们理解我所做的一切，珍惜着我所做的一切。他们心中隐藏着同样的天赋和同样对音乐的爱，而各自又拥有充满活力的不同个性。我们的共同点，就是定义了我们的同样本质，对音乐永不满足的爱，我们热爱从噪音之中创造出美，我们热爱从虚无之中创作出宏伟的交响乐。

梅洛蒂娅是行动发挥作用的支柱。她选出了第九乐章中零星散落在我脑海中的关键片段。她甚至还将写下的旋律进一步拆散，创造出更新更美的结构，那是我自己甚至无法独力搞明白的。

一旦所有的样品都被记录下来，就要由奥塔薇娅来演奏它们了。她的演奏是如此优雅而平静，以至于我光是看到都几乎泪流满面，更不用提去听了。即使是拥抱神器，她的姿势看起来也是那么自然，她以最大的权威拨弄着牢不可破的琴弦，以金色的乐章组成的万花筒覆盖了周围的墙壁。

当仔细倾听奥塔薇娅演奏的样品乐段时，维尼尔会提出简短而尖刻的评论。她有一对敏锐而熟练的耳朵，足以告诉梅洛蒂娅，奥塔薇娅的哪些演奏和其他的乐段很协调，哪些则没有。多亏了这位不拘一格的DJ，夜曲之中难以辨识的乐段化为了真实而具体的东西。

然后，就要靠巴德先生把它们拼凑起来了。他一直在低声吟诵。胡子下面的嘴里哼着旋律，轻轻敲击着深藏在我们正在创造的神圣和谐表层之下的意义核心。仿佛大陆在随着时间的漂移而逐渐成型，他抓住了维尼尔·斯酷奇特别点出的那些样品，以简单的耐心和真诚的关注，将它们转化成型。

然后，就轮到我来写下我们从遗忘深渊中发掘出来的最终产物了。我把这份荣誉交给了奥塔薇娅，她开始在唤夜者上演奏第九挽歌。不过演奏到了一半的时候，她停下来看着其他小马。梅洛蒂娅第一个注意到了她眼中闪烁的光，她转向我，问我还有没有别的乐器。

谢天谢地，我还带着我的七弦琴。我都没想到自己梦想成真的时刻居然这么快就来临了。我站在了奥塔薇娅身边，等待着她的信号，其他三位看着我们俩，一同唱响了挽歌。在我们共同创造的优美旋律海洋中的某处，随着乐曲的交织，我们终于完成了这个乐章，完整无缺。就在这时候，一切都变得有意义了，清晰得我简直后悔最后一次演奏“半月影的回响曲”时为什么没有亲吻雪石膏的脸。

“所以，这其实并不是‘孤寂的挽歌’，”我凝视着唤夜者泛着金光的表面，笑得非常沧桑。“这其实是‘孤寂的二重奏’。”

“这并不是一只小马独立能完成的演奏，”梅洛蒂娅回答道，“为了让旋律能保持完整，它必须有两个灵魂，和两种乐器。”

巴德先生点点头。“所以你觉得，这就是为什么你花了这么久，进展才不到一半的原因吗？”他向我问道。

“你们不知道这对我有多大的帮助。”我轻声向他们致谢，从他们身边走过，轻轻拍着他们的肩膀。“我发誓，虽然天空越来越黑暗，但我回家的道路也越来越清晰了。”

“嘿，一个头脑清醒的音乐家。”维尼尔有点晕晕乎乎地笑着。“哪天我也该试试看。”

“可是，你现在能这么乐观吗？”奥塔薇娅悲伤地看了我一眼，把唤夜者放在桌上，带着一丝遗憾放开了它。“你和你朋友交流的机会已经被抹杀了，当一切结束之后，你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独了。”

“而现在，你必须演奏的乐章变成了二重奏，”梅洛蒂娅苦着脸，“你打算让谁来跟你一起演奏它呢？”

“在今天之前，我都没意识到这一点。”我喃喃道，跪下来把七弦琴放回鞍包里，又从里面掏出一个水壶，开始拧开盖子。“不过现在……”一股战栗

的叹息从我干渴的嗓子里释放出来。“关于我该去找谁，现在我也开始有个好主意了。”

“不能亲眼见证这一切，真是太遗憾了。”巴德先生平静地笑了笑，“这场音乐会绝对会气冲霄汉，把天空都捅个窟窿出来。”

“嘿，你这话都差不多已经把真相给说出来了哦。”

“不过总有一天，你会告诉我们的，对吧？”梅洛蒂娅的笑容温柔而充满了希望。“当你的这个‘诅咒’结束之后，你不来看看我们吗，心弦小姐？”

“嗯，相信我……”当他们四个注视着我的时候，我也凝视着他们。我把水壶举到嘴边，闭上了眼睛。如果我的声音很低，那么当时我也无能为力。“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我喝了一大口水。在房间最远的另一端，唤夜者的琴弦终于停止了震颤。我的耳朵抽搐着，当我喝完了水，吁了口气，睁开眼睛的时候，大家已经全都不见了。

不紧不慢地把水壶拧紧，我把鞍包扛在肩上，快步走到了空桌子的另一端。我飘起了唤夜者，先把它放进了一个天鹅绒衬底的袋子里，把袋子口拉紧遮住了神器的金光。然后，收拾好东西，我用魔法熄灭了头顶的吊灯，走出了房间的门，把空荡荡的小房间留在了阴影之中。

我沿着一系列弯弯曲曲的木头台阶走下楼，自己哼着一首曲子：一首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曲子，全新而战栗，恐怖而美丽。当我走到图书馆一楼的时候，迎面正好碰上了斯派克。小龙宝宝随便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又瞪大眼睛盯着我，差点没把他下午从小马镇收回来的那一大堆书本撒了一地。

“哇啊啊！呃……你好啊，……呃……小姐！嗯……”他眯起了眼睛盯着我看，然后走上了楼梯，又瞅着我。“你……你在楼上的书房里？”

“对。哦，真的是非常非常对不起。”我一脸内疚地站在他面前。“那个房间是专用的吗？”

“嗯，对，我是说……我……我猜，其实这也没啥大不了的。因为我们这儿也不怎么忙……”

“嗯……好吧，总之我还是很抱歉。下次我再来的时候会记住的。”

“对，没关系。顺带一提……”他笑嘻嘻地指着我，“帽衫够帅的。”

“嗯嗯。不过差不多就行了。”我朝他笑了笑，“有没有什么书是关于猫咪节食的？我家里有只猫咪，有点儿肚子疼，我想确保我给他喂的东西没问题。”

“哦~~~对，我正好有你要的书！稍等！”他摇摇晃晃地朝房间另一边走去，我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确保他不会离我太远。“别担心，花不了多久！我知道你正急着回家呢！”

“嗯……”我轻轻地笑着点了点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急。”

生命实在是太凄凉了，不应该只是一首独奏。哪怕我完全孑然一身，依然能听到乐团的合奏。

XV:身临其境

亲爱的日记本，

一只小马是如何去影响她周围的世界的呢？在社区中扮演一个积极向上的角色吗？她是与其他小马密切合作，还是暗地里工作，在远处弹拨心弦？

如果这些她都做不到的话呢？如果她依然希望让这个世界能变得更美好，让她所认识的每一只小马，让她所深爱的每一只小马都能生活得更好，那该怎么办呢？如果那些她所牵挂的小马永远不会知道她所做的一切，无论好坏，都无法为她致以感谢呢？如果她因此而缺乏起步的动力呢？

我在重新发现一个真理。在这个作为我监狱的小镇里，在苍穹之间这片萦绕于我心头的风景边缘，我开始领悟了一些很久之前就学到，但现在才变得有意义的东西。

改善世界并不总是为世界添砖加瓦，或者从世界上移除重要因素。建造和破坏，只不过是把我们可支配的元素搬来搬去而已。我们很容易忘记，我们自身就是塑造这个宇宙的因素。而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或者至少是理解问题的最佳方法——往往就是身临其境。

暴风雨忽然就下起来啦！我恐怕是没法保持身体干爽地跑回家了，所以我就撒开四条小腿拼命地跑呀跑呀。啊啊啊！大水坑啊！得小心才行。要是我把鬃毛给弄乱了，妈咪肯定会生气的。所有出门在外的时候，这是最“糟”糕”的时间啦！

哇啊啊打雷啦！我听到了自己的尖叫声，于是我就在大雨磅礴的坎特拉皇城的大街上跑得更快了。我可以看到公寓就在眼前了。哦，塞拉斯蒂娅啊，我都湿成了落汤鸡啦！

在冲进通往我家的楼梯间之前我一个刹车，滑进了阴影里。结果我还是晚了一点点，撞到了一堵墙上，疼得一哆嗦。直到这时候我才意识我有多冷。在拐弯的位置，我打着哆嗦，看着雨水从楼上像瀑布一样流动而下。马路两边种的那些花花草草和公园什么的，都被灰暗的恶劣天气给淹没了。

“唉……”我呻吟着，看着我魔法力场里漂浮的那个圆锥蜜饯蛋卷筒。所有的冰激凌全都被雨水冲走了，我嘟着嘴。“嗷！”我又呻吟了一声，气呼呼地踩着绿色的蹄子。“我最后的两块钱就这么白瞎啦！”

我用魔法反复的转动着那个蛋卷筒。又是一声雷鸣，可我已经不再害怕了。带着一种愚钝的情绪，我伸长了脖子，轻轻啃着蛋卷筒的边缘，它又湿又糊，被雨水给彻底毁了，可它最底下那一小部分依然还很甜。我美美地品尝着，只希望这能让我即将从妈咪那里受到的一顿大骂做好准备。重重地叹了口气，我慢慢腾腾地走上楼梯的台阶，朝着二楼的家门走去。

这时候，我听到了什么动静。那不是雨声，不是我的蹄声，也不是雷声。我

停住了蹄子，只觉得又是一阵雷鸣，这次是在我胸口里面，因为我意识到那奇怪的声音是从我正下方传来的。慢慢地，我蹲了下来，透过台阶之间的缝隙朝里面张望，好奇地去探索那痛苦的抽泣和呜咽的来源。

于是，我看到她了。她蜷缩在角落的阴影里，躲避着雨水和闪电。她很小，和我年龄差不多，只是身体比我还娇小，而且她也没有可爱标记。我看不见她的脸，因为她湿乎乎的鬃毛把自己的哭声都给遮住了。

不知为什么，我没有害怕。我把蛋卷筒整个吞了下去，然后差点儿干呕出来。“呕——！吃起来像湿纸板！”

我自己咯咯直笑，可是那个女孩子却一点儿都没笑。她正忙着哭呢，就好像根本不知道这儿还有个我似的。

“你好呀？”我踏着蹄子，静静地走下台阶，笑嘻嘻地朝她凑了过去，“你也被雨淋了吗？都是因为那些天马太懒啦！啊！真不知道在云中城是不是天天都这样呢。嘻嘻嘻！你觉得呢？”

她什么也没说，浑身颤抖着，紧紧抱着自己，更深地蜷缩到角落里。她可比我湿得多了，到底她在外面淋了多久的雨啊？

“嘿，你还好吗？”我一边说着，一边在她面前蹲下。“你伤心是因为你的鬃毛全湿透了吗？嗯，别担心啦。我相信它特别漂亮！你的颜色很漂漂的，我吗？”我笑咪咪地左右摇晃着脑袋，任凭青白相间的鬃毛甩来甩去。“我一跑进温室里大家就找不到我啦。嘻嘻嘻！说起来‘温室’这个词儿好好玩啊。里面还真的好温暖呢！”

她还是一言不发，可我感觉她在留意我了。她慢慢放下了前蹄，仰起了小脸。我看到了那双眼睛，一只是紫罗兰色，另一只是紫罗兰色和……蓝色？不，等等……她的脸是怎么回事？

“你的脸是怎么啦？”我问道，然后我咬了咬嘴唇，脸红了起来。“嗯……我是说……你伤到自己了吗？”

她咽着唾沫，浑身发抖，就好像闪电击中了她脸上的瘀伤。“我……”她开了口，声音非常非常轻柔，仿佛冰柱折断一般清脆，“我、我在逃出暴风雨的时候，不、不小心撞到东西了……”

我做了个鬼脸。“撞到东西了？你是一只独角兽哦，不是笨笨拉拉的陆马！”

“我……我……我就是笨得很。”她结结巴巴地说道。

我觉得这简直傻透了，但是无所谓。这是一个孤独的周末，而她看起来需要一个朋友。“我的名字叫天琴，”我礼貌地做了自我介绍，就像妈咪经常教育我的那样。“天琴心弦。你叫什么名字呀？”

她看着我，片刻间，她的颤抖停息了。“嗯……”她咬着嘴唇，最后终于说出来了。“月亮舞。我的名字叫月亮舞。”

我重重地吸了几口气，鼓起了勇气，让自己平静下来，做好了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寒潮。当它终于来临的时候，虽然我已经在身心上都准备妥当了，但这体验的折磨程度并没有因此而降低。当“暮光安魂曲”演奏完毕之后，我就抬起了

头，紧紧地抱住了怀中的唤夜者。我的蹄子落在了生锈的平台上，感觉就像触碰了死亡本身。一阵刺骨的寒颤从我背后升起，直刺我的头骨。我硬撑着，让双眼圆睁开来，化作了灼热的怒视。

在我面前，伴随着交加的雷霆，伴随着卷须般旋转的水波，**遗忘领域**翻腾着出现了。当我站在在永恒混乱中旋转不休的平台上时，生锈的锁链像星座一般在我身体前后起伏。我呼吸之际，冰冷的白雾照亮了这寒冰地狱。镣铐加身的小马们像蜘蛛一样从金属孔洞中爬出来，拖着它们铿锵的金属桎梏盲目地朝我逼近。

我不怕它们。毕竟，雪石膏已经走了，而我也不是来这里找它们聊天的，不是找它们。紧紧抓住唤夜者，我用蹄子拂过漆黑如夜的琴弦。清亮的高音穿透了狂暴的风，金色的屏障包围了我。这些被遗忘者尽可能狂奔向我，最终撞上了半透明的屏障，伸开它们的四蹄疯狂地在上面对拍。我的视线越过了它们，冲着雷电交加风起云涌的天空高喊。

“不要躲着我！”我大声叫道，我的声音回荡在痛苦的呻吟和金属的铿锵之上，“你是不朽的神灵，我只是凡俗的生灵，带着把你束缚在这里的那首歌的片段！现身吧！现身相见！当我的听众！”

回答我的只有乱流和雷鸣。我感觉一阵狂风在平台上呼啸而过，唤夜者的屏障起伏不定，几只无名小马被强风卷下了平台，坠入了无尽的混乱，但我动也不动。

“见不到你，我是不会走的！”我勇敢地吼叫着，在寒风和湿气中咬牙切齿。我紧紧抱着唤夜者金光闪闪的琴身，仿佛它是一个迷路的孩子。当我紧紧揪住遗忘的混乱骨骸之时，它古老的能量和无尽的威能成为了我稳固的锚。“不要……唔唔唔……”我嘶吼着，从内心之中召唤出灼热的怒火。“……不要把这当做请求！马上现身！给我出来！”

就在这时，天穹裂开了。汹涌澎湃的水流在爆炸之中消散，仿佛有炸弹在巨大的海面下炸开。我周围的呻吟声更加响亮，更加频繁了。那些被束缚的小马们跪倒在平台上，用抽搐的四蹄抱着脑袋呻吟不休。我高高地昂着头，视线被旋转的符文吞噬了。

她来了，就在那里，她的家。高高漂浮在空中的堡垒。层层球体叠在一起向我旋转，仿佛一个杀气腾腾的钻头正要把我彻底粉碎。那球形的棺材越来越接近我的头顶，满溢着脉动能量的紫色光芒，铭刻的符文也在旋转之中越来越模糊了。我听到了低沉的轰鸣，很快，古老的王座上回响起了永无止境的轰鸣声，能量的溪流穿过了平台上空潮湿的云层。

周围那些扭动的躯体，用呻吟声模仿着她那惊心动魄的哭号。我则用咆哮声打断了这合唱。“不！我才不会唱你的歌！”又是两声雷鸣，但这一次，我感觉那来源于她，而不是这**遗忘领域**。“我绝不会化为虚无！”

然后，她首先发作了。一道雷霆像火箭一般直冲我劈来，在平台上扫出了一道火墙。那些扭曲的小马身躯只要擦到就瞬间着起火来。当那攻击袭到我面前时，唤夜者的护盾牢牢地挡住了它，让它在丧钟之中化作无害的火花从护盾上溅落。

我咬紧牙关，屹立不退。“和我一起演奏！”我拨动了几根弦，让护盾变得更强大，防备着她更疯狂的攻击。“我已经学会了挽歌的第九乐章！我已经记住了‘孤寂的二重奏’！你知道的！”

天球旋转得更快了。两道闪电朝我轰然而至。

金色的护盾在我周围脉动，阻挡了那足以熔化平台的白热能量爆炸。“和我一起演奏！”我尖叫着与她的愤怒抗争。那球体堡垒开始飘走了，当我恳求她时，声音在绝望中破碎。“我还要告诉你多少次？！我不在乎这个地方！我不在乎这个秘密！我们可以一同完成夜曲，我可以继续活下去！把我从诅咒中解脱出来，我就再也不会来打扰你了！求求你了，帮帮我吧！我必须去学会‘破晓将至’！”

球体远去，已经模糊不清了，我眼前只剩下了雾和雨。天角兽女神，已经离去了。

“我必须去学会……”我低着头，呜咽着。我是那么孤独，比以往任何时刻都要孤独。“我……我必须……我必须……回家了……”

她的一切痕迹都消散了，甚至就连轰鸣的雷声都减弱了。我听到那些无名小马的呜咽声开始重新响起，于是知道还是别等了。随着一声叹息，我重新奏响了唤夜者，用魔法奏响了一首新曲子：“半月影的回响曲”，天籁之音照亮了这遗忘的炼狱，很快，一切都模糊了，仿佛整个宇宙用蹄子抹掉了黑板上的图案。呻吟声远去，雾气、雷霆、锁链、还有刺骨的寒冷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世界沉浸在温柔的琥珀色光芒之吻中，我再一次坐在了地窖最底层的凳子上，周围只有泥土墙壁，还有头顶的灯笼。

唤夜者被紧紧抱在我怀中。我抱着它，看着自己潮湿的蹄子。我的四蹄没有一条在颤抖，这次和以往也没什么差别。随着一声沮丧的哀叹，我闭上了眼睛。

“十次了，彗星，”我说道，蹲在小木屋中间，又把另一根木柴扔进了壁炉里。“这个礼拜我演奏了前八首挽歌，去了遗忘领域足有十次，还是没法让她现身。”扔了另一根劈柴，眼看着它在燃烧的余烬中承受着噼啪作响的命运，不由得叹了口气。在昏昏欲睡的状态下，我举起湿漉漉的四蹄伸向安静的壁炉，让它们暖和起来。“我到底哪儿做错了？我是说……我明明拥有了唤夜者，拥有了那首创造她的歌的片段。为什么她认不出来？为什么她就不能像个负责的神灵一样面对我，好让这一切都彻底结束掉？”

在我身后响起了全世界最甜美可爱的声音。橙色的小东西咕噜着，耐心地从我床边刚刚装满猫粮的碗里吃着东西，夹杂着大快朵颐猫粮的咔嚓声。彗星抬起头，平静地用那双琥珀色眼睛瞟了我一眼，然后继续闷头吃饭。虎斑猫竖起了耳朵听着，就好像知道我只是在随便说说而已。聪明的小家伙。

“可能就是这么回事，可能她只是对我很生气，因为我就在她鼻子底下，从雪石膏那里把唤夜者给拿走了。”我叹着气，透过家里的窗户凝望着窗外清凉的十月黄昏，“可能她还一直在生宇宙族母的气，现在我拿到了她歌声的片段，而她甚至根本连个亮光都不给我……”我苦笑着。“这个混乱的日子啊……说真的，那个蠢地方真需要个电筒什么的才行。”我朝着彗星傻笑了一下。

猫咪只是盯着我，胡须抽搐着。

我皱了皱眉头。“好吧，嗯，那很差劲。”我呻吟着起了身，拖着被水雾浸得透湿的身体走向小屋另一边。“不过，连续十次？而且她也不算是完全无视了我。我是说……每一次她都坐着那个特大球形王座出来，想把我吓跑什么的。话说回来，那个球到底是什么东西？是世界诞生之初，天角兽的交通工具吗？这倒也说得通，不是吗？我是说……早在宇宙族母还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时候，她就在这里了，对吧？至少……她不会比塞拉斯蒂娅还古老……”

从架子上悬浮起一条毛巾，我用它使劲地擦干我的鬃毛。当我把毛巾拖到湿乎乎的肩膀和后背上，重复着上个礼拜已经习惯的动作时，我却停住了。我把毛巾丢在背上，一头乱毛地看着彗星。

“如果……如果那个球体，是遗忘领域监牢的一部分呢？”我如鲠在喉，再次凝望着窗外。“也许……那个球体对她而言，就像是我诅咒的效果一样……也许除了她自己的歌之外，她什么都记不起来呢？”我一想到这种可能性就不寒而栗。“神圣的露娜啊，我真的有机会接近她吗？”

艾尔的回答是跳到小床上，蜷缩在正中，然后继续舔自己。

我吁了口气，把身体的剩余部分也擦干之后，把毛巾扔到了附近的洗衣篮里。“好吧，”我嘟囔着，快步走过壁炉的火光。“也许我需要的是更多的研究。我从暮光闪闪那里借的书肯定已经够多了。呵……”当我看到放在彗星餐盘旁边的那一大堆研究材料的时候，不由得咯咯直笑，“照这个速度，她和斯派克会以为自己的图书馆一夜之间被钻石猎犬给洗劫了呢。我很快就会把它们还回去的，但还是……”

我转过身，凝视着照亮了小屋的璀璨金光的来源。唤夜者就放在茶几上，以永恒的存在赐福于这只凡间小马。我都有点儿习惯用肉眼去瞻仰这件神器了，这让我有些担心。

“还有更重要的呢，”我喃喃自语，嘴角掠过一丝脆弱的微笑。“彗星，如果有一天，我终于能让她和我一同二重奏，你觉得会怎么样呢？我终于结束了这诅咒的那一天？”我转过身来，温柔地注视着他，“塞拉斯蒂娅和露娜会感激我把她们的神器还给了她们吗？”

彗星看着我，睡意朦胧地眨着眼睛。他的耳朵抽搐着，摇了摇头，打了个只有猫科动物才会的那种老长的大哈欠。

“嗯……”我快步朝床走去，眼睛盯着地板。“这点子倒是挺好奇的……”当我把毛刷飘起来梳理自己的鬃毛顺便连同图书馆里的一本书一块儿清理的时候，我大声地念了出来。“诅咒，不可能影响她……我是说，多年前，当露娜深度冥想，接触到了‘苍穹之夜曲’并且变成了梦魇之月的时候，她可是和她妹妹发生了接触。”

我蜷缩在彗星身边的毯子窝里，梳理着鬃毛上纠结的疙瘩。翻开了蹄边的书本，我仔细查看着几份详细介绍坎特拉皇城音乐传统的历史文献。

“还有，她的挚爱……就雪石膏研究的结果来看，她一定非常思念他，因此必定记得她的挚爱是如何被放逐的。”我微微皱起了眉头，又飘过来一本书，然

后又是一本。我的目光在众多的书页上扫视着，跳跃着，寻找着答案。“所以我真的不能想象，每次去遗忘领域她都会忘记我，可她却无视了我？为什么？她把这当作是自己的工作吗？莫非凡是不想成为她那些镣铐加身的奴隶的小马，她都不想跟他们有任何关系吗？”

毛绒绒的温软身体靠到了我身上。低头一看，彗星正蜷缩在我身旁，伸出两只爪子，顽皮地拍打着空中漂浮的众多物品。

我茫然地在屋子里扫了一圈，不知什么时候，整个屋子里的空中已经飘满了书、书、书、书、毛刷，还有各种各样的东西。紧张地笑了一声，我把东西全都放到了地上，只留下唯一一本书，落在了我和彗星的身边。

“谢谢。我懂，我懂，我又开始过头了。”当我从书本上抬起头来的时候，唇边释放出一声叹息，又一次让唤夜者散发出了金色的光芒。“就好像……我一夜之间变得更强壮了。我猜，不管是什么让彗星蹄活了这么久，现在都发生在我身上了。我是说……虽然不知道会不会活得更久，但我的确感觉自己变得更强大。”我紧张地咽着唾沫，“而且……我也明白，要不是前往遗忘领域的时候身上带了一首圣歌，我在她面前连一秒钟都坚持不下去。”我弯下腰，紧紧搂着彗星。“但是，”我低声呢喃，“只要能学习‘破晓将至’，只要能完成这该死的交响乐，那么这世界上一切的力量，我都愿意放弃。”

除了壁炉里余烬的噼啪声，小屋里一片寂静。我感到温暖、暖和、安全，唯独没有感到半分自由。

“女神的力量在我蹄中……”我喃喃自语，“可我却没法让一只天角兽正眼看我。”我叹了口气，把脸埋进了毯子里。“嗯……我要怎么样才能得到这个听众呢？”

彗星喵喵叫着，摩蹭着我，咕噜个没完。

无力地微笑着，我爱抚着他的耳朵。“我知道，我知道。当然了，我都已经逮到你了，你个傻喵！”轻声咯咯笑着，我倾听着他惬意的咕噜声。“我保证，如果再来一次的话，你会头一个听到的。”我平静地凝视着房间尽头的薄雾，随着夕阳最后的光辉在窗外熄灭，夜晚的寂静让我陷入了恍惚的冥思之中。

“你能再说一遍吗，亲爱的？”妈咪问道，脸上带着温柔的关怀。我不知道她到底有什么问题，我们俩都好的很。

“嗯……”我的新朋友用蹄子磨着地板，避开我父母的目光。啊，为啥她这么害羞呀，她又没比我还湿。暴风雨依然在我们的公寓外面盘旋，也许她被吓到了？我不知道呢。我跨过水坑，笑眯眯地站在她面前。

“她在来这儿躲雨的路上撞到什么东西啦！”我骄傲地笑着替她说道，“她可能有点笨笨的，可我觉得她没事！她的鬃毛不是很漂漂吗？我的意思是呀，我知道它现在乱糟糟的，可是等它干了之后再说吧！她之前还告诉我她特别特别喜欢和她妈咪一块儿去沙龙！我什么时候也能和她们一起去吗？就在一个街区之外！他们住得离我们挺近的呢！嘻嘻嘻！我们都当了这么久的邻居了，可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呢！”

“是这样吗？”爹地说道，瞥了妈咪一眼。

妈咪已经走过来了。她轻轻拍拍我的肩膀，让我先让到一边，然后跪在我的新朋友面前。“月亮舞，是吧？”

她慢慢地点点头。为什么她在他们面前这么害羞啊？她刚刚才还在跟我疯狂地聊天呢。她喜欢香蕉船，喜欢恶作剧，喜欢阳光灿烂的海滩，喜欢—

“让我看看你的脸，亲爱的，”妈妈轻轻地说。她没有生我们的气，真是谢天谢地啊……可她为什么对月亮舞的脸这么感兴趣呢？“你不用害怕，亲爱的，我不会伤害你的，我保证。”

月亮舞深吸了一口气。虽然我们几分钟之前就跑进来躲雨了，可她的脸还是湿乎乎的。她抬起了头，让妈咪看到她抽搐的眼睛。

“天哪，你……你这淤青可真够严重的。”妈妈轻声感叹，她按上了月亮舞的侧脸。我新朋友脸上那块蓝比我妈咪的蹄子还要大一圈。“嗯……塞拉斯蒂娅保佑啊……”她转过身，朝爹地非常尖锐地盯了一眼。

他不知道为什么点头了。抓起一件外套和一把雨伞，爹地大步走向门口，经过妈咪身边的时候还小声跟她咬耳朵。她点点头，低声回答了什么，我终于听清了：“别自己去，去找幽光跟你一块儿去。他现在应该在家，今天早上我看到他和流星的儿子银甲闪闪在院子里玩。”

“对，我相信幽光以前就应付过夜奔。别担心，亲爱的，这次我们身边有皇家卫兵。”爹地轻声说道，然后扭头朝我和月亮舞笑了笑。不知为什么，这让我觉得有点紧张。他开了门，撑开了伞，消失在门外的暴风雨中。还没等我往窗外张望，妈咪就站在我们面前了，她的笑容也……有点奇怪。

“月亮舞，我们很高兴你能来我们家玩。外面的雨还很大呢，所以在这里过夜好吗？”

“我……嗯……我……”月亮舞的眼睛闪烁着明亮的光，然后眨了眨。她局促不安，一边后退一边低着头，就好像害怕天花板会掉下来砸到她似的。“我……我……我爸爸……他不会喜欢的……”

“嘘……”妈咪非常温柔地和月亮舞说着话，就像我还很小很小的时候她对我说话的声音一样。“我们不会告诉你爸爸的，除非你想让我们这么做。”她的允许仿佛鼓舞了月亮舞。

于是月亮舞就这么回答了：“嗯……您……您可以告诉我妈妈。”

妈咪慢慢地点点头。“你妈妈，嗯？”

“嗯……”月亮舞点点头，她又在发抖了，只是这一次她的眼睛明亮而快乐。

“她……她也可以留下来过夜吗？”

妈咪温柔地笑了。“你就别担心啦，你妈妈也可以来这里，想住多久都可以……”

“呜呼！”我欣喜若狂地跳了起来。“睡衣派对！我一直都想开一个！哦耶！哦！哦！我可以带你看看我的房间！爸爸给我买了好多好多神奇的乐器！总有一天我会加入乐队！”

“天琴，亲爱的，”妈妈温柔地责备道。“月亮舞得需要点儿时间来放松和休息，现在平静点儿—”

“我……我……嗯……”月亮舞咬着嘴唇，在原地扭着身体，“我不介意的。我喜欢天琴，她很好玩。”

“看到没，妈咪？”我乐得一个劲儿地蹦蹦跳跳，“她喜欢我！她是最棒最棒的新朋友！我们要在一块儿玩好多好多好玩的！”

妈咪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温和地笑了，“好吧，好吧，带她去看看你的房间，只是别太吵了啊，很快就是睡觉时间啦。”

“好的好的好的！我们不会太吵的，我保证！”我拽着月亮舞的蹄子，把她拽进了我的房间。“来吧！快点！你一定要看看我为暖心节买的所有好东西！”

月亮舞咯咯笑了起来，她的声音如此甜美。我敢打赌她在音乐方面也很有天赋。我们能有多幸运呢？说不定我们能得到一样漂亮的可爱标记。我听说有些小马就是同时得到她们的可爱标记的。也许等我长大了之后，她可以加入我的乐队？

“瞧一瞧！看一看啦！”我满屋子蹦蹦跳跳，炫耀着我的木琴，长笛，铃鼓什么的。“这不是很棒吗？我都不在乎哪个是我最擅长的呢！我猜是因为我爸爸妈妈不怎么冲我大吼大叫的原因吧。嘻嘻嘻！”

“你……你爸爸妈妈……冲你大吼大叫？”月亮舞低声嘟囔着。

“呸！只有我制造了太多噪音的时候。可是你懂的，这些都是他们送我的啦！所以他们肯定是想让我多制造点儿噪音！嘻嘻嘻！”

“噗……哈哈哈哈哈……”月亮舞笑得上不来气儿，小脸都憋红了。“我猜我还从来没想过这些呢……嘻嘻嘻……”

“我打赌你一定擅长吹小号！”

“哦，我最擅长吹小号了！”她露出了邪恶的奸笑，“在我吃了一大堆墨西哥炸豆子之后！”

“啊！”我尖叫着从她身边蹦开，躲在了一个毛绒玩具后面。“月亮舞！真不文明！”

她咯咯笑着朝我蹦了过来，挥舞着她的角，“看招啦，神奇的音乐家！”

“哦，不！”我装出恐惧的样子，小跑着绕着我的卧室里面四处乱逃。“她是邪恶的独角兽女巫，来偷走我的超级特殊天赋！救命呀！救命呀！”

“嘻嘻嘻！”她咯咯地笑着，追了我一会儿。

我还在绕圈跑，直到反应过来就只有我还在咯咯笑了。我停住了蹄子，喘着气，看到她正盯着一面墙看，那墙上挂满了我和我爸爸妈妈的照片。我笑咪咪地快步走了过去，“月亮舞，怎么啦？”

她的微笑消失了。嗯……不，那微笑依然还在，但却是另一种不同的微笑了。她在抽着鼻子，可又不像是在哭。“你……你的……你的家……”

“怎么了么？”

她咽着唾沫，“真的好温暖啊。”她说道。

我对她眨着眼睛，一阵轰然雷鸣从窗外滚过，让我不由得在雨水折射的光下哆嗦起来。“嗯……好吧，那当然的啦，月亮舞！”我紧张地笑着，“为啥会不温暖呢？”

一时间，她凝望着阴影中，目光在颤抖。忽然，就像当时停下来时一样快，她一扭头朝我扑了上来，一边用短短的小角戳着我的痒痒肉一边咧着嘴笑，“小心啦！嗷——”

“嗷！哈哈哈哈哈哈！不公平！你作弊啦！骗子骗子骗子！”

“我才没！”

“你就是！”

“我才没！”

“你就是！”

“我才没！”

“你就是！”

“我才没！”

“你就是！”

“我才——”

我的眼睛睁开了，尖锐地喘了口气，我凝视着小屋孤独的内壁。壁炉早就已经熄灭了，彗星就蜷缩在我身边，睡得很香，柔软的橙色身体有节奏地起伏着。外面的世界一片漆黑，但是在覆盖着森林的遥远地平线上，黎明的微弱迹象正在慢慢显现出来。

直到冰冷的寒潮席卷了我的身体，我才终于回到了被诅咒的当下。我摩擦着前蹄，牙齿捉对打架。我意识到很久以来，温暖在我的生活之中就变成了一种幻觉。凝望着摊开在我面前的一本书，我对着室内昏暗的空气，无止境地吟诵着被遗忘的坎特拉皇家之歌。

“嗯……等我不再受诅咒的第一天，我要睡个有史以来最长的好觉。”我轻轻地爬过彗星下了床，自言自语地嘟囔着。“因为历史会记住它，哼！”

随着短暂的抽气声，我钻进了我那件是灰色连帽衫里。感觉舒服了之后，我伸出蹄子拿起了我的七弦琴，把它放进了鞍包，然后背在背上。我向门外走去，但中途却又停住了。呻吟了一声之后，我转过身，大步流星地走到了金光闪闪的唤夜者旁边。

“要是我现在拥有宇宙族母的歌，恐怕我得替她履行职责了。”

当我喃喃自语的时候，彗星没有回答。在我完成新的日常习惯性任务时，他一直睡得很香。我把那无价之宝裹进了华丽的天鹅绒袋子里，这是我花了一整包的钱让瑞瑞帮我做的。然后，卷起了房间正中的一块圆地毯，我用魔法拉开了一个门闩，打开了小屋的一块地板，漏出了一个长方形的封闭空间，这是我一周之前用魔法在地上挖出来的。轻轻地把包好的唤夜者放进了里面，关上暗门，把地毯铺了回去。

终于，我准备好了。大步流星走向小屋门口，我背着我的七弦琴，顺便指着打呼噜的彗星。“别起什么坏心眼哦，你这个小偷猫。”

虎斑猫打了个哈欠，翻了个身，朝着天花板咕噜着。随着前门嘎吱一声，我已经出了门，满怀思绪地迎接即将来临的黎明。

晨光，伴随着我艰难的思绪。秋天的气息十分浓郁，我从骨子里都能感觉到它。十月的到来已经驱走了盛夏的余热，我蹄下弯曲草叶上的露珠都被冻得结结实实了。实际上，我并不想感觉太舒服了。我需要锻炼自己闲不下来的内心，在这样一趟冒险中，秋天清晨的每一次寒颤和每一缕寒风都对我有益。

我诅咒的实质会让我经常失眠，也许有些小马会这么想。但实际上，我直到最近才出现了一点睡眠问题。打破了第九乐章的桎梏，我完全有理由为自己感到骄傲：就仿佛我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获得了难以置信的进步。其实，事实远非如此。

我陷入了僵局。

挽歌的第九乐章，原来是一部二重奏。而古往今来，只有一个灵魂有资格和我一同奏鸣，带我走向最后的乐章。

我是怎么意识到这一点的？暮光闪闪对“破晓将至”一无所知，雪石膏的笔记里对这首歌的性质也根本没有任何描述。找遍了整个小马镇图书馆，我也没找到关于这个名字的半点踪迹。我还做了个实验，让几只小马和我一同演奏“孤寂的二重奏”，包括苹果杰克和她的小提琴，萍琪派和她的手风琴。可是全都无济于事，没有任何小马能让我离自己的目标更近一步，我开始明白其中原因了。

“苍穹之夜曲”，它的存在目的是为了封印一位天角兽女神，令她远离其他的现实世界。除了这位天角兽女神自己，还有谁能更好地引导一个孤独的囚徒通过她的**遗忘领域**回到生者的世界呢？

一想到她灵魂安坐的那个球体，我的脑子就停不下来了。当我第一次到达她的领域——就是需要雪石膏来拯救失去记忆的我自己的那一次，她从高处向我接近，召唤着她那些恶魔般的力量，就好像我只是一个坠入她领域的迷失之魂，就好像其他那些小马一样。而当我第二次到那里的时候，我开着护盾演奏了夜之悲歌，完全清醒地进入了她的领域，然后她亲自现身相见来找我了。对她而言，我一定是个异类，因为这已经是我第二次造访她的地盘了。可能从那时起，她首次把我当成了一个威胁。因此，她不得不过来当面告诉我，我必须唱她的歌，并且化为虚无。

可现在，我又回来了，现在，我拥有了唤夜者，现在我很强大，在她的领域里几乎能横着走了。于是她开始和我保持一定距离了。她这是故意避免和我接触。我吓到她了吗？我知道了她的秘密，还能大模大样地走在这个世界上，这会不会让她感觉非常不安？一只凡俗的独角兽到底拥有什么能吓到一只被时间所遗忘的不死天角兽神灵？这都是因为唤夜者吗？或者是别的什么？

因此我才难以入眠。我都不知道哪个更糟糕了，是知道我一开始就很无助，还是知道我取得了如此大的进展却变得比一开始还要无助。曾经有一段时间，演奏音乐让我很放松。我一直努力记住这一点，并且把它融入到我的生活当中。而这两天，我发现自己所做的一切就只剩下弹一首曲子了，这首曲子给我带来了生命之中最多的欢乐和安宁。

“半月影的回响曲”，当我坐在长长棕色小路旁边的草坪上时，我一遍又一

遍地弹奏着这首曲子。现在我的位置很靠近小马镇西部边缘，太阳正在从地平线上升起，鸟儿们在树梢上歌唱，伴随着我琴弦上飘扬出来的轻柔旋律，它们的啁啾声仿佛迷失了方向。

我试着去想象，哪怕只是一瞬间也好，我就像是住在这个镇上的其他小马一样。那一定是一种愉快的感觉：不再是一个孤魂野鬼，不再担心随时可能消逝，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声音会大声喊出你的名字。至于受不受欢迎，我都不在乎了。哪怕我的朋友只有不到五个，四个，甚至两个也好，我都不在乎。我希望我的名字被念出来，说出来，笑着调侃出来，歌唱出来，甚至是抱怨出来也行。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闭上了眼睛，用更慢的节奏演奏这首歌。让我的心随着每一根琴弦的弹拨而跳动，就好像我在和自己一同演奏那命中注定的二重奏。

在所有的夜曲之中，最重要的那一首，却是我唯独不能独奏的。真是苦涩的讽刺性转折点啊。毕竟，最难的部分已经不是演奏歌曲了，现在的麻烦事要怎样才能让她同意和我一同演奏才行。但是，一个凡俗生灵要怎样才能吸引被遗忘囚禁的永恒之魂呢？我又是谁？我不是女神，我不是-

“哦，天呐！七弦琴！多美妙的音乐啊！你……你是从坎特拉皇城来的吗？”

我睁大了眼睛。晨光之中，一片朦胧站在我的面前：红宝石色的毛皮，紫红色的鬃毛，森林般碧绿的双眼。还有那足以照亮这挂着露珠的世界的微笑。

“哦，拜托，哦，拜托告诉我你是从坎特拉皇城来的！”

“我……也许吧。”我结结巴巴地回答，有点莫名其妙。清了清嗓子，我还是从树下坐了起来，朝她微笑着，“你是车厘子小姐，对吧？”

“哦！我就知道！”她在原地开心地蹦了吧，差点儿把装满了作业的鞍包掉下来。“你还是来了！他们还说你这个礼拜病得很厉害来不了呢！哦，我真害怕让学生们失望！”

“我……嗯……”我有点儿紧张地咯咯笑着，站起身来，把鬃毛上清晨的雾气甩下去。“恐怕没明白你的意思。”我咽着唾沫，怀疑地往前伸着脖子，“你……你是在等我吗？”

还没等她回答，我就知道这一切好得简直不像是真事了。“你……你是从坎特拉皇城来的，对吗？”车厘子紧张地咬着嘴唇。看到她脸上的热情逐渐消失，真是让你心酸。我以前和小马镇的小学老师聊过几次，整个艾奎斯陞亚很难再遇到哪只小马，怀着这么多的快乐，却没有太多烦恼了。“哦，亲爱的，我希望我没有妄下结论。你知道吗？我一直都和塞拉斯蒂娅的天才独角兽学园保持联系，音乐系的蓝音教授希望能帮我为小马镇的孩子们创建一个音乐教学项目呢。”

“嘿！蓝音教授！”我咧开了嘴，“我知道他，他在我大四的时候教过我……呃……”说到这里我一哆嗦，意识到我这一兴奋结果说的太多了。“我的意思是……”

“所以你真是他派来的？”车厘子眉开眼笑，“他保证过会派他最好的一个学生来给我的学生们写一篇关于音乐史的教案。但上一封信说你病得很厉害，不得不在骡丁汉休养一阵子。我都以为这周的学习重点得回到基础几何上来了呢。”

“呵呵，是啊，嗯，我猜数学就是数学。”我咽着唾沫，只觉得肚子都在紧

张得发抽了。我并不是经常陷入这些奇怪的偶然事件，但是当它们真的发生的时候，几乎都是些尴尬的场合。“车厘子小姐，我碰巧有点儿音乐方面的天赋，但我担心这是个可怕的误会……”

“哦？”她歪着头，有点天真地眨着眼睛。对于如何培养一个纯真的小马老师，我真的是很感兴趣。我猜这个世界永远都不会太纯真。光是看着她，我就不由得心生同情，尤其是当她喃喃地说：“你……其实不是蓝音教授的那个学生？从坎特拉皇城来的那位？”

“嗯，我的确是从坎特拉皇城来的，可……”我对自己皱起了眉头。我是在干什么呢？我就不该冒这个险。在某个地方，来自我家乡的某个可怜虫这时候可能都快把肺给咳出来了，我最不该考虑的就是冒名顶替他或者她了。只因为我是个孤魂野鬼，并不代表我就有资格用假身份玩游戏，可是……

那今天早上我还能干些什么？干坐着闷闷不乐？发呆？思考哲学问题？确实，如果我假装自己是个音乐史老师，去教一大堆小马镇的孩子，那又有什么区别？等到他们回家的时候，不管我跟他们讲了什么也好，他们都会忘得一干二净。我会从车厘子和她的教室夺走比起一整天学习更加重要更加持久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也许可以聪明一点，顺坡下驴，甚至在这一天，仅仅一天时间里带给那些孩子们几个微笑，那又会怎么样呢？

但是，接下来我醒悟了：一旦我错过了任何能给其他小马带来幸福的机会——不管是多么微不足道的机会也好，那就等于我向我的诅咒屈服了。我等于是让她那样的家伙胜利了。在这个囚禁之地，我要面对多少凄凉的情况也好，那我都不在乎，我来这个小镇可不是为了看着世界崩溃陷入痛苦的。如果我有机会行走于光天化日之下，哪怕只是一瞬间，那么……哈！就让我这么走着吧。

不管这个想法有多冲动，它还是让我笑了。我发现自己站了起来，面对面地注视着车厘子。“你知道吗？没必要再隐瞒了。蓝音教授保证过让那些孩子学点儿东西，我怎么能因为流了点儿鼻涕就让他们梦想破灭呢？”

“你……你是说，你已经准备好了？”车厘子忍着没笑出声，脸都因为快乐而憋红了。“你……你病得不太厉害吧？”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透过鼻孔吸吮着十月初的清爽秋意，然后咧开嘴笑着把它吐出来。“这就是这个小镇的特色了，光是在早上散散步就能让身心都得到净化。您明白我的意思吧？”

“嘿嘿嘿！当然啦！”要是车厘子忽然长出天马的翅膀，在我周围飞来飞去，我都不会太意外。“哦，孩子们肯定会喜欢这个的！我已经给他们准备了一个礼拜的艾奎斯陞亚音乐基础理论课！古典乐也好现代音乐也好皇家交响乐或者民谣什么的知识您都可以好好分享，绝对一流！”

“哦，好吧……”我用蹄子挠着脑袋，陪着她一同快步走下明亮的小路。“我可能略知一二……嘿嘿……”

“直到我终于有机会把她养母乳白拉到一边，把这整件事都告诉她之后，这场闹剧才算完。”清晨的阳光下，我们大步走向学校操场。孩子们的嬉闹和奔驰

的蹄声让我们耳目一新。“我们三个坐下来好好谈了谈，那孩子说出了她的心里话。从那以后，飞板璐的适应力就大大提高了，而且开始和其他孩子们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哎呀，她现在跟另外两个孩子几乎都形影不离了！”

“哇哦……”我敬畏地摇了摇头，朝她笑着，“我都无法想象那种压力有多大。你是说……你真的让那只小天马告诉全班同学，让他们都相信你是她姐姐？”

“嗯哼，”车厘子笑咪咪地点了点头。“至少暂时是这样啦。我后来解释说，这是因为飞板璐在为一次学校演出做练习，需要我在她的表演练习中帮忙。如果你仔细想想看呀，我们这‘姐妹’关系其实就是个文字游戏而已。嘿嘿！毕竟，这个小可爱长大以后肯定会去上舞台表演的。最后，我也终于能给这孩子一个机会来锻炼她的感情表达，而不用去忍受同龄孩子的嘲笑。唉，他们根本不知道她在搬到这里之前都经历了些什么。”

“哎呀！幸亏我只是今天的特邀嘉宾。”我有点紧张地笑着。“我想，我还从没真正想象过您这样的老师时不时都得处理些什么事情呢。但是，说真的，这一招可真是天才之举啊。车厘子小姐，您有没有想过兼职当个心理医生？”

“哦呵呵呵，心弦小姐，”车厘子咯咯笑着，挥了挥她的蹄子。“拜托，您太过奖了！另外，我对园艺已经很有独钟了。”

“我怎么一点儿都不意外呢？”当我们走进操场的时候，我笑着回答道。“哇哦，你们好啊……”我愣在原地，眼前出现了一大片红色。

一只很眼熟的雄驹在校园正中停了下来，他背上背着几只咯咯笑的小雌驹和小雄驹。看到车厘子，大麦克微笑着跪了下来，让那些孩子们从他背上下到草坪上。他们在草坪上撒着欢，蹦蹦跳跳地朝车厘子走去，围着老师跳起了欢快的舞蹈。

“早上好，车厘子小姐！”

“大麦克让我们搭车绕着校舍转了一大圈！”

“我希望有一天能像他一样强壮！”

“哦，是吗？我哥哥比他还强壮！”

“嘿！胡说八道！大麦克是最大最强壮的！”

“才不是，小苹花！”

“就是！”

“不是！”

“就是！”

“不是！”

“孩子们，孩子们！”车厘子跪了下来，把小苹花和一个男孩子分开。“说的没错，大麦克非常强壮也非常高大。但你们觉得他是怎么长得这么强壮这么高大的呢？是靠一直跟其他同龄的孩子们吵架吗？才不是呢。他小时候一直都在锻炼身体，努力工作，所以现在他才能这么厉害！现在，你们为什么不向他学习，互相友好一点呢？因为呀，要是你们把时间都浪费在互相皱眉头上了，那等你们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要去怎么照顾小宝宝呢？”

“您说得对，车厘子小姐。对不起，小苹花，我不该这么坏。”

“嘻嘻嘻！没关系啦，小春天！咱没生你的气！你也没生他的气，对吧大麦克？”

“嗯～不。”大个子非常坚定地摇了摇头。

孩子们咯咯笑着，然后抬头看着我。其中几个顿时惊叫起来，很快我就发现一列名副其实的火车冲着我轰然而至，把我重重包围在中间，好像我是暖心节的暖心树似的。

“哦！哦！一个音乐家！”

“快看她的可爱标记！”

“你是从坎特拉皇城来的吗？”

“我们要学习老歌什么的吗？”

“公主那个城里的独角兽都穿这样的衣服吗？”

“我……”我呆站在原地，咬着嘴唇，“看来我已经被当成大角色了……哈哈……”

“同学们，这位是心弦小姐。”车厘子对聚集在我们周围的孩子们介绍道。半个学校的孩子都聚集在操场上，形成了一大片热切而快乐，满怀好奇的笑脸，就像一片有生命的可爱湖泊。我已经觉得自己的牙都快要被甜掉了。“你们说的没错！她是来这里教我们一些关于艾奎斯陞亚音乐发展史的知识的！要我说呀，我们可有的享受啦。来向我们这位特别来宾问个好！”

“你好。心弦小姐～～～”合唱充满了活力。

“嘿……”我也朝他们挥挥蹄子，心里感觉很忐忑。席卷着我的冰冷诅咒不知怎么的忽然飘走了。“你们也好，孩子们。”

与此同时，车厘子向着大麦克微笑着，“真的很感谢你，大麦金塔，多亏了你今天早上替我看着这些孩子们。我在来这儿的路上不得不跑一趟邮局，你不知道这对我来说有多幸运。顺便问一下，你把后面的柴火补上了吗？”

“嗯～对。”

“太好啦！”车厘子笑开了花，脸却又红了。我不知道她这是怎么回事。“等过冬的时候就有大用处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一家子。”

“是啊，我……嗯……我才刚刚到这个镇没多久呢。”我咧着嘴朝大麦克那边走去，“不过我都有这种感觉了，没有苹果家族的支持，小马镇可长不了呢。”

“嗯——不。”大麦克说着露齿一笑。

车厘子又咯咯笑了起来。“好吧，麦金塔，祝你一天过得快乐，我知道你还有好多农活儿要干呢。好啦，同学们！再过十分钟就要上课啦！然后心弦小姐和我会……”她转过身，目光越过了校园操场，微笑立刻消失了。“哦，老天，可别又来。”她翻了个白眼低声抱怨起来。

我好奇地眨了眨眼睛。然后我听到一声尖叫，接着是两声含混的笑声。转过身朝秋千架那边望去，我看到两只小独角兽站在一只熟悉的灰色小天马两边。身材矮小的小天马在中间跳来跳去，拼命地想抓住那个被两个小恶霸扔来扔去的球，他怎么也够不着。

“我说真的，伙计们！还给我！”轰隆尖叫着。他看起来并不比当初我从即

将倒塌的酒店里把他和晨露救出来的时候大了多少。他气喘吁吁，小脸通红，翅膀也拍打着，绝望地想从他的同伴那里把球抢回来。“这一点儿都不好笑！”

“我不知道，我可是笑个不停呢！”矮胖的小独角兽尖笑着。那粗糙的青绿色毛皮，那头乱糟糟的橙色鬃毛看起来和他浓密的棕色眉毛很有些冲突。他把球扔过轰隆的头顶，扔给了他那个瘦高的搭档。“哈哈哈哈哈——你呢，蜗蜗？”

“耶……剪剪！呵呵呵呵呵！”那只瘦高得有点儿离谱的小雄驹，棕褐色毛皮，灰绿色鬃毛，他把球又扔回了剪剪那边。“这比上次你管轰隆叫企鹅，然后他哭着叫‘企鹅好臭的’还好笑！”

“对，你还记得那次吗。轰隆？”剪剪奸笑着，把那个球顶在他的角尖上。“哪个更好笑？这个还是那个？哈哈！”

“我不在乎！”轰隆跺着蹄子撅着嘴。“把球还给我！”

“你为什么这么想要这个蠢球啊？”剪剪哼哼着。

“那不是我的球！现在把它还给我！”轰隆紧张地扭着身体。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几步之外的沙箱后面还藏着一只害羞的柔弱白色小独角兽。

“嗯……没关系的，轰隆。”甜贝儿说道，她小脸通红，两眼含着泪。“我也不是那么想要回来……”

“但这不公平！”轰隆咆哮着。“他们应该还给我！”

“哦～～～真是个银甲闪闪的骑士啊！”剪剪把球在前蹄上掂着，奸笑声非常刺耳。“这是你娶她的结婚礼物吗？嗯？哈哈哈哈哈……”

“嗯……”脸红得像太阳的轰隆慢慢往后退去。他回头一看，甜贝儿正捂着自己同样通红的脸。“嗯……这个……”

“嘿嘿嘿……”蜗蜗翻着白眼，咧着大嘴直乐。“真有意思，因为他们俩看起来都像棉花糖！”

“我们才不是！”轰隆和甜贝儿异口同声地叫道。

“切！那么想替她要回去是吧？给你！”剪剪狠狠地踢了那球一蹄子。“接着！”皮球重重地砸在了轰隆的脑门上弹开。“哎哟！”

“哈哈哈哈哈！”剪剪和蜗蜗互相靠在一起，笑得活像在抽风。就在这个时候，车厘子的影子笼罩了他们。他们抬头一看，立刻脸色煞白。“噉，糟糕。”

“剪剪！蜗蜗！”车厘子的目光严厉无比，简直可以切碎玻璃，狠狠地戳进了两个男孩子内疚的眉头间。“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放过轰隆？！他到底怎么招惹你们了？！”

“嘿！我们……我们只是在玩个小游戏！”剪剪说道，停顿了一下之后，他照着蜗蜗的侧腰撞了一下。

“哦……！呃……”蜗蜗张大了嘴，口水滴下来之前，他总算是说出来了。

“对！我们在玩扔球游戏！”

剪剪朝轰隆的方向看去，这次目光非常恶毒。“对不对，轰隆？”

轰隆红着脸在地上磨着自己的蹄子，甜贝儿低声喃喃着什么。

“别想糊弄我！”车厘子叫道，脸色比刚才更严厉了。“这已经是本周第二次我不得不阻止你们俩欺负其他同学了！你们忘了上个月我们谈过什么吗？我还得

再跟你们家长谈谈吗？”

“我们家长？”蜗蜗眨着眼睛，好像听到了一个全新的概念。

不过剪剪却忽然明白过来了。他又是清嗓子又是摇头，一脸的战战兢兢。“不不不，车厘子小姐……嗯……老师。您不用找我们家长，您不用跟他们谈，什么都不用。”

“呃……对。”蜗蜗点点头，接着他朋友的话往下串。“我们会好好的！”

“最好是这样！我们今天可是邀请了来自坎特拉皇城的特别来宾！我希望你们俩都能表现出最好的一面！现在，规矩点儿坐在这儿！把上课前的预习做好了！今天我不想看到你们俩再跑到操场上胡闹！”

“唉……”

“别给我这种腔调！我没让你们再擦一整天黑板就算你们走运了！总有一天我得教你们俩懂点儿礼貌！”她转过身来，快步从我身边经过，径直走向校舍。“我确实热爱我的工作，”她低声说道，冲我笑咪咪地眨了眨眼睛。“不过偶尔强硬一些也有帮助。”

“呵，是啊……”我点点头，久久地盯了那两个闷闷不乐的小恶霸一眼，然后走回了老师身边。“我确实不喜欢太‘软弱’。”

“而这，就是伟大的智者楚葛亮将军如何在十万明月帝国的大军面前，单枪匹马保护了整个老骡丁汉城市的故事了。”在故事的高潮部分，我笑着说道，“除非……哈哈哈哈哈……除非你们把琵琶算作是一种武器。”

整个教室里，充满了圆睁的大眼睛，还有惊奇的感叹声。

“有什么问题吗？”我坐在讲台前的木头凳子上，端着七弦琴问道。

一只小雌驹高高举起了她的前蹄。

“好的，那位戴眼镜的同学。”

“那实在是太神奇啦！太阳大军的将军真的就用一样乐器赶走了十万敌军吗？”

尽了最大努力，我总算是没有咯咯地笑出声来。哎呀，她实在是太可爱了。

“咳咳。没错。嗯……”我朝车厘子瞥了一眼。

车厘子在桌子后面朝我眨眨眼睛，说了个名字。

“纠纠小姐！”我朝着她微笑着，“你看，楚葛亮可是一位有名的战略家和军事家。明月帝国的大军曾经和他几度交战，都被他以智取胜了。所以，当楚葛亮发现敌众我寡，而且被包围在骡丁汉的时候，他用了一招历史上最狡猾的战术来拯救他负责保护的所有小马——那就是空城计。某种程度上啊，你可以说这多亏了他的名气……”我眨着眼睛，“不过我还是把它归功于音乐的力量。”

“哦！哦！哦哦哦！”甜贝儿发疯一样高高举着蹄子晃着。

“对，你，那位浅紫色鬃毛的小独角兽。”

甜贝儿红着脸，把前蹄并到了一起，怯怯地问道，“当……当那些坏蛋们来到骡丁汉的时候，楚葛亮将军弹的是什么歌呀？”

“哎呀，你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呢。他选择的是一首曾经住在坎特拉皇城暗

影区的夜骐之间广为流传的民间歌曲。”

“夜骐？”甜贝儿皱起了小脸。

车厘子这时候插进话来。“他们是一种夜行性的小马，主要是天马类的。他们长着蝙蝠翅膀，还有回声定位能力。这样他们在黑暗中也能听得一清二楚，从而在黑夜中飞来飞去。一千年前，在内战爆发之前，他们曾经担当过露娜公主的皇家黑夜卫兵。”

“另外，”我温暖地笑着说道，“他们长着一对最可爱的耳朵。”

教室里一阵轻声的哄笑，只有两个男孩子在呻吟。

“您能为我们弹奏这首曲子吗？”白银勺勺问道，“嗯……如果可以的话，心弦小姐。”

“哦，我非常愿意！”我笑着把七弦琴飘到了面前，“如果我有点儿生疏的话还请原谅……”

孩子们纷纷伸长了脖子。我闭上眼睛，凭着记忆拨动琴弦，尽可能让旋律变得温柔而平静。碰巧的是，古代夜骐的曲目通常节奏很快，对于大部分小马的听觉而言稍微有些刺耳。毕竟，这是为了雪石膏和他的同胞那样的小马倾听而创作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努力对它进行了一次安宁的演奏。我惊讶地发现，对我而言，这首大学期间学到的历史悠久的曲子居然能被我这么轻松就修改过来了。

也不知道是因为我每天都在演奏安魂曲，还是我因为经常使用唤夜者而提升了自己的技能。但我觉得自己的音乐水平在过去的几周内呈现出了几何级数般的飞跃。我不再只是一个普通的业余音乐家了，我是一只独角兽，而且幸运地拥有了宇宙族母的真正圣歌片段。在这里，我和一群孩子分享着这份增强的天赋。感觉……对，在某种程度上，就好像我在做一些注定要做的事情似的。

当曲子结束的时候，有一半的孩子看起来像是被催眠了，另一边看起来简直像是要从桌子后面跳出来。但是，就像所有的好孩子们一样，他们先等着车厘子自己先欢呼出声。

“真是太了不起了对吧？让我们给心弦小姐这么精彩的演奏热烈鼓蹄！”

孩子们又是欢呼又是鼓蹄。我热情地笑了，把七弦琴抱在胸前。或许这些欢呼和学习只会持续几分钟，最多几个钟头，但不知怎么的，现在这并不重要了。我感受到了我一直都在努力争取的一部分东西：认可。总有一天——我向自己保证——我会主动去教这样的孩子们，而他们会永远记得我，这样的话，呈现在我眼前的这些笑脸就能重新浮现了。总有一天……

就在这时候，兴奋的轰隆开了口：“真是太好听啦，我真喜欢！”

“切！”剪剪的声音咕哝着，“你当然喜欢了，你这个水果蛋糕。”

“哈哈！”蜗蜗拍着桌子，咯咯地笑了起来。“他说他是水果蛋糕！”

“你怎么不用那个给甜贝儿唱小夜曲呢，大情圣，哈哈！”

轰隆咬着嘴唇，耷拉着耳朵，脸羞得通红。距离他两张椅子之外，白色的小独角兽缩了下去，把同样通红的小脸挡在了椅子后面。

“剪剪！蜗蜗！”车厘子站了起来，几乎是在咆哮。

“怎、怎么啦？！蜗蜗和我喜欢水果！对不对，蜗蜗-”

“别装傻！你们俩对心弦小姐和轰隆太没礼貌了！”车厘子指着他们。“剪剪，我要你道歉！马上！”

“哼哼……”剪剪抄着前腿，翻着白眼瞅着天花板。“对不起啦……”他哼哼着。

车厘子怒视着他。“听起来一点儿诚意都没有。”

“怎么啦？我都说了对不起啦！”

“嗯哼……”车厘子冲着教室另一端最远的角落点点头，“去那边蹲墙角，剪剪。现在。”

“啊……我最讨厌墙角了！”

“你听见我说什么了，孩子！你今天受的警告已经够多的了！”

“唉……”他有气无力地哼哼着，拖着蹄子朝教室最远的角落走去。

“蜗蜗，另一边墙角去。别拖拖拉拉的。”

“耶——”瘦高个朝着剪剪对面的教室跑去。“我喜欢墙角！”

几只小马对这两个男孩子的倒霉遭遇一阵窃笑。车厘子坐在桌子后面，揉着疼痛不已的额角。她看着我，勉强笑了笑。“请继续，心弦小姐。很抱歉打扰你了。”

“嘿，也别难过嘛。”我有点紧张地笑着，看着那两个不懂事的家伙侧面对着我。“要是没有中场休息，那怎么叫真正的音乐会呢？”

更多的笑声点亮了整个房间。

“好啦，现在呢……”我清清嗓子，把七弦琴举得更高。“谁想听听白胡子星璇在风暴时代为了安抚一大群邪恶的海蛇而写的歌？”

“哦！哦！”

“我！我想听！”

“对！海蛇好厉害的！”

“哈哈……”我一边集中精神，一边开始拨动七弦琴的琴弦，准备好了另一首曲子，“提醒我一下：外面的森林里有没有小老鼠什么的？众所周知，这会导致老鼠大暴走……”

“这真的是太神奇了，心弦小姐。”下午的校园里，车厘子对我说道。

“我完全同意，”我说着，暗地里松了口气。很明显，她是在说我给孩子们上的课。她根本不知道，我现在只是很感激还能跟她进行一次理智的交谈。我在教室里呆了多久？几个钟头？我也不知道怎么样，但我竟然在学校足足呆了一个教学日，而她却没有忘记我。我诅咒的寒意依然存在，周围至少有十几个孩子都在一脸困惑地看着我。然而，他们的老师依然还对我保持着认知，对此我非常感激。这一天真是我求不来的最棒的一天了，“我只是希望他们以后能记住这些学到的知识就好了。”

“哦，别这么谦虚啦！”车厘子咯咯笑着，“你真的很让大家印象深刻，心弦小姐。蓝音教授应该为你的才华而骄傲。”

“呃……哈哈哈哈哈……是、是啊。”我咽着唾沫，结结巴巴地回答，“不过，

我还是挺羡慕你的工作的。嗯……好吧，至少是大部分吧。”

“对，对。”车厘子轻轻地翻了个白眼，不过，当我们向着校园对面望去的时候，她的笑容又回来了。几位家长正来接孩子回家。我们向大麦克挥蹄致意，目送他和小苹花一同快步离去。雷纹飞向了天空，背上背着他的小弟弟轰隆。乳白陪着飞板璐和甜贝儿一同走在小路上——看来瑞瑞今天肯定正在忙什么订单之类的。“哦，我为一些不礼貌的孩子向你道歉。”

“嘿，我们都经历过的。”我有点漠然地回答，然后朝她眨着眼睛。“至少我们大部分都经历过吧。”

“可别告诉我你小时候是个惹祸精！”

“哈哈，那倒没有。不过，”我摆弄着自己帽衫的袖子。“不过我从小都和这样一个孩子一同长大的，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她就变成了一个火爆脾气。”

“嗯……你说得好像那都是很美好的回忆啊。”

“虽然多少有点磕磕碰碰，但最终还是非常快乐的，”我点了点头，“我们自己所有的一切加在一起，才算是我们自己，不管是好还是坏。”我低声补充道。我想到了雪石膏，想到了她，想到了让我能达到今天这般境界的所有因素——既不寒而栗，又倍感荣耀。“我正在学着去接受过去的坎坷，为未来铺平道路。”还有一首二重奏要演奏，最后的障碍。我准备好迎接所有的挑战了吗？“我不能因为其他小马正在寻找自己的道路就对他们太过苛刻，不管有多笨拙也好。”

“唉，好吧，我们之中有谁为了他们能走得更顺利，还必须得严厉起来才行。”车厘子说道，她摆摆蹄子，开始走开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心弦小姐，我想和一位家长谈一谈。”

“呃……好啊。”我眨了眨眼睛，看着她朝一位高大粗犷的雄驹走去。那是一只独角兽，苍白的毛皮，棕色的鬃毛纠结在一起，脸上还有着日晒的痕迹。这只雄驹体格粗壮，可爱标记是个手提钻。我能看到他的前蹄上满是汗迹和灰土，很显然已经是辛苦了一天。我猜他八成是一位建筑工，或者是铺路工什么的。“反正肯定是蓝领啦。”我自言自语地笑了笑，正打算和车厘子一同走过去的时候，一个小小的影子却踏入了我的视野和思绪之中。

“哼……蠢小子，”剪剪嘟囔着，眼睛盯着校园的草地，摇摇晃晃地朝我这边走来。“你自己回家吧，蜗蜗，好好享受没谁陪着你的日子去吧，看我在不在乎。”他只顾闷着头走路，一不留神撞到了我的身上，摔了个屁股墩。“哎哟！嗯……”他揉了揉自己的角，眯起眼睛看着我。“哦，真对不起。”

“嘿！”我有点骄傲地笑了笑，“看来你还是有点儿礼貌的嘛！”

“呃……”他呆呆地眨了眨眼睛，一脸茫然。“我认识您吗，小姐？”

“哦，嗯……”我有点局促不安，感受着鞍包里七弦琴的重量。“我……我猜你不认识。”

“啊，您不会是蜗蜗的妈妈吧？”

“不，”我平静地说。“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是蜗蜗的妈妈。”

“因为他都没跟我说话就回家了。切，那个蠢小子。没了我，他生活根本没有意义。哈。”

“真好。”我喃喃自语道。稍微犹豫了一下，我清清嗓子，眯起眼睛低头盯着他。“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他耸耸肩。“好啊，我又不怕陌生小马。”

“真可爱。”我温柔地笑了笑。“你为什么这么……？”

“这么什么？”

于是我直接说了出来。“你为什么对和你同龄的其他孩子这么坏？”

“坏？”

“你知道的，说蜗蜗是个蠢小子，说轰隆是个水果蛋糕，还抢甜贝儿的球。”

“哈哈！”剪剪踢着地面，得意洋洋地甩着他乱糟糟的橙色鬃毛。“你也看到啦？！哦！她真的为那个破球哭得哇哇的！”

“你……很喜欢残忍吗？”

“哦得了吧，”剪剪翻着白眼，就在这时候，我看到了他脸上有些奇怪的东西。“他们这么胆小难道还能怪我吗？多亏了我，他们才像点儿样啦！哈哈！”

“啊哈……”我盯着他看。

他奇怪地盯着我。“你看什么看？”

“你……”我移开了视线。“你的眼睛是怎么搞成那样的？”

“呃……”小恶霸粗野的外表一下子融化了，他歪过了头，这是我们这样的独角兽的本能反应。他一定是以为自己的角投下的阴影能遮住左眼周围的乌眼青，可他错了。“我……我今天课间休息的时候……不小心撞到东西了……”

我久久地凝视着他。最后，我喃喃道，“真的吗？”

“哼……”他耸了耸肩，用蹄子在草地上刨来刨去。“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确定？”我轻声问道，慢慢伸出蹄子，向他的脸摸去。“看起来一定很痛-”

“我没事！好了吧？！”他忽然吼了起来，把我的蹄子拍开了。他龇牙咧嘴地吼着，“蜗蜗就是个大笨蛋！老是撞上我！就这么回事！”

就在这时候，一个低沉的声音回响在校园里。“剪剪？过来，儿子！”

剪剪的脸一下子变得苍白。他的眼睛抽搐着，站得笔直。“嗯……我、我得走了。”他的声音很嘶哑，快步离开了，但没忘记补上一句：“对、对不起打扰您了，小姐。”

“没关系，”我有点结结巴巴地回答，好奇地盯着他小跑着离开。学校操场上几乎全都空了，当他慢慢腾腾地走向那只高高耸立在他面前的雄驹时，没有一只小马挡住他的去路。盯了几秒钟之后，我意识到那是几分钟之前车厘子走去谈话的那位独角兽家长。

孩子和家长离我实在太远，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但毫无疑问，我看得出来，他们这场对话相当不愉快，至少在剪剪这边应该是这样的。矮胖小马的脑袋都耷拉到了地上，至少直到他父亲一跺蹄子，他才不得不哆嗦着抬起了头。我的目光顺势上移，盯着那只雄驹灰白的脸庞，独角兽雄驹眉头紧皱，那表情非常非常严厉，但我不由得留意到，在他的目光中夹杂着一些……别的東西。忽然，他的角发光了。一开始我还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但之后我却看到剪剪用后腿直立了起来。

但是，剪剪不是在后腿直立。我看到他的前蹄在抽搐，在空气中无助地伸缩。他的体重摇摇欲坠，全都压在了腰上。他竟然直立了十多秒没有倒下，我都觉得有些错愕。直到我看到了他的鼻孔张得有多大。片刻间，他的脸看起来都变蓝了。浑身猛地一抽，他忽然又四蹄落地了，大口喘着气。我向上看去，雄驹的角已经不再发光了。剪剪的父亲铁青着脸，跺着脚走上了路，动作很重地示意男孩子跟上他。剪剪乖乖地服从了。

我噤起了嘴唇。正要大声说些什么的时候，车厘子的笑容忽然占据了 my 视野。

“哦！你好啊，小姐！你是在找谁吗？”

“你……”我眯着眼睛从她身边走过，指着那两个快步离去的身影。“你刚刚看到了吗？”

“嗯？”她疑惑地眨着眼睛看着我。“看什么，小姐？”

“那个，刚刚在剪剪和那只雄驹之间……”

车厘子扭头瞥了一眼，只是勉强看到两只小马正在远去的背影。“嗯？”她回头看着我。“你是规板家的吗？”

“他叫这个名字？车厘子，我想-”我忽然愣住了，定睛注视着她。

她朝我非常天真地笑着。“对不起，我们见过吗？”

我深吸了一口气，凝视着远处弯曲的小路。“如果你……呃……算了，不好意思。”

我慢慢地走着，不声不响地穿过小镇中心。我的蹄子移动如水，追随着前面两只小马的足迹。平静地呼吸着，我跟上了剪剪和那只老独角兽，跟在他们身后不远处。一路上，我走过许多熟悉的声音和景象。我听到了瑞瑞和小蝶聊天时那飘忽不定的声音，我闻到了斯派克的龙炎焚烧信件的味道，我听到了方糖小屋中飘来的音乐，还闻到了糖糖家里烘培糖果的甜香。

所有这些小马镇的感觉，都被我暂时忽视了，现在我的眼睛紧紧盯在前面的父亲和孩子身上。他们在行路，动作是那么阴沉，就像在前往一场谁也不知道的葬礼。他们行动迟缓，长辈的身体微微摇晃着，一路上发着各种莫名其妙的牢骚。剪剪没有试图偏离他的轨迹，他一直低着头，跟在独角兽后面，仿佛一座正在融化的冰川，连呼吸都小心翼翼。这个校园小恶霸之前的所有精力和活力，此刻全都无影无踪了，要是我不知道的话，都要以为他从来不会笑了。

最终，他们到达了小马镇的心脏地带。在离镇中心两个街区的地方，有一系列两层的共管公寓。

花园和草坪五彩缤纷，保养得很好，只有一间公寓是例外。雄驹艰难地走到这所房子的正门前，用魔法掏出一串钥匙，最后打开了门。他闷声咕哝了一声，扭过头来瞪着剪剪。男孩子的四蹄开始从麻木状态活了起来，他一溜烟朝门口冲去，就好像迫不及待地想回到家里。远远望去，屋子里还有两只雌驹，看起来就像当时的剪剪一样死气沉沉，毫无热情。然后，随着雄驹跺着蹄子进了门里，在地垫上擦了擦蹄子，重重地把门在身后摔上，一切都消失了。

我站在街对面的一棵树后面。确定没有其他小马在看着我之后，我继续打量着那座房子。在那里，我坐了几分钟，寻找着一切蛛丝马迹。周围静得可怕，太阳也开始落山了。疲惫地叹了口气，我终于把目光从房子上移开，转过身来朝小镇北部走去。

然后，那房子里传来了一阵乒乒乓乓的动静，接下来又是一声沉闷的惨叫。

我猛地转过身来盯着那房子，眼睛窥视着窗缝里。一盏灯亮了大约十秒钟，然后熄灭了，一切又恢复了死寂。

我只觉得自己的心脏一直在重重地跳动。艰难地咽了口唾沫，我犹豫地转过身，把这一切都抛之脑后，朝我自己的小屋走去。

好黑啊，哦，我简直渴死了。为什么每年这个时候都这么热啊？这里又不是梦幻谷。坎特拉皇城可是在山上呢。公主就不能让天气变凉一点吗？她可是掌管着太阳啊。

唉……好——口——渴——啊——

我踹开了被子，打着哈欠，揉着眼睛滑下了床，轻轻地从月亮舞的小床旁边溜过。两个礼拜之后，我已经习惯她睡在我房间正中。我都不知道她怎么能睡得这么香的。每天晚上我都翻过来掉过去地睡不着觉，可她却睡得像块石头。可能是因为白天她把自己累坏了，她特别擅长捉迷藏，比我跑得还快，而且我还见过她用魔法把自己漂浮在离地三尺高的空中。我从来没跟她说过，可我超级嫉妒她的能耐。

怎么都好啦，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啊……

打开了房门，我走进公寓昏暗的走廊。我的哈欠连天，怎么也停不下来。为什么我一起床就想回被窝里啊？睡觉太奇怪了。自从月亮舞来了之后我就没再做过什么好梦，说不定这就是为啥她每天晚上都睡得那么香了：她把我所有的好梦都给抢光啦！我绝对不会放过她的，嘻嘻嘻。我发誓，她就像一只披着小马皮的狼——

这是怎么回事？

客厅里有一群小马，妈咪和爹地在那里，还有月亮舞的妈妈也在。她不是该在沙发上睡觉吗？这么多的小马都围着她，她怎么睡得好呢？到底是怎么回事？等等，我认得其中那两只小马，我记得他们的名字是叫……幽光和……流星？他们和他们家那两个孩子住在街对面，一个是从来不露面的书呆子，另一个是个蓝毛的男孩子，月亮舞一看见他就脸红。

他们到底在说什么呢？

“……只是很开心，我终于能享受不用替月亮舞的安全担心的夜晚了。我对你们的帮助怎么谢都不够，要是我能早点儿做些什么的话……”

“别太自责了，莎婷。你受的罪已经够多的了。”

“重要的是，你终于把真相告诉了卫兵。他们现在有足够的证据把夜奔送去他早该去的地方了。”

“我……我只是感觉糟糕透了。我……我觉得我本该早点儿跟他……”

“嘿。莎婷，看着我们。不要同情他了，他一直都在利用你善良的本性在欺骗你。”

“另外，如果有谁拒绝自救的话，别的小马也救不了他们。”

“我简直不敢相信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他……当我们第一次相遇的时候，他是多么开心啊，多么平静啊。他到底是怎么了？我真希望能搞明白，可每当我想到他的时候……我只会记得月亮舞被我拖着——一块儿受了多大的罪。哦塞拉斯蒂娅在上，我都干了些什么啊？”

“嘘。莎婷，别说了，重要的是，你现在找我们来帮助你们了。你已经安全了，月亮舞也是。”

“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白住在这房子里占地方……还有……”

“嘿，我们的房子就是你的房子。我们会帮你度过难关的。等法庭收集完证据，分析完情况，我们会帮你打官司把属于你的财产夺回来。”

“可……可是夜奔——”

“那是你的房子，莎婷，那是你和月亮舞的房子。是你应得的，不是他的，绝对不要怀疑……”

我睡眼惺忪地眨着眼睛，拖着蹄子走进了客厅里。“我不明白，是月亮舞的生日什么的吗？她要买新房子？”

一下子，所有的长辈都扭过头来盯着我。妈咪开了口，声音非常严厉。“天琴！天琴心弦！你下床来干什么？”

“嗯……我、我好口渴……”我紧张地看着周围的小马们。“出什么事了吗？”我转向了月亮舞的妈妈。“莎婷太太，您为什么在哭呢？”

妈咪拥抱着那只年长的雌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向着我平静地微笑着，“我们正在聊天呢，天琴，亲爱的。是长辈之间的话题。”她看着爹地。“亲爱的，帮帮忙好吗？”

爹地已经站起来了，慢慢地向我走来。“来吧，小公主。现在这个钟点可不是在房子里散步的时候哦。”

“可……可是我只是想——”

“我给你倒好水了。”他把一个杯子飘到附近的厨房里，盛满了水递给我。当我端着杯子喝水的时候，爹地跪在我面前，用两只前蹄放在我肩上。“你知道的，月亮舞和她的妈妈要和我们住一段时间，对吧？”

“嗯哼……”我点了点头，心里觉得非常紧张，眼睛一直盯着地毯。

“嗯，她们现在需要我们的帮助。妈咪和我正在尽力照顾莎婷太太。与此同时，月亮舞就交给你来照顾了，好不好啊，你觉得呢？”

“她又不是洋娃娃，爹地，”我嘟着嘴，“我要怎么照顾她？”

“你要和她好好当朋友，亲爱的。”

“可我喜欢当她的朋友！”

他非常温柔地笑了，“所以才好啊。她现在需要你，我们都知道你有多喜欢和她在一起，继续和她当好朋友，做她的乖乖小伙伴。莎婷太太都告诉我们了，她说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月亮舞有多快乐。”

“真的吗？”

“当然了，小公主。喝完水了吗？”

“嗯。”

他笑了起来，用蹄子抚过我的鬃毛。“现在可以去睡觉了吗？”

我轻轻地笑了。“嗯哼……”

爹地俯下身，吻了吻我的额头。“真是个好宝宝。快去睡吧，你明天还得上学呢。”

我皱着眉头。“我们要学青蛙的事。”

“哦，不然还能怎么更好地避免长痘痘呢？”

“嘻嘻嘻……”

他把我转过来面对着卧室的门，最后拍拍我的小脑袋瓜。“明天早上见啦。”

“晚安，爹地。”

“晚安，天琴。”

我走进房间，把门在身后关上。正当我快步走向我的床时，中途却停了下来，眨着眼睛。

有点不对劲。

月亮舞的小床是空的。更重要的是，房间远处边缘传来了轻轻的抽泣声。

好奇之下，我伸长了脖子望过去。那声音是从壁橱里发出来的。我拖着蹄子走过去，拉开了壁柜门。月亮舞在里面，藏在我的一大堆毛绒玩具中间，紧紧拥抱着自己的身体。

“月亮舞？”我眯着眼看着她。“你在哭？”

她什么都没说，一般她可不是这样的。最后一次看到她流泪还是在那个下雨天，那是她头一次出现在我公寓楼梯间的那一回。

“月亮舞，怎么了？”我坐下来，仔细地看着她。“你是我的好朋友，你不是应该开心才对吗？”

她抽泣着，从前蹄后面偷偷看着我，小声喃喃着，“我不想走……”

“咦？”我的脸皱了起来。“走？走去哪儿啊？”

她颤抖着，咽着唾沫，结结巴巴地说道：“他们在说走的事，不是吗？他们想让我我和妈妈离开！我不想走！”

我笑了，“月亮舞，你们才不用走呢！你们能在这儿留得更久啦！”

她抽抽鼻子，眯着眼看着我。“真的吗？”

“嗯哼。”我点点头。“我听到他们的话啦。”我压低声音，神秘兮兮地凑了过去。“我爹地和妈咪希望你们能留下来。街对面的幽光先生和流星太太也这么想。你们哪儿都不用去。”

月亮舞慢慢点了点头，轻声吐出了不知憋了多久的一口气。

我有点尴尬地坐在原地扭着，目光落在我们之间的地板上。“嗯……你……是做噩梦了吗？”

她摇摇头，还在流泪。“不……”她说道。

我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

“但是……”她又抽了抽鼻子，看着我。“如果我说是的话……你愿意留下来陪我吗？”

我眨了眨眼睛，慢慢地笑了。“爹地说我应该和你好好当朋友。”

“他……真这么说？”

“是啊。不过挺好笑的不是吗？我都早就喜欢和你好好当朋友啦。”

她轻声咯咯笑着，终于破涕而笑了。“好吧……”

我看着她。虽然不知为什么，但我忽然觉得我发现自己的特别天赋了。我凑过去拥抱她。两个小姑娘躲在衣柜里是不是很傻，这个我才不在乎呢。反正我不想让她这么孤独。

“别担心啦，”我偎依着她说道，“有我在你身边，你不用担心噩梦，月亮舞。”

她呜咽了几声，也靠近了我。哎呀，她的四条腿可真凉，我真替她难过，不过她还在这里，我就很开心了。

“我很高兴能遇到你，天琴。”她说道。

“嗯……我也很高兴你能遇到我。”

我们都咯咯地笑起来，她的抽泣终于停止了。我们俩一个接一个地睡熟了，至于具体谁先睡熟的，我也不知道。

我坐在我的小床边，心神不宁，坐立不安，抚摸着蜷缩在我腿上的彗星，他轻轻地咕噜着。在浩瀚的冰冷之洋中，他的皮毛是我唯一的温暖来源。我深吸了一口气，凝视着窗外。朝阳已经又升起来了。又是一个十月的夜晚，又是一个我几乎没有合眼的夜晚。

我深吸了一口气，凝视着小屋里的一切。从小马镇图书馆偷来的书本堆积如山。那些我依然在无休止地阅读和研究的大部头书籍，指引着我永无止境地追寻着与那位被遗忘女神的二重奏。转过身来，我凝视着唤夜者的金色光辉，小小的创世圣歌片段就这样默默地矗立在凡间，我的陋居之内。

通往自由的道路如此之多，所有的道路都疯狂地互相扭曲，彼此盘绕，纠缠在一起，形成了一座疯狂而绝望的冰冷迷宫。足足有一半的时间，我都在思考要解决的最大问题究竟是什么：是把我困在这里的问题，还是只有像我这样的孤魂野鬼才能第一时间发现的问题。

长长地叹了口气，我把彗星轻轻放到小床中央，站起身来去拿我的连帽衫。

“同学们，今天我们专门邀请来了一位特别嘉宾！”笑容满面的车厘子在呆呆眨着眼睛的孩子们面前走来走去。“事实证明，我们来自坎特拉皇城的特邀助教终于出现了！我知道你们都很渴望学习艾奎斯陞亚音乐史！因此，让我们热烈欢迎蓝音教授的优秀学生，天琴心弦小姐！”

当我走到讲台中央，坐在凳子上时，孩子们都礼貌地向我鼓着蹄子。“哦，大家好啊。感觉就好像昨天我还在和一群像你们一样的孩子分享我的知识呢！相信我，哈哈……每一次都会变得越来越特别的。”

“那是什么？”珠玉冠冠问道，眯起眼睛看着我的金色乐器。

“这个嘛……”我说着把它飘了起来，让大家都能看见。“这是七弦琴。它是艾奎斯陞亚文明之中最古老的乐器之一。实际上，很多学者都相信，神圣的唤夜者本身就像是一柄七弦琴或者七弦琴。”我向着车厘子笑了笑。

老师心神领会地眨眨眼睛，对全班同学说道。“还记得我们两周之前的创世纪故事课吗？”

孩子们呢喃着，纷纷点头。

“这个世界始于一首歌，”我开始讲述，呼吸平稳，拿出了前一天讲课的阴阳顿挫。“正因为如此，无论何时，当我们唱歌的时候，或者用音乐来表达自己的时候，我们本质上都是在和造物主本身进行接触。仅仅是了解我们心跳的节拍那还不够。不，我的小马们。”我微笑着告诉他们，“有些歌曲甚至比时间本身还要古老。因为正是它们定义了时间，定义了岁月，也定义了我们。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探索马类表达的创造空间时，我们发现了自己失去的部分。在历史的宏伟进程中，它一直对艾奎斯陞亚文明起着深远的作用，而且，正如我将向你们展示的那样，它也一样引导着我们的未来。你们每一个孩子，都有着神奇的命运之旅在等着你们去完成，而我希望能够告诉你们，该怎么去接触它。就像所有的一切一样，它起源于-”

“唉……”剪剪嘟囔着，一脸无聊地把下巴架在蹄子上。“音乐史，哼，简直和看油漆变干一样精彩。”

“哈哈！”蜗蜗爆笑起来，其他几个学生也笑了。

车厘子皱起了眉头，看起来已经要站起身怒斥剪剪一顿了-

“那好吧，为什么不说说你最喜欢的那类音乐呢，剪剪！”我抢先开了口。“肯定不会都那么无聊吧？”

他眨着眼睛，仿佛忽然被巨大的聚光灯给照到了。“你……你知道我的名字？”

车厘子也眯起了眼睛，“你知道他的名字？”

我只是轻声笑了笑，继续说道，“别害羞，剪剪。把你最喜欢的音乐种类跟我们说说看吧，你可能会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我可是会让你见识见识。”

“呃……”他有点局促不安地用蹄子点着桌面。“我……我猜……我一直都很喜欢小马朋克……”

两只小马欢呼起来，飞板璐得意地咧着嘴乐，白银勺勺和珠玉冠冠大翻白眼，甜贝儿只是好奇地眨着眼睛。

“嗯……小马朋克啊……小马朋克……”我舔了舔嘴唇，努力思考着。“啊！我想我对它确实了解一些！”我收拢四肢，集中精力投入更强的魔法，在金色的光芒之中，七弦琴开始奏响了。整个教室的空中顿时充满了沉重的节拍、旋律和混乱的曲调。好些孩子都掉了下巴，嘴张得最大的就是剪剪。

当一段疾速而疯狂的暴躁旋律结束之后，我一屁股在凳子上坐了下来，好些要喘口气似的。

“呼！幸亏我练得挺够！”

“那……”飞板璐结结巴巴地说道，“那个……我、我都不知道你居然用竖琴就能弹出-”

“七弦琴！”小苹花小声纠正道。

“随便啦。”

“好吧……嗯……”车厘子紧张地在桌子后面扭着，“那……那绝对是……我听过的最有趣的狮鹫国歌的演奏了……”

“说得好！”我朝着车厘子点点头，咧嘴一笑。“这毫无疑问就是狮鹫国歌，尽管你们在下一届奥运会上肯定听不到这种版本。哈哈……”我转过身来，朝着惊呆的孩子们笑着，“你们知道吗？最近在狮鹫王国出现了一场反文化运动。随着旧时代宗教寡头过渡到新的民主联盟政体，随着权力结构的改变，几代狮鹫对自己的表达方式也开始发生了转变。因此，他们重新改编了很多古典乐，把它们修改成了刺耳而激昂，加入了快节奏和重打击乐器的演奏风格。于是，‘朋克’就开始了，一项来自狮鹫的发明。这场运动在过去的三十年间相当流行，而且影响都已经扩展到了艾奎斯陞亚，还因此诞生了好几位著名的音乐家……”我笑了起来，“‘小马朋克’，这还算是比较轻微的变化了。”我转过头来看着剪剪。“我猜，你应该听过‘菲莉-塔伦特’吧？”

几个男孩子窃笑着点了点头，剪剪的嘴巴还没合上，但却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嘿嘿嘿，对！对我听过！”

车厘子看了看整个班级，看看我，又看看全班。

我微笑着向后靠了靠。“现在，让我们回到几百年前，在明月帝国和太阳王国内战期间，艾奎斯陞亚也同样出现过类似的运动。当然了，他们并没有创作出像是‘小马朋克’这样的作品，但是这些诞生于那些动荡期间的交响乐在他们那个时代也是非常新鲜而且震撼的。你们想听听这样的曲子吗？就像是时间旅行一样啊！想象一下，如果几个世纪之后，又有谁决定演奏一下‘小马朋克’呢？他们难道不会和我们这一代的小马发生联系吗？音乐，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是我们的过去，也是我们的未来。当我们探索音乐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在探索着自己。所以啦，怎么会没有乐趣呢？”

几个孩子的屁股都快坐不住椅子了。很多学生都在兴奋地低声说着什么，其他的则紧张而充满了期待。自始至终，我都获得了剪剪的热切关注。

而他，也在我的热切关注之中。

“嗯，首先嘛……”我舔了舔自己的蹄子尖，拨动了七弦琴的几根琴弦。“让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古代一位名叫雷蹄的雄驹……”

我站在操场边缘，距离车厘子几步远。我弹奏着七弦琴，注视着正在奔跑嬉闹的孩子们，享受着十月中旬正午的温暖阳光。

“慢一点儿啊，纠纠！”车厘子一边在野餐桌上批改作业一边叫道，“还记得上个月你扭伤了蹄子吗？你答应过你爸爸妈妈爬攀登架的时候要小心的！”

一个含混的声音答应了车厘子的警告，操场上的咯咯笑声更响亮了。

车厘子笑了笑，在一张纸上用红笔潦草地写了几个记号，然后抬头看着我。“心弦小姐，今天早上你能来，我真是太感激了。我本来以为你会简单地回顾一下音乐史，可是今天你简直是让整个教室都入了迷。你真该经常去从事一下教育

事业！”

“嗯，是啊……”我在讲台中间喃喃着，“我猜应该是……我为今天的课程做了些准备和练习吧。”我朝她眨眨眼睛，“对蓝音教授专门派来的小马，你的期望不会太低吧？”

“哈哈！当然啦！”车厘子笑咪咪地抱起了前蹄。“艾奎斯陲亚教育系统总是能接受更多能和孩子们更加亲近的小马。”她在批改另一张纸的时候害羞地笑了起来，“大家总是告诉我说，我内心深处一直都是个小孩子。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的特别天赋了，让我能够和那些有能力去发现生命和学习的小马们建立联系。我发现，幸福就像是知识一样拥有感染力。”

“嘿……是啊。我想我能理解。”我又拨了几根弦，抬头盯着她。“这倒是提醒我了，关于这里的孩子们……”

“是？”

“有件事，我一直都想问你——”说到这里，我眨了眨眼睛，看到有个矮胖的身影正朝我们摇摇晃晃地走来，声音顿时消失了。“哦，你好啊，剪剪。我能帮你什么吗？”

“呃……你好，心弦小姐……女士。”

我眨了眨眼睛，好奇地微笑着。“你还记得我的名字吗？”

“哦，他当然知道了！”车厘子说着朝他挤挤眼睛，“他多少还是懂些礼貌的。咳咳，对不对，剪剪？”

“呃……是，是的，女士。”

我朝操场瞥了一眼，蜗牛正在操场另一边，在和飞板璐、轰隆、还有鸿羽玩跳房子的游戏。我忽然明白了，至少在过去的两个钟头之内，剪剪的注意力一定从未离开过我，肯定是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他。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我这一趟的“任务”已经算是圆满成功了。

“你有什么心事吗，小伙子？”我问道，用上了那种“自命不凡式坎特拉皇城腔”，那是在教室里讲了一天课的语气。

“您之前表演小马朋克的方式真是帅呆了！”剪剪开心地蹦着，“我都从没想过能在学校里听到！更别提小马镇了！”

“嗯，是啊，好吧……”车厘子俏皮地眨眨眼睛，“可别习惯了哦，剪剪。你可以在家里听，不过从现在起，最多只能听些古典乐或者一般的磁带了。我觉得小马镇教育委员会主席恐怕不会喜欢狮鹫重金属乐泛滥成灾的。”

“我……”剪剪咬着嘴唇，用蹄子在草地上刨着。“我想我在家里永远也听不到这些……”

我仔细地盯着他，他眼睛周围的瘀伤几乎已经消失了。但这一次，我不由得注意到他脑袋上有个很大的肿包，就在橙色的鬃毛左边。我勉强压制住自己剧烈跳动的心，开口问道：“你家里……不喜欢音乐吗，剪剪？”

“嗯……我不知道。”

“哦？”

“不……”他摇了摇头，两眼茫然地盯着学校操场边的树林。

我轻轻地歪着头，“你一路专门跑到这里，不会就为了说一句‘不’吧？”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剪剪，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们呢？”

“嗯……”他轻轻地蠕动着，慢慢抬起了头，“是、是的，当然……”

我的耳朵抽搐了一下。“是什么呢，小伙子？”

他眨了眨眼，然后笑了。“心弦小姐，你演奏的音乐真好听。”

我的精神顿时一落千丈，同时却又欣喜若狂。轻轻叹了口气，我笑着点了点头。“我也算是自己的死忠粉了。只要有时间，我就会继续演奏。想不想听一听啊？”

“嗯。当然。”

“不过，这不是小马朋克……”

“嘿嘿嘿，”他轻声笑着，坐在他胖胖的臀部上。“我不介意！我都想听听。”

“那好吧，开始了……”我全力以赴投入了演奏，让愉快而甜蜜的旋律仿佛催眠般飘扬在空中，完全没有任何急剧的节奏变化。这首曲子有一种忧郁的音调，但是弹奏乐器的激情却让整首曲子显得非常恢弘。当我完成之时，连车厘子都惊叹不已。我听到她在我旁边的桌子上轻轻地鼓着蹄子。

“精彩！太精彩了！”她咯咯笑着，“真是天籁之音啊，我能问问这首曲子的名字吗？”

我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娓娓道来，“‘半月影的回响曲’，这是一首贴近我心灵的曲子。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当我感觉失落的时候，或者是当我的生命之旅处于迷惘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我知道，我都可以通过弹奏这首曲子来让我整只马都感觉好起来。”

“它……它给我感觉……”剪剪低声喃喃着，眼睛眨了眨，好像他面前的两个长辈刚刚才出现似的。“……好放松啊。”

我平静地看着他，蹄子轻轻地握着七弦琴。“你觉得你的生活需要更多的放松吗，剪剪？”

剪剪的鼻翼张开了。他皱了皱眉头，直直地站起了身，低声喃喃，“不，我只是……”他颤抖着，转身离去。“我猜我只是觉得挺无聊……”

“当我无聊的时候，它也能帮助我，”我说，看着剪剪呆在了原地，我又继续道，“或者是我伤心、疲惫、无聊、困倦的时候。用什么词汇来描述它，那并不重要。我只是知道，音乐让我感觉更好。这是我们每一只小马的一部分，就像我今天早些时候所说的那样。如果说小马们有什么不朽的真理的话，剪剪，那就是我们都应该得到幸福。除此之外，我们不该去听其他小马对我们说的那些有的没有的，不管他们在我们的生活中看起来有多重要也罢。”

慢慢地，他转过身来。他抬头看着我，表情变得非常脆弱。“你……你真的这么想吗？”

我点点头。“这不是想，而是明白。”

他似乎准备说点什么，但在最后一刻，却又紧紧闭上了嘴。他坐立不安，在留下还是离开的选择之间左右为难。几秒钟过去了，我们都听到了车厘子开心的声音。

“你今天是个非常非常懂礼貌的好孩子，剪剪。”她表扬道，“没有去欺负轰隆或者其他小马，一次都没有！我真为你感到骄傲。”

“呃……”他紧张地笑了笑，又短又粗的小尾巴甩来甩去。“好的。”

“继续努力坚持下去，我相信你爸爸妈妈也会为你骄傲的。”

他的微笑减弱了，但他还是冷静地向我们点了点头。“是，是的，当然了。谢谢你的音乐，心弦小姐。”

“别客气。”

剪剪快步跑开了。空气中弥漫着一丝寒意，一想到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触及他脆弱的一面，我就不寒而栗。

“我对你的评价可不是在拍马屁，你懂的。”车厘子说道。

“哦，你得了吧！”我笑了笑。

“自从他搬来这里之后，一直都忙得很。”她继续说下去，“他的心中充满了兴奋、向往、以及好奇心，但同时也非常喜欢调皮捣蛋和恶作剧。那孩子想要乖巧的时候真的是非常乖巧，但更多的时候，他有点虐待狂倾向。我时常不得不管住他和他朋友蜗蜗，不然他们很可能会伤害到周围其他孩子们的感情，甚至更糟糕。”

“看来一筐苹果里面总有几个长了虫子的。”我喃喃自语。

“毫无疑问，这可有点难。”车厘子点点头，“但我不会让这些孩子们变坏的，只要我还在看着他们就不会。我只希望剪剪别老这么针对轰隆，蜗蜗根本不明事理，他只觉得这是个好玩的游戏。”

“你觉得剪剪也把这当做是个游戏吗？”我注视着她，“就好像……某种转移注意力的方法，让他能暂时忘掉那些不肯去想的事？”

“这话怎么讲啊？”

“嗯……”我深深地吸了口气，朝那只矮胖小独角兽离开的方向望去。“不可能只有我留意到他……身上那些很显眼的伤痕了吧。”

车厘子点点头。“他和蜗蜗玩闹的方式相当粗野而且混乱，心弦小姐。”

“哦，毫无疑问。”我看着她。“男孩子就是男孩子样。但是，如果不只是这样呢？”

车厘子深吸了一口气，这一次她的笑容消失了。“你是说，他偶尔带着淤青来上课，还有别的什么原因？”

“难道你不会这么想吗？”我问道，“我虽然不像你那样经常和孩子们在一起，但是，这个小家伙非常粗暴，时常欺负其他同学。而当他试着表达对音乐最真挚的微妙情感的时候，却会表现得这么害羞。”我靠近了她，轻声问道，“如果他家里的环境并不那么平静的话呢？说不定，他和其他学生们无法好好相处的原因，是因为他无法和自己的父母建立正常关系？”

“如果说我没有这么考虑过的话，那就是在撒谎了。”车厘子用同样的轻声回答，“但是，年龄两倍于我，而且事业有成的老师，按照这种假设而贸然行事，结果被剥夺了工作，但最后却被查明那假设根本是错的。”

“哦，好吧。嗯……”我红着脸，有点难堪地扭着身体，“唉……这真是个艰难的决定啊。”

“我发自内心地关怀着我所有的学生。”车厘子说道，“一次性照顾这么多的孩子，的确是非常麻烦，也很容易造成从表面上过度判读信息的问题。”她说道，然后又紧张地咽着唾沫，“或者……也可能是判读不足……”

“你知道剪剪父母的事吗？”

“我见过他父亲几次。”

“哦，是吗？”我注视着她，耳朵在抽搐。“他是一只什么样的小马？”

“他的名字叫做规板先生。”车厘子告诉我，“他在整个小马镇的建筑行业工作，如果你问我，他可是一位模范市民。”

“这位模范市民是否也拥有模范品格呢？”

车厘子沉默了，咬着她的嘴角。我耐心地盯着她。

最后她叹了口气，朝我疲惫地笑了笑，“我之所以从事教育行业而不是心理医生，这是有原因的。除了我的微笑花朵可爱标记之外，那跟墨迹测试完全是反着来的。哈哈……”

“我觉得你观察的眼光相当准确。你对他的看法如何呢？”

“他一辈子都在从事重体力而且粗陋的工作。”她评价道，“最终，他给我的印象，是一只简单粗暴的雄驹，比起从事其他职业，他更擅长操作机器。”

“他是怎么处理自己这个经常在学校惹是生非的儿子呢？”我问道，心里回想起了前一天车厘子和这位雄驹的小小“会面”，“你肯定和他谈过这些事情了吧？”

“他……就像大多数面对这类情况的父亲一样，很平和而冷静地处理问题。”车厘子说道。

“那剪剪的妈妈呢？”我问。“她从来没有在任何家长会上出现过吗？”

车厘子慢慢地摇了摇头。“没有。自从剪剪一家搬到这个镇上以来，我还从来没见过她。”

“你就不觉得有点奇怪吗？”

“哈哈……让我感兴趣的是，心弦小姐，”车厘子说道，“你为什么会对这件事抱着这么大的兴趣呢？是不是你知道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因为，只要是有机会有机会跟剪剪的父母取得更好的接触，那我都会很乐意的。”

“实际上……”我把七弦琴放进了鞍包里，扭过头来直视着她。我一直期待着这个时刻的来临，实际上，这一整天的真正计划都取决于接下来的几秒钟了。

“既然你问起了这个问题，还真有意思呢。当蓝音教授把我派到这里来给孩子们辅导的时候，我决定和我一个朋友的远房亲戚住在一起。她在小马镇中心附近拥有一套公寓。”

“哦，我对那个地方很熟悉。”

“嗯，自从我来到这里以后，我一直睡不好觉。”

“哦？”

“是的……”我深吸了一口气。“我敢发誓，我听到了一些动静，就好像……”我的眼睛转着，回忆着前一天剪剪家里传来的那些声音。“就好像透过墙壁的沉闷尖叫声。我以前也住过公寓的，车厘子小姐。所以我一听到关于家暴什么的迹

象，那我立刻就能认得出来。而今天早上，我从公寓里出来的时候，看到有个男孩子从我住的地方的隔壁跑出来。”说到这里，我只是看着她。

车厘子慢慢地点了点头。“难怪你一直在努力接触剪剪。这肯定让你一整天都心情沉重。”

“我相信他家里一点也不平静，”我说。这一次，可是公主作证的大实话。“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说句公道话，心弦小姐，我也不确定我们能做些什么。”

我的心沉了下去。“你真的这么感觉？”

“与其说是感觉，不如说是思考……”她合上了笔记本，里面夹满了批了一半的作业。“我们必须牢记，任何可怕的推测都是没有根据的，除非能提供一点点像样的证据。”

我重重地哆嗦了一下，“是，我是最不想危害到你在学校工作的独角兽了……”

“哦，那是当然啦，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你呢。不过嘛……”她顽皮地笑了笑，“要是我看着学生的私有财产被浪费掉而坐视不理的话，那我该是个多糟糕的老师啊！”

听到这话，我不由得莫名其妙地眨了眨眼睛。“呃……什么？”

“哎呀……”车厘子装模作样地惊叫着，“剪剪的伞！可怜的小家伙忘记带回家啦！要是能把它给亲自送到他家里的话呀，那这伞就不会被蛾子给啃烂啦！多好的一件事呀！”

“可是他今天早上根本就没带伞啊？天上连块云彩都没有！这-”正说着，我顿住了，恍然大悟地眨着眼睛，“等等……”我转过身来，眯着眼睛盯着她，“你和我想的一样吗？”

带着一脸无辜的微笑，车厘子问着我，“告诉我，心弦小姐，你今天下午急着回坎特拉皇城吗？”

我看着她，然后咧嘴笑了。“我哪儿也不急着去，永远都不急。”

车厘子按响了规板家的门铃。一阵狗叫声在两栋公寓之间响起，鸟儿们在火红的阳光下叽叽喳喳地鸣叫着，拍打着翅膀。

“我以前也这么做过两三次，”车厘子小声说道，调整了一下自己鞍包里的伞的位置。“你知道吗，我以前在吠城教过书。”

“吠城有很多类似问题的家庭吗？”我也小声地问她。

她只是看着我。

“哦，哈哈……对啊。‘兄弟相争之城’。”我轻声一笑，“我可真蠢。”

“嘘。应门的来了。”

我点点头，让车厘子站在门口正中位置。

门的另一边传来了一阵噪音，很快，门就开了。门后是一只高大苍白的独角兽，一头棕色的鬃毛，甚至还有棕色的胡茬。我的心跳都停了一拍。他一脸冷漠而无趣地眯着眼睛盯着我们俩看。

“哦，你好呀，规板先生！”车厘子的声音非常……欢快。“十分抱歉打扰你了，但我想你儿子剪剪今天把雨伞给忘在学校了！”

“嗯……是吗？”规板嘟囔着，那双冷漠的眼睛朝我瞟了过来。“这位是谁？”

我在心里寻找着回答，只觉得有种哆嗦的冲动……那并非出于寒冷。

谢天谢地，车厘子替我开了口。“哦，这是心弦小姐。她今天从坎特拉皇城专门过来，给孩子们上了关于音乐史的课。剪剪对这些知识似乎非常开心，他甚至还提了一些很不错的问题，让全班同学都很高兴能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呢。哈哈……哦，我跑题了。雨伞。”她从鞍包里把伞抽出来举到了雄驹面前，“让它在教室里落灰可不好啊，对吧？”

“嗯……”他用魔法把伞从她蹄子里抢了过去，飘到了自己眼前，“我以前从没见过这玩意儿。”他的声音非常单调，毫无起伏，仿佛金属在互相碰撞。“你确定这不是你其他学生的吗？”

“哦。哦亲爱的……我敢发誓，他今天早上把它带到学校来的。”车厘子尴尬地笑了笑，“最近我一直都忙着批改作业，没准儿是搞错了也不一定，哈哈哈哈哈……”

“嗯，不知不怪。”他低声说道。

“说的是呢！您家正好就在我从学校回家的路上，所以为了以防万一，我觉得还是把它带给您吧。”

“好吧，十分感谢你的好意，车厘子小姐。”他把伞推了回去，“但这恐怕不是我们家的-”

“天哪，你的家真可爱！”车厘子说道，“大家没跟您提过这个吗？”

规板皱着眉头扫视着他那破烂院子周围那些更漂亮的花园。“真的？”

“哦，这地方在这小镇里可算是非常安宁的了。我简直都希望能住在这里，而不是小马镇边缘了。我相信您和您妻子和孩子肯定有些了不起的故事能讲呢。”她说，更加亲切，更加富有魅力地向他微笑着。“说起来呀，我还从来没有机会跟你们夫妻俩能单独坐下来好好聊聊呢。”

“怎么？”他的眼睛眯了起来，目光锐利得像刀尖。“剪剪又惹祸了？”

我咬着嘴唇，看着车厘子。

她已经微笑着说了出来。“实际上啊，他最近表现非常良好呢！如果可以的话，我很乐意跟您谈谈这事儿！”

他先是盯着车厘子，然后又盯着我，接着又盯着车厘子。“哼……”他微微皱起了眉头，“当然，为什么不呢？”那声音既没有喜悦也没有恼火，哼哼声就像是他正在穿过一团烟雾。转过身来，规板走进了公寓里，直到我们听到他低沉的声音从中庭传来：“深秋！剪剪！风歌！我们有来客了！”

车厘子快步走了进去，稍微犹豫了一下，我紧跟了上去，用魔法把门在身后关上，沉浸在这个家的气味儿之中。空气中泛着一股很不愉快的酸味儿，也不知道因为这是公寓房，还是我自己的想象力觉得这屋子里面闻起来很恶心。当我走进陌生小马的家里时，总是觉得有种和自己脱节的感觉。

当我们走进客厅时，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墙上挂满了明快多彩的小马照片。

厨房里面的冰箱上贴满了儿童风格的快乐素描画。碗柜里满是华丽的古董盘子和银质餐具。要是我眨眨眼睛，乍一眼看上去，这地方就跟我阿姨和奶奶的家里没什么差别。这个家相当的……普通，而且平静祥和。不然剪剪的家该是什么样呢？我是不是真的疑心病太重了？

片刻间，我有点替车厘子感到害怕，但她坐怀不乱，泰然自若。她笑咪咪地坐在一只雌驹对面的沙发上，那雌驹……感觉就好像突然从地里冒出来的。她皮毛明黄，鬃毛深红，前蹄还端着一本合上的书。从她的坐姿来看，我推测她可能一直都坐在那里好久了。她微笑着和车厘子说了几句，然后又礼貌地向我点头致意。那微笑脆弱得像瓷器一样，眼神也有些空洞。我只觉得自己又紧张起来了，但我什么也没说。

房间里还有一只小马，是个小姑娘，这只小独角兽可能比剪剪还小了三四岁。粗看之下，我实在想不到他们居然会是兄妹。当我们走进客厅的时候，她几乎没有注意到车厘子和我，因为她正忙着用蜡笔在白纸上涂涂画画。我看到了温柔而多彩的画面，有房子，有城堡，有龙，还有很多幻想世界才能见到的景象。

“剪剪？！”规板又一次喊了起来，这次声音更大了。“喊你呢，儿子？！”

“哦，您也不用专门把他喊过来。”车厘子说道，“我已经告诉他，他最近让我觉得很骄傲了。自从开学以来，他的成绩一直在稳步上升。你知道他在我们班的艾奎斯陞亚古生物考试中得了第二名吗？他对巨大海怪和海蛇什么的特别着迷。我有时候都怀疑他的可爱标记是不是暗示着他有生物解剖学的天赋呢！哈哈……”

坐在沙发旁边的雌驹也咯咯地笑了起来。“哦，听到这个消息真高兴，”她说。

“有时候我觉得剪剪都忘记了他已经赢得了他的可爱标记。”

“有时候，我觉得他只是忘了这回事而已。”规板跟了一句。

“嗯……”那只雌驹深吸了一口气，摆弄着她的书本，目光落在沙发的扶手上。“虽然需要点儿劝诱，但我可以保证的是，他对自己的学习越来越上心了。我想最近我的残疾让他很不好受……”

“哦，我记得听说过这个！”车厘子满脸关切地说道，她俯下身，轻轻把蹄子搭在那只雌驹的前蹄上。“您的角怎么样了，深秋太太？”

“这些日子已经不那么疼了，车厘子小姐。”剪剪的妈妈平静地笑着，“多亏了治疗，我的癫痫症状发作得越来越少了。医生说我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好转。”

“这可不是体验，亲爱的。”规板从厨房里说。我用余光瞥到了那里有几个大箱子堆在一起。等我转过头去看的时候，只看到那只灰鬃的雄驹站在柜台后面，不动声色地盯着我们，那些箱子都无影无踪了。“车厘子小姐是专门来谈论我们儿子的学习情况的。”

“嗯……当然了。”深秋咽了口唾沫，用疲倦的目光注视着我们。“如果他给你们添了麻烦，那我很抱歉……”

“哦，没有这回事！”车厘子开心地说道，“实际上，我觉得我该专门提一提他最近的表现有多好！他在突击测验中得分很高，而且也非常讲文明懂礼貌！哎呀，就在前几天，史密斯奶奶专门来给她孙女小苹花送午餐，走出校舍的时候，

那位老奶奶不小心绊倒了。剪剪可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跑过去把她扶起来的孩子呢！我觉得这是我这个礼拜见过的最有魅力的善举了！”

“哦……”深秋温柔地笑了笑。“这听起来确实很甜蜜。”

“呵……”规板朝房间正中走来，“您就别编了。”

“才没有呢！”车厘子摇了摇头。“剪剪可比和他同龄的其他孩子要成熟多了，只是到了最近才表现出来。你们还想再多听听吗？”

规板只是吁了口气。他的妻子，深秋，则向前倾了倾身体，说道：“我很乐意。”

当车厘子继续聊的时候，我就站在她身边，尽量不让自己显得很紧张。我的目光顺着楼梯往上瞟去，看到一个小小的，胖乎乎的身影正从一扇薄薄的卧室门后向下窥视。我的视线刚一上到二楼，男孩子的脸就没影了。好奇之下，我低头朝那只小雌驹——应该是叫风歌的孩子望去。谈话的时间越长，她就在自己画画的那张纸上缩得越紧。我看到她的肩膀都蜷缩成一团了，不由得留意到全过程中，规板离她有多近。

深吸了一口气，我尽量放松下来。我没有资格胡乱下结论。毕竟，车厘子这一口气儿所能做的事比我这胡思乱想一整天还要多的多。我听着她熟练地描述着剪剪最近的那些行为，她的描述既准确无误，又非常夸张。她还花了些时间来引出他父母的一两句话，我看得出来，她稳稳地把控了全局，巧妙地把这场“聊天”变成了非官方性质的采访。

更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家里的情况越来越模糊。最终，谈话转移到了规板的工作，家庭主妇深秋太太的爱好，风歌在隔壁的朋友，以及其他日常谈话主题上。无可否认，我开始感到更自在了。然而，每当我抬头向二楼望去的时候，都看不到剪剪的影子。我的内心依然有些放松不下来，心脏在以紧张而稳定的速度跳动着。

“好吧，”当规板家的门在我们身后关上的时候，车厘子说道。太阳已经半落山了，我们两个快步走出院子，朝着附近街道走去。“你不觉得情况进展很顺利吗？”

“我不知道剪剪的妈妈有这么多健康问题，”我冷冷地说。当我们漫步而行的时候，我只顾盯着自己的蹄子。

“在我又见到她之前，我都快把这回事给忘光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剪剪一家之所以来到小马镇就是因为红心护士和她在当地医院的几位同事在魔力脉流治疗方面有独特的造诣。”她扭头向我微笑，“我想你们家族应该没有什么独角兽遭受过严重的灵脉失联吧？这对神经系统来说可是相当麻烦的病。”

“我……听说过这个病。”我喃喃道，“相当的痛苦，而且需要花好些年才能康复。”

“眼看着自己的妈妈受苦却无能为力，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比这更难过的了。”车厘子停住了脚步，抬起一只蹄子搭在我肩上。“心弦小姐，我非常感谢你主动告诉我你对剪剪的担忧，但我觉得，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一个年幼的孩子

对于妈妈的健康状况越来越痛苦，因为无法表达，年幼的男孩子通过毫无意义的发泄来释放自己的挫折感，这是很常见的行为。但是，一切都并没有为时已晚。”她直起了身体，露出了微笑。“事实证明，深秋太太的情况正在好转。现在，多亏了我们这次小小的‘聚会’，我也知道下次剪剪再对他的同学表现得很刻薄的时候该怎么跟他说了。”

“对，我想是的……”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可是，在我们跟他父母谈话的全过程中，他居然始终都没有露面，一次都没有，这难道不奇怪吗？”

“嘻嘻嘻，害羞这种情绪往往表现在最难以相信的地方，心弦小姐。别让剪剪粗鲁的外表把你给骗了，他内心深处其实是个非常腼腆的可爱孩子，我觉得让他敞开心扉依然很有希望。”

“是啊……”我点点头，温柔地微笑着。“我想你是对的。”

“好了，我得赶紧回家去批改作业了，”车厘子说道，“心弦小姐，今天真是非常感谢你做出的贡献，这远超出了我对蓝音教授的期望。”她笑得很甜，眼睛闪闪发亮，“哦，你有没有可能在今年年底之前再来一趟学校呢？说不定你愿意陪我一块儿参加即将到来的坎特拉皇家花园实地考察旅行！”

“哦哈哈……”我笑得很紧张，避开了她的注视。“嗯……”我咽着唾沫，朝她淡淡一笑，“我肯定会考虑的，不过有件事很确定。今天发生的一切，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那么，或许不是只有我的学生们学到了些东西呢。”她朝我俏皮地眨了眨眼睛，摆弄了一下装在鞅包里的雨伞。“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是啊。当然了。”我转身快步离开了。“您也是。”

“呃……心弦小姐？”

我转过身看着她。“什么事？”

她稍稍有点脸红，困惑地眨着眼睛。“您……这是要去哪儿啊？您不是说……您就住在朋友亲戚家，在规板家隔壁吗？”

“哦。嗯……”我尴尬地笑了笑。“我……我只是想再多散散步。小马镇可真是个适合散步的好地方啊！”

“嘻嘻嘻……太对了，不是吗？”她挥挥蹄子，快步离开了。“拜啦！”

“是的。呃……再见。”我有气无力地挥着蹄子回应。趁着她背对着我的机会，我站在那里，看着她开朗的身影渐渐远去，融入深红色的暮色中。我长长地叹了口气，恼火地盯着规板家那乱七八糟的草坪。

这能怪谁？都是我自己那糟糕的分析能力。都是这个薄荷绿笨蛋，都是这个捡破烂的，都是她脑子里塞的那些该扔垃圾箱的破歌，搞出这么尴尬的场面来。过去的一年里我到底变了多少？以至于我注定要永远看到那些字里行间里原本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我又不是学校老师，也不是心理医生。车厘子可比我有资格多了。我连亲眼看都没看过，就胡乱对剪剪下了这么多的猜测？我凭什么啊？

男孩子就是男孩子样，被诅咒的小马……就是被诅咒的小马样。

郁闷地耸了耸肩，我转身朝着远在小镇北部的小屋走去。这时候我却听到了一个声音，这声音比我前一天听到的那种压抑的尖叫声更加明显。要是我不知道

的话，都要发誓有什么东西被打碎了。

我差点儿就忽略了它，我差点儿就继续迈步了。可我内心深处，因为她**无名之谱**的触摸而颤抖的那部分，逼着我硬生生刹住了蹄子。我转过身来，盯着那房子的正门。又是一个声音，比刚才还要响亮，这次我发誓，我真的看到了房子的前窗在摇晃。

扭头顺着街道望去，车厘子只是一个遥远的小点。扭头望向小路的另一端，所有的小马都在忙着他们自己的日常，回家，交谈，谁也没有在看我。

憋着一口气，我快步回到了那房子前面。悄悄穿过大门，溜向了公寓，直到我的耳朵几乎贴到了房子墙壁上。我深吸了一口气，静静地听着。除了胸膛里加速的心跳声，我还听到了房子里的声音。在完美的清晰之中，最响亮的就是规板的咆哮声。

“我不得不替你撒谎，小子！想想你给我惹了多少麻烦——我跟你说话的时候看着我！”

“可、可我不明白！我到底干什么了-”

“你在城里到处偷其他小马的东西！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了，不要动你那肮脏的小蹄子了。”

“什么？！爸爸，我没有-”

“别顶嘴！她告诉我你今天把伞落在学校了！我们从来没给你买过伞！你那伞是哪儿来的，嗯？！”

“雨伞？呸！谁在乎雨伞-”

一声雷鸣般的巨响打断了剪剪的声音，我只觉得那声音让我的骨头都在发颤。在回音中，响起了一只成年雌驹的惊叫声。

“我才不能容忍自己家里有个小贼！”规板的轰然咆哮声又回来了，“搬到这个遭殃的破镇子，我们损失都已经够多的了！”

“规板！亲爱的，看在塞拉斯蒂娅份上，你就看不出来他真的不知道那雨伞的事吗-”

“还有你！刚才那算怎么回事？！你这臭毛病……这家丑怎么都传到大街上去了？！车厘子小姐更不该知道！接下来他们就该以为我们在街上要饭了！”

“我只是客客气气地说说话！没有必要拿我们的儿子出气！”

“要不是因为他这个小流氓蹄子不干净，她老师就不会伸着鼻子四处乱嗅了！而且她当然也不用替他偷的那些破东烂西收拾烂摊子！”

“我……我没有……呜呜呜……偷……偷别的小马的伞……”

“闭嘴！滚回你房间去！你小子竟敢跟我抬杠？我他喵的受够你了！”

“我都说了……我……我没有……啊！”

“你耳朵聋了，小子？！滚回你房间里做你的作业去！噉！我向露娜发誓！我都为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拼了老命还不够？！你是不是想回马哈顿？行！今晚我就可以打包好东西，带上全家都回去！你这个自私的小魂淡，你觉得你妈能在我们老家那边活多久？！”

“不……呜呜……我……我不想……呜呜呜……不想那样……”

“啊？！”

“嗯……不、不，先生。”

“还不滚！赶紧的！我他喵的就想清静一晚上，都被你给毁了！又被你给毁了！”

全过程，都有一个声音在呜咽，越来越高，越来越响，直到规板再次咆哮起来。

“别特么哭丧了，风歌！闭嘴回去画你的破画！你简直跟你那没用的哥哥一样糟糕！卅！而且比他还笨得多！”

“规板-”

“我他喵的不想听你放屁，深秋！都是因为给你那天杀的破毛病付医疗费，老子辛辛苦苦赚来的钱通通都花光了！你只管闭嘴，闭嘴！”

房子里一片寂静，只剩下了剪剪一瘸一拐地走上楼梯进入他孤独的房间的脚步声。那时候，我简直都站不直，因为我哆嗦得太厉害了。我喘着气，转过身，望着街道的尽头，然后撒开蹄子飞奔着追赶车厘子去了。

不到两分钟，我就赶上了她。“车厘子！”正在狂奔的我刹住了蹄子，喘着粗气。“快点！你得回来！”

“啊？”她转过身，眨着眼睛看着我。

“我一直都是对的！”我叫道，“我们才刚一走，他们房子里就一阵大乱！我仔细听着，而且……看在塞拉斯蒂娅份上！我听到规板在冲他一家子大吼大叫！我想他甚至还可能伤害了-”

“呃……对不起，嗯……”车厘子眯着眼睛打量着我。“这是怎么回事啊？你认识剪剪的父亲？”

“我……”我的声音哽住了，呆呆地眨着眼睛。一股寒意爬上了我淌满了汗水的后背，一直蔓延到全身。“对！是，是剪剪的父亲！我们……你才刚跟他一家子谈完不是吗？”

“嗯……规板……深秋……”车厘子的目光扫视着地平线。她晃了一下，好像有点头晕。“我想，当初剪剪一家头一次来小马镇的时候，我见过他们。”她朝我淡淡地笑着，“怎么，他们有什么问题吗？我在城西的小学里给他们孩子教书呢。”

我盯着她看，一声呻吟，抬起一只蹄子按住了自己的额头。“我当时就在场，当然了，我一直都跟你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看在塞拉斯蒂娅份上，小马们忘了我，而且只会忘了我，难道这还不够吗？”

“咦？”她一脸的迷惑，“我……我不太明白。有谁忘了你吗？你……你是来小马镇找你认识的哪只小马的？”

我咬着嘴唇。浑身颤抖着，我回头望着那房子。太阳渐渐融化在西方的地平线下，不祥的阴影笼罩在建筑物上面，模糊了那暗淡的表面，仿佛一块破旧的墓碑。

“……小姐？”车厘子眨着眼睛。

再无二话，我转过身去，快步离开了她。很快，那些公寓房也被我抛之脑后了。

我平静地呼吸着，完美地控制着自己。每一次呼吸都很平静，每一次呼吸都恰到好处。紧紧抱着唤夜者，我昂起了头，望着那暴风骤雨般的水流，还有**遗忘领域**的重重枷锁。

在充满了呻吟声的高空中，她的天球若隐若现。那个东西在极速地一层层自转，互相摩擦，迸射出一道道雷火。

我站在生锈的平台上，周围狂乱的宇宙在沸腾。我一句话也没说，只是一遍又一遍地演奏着“暮光安魂曲”，抬头凝望着那位超凡的女神，那位我永远顽固不化的协奏者。

以安静的耐心，我希望能把她从藏身之地哄出来。我就在平台上安坐了足足一个钟头，这是我在宇宙之外的次元中度过的最长的时间了。什么都没有发生，她没有靠近我，她的天球一点儿靠近的迹象都没有。

恒古以来，我是唯一踏入**遗忘领域**的凡俗生灵。尽管我拥有造物主的力量，强大的技能，丰富的知识，可是我却无能为力，只能坐在这里，沉浸在无限的虚无之中。最起码，如果我是一只枷锁缠身的小马，那至少我在这里还算是有存在意义的。而现在呢？风暴吞噬了天空，雷霆回响在苍穹之间，我觉得自己就像是在看一场关于遥远的奇幻之地的电影。所有的恐惧感全都消失了，连同那些超越了恐惧的魅力，也全都消失了。

我沮丧地叹了口气，脑袋垂了下来。轻轻地弹奏起“半月影的回响曲”，我离开了**遗忘领域**，就好像从来没去过那里一样。

我坐在小屋中间的床上，周围堆满了书本。我发誓，虽然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同样的一堆书，但每读一遍，我都记不清我到底读了些啥。夜晚笼罩在小屋外面，彗星正在角落里玩着一个毛线球。壁炉发出了轻轻的噼啪声，附近茶几上的唤夜者，辉映着琥珀色的灯光，照得整个小屋里都金光闪闪。

几分钟后，我呻吟了一声，用蹄子揉着自己的脸。我在**遗忘领域**呆了一个钟头，更是花了两倍的时间去翻阅关于坎特拉音乐的古卷。尽管如此，不管我多努力地去尝试，规版的咆哮声依然在我脑海中回响不去，深秋悲伤的低语徘徊在我记忆的角落中，每一次心跳，我都能感觉到剪剪的身体摔在地上的沉重闷响，紧接着，风歌的呜咽声又刺穿了我的意识。

最重要的是，我还是睡不着。让我连续两天去拜访车厘子的学校的疯狂热情正在退热，露出了下面那只狂躁的独角兽，那只我都几个月没去联系的小马。在那之前，疯狂还是一种新鲜玩意儿，一种值得担忧的东西，而不是某种启迪。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彗星，”我喃喃自语，“我在正确的地方，正确的时间，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就算我介入了，又能造成什么影响？这跟晨露那时候是一样的，还有……暮光闪闪和月亮舞……唉，我能救得了飞板璐的唯一原因，是因为她救了我。”我苦笑着，“似乎这个诅咒让我更加妥善地利用了自己的无能……”

彗星翻过线绳，停下来喘口气，甩了甩尾巴，天真地注视着我。

“我就不该去胡思乱想那么多东西，”我喃喃着，“我就不该去小马镇的每一

户家庭。就我所知，镇上每天都会发生些可怕的事情。我应该……”我坐立不安，“我就该只关心我的目标才对，因为这是我唯一能解决的问题，只要她愿意帮助我……而且……”

在我内心深处，某个东西抽搐了一下。房间里更加寒冷了，虽然距我很近的壁炉里，炉火的余烬依然明亮地舞动着。

我咬着嘴唇。“还是……还是完成这该死的夜曲更加简单。这……”我忍住了一声呜咽，只觉得内心在煎熬。颤抖着，我朝蜷缩在地板上的虎斑猫望去，“彗星，有没有可能……遗忘领域对我而言，已经比这个镇更加不值得恐惧了？我已经变得如此冷漠了吗？”我咽着唾沫，“如此的冷漠……就像她一样？”

彗星几乎没动，甚至连咕噜声都没有。

我的鼻翼张开了，再次转向了唤夜者。那一瞬间，明亮的金光让我的双眼都为之眩晕。“神灵的力量就在我的蹄中……”我低声沉吟，眉头紧锁，“而我……却像个吓坏了的小姑娘一样逃跑了……就像剪剪家里那个吓坏了的小姑娘……”

重重地叹了口气，周围的墙壁在我的泪眼中开始弯曲。为了不崩溃，我硬逼着自己闭上了眼睛，任凭思绪四处漂泊。

“然后他说，‘当然，月亮舞小姐，我非常乐意为你提这些行李！’”

我差点被那杯水呛死。我把杯子扔到学校院子的桌子上，惊愕地瞪着她，“月亮舞！我简直不敢相信！你是说——”

“对！”她坏坏地笑着，白皙的面孔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一头漂亮的红粉相间鬃毛随风飘逸。“银甲闪闪帮我提了四个行李箱！当我们到达艾奎斯陞亚大使馆旅店的第四个房间时候呀，他都汗湿啦。”

我好奇地眯着眼睛看着她。“我们说的是什么级别的‘汗湿’？”

“噢……姑娘啊……”她用自己写满了作业的笔记本给自己装模作样地扇着风，“你怎么也想不到的那种‘汗湿’！”

“啊！月亮舞！”

“嘻嘻嘻！”

“我们说的这可是……可是暮光闪闪的哥哥！”我都几乎尖叫起来了，不过我还是拼命忍着笑，“看在公主份上，他答应在你龙岛游学期间当你的保镖还不够吗？！你跟其他学生们可是都欠他一条命耶！”

“哦，天琴，甜心宝贝儿，别这么纠结了！”她轻轻摆动着优雅的蹄子，“这都不过是为了好玩而已嘛。另外，我们基本上什么危险也没有啦。龙岛那地方就像是骡丁汉的周六夜晚一样夸张，至少我可以说他们教育体系整脚就整脚在这里了。”她翻了个白眼，然后向前凑了凑，咧着嘴看着我，“除此之外呀，暮光闪闪的‘永远的好哥哥好碰友’不过是在犯傻炫耀自己的男子汉气概罢了。这是他当上卫兵的头一年，他就开始觉得自己连角上的肌肉都能拱起来闪瞎我们这些独角兽小姑娘的眼睛了！哈，好吧，我让他泄了火，这是肯定的！”

“月亮舞……”我结结巴巴地说，眼睛瞪得大大的。“你……？”我干巴巴地咽了一口。“你没让他进你的房间吧？”

“嗯……没。”她笑咪咪地喝着自己的水。“不过我的确让他希望自己能进去。”

“啊，你可真够坏的，小心暮光闪闪宰了你哦。”

“要是她还打算继续当塞拉斯蒂娅公主的小迷妹，那她就不会咯。”

“嘿，她可不光是咱们公主殿下的小迷妹！她可是正在被训练成为一位高阶魔法师呢！”

“她的排名还算可以啦。你有没有参观过她在宫殿的房间？哇！那地方一股灰土、破书和汗臭味儿！而且还不是银甲闪闪那种性感的汗味儿！我发誓，那丫头当起公主的学徒来就没啥进展！她还跟过去一样是个不出去晒太阳的可怜小书呆子！”

“嗯，我还是觉得她需要咱们的支持，不管在任何方面，她都全身心地投入了。”我说道，“她以前也一直支持着我们呢，月亮舞。塞拉斯蒂娅作证，她爸爸妈妈也是。”

“对对对，”她放下杯子，无聊地瞥了我一眼。“那么，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我得意地笑了笑。“我的音乐教育课程进展相当顺利，月亮舞。你想成为一位教师的目标如何了？”

“嗯。还好啦。”

“……‘还好啦’？”

“对。”

“自从你从龙岛回来，我还以为你要学更新、更难的课程呢。”

“哦，你是说高级独角兽社会学？”

“对，就是那个。那不是你的阶段性小目标吗？”

“嗯，我不知道呢。我正在考虑把它改了。”

“真的吗？改成什么？”

“吻我的屁股指南手册。”

“说真的……”

“我就是认真的，”月亮舞嘟囔着。“我班上所有的小马都是势利眼。要是你明白我意思的话，还是从坎特拉皇城这块田里长出来的最糟糕的那类臭杂草。”

“他们是不是说了你很多难听的话？”

“嗯，要是他们一个礼拜之前没说过的话，现在肯定在说了！”她扬了扬眉毛笑了笑。“因为他们昨天尾巴上的毛都掉光了。”

“呃……”我好奇地眯着眼看着她。“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某些小马可能了解了另一些小马，而这另一些小马可能也认识了另一只小马，那只小马会把教室后面的豪华椅子涂满强力胶。”她又从杯子里抿了一口，脸微微泛红。“而那只小马可能就是我了。”

我眨着眼睛，气喘吁吁地盯着她。“你……你是认真吗？！”

“我是认真的吗？好吧，我当然不是肉桂面包卷了！”

“月亮舞！”我大叫起来，惹得院子里我们周围的小马们向我们投来了几束古怪的眼神。“你……你怎么能这样？！这算什么？魔法幼儿园吗？！看在露娜

份上，你都十九岁了！你干出这种事来怎么会觉得自己能不受惩罚？”

“啊……实际上，我还真没受到惩罚。而那些趾高气昂的势利眼们却不得不光着尾巴在大厅里走来走去。”她笑得活像是抽风，“他们都编了个故事，说是一群钻石狗夜里溜进了宿舍，把他们的尾巴剪了卖给天马维加斯的斑马黑市！”

“哦天啊！那……那可是……简直都让这一切都值了！”我把一只蹄子搭在了脑门上，笑得直流眼泪。“哦，月亮舞啊，你到底啥时候才能学会啊？！”

“哈哈……哦，‘学会’……”她笑得脸通红，“要是我能睡着学就好了……”

“我不知道呢！嘻嘻嘻！看来你一如既往地充满了勇气和魅力嘛，一如既往！”

“哈哈……嘿嘿……不过，不，真的……”她继续咯咯笑着，但是那笑声却越来越空洞无力了。“我一直都在坎特拉高层借住呢。”

我又笑了几声，屏住了呼吸。我注视着她，眨了眨眼睛。“你……你是说，你在住旅馆？”

“废话，当然不是精神病院了。不过这会儿我倒真的一点儿都不介意。”

“哇。为什么……呃……为什么你不回家呢？自从你不住校了之后，我还以为你决定回家住了？”

“哈哈……因为……呵……”她的笑声消失在了笑容的边缘。“因为他回来了。”

我盯着她。慢慢地皱起了眉头。“他？……你是说……”

她平静地啜饮着杯中的水。

我的眉头皱得更深了，有点局促不安地坐在那里。“可……可他……”我摇摇头眯起眼睛看着她，“他不是搬去了马尔的摩，正在那里经商吗？”

“那只是个借口。”月亮舞开始低吟了。我都不知道哪个更令我担心，是她刚刚告诉我的消息，还是她的表情从阳光灿烂变得阴云密布的速度。“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这些玩意儿，天琴。那就是借口。我妈就用其中一个把他从藏身之地给套了出来。”

“可……可是……”我咽着唾沫，感觉前蹄在发抖。“可是，为什么？”

“切……还能是为别的吗？”她长长地吁了口气，脸色铁青。“因为她就是个缺爱的老婊子，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把翘起来的尾巴放下来。”

“月亮舞！”我急忙压低了声音，扭头张望着周围的所有小马。我凑得离她更近，低声提醒她。“你怎么能这么说？她可是你妈妈——”

“她是个白痴，”月亮舞咕哝道。“我已经受够了白痴。唯一的问题是，我跟她开个玩笑也没差。她自己的这辈子就是个最大的笑话，我已经受够了。”她一仰脖把剩下的水一饮而尽，重重地把杯子砸在桌面上。“所以，一有机会，我就自己找地方住。再也不住宿舍，再也不住旅馆，当然也不会再有什么废话。”

“月亮舞，这……这肯定不会是一辈子的事。”我努力让声音很坚定，可是听起来却像是老鼠在吱吱叫。“你妈妈……她肯定正在……正在打破自己的心理障碍什么的。这个年龄的雌驹都是怎么样的你也该明白啊。我敢肯定她一个礼拜之内就会把他轰出去——”

“然后呢？”她咯咯笑着，但这次的笑声枯燥无比，毫无生气，就像是猫在

舔砂纸一样刺耳。“她几个月之后就会再把他请回来，不然就自己一路爬去马尔的摩。都是老调子了，天琴，这老调子就是没法从她那该死的脑袋里滚蛋。”她拨开笔记本上的几片落叶，然后重重地把笔记本往桌子上一拍，冲我瞪着眼睛。

“你知道最恶心的是啥吗？我整个周末都在冲她大吼大叫，说她竟然无数次让那个混蛋回到我们家里是多么可悲。而她呢？竟然有脸说我‘无情无义’，还说我是个‘坏女儿’……”

“月亮舞——”

“坏女儿？！你知不知道那个没心肝的家伙以前对我干过些什么吗？嗯？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有一回因为我尿床了，他就让我在阳台外面罚站了整整一宿！要是他发现我坐下来一次，他就把我的脑袋打得稀烂？！那个老王八蛋甚至还专门坐在窗边上盯着我！就好像没更好的事儿可干了似的……”

“我……我……”

“不然就是有天晚上，他以为我在跟他犟嘴，于是他就倒了满满一壶的开水，滚开滚开的那种！然后他问我，我这个敢跟爸爸顶嘴的坏孩子，想先伸左蹄子还是右蹄子！这就是他！我妈看上的雄驹！我妈比喜欢我更喜欢他！凭什么？就因为为他下边比我多了条腿？！”

“好吧，月亮舞，”我咕哝着，不安地扭着身体。“你说的很明白了，你说的都对。”

“哦，真对不起啊！”她站了起来，非常夸张地倒吸了一口凉气。“这对天琴的小耳朵来说是不是太过分了？！你就不能让你最好的朋友稍微发泄一下吗？”

“我……我可没这么说！”我惊叫着，眼神闪烁着。“你知道你可以随时来找我……”

“那为什么你慌得就像是那个被魔法聚光灯照着的幻形灵似的？”

我咬着嘴唇。我什么都没说。我什么都不能说。

显然，这已经够了。她怒气冲冲地把东西塞进了书包里。“你知道吗？我懂了，我搅了你宝贵的午餐时光。呵，反正也不是第一回了。”

“月亮舞，拜托……”

“什么？真对不起哦，天琴。真对不起，我没法让你今天过得更加愉快。塞拉斯蒂娅作证，你没法让我这本来已经糟糕透顶的一周变得更糟糕了，所以别浪费心思去做任何事情，别像你一开始那样去尝试了。”

“嘿！”我皱起了眉头。“你这话就说得太过分——”

“哈！”她轻蔑地一笑，站在那里拎着包，恶毒地冲着我冷笑着，“多悲剧呀！我最好的朋友生活之中发生了一些太过分的事情了！然后我就会知道，我的另一个朋友马上就要变成公主娇惯的小跟班了！”她瞪圆了眼睛，用蹄子拍着自己的脑袋。“哦不！靠，这都已经发生了！啊，好吧，我怎么能用我那些愚蠢的破事儿来拖累你们高高在上的生活呢？你们懂的……那些我悲催生活之中非得我自己来应付的破事儿！”

“月亮舞，不要这样，”我恳求她。“不要这样子大吵大闹的，你知道我一直都陪在你身边的。”

“一直都陪在我身边？”她夸张地皱起了眉头，“你？你一直都陪在我身边？”表情扭曲得更厉害了。“说得好像你能跟我感同身受似的？说得好像你曾经做过说过的那些东西哪怕有一样里面包含了半点儿真诚似的？你知道什么，天琴？你又经历过什么了？你生活之中有没有出过什么麻烦事让你怀疑过自己的存在价值？你，还有你那‘杰出的抒情天赋’还有‘坎特拉音乐史上的伟大事业’？”

“我……呃……”

“想听真话吗，天琴？实际上，你从来都没陪在我身边过。如果你真的这么想，那可真是太好笑了。没错，是你爸妈把我和我妈从那个火坑里救出来的，当然了。可你呢？你真以为一堆睡衣派对、去当地公园里瞎转悠，或者是去当地甜甜圈店的白痴旅行，就能弥补得了我所经历过的那些垃圾破事儿吗？对你而言，如果这就是你为了对得起自己那点儿所谓的良心而不得不应付那些麻烦小马的方式方法，那你这辈子活得也未免太简单了点儿吧？不过，哦拜托，千万，千万别让我动摇了你那完美无缺的小小世界。这太过分了，不是吗？”

我咬着嘴唇，避开她的瞪视。我们周围的光线变得模糊不清了，我只觉得嗓子里面疼得厉害，但我无法回答，无法开口，因为我知道不管我想发出什么声音也好，都只会是一声呜咽。

她也知道，并且嗤之以鼻，“对，就这样，哭吧。”她冷笑着，“给那些自作聪明的家伙一点点警示：反正作用也就只有那么一点点。”她咬着牙，踩着蹄子大步离开了。“而且我最讨厌那些半途而废的家伙了，简直跟我曾经当做是朋友的小马没差别。”

她离开了。院子里一时间很安静。我听到了一阵短短的骚动，周围紧张的小马们慢慢回到了自己远远的交谈和学习之中。直到她的蹄声完全远离了我的耳朵，我才把脸埋进了蹄子里，放任眼泪奔流而出。

我听到了雪石膏的弦乐，我听到了他轻柔的旋律，他对夜曲驾轻就熟的演奏。我听到了每一根振动的琴弦，它们的共鸣组成了这首歌，它曾经多次把我从**遗忘领域**的深处拯救出来，可它却再也无法安慰我的心。这原本就不是属于我的歌，我知道我并不是他专门为之作曲的那只雌驹。

尽管如此，我依然一遍又一遍地演奏着“半月影的回响曲”，一遍又一遍，坚定而忠实地弹奏着，期待着某种平静的来临。毕竟，希望就是我一直在这个地方活下去的唯一动力了。也正是同样的东西把那只疯小马从市政厅的楼顶边缘拉开，也正是它，让我向那位永远不会记得我的健忘朋友请求一个拥抱。

在那一刻，也正是它，让我坐在镇边的公园旁，沐浴在午后阳光的照耀下。十月清新的轻风抚摸着我的身体，仿佛我只是一个蒙受祝福的普通灵魂。有那么一瞬间，我在思考，当我不再呼吸的时候，灰尘会不会覆盖我的身体。或者，即使是埋在灰尘之中，我也将化为一个格格不入的异类，直到时间的终点。

我听到一阵马蹄声。环顾四周，我看到了四只熟悉的小马驹。飞板璐拖着一辆红色的小拖车，小苹花坐在拖车里面，穿着一件可爱到爆的披风。她举着一个

望远镜，舔着嘴唇，满怀着冒险的渴望，遥望着一座小山的边缘，甜贝儿和轰隆正追赶着这两个晃晃悠悠的小家伙。他们蹦蹦跳跳地从我身边跑过，只是瞥了我一眼。然而，眨眼间，他们却又回头再次看着我身边，小脸也皱了起来。两个孩子红了脸，扭过头去，急匆匆地跑走了。

对此，我好奇地扬起了眉头。直到我听到我坐的长凳旁边传来了一个沙哑的声音。

“这首歌听起来好放松啊。”

扭头一看，我的心顿时怦然跳动。我尴尬地笑了笑，“真有意思，几天之前也有个像你这么大的孩子说过同样的话呢。”

“什么？”剪剪眯起了眼睛看着我。“你是在镇子里表演吗？就像是……流浪歌手什么的？”

“呃……”

“因为我们这儿也曾经来过一个流浪表演小马，”他的耳朵耷拉了下来，“结果可不怎么好。”

“你爸爸妈妈没警告过你不要和陌生小马说话吗？”我不假思索地问道，几乎马上就因此哆嗦了一下。

“哼！”他高高翘着下巴，在我面前耀武扬威地迈着方步，表现得异乎寻常的骄傲。“我能照顾好自己！我可不是小孩子了！你懂的，我都有可爱标记了！”

我看了一眼那个标记，却不禁留意到了他一瘸一拐的步伐，以前可没有过，而他正努力把这状态隐藏起来。一想到我在公寓外面听到的重击声，我的耳朵就不由得抽搐起来。“在我看来，你的确是个坚强的男子汉。”我说道，尽量摆出一幅长辈的笑容。“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听到悦耳的音乐，豪爽的雄驹就一路跑过来啦？”

“我才没一路跑过来！我……”他扭捏着，咬着嘴唇，脸转向了附近的土路，“嗯……我……我只是在打发时间。”

我看看他，看看周围的草地，又抬头望着蔚蓝如洗的天空。“今天可真是个好天气啊。”我又瞥了剪剪一眼。“大家不是经常看到你和另一个孩子在一起吗？那个瘦高瘦高的小独角兽？”

“嗯？哦，你是说蜗蜗？”他耸耸粗壮的肩膀。“他去追虫子什么的了。我不知道。”

“嗯，这么好的一个下午只能自己过，那多可惜啊。”我又弹了“半月影的回响曲”的几个音符。“为什么不去看看他在干什么呢？”

“小姐……”他用蹄子刨着土，叹了口气，“你有没有过这样的心思，这一天里你谁都不想见？”

我真诚地微笑了一下。“你来看我了，不是吗？”

“嗯……您的音乐实在是太美了，小姐……”他抬头看着我，眼里充满了血丝。看来我不是整个小马镇唯一应付失眠问题的小马。“而且看来不是得有谁付钱给您或者逼着您这么做。您这么做只是因为您喜欢，不是吗？我是说……不然您为什么会在这儿呢？”

我深吸了一口气，耸了耸肩。“沉默可不是合适的朋友啊。”

他轻轻地笑了笑，然后盯着小路两旁的草地。“那一定是一种很酷的特殊才能。”

“什么？音乐？”

“嗯哼……”他点点头，弹着几片碧绿的叶子，几只虫子从上面跳走了。“我的侧腰上只有这些蠢透了的剪刀，我甚至都不知道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很多我这个年纪的小马都想得到自己的可爱标记，可我连自己的标记到底代表了什么都不知道。这难道不愚蠢吗？”

我身体前倾，眯起了眼睛。“难道你住的地方没有谁可以一同分享你的烦恼吗？”

他皱起了眉头，“但是什么都改变不了我的天赋很差劲的事实。”抬头看着我，他的表情又温和起来了。“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当我听到那音乐的时候，我就感觉不那么糟糕了。就算这是你的天赋，不是我的也好，有些东西感觉……非常非常放松。真糟糕，我用剪刀可发不出那种声音来。哈哈……”

低头看看我的七弦琴，我用蹄子抚摸着它光滑的琴身边缘。“音乐，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特别的多。毕竟，它可是这世界基础的一部分。比天赋，比感情，比一切加起来都要古老。”我看着他微微一笑，“所以我真的不会怪你被它所吸引。”

“你是说我没有打扰你？”他问道，短尾巴不安地甩动着。“因为……你懂的……我就只是到处走走……还有……嗯……我不知道……”

“哈哈……放松就好。”我告诉他，平静地叹了口气，我听到自己在说话。“一首歌的存在意义从来都不是为了被演奏，而是为了被聆听。”我的笑容既为了他，也为了我自己。“所以我真心希望能有个听众。”

“嗯……”他一屁股坐了下来，因为瘀伤而哆嗦了一下，但依然笑着。“您可以……再弹一次刚刚那首曲子吗？嗯……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我摇了摇头。“怎么会，我很乐意。”再一次奏响了“半月影的回响曲”，我看到剪剪的眼睛已经闭上了，他正在全身心地用耳朵去享受那优美的旋律。“我们生活的世界有很多的欢乐，”在催眠一般的节奏中，我告诉他，“所以，我们永远不该因为想要快乐而感到内疚。”

我努力屏息静气，眯着眼睛藏在灌木丛后面，附近的篱笆墙后，规板一家的那座共管公寓沐浴在逐渐暗淡的落日余晖下。在我尽可能反复演奏了雪石膏的曲子几个钟头之后，我偷偷跟着这个男孩子在小马镇周边徘徊了一阵子，最后他很迟疑地回到了自己位于镇中心边缘的家中。

因为连续三个晚上都缺乏睡眠，我的身体非常疲倦，眼睛也很干燥。一阵无法克制的剧烈颤抖穿透了我的全身。我到底在这儿干什么呢？身受诅咒并不意味着我就有资格当个跟踪狂。唯一让我感到安慰的是，我知道我要找的其实并不是剪剪。

最后，我看到了我的目标：规板。灰发的雄驹小跑着回家了，或者至少他是在试着回家。他的步伐有些蹒跚，以让我觉得有些古怪的方式醉醺醺地慢慢挪动

着。足足几分钟，他才晃晃悠悠地到了正门前。肩膀在愤怒的喘息之中上下起伏，好像他没能去干能想到的最糟糕的夜间工作。一堆钥匙被魔法飘到了门前，咔嚓响了好几声，他才大步走进了灯光昏暗的公寓里面，砰的一声把门重重地在身后摔上。

我深吸了一口气，环视着周围。太阳已经完全落山了，星星在头顶的夜空中睁开了眼睛。鸣虫的声音回响在空中，越来越密集。周围没有任何小马在看我打算做什么。

我蹑手蹑脚地向规板家前面的草坪跑去，打开栅栏门，溜到了门前。把身体安全地藏在窗下之后，我就把耳朵贴在房子外墙上。我的心怦怦直跳，毛发直竖。在小马镇游荡了一年多，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的确，我有时候也会去暮光闪闪图书馆的内部，但她是我的童年闺蜜，每当我偶然发现她在做研究的时候，我都会避开她去寻找更重要的阅读材料，或者对夜曲继续做深入研究，或者演奏“召集之歌”。

但这个算什么？这是最糟糕的非法侵入。这精神在我心中以正义之剑划分了正邪的界限，正是同样的精神让我远离了抢劫瑞瑞的财产，夺走云宝黛茜的风头，利用苹果杰克的热情好客的心思。足足在那里藏了二十分钟，要不是因为我终于达到了我的目的，听到了我想听的东西，我差点儿都要落荒而逃了。

首先响起来的是风歌确凿无疑的呜咽声，紧接着是规板那熟悉的咆哮声，可怕的威胁一个接一个地嚷嚷出来。剪剪的声音跟着风歌的哭声一同升起，然后规板又是一阵咆哮。短短一刻，深秋呜咽的喘息声试图阻止，但规板震耳欲聋的吼叫声彻底淹没了她，随之而来的是瓶子什么的破碎声。隔了两个公寓之外，狗都开始吠起来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绷紧了嘴唇。但我却开始微笑了，因为我现在已经得到我所需要的了。很快，我就转身离开了门口，像一道碧绿的电光一般冲过了小马镇的街道。

在小马镇警察局的前厅，一只身穿蓝色制服的雄驹打磨完了他的马蹄铁，正在隔着灯低声和对面聊天。“所以啊，我就对他说：‘先生，除非您邻居的袜子拥有了某种违反现实法则的神奇力量，否则我真的很怀疑它们会不会突然长出蹄子，跳出您邻居的洗衣篮子，然后不知怎么的就专门钻到街对面你桌子的抽屉里去了！’”

“哈哈哈哈哈！”另一位警官懒洋洋地坐在柜台后面翻着报纸，“塞拉斯蒂娅保佑！你就是那时候逮捕他的？”

“你说的太对了，原来几个月以来一直在偷那位女士的长筒袜的就是那个老变态了。”

“老头子偷雌驹的袜子……”另一只雄驹耸耸肩叹了口气。“我实在是搞不懂他到底什么思路。”

就在那时，门突然打开了。两个警官一下子站起身来，转身去看。“呃……您需要帮助吗，小姐？”

我站在那里，气喘吁吁，惊慌失措。“对！你们的确能帮忙！但不是我！是别的小马！伯顿街上有栋房子出问题了！”

“小姐，您能说的再具体点儿吗？”

“我……我希望我可以！”我惊叫道，眼睛里闪着光。我抬起两只颤抖的蹄子，装模作样地拨弄着自己青绿色的鬃毛。“当我正走过一栋公寓房旁边的時候，忽然就听到了一阵最可怕的喧闹声，我……我想我听到了一些可怕的尖叫和咆哮声！说不定是抢劫什么的！我……我真是吓坏了！拜托你们一定得去好好调查一下！”

两位警官互相对视了一眼，坚定地点了下头。他们开始迅速行动，收拾好了装备，和我一同冲出了门外。“别担心，小姐！我们这就去！您只管给我们指路就行！”

我看着他们，勉强抑制着骄傲的微笑。我清了清嗓子，急急忙忙地奔驰起来。“哦谢谢你们，警官先生们！真的非常谢谢你们！”

“这儿！就在这里！”几分钟后，我惊呼道，颤抖地指着规板家前面的草坪。“我就是打这儿路过的时候听到了吼声的！”

“嗯……”一个警官沉吟着，扶了扶帽子，走向了围栏边。“正门都还开着呢……”

“哦……对……嗯……”我紧张地笑着，在原地扭来扭去。“一、一定是强盗！”

“我们会处理的，请退后。”一位警官大步走上正门前的台阶。他正走上门前的时候，屋里又传来了几声沉闷的吼叫，震得窗玻璃都在颤。我现在的心情是又激动又害怕。“你好？！”警官敲响了正门。“我们是警察！里面一切都好吗？”

里面又是一阵喧闹，我立刻就听到了规板的咆哮，风格在呜咽……也可能是剪剪，那都无所谓了，所有的一切伪装都在崩溃，都在坍塌，都在优美的诗歌中化为齏粉。

“我重复一遍，我们是警察！请回答！”警官把耳朵贴在门上，然后皱起了眉头。他回过头来，重重地向他的同事点了点头。

他的搭档拍拍我的肩膀，“呆在这里，千万小心。”他拔出了警棍，紧紧叼在嘴里，飞奔上台阶。

“数到三。”另一个警官转过了身，弓起了后腿，“一……二……三！”他重重地一蹄子踹在门上，把门板连同活页都踹飞了。他的同事咆哮着冲进了门里，他也追了进去，边跑边拔出了自己的警棍。“警察！通通都不许动！”

我就站在外面，蹲坐在原地，守候着，等待着。一分钟过去了，公寓里面一片寂静。我紧张地喘了几口气，摆弄着我那件石灰色连帽衫的衣袖。又过了几分钟，我听到的只有鸣虫的叫声。

我开始惊慌了，规板对他的妻子和孩子干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吗？他太强壮了，两个警察都对付不了他吗？

“哦……塞拉斯蒂娅啊。”我低声喃喃，感觉到一阵刺骨的寒意穿透了我的全身。

我会不会无意之中给剪剪和他妹妹造成了精神创伤？虽然我知道规板是自救的，但是那两个孩子真的该看到两个警察闯进门来把他们的父亲撂倒在地吗？我会不会可能造成深秋的癫痫再度发作呢？

忧虑变成了焦躁，焦躁化为行动。我犹豫地迈开了蹄子，走到了房屋门口，“呃……警察先生？”什么回答也没有。我朝门里望去，在灯光昏暗的门厅后面是挂画，家具，还有普通的家庭生活用品。“一、一切都还好吗？好吧，我承认，可能根本没有强盗。”我深吸了一口气，快步走进了那个家里，呼吸像是寒雾一样散了出来。“可你们一定得看看情况，你们得阻止情况变得更糟-”说到这里，我呆住了。

两位警官很随意地站在客厅中间，和规板一块儿喝着柠檬水。深秋坐在沙发上，怀里抱着哭泣的风歌。剪剪蹲在公寓楼梯最下面的台阶上，泪汪汪地盯着地面看。

“说的是，不过神奇闪电今年实在太不像样了。”其中一位警官笑着说道，转着自己的杯子。“原因之一是迅蹄和水星在春天回狮鹫大陆那边去了。”

“那些该死的狮鹫就从来没让天马消停过。”规板非常不满地说道，斑白的鬃毛下，他的嘴角微微扬了起来。“迅蹄和她搭档可从来没炫耀过。他们只是留在小马旅馆里，等着狮鹫把他们从自己领地上踢出去，这样他们就能回去干正经事了。哈，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坎特拉皇城一开始会操心飞行员交换生这回事。”

“对啊！哈……那两个换过来的白痴根本连编队飞行的概念都不知道！谢天谢地，幸亏他们是在今年的最佳飞行新秀大赛之后才来的，不是之前！”另一个警官喝了一口，转过身来瞥了我，差点儿没把他的柠檬水给喷出来。“啊呸……咳咳咳！嗯嗯，您需要帮助吗，小姐？”

“我……我……”我像个白痴一样傻站在原地，彷徨不安。

“嗯……”规板眯起了眼睛。“她肯定是看到外面的门了。”

“没什么好担心的，小姐。”警官向我摆摆蹄子，“老天作证，只是个倒霉的误会。”

“我发誓，我都干了十五年的巡警了，还从没做过这样的蠢事呢！”另一个警官抱歉地说道，“我向你保证，规板先生，我们部门一定会赔偿损失的。”

“嘿，没什么事儿我自己解决不了。知道你们总是随叫随到，这才是好事呢。”

“是、是啊……”深秋结结巴巴，努力让风歌平静下来。“有警察在真好……”

“我就是这么说的，亲爱的。”规板低声吼道。

“这……这根本不对！”我大喊道，嘴唇颤抖着。我对警察皱着眉头，指着周围的墙壁。“你们是说……你们冲进来的时候什么都没看见？！我明明听到里面有大吼大叫的声音！”

“那可能是因为这些可怜孩子被小马镇最佳警官给吓坏了。”一位警官很不好意思地说道，“哈哈……要是中尉不因为这麻烦事训斥我们一顿就好了。我可不想惊扰到他。”

“真不知道我们俩到底中了什么邪！”另一个开口道，“可能是因为夜班的原因吧，你知道吗？头一秒还在警局里，下一秒你就又是嚷嚷又是挥舞警棍！这个

镇子把我们都搞得一团糟，梦魇之月，小星座熊，还有**贪食精灵**！”

“嘿，我不是说把这事儿给忘了就好吗？”规板笑了起来，“要是说有什么差别的话，你们只是让我这一晚更精彩了。这的确把我从犯困中给弄清醒了。多亏了你们，我又有精神多干几个小时的活儿了。”

“可……可……”我眨着眼睛，脸色铁青，然后吼了起来。“不对！”我猛地一跺蹄子，“这才不对！这个家绝对有问题！”

“你说什么？”规板的眼睛杀气腾腾地瞪着我，我差点儿就哆嗦着退回去了。差点儿。

“小姐，拜托……”一位警官放下杯子，大步向我走来，面色严肃。“如果你和其他邻居可能被吓到了，那我能理解，但这只不过是一场可怕的误会-”

“不！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你们都忘了！全都忘了！”我开始喘气，伸着蹄子指着那只雌驹和她怀中的孩子。“她们为什么那么害怕？！她为什么还在哭？！”

规板叹了口气，一脸无聊地瞥着那两个警察。“警察先生，这都已经很晚了，你们能不能帮我个忙……”他朝我努了努嘴。

“小姐，如果你可以跟我们-”

“剪剪！”我指着那个男孩子。他一听到自己的名字顿时浑身一哆嗦。“问问他！问问他这个家里到底出了什么事！”

“好了，已经够了-”

“你怎么会一瘸一拐的，剪剪？！”当警察抓住了我的肩膀时，我几乎尖叫起来。我挣扎着朝他喊叫，恳求着那个男孩子。“你脸上的瘀伤是怎么来的？！”

“嗯……”他紧紧抱着自己的身体，用蹄子刮着地毯。“我……蜗蜗……我……我打架了……”

“啊……”规板翻着白眼。“这臭小子……”

“蜗蜗？”一个警察皱着眉头。

“他……嗯……”深秋坐在原地颤抖着，“他的朋友，学校里的。”

我眉头紧皱，“他在撒谎！她也一样！他们太害怕了！担心自己的安全，你们看不出来吗？！”当警察尽力把我拽向出口的时候，我冲着剪剪大喊，“我之前给你弹那首曲子的时候，你根本没有那些伤，剪剪！你到底是怎么受的伤，啊？！”

“我……”剪剪咽着唾沫，抬头看着他爸爸，哆嗦了一下。“我从没见过这只独角兽，真的……”

我汗流满面的脸上血色尽失。

“我想您得跟我们去警察局一趟。”警察严厉地说道，拽着我的前腿。

“唔唔唔唔！”我咆哮着召唤魔法，绿色的闪光之中，护盾迸射而出。警官们完全没有防备，惊叫着被撞翻在地。还没等他们爬起来，我就飞奔出了家门，冲进了小马镇的寒夜。我的耳朵在狂怒之中抽搐，但是耳中充满的尽是自己震耳欲聋的心跳。

“所以我就直说了吧，”第二天的图书馆里，云宝黛茜盘旋在苹果杰克和暮光闪闪头顶，眯起了眼睛。“你在这个镇上都住了一年多了，可是没有任何小马

认识你，因为你身上有一种神秘的诅咒，让任何生灵都无法记起关于你的一切？你不是想找我们解决这个疯狂的问题，而是让我们调查一个打自己孩子的混蛋爸爸？”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站得笔直，坚定地点了点头。“对。”

云宝黛茜转过身来看着她的两个朋友。“现在我可以说了吗？”

苹果杰克咕哝着：“当然了，小甜心。”

云宝黛茜一转身，冲我吐着舌头：“鬼扯淡！”

我叹了口气，翻了个白眼。现在我既缺乏睡眠，又缺乏力量，更缺乏理智。光是站在这些小马面前就需要全宇宙的勇气和努力，更别提保持一副理智的样子了。

“这算什么疯狂低俗又蹩脚到家的吸引注意的尝试？”云宝黛茜在我周围飞来飞去，指责地瞪着我，她那缺乏信赖的啰嗦对我的紧张神经没有半点缓解作用。

“你这无厘头的程度让萍琪派都像是个大学教授了！哦，所以你听说过谐律精华！还听说过暮光闪闪，塞拉斯蒂娅公主的天才徒弟，还有她跟她最好的朋友们是怎么打败了梦魇之月的！现在怎么样？你想跑来沾光是吗？我是说，嘿，这故事还挺有意思的！最起码你还没让我们跑去世界背面解决那什么‘野区’或者其他一听就知道是瞎编出来的东西！就算如此，这个规板什么的废话可真是够毛骨悚然的！你管这些闲事有多久了？啊？还说什么他虐待儿童？呸！这小镇要美好多了，丫头！我可是小马镇在天空的监视之眼！要是真有这档子破事儿，难道我还能不知道？”

我转过身来，冷冷地看着她，“你还会知道，之所以你直到现在还没加入‘神奇闪电’，把一切都抛之脑后，唯一的原因只是因为，你在小马镇的新朋友们早已不知不觉地填补了你生活中的空虚，打消了你一直以来最大的恐惧：永远的孤独寂寞。”

云宝黛茜那红宝石一样的瞳孔瞬间缩成了针尖大小，她在空中踉跄了一下，摔落下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你……你你……你刚刚……说什么……”她开始呜咽，像个孩子一样浑身发起抖来。

苹果杰克开始皱眉头了，“你给咱等等，小姐-”

我转向了她。“而你……你的父亲，就是你之所以会对身边的小马如此热情相助的根源。你一直都在不由自主地盯着我的这件连帽衫，不是吗？因为在内心深处，苹果杰克，你觉得它很眼熟，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它就是你曾经在自己的农场里穿过的那件帽衫。你喜欢它，因为它的颜色让你想起了你父亲在冬天时候的毛皮。当时他紧紧抱着你，唱着流传了六七代的歌谣。”

“呃……”苹果杰克的脸色变得苍白，她摘下了帽子捂在胸前。“老天爷啊……”

“还有你……”我转过身，朝着暮光微笑，她明显哆嗦了一下。“一只心底隐藏着最大恐惧的小马：你害怕被遗忘。当你来到小马镇的时候，友谊的火花永远照亮了你在这里的位置。因此，你终于明白了喜极而泣的意义。在那之前，每一次你哭泣的时候，都是在坎特拉皇城书房那孤独的空间里。可是你从来不敢和

塞拉斯蒂娅公主分享你的忧愁和悲伤。‘毕竟，’有一次你曾经这么告诉我：‘白胡子星璇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魔法师，他孤独地死去，除了一堆卷轴之外什么都没有。’你曾经相信——孤独地活着就是成就伟业的必要方法。但是，你已经在小马镇找到了你的朋友，所以你心中倒有些宁愿被艾奎斯陞亚的历史书所遗忘了。因为你宁可活在当下，而不是对未来而沮丧。”

暮光盯着我，她的嘴唇颤抖着。“我……你……怎、怎么……”

“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解释‘怎么会’了。”我说的，身体前倾，温柔地笑着。“重要的是为什么，而这就是答案：我想帮助小马，就像你一样。现在，我们有这个机会了，但如果我们只是干坐着，那对剪剪一家完全没有什么好处。”我退后了一步，环视着她们三个。“如果不打破自己以往所相信的圈子，成为亲密的朋友，那你们现在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孤独小马。但就因为这样，你们成了艾奎斯陞亚最强壮，最可靠的存在。所以，我请求你们，就只是现在，能再信任我一次吗？”

云宝黛茜在发抖，暮光闪闪在抽泣。苹果杰克把牛仔帽放回自己金色的鬃毛上，静静地注视着另外两个朋友，而她们也注视着她。

“我啥也没看见，啥也没听见。”傍晚时分，云宝黛茜嘀咕着。

“嘘！”苹果杰克急忙示意她安静。我们四个蹲在剪剪家外面的过道上，盯着房子里面，里面有光，还有晃动的影子。“记住心弦小姐说的话，稍微耐心点儿，给点儿时间！很明显这个叫规板的家伙行动没个谱。”

“我还是觉得这很奇怪，”云宝黛茜拉长着脸。“更别提还真的很不酷！我是说……我们这不是等于完全在偷窥别的小马吗？还是他们的公寓里啊！”

“要是你怕了，那就回家吧，”我闷闷不乐地咕哝着。

“天琴，”暮光低声对我说。“这话可不太好啊，我们毕竟是为了你而付出了巨大的信任呢。”

“我知道……”我长叹一声，用蹄子揉着自己疲惫的脸。“我……对不起，姑娘们。只是……你们不会相信我为这个家庭所付出了些什么。”

“你的意思是说，车厘子小姐和警察都帮不上忙？”

“恐怕不行，苹果杰克。诅咒作祟，记得吗？”

“这里面有太多的东西需要我们去接受了，”暮光闪闪评价道，“搜索飞板璐，晨露和轰隆在酒店爆破之下幸存，**贪食精灵**横行……你是说，你每一次都在那里？”

“对，”我回答道，然后哆嗦了一下，“不过……最后那部分要解释起来得花老久了。就算如此，我对细节还是很了解的……”

“我……我……我救了飞板璐……”云宝黛茜咽着唾沫，呆呆地看着她的两个朋友，翅膀都耷拉下来了。“是我，对吧？”她都快要哭起来了。

“呸，姑娘。”苹果杰克一边嘀咕，一边用帽子给自己扇风。“接着你就该说，给风哨子和焦糖仔当红娘牵线搭桥的就是你了！”

“哈……哈哈……”我笑得别提多奸了。然后我捂着肚子弯着腰，笑得更厉

害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云宝黛茜皱着眉头，“有什么那么好笑的啊？”

“唔唔唔……”我用蹄子使劲捂着嘴，“我真的，真的需要好好睡一觉……”

“暮光，亲，”苹果杰克看着我的童年挚友，“你确定这个魔法能帮咱几个完全融入阴影里吗？”

“我就第一百万次回答你，没错，苹果杰克。”暮光闪闪疲惫地叹了口气，“除非塞拉斯蒂娅公主亲自现身用她的角照亮整个镇子，否则我们比雷暴云还要黑暗。谁也看不见我们坐在这儿。”

“很好。”苹果杰克哆嗦了一下。“咱觉得黑灯瞎火地坐在这里这感觉可真不咋地。”

“你说对了，伙计。”云宝黛茜补充道。

暮光闪闪紧张地扭着身体，朝我瞥了过来。“心弦小姐？”

“嗯……”我用充血的眼睛疲惫地凝视着房子。“什么，暮光？”

“假设你告诉我们的一切都是完全正确的-”

“的确如此。”

“对，当然了。”她清了清嗓子。“对于任何小马而言，这种诅咒听起来都是一种恐怖的折磨。有没有可能……当你被一只不死的天角兽所追逐，又在追逐一首被遗忘的魔法交响乐的时候……你只是……嗯……过度想象了剪剪家庭的一些细节？”

“我知道我听到了什么……”

苹果杰克插进话来。“听到了？”

我叹了口气，“听到了，也看到了。看到了，也听到……唔唔唔……我说，这个叫规板的家伙就是个糟糕透顶的坏消息！不管我的处境有多糟糕，我也不能坐视这种悲剧发生而置之不理！这……这实在是太过分了！这个世界……”我的脸颤抖着，记忆从我的脑海中掠过。一瞬间，我仿佛看到了坎特拉校园中被泪水所遮蔽的模糊景象。它看起来……和下着暴雨的坎特拉皇城大街的一处阴暗的楼梯间是那么相似。我呻吟着用蹄子揉着额头。

三只雌驹紧张地互相对视。我已经能感觉到，我至今为止努力赢得的那点儿微弱的信任正在逐渐流失。

“暮光……”我低声说道，把头仰了起来。“你……你还记得月亮舞吧？我是说……你还记得她经历过什么吗？”

暮光闪闪尖锐地喘了口气，那双紫罗兰的眼睛开始颤抖了。“你……你知道月亮舞？”

我眨了眨眼睛，心重重地跳了几下。哦，塞拉斯蒂娅啊，我忘了，我老是、老是把这个小细节给忘了。

“嗯……是的。”我紧张地朝她笑着。“你……跟我说过她，你懂的，在我们过去的会面中……”

“而我已经忘记了……”暮光点点头，勉强接受了这一点。她叹了口气，低声问道：“关于月亮舞的事，我究竟告诉了你多少？”

我咽了口唾沫。“够多的了。”轻轻伸出蹄子，我搭上了她的肩。“你还记得你的父母，幽光和流星，在月亮舞和她母亲莎婷无助的时候，给了她们多少帮助吗？”

暮光慢慢地点着头。“我怎么会忘呢？当时我真的还很年幼，但后来我就和月亮舞走得很近了。”她温柔地笑了笑，瞥着苹果杰克和云宝黛茜。“早在我来小马镇之前，她就是我最好的朋友了。”一阵剧痛穿透了她的心。“可……现在一切都变了……”

“你还爱着她吗？”

暮光向我投来一瞥。她眨着眼睛，泪光粼粼。“当然了，我……在某种意义上，我永远都会……”

我温柔地笑了笑。“你能想象……如果她从来都不认识你的话，那她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吗？或者她妈妈从来都不认识你的父母？我是说……”我边说边比划，“如果幽光和流星忽略了这些小小细节，这些微小但是意义重大的细节，透露出情况并不是特别的……”我停了一下，望着另外两只雌驹。“咳咳。在其他小马看来，月亮舞家里原本不是很开心吗？”

暮光咬着她的下嘴唇。“我……光是想想就不寒而栗……”

“暮光，”我说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仅仅是陌客，也不仅仅是泛泛之交，甚至不仅仅是简单的邻居。我们之所以存在于这个星球上是有原因的。我是说……我们都是同一首歌创造出来的，都是造物主的创世之歌咏唱出来的。当我们留意到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时，这便是我们的责任——不，这就是我们的天性。哪怕是最可怕的诅咒也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注定要成为彼此生活的救赎，用我们正义而谐律的呼吸驱散邪恶，吹走混乱的灰烬。所以，你看，帮助剪剪，帮助他的妈妈，帮助他的妹妹，和帮助月亮舞是一样的！因为……因为这都是同一个恢弘乐章的一部分！就像一首美丽的旋律，永无止境……”

暮光注视着我，慢慢地，她向我露出了非常温柔的微笑。

“可真够能说的。”云宝黛茜嘀咕着。

“云宝！”苹果杰克压低声音。

“天！只要听听那个石灰绿的二百五就知道了！”云宝黛茜低声嘟囔着，一个劲儿地比划。“你有没有听过谁说了这么几句话，就满是些白痴词儿的？”

“咱们在这儿又不是为了什么诗歌比赛！”

“啊！我真讨厌这么一直等着！要是能把那些欺负小孩子的恶霸屁股直接踢爆就回家去多好啊！女神在上……”

“嘘！”暮光叫道，抬起了蹄子，斜着眼睛盯着那座房子。“你们听到了吗？”

“什么？什么？”我突然神经质地大叫起来。

“给她耳朵留点儿空，甜心。”苹果杰克轻轻把蹄子搭在我肩上。

现在甚至连云宝黛茜都屏住了呼吸，从她盘旋的位置伸长了耳朵，她的眼睛转来转去。忽然，传来一声尖叫，接着是沉重的砰的一声。她翅膀的羽毛都立起来了。“我靠！”

“听起来像是一场摔跤比赛。”苹果杰克补充说，表情变得刚硬起来。

“要是真的就好了，”我冷冰冰地低声说道，怒视着她们三个。“还怀疑我吗？”

暮光闪闪咽着唾沫，她的身体随着几步之外公寓里的尖叫继续回响，不停地抽搐着。“那……那真的是……剪剪的父亲吗？”

“我敢发誓！”云宝黛茜声音沙哑地叫道，“更像是一头发怒的龙！”

“要是说咱最受不了什么……”苹果杰克愤怒不已，“那就是自大狂的爹妈把自己孩子像干草垛似的踢来踢去！”她扶了扶帽子，稍微遮住了自己的怒视，然后转向我们，“咱们咋办？叫警察来？”

“你刚刚没听心弦小姐怎么说的吗？”暮光闪闪反问道，“上一次就没成功！”

“要是我们只是把我之前做过的事重复一遍，那肯定没好结果。”我努力保持着冷静，眼看着窗户一次又一次地咔咔作响。“我需要的是你们三个同时见证-”这时候，我忽然觉得一股寒流涌上身来，眼看着自己的嘴里冒出了白雾，我的眼睛在抽搐，“哦不……”

“怎么了？”

“哦，不，不，不，不，不！”我扑到暮光的面前，几乎是猛拉她的鬃毛。“我是谁？！”

“天、天琴心弦！”她叫道。

“这是咋回事-”苹果杰克开口问道。

我转向她。“说我的名字！”

“呃……天琴！”

我朝云宝黛茜瞪了过去。“还有你！”

“二百五！”

“云宝-”

“呃，好好好，我是说天琴！”她疯狂地摇着头，“真的，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了？！”

“赞美塞拉斯蒂娅！”我呻吟着，然后皱起了眉头。“没有多少时间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为什么？”

“别问！”我又用力拽了拽暮光，“你得赶快把我们传送进去！”

“什……什么？！”她从我身边退开，好像我得了瘟疫。“你疯了吗？！”

“赶快！我不能冒险让诅咒把一切都毁了！”

“大家都冷静点儿！咱们还是慢慢走到前面，文明一点来-”

房子里又传来一声尖叫。

“没错，去他喵的文明一点吧。”云宝黛茜说道，“暮暮？”

“好吧，可这感觉像个馊主意……”她开始集中注意力，头顶的角发出了炽热的光芒。

“照做就是了！”我咆哮着，充血的眼睛在颤抖。“在一切都为时已晚-”

随着一道明亮的浅紫色闪光，周围的夜色一瞬间消失了，我们已经到了规板家的厨房里。玻璃瓶子、瓷盘、金属餐具摆放在我们周围。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酒

味儿，我看到地上有一大滩昨天还没有的污渍。

“-之前！”我低声喃喃道，一看到眼前的情景，我就呆住了。暮光闪闪、苹果杰克、云宝黛茜也像雕像一样僵住了。

规板正把剪剪飘到了空中，但不是全身。在挣扎的男孩子脖子周围有一圈明亮的光芒，他艰难地哽咽着，眼泪直流。深秋的半个身体都从沙发上摔了下来，虚弱的前蹄绝望地伸展着，正要做出挣扎的动作。远处的角落里，风格蜷缩成一团躲在里面，眼睛睁得滚圆，充满了颤抖的恐惧。

“……你永远都别告诉你爸我该怎么做，小子！”规板正在咆哮，“我知道什么对你妈最好！最不需要的就是你那傲慢无礼的态度！每天为了给她花钱治疗拼命干活儿的是我！你又有什么……用处……了？”规板的眼睛抽搐了一下，看清了四个不请自来的闯入者。他醉醺醺地打着嗝，摇晃着，只是继续咆哮。“以露娜之名这是什么鬼-”

苹果杰克已经像一道橙色闪电似的冲他扑了过去。“把你那肮脏魔法从他身上拿开！你这混蛋！”她直接朝他猛撞了过去，低下头一脑袋撞在了他胸口。

“哎哟！”雄驹向后倒了下去，撞碎了一张茶几。

“规板！”深秋尖叫起来。

风歌开始嚎啕大哭了。

剪剪从空中掉了下来，结果被飞过去的云宝黛茜接个正着。“没事儿了，小家伙，我接住你了！”

“这他喵的到底是怎么-”规板刚要吼，一对沉重的蹄子就压在了他胸前，害得他把气全吐了出去。“呃噗！”

“没有谁……咱是说……没有谁会这么对待自己的亲生骨肉！”苹果杰克咆哮如雷。

“你要对我丈夫干什么？！”深秋尖叫道。

“女士！”云宝黛茜抱着咳嗽不已的剪剪朝她怒吼着，“她没把他那恶心的满嘴牙齿都踢个一干二净就算他走运了！”

“大家都冷静点！”暮光叫道。她浑身抖得像筛糠，我还从没见过她这么害怕过。

“你们敢闯进我的家？！”规板在苹果杰克的压制之下挣扎，“你们敢胡乱插足我的生活？！我该叫警察把你们这些蠢丫头通通抓起来！”

“哦！那可真是太有意思了！”苹果杰克几乎是朝他脸上吐唾沫。“那咱倒要看看你怎么脱罪，你这个恶棍！”

“放开我丈夫！”

风歌的嚎啕声更大了。

“啊！有谁能去帮帮那个小丫头冷、冷静一点……”云宝黛茜开始在空中摇晃。

“云、云宝？”暮光结结巴巴地问，“你怎么了？”

“只……只是有点……头晕……”云宝黛茜咕哝着，几乎把剪剪从怀里摔了下来。

我朝她望去……或者说，我试着朝她望去。一股冰冷的雾气挡住了我的视线。我大口喘着气，咬紧了牙关，尽可能轻柔地把剪剪从她蹄子里接了过来。“哦，不，已经开始了！”

“啥？”苹果杰克抬起了头，“已经开始什么-哇啊！”

“吼——！”规板把苹果杰克从他身上踢了下去。“我向地狱发誓，你们要为此付出代价！”

苹果杰克跌跌撞撞地直往后退，撞进了一个瓷器柜子里。玻璃撞得粉碎。房间里的影子在摇摇欲坠的吊灯下阴险地晃动着。

“苹果杰克！”暮光大叫道。

我冲过去把风歌抱了起来，放到了我的背上，然后转过身大喊。“暮光！带我们离开这里！”

“可……可是……”当暮光开始召唤力场的时候，规板从壁炉里抽出一根拨火棍，怒气冲天地冲向晕眩的苹果杰克。“一切都乱套了-”

“你觉得这两个孩子一辈子都住在哪里？！”我大叫道。

“嘿！”云宝黛茜看到规板正举着棍子冲向苹果杰克，立刻冲了下来。“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一眨眼工夫， she就把那只雄驹踢翻在地上，公寓墙上的挂画被撞得哗哗直响。

“可恶，暮光！”我着急地叫道，“我们得赶紧把孩子们救出去！这可能是我们唯一的机会-”我刚说到这里，一股凌厉的寒冷就席卷了整个房子。“哦，塞拉斯蒂娅啊，拜托不要-”

“嗯——！”暮光已经在给她的角充能了。就在规板大叫着什么，挥舞着蹄子朝云宝黛茜逼去的时候，我们俩联系在一起的魔力脉流终于断裂了。我紧紧地抓住剪剪和风歌颤抖的身体，眨眼之间，我们已经摇摇晃晃地撞到了镇上另一栋房子的墙壁。“哎哟！”

“啊！”暮光在月光下的草坪上打着滚停了下来。她咳嗽着，喘着气，“我……我尽可能传送远了……”她颤抖着，试着站起来。“可是苹果杰克和云宝黛茜-”

“她们比我们俩都强壮，”我结巴着，紧紧拥抱着两个孩子，屏住了呼吸。“重要的是，这些孩子们，现在安全了。”

“孩子们……？”暮光问道，疲惫地摇着头。“我……我不明白。苹果杰克，云宝黛茜……”

“暮光，我们都知道她们已经-”我顿住了，眨着眼睛看着她，留意到她正在揉自己的脑袋，就好像刚刚犯了偏头疼。“等等……”

就在这时，一道强光照在我们四个身上。畏缩了一下，我眯起眼睛一看，原来是两扇通往市政厅的大门里透出来的光。

“我的天啊！”一看到两只独角兽和一对受惊吓的孩子，小马镇的镇长就惊恐地跑了出来。几只年长的小马跟着她走出门外，眯起眼睛观察着这尴尬的情景。

“这儿到底出什么事啦？听起来简直像是炸弹爆炸了！”

“我们很抱歉，镇长，”我说。“暮光刚把我们传送到了这里。你看，伯顿街上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而且-”

“镇、镇长！”暮光闪闪站了起来，睁大了眼睛。“您怎么这么晚了还没睡？”

“我们深夜开会，讨论噩梦夜庆典的筹备工作呢。呃……我可以问一下你们这是在大街正中间干什么呢？看起来像是天上掉下来似的？”

“我……呃……我不知道……”她朝我望了过来，然后看到了我怀中那只浑身淤青，颤抖不已的小独角兽，顿时皱起了眉头。“剪剪？！哦天呐！他……他这是怎么啦？！”

“暮光，你……”我如鲠在喉，朝她伸出了一只蹄子，“拜托，仔细想想啊，我知道你肯定还记得一点儿……”

“咦？”暮光快步跑了过来，她和镇长跪下来检查剪剪和风歌的情况。“记得什么？我不明白！这些孩子是怎么了？”

“嘿！暮光！”云宝黛茜的大喊声。

我倒吸一口凉气，飞快地转过身，抬头望去。

天马正朝我们飞来，气喘吁吁地叫道，“你在这儿啊！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怎么了？什么事？”

“是规板家！”她叫道。

暮光目瞪口呆，镇长和其他镇议会的会员们关切地交头接耳。风歌和剪剪重新坐了起来，吓得浑身直发抖。我内心深处开始微笑了……

“你不会相信的！”云宝黛茜的声音变得嘶哑了。“有谁闯进了他的家！而且还绑架了他的孩子们！”

我的微笑立刻停住了。“哦天……”

镇长惊恐地喘着气，结巴着：“规板和深秋的孩子们？！被绑架？！”

“呃……”暮光闪闪扬起了眉毛，指着两个孩子。“你是说……他们俩？”

云宝黛茜瞟了一眼，又低头瞪着。红色的眼睛抽搐不已。“这什么情况啊？！”当她落地的时候，两个影子从月光下的街道上跑了过来。

“暮暮！你在这儿啊！云宝告诉你了没？”苹果杰克也上气不接下气了。她把金色的鬃毛直接甩到脑后，大叫道。“出怪事儿了！咱跟云宝黛茜不知咋地就在规板家里醒了过来，简直像是中了魔似的！接着咱们就发现他孩子们不见了！”

“这肯定是什么黑魔法！”规板叫道，“我还以为你们打败了梦魇之月呢！看在老天爷份上，我一家子搬到小马镇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无聊的麻烦事！我们得赶紧去报警，否则——”雄驹呆住了，目光僵硬地盯着大家中间的那两只小独角兽。“等一下，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我都希望我能解释清楚！”暮光闪闪说道，环视着周围所有的小马，在寒冷的星光下颤抖着，“苹果杰克？云宝黛茜？你们说……你们俩刚才是在规板的房子里醒过来的？”

“估摸着咱俩是在图书馆给你帮完了忙正回家呢，暮暮。”苹果杰克嘟囔着，“咱就实在不明白了，咱俩怎么跑他家里去了呢……”她挠着下巴冥思苦想，“呃……咱这四条腿好像还受了什么猛烈撞击似的。不管是啥玩意儿把咱跟云宝给撂倒了，肯定还在外面！”

“也许孩子们能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镇长提议道。

“风歌，剪剪？”规板低头瞪着他们，“你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风歌只是呜咽着。剪剪迷迷糊糊地眨着眼睛，用蹄子揉着脖子。

“嗯？”规板的眼睛眯了起来。

“我……”剪剪浑身发抖，嘴唇哆嗦着。“我……我不知道……”

“唔唔唔唔！”我在草坪上重重地跺了一蹄子，把所有小马都吓了一跳。“剪剪！告诉他们！把真话告诉他们！你不用害怕他！”

规板尴尬地瞪了我一眼。“这个疯婆娘是谁？！”

“呃……”暮光欲言又止。

我又喊了起来。“剪剪！别让他吓到你了！你身边都是小马，他们能帮助你，能帮助你妹妹，还有你妈妈！告诉他们！告诉他们你爸爸是怎么揍你的！告诉他们他是怎么虐待你们一家的！”

“什么……？！”规板连退了几步，面容扭曲了。

“啥？！”云宝黛茜一脸古怪地看着暮光，“暮暮？你认识这只古怪的独角兽吗？”

“呃……这位小姐？”暮光轻轻地向我走来。“我……我不知道你是谁，不过我觉得你应该冷静一点-”

“唔唔唔唔！”我粗鲁地甩开了她，都快上不来气了。我跪在剪剪面前，连声哀求他。“剪剪，求你了，每只小马都应该得到幸福。尤其是你！尤其是现在！说啊！告诉他们真相啊！”

“我……”他低着头从我面前退开，眼睛里满是泪。“我、我好害怕。我想回家……”

我的心沉到了谷底，我听到自己在哽咽。“剪剪，剪剪求你了……”

“你、你吓到我了，小姐……”他呜咽着，紧紧抱着他的妹妹，避开了一脸疯狂表情的我。“求你了，我只想回家……”

我几乎当场瘫倒了。镇长身后那些年长的小马们正在互相议论。我感觉到苹果杰克和云宝黛茜的影子正在朝我逼来。

“冷静点儿，伙计。看样子你在这附近好像挺面生的，不过咱估摸着，刚刚发生的那个绑架案，你没准儿能透点儿风……”

“除非……”云宝黛茜怀疑地盯着我，眼睛眯了起来。“……你就是绑架犯。”

我转过身来，直视着规板。也许只是月光，也许只是我的想象，但我发誓，在他脸上，我看到了露着白牙的笑容。“唔唔唔唔唔哦哦哦哦哦!!!”一切都化作了炽热的明亮绿光。当闪光散去之后，有一半的小马都被魔力冲击撞倒在了地上，包括云宝黛茜和苹果杰克。

我没费心去扶她们起来，因为我刚一释放出魔力，就撒开蹄子以最快的速度狂奔向了小镇北部。每一次呼吸间，诅咒的寒冷都向我猛袭而来。我浑身上下大汗淋漓，帽衫都被汗水湿透了，

月光在头顶的树枝间闪烁，像是万花筒一样。十月的寒风让我的神经都为之冻结。一等我离开了镇中心的听觉范围，我就刹住蹄子停了下来，靠在了公园的长凳上。这个地方非常熟悉，就在这里，一只安宁的独角兽曾经为一个孤独的男孩

子演奏过一首最温柔的曲子。

这里没有安宁，没有幸福，没有属于剪剪的地方，更没有属于这个贱民的地方。

低沉的咆哮声震动着我的胸口，在喉咙中沸腾，然后从我口中喷发。翡翠绿的光芒再次充满了整个世界。随着雷鸣般的巨响，就像是她的暴怒在遗忘领域中回荡，我毫无顾忌地释放了魔法，力度强大到仿佛唤夜者也在轰鸣。长凳炸成了碎片，飞散在山顶的草坪上。

比起我这肆无忌惮的破坏行为，更加痛苦的是，明天早上凡是看到这些碎片的小马都会用一些可恶的借口或者其他什么瞎编的理由来解释它。我摇着头，强忍着泪，朝我的小屋飞奔而去。

“夜之悲歌”在狂啸，唤夜者琴弦的鸣响异常刺耳，仿佛我咬牙切齿的声音。我高昂起头，怒视着旋转的风暴。雷霆在我周围闪烁，但是遗忘领域的雷鸣根本无法压过我的咆哮。

“从那儿下来！”我大声怒吼，“从你高高在上的王座上下来！和我一同演奏‘孤寂的二重奏’！”

层层相叠的天球悬在空中，若隐若现，但没有丝毫下降的意思。一道道闪电照亮了她投下的阴影中那些正在爬过平台的呻吟小马。水柱盘旋着从周围奔流而过，什么也没有改变。

“我不是在求你！我是在告诉你！”我嘶吼着，冲着刺骨的寒风冷笑。“你要下来帮我完成夜曲的演奏，现在就下来！然后我就会从你生活中消失，再也不来纠缠不休，永远离开你称之为家的这个宇宙破坑！我知道你不想我再出现，所以让这一切都赶快结束吧！马上把你那不死屁股挪到这儿来，我们一块儿把音乐彻底了结掉！”

一圈闪电在球体周围沸腾，聚合成一束爆裂的能量，直射向我。我紧紧抱着唤夜者，召唤护盾挡在我周围，屏蔽了她的愤怒。震荡的冲击波吹干了生锈平台上的所有水汽，把那些呻吟的苦难之魂撞得满地打滚。

“不！”我抗争着弥漫的喧嚣，抱着唤夜者闪亮的琴身仰天长啸，“我不会唱你的歌！你要唱我的歌，该死的！”

又是一束能量朝我袭来，我承受住了猛烈的冲击，用我自己的力量还击了它，我的蹄子深深地踩进了铁锈和尘埃中。雷声渐渐平息，我抬起了头，咬牙切齿，任凭泪水在我面孔上奔流。

“我恨你……”

球体慢慢地，轻轻地飞走了。

“我恨你！”我的尖叫声回荡在苍穹之间的混乱中。“去你妈的！去你妈的交响乐！去你妈的你那破锣嗓子！去你妈的你那破烂翅膀！还有你那冷酷的心，你那可悲的中立主义，你那假仁假义的嘴脸！难怪你唯一能管的就只有这帮可悲的流浪汉！你不过是个没心没肺的死鬼！有哪个正常的家伙会爱上你？！当然不是那个宇宙族母！她就该把你扔进这个遭殃的厕所里面！这对你太合适了！什么样

的女神拥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和神威，却根本不去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连只蹄子都不动弹的？！你的生活到底有什么特别的？什么悲惨的？让你非得缩在这鬼地方，像个缩在自己房间里发脾气不出门的熊孩子？！”

球体飞走了，消失在风暴中，隐约出现在听力范围之外。

尽管如此，我依然在吼叫：“你真是自私！你听到没有？！你这个自私自利的胆小鬼！可能你就不该去重写历史，为什么你就不能考虑考虑去改善一下未来？！你姐妹们正在这么做，为什么你就不能？！”我紧紧抓着唤夜者，这通吼累得我几乎都快瘫倒在平台上了。但我依然在大吼大叫。“我只想变回真实的自己！为了去改变世界！为了去帮助我身边的小马！可你就是不肯罢休，对不对？！你知道吗，我才不在乎你觉得自己有多厉害呢！我拥有唤夜者，你这个恶心巴拉的恶魔！我有一辈子的时间能冲你这么嚷嚷！要是你只想让我变成一个孤魂野鬼，那我这个孤魂野鬼就一直纠缠你，纠缠到世界末日！你听到没有？！在你称之为家的这个可悲的坟墓里，你别想得到任何安宁！我不会让你安宁，我不会让你安宁的！你这首难听的没用破歌！我不会让你安宁的！”

一切只剩下了疯狂，还有寒冷。我跟跄着，一屁股坐在深渊的边缘，颤抖着，保守着自己仅有的一点点温暖之源。

然后，当我沮丧地甩起了我的蹄子，咒骂着，抱怨着，在唤夜者上弹起了“半月影的回响曲”时，这仅剩的温暖之源也化作了凄厉的尖叫声释放而出，久久不能消散。

我站在我的小木屋前，蹄子踩在通往小镇北部的土路中间。现在我距离自己的院子只有几步之遥，但我再也无法向它靠近一步了。我一动都不动，哪怕是遗忘领域中刺骨的寒冷也无法让我颤抖。

窗户后面有灯光，我之前放了一盏灯笼在那里亮着。我知道在里面的某处，彗星不是在睡觉，就是在检查他那半空的餐盘，也许在咕噜咕噜地琢磨着我什么时候会再出现。

我见不到他，现在不行，一时半会儿还不行。

深吸了一口气，我转过身来，瞥着地平线上闪烁的晨光。片刻间，我犹豫着，思考着最近经历的一切，但依然没有考虑因为它们而损失的睡眠时间。

我的蹄子开始移动了。我转过身来，默默地面向着通往小马镇的道路。

“嗯？”仙果抬起了安全帽，擦了把眉头上的汗，把一大堆板子放到了午后的阳光下。“规板？啊，那家伙一直跟我一块儿干活，是个不错的好建筑工。在我们这一行啊，愿意把蹄子弄脏的独角兽可是少得很呢。另外，哈哈，那家伙的角还真是有用的很，谁让我们这儿的机器时不时就出些小毛病什么的呢。他屁股上那个漂亮的手提钻可不是白来的。你懂我的意思吧？”

“我……不在乎他干起活儿来怎么样。”我含糊地说道，站在建筑工地的边缘。锤子和钻头在我周围响个不停。我皱了皱眉头，努力让自己站稳。“我只是在想他今天下班之后会去哪儿。”

“嘿，你没事吧，妹子？”仙果眯起了绿色的眼睛。“你那眼睛……怎么这么红？没睡好吗？”

“不然呢？”我咕哝着。“如果你想听我说实话……”我干巴巴地咽了口唾沫，用困倦的蹄子梳理着自己的鬃毛。“我……是那只雄驹的邻居，他房子里每天半夜三更都在瞎嚷嚷，害得我觉都睡不好。”

“瞎嚷嚷？规板家？”仙果有点愕然，“你是说他家里情况不太妙？”

“这让你吃惊吗？”

“呃……好吧……哈。”仙果耸耸肩，有点尴尬地笑了笑，“他老是抱怨他老婆啰嗦什么的，不过那只是家常话嘛，你懂的。我们这一行儿啊，本来就比其他小马的活儿要辛苦不少，所以我们有时候会不自觉地抱怨自家的那口子。不过我可从没想过太多。唉，就连我男朋友都时不时听到我们俩说话，他还笑呢，呵呵……”

“听着，你能不能……”我摇摇头，叹了口气，低声说道，“你能不能告诉我……嗯……他回家之前经常去的地方吗？因为我碰巧知道他每天很晚才会回公寓。”

“这个……”仙果有点局促不安。“其实也只有一个地方，太阳一落山，大多数干重活儿的小马都会往那儿跑……”

当天晚上，我踏入了铜冠酒吧的中庭。以前我从来没进过这地方，闻着里面的气味儿，我也知道为什么了。空气中弥漫着朦胧的烟雾，在昏暗的灯光下，小马们咳嗽着，低声嘟囔着莫名其妙的话，然后沉浸在大杯的啤酒里。一台电唱机正在播放一首三十年前的民歌，喇叭缺乏修理，发出来的音乐嘈杂而刺耳，听起来像是砂纸在摩擦。不过看来谁也不在乎，他们的表情看起来都那么虚伪浮夸，尤其是徘徊在吧台长长尽头的那些。

其中有两个身影，声音比酒吧里其他顾客更响亮。其中之一是一只粉红色独角兽雌驹，脑袋上还顶着特别打理过的更粉红的鬃毛。另一个……就是害得我失眠的目标了。

“对！”规板睡眠惺忪地傻笑着，喝了一大口啤酒，挠着尽是胡茬的下巴。“我可是建造艾奎斯陲亚王国大厦的顶级建筑师之一。我在鹰架上如履平地，用纯粹的魔法来铆接横梁和支柱。当然啦，那些陆马全都得听我的调遣。你懂的，那些可怜的傻瓜，没有魔法，他们就跟泥巴一样没用。”

“嘻嘻嘻……你说的太对啦！”独角兽轻声赞同着，妩媚地眨着眼睛，“他们肯定非常依赖你的专业知识。”

“一点儿都没错！”

“马哈顿如何拔地而起，建筑直插云霄？”她眯起了眼睛，脸颊泛红。“肯定非常神奇！”

“嗯……”规板又是一大口，嘴角挂着啤酒沫子，朝她醉醺醺地笑着，“相信我好了，我对神奇还真的略知一二呢，而且，都跟我挺拔的角有关。”

“嘻嘻嘻嘻……”她甩了甩鬃毛，靠在了柜台上。“嗯……真的吗？”

我深吸了一口气。迈开冰冷的步伐，我大步向前走去。

“这地方臭死了。”规板咕哝着。

“什么，酒吧？还是这个乡下小镇？”

“都一样。想去个真正甜蜜的好地方吗？”规板问道，“去个更能让你感受神奇的地方？”

我跳了起来，坐在了那只雄驹旁边的酒吧凳子上。“我可不会选沙发，深秋一直都睡在上面，当然了。”

规板的脸色变得更苍白了。

雌驹伸长了脖子，扬起眉头看着我。“不好意思，你说什么？”

“我当然不是在说十月的天气了。”我连看都不看她，低声回答道。盯着酒吧里面，我疲惫地眨着眼睛。“我说的是某只雌驹的名字，碰巧了，就是这只雄驹的老婆。”

独角兽使劲眯起了眼睛。她疑惑地看着我，然后又盯着规板。“我都不知……这到底算什么？”

“切……哦拜托……”规板尴尬地轻声笑着，“随便跑来一个蠢婆娘，她说什么你不会就信什么吧？”

“不会的啦。”她低声回答，然后皱起了眉头。“我猜我在这儿呆得也够久了，久到对你而言我也成了个‘蠢婆娘’。”

“呃……呃……”

“十分抱歉，”雌驹嘟囔着，从酒吧凳子上爬了下来。“不过你说的没错，这地方真是臭死了。在它变得更臭之前，我还是趁早离开吧。”她甩了甩鬃毛，不紧不慢地离开了酒吧。

规板深吸了一口气。他用蹄子狠狠地抹过了吧台，转过身来用足以切割玻璃的怒视瞪着我。“你肯定玩得很开心吧？嗯？给我个理由，让我不把你的角拧下来戳你眼睛里去，小姐-”

“我知道你对你的孩子们都干了什么，规板。”我低声说。

他茫然地瞪着我，有什么东西湿透了他的后腿。他跳了起来，意识到他不留神打翻了杯子，让酒流了他满腿都是。他把酒杯拍在了柜台上，胡乱把酒水抹下去，然后一脸疑惑地斜看着我。“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说什么，你刚刚也听见了对吧？”我转过身，冷漠地盯着他。“我知道你是怎么对待剪剪和风歌的。”

他一言不发。我在他的眼睛里看不到一丝良心的火星在闪烁。

这并没有阻止我继续低吟：“我知道你会掐住剪剪的脖子，直到他几乎窒息而死。我知道你把你所有的烦恼、仇恨和恐惧通通发泄在这无辜又可怜的孩子头上。我知道你侮辱风歌的才华和智慧，阻碍她的成长。最重要的是，我知道你道貌岸然的嘴脸下面隐藏着什么样的丑陋，什么样的残忍，什么样的罪恶，全都隐藏在你给一只可怜的独角兽当个好丈夫的毛皮下面。你早就不爱那个病患了，就好像你从一开始就没爱过她一样。”

规板瞪着我，那饱经风霜的面容凝固了。背景之中，电唱机的唱片放到了头。

当酒保过去把唱片反过来，快步走回吧台里的时候，喇叭里传来了短暂的刮擦声。

“再来一杯吗，规板？”

规板默默地点点头，举起他的杯子。酒保续满了他的杯子，然后走向我。我轻轻地挥挥蹄子示意他离开，于是他回去继续工作了。

规板一声不吭地喝了一大口啤酒，吞了下去，然后又盯着我。“你这说的是什么瞎话？”

我疲倦地盯着他。在这一刻到来之前，我已经焦躁不安地徘徊了二十四个小时，现在我仍然能够闻到自己疲惫的身体上带着**遗忘领域**的铁锈的气味。哦，要是塞拉斯蒂娅也能闻得见该多好。

“这是你能做的最接近善行的事，”我低声告诉他，“马上停止你的所作所为。不要再自我毁灭了。我不知道你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悲伤，也不知道你想掩盖什么样的痛苦，但是你身为一个丈夫，注定是一家之主，是这个家的顶梁柱。如果你放任自己堕落，放任自己崩溃——无论是你的才能，你的力量，还有你的道德也好——那么你的家只会和你一同崩溃。你原本可以保护好的三个生命，却被你给扔进了垃圾堆。深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你，这就是你搬到这个城镇的原因，不是吗？剪剪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激励他的父亲，不是一个只会殴打和恐吓他的可怜虫。你的沮丧和愤怒，已经流传到了剪剪的身上，正在被他发泄给学校里的同龄孩子们。再这么任其发展下去，他会变成一个怪物的。而风歌呢？那孩子年轻，天真，充满了潜力。她的内心深处藏着一个艺术家，还没有发现自己的可爱标记。而你正在毁掉她享受自己童年中最可爱、最关键时刻的机会。”

我终于在凳子上转过身来，面对着他，身子向前倾，眼睛里闪着诚挚的光芒。

“这又为了什么呢？为了又花了一天时间把自己的焦虑藏在杯子底下？为了又一个吵闹的夜晚？我知道你讨厌这个镇子，规板。我不知道你的憎恨从何而来，但为什么你不能后退一步，仔细看看呢？你会发现这个镇子并不恨你。这是个充满了爱，充满了希望，充满了彼此关怀的小马的地方，为什么你就……”

一股灼热的呼吸涌上了我的鼻子。我咬紧了牙关，努力克制着，继续保持低声。

“非得过得这么辛苦，这么麻烦，这么……拒绝如此简单的改变？这到底算什么了？为什么拒绝承认自己错了？为了你的家，为了你自己，现在重新开始还为时不晚！”

规板看着我，一时间，他的鼻翼展开了。他又喝了一口，吁了口气，对着泛着霉味儿的空气低声嘟囔。“你知道吗，我曾经也相信过爱情。”他捏着自己的酒杯，用眼睛盯着杯子边，把它转来转去。那双眼睛毫无神采，就像两颗大理石弹珠。“我曾经也相信改变，我曾经也相信希望，未来，还有所有那些愚蠢的废话。哼，我曾经就和你一样充满了活力，活得丰富多彩。就是因为我太相信这些破玩意儿，所以才把自己赔进去了。深秋和我举办了婚礼，我们两家都在那里，欢笑，派对，蛋糕，气球……我们去度了蜜月，玩得那叫一个开心，过得那叫一个幸福啊。真的……真的很幸福啊……然后，你知道我发现了什么吗？”

我好奇地眨着眼睛看着他。“是什么？你发现了什么？”

他又喝了一口，叹了口气，然后随着一声咆哮，他凶狠地把杯子砸到我脸上。

那杯子砸到了我角上，分量重到足以把死者砸醒过来。我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身上到处都是玻璃碎片和啤酒泡沫。我的耳朵因为撞到了地板而嗡嗡直响。咬着牙，我透过额头流下的鲜血，抬起头来的时候看到规板的蹄子落在我身边。我的视线一路上扬，蹄子，腿，肩膀，脖子，直到我看到了他那张正冲着我唾沫星子四溅地咒骂的脸，吼声简直像巨龙。

“所有的雌驹都是一无是处的吸血鬼！”规板的声音轰鸣着，盖过了周围顾客的惊叫。“严重的灵脉失联症是遗传病！那个阴险的婊子在跟我约会之前就知道自己有这个问题！然后，一年……我们结婚才一年时间，她就发作了！就是你所谓的爱，害得我成了她这辈子的钱包！我恨我的孩子吗？你他妈说的太对了！我讨厌那个臭小子！我讨厌那个笨丫头！我讨厌她身上掉下来的所有天杀的玩意儿！枷锁再可爱也是枷锁，就算每次我试着教他们该怎么好好听话的时候他们哭得再厉害也一样！你想谈谈改变？你想谈谈未来？只要他们还像是他们那没用的母亲那样敢不尊重我，那就没什么好改变的！没什么好解决的！”

“够了，规板！”吧台后面的酒保吼道，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他都已经花了半分钟的时间试图盖过那只雄驹的咆哮声了。他怒视着这个醉鬼，蹄子里紧紧握着一根金属球棒。“我不管你老婆有多糟糕，不许在我这里殴打顾客！在我的酒吧里可不行！”

我默默地凝视着规板，那疼痛从我额头直刺全身，让我微微地颤抖着。

他怒气冲冲地站着，左右活动着脖子，发出了骨节的爆响。在所有小马紧张的注视中，他从附近的凳子上抓过一个鞍包，平静地在背上背好。最后，他指着，低声威胁着。“我不知道你想要什么花招，小姐。如果你是马哈顿社会服务中心来的，那你趁早滚蛋。但是，如果我发现是她派你来的……如果她觉得用这种懦弱的方法可以报复我的话……”他一边走出门外一边斜眼瞪着我。“我向露娜发誓，改天他们会在垃圾桶里找到你们俩的脑袋，都裹在你身上那件像是帽衫的破布里面。”他从两个顾客身边闯过，一蹄子踹开了门，门外的星光短暂地分开了室内的轻烟，门在震惊的小马们面前砰的一声关上了。

我坐了起来，抬起蹄子，平静地感受着顺着我的脸颊往下流淌的温暖血液。我看着我的前蹄，上面沾满了血。

“那个臭流氓就该被好好修理一顿。”酒保在后面抱怨着，叹了口气，“我还以为所有那些混蛋都留在马哈顿了呢。”他关切地低头看着我。“嗯，你看起来伤的不轻啊，我能帮你什么吗？”

我的目光回到门上，十月的寒夜在门外徘徊。

“呃……女士？”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非常非常深。

“女士，你还好吗？”

规板沿着路朝小马镇中心走着。月光在泥土路和草坪上投下了瘦长的影子。他左摇右晃，喃喃自语。他的眼睛眨着，每眨一次都越来越疲惫。

他走过市场区，走过一连串关门的店铺。所有的商店这时候都停业了，所有的灯光也都熄灭了。一阵寒风吹过了街道，卷着沙沙作响的尘土和树叶穿过空旷的街区。

“呃……唔唔……一帮该死的陆马乡巴佬……我向地狱发誓……”

如此雄辩之后，他把蹄子伸进了自己的鞍包，掏出一个小铁壶。用魔法拧掉了壶盖，他咧开了嘴，把酒壶举到嘴边，使劲灌了一大口。

“嗯……唔……哈哈……‘仙果’。嗯……不知道她的味道是不是跟名字一样好吃，哈哈……”

他转着酒壶，又把它聚到了嘴边。这次他什么都没喝到。

“嗯？”他眨了眨眼，然后意识到蹄子里的酒壶不见了。低头一看，他看到酒壶掉到了泥地上，里面的液体流得到处都是。“哦，他喵的……”

规板弯下腰，想把酒壶捡起来。

它忽然从他面前滑开了。

他眨着眼睛，皱着眉头。“什么鬼？！”他嘟囔着，满嘴的酒味儿，像是喷着冰冷的寒气。他眼看着那瓶子滑出了街道，滚进了附近一条阴暗的小巷里，不由得哆嗦了一下。他醉醺醺地皱着脸，抬头望着夜空，一阵凉风从他身边掠过。尽管如此，规板还是耷拉着脸，直接跟着那个不守规矩的酒壶进了巷子里面。

小巷的黑暗笼罩了他，他跌跌撞撞，撞到了垃圾桶上，在他的咒骂声中，一只老鼠飞快地从他蹒跚的蹄下溜走了。深一脚浅一脚地踏过一堆木料，他眯起了眼睛盯着建筑之间的阴影。最后，他看到了一抹朦胧的月光。

“呃……你在这儿啊。呸……该死的，全都脏了……”他走到了酒壶前，弯腰想把它捡起来。

就在这时，一根木头方子毫不留情地砸在了他的后蹄子上。

“啊！”他尖叫着，立刻向前倒了下去，摔了个狗吃屎。他的脸结结实实地扎在了水泥地上，当他试着翻身的时候，整个身体都在抽搐。

还是那根木方子，在绿色的魔法光芒中飘在半空中。它呼啸着旋转，随着一声脆响，击中了他右前腿的膝盖。

“哦啊啊啊啊女神啊！”尖叫声被遮挡在两层楼高的砖墙之间。他翻身倒在地上，紧紧地抓着自己的右前腿嚎叫着。“唉……啊……哇啊……”

木头方子在刚刚的撞击中断成了两节，边缘像刀刃一样尖锐。尽管如此，我依然用魔法在地上拖着它。我漫步走出了藏身的阴影，高高站在他面前，低头俯视着他。我的眼睛在抽搐，黑暗中有火花在闪耀，我的火花。

他的尖叫声简直像是在生孩子，我只希望这一刻要是能再神圣一点儿就更好了。他眯着眼睛瞅着我，眼睛里闪烁着恐惧。“你他喵的是谁？！”

那咆哮声依然那么难听，我忽然想象着如果生锈的枷锁束缚住他的那张臭嘴该有多美好，于是我对准了他那张嘴，卯足了劲抡起木方子砸了过去。随着一声模糊的雷鸣，他翻身倒下了，月光下尽是他喷出来的脏血。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铜的气味儿，闻起来就像是遗忘领域的铁锈。我站在他头顶，俯视着他，欣赏着他微弱的喘息声和呜咽声在我们周围的砖墙剧场中间回响。

“我是谁？”我的声音很单调。“那无关紧要。反正你也不会记住的。就算你记着也没关系，你还是那个残害三只无辜小马的恶棍，许久以来一直用你的无知、愤怒和痛苦囚禁他们的混球。”

“呃……是……是要钱吗？！”规板冲着我喷着唾沫，我看到他的脸都皱成疙瘩了。哪怕是身处痛苦和创伤中，他也只靠着愤怒生活。“拿走我的鞍包就是了，你这个疯子！”

“这根本不是钱的事！”我咆哮如雷，用那根断裂的木方子锋利的边缘压住了他膝盖受伤的位置。他又是哆嗦又是挣扎，任凭我朝他吼叫。“这是为了平静！这是为了幸福！只要你那没用的破角还有能力把你的孩子欺负到生不如死的地步，这些东西就永远不会出现在你的家庭里！”

“是……是为了那些该死的孩子？”规板像只老鼠一样吱吱直叫，在恐惧和怀疑中，他都翻白眼了。“小姐，你想要他们就尽管带走他们好了！只要你、你开口，我什么都可以做！只、只是别再打我呃呃呃呃——”

“不……”我的力度更大了，“不，你根本不会改变的。”我的声音低沉，整个身体都在颤抖。在某处，唤夜者可能一直在震动，但我依然无法从我鸣响的耳中分辨出来。“所以是我，我才是不得不得改变点儿做法了，在我还有能力这么做的时候……”

“什么……”他的脸上露出了困惑的表情。“你……你要干什么？！”

“你没听见我说话吗？！”我狂怒不已，我的角已经烧得仿佛炽热的翡翠灯塔。折断的木方子在我的魔法下高高地举了起来，照得棺材一般死寂的小巷里仿佛闹鬼一般幽冥。“谁也不会知道这其中的差别！你也一样！我是这个镇上的幽灵，我所做的一切，历史只会去做些拙劣的适应！谁也不会知道我曾经在这里活过！可你呢？！你没了，又有谁会想念你？！”

“求你了。求求你，小姐-”

“又有谁会想念你？！”我的尖叫声无比刺耳。

他举起粗壮的前蹄挡住了自己的脸，浑身抖得像是筛糠。

我把木方子举得越来越高，我的狂怒在熊熊燃烧。

照着他的角砸下去。干掉他，让他再也没法折磨他的孩子们。

他在惨绿的阴影下颤抖，我闻到了垃圾的臭味，汗水的咸味，还有尿骚味。

打烂他的角，就是这么简单……

我牙关紧咬，空气中充满了寒雾，随着血管的每一次脉动，我看到他身后的狂风暴雨正滚滚而落。成千上万的孤魂永远为了她的歌而哀号。何等忧郁，何等正义，何等渴望……

马上干掉他。干掉他。干掉……

壁橱里装满了毛绒动物玩具。月亮舞坐在它们中间，紧紧抱着自己抽泣。我把他抱得更近，但是剪剪依然一言不发。她浑身伤痕累累，迷惑而孤独。大雨从楼梯间倾泻而下，仿佛葬礼的面纱。我恳求他，我哀求他向暮光闪闪和其他小马说出真相，但是他拒绝了。她离我而去，整个学校的庭院空空荡荡，雾气蒙蒙。我永远无法理解痛苦，永远无法理解苦难。规板也同样无法理解，哪怕是现在，

他正张大了血流不止的嘴巴，瞪着我，等待着我的最后一击降临。很快，谁也不会知道这件事了。

除了我。

我的怒气融化成了沉重的喘息。头顶的角也黯淡了。当我倒在地上的时候，小巷里回荡着木方子摔落在地的脆响。我用蹄子捂住了嘴，但依然无法阻止我的哭泣。它仿佛手术刀一般从我身体中穿插而出，剖开了我的心扉，邀请泪水来洗清那一刻的恐惧，结果它失败了。

我呼吸急促，蜷缩着靠在小巷的墙上，对面是一只颤抖的雄驹。他的身上满是淤青和伤痕，仿佛我的名字烙印在他身上。我盯着它们看的每一秒钟，它们都在一层薄雾之下越来越模糊。我浑身发抖，哭得一塌糊涂。在什么地方，有个声音呜咽着：

“你……你……”我尖叫着，喘息着，结巴着，“你……还能感觉到你的腿吗？”

他没有回答我。他只顾着浑身发抖。小巷之间的狭小空间忽然变得无比寒冷，他张开了嘴，一股白气混着血液喷薄而出。

我咽着唾沫，朝他伸出了一只蹄子。“先生……？你、你还好吗？”

“唔唔唔唔！”他粗暴地甩开了我，咆哮着，眼白在月光下疯狂地闪烁着。“啊啊啊！离、离我远点儿！”

我从他身边冲了过去，把如鲠在喉的感觉硬是咽了下去。“我……我不会……”我的表情崩溃了。“我……我不会伤害你的……”

“啊……呜呜……天呐！哦女神啊！我、我这是在哪儿？！这、这是怎么回事啊？！”

“拜托，我保证，我不会伤害你的……”我试着微笑，结果只是哭得更厉害了。“我……我这就去找小马来帮你，拜托……”

“呃呃呃……我、我要的就是这个……还不快他喵的去啊！”

“我……我会想办法让你好起来的，只是……”我摇着头，用碧绿的魔法把他轻轻地包围住。“相信我，规板先生，嘘……你会没事的……”

“你……你怎么知道我的……”他疑惑地问，但是当我努力把他从地上慢慢抬起来的时候，他疼得龇牙咧嘴。

我慢慢地飘着他，跌跌撞撞地走出了小巷，穿过小镇走在死气沉沉的星空下。这可花了好久。一路上，他至少忘了我四次，每一次他都越来越惊慌。直到最后痛苦和迷惑终于压垮了他，受伤的雄驹失去了知觉。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喘息声，我对这声音的厌恶感超出了我之前听过的一切。

第二天下午，我坐在小马镇中心医院外面的长凳上。我蓬头垢面，身上的连帽衫一股汗臭和泪水的味道。我听到小马们的蹄声从我身边走过，当他们靠近我的时候，总是会稍稍停一下。他们肯定是稍微花了点儿时间特别盯着我看，这都是我猜测的，因为我的脸一直都埋在前蹄里，根本没抬起来过。

彻夜无眠，而现在，我依然清醒。在这漫长而痛苦的一整天时间里，我的心

都在内疚之中煎熬着跳动。这一次，诅咒带来的寒冷还不足以扑灭我心中那个灼热的疙瘩。

最终，当我的理智到了崩溃边缘的时候，医院正门终于响起了门板滑开的声音。我站了起来，擦掉了脸上的泪痕。我转身去看，嘴唇颤抖着。

规板正一瘸一拐地走出来，他的右前腿拄着一根拐杖，后腿缠着厚厚的绷带，但总算还是承受住了他的体重。他的半张脸都被绷带盖住了，让我喜忧参半的是，那表情更像是恼火而不是痛苦。他喃喃自语地抱怨着，垂头丧气地仰望着晴朗的天空，笨拙地迈开蹄子，拄着拐杖向前蹒跚地走去。

他还算完好，在我这一辈子里，从来没这么开心过，又这么想要躲起来。但是，我鼓起勇气跳下了长凳，因为僵硬的四蹄而哆嗦了一下，然后朝他快步走去。

“呃……规板先生？”

“唔唔唔……”老半天，他才转过身来瞪着我，“嗯？你想干嘛？”

“呃……你……”我摆弄着连帽衫的袖子。“你还好吗？我是说……医生有没有说你受了什么真正的痛苦-”

“啊！”他干呕起来，斜着身子躲开了我。“离我远点儿，臭要饭的！哦，女神啊，我真恨这个镇子！”

“求你了，我必须知道-”

“首先，不，我一点儿也不好！”他吼道，“那些遭殃的医生想把我口袋里的每一块钱都捞走。第二，你这样的臭要饭的在乎这个干什么？！”

“我……”

“滚远点儿，小姐！”他抱怨着，“我向露娜发誓，我到处都能碰上遭殃的蠢婆娘！啊——！”他一边咆哮一边蹒跚着走开，气势汹汹地仿佛要掀起暴风雨。然后又补了一句：“我才在铜冠酒吧喝了三杯而已！反正那破地方也是个垃圾堆……”

我坐在地上，紧紧盯着他的背影，拥抱着自己。整个下午慢慢逝去，我终于站起了身，转身慢慢向北方跑去。

通往我小屋的门无力地打开了。彗星立刻跑了过来，亲切地喵喵叫着，磨蹭着我的前腿。

我呆滞地凝视着他。看见了他的空盘子。没说什么，我飘过他的猫粮袋子，把里面的东西倒进了餐盘里。这个任务在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的魔法失效了。袋子摔到了地上，还有我也是。我瘫坐在床边，抬头望着虚空中。

彗星甩了甩尾巴。他看看我，又看了看乱七八糟的餐盘。他的胡子弹了弹，我忽然感觉到他温暖的小爪子爬上了我汗津津的身体，他在嗅我的鼻子。

我眨了眨眼睛，低头看着他。慢慢地，我虚弱地抬起了一只蹄子。

他磨蹭着它，紧紧地凑在我身边偎依着我，惬意地咕噜着。

我咽着唾沫，轻轻地抬起了前蹄，把他抱了起来。我感觉到他的温暖传到了我身上，不由得开始抽泣了。紧紧闭上了双眼，我蠕动着嘴唇，努力忍住了泪。

“为什么我就做不到呢，雪石膏？”我呜咽着，“为什么我就得被这么糟糕、

这么可怕地囚禁在这里？为什么我就不能做该做的事呢？我都已经、已经当了一年的孤魂野鬼了，而且……我、我就是没法接受这一切。我……我……我本来可以做很多事情，我可以让一切都不一样。谁也不知道这需要什么，谁也不、不会知道我、我为了让、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更加谐律，而做过什么……”

彗星蜷缩在我身边，蠕动着它毛茸茸的小身体，适应着我身体的颤抖。他抬起橘黄色的小脸，喵喵地叫着。

又是一声呜咽逃出了我的唇边。我颤抖着，“可是，我会知道的。”我紧紧地抱着他，磨蹭着他，泪水终于流了下来。“我会知道的。”呜咽声这次柔和了一些。我把脸埋进了他咕噜的小身体里，声音变得沉闷了。“老天保佑我，雪石膏。可我、我很高兴你不在了。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不会亲眼看见……”我抬起头来，紧张地凝望着唤夜者的藏匿之处。“你不会亲眼看见我变成了她……”

在我的泪慢慢干涸的时候，彗星一直紧紧地抱在我身边。大约一个钟头之后，我总算是喂完了他。然后，夜幕降临，我关上了灯，蜷缩在寒冷的小床里，最后，总算是断断续续地睡着了。

在清晨的清新空气中，我弹奏着七弦琴。在十月的清风中测试着每一个音符，绝望地试图重温我昨晚可能做过的任何孤独的梦。结果我根本没机会回忆起什么，因为很快，车厘子的声音就在我耳畔欢快地响了起来。

“哦，我很高兴蓝音教授能派你过来，但我更高兴的是你的流感终于好了，今天总算是来了！”她笑得比初升的朝阳还要灿烂。我们面前的学校操场上，孩子们正在嬉闹玩耍，享受着课前的闲暇时光。“你都不会相信，你的来访对我的学生们来说有多幸运。自从我宣布我们将有一位来自坎特拉皇城的特邀嘉宾，他们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听听艾奎斯陞亚音乐的历史呢！”

“我挺好奇的，”我疲惫地喃喃自语。“在我来之前，你这个礼拜都在教些什么呢？”

“哦，就是一般的基础数学，几何，还有……”车厘子顿住了，那双绿宝石般的眼睛眨着。“嗯……”她揉着下巴，眯起了眼睛。“还是我上周教的那些几何课？这个……不知为什么，怎么记不太清了呢？”

我深吸了一口气。“嗯……”当我开始在七弦琴上弹起另一首曲子的时候，我向她露出了沧桑的笑容。“我相信你还是让他们都很开心，对孩子们来说，这就是最重要的了。”

“嗯，开心是一件好事。不过，学习嘛……嘻嘻嘻嘻……也不能忘记哦。现在我们终于能开始了！”

“我们……可以忘记很多事情。”我清了清嗓子，耸耸肩膀。“我想，我要说的是，对于这些孩子们而言，你，比知识更加重要。你……给他们带来了幸福、带来了欢乐，带来了学习的兴趣和激情，车厘子小姐。这份感觉永远不会从头脑中消失，因为它已经深深地扎根在我们心里了。”

她笑了起来，桑葚色的脸颊变得更红了，“我喜欢你的想法。嗯……或者，嘻嘻嘻嘻，我应该说‘感觉’吗？”她眯起了眼睛，表达着对我的关切。“不过，

我能问一下吗？你的身体……真的健康了吧？”

“是的，车厘子小姐。我好得很。”

“因为，要是你身体还不太舒服的话，我相信蓝音教授也会很愿意重新安排时间，等到即将来临的坎特拉皇城实地考察旅行之后-”

“相信我，”我稍稍提高了一点音量。然后我清清嗓子，尽我所能向她露出了最平静的微笑。“我……这辈子还从没这么清醒过。”

她眨了眨眼睛，羞涩地微笑着。“嗯，那好吧。我猜我们都能尽自己的-”她的头转向一边，眼睛顿时一亮。“大麦克，你来啦！”

“嗯～对。”

“哦！你还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带来了更多木柴！”她从我身边的野餐桌旁跳了起来。“来，我来帮你拿！”她转过身来朝着我眨了眨眼睛。“我先离开一下，呃……”

“天琴，天琴心弦。”

“哦！好的，心弦小姐！我不会离开太久的。”

“嗯……只是……呃……别走太远了啊。”我告诉她。

“嘻嘻嘻！怎么会！咳咳……”她快步走向那只正站在校舍旁边的大木箱前的红色雄驹，“小心一点啊，我知道你是个大块头，但不管是谁都可能被压垮的！”他只是微微一笑，然后让学校老师帮了他一把。

我远远地看着。现在我依然在弹奏七弦琴，但几乎没去留意我正在弹什么。在几天以来的第一场睡眠之后，这个早上感觉就像裹着一层梦幻的迷雾。然而，就像其他幻梦一样，一个熟悉而刺耳的声音把我唤醒了。

“我还得跟你说多少次才行，蜗蜗？”剪剪一瘸一拐地走近了野餐桌。“我现在什么游戏都不想玩！”

“哦……来嘛——”蜗蜗在他身后蹦着，噘着嘴。“可你一直都不出来玩！”

“我只是累了。”剪剪嘟囔着，“要是我想在突击测验中得高分，那我就得去学习！”

蜗蜗的脸因为困惑而皱了起来。“呃……你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在乎考试了？”

“你管我！”剪剪朝着他的瘦高个朋友吼道，“没准儿是因为我不想一直无所事事！没准儿是因为我不想变得一无是处！”

蜗蜗好奇地把头歪到了一边，“你怎么会一无是处，剪剪，”他喃喃着，“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剪剪闭上了眼睛，露出了左眼睛上轻微的瘀伤。他叹了口气，嘟囔着。“蜗蜗，我们回头再一块儿玩，好吧？现在，你先去别处……去追蝴蝶什么的，或者在我不在的时候随便你做什么都行，别惹麻烦。”

“蝴蝶？”蜗蜗直挺挺地站起来，不停地眨眼。他突然倒抽了一口冷气，整个身子都跳到了空中。“我得去救那些花！”他撒开蹄子就冲过了忙碌的操场。

“嗯……”剪剪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差点儿一头撞到我身上。“哦，音乐！”他抬头看着我，或者更准确地说，看着我的七弦琴眯起了眼睛。“嗨，呃……您一定就是车厘子一直跟全班讲的那位音乐家了。”

我平静地看着他。什么都没说……一开始没有。

“可、可是……那个……我还以为您病得来不了了了呢？”

深吸一口气，我向他沧桑地笑了笑，“我好多了。”

“哦。”他点点头，然后凝视着蹄下的草地。“我想这很好。”

“我不能错过教室里挤满了孩子的机会，”我说着，随意地弹奏着另一首曲子，“分享音乐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事情了，我觉得……每只小马都应该得到幸福。”

“哈哈，如果您这么说的话。”剪剪嘟囔着，用蹄子刨着地面。“那您可真是选了个蠢地方啊。”

“哦？”

“是啊，学校太……实在是太无聊了。”他喃喃着，“这要是换成舞台或者小马镇才艺表演的话……或者……”

“你讨厌上学吗？”我问道。

“嗯……”他皱起了眉头。“不，我想不会的。我是说……对，当然了，这的确很无聊。但是，我可以见到其他很多的孩子。我可以和同学们开玩笑。”他窃笑起来，“我可以和蜗蜗一块儿玩，就算他有一半时间都在犯蠢也好。”

“这感觉很放松，不是吗？”我说道，“就像是一首曲调不断变化，但始终都很温柔的好歌？”

他咬着嘴唇。我听到了抽泣声，他扭开了脸，避开了我的视线，低声嘟囔着，“对，放松，真的很好……”

我看着自己的七弦琴，又看着他，“你最近一次有机会听音乐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我……”他还是不看我。小小的肩膀颤抖着，“我妈妈以前经常给我唱歌，可是……她再也不给我唱摇篮曲了……”

“不唱了吗？”

“不……”他叹了口气，“那样不好。”

“真的不好吗？”

他沉默了。

“你至少还记得它们，对吧？”我问道，“回忆起它们，你会感到放松吗？”

他转过头来看着我，眼睛已经是泪汪汪的了。

“听我说，孩子……”我俯下身，轻轻地微笑着，“音乐永远不会消亡，无论我们身在何方，只要我们能够幸福，那么它就不会消亡。毕竟，这是我们每只小马都该得到的。”

慢慢地，他和我一同笑了起来，尾巴轻轻地摆着。“您今天真的要和大家分享一些音乐吗？”

“嗯哼……”我点了点头。“我……也只能为你做这些了，孩子。”

“嘿……”他慢慢地点着头，望着正在帮大麦克搬运木柴的车厘子。“我想我会喜欢的。”

“嘿，小子！给我过来！”

剪剪的身体猛一哆嗦，我看到他咬紧了牙关。他颤抖着，转过身来，急匆匆地扔下一句话：“我得走了！”

我望着他一路跑出了校园，爬上了芳草茵茵的山丘，沿着一条肮脏的土路，走向了一只让你一看就忘不了的雄驹。我的呼吸都顿住了，怀中的七弦琴也停了。

“你聋了吗，小子？！”规板拄着拐杖吼道，“我叫你赶紧给我滚到这边来！”

剪剪僵立在原地，有一刻，我不知道为什么，直到我看到他因为无形的寒冷而打了个哆嗦。“呃……啊？爸爸？这怎么……”

“你还在等什么呢？！”

“我……我不知道，我只是……我在干什么啊？”

“我叫你过来的时候，你就赶紧过来，听到没有？！”

“嗯……”剪剪低下了脑袋，“是，爸爸。”

“别跟我是来是去的。”规板哼哼着，然后转了转缠着绷带的脖子，“闭嘴跟我过来，我们要回家了。”

剪剪困惑地皱起了脸。“哎……？回、回家？”

“对，你听见我说什么了。回家。”

“可、可是……”他转过身来，回头望着操场和不远处的校舍。“今天是上学的日子啊！我、我真的得回家吗？”

规板猛地转过身来，两眼通红，目露凶光。“我不是告诉过你别当众让我丢脸吗？！”他的角亮了，剪剪的前蹄被魔法粗暴地拽了过去，硬扯到了成年的独角兽身边。“昨天晚上我在回家路上被鬼知道是什么东西给揍了一顿！我的钱全赔给医生了，现在我从工地的老板那里知道，在我的腿愈合之前都不能去干活儿！这就是说你得呆在家里，伺候你亲爱的老爸，帮着做家务！”

“可……可是……”

“你敢跟我顶嘴？！在我花了这么些年把你辛苦拉扯大之后？又是喂你，又是养你，又是给你惹的祸擦屁股？！你欠我多少你知道吗，臭小子！别去管学校的事了，你妈肯定有些书能让你在家里也学习。公主作证，她就整天没事干坐在那儿看她那些破书！”

“好吧……”剪剪无精打采地低声说道，脑袋都耷拉到地上了。

“噉……”规板一瘸一拐地朝镇中心走去，每一步，他的右前腿都缩着，“别扯我后腿，听到没有？！这都已经够丢脸的了！我不指望你能明白……”

我看到他们开始离开了。我转过身，朝反方向望去。车厘子和大麦克还在忙着搬木柴，完全没留意到。我本来可以说些什么，我本来可以冲过去告诉他们剪剪被规板给带走了，我本来可以做很多大胆而夸张的事情。

但是，我做了其他的选择。平静地吸了口气，我把七弦琴飘到了面前，趁着十月的清风，响亮而平稳地，开始弹奏了一首非常优美的曲子。

规板和剪剪沿着土路走得更远了。我开始看不清那男孩子的可爱标记了，他父亲低声地咒骂也变成一种遥远的絮语。

我耐心地继续演奏，坚持不懈地演奏了整首歌，任凭旋律随风飘荡。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呼吸被冻结在诅咒那可怕的寒气之中。

然后，仿佛黑夜中点亮了一支小小的蜡烛那样美丽，剪剪的身体也僵住了。他停住了蹄子，小小的耳朵随着“半月影的回响曲”颤抖，每一次有节奏的高音都震动着他的身体。他站在原地不动了。

当然，规板也留意到了这一点。或许是没听到身后剪剪有气无力的拖沓蹄声，或许是发现身边缺了个回应他那些牢骚和咒骂的对象。他转过身，对着空荡荡的周围眨着眼睛，最后疑惑地皱着眉头转过了身。

“小子？！没听见我说话吗？！我说咱们要回家了！赶紧的！”

剪剪一动也不动，十月的清风吹拂而过，带着雪石膏温柔的音符。孩子们在背景之中咯咯地笑着，我屏住了呼吸，等候着，期待着。

然后，就这样开始了。“不。”剪剪回答道。

规板转过了身，瞪着眼睛高高地屹立在小独角兽面前，恶狠狠地俯视着他。“你，说，什，么？！”

回答再一次重复。“不！”

我吁了口气。只是当规板扔开了拐杖，向矮小的男孩子凶神恶煞地逼近时，刚吁出去的气又倒吸了回来。他发出了可怕的咆哮声。“臭小子，你竟敢不听我的话……”

“唔唔唔……我不要再听你的任何话！”剪剪忽然对他怒吼起来。他的身体又开始颤抖了，但这一次，是纯粹愤怒的爆发。“你只会冲着我大吼大叫！你只会揍我出气！你只会骂妈妈！骂我妹妹！还说这都是我的错！”

“闭上你的臭嘴！”规板抬起了一只蹄子。”你知道你在和谁说话吗？”

“对！”剪剪尖叫着，他泪如泉涌，但是依然大声怒吼。“我知道你有多讨厌我！我知道你有多讨厌妈妈还有风歌！我知道你总是无缘无故就发脾气打我！我才不要为了这个回家！再也不要了！所有、所有的小马……都应该得到幸福！”他哭泣着，大叫着。孩子们纷纷扭过头来，在他爆发的呼喊声中，整个操场都静了。“所有的小马……都应该得到幸福！我才不管你有多生气！但我不会让你再阻止我得到幸福！”

“臭小子，要是你再不闭上你的臭嘴-”

“离我远点儿！”剪剪大叫道，紧紧闭着哭泣的眼睛，开始一遍又一遍地尖叫：“你是一个坏爸爸！你是一个坏爸爸！你是一个坏爸爸！你是一个坏-”

“哼！”规板重重地一蹄子扇在剪剪的角上。他的角一亮，正在大喊大叫的男孩子就被他用魔法掐着脖子提了起来。“去你妈的，臭小子，那个婊子把你生出来的那一天我就该这么做了！”

操场上的男孩子们在惊叫，女孩子们都吓哭了。我听到飞板璐那无畏的呼喊声一遍又一遍地喊着什么。而我什么都没做，只是继续弹奏着“半月影的回响曲”。

这通疯狂的喧嚣终于引起了车厘子的注意，她快步跑了过来，“看在艾奎斯陲亚份上，到底是怎么啦？！”她惊叫一声，眼睛瞪得滚圆，“天哪！剪剪！规板先生，你这是在干-”

“滚一边儿去！”规板咆哮着，“我家自己的事！”他又把剪剪提了起来。

“他……他要窒息了！”车厘子尖叫着，她转过身来，朝着校舍尖叫着呼救。

“大麦克！快来啊！他要把剪剪掐死了！”

“嗯——不！”大麦克咆哮着，咬紧了牙关。在雷鸣般的蹄声中，大块头的雄驹从校园中飞驰而过，四蹄踢起的尘土仿佛风暴来临。眨眼间，他已经直冲向了规板，用强壮的身躯把那只尖叫的独角兽撞得摔倒在地。

“啊——！”规板咬着牙，“你干什-放开我，你这个恶心的乡巴佬-！”大麦克的回答是一只呼啸而来的铁蹄，直直地揍在了规板的满口好牙上。“噉-哇——啊——！”

“耶！”小苹花又蹦又跳，挥舞着前蹄，“狠狠揍他！给那个大坏蛋点儿颜色看看，大哥！”飞板璐也和她一块儿欢呼雀跃。甜贝儿浑身发抖，捂住了自己的眼睛。轰隆拥抱着她，微笑着轻轻安慰着她。

“唔哦——泥则肮脏的垃圾隆民！”规板口吐鲜血，胡言乱语，目光充满了凶恶的杀机。当大麦克干净利索地把他撂倒在地时，他只能挣扎着哼哼。“啊——这个镇纸真是照糕透顶！我要把你们的心通通都挖出来！所以别-唔唔——！”大麦克直接一蹄子踩在了他后脑勺上，把他的脸踩进了泥巴里，让他只能去吃土了。

与此同时，车厘子冲到了剪剪颤抖的身体边。她跪下去把他抱了起来。“剪剪！剪剪！哦，你这可怜的小家伙啊！你还好吧？你还能呼吸吗？”

剪剪咳嗽着，勉强喘着气。他蜷缩在车厘子怀里，虚弱地点着头。“是、是的。”他轻声说道，“求求你，让他别靠近我……他太可怕了……他一直……都太可怕了……”

“哦，剪剪啊……”她凑过去温柔地磨蹭着他，就好像他是自己的孩子。“当然的！我向你保证，他再也别想碰你一根毫毛了！”她的眼睛湿润了，结结巴巴地说道，“要是我早点儿知道该多好，哦天哪，你这可怜的小家伙啊！”

“妈妈……风歌……”他颤抖着，在绝望的抽泣中紧紧抱着她，“她们……她们需要……”

“他也别想再碰她们了！你一点儿不用担心了！”她扭头看着目瞪口呆的孩子们。擦干了眼泪，努力叫出了其中一个。“蜗蜗！快过来……”

瘦高的男孩子哆嗦着走了过来，瞪大了眼睛望着他哭泣的朋友。“是、是的，车、车、车厘子小、小姐？”

“剪剪会没事的，但我需要你赶快到镇上去喊警察过来。你能帮我这个忙吗？帮你的朋友这个忙吗？”

“呃……没、没问题！”

“很好，别担心。这里有大大麦克照应着就够了。现在，去吧蜗蜗，快跑！”

蜗蜗撒开蹄子朝镇中心飞奔而去，远到了听不见规板沮丧的咆哮声。

车厘子把剪剪抱得更近了些，微笑着向他呢喃着。“嘘……没事了，亲爱的。你现在已经安全了，别害怕了……”

“不、不害怕……”剪剪打着隔儿，用前蹄捂住了泪盈盈的眼睛。“再也不害怕了……再也不害怕了……”

“嘘……没关系的，剪剪，”她含着泪安慰着他。“哭出来也不要紧的，就发

泄出来吧，一切都没关系的……”

“半月影的回响曲”终于停止了，只是因为我再也无法自控。我把七弦琴紧紧地抱在胸前，就像车厘子拥抱剪剪那样。我抬起了头，仰望着晨光万道的天空，漠然的表情终于崩溃了，释放出沉重的抽泣声。我双眼紧闭，向着天空呜咽，虽然脸上泪流满面，但嘴角却在上扬，露出了微笑。两个小小的字一直在我的唇齿之间反复吟诵。直到我再也没有力气去想起我到底要感谢谁。

而我也不在乎。最后，警察终于来到了现场，帮助大麦克制服了那只发飙的独角兽。同班同学们都围在车厘子身边帮着安慰剪剪。而一个可能从来都不在那里的幽灵突然无影无踪了，只剩下音乐还飘荡在空中。

“关于规板，有些他的新消息。”几天之后，暮光闪闪在方糖小屋的桌边说道。

“你是说那个打自己孩子的独角兽混蛋什么的？”正在喝着苏打汽水的云宝黛茜停住了，皱起了眉头。“他们把他给吊上绞架了吗？”

“云宝黛茜，真的！”暮光闪闪黑着脸。“现在是什么年代了？日月内战时代？！”她不紧不慢地把报纸叠了起来，看着苹果杰克和云宝黛茜。“他被禁止保释。在上法庭之前，他都得一直蹲大牢了。这位劳工先生身上又被查出了一些不干净的记录。很明显，他在马哈顿就因为保险欺诈罪还在被通缉呢。艾奎斯陲亚调查局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在到处找他，我猜他们可能从没想过来小马镇转转。”

“换句话说，在他因为把孩子当沙袋暴打而受到惩罚之前，还得经历一大堆罗里吧嗦的繁琐程序什么的。”云宝黛茜哼哼着，“这算哪门子正义啊？！”

“咱不觉得这有啥可抱怨的，云宝，”苹果杰克说。“重要的是，他被当场抓住了，他再也不能对那些和他住在一起的可怜的小马胡作非为了。”

“是啊，不过，感觉还是差劲透了！”云宝黛茜气哼哼地抄起了前腿。“他不就跟咱们是邻居吗？他把自己亲生骨肉当垃圾一样对待，我们竟然不知道！你们不觉得这简直差劲透了吗？！我是说，像这种破事怎么会出在咱们这个时代？难道……嘿，塞拉斯蒂娅公主作证，这种简直难以想象的消息没有吓到你们吗？”

暮光深吸了一口气，用蹄子微微摆弄着桌边。“如果塞拉斯蒂娅公主都不能杜绝一切恶行，咱们又凭什么认为咱们之中有谁能做得更好呢？”

“对，可是……”云宝黛茜沮丧地靠在椅子背上叹了口气。“一想到这样的恶行暴露在大家眼前，我就忍不住怀疑……是不是我们还不够努力了。我是说……我们到底是不是谐律精华啊？”

“哦，别这么闷闷不乐的，甜心，”苹果杰克温柔地笑着说。“天知道，你是镇上最勇敢最体贴的小马了。什么时候，只要发觉了任何可能出麻烦的蛛丝马迹，你马上就变成英雄了！”她朝着暮光眨着眼睛，“估计坐在这儿的任何小马都一样，其他的也一样。”

“想创造太平盛世，从来没有绝对完美无缺的办法。”暮光闪闪说道，“让生活安宁而祥和的办法……就像交朋友一样。”她热情地笑了。“这是一条充满了坎坷和艰难的道路啊。”

“而且，自从规板露出了他的真面目之后，整个小马镇的每一只小马都对此更加敏感而理智了。”苹果杰克转向了云宝黛茜。“要是你想开始监督咱们左邻右舍啊，云宝，那你机会来了。”

“呵呵。是啊，是，我猜没错呢。”她拍着翅膀飞到了天花板上。“嘿，我通常可不会提这种建议，但要是咱们把其他姑娘们也叫到图书馆开个特别会议什么的怎么样？我觉得吧……要是我们能组织一些社区活动来……那个……我也不知道，试着联系整个镇上的所有家庭，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你们怎么看？”

“我自己觉得，这主意简直太妙了！”暮光闪闪微笑着跳了起来。“云宝，我认为组织这场会议的荣誉应该属于你。”

“太对了！”苹果杰克补充道，她站起身把帽子扣在脑袋上。“去哪儿啊，伙计？”

“咱们先把瑞瑞从精品店逮过来！”云宝说着，指着门口，三只小马走了出去。“你们知道她会花多久为了最后一秒之前做好准备！”

“切！那个花哨的挑剔丫头！就算到了世界末日，她操心的还是自己的睫毛！”

“哦，那谢天谢地，我们一时半会儿还不用担心世界末日这回事。”暮光闪闪打趣道。

三个好朋友咯咯笑着离开了。几个孩子从她们身边蹿过，一溜烟冲进了方糖小屋的中心。这是一群名副其实的学龄小马。车厘子从门外探进头来，朝他们喊道：

“好啦孩子们，可别把你们的午餐钱都花光了！只能买水果或者果汁！我们还得坐好久的火车呢，到时候可别急着找厕所哦！”

“好的车厘子小姐——”孩子们齐声回应。车厘子咯咯笑着站在门口，和大麦克以及另一只雌驹聊着天。

“哦！超霸草莓汁！超霸草莓汁！”蜗蜗蹦蹦跳跳地和其他几个孩子依次走向柜台后面的蛋糕太太，收到他们的果汁盒子和苹果片。“我们得把我们的钱合起来买超霸草莓汁！”

“什么？！”剪剪瞪了他一眼，活像是他疯了。“可那就只有一盒了！我知道它挺大的，但我们怎么喝一盒果汁？”

“嗯……我们买两根吸管！”

“蜗蜗！”剪剪惊叹着，“你真是个天才！”

“呵呵呵。”

“可是……嗯……哦见鬼！”剪剪翻弄着他大屁股上的鞍包，“我们俩的钱加一块儿还是不太够啊！我看我们只好买小一点儿的果汁盒子了，这就表示没有超霸草莓汁了。”

“唉……”蜗蜗的耳朵耷拉了下来，鼻子都垂到地上了。

就在这时候，三枚金币落在了两个男孩子中间。“拿去吧，给你们自己犒劳两个超霸草莓汁吧。”

对于这份天降横财，两只小独角兽异口同声地倒抽了一口凉气，一块儿转过来看着我。“哇哦！小姐，你认真的吗？”

我抱着七弦琴坐在椅子上，轻轻一笑，“我一直都很认真的。”说着，然后笑了起来，“都认真过头了。”我指了指远处的柜台，“请自便吧。”

“帅耶——！”蜗蜗欢呼。

“给，蜗蜗！”剪剪把钱递给了他，“去给我们买超霸草莓汁，还有你能塞得进嘴里的所有吸管！”

“没问题，伙计！”高个子的男孩子叼起硬币，朝着笑嘻嘻的蛋糕太太飞奔而去。

“今天要去什么特别的地方吗？”我问。

剪剪转过身来看着我。“咦？呃……”他咧着嘴，兴奋地甩着尾巴。“车厘子小姐要带我们去坎特拉皇家花园玩！我们会看到一个巨大的树篱迷宫！还有一大堆雕像和旗帜什么的！”

“哇哦……”我点了点头。“听起来挺无聊的。”

“嘻嘻嘻……哈哈哈哈哈！”他忽然一阵傻笑，“嘻嘻嘻……嗯，对，好吧……”他平静地叹了口气，瞥着点心店远处的墙壁。“我以前从来没出去玩过。”他如鲠在喉，“我……我爸爸会说这是浪费时间。”

“这听起来可不怎么好……也根本蛮不讲理。”

“对，我爸爸就是这么对我的。”剪剪一时间抱怨不已，但是他嘴角又快乐地扬了起来。“可我再也不用害怕他了！他现在去了别处，我家变得更好了！”

“我……很抱歉，”我轻声说道，“我不该提起这……”

“不，不，没关系的……我只是……”剪剪深吸了一口气，抬头看着我。“我只是从来没想过，一切都会变得……这么轻松，你知道吗，嘻嘻……我觉得都好像长出天马的翅膀了，就好像在飞一样！”

我点点头。“这么说你很开心了？”

“好久都没这么开心了，”剪剪说道。“我妈妈和妹妹也是。我们现在住在蜗蜗家里，和他们在一起真的很开心。另外还有很多好小马来帮助我妈妈，他们说她会好起来的，他们会帮她治好她的病。还有，还有……”

“嘿……”

他眨着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我笑了。“你感觉到幸福了吗？你可以让其他小马也感觉到它，这是你爸爸绝对不会做的。”

他张口欲言，却又沉默了。片刻后，他才低声说道：“我懂，”他咽着唾沫，“有一阵子，我还在担心……那个……”

“嘘……”我俯下身来，和他面对面，盯着他的眼睛微笑，“我们时间都充足得很，孩子。去成为我们想变成的样子吧，不要变成我们害怕的那种家伙。”

小鬼头盯着我。接下来，他的微笑非常温暖，就像是车厘子的可爱标记。就在这时候，蜗蜗蹦蹦跳跳地回来了，还飘着两大罐草莓汁。

“超霸草莓汁来啦！”他耀武扬威地宣布。

在点心店的出口，车厘子大声招呼，“好啦——我的小马们！该走啦，火车要等不及咯！”

“我们得走了，剪剪！”

“好的！等一下！”矮胖的小独角兽转过身来。“嘿，小姐，谢谢你的谈话，我想……”他眨了眨眼睛，面前空空如也。“……小姐？”

“你在跟谁说话呢，剪剪？”

他忽然身体一晃，牙齿发颤地把前蹄并到了一起。“哎呀呀……好凉呀！谁忘了关冰箱门了吗？”

“呃……剪剪！我们得走啦！车厘子小姐冲我们皱眉头呢！我讨厌车厘子小姐冲我们皱眉头！”

“呃……好吧！向坎特拉皇城前进！”

蜗蜗一溜烟跑出了方糖小屋，还有其他孩子们也一样。剪剪跟在后面，脑袋上顶着果汁，唱着一首非常愉快，非常轻松的曲子，快乐的旋律飘扬在愉快的空气中……

我听到有谁在敲宿舍的门，也不知怎么回事，我知道那除了她之外不可能是别的小马了。快步走过去，我开了门。可我却完全没想到门口的她是如此凄凉，如此寒冷，如此……孤独。

“月亮舞！”我惊叫出声，这可是真真正正的意外。我在胸口捂着一只蹄子，眼看着她站在联谊会走廊上左右为难。“我……”我紧张地咽了口唾沫，笑了起来。“你为什么不进来呢？”

“嗯……”她局促不安地站在原地扭着。“你……你的室友们……”

“这里就我们俩，其他姑娘们都去暗影区边缘开派对去了。”

“哼……”她终于步履蹒跚地走了进来，身后拖着软塌塌的鞍包。“你就该跟她们一块儿去。”

“我宁愿呆在这里，真的，”我低声说，慢慢地关上她身后的门。“另外，那些……嗯……那些城市另一边的夜骐，他们好可怕……”

“骗子，”她嘟囔着，在阴暗的房间里踱着步。“你就跟暮光闪闪一个样，什么害怕的事儿都有个学术理论当缓冲。”她一脸厌恶地看着周围的一堆垃圾。“露娜的屁股在上，你的室友都是一帮笨蛋！”

“月亮舞……”

“难道说自我们上次的聊天之后，某位薄荷绿独角兽失去了她那贵妇一般的优雅仪态了？”

“月亮舞，我知道你为什么回到坎特拉皇城，”我说着，朝她快步走去。抬起一只蹄子想去搭上她的肩膀，但是先仔细想了想，才真的搭了上去。我咬着嘴唇，先犹豫了一下，才继续往下讲。“当我听说……嗯……我……我就去探望了你妈妈。”

她咽了口唾沫，低下了头。“我知道。”

我惊讶地眨了眨眼。“你……你跟她谈过了？”

“嗯哼……”她慢慢地点着头。“就在刚才。”

片刻间，房间里唯有一片死寂。我拖着蹄子慢慢腾腾穿过灰色的影子，直到

最后站在她面前。她紫红色的鬃毛是那么直，那双紫罗兰色的眼睛是那么疲倦。这是我的好朋友，但却又不是。我尽量保持着声音的平稳。

“月亮舞，我……你知道的，当我想说些什么的时候，我总是没完没了地东拉西扯。你……你对我的看法一直都是对的，一直都没错过。我从来没有去亲身体验你经历的那些可怕的事，怎么可能会跟你感同身处呢，而且——”

“这又有什么了？”她喃喃自语，“就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天琴。”她抬起头来，木然地盯着我。“他死了，挂了，翘辫子了，隔儿屁了，驾鹤西游了……哎呀，天琴，你可真是个大诗仙……”

“音乐家。”

“随便啦。怎么说都好。”她深吸了一口气，走过去盯着窗外，但却连窗帘都懒得拉开。“他没了，他没了……而且……呵呵……没了……而且……”

“而且什么，月亮舞？”

“我和妈妈谈过了，我甚至去找了暮光闪闪的一家子。可是……可是他们谁也帮不了我。谁也没法像你那样……”她用蹄子揉着前腿，呜咽着说出了后面的话。“像、像你一直以来那样……”

“我……”我结结巴巴，真的很迷惑，甚至都有些目瞪口呆了。“月亮舞，真的吗？”我苦笑一声，“我……我是怎么帮你的？我只是——”

“你一直陪着我，天琴。你一直都陪在我身边，每一次我需要你的时候，甚至是不需要你的时候……甚至是我装作不需要你的时候，你都在那里陪着我。而我……却把你毫无道理地当垃圾一样对待……”

“嗯……月亮舞……”我摇摇头，盯着地毯看。“你没有把我——”

“我把你当垃圾一样对待！”她咆哮着，声音开始颤抖了。“我伤害了你，抛弃了你，因为……因为我一发起火来就什么都不管了！所以……我……我很害怕这一天会到来，而我不得不告诉你……告诉你……”

我抬起头，忧心忡忡。“告诉我什么，月亮舞？”

她转过身来，眼中闪烁着泪光。“告诉你……我……我感觉简直糟透了。”她深深地吸了口气，一脸苦涩。“他死了，现在他终于死了，我觉得……简直糟透了，天琴，我……我……我根本不懂这到底是为什么！”

“嗯……好吧，他毕竟是你爸爸，月亮舞——”

“他就是个王八蛋！”她尖叫道，面目扭曲了。“他是个虐待狂！一个臭流氓！一个卑鄙无耻的下流坯子！现在他、他死了，我、我本该开心的。可……可我一点儿都没开心，我一点儿都没开心，天琴！你说你不能理解？！我是他该死的女儿！我自己都不明白！这到底算是怎、怎么回、回事……”

“月亮舞，我觉得你對自己太没信心了！”我叫道，“我知道你肯定觉得你们俩都一样，可是——”

“可是什么？！”月亮舞抽泣着，她微微蹒跚着，用蹄子捂着脸。“天琴，他……他是我这辈子的阴影，是我生命中最坏最可怕的家伙！他、他就像……就像我干出所有糟糕事情时候的那种智力水平！”她被泪水噎得直打嗝，紧紧抱着自己的身体。“我、我觉得……之所以我还没和哪只雄驹安顿下来，甚至连男朋友都没

敢去找，都是……都是因为……我害怕，我真的很害怕，天琴。你知道，我总是在幻想有一天能有自己的孩子。可、可是……像我这样的小马，怎么可能有那种资格？！”她双眼紧闭，身体颤抖，“我怎么能把事情不搞砸？！”

“哦，月亮舞……”我微笑着，终于跨过了我们之间的鸿沟，用前臂拥抱着她，“你的孩子将会是全世界最好、最健康、最幸运的……”

“我……我已经害怕了这、这么久了，天琴……”她紧紧抱着我，把脸埋进了我的肩膀上。“我……我不想那样……我……塞拉斯蒂娅啊，救救我吧，我……我永远都不想变成他……”

“嘘……你不会变成他的，月亮舞。”我紧紧地抱着她，向她保证道。“因为有我在，你听到了吗？我不会让你变成他的，我不会的……”

她抽泣着，呜咽着，同时又大笑着，更深地沉浸在我的怀抱中。“谢谢你，天琴。我……我只……只要你在儿就好了……我、我需要的就是这些了……只要有你在儿就好了……只要有你在……”

“嘘……”我温柔地磨蹭着月亮舞，轻轻地摇晃着她，在她耳边低语。“我永远都会在这儿的。”我笑了。“永远都会……”

当安魂曲演奏完毕时，我独自站在那里，化为遗忘领域之中一个温暖的点。慢慢地，我抬起头来。两边镣铐加身的小马几乎没有动弹，就连雷声也非常轻微。

层层相叠的球体像往常一样，隐约浮现在我的头顶。伴随着波荡不定的风暴。

“我知道，你在这里。”我说话的声音很平静，紧紧抱着唤夜者。“我不知道的，也永远不会知道的是，你究竟在这里呆了多久。”咽了口唾沫，我低声继续，“就像没有谁知道我在身受诅咒的地方徘徊了多久一样。”

球体漂浮在空中。没有歌曲，没有闪电，完全没有半点动静。

于是，我鼓起勇气继续说下去。“我是一只非常幸运的小马。每天醒来之际，我都知道这点，所以这个诅咒才会如此强大。可……”我稍稍犹豫了一下，然后用沙哑的声音说道，“我也知道，我曾经非常盲目，非常无知。反思这一切发生之前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想……不，我明白，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让我变得更加优秀了。我变得更加智慧，更加坚强……”我紧闭双眼，午夜之中，规板那惊恐的表情又出现在了眼前。“……可是，我还远远不够完美。”

几只小马拖拽着长长的锁链，发出了铿锵声。水雾从平台上冷冰冰地掠过，又坠落到下面的无尽混乱之中。

“我想……我想变得更加优秀，我想变成一只好小马，去接触周围的世界。我……”我咬着嘴唇，睁开了泪流不止的眼睛。战栗着，仰望着她的王座。“我想祝福这世界上的其他生灵，在这世界上留下我的印记，哪怕只是为了引导他们走上谐律和正直之路也好。而现在……现在我的生活之中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我学到了我学到的那些，我……”又是一声抽泣，我大声说道，“我什么也做不了，除非奇迹发生，不然就是纯粹的偶然事件。”

我紧紧地抱着唤夜者，泪眼婆娑地凝望着那天球，无力地跪倒在地。

“我只是多要求一点奇迹，这祈求就这么自私，这么肮脏吗？”我哽咽着，

努力让呼吸保持平稳。“拜托，跟我说话吧。和我一同歌唱吧，我请求你……我求求你了……和我一同二重奏吧，帮我从这个诅咒中解脱。然后，也许……只是也许……我也能找到办法来救你。”我抽泣着，声音被泪水噎得断断续续。“因为谁也不该——无论是注定一死的生灵，还是永生不死的神灵，谁、谁也不该住在这种地方，除非这只是囚禁他们的监狱。虽、虽然我永远都不想变成你，可这并不表示……”我泪流满面地笑了。“……并不表示，我就不能去尝试理解你。”

球体冷冷地悬停在前方。我看到了几点闪烁的光，遥远而飘忽不定，一直照亮了苍穹深处。

“拜托……？”我再度尖叫着。“我能做的一切也就只能是到这里来。你就不能帮帮我吗？你就不能放了我吗？”我四肢无力，差点儿当场把唤夜者摔下来。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连句话都不想跟我说？我们非得把这个捉迷藏的游戏永远玩下去吗？你就一定要无视我吗？我求求你了，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一同完成夜曲呢？”

就在这时，远处的闪电开始频繁了，变得比原来多了两倍……不，三倍。我听到铁链的铿锵声，在我周围越来越激烈，化为了一片激情和混乱的刺耳嘈杂。直到整个遗忘领域的每一只带着镣铐的小马忽然开始齐声合唱，一遍又一遍地呻吟着同一句可怕的歌词：

“她的挚爱醒了！她的挚爱醒了！她的挚爱醒了！”

我惊叫着，睁大眼睛望着那些颤抖的身躯，它们在我周围翻腾着，嚎叫着。

“她的挚爱！她的挚爱！她的挚爱！她的挚爱！”

它们围着我，疯狂地扑打着，扑打着彼此，在痛苦中，在恐惧中，在欢乐中疯狂地扭动着，挣扎着。我完全不知所措，只能蜷缩在地上勉强护着身体，用魔法以最快的速度弹奏“半月影的回响曲”。在锁链和合唱淹没我之前，遗忘领域化为一团模糊，最后烟消云散。再一次，我坐在灯笼照亮的地下室里。周围只有尘土，还有我惊魂未定的喘息声。

我坐了起来，抬起颤抖的蹄子揉着鬃毛。我的眼泪已经干涸了，声音又回到了喉咙里。“她……她……‘她的挚爱醒了’？”我费解地皱着眉头，“可……可是……到底……？”

空气中一片寂静。整个世界好像停止了转动。

然而，炼狱之旅再一次毫无进展。

随着一声叹息，我把唤夜者装进口袋，熄灭了灯笼，步履沉重地走上台阶。“有些……不对劲啊，这次她没试着把我从平台上炸飞出去，我真的联系上她了吗？”我又叹了口气，“雪石膏啊，这种鬼地方，你怎么能呆得了哪怕一天？更别提一千年了？难怪你会失去理智……”

我打开通往院子的门。结果迎面而来的不是阳光，而是一个飞来砸了我一脸的馅饼。

“哎哟！”这突如其来的一击砸得我踉跄着直往后退，樱桃、奶油冻和生奶油糊了我满脸，搞得我的角、眼睛、嘴上到处都是。我哆嗦着伸出前蹄，急急忙忙地把那美味点心的残渣从我脸上抹下去。“看在塞拉斯蒂娅之爱的份上，”我都

开始吼起来了。“萍琪派！要是你再把点心乱扔-”刚眨了两下眼睛，我就僵住了。

头一个馅饼飞来的地方还有另外四个馅饼，它们……飘在我小屋后面草坪的空中，还排成了整齐而紧密的队形。放眼望去，我看到远处还飘着更多的……东西。我眯着眼睛，无法否认自己看到的那是一群长了翅膀的猪。让我恐惧的是，远处还有一团团球状的物体在漂浮，上面嵌着树木和倒过来的房子。在这片杂乱无章的土地上，漂浮着亮粉红色的云彩，不时还会降下恶心的棕色大雨，撒满了整个小马镇。现在的小马镇已经变得支离破碎，仿佛几个钟头之前被诡异的迷宫给分割开了。

这、这看起来……实在是太傻了，太荒唐了，太……不可思议了，太奇怪了，这不可能是真的。这情景诡异到简直让你无言以对，某种程度上，这看起来简直就是……

“世界末日……”

我看着头上和蹄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慢慢的，我歪过身子，低头朝通往地窖的楼梯望去。我怔怔地眨着眼睛，有几个可怕的词语开始回响在我脑海中。眨眼间，我已经撒开蹄子冲着小屋飞奔而去，把最后一块馅饼也从脸上抹掉了。

哪怕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去理解新事物，也无法让我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

XVI: 挚爱

亲爱的日记本，

如果不是通往纪念堂的伟大旅途，我的探索还能是什么呢？如果不是为了被认可，让所有我做过的，所有我成就的，还有所有我从周围的小马那里学到的，都能广为流传，那么我还能去追求什么呢？如果我没有抓住良机为如此功绩树立一座纪念碑，哪怕那纪念碑就是我自己，这一切又意义何在？

对我来说，这个目标非常神圣。自从我遭受诅咒的第一天起，我就一直想在这个世界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哪怕就在写下这篇日记的时候，我也满怀希望，希望有一天除了我之外还有其他生灵能读到这篇日记，并且慢慢品味篇幅中我所见过还有思考过的一切。

但是现在，我开始怀疑了。当我试图解除这诅咒的时候，会不会，其实我正在把自己推向另一个更加悲惨的境地？我会不会一直都被巨大的阴影所玷污，为她肩上那被遗弃的重担增加了层层痛苦？在追寻自由的途中，我是不是正冒险做一些更黑暗的事情？黑暗到甚至以我凡俗的心灵都无法理解？

很显然，有谁就是有这样的感觉。而正是因为他，我才会写下这些；正是因为他，我才会犹豫和徘徊；正是因为他，我才会深思……

我的追寻……真的值得吗？

我把烧瓶举到敞开的窗外，接住了上面漂浮的粉红色云彩落下的褐色雨滴。等雨水一过，我就把瓶子飘了回来，关上了窗户。把瓶子举到鼻子前面，我轻轻嗅了嗅，然后鼓起勇气把那点液体一饮而尽。轻轻舔着舌头，我品着那味道，然后点了点头。

“嗯……无可否认。”我慢慢转过身来，盯着我的小床，努力保持着平静和镇定，“这是巧克力雨。”

彗星正冲着窗外探头探脑，他直立起来，橙色的尾巴甩来甩去。小猫明显很兴奋，当它看着小镇北部飞过的那些怪东西的时候，胡须微微抽搐着。长翅膀的猪，漂浮的馅饼，划船的牛头怪，还有一切你想都想不到的怪诞之物，通通出现在了天空中。更重要的是，远远传来的爆炸声，踩踏声，还有疯狂的喧嚣，都从小镇中心方向传来。我心里非常想出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我更担心自己的小命，更别提我的理智了。

“这简直就像……就像个愚蠢的大笑话！”我坐在彗星旁边惊叫道，声音都破音了。“很明显，镇上出现了一些可怕的魔法什么的，可……什么样的魔法师才会想要引发如此的疯狂啊！”

离开上次大冒险的地窖，躲进这个无马问津的屋子，已经差不多有一个钟头了。在这段时间内，大部分我都在测试这出莫名其妙的闹剧是不是我做梦梦见的。

最近发生的怪事，我可是看多了。我亲眼见证了苍穹之间的恐怖世界，包括一只不死的暗黑天角兽，还有那些被遗忘的受难者。但最起码，她的噩梦王国还有些道理和秩序可言。而这个呢？

这是纯粹而彻底的混乱。我亲眼见证的每一起怪诞——漂浮的点心，奶油云彩，滑稽变异的家畜，这些变化都毫无道理可言，都只会让这一切更加毛骨悚然。就好像某个不成熟的孩子忽然得到了造物主的钥匙，开始肆无忌惮地玩弄现实的法则。我心里都有点担心，如果我走出小屋，会不会立刻被拽到天上，再变成一大袋子土豆，或者别的什么更糟糕的东西了。

“我真不敢相信，这也太巧了吧，彗星。”我一边拨弄着连帽衫的袖子，一边喃喃自语。“刚才在遗忘领域发生了一件事。那些戴着镣铐的小马在叫喊着‘她的挚爱’，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齐声高唱他‘醒了’，但是……偏偏是这时候？”我咽着唾沫，凝视着放在桌子上金光闪闪的唤夜者。“或者……这一切其实互相有关系呢？也许苍穹这边的规则被改变了，所以她的挚爱醒了？”

我看了看身边，彗星不见了。

一时间我慌了神，焦急地东张西望，最后低头一看，彗星正在空餐盘旁边转来转去。他一看到我正在盯着他，就蹲坐了下来，冲我喵喵叫着。

我翻了个白眼，勉强一笑，飘起了装着猫粮的袋子。“看看你，就算是世界末日到了，你还是只想着吃饭饭。”给他倒了些清淡猫粮之后，我静了片刻。再次凝望着窗外，我忽然倒吸一口凉气。“当然了，暮光！要是说谁能解决这个麻烦，那非她莫属！”放下猫粮袋子，我又朝唤夜者望去。在所有这些毫无意义的烂摊子之中，至少有件事现在变得很明白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迫使寒颤离开了我的身体。“而且，如果她需要帮助，这里不是还有一只拥有足够力量的小马吗？”

飞快地跳下车，我冲向鞍包，把它背到了背上。正在狼吞虎咽的彗星扭过头来望着我收拾好行装，把唤夜者放进包里，又塞了一桶音石和一两本魔法书。

“老天保佑我，彗星。”我向他微微一笑，“我已经爱上了这个小镇，绝不会因为吓得不敢出门去面对巧克力雨啦，长翅膀的猪啦，或者天知道什么东西，就这么放任它完蛋大吉。”我跪下来轻轻爱抚着他毛绒绒的脑袋。“答应我，可别给假装成推销员的古怪苹果派开门。”

彗星只是咕噜着，蹭了蹭我的蹄子。

“嗯……真是个好孩子。”我挠了挠他的耳朵，站起身来把门推开。“祝我好运-”

话音未落，我就听到前面路口传来了一阵可怕的喧闹和咆哮声。听起来好像有谁在打架，可一开始简直不敢相信。那喧嚣之中有个最清晰的声音，发出的咆哮声战栗无比，威胁说要大杀特杀。

“……车厘子小姐？”我惊叫道，皱起了眉头。紧张地把门在背后关上，我冲出了院子，沿着土路向南飞奔向小镇。还没走多远，我就遇到了三只小马。他们正在挣扎着把一个发疯的学校老师从僻静的小道上拽着走。而她正在拼尽全力疯狂践踏路边五颜六色的花花草草，誓要把它们都撕碎。

“车厘子小姐！求你了！”一只奶油色的雌驹大叫道。

“你得跟我们走才行！”一只天马雄驹盘旋着，“这里不安全！”

“各位，我们得赶紧的！”正在喊话的天马雌驹是糖果毛，我只认得她。她忧心忡忡地望着道路尽头的小马镇，翅膀紧张地屈伸着。“斯图！来帮我拖她走！”

天马雄驹点头，“我拉她这边的前腿，你拉另一边的！”

“我会尽力的！”

两只天马试着把车厘子拽起来，但她咆哮着，硬生生踹开了他们，狂暴地跳到了雏菊花坛上。“吼——！”她嘶吼着在被踩碎的黄色花瓣上用蹄子一遍遍践踏，又是跺又是蹦，一遍又一遍，眼睛抽搐个不停。“我恨花！我恨他们！我希望所有的花都在睡梦中死去！”

“车厘子小姐！这不是你！拜托，我们得去找谁来帮忙！某种恐怖的诅咒污染了小马镇，而且——”

车厘子猛地转过身来，瞪着那只奶油色陆马的脸。“你和它们是一伙儿的，对不对！啊？！菊花远征军！薰衣草骗子！草臭未干的野丫头！”她弯腰咬住附近一棵树的树根，以不可思议的怪力硬是把它从树上扯了下来，狂怒地咬在嘴里高举在空中。“嗷喔喔喔-干掉你！”

“哎呀！”雌驹吓得直哆嗦，从她面前连连后退。

还等车厘子来得及动武，一团绿色的魔法场就把她飘了起来。“什么？！嗷——我就知道！”她把木棍吐了出来，在半空中一个劲儿地又踢又踹。“叶绿素有智能了！你们休想活捉我，你们这些花粉海盗！我要杀了你们！我要把你们通通都杀了！吼——！”

“好吧，好吧。”我一边嘟囔着，一边漫步走了过来，毫不费力地用魔法把她飘到了大家头顶上。“我应该先从哪里开始问起？”

其他三只小马看着我，齐刷刷地松了口气。

“哦！一只独角兽！”

“感谢塞拉斯蒂娅！”

“我们一路上都在和她摔跤！她一看到花就疯了似的打过去！”

“对，我看见了。”我嘀咕着，“有谁能帮忙解释一下吗？”

“没时间了！”糖果毛结结巴巴地说。“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

“对！”那只雄驹在我头顶盘旋，圆睁着抽搐的绿眼睛。“小马镇完蛋了！”我的脸皱得好像在生吞菠萝。“完蛋了？什么叫‘完蛋了’？”

“那里发生了恐怖的怪事！”奶油色的雌驹叫道，都快上不来气儿了。“到处都飘着大块的土地！房子都爆炸了！还、还有好多……东西，四处飞来飞去！”

“我的货车变成了一副扑克牌！”天马雄驹叫道。

“谁也不在乎你那辆破车，斯图。”糖果毛黑着脸哼哼着。

“我在乎！”他吼回去，“我没法拖着一张特大号的梅花J四处走！”

“以镇子正在变化的速度，搞不好你还真的会呢。”糖果毛打了个冷战。“当我跑到小镇北部的时候，我最后看到的就是镇长的鬃毛变成了粉红色，而且那鬃毛还见到小马就打！”

“呃……”茫然地盯着这些小马，我能说的也就只剩这个了。

“荷花！”车厘子尖叫着，头下脚上地悬在我的魔法漂浮术中。“我闻到的这是荷花的花臭味吗？！”她眼角抽搐，两眼通红，“恶臭异教徒去死吧！”

“小姐！”陆马朝我走了过来，蓝色的眼中充满了哀求，“您一定不是镇里的，可是请相信我们：小马镇现在已经变成重灾区了！我们最好的选择就是尽快赶到北边一处名叫香甜苹果园的农场，和其他逃出来的小马们会合。”

“对！”斯图点头说道，“我们能扎个营地，再去寻求帮助，去骡丁汉或者坎特拉皇城！”

在我们头顶的空中，一个倒立的热气球轰然坠落，上面载满了喝醉酒的企鹅。爆炸的冲击波扫过了树丛，像喷泉一样把香草味的纸杯蛋糕洒了我们全身。

从卧倒状态中直起身来，我看着这些小马。“我……我觉得恐怕咱们是没法安全到达香甜苹果园了。最好还是去我家吧，就离这儿不远。”

“你……你是说你住在这附近，小姐？”

“呃……”我尴尬地笑了笑，“我的意思是，就在几步远之外的那栋小木屋就是了。”

“小木屋？”斯图皱起了眉头，“什么时候有的？”

两只鬣蜥骑着尖叫的鸵鸟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一边驾鸟狂奔还一边举着爆炸弓弩互相射击。

我又弯腰躲开了一阵爆炸的碎片，嘀咕着，“听着，只管跟我来，好吗？”

他们三个紧张地点点头。

“打倒玫瑰花帝国主义！踏上一万只蹄子！让它们永不翻身！”车厘子的尖叫声嘶力竭。

我叹了口气，拖着老师和他们一起回到我的小屋。飞快地开了门，让三只小马先进屋，然后又飘着车厘子走了进去。“彗星！咱们有访客了！别害怕，他们只是来躲一躲外面的麻烦的！”

“这……”陆马吃惊地注视着挂在墙上的各种乐器。“这地方真是太厉害了。”

“很舒服。”糖果毛抚摸着在她腿边磨蹭的彗星。

“有点挤。”斯图补充道。

“斯图！”

“干嘛？！”

“吼——！”车厘子尖叫着，咆哮着，准备大杀特杀。她头朝下漂浮着，拼命伸出蹄子，想去抓壁炉上那盆郁金香。“我要杀你们全家！把你们这些臭杂草斩尽杀绝！斩草除根！”

“哦，看在燕麦片的份上……”我翻着白眼把花盆飘了起来，放到了门外，把它留在了外面充满混乱的世界里。“行了吧！”我把车厘子放了下来，让她一屁股坐在小床中间。“满意了？！”

“哼！”她抄起了前腿，皱着眉头四处张望。“这小木屋的木头里面藏着康乃馨！我知道，我就是知道！”

“车厘子小姐，拜托-”糖果毛试着开口。

“我看穿你的把戏了!”

我难以置信地摇着头,“我真不明白,她吃错药了吗?为什么她这么……”刚说到这里,我停了下来,眯起眼睛打量着她。“给我等一下……”我意识到她的毛皮比上次在方糖小屋的时候要褪色了不少,更重要的是,她鬃毛上的粉红色此时非常黯淡,就好像掉了色。“为什么她这么……灰?”

“你认识她?”斯图怀疑地问。

“当然,为啥不认识呢?”我皱着眉头盯着他,“能不能请你回答我的问题?”

他咽了口唾沫,焦急地瞥了车厘子一眼。“她从去参观艾奎斯陞亚的学校出游活动中回来之后,毛色就变成这样了。我们问她孩子们都哪儿去了,可她根本就不理我们!她就只是冲到花店和花园里,把她能找到的每一个花坛都打碎了!”

“她简直变成了另一只小马!”奶油色雌驹叫道,“我和糖果毛好不容易才抓住她,免得她把塞拉斯蒂娅公主周围的珍奇花卉也给毁了!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头顶上的云彩变成了粉红色,还有整个地狱的各种怪物都冒出来了!”

“让我害怕的是这两件事之间的联系。”糖果毛担忧地说道,她咽着唾沫,低声喃喃,“我想她也被触摸了。”

我好奇地凝视着天马。“‘触摸’?”

她浑身一颤,仿佛一股彻骨的寒意贯穿了她的全身,不由自主地牙关咬紧。

“是、是的。在那些疯狂的东西当中,还……还有一个在镇上肆虐的怪物。”

“怪物?”我问道。

斯图点点头。“一个大家伙。一部分是蛇,一部分是小马,一部分是……什么都有!”

糖果毛继续往下讲,“这个怪物一靠近其他小马,他们的毛色就开始褪色,而且开始发疯。我是从我房东身边拼命才逃出来的,因为他忽然之间就开始想用电动剃须刀给所有的小马剃毛!”她哆嗦着,“而且那把电动剃须刀甚至都没插电源!”

“那……”我一脸的困惑,“那根本说不通啊。”

斯图指着窗外飞过的几头猪。“对,你以为呢?!”

“冷静点。”我挥着前蹄,努力保持呼吸的平稳,只希望其他小马也能跟着我的节奏来。“我只想得到一些答案。”

“如果我们有的话,早就给你了,”陆马轻声呢喃,她颤抖着,用蹄子揉着粉蓝相间的鬃毛。“这实在是很难接受。我最好的两个朋友……都变灰了。而且全都变得和往常天差地别,根本不像她们自己。真是太……太可怕了……”她低着头抽泣着,用颤抖的蹄子捂住了泪流不止的眼睛。

“嘿……”我俯下身子,伸出两只前蹄搭在她肩上。“你很勇敢,靠自己的勇气和智慧走到了这里。而且你甚至还努力去救车厘子小姐,你比我想的更勇敢。”我微笑着凝视她的蓝眼睛,“不管这些混乱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相信一定能解决的。”

“你……你真的这么想吗?”她嘴唇颤抖着。

“不是想,我知道。”我微笑着点了点头。“其实我本来正打算去小马镇中心

那边找暮光闪闪呢。要说谁能力挽狂澜，那绝对就是她了！”

“你认识闪闪小姐？”斯图问道。

“这么说吧，我们俩认识很久了。”我告诉他，“我们之间的友谊……好吧，那是连历史书都记载不了的传奇。”我回头盯着糖果毛。“我想，只要你们四个保持低调，在这个小屋里应该很安全。”

“这……这屋主不会生气把我们轰出去吗？”

我张开嘴，犹豫了一下，然后摇了摇头。“不会的，我敢肯定他们一定很高兴，自己的家能在这样的危难关头保护其他小马平安度过难关。话虽然这么说，不过我想你们帮他们照顾一下他们的猫咪，那他们肯定会很高兴。”

糖果毛点点头笑了。“对，对，我想我们应该这么做……”

“很好，”我说道，做了个深呼吸，鼓起勇气准备面对接下来的事情。“那我就出去了。”

“出去？！”斯图难以置信地叫道，“你是说你还打算出外面去？！”

“暮光闪闪需要帮助！”我大叫道，然后咬着嘴唇。我很明白，我这一出门，几秒钟之后，这四只小马就会突然发现自己在一间陌生小屋里，而且根本不知道他们怎么到这儿来的。尽管如此，外面那些噩梦一样的情况还是足以让他们乖乖留在这里。另外，他们还有一位最好的猫咪房主作伴。最后我说道，“请相信我吧，我拥有很大的力量，如果危难关头我不挺身而出，对这一切坐视不管，只让我的朋友去拼命的话，那就是犯罪了。这不是我想不想出去的问题，我必须到小马镇去。”

“嗯……”斯图向我鞠了个躬，“愿公主保佑你，小姐！”

“你会小心的，对吧？”奶油色小马一脸关切地问道。

“别担心。我会……嗯……完美融入背景的。”我转向了小床，“车厘子小姐，我真心想祝福你——”结果迎面砸过来一个木头凳子，在我脸上撞成了碎片。“哎哟！”

“哎呀……”斯图皱着眉头，翅膀都耷拉下来了。

“车厘子小姐！”糖果毛失声惊叫起来。

“你们看到了！你们都看到了！！”车厘子踩在床上直立起来，居高临下咬牙切齿地瞪着我，直到另一只陆马急急忙忙把她给拖走。“她的眼睛是化了妆的金色郁金香！”

“唔唔唔……”我疼得龇牙咧嘴，倒吸着凉气，捂着自己钻心痛的脑门。“我从来没这么想要炸学校……”

“别生她的气！求你了！”陆马叫道，把车厘子按倒在地。“她现在和平常不一样！我发誓！”

“我也这么想。”我嘀咕着，揉着脑门上的包站起身来。“声音这么甜美可爱的小马不可能做出这样的坏事。”

“你的茉莉花上长包了！”车厘子嘶叫着。

“……至少暂时不会。”我哼哼着，转身走向门口。“呆在里面注意安全，最重要的是……团结一致。”

他们点头赞同，然后不见了。因为我已经关上了小屋的前门。当我飞奔进城

的时候，沿途已经感觉到了那种可恶的寒意，但并没有放慢蹄子。在道路两边的各种东西不时发生着爆炸。我哆嗦着，只觉得自己好像冲进了什么荒唐可笑的战场。尽管一片混乱，但我没听见任何惨叫声或者痛苦和折磨的迹象。相反，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异乎寻常的愉快感。我只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进了糖果店的小孩子，只不过我现在一点儿都不饿，而是心中充满了冰冷的担忧。在森林的外面一定有一长串的烤箱，里面装满了烘焙甜点和香浓的太妃糖。

在飞奔向混乱飓风眼的途中，我沿途看到了无数荒诞透顶的东西，根本无法言喻。我的奔驰不时被各种各样的怪东西给打断：穿芭蕾舞裙的野牛，翻筋斗的北极熊，自动行驶的独轮车，长着蜈蚣腿四处乱蹦的电话簿……

然而，虽然这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轮番出现……但我却没觉得那么莫名其妙。虽然很难解释，但我开始从中摸索出某种规律了，我开始想象一个凌驾于其上的智慧存在，也许是我心中的艺术感在作怪，但我能认出一个富有创造力的灵魂的风格，甚至是顽皮淘气的那些。虽然这些不同凡响的元素都有难以理解的特性，但我依然注意到，它们都有着看似无害的古怪以及荒唐的精神。

当然了，所有这一切可能只是表象而已。很难说在这一层层小丑一样混乱而随机的事件之后是不是隐藏着什么未知的邪恶。我一刻也没有放松警惕，也没有放慢向城镇边缘奔驰的步伐。唤夜者在我的鞍包里，我能感觉到它的分量。我正在执行的是一项使命，而我的朋友暮光闪闪，虽然被我诅咒的冰冷面纱所蒙蔽，但依然是我的目标。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告诉自己，只要我能找到她。再加上我所携带的宇宙族母创世之歌的片段，我们一定能够把所有发生的可怕怪事都扭转过来，把一切都转危为安。也许我现在还无力解除纠缠我灵魂的诅咒，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所拥有的唤夜者就不能用来干些大事，干些好事。如果有整个艾奎斯陞亚最强魔法师的协助，我肯定能充分发挥这个神器的魔法作用。

所有这些英勇的遐想在我拐过最后一个弯道的那一刻就结束了。我喘着粗气，眼睛在抽搐，因为小马镇……已经不是小马镇了。倒不如说……这里曾经是小马镇，只不过……现在到处都是。整个市区扭曲蜿蜒，上下起伏，像是一副巨大的视觉错误画。大块的城区漂浮在空中，东南西北，前后左右，还有上面。建筑物倒挂在漂浮的地块下面，在地心引力作用下显得无比惊悚。旅馆、公寓、店铺、所有的建筑物都严重扭曲……有的已经认不出来了，还有些则变得像是皮加索的抽象画。小镇周围碧绿的平原已经失去了以往的光泽，取而代之的是战栗的黑白方块拼成的巨大棋盘格子。我只觉得自己好像在奔向一个巨大的棋盘，而且这个棋盘还刚刚遭了洪水，被冲得乱七八糟，周围撒满了毁坏的模型房子。当我朝附近的山丘望去时，我能看到远处整个坎特拉皇城已经上下倒了过来，朦胧的阴云像巨大的风车一样飞速旋转。

“我的老天呐……”我喃喃自语，只觉得呼吸困难，胸口里的心脏重重地跳动着。“不光是小马镇……”我如鲠在喉，“整个世界都被神灵遗弃了……”

就在这时，我蹄子下的土路莫名其妙地变得像冰一样滑。

“啊！”我尖叫一声滑倒在地，然后向前滑了出去。一股气味儿顿时充满了我的鼻子，我意识到整条街的路面不知怎么的变成了滑溜溜的肥皂水。“哇哦，哇哦，

哇哦，哇哦——”

尖叫的鳄鱼背着喷气背包从我身边飞过，后面追着一群腿长得像是踩着高跷的兔子。我从它们旁边滑行而过，然后眼看着前面一大块土地松开，晃晃悠悠地像热气球一样飞上天空。在断裂的边缘外是深不见底的断崖，而我正无法控制地像一架绿色的雪橇一样滑向那里。

“哦，塞拉斯蒂娅啊！”我咬紧牙关，屏住呼吸，拼命摆正姿势向前滑，“唔唔唔……！”我使用魔法在身后推动自己，给自己加快了速度，像一发炮弹一样射向前方。我冲出断崖边缘，借着惯性向前飞行，伸出前蹄扑向一大块漂浮的草坪。险而又险地抓住了几根棕色的树根。就这样，我挂在了漂浮土地的边缘，眼看着自己和它一起飞向高空，在棉花糖云彩之间升得越来越高。

我气喘吁吁地挣扎着，竭尽全力想爬上那个由很多石头组成的平台。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不可思议地变得更加强壮了，但这强壮并非是身体上的。要说体能，我依然还是在塞拉斯蒂娅天才独角兽学园里那个蹒跚学步的脆弱小丫头。足足花了好几分钟，我才从致命的坠落边缘挣扎着爬了上来。当我胆战心惊地攀上那些摇曳的根茎，紧紧抓住了平台的草坪边缘时，头顶传来了一个刺耳的声音。

“依就不能长对几天马的翅膀吗，伙计？”

我浑身的肌肉都在颤抖，因为我拼了老命才抓牢了棕色树根。抬起头来，我眯起眼睛往上看，顿时一哆嗦。“什么鬼？！”

一只飞鼠咧嘴笑着，他戴着绿色的飞行护目镜，弹了弹爪子里点燃的雪茄烟。

“当然啦，要是绿柠檬小马没长翅膀呀，没准儿鳄鱼的喷气背包能管用！”他嘴咧得更宽了，露出了两颗黄黄的大门牙。“开个价吧，天空广阔无限！伙计？当然绿柠檬小马下面那死亡深渊也是一样，哈！”

就在这时，一台长着翼龙翅膀的烤面包机飞过。它嘶叫着，伸出老虎钳一样的爪子一把就抓住了那只飞鼠，然后飞向了地平线方向。

“不！不！”他尖叫着，在烤面包机爪子里挣扎，“俺们快要破产了！放开俺们性感的毛皮！”紧接着他们撞上了从市中心绑着火箭飞上来的狃狃，炸成了一团烟花和玉米片。

我哆嗦着，重新抬头望着前面，好不容易把自己把自己拽了上去。“呃……那……好吧。”

当我站在平台上的时候，天空已经不见了。我倒吸一口凉气，四处张望，然后才意识到整个世界眨眼之间已经被夜幕覆盖。我呆呆地看着月亮，看着它倒着飞过自己的轨道。就在群星开始闪烁时，月亮忽然又沉了下去，紧接着太阳又代替了它的位置。我眯起了眼睛，发现自己正在小镇地标的风车下，笼罩在它投下的影子里——只不过现在我们都飘在离地面上百米高的地方。但是在这个特别时刻，我最担心的已经不是这件事了。

“太阳和月亮……”我低声喃喃着，满脸苍白地望着太阳再次落下，以无法解释的方式让夜幕再度笼罩了世界。“白昼与黑夜已经失控了。”我情不自禁地一声尖锐的喘息，不由得一屁股坐倒在地。“塞拉斯蒂娅公主……露娜公主……”我艰难地咽了口唾沫，浑身止不住地发抖。“她们……她们无法再控制自己的元

素了……”

在那一刻，我心中的恐惧是无法形容的。日月颠倒的简单概念足以让我的世界天翻地覆。如果某个可怕的咒语导致了塞拉斯蒂娅和露娜都失去了宇宙族母的歌灌输给她们的控制能力，那么我可真不知道自己正在应付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了。甚至是她，尽管是那么神秘而战栗的存在，突然之间，在这痛苦的现实之前也显得不重要了。

我内心已经有点儿畏缩了，开始怀疑暮光闪闪到底能不能面对这种情况，哪怕是她有我这样的一只独角兽支持，再加上唤夜者的相助。我只是不得不提醒自己，暮光闪闪可是曾经面对过梦魇之月——我诅咒的源头，而我的老朋友活了下来，更是凯旋而归了。直到今天，没有比想到自己的朋友是如此坚强可靠更能让你振奋的了。

深呼吸之后，鼓起勇气，我跨过风车向前走去。太阳及时地又升起来了。现在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来根据白昼和黑夜的切换来定义“一天”这个时间单位了，但我也没费心去琢磨。因为我马上就面临了一个新的问题：该怎么从这个高高的浮空平台下到地面上去。

我眯起眼睛，仔细观察着我现在的位置和下面静止的景色之间的距离。又扫了周围几眼之后，我忽然有了一个荒唐的顿悟。调动我的魔力，我直接拨动了鞍包里唤夜者的琴弦。随着一股魔力涌过我的身体，我把角对准漂浮的悬崖边缘，射出一束绿光。一大块土地就这么从平台上分离开了，这些石头和泥巴组成的团块并没有坠向下面的世界，而是四处漂浮，像枕头里的羽毛一样慢慢地降了下去。

“好吧，开始……”

我咬紧牙关，尽量无视正在大声报警的本能，从悬崖边上跳了下去。向前一跃，我落到了第一块漂浮的碎块上，然后是下面的那一块，紧接着又是再下面的六块。我就这么一路跳跃着，沿着莫名其妙飘在空中的那些碎块一路下降，一直降到了能安全落在棋盘格子大地上的高度。

“哈！”最后一次跳跃之后，我在半空中咧嘴乐着，垂直地落向松软的地面。

“小菜一碟！”

忽然飞来一大盘奶油馅饼，啪叽一声正中我的面门，于是我的安全下降就这样被打断了。我在空中至少翻了三圈，像个铁砧一样摔了下来，头朝下扎进了一个泥坑里。

“噉！”我哼唧着，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可笑又可怕的荒唐困境：我的角像个钉子一样插在地上拔不出来了，于是只能倒立着被卡在那里。我气喘吁吁地抹着脸，看着那些点心的碎块。“这什么鬼……”

“不是小菜！”几步开外，在我倒置的视野中，一只雌驹嘎嘎直叫。“是奶油派！哇哈哈哈哈！”她坏笑着，与此同时，一堆戴着单边眼镜的螃蟹和一条留着八字胡的蛇从她身边蜂拥而过。

“哼……嘿！”我又是扭又是哼哼，总算是把我的角从地上拔了出来。在泥地上打了个滚，我站起了身，把泥巴和派什么的从身上抹下去。“……呃……乳

白？”我怀疑地冲着那只小马皱起了眉头。“你这是怎么-哇！”慌忙一低头，一个燃烧的馅饼就擦着我的脑门飞了过去。

“我再也不是乳白了！”陆马狂笑着叫道。她把一个纸袋子套在了脑袋上，上面已经精确地挖了几个洞，露出了她那神经病一样瞪得滚圆的眼睛。她又掏出了几个甜点盘子，照着小镇居民就扔。我发现她的毛皮明显呈现出一种灰暗。“我乃是奶霸！派罚战警！点心和正义的使者！”

“乳白小姐，把这些垃圾食品往小马脸上扔算哪门子‘正义’啊？！”

“要不是为了散播点心和易拉罐，我们在这世界上还能有什么用？！”乳白低声咆哮，对着一只路过的天马又是一轮齐射。“呼吁自由吧！公民！”

雷纹直接用脸承受了这狼藉的进攻，他只是使劲把灰色的鬃毛和鼻子上的面糊甩掉，然后继续拼命拖动拴在腰上的锁链，链子的另一端是三架摞在一起的钢琴。“哼呃呃呃呃——！”在他发颤的四蹄后面，最底下那架钢琴的腿都在土地上犁出沟壑来了。“我……得……把这些……送去……宾果俱乐部……！”他癫狂地咧着嘴，“那样……我的……雌性激素……就会……充满全身！”

“太慢了！”盛绽在高处尖叫着，我眼看着灰色的天马坐在最高的钢琴顶上，当雷纹拖着她和那堆钢琴艰难跋涉穿过小马镇的时候，她抡着几十只橡皮鸡结成的鞭子冲着雷纹猛抽，“太慢了！赶紧给我走！麻利儿的！动起来你这个废物点心！我昨天就该到那儿了！”

“您尽管吩咐！我的陛下！”雷纹嚎叫着，灰脸都发红了。“继续抽我！使劲抽我！求求您！我是个渣男！我该受惩罚！”

“你给我老老实实挨抽！你就喜欢被鸡鸡抽！”盛绽在咆哮，灰色的眼睛都快翻到脑后去了。

这时候，几乎是讽刺，我听到有个年幼的女声在用一种扭捏得不对劲的腔调说话。“嘿～反妈咪！我看起来漂不漂亮滴呀？”

我瞥了一眼，顿时眼睛瞪得老大，视线都移不开了。

旋转木马精品店的好几处店面都被破坏了。其中一扇被打碎的橱窗，飞板璐正忙着试穿展品之中那几件最荒唐可笑的百褶裙。几步之外还放了个化妆包，她嘴唇和睫毛上的颜色之丰富，整个坎特拉皇家舞会上的颜色加一块儿都比不上。

“哦～这件好不好呀？会不会让我滴空白小屁屁看起来显得太过丰满呀？”飞板璐在一面破裂的镜子前扭来扭去地摆着各种POSE，很明显那镜子也是从精品店里拖出来的。她从不同角度观察着自己破裂的倒影，扑闪着掉渣的睫毛，简直像是癫痫发作。“唉～！还是不够女生味儿！嚶嚶嚶～反妈咪？你到底有没有在看呀？！”

“现在不行，你这个小王八蛋！”乳白追着翩飞和追云，那两只天马骑着一辆自行车倒退着离开了。“奶霸要把这世界上所有的渣渣和羽毛都通通消灭干净！哈！”她用尾巴当弹弓，一次性发射了五个派。“去地狱高速路兜风吧你们这些小流氓暴走族！”

就在这时，小乖拖着飞板璐的小滑板车蹦蹦跳跳地穿过小路。有趣的是，这

只小独角兽并没有像我周围的疯马一样毫无色彩。

“小乖！”我喊道，伸出蹄子想阻止她。“等等！那个你不能拿！那是飞板璐的-”

“哎哟，谁还要它呀！”飞板璐挥动着优雅的蹄子，用一把镶钻的刷子刷过鬃毛，对着镜子嘟着嘴唇。“拜拜啦，我的假小子年华呀。哦你好，我的王子殿下。哎呀，没错，我的确拥有皇室血统～吻我吧，我的王子～快点儿给我一个大亲亲～m u a！”

我呻吟起来，飞奔着追赶那只小独角兽。“小乖！等等！”追着她跑过了两个街区，途径跳着踢踏舞的建筑工和大头朝下坐在店面遮阳棚里的火烈鸟。“这里不安全！你得找个更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对不起，小姐！”小乖回头叫道，拖着滑板车跑得更快了。“妈咪说这个是她要用的！”

我难以置信地眯起了眼睛。“……蹄小姐？”

就在这时，我看见小乖在一只灰色的天马身边停了下来。“给你，妈咪！你要的东西到啦！”

猛地转过身，小呆咧开嘴乐了，她双眼炯炯有神，完全没半点歪斜。“完美无缺！”她一只蹄子抓住滑板车的车把，另一只蹄子则抄起了一根棒球棍。“我已经等了很久很久了！”

“蹄小姐，这……这不是你本来的样子！”我大叫道，试着跟她讲理。可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希望，我甚至不知道我认识的这些正在受折磨的小马们有没有感染力。我站在街道正中，像个白痴一样摆弄着我的连帽衫袖子，结结巴巴地嘟囔，“不要输！努力集中精神！好好想想你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女儿现在需要你！”

“她需要的是个榜样！所有小马镇的小马都需要！”小呆一屁股坐上滑板车，拍打着翅膀推动自己。她一溜烟绝尘而去，把球棒伸向右边，把路边的邮箱一个接一个地砸得稀烂。“哦也！爽！邮件到啦！你们这些呆子！”紧接着她又杀了回来，滑过街道另一边，打碎了视野所及的每一个邮箱。“现在开始自己舔邮票吧！哈哈！”

“好耶！”小乖天真地为妈妈欢呼着。她又是蹦又是跳，使劲踩着蹄子。“让那些邪恶的箱子见识见识！妈咪最棒啦！”

“太他喵的对啦！”小呆咯咯直笑，紧接着就撞上了一辆爆炸的马车，把整条街都撒满了身穿燕尾服的青蛙。“哦！该死的！噉！”

我慢慢地后退，慢慢远离这一切，浑身一直都在哆嗦。就在这时，我撞到了谁身上。

“哇啊！”一转身，我松了口气。我背后站着的是一只天生就黑白相间的小马。“哦，泽蔻拉！谢天谢地！”我把吓出来的冷汗从脑门上擦掉，指着那些正在把我们周围的小镇化为一片废墟的疯狂异常情况。“你能相信这些无厘头吗？你得帮帮我才行！”

慢慢地，像一个冻僵了的洋娃娃，她毫无生气的脸朝我转了过来。

“我要找到暮光！她肯定有什么魔法可以逆转这一切！你觉得她在家吗？在图书

馆吗？！”

泽蔻拉面对着我。冷冷地，她张大了嘴，发出了机械而冰冷的呼啸声。

我停了下来，眯着眼看着她。“呃……泽蔻拉？你没事吧？”

她张大的嘴里，喉咙深处开始发光。空气中开始噼啪作响，闪着静电火花。紧接着，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雷鸣，她从嘴里喷出一束巨大的蓝色镭射光。

千钧一发关头我猛地一弯腰，眼睛瞪得老大，那光束险而又险地擦着我脑袋上面飞了出去，把我的鬃毛都给劈开了。高能光束穿过整个城镇，射进一家旅馆里，整个建筑物顿时炸成了一堆燃烧的碎砖烂瓦。我傻坐在原地，呆呆地眨着眼睛。

随着金属的嗡嗡声，泽蔻拉的下巴慢慢合上了。她的鼻翼张开，发出一阵鬣狗般的笑声。然后她转过身，睁着玻璃舷窗一样的眼睛，加入了一群骑着海豚的百科全书。

我站了起来，努力把脑袋摇醒过来。身体哆嗦了一下，我自言自语。“呃……那……该去图书馆了。”

二话不说，我直接扭头就跑，扬蹄飞奔过小马镇。这可不那么容易，每一秒钟都有稀奇古怪的东西不知从哪儿冒出来挡在我飞奔的路上。我努力躲避着那些危险的混乱，勉强没有停下来对这些大混乱目瞪口呆。在这里，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个贱民，是这温暖小镇灵魂当中一块格格不入的碎片，我从没有太过于亲密地去了解过整个小镇。但现在，我的无助有了新的意义。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我简直觉得好像命运安排我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一场荒诞剧的观众。我有点儿想笑，但同时心里又在默默哭泣。真不知道飞板璐、乳白、泽蔻拉和车厘子到底会怎么样呢？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解除她们身上发生的这些事情呢？更重要的是，我是不是把小乖丢给了比死亡还糟糕的命运呢？我难道不该把她也一块儿带上逃走，而不是放任她被灰暗所吞噬吗？

我必须坚持下去。我告诉自己，找到暮光闪闪是最重要的事情。有了她，不仅可以力挽狂澜，而且或许还能从根本上斩断这种魔法折磨。当然，这前提是我没有变灰。所以，虽然我很自私，但我现在还是得先顾好自己。

而这就意味着不得不停下来躲避，闪开，绕过每一样挡在我道路上的尴尬玩意儿。那些我曾经看惯了的熟悉面孔都模糊了，全都被某种恶毒的力量变成了单调而疯狂的灰色。让我心中稍微有些高兴的是，暮光闪闪并不在那些被诅咒的小马之中。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她最亲密的朋友们也没有。这个费解的谜团一直困扰着我，直到我看到暮光闪闪的树屋图书馆在前方已经是隐约可见。

“终于到了！”我像个校园女孩一样咯咯地笑着，加快了步伐，奔向她的前门，奔向里面的大救星。“现在该是开始清理烂摊子-”

一大束扎好的头发横着抽了过来，正中我的面门。

“哎哟！”我被抽飞了出去，撞到了一棵橡树上，上面掉下几根绿色的香蕉砸在我头上。我都没去留意这怪事，而是抬头去看到底是谁袭击了我。我的脑子都快冒烟了。

镇长站在路中央，她的眼睛变成了黑白相间的漩涡。鬃毛则变形成一团巨大

的触手，从她头顶向四面八方伸展出来，有很多惊慌失措的小马都被那头发抓住了，被她的鬃毛抓着在空中一边摇晃一边尖叫。

“我赦免尔等的罪孽！”镇长的宣布震耳欲聋，那鬃毛触手把路灯杆子拔了出来，随着她脑袋一甩，扔向了路过的信天翁。“去修道院忏悔吧！”

她鬃毛上的小马们正尖叫着呼救。

“呃……”我站了起来，心慌意乱地望着她那头恶魔鬃毛，又看着不远处的树屋。“拯救小马，去找暮光。拯救小马，去找暮光。”我紧紧闭上眼睛，咬牙切齿。在最短暂的黑暗瞬间，我看到的只有彗星毛绒绒的小脸。我还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家。睁开眼睛，我再次直奔向树屋。“一样一样来-”

就在这时，一辆被花栗鼠拖着的公共马车撞上了我。我又哎哟了一声，再一次被扔出了公路，这次摔进了一个已经变成泡沫浴池的花园里。

“噉！唔唔唔……！”怒气冲冲地咬着牙，我爬出了泳池，把肥皂水从自己和鞍包上抖下去，再一次狂奔向图书馆。“我向塞拉斯蒂娅发誓，要是谁再来挡我的路-”

几根绿色的水管子从我面前的地上长了出来，还结出了厨房的洗碗池子。我刹不住蹄子，直接一头撞了上去，撞得眼冒金星。跌跌撞撞地后退之时又被坐着滑板车呼啸而过的小呆给撞飞了出去，然后我被镇长的一根鬃毛触手抓住了，摇晃得七荤八素之后，扔到了方糖小屋的门口。

“哎哟……”我颤抖着，只觉得浑身都在疼。正当我挣扎着爬起来的时候，雷纹拖着他的钢琴拖车从我背后经过，一连串橡皮鸡结结实实地抽在我背上。“噉！”

“别偷懒！”盛绽在上面倾着身子高声咆哮，狂抡那串橡皮鸡噉里啪啦地猛抽。“鸡鸡不会忘记！不会原谅！”

“吼……！姐受够了！”我忍无可忍地吼了起来，眼睛一个劲儿地抽搐。“不管怎样，我都要去图书馆！”暴怒之下，我转身面向方糖小屋。一时兴起，我抄起附近的一个垃圾桶，直接砸进了前窗。然后我跳过碎裂的窗户，冲进了甜品店里。

紧接着我不得不又弯下腰躲开了几发油漆弹。整个店内已经是战火横飞，油漆溅得满墙都是。蛋糕先生和蛋糕太太躲在各自的临时掩体后面，举着彩弹枪疯狂地朝对方发射油漆弹。

“你的苹果派一点儿味道都没有！”灰色的蛋糕太太叫道，冲着蛋糕先生扣动扳机。

更灰的蛋糕先生躲开了她的油漆弹，愤而发动反击。“你的水果蛋糕根本没有想象力和点缀！”

蛋糕太太踢翻了一把椅子，滑到椅子后面，又开了几枪。“你的甜甜圈太平庸无奇，而且没有味道！”

蛋糕先生直接探出头来，用灰色的眼睛瞪着她。“你的纸杯蛋糕尝起来像甘草片！”

这下子，蛋糕太太似乎倍感羞辱。她尖叫一声，把彩弹枪重重地扔到瓷砖地板上，然后就抓狂了。“把你的话收回去！”

“你把我们俩的婚姻收回去！”

“你把我们俩在吠城相遇的那场宴会收回去！”

“你把你爹妈在吠城的房子收回去！你就是在那儿为我们相遇的宴会烤面包的！”

趁此良机，我从他们旁边冲了过去，闯进了方糖小屋的厨房储藏室里东翻西找。费了一番功夫，但我总算是把萍琪派的备用派对大炮从存放的位置拖了出来。我把那东西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然后哼哼唧唧地把它推进了乱糟糟的餐厅里。“不好意思，借过一下……”

就在我从他们中间挤过去的时候，他们俩还在伸长脖子吵架，吵得脸红脖子粗。“你把你的童年收回去，你对烘焙甜点的兴趣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蛋糕太太踩着蹄子，她的彩弹枪又开火了。

“你把你爸射进你妈肚子裡的精子收回去！有了它们才有了你，你才会爱上烘焙，才会在吠城的宴会上遇到我，还跟我结了婚！”

再一次走到外面，我喘着粗气，用我的蹄子踩在派对大炮的炮门按钮上。“喂，通通都给我闪开！”我使出浑身的力气撑住后坐力，然后派对大炮一声轰鸣。

随着喜庆的爆炸声，一团五彩纸屑和飘带轰然而出，正中镇长，把她轰飞到了一丛玫瑰中。她的鬃毛软绵绵地耷拉了下来，脱困的小马们尖叫着四散逃跑。

我大声怒吼，硬生生杀出一条屑路，突破重围杀向图书馆。“谁敢挡我的路，谁就等着五彩纸屑糊脸，外加……脑震荡！”

“给我泪流成河！”小呆尖叫着，骑着飞板璐的滑板车向我迎面冲来，挥舞着球棒照我脑袋就打。“再把它塞进信封里再盖个‘不可退信’的戳！”

“不，你休想！”我瞄准她的鼻子就是一炮。

“噉！”她结结实实地用脸承受了这一击，向后飞了出去，摔进了一个摆满了爆炸葡萄的市场摊位上。

“这是为了你好！”我继续向目的地冲锋，沿途大杀四方，向着一切挡路的东西开炮。我朝着跳芭蕾舞的水牛开炮，朝着长着长颈鹿腿的兔子开炮，朝着提花篮的牛头怪开炮，朝着……还有其他数不清的莫名其妙的东西开炮。“我必须去找暮光闪闪！我必须结束这场混乱！为了……为了谐律！”

有个长着鹿角的蛇一样的东西滑进了我的视野里，露出了歪歪扭扭的笑容。

“哎哟，你还挺火辣的嘛！”他抬起一只黄色的爪子，红眼睛抽搐着。“我能不能提个建议-”

我朝着那张长着山羊胡子的丑脸开炮，把他远远轰飞了出去，摔进了街对面一座倒塌的房子里。“谁也别来碍我的事！我要找到办法来解决这些麻烦！”正在这时候，派对大炮的纸屑弹药终于用光了。我喘着粗气扔掉了那玩意儿，冲向了已经近在眼前的暮光闪闪的家门。“拜托，拜托在家，一定要在家，拜托拜托拜托……”我的蹄子已经按在了树屋门的门把上。

就在那时，一条长着鳞片的褐色尾巴从后面伸了过来，缠了我三圈。

“啊……哎？”我尴尬地眨了眨眼。随着一声尖叫，我一下子被从图书馆门口被拽到了几百米外的空中。“不！”我尖叫着，徒劳地伸出蹄子去够面前越来越

远的树屋。“我、我都要到了！这怎么……什……？”

“咳咳……现在，我们重新再来一次。”一个油腔滑调的声音从我背后传来。

我内心顿时如坠冰窖，在蛇尾的束缚中扭着身体，我努力转了过来，发现迎面又是那双歪斜的红眼睛。这双眼睛摆放在一张灰色的马脸正中，而这张马脸则长在一根棕色的脖子上，又连接到一个由爬行动物、哺乳动物、鸟类等零碎肢体拼凑而成的身躯上。在我面前漂浮的是一幅名副其实的超现实主义拼图，他长着两只翅膀，一只天马的，一只夜骐的，脑袋上还竖着两只不对称的鹿角。那怪物深红的眼睛凝视着我的灵魂，歪斜的尖牙在阳光下闪着光，他得意洋洋地笑着。

“下午好啊，小姐。”野兽说道，“天气怎么样啊？”他挥了挥狮爪，左眼在抽搐，右眼抽搐得更厉害。“混乱间多云，百分之二十加农炮？”

“……啊？”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你知道吗，你刚才的所作所为可是真的很不礼貌哦。”

“我要去找暮光闪闪！”我叫道。

“哦，当然啦！这个时刻最出色的玛丽苏！”他慢慢地绕着我转着，一边拍打着翅膀一边用爪子捻着山羊胡子。“最近她好像相当受欢迎嘛，除了……嗯……她每个朋友都把她当泥巴一样给踹了，这戏剧性可真有点夸张啊。嘿，”他指着我的连帽衫，“那衣服是你自己缝的吗？”

“等等，暮光有麻烦了吗？！”我倒抽了一口冷气。

“因为看起来还真像是在柠檬树农场里缝出来的呢。”他伸着脖子嗅了嗅我的鬃毛，然后皱起了眉头，好像闻到了什么酸臭味儿。“哎呀！也可能是你从那儿刨出来的吧？跟我说说，酸柠檬，你知道淋浴这种大发明吗？或者你只是喜欢假装洗过澡了？”

“唔唔唔！”我咆哮着使劲用蹄子在他勒住我腰的尾巴上拍打。“放开我！”

他朝我们下面距离小马镇屋顶的宏伟高度差瞥了一眼，然后又斜视着我。“现在这时候说这话恐怕不太合适哦。”

“求你了！放开我！”我大叫道，把蹄子都合到了一起，几乎是在哀求他，“我得马上去找暮光闪闪！”

他慢慢地下降，卷着我飘下来。“干嘛这么急呐？今天挺好的嘛！”

“你管这样叫挺好？！”我指着周围那些棉花糖云彩和一塌糊涂的小镇，声音都变调了。“我得马上去帮暮光闪闪解决这一切，解决这……这……这通混乱！”

“哈哈哈哈哈！”他得意地大笑起来，细长的脖子向后直仰，笑声直冲天空。太阳一下子沉了下去，月亮升起来了。他的角上闪着战栗的光，低头冲着我奸笑，“不过，不是吗？尽管很疯狂，尽管很难预测，但没有比碰上一只你这样的小马更让我开心的啦！”

“你……你什么意思？”

“因为……呃……好吧。”他翻着白眼四处瞟着，用爪子挠着下巴。“嗯……我猜这恐怕得需要好长的一段独白来当解释才行。不过我总感觉你好像已经习惯了。”

“恐怕我不明白……”

“那咱们来弥补一下，好吧？”那怪物松开了尾巴，把我扑通一声放在月光下的路边。“来，请入座。”他打了个响指。

我奇怪地看了他一眼，只感觉到蹄下一阵巨大的隆隆声，让我的四蹄都在发颤。像变戏法一样，地上忽然冒出一条长凳，正好把我的屁股托了起来。“哇！”我猛地向后倒去，靠在长凳的靠背上，两条后腿在空中晃来晃去。

他迈开蜥蜴的腿和牛蹄子，在我面前踱来踱去，玩弄着爪子，朝着星空高呼。“我来了，我正在努力创造我的最新艺术杰作，在这片土地上散播混乱与混沌。结果呢，我该找到什么？一只独角兽——顺带一提，是纯净的独角兽，她从附近的房子里拉来一样武器化的派对用品，毫无顾忌地破坏着她的孤独！为什么？去找镇上失散已久的所谓‘朋友’？”

“我……嗯……”我坐在长凳上扭来扭去，“我得……呃……去找暮光闪闪，这样我们才能-那啥，你能先等一下吗？”我仔细调整着坐姿，最后蹲坐在长凳上，好能安全坐稳。“唉，这样好多了。”坐在长凳上，我抬起头看着他，“暮光闪闪是整个艾奎斯陞亚最有天赋的魔法师！我得帮她来找到办法去-”

“-去给世界带来谐律，当然啦！”他弯下腰拍着膝盖，窃笑不已。“不过啊……呵呵呵……为了这个看似伟大而仁慈的目标，你只会惹出更多的混乱来！哈哈哈哈哈哈！你看……哈哈……这正好证明了我的观点不是吗？”

我慢慢地向远离他的方向挪去，在座位上微微发抖。“我不明白。什么观点？”

“那个塞拉斯蒂娅公主看来也不明白呢！她的那个躁郁症妹妹也一样，还有那些地狱里的邪恶家伙们都差不多！”他用爪子顺了顺午夜黑的鬃毛，咯咯直笑，“哎呀！现在那个黑漆漆的小巫娜啊，她还真知道怎么开派对！”

“我……我……”我难以置信地伸着脖子，瞪着那个夸夸其谈的怪物。“你是谁？你怎么能-”月亮落下，太阳升起，差点没把我眼睛闪瞎。我哆嗦了一下，勇敢地站在刺眼的阳光里。“你怎么能这么说公主？！”

他打了个呵欠。“哦，这很简单，真的。”他把左边的鹿角拔了出来，在黄色的爪子间旋转着。“无聊。”

“无聊？”

“哦，当然不是一般的那种无聊，而是那种旷古的，有毒的，永远都在膨胀的无聊。就像复仇恶魔从深渊里归来，或者是星期天早上冒出来的真正坏蛋。”

就在这时，四只穿着蓝色制服的雄驹从藏身处冲了出来。小马镇的警察义愤填膺地挥舞着警棍，勇敢地冲向这个蛇一样的家伙。“他在那里，小子们！嘿，你！邪龙马！你要为你对这个小镇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恶棍！”

“邪龙马……？”我不安地低声重复道。一丝恐慌的喘息逃出我的嘴角，自从他把我从这个混乱不堪的小镇中心拖出来之后，我第一次仔细地打量着这个身材比例奇葩的家伙。这个造型……我只在石雕、挂毯、还有古色古香的彩窗图案里见过。“可……可几千年来，艾奎斯陞亚从来没有过邪龙马……”

“哦！”夸夸其谈的怪物眼睛一亮，他噗哧一声把鹿角插回了脑袋上，又拧了几圈把它拧紧。“我正说到无聊呢！”他转过身来面对着警察们，那对不对称的爪子互相敲着。“你们到底上哪儿去啦，先生们？！为你们的挚爱花钱买醉去啦？”

他从空气中掏出一个杯子，把自己那颗獠牙撬松，于是冒着热气的黑色液体就咚咚咚地流了出来，像是热咖啡机。“我带了好多咖啡路上喝！还有巧克力末呢！”

“我要好好报复你把我老婆变成了浮标！”一个老警察吼道。

他旁边的警察眨了眨眼。“浮标是什么？”

“闭嘴，中士！”

“真是气氛杀手。”怪物哼哼着，把牙齿塞了回去，又从热气腾腾的马克杯里啜了一口。当警察们越来越远的时候，他狡猾地瞅了我一眼，向我做了个手势。

“快，柠檬！选个你喜欢的度假地点：沙漠、丛林、还是大海？”

“什……什么？”我莫名其妙地问道。

“赶紧的！”他指着自己，“时不我待，我可不想老死在这里！”

“呃……”我咽着唾沫，冥思苦想，“大海吧……我觉得……还行？”

“啊～当然啦！”邪龙马把马克杯往后一扔，那杯子就在他背后爆炸了。他拍着脑门，露出了歪歪扭扭的笑容。“沙漠已经太老套了！山羊胡子里的沙子太多！至于是哪一边的胡子，我就让你猜好了。”

警察们大声呐喊，向他冲了上来。

那个怪物只是抛了个媚眼，朝他们那边捻了个响指。“阿罗哈！”

四道闪光之后，我眨了眨眼睛——然后不得不在瞠目结舌之中使劲揉眼睛，盯着那些曾经是警察的……东西。他们的制服堆在地上，衣服里面挣扎着爬出四只海马。他们喘着粗气，在陆地上像快要干死的鱼一样抽搐。

“咳咳……”蛇身怪物朝附近的一条河指了指。“那边有水哦。现在，脑子聪明一点儿，给进化留个机会吧。”

四只脸色发青的水生小马哀嚎着，呜咽着，像海豹一样扑腾着，一寸一寸地挪向河岸，最后一头扎进粉红色的激流中。

“呵呵呵……”邪龙马翻了个筋斗，一屁股坐到了我身边的长凳上。他靠在木头椅背上，骄傲地凝望着那些海马消失在远方。“咳嗽糖浆。我猜这是那些警察在酒吧里度过的最轻松的夜晚了。”

“你……你你你怎么能这样？！”我吓得话都说不利索了。

“怎么啦？！”他一脸无辜地耸了耸肩。“最起码他们能治好一般的感冒耶！”

“你……你凭什么把……把……”我从长凳上跳下来，冲他怒吼着。因为蹄下是肥皂水路面，所以我不得不先花了些时间站稳蹄子才继续开口。“……把周围小马们的生活给毁得一团糟？！马上把他们变回来！”

“凭什么？”他满不在乎地耸耸肩，以优雅的动作掂着脚尖围着我滑来滑去。

“因为混乱！我就是干这个的！问这个问题就好像问怒拳为谁握，秋叶为何落，熊猫为何这么胖，你为何像是柠檬树上摘下来的！”

“混乱……”我气喘吁吁地喃喃自语，凝望着笼罩着艾奎斯陞亚地平线的棕色巧克力雨幕。猪在天上飞来飞去，直到它们被骑在底朝天的齐柏林飞艇上的弓兵拦截。我打了个寒颤，凝视着粉红色的河面。“你一个响指就改变了那些警察。咖啡。”我这辈子可并不经常说一些显而易见的事情，而现在我正被剥夺所有理性和现实的常识。现在我只能惭愧地说当时我心理状态就是那样了。抬头望着他，

我低声嘀咕着，“你……你不是普通邪龙马。”

“而你，亲爱的，昨天才刚出生吗。”他转身停了下来，蹲了下来——他长长的身体盘成了一堆，这样他那张荒诞的歪脸就和我面对面了。“你看，你们独角兽就是这点最可笑最容易看穿了。”

“哪、哪一点？”

“当然是眼界狭隘啦。”他站了起来，掸去了胸口上的一些灰。“对崇高目标的不懈追求僵硬而死板，一点儿弹性都没有：什么‘魔法’啦，‘谐律’啦，‘透明度’啦，罗里吧嗦一大堆什么都有。其实都一样：所有的文字，所有艾奎斯陞亚语言的无数碎片，所有掩盖简单真相的老套路。”

“而那是……？”

“对秩序的追求和对无序的追求本来就是一回事。”他嘲讽地笑道，“只不过——”他的腰一扭，脑袋转了一百八十度，倒着朝我笑，“-方向相反而已！”

我皱起了眉头。“我可头一次听说这话，很明显这概括得太过头了。”

“哦，不过你得承认！”他的身体也旋转起来，配合着他旋转的脑袋。当他转向我这边的时候，脑袋上的一支角已经变到了前额上，直指着我的方向。“你们那些金贵的乖乖天角兽公主把情况反倒搞得更糟糕了！”

“哦，是吗？！”

“只不过她们掌握着权势和力量。”他拔下一只角，把它搓成了一根高尔夫球杆，又从嘴里吐出一个高尔夫球，把它放到自己的蜥蜴脚上，然后握着那根球杆开始摆P O S E瞄准。“而把力量 and 自以为是混在一起是制造混乱的绝佳办法！哦，一开始还是很微妙的，就像是窗户上刮下来的那点儿粘糊糊的泥垢。”他挥杆击球，结果没打中。低声骂了一句什么，他再次开始瞄准。“不过随着时间推移，这一切就会越积越多。很快，那些你曾经毫无保留地去崇拜和信任的谐律女神们呀，她们就会开始……干些不太对劲的事儿啦。”他精神抖擞地欢呼着，“比如说，把远来的游客给变成石头。”说着，他猛击那个高尔夫球，目不转睛地看着它划出一道弧线飞向远方，击倒了远处的一栋房子，而且还引发了连锁反应，房子一栋一栋地接连倒下，很快，周围所有的建筑物都像是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了，空中充满了房屋倒塌的巨响和灰尘。

随着混乱逐渐平息，我发现自己敬畏地盯着他。“变成……变成石头？”我咽了一口气，感觉到一阵深深的寒意从身体里升起。“天角兽……谐律精华……”

“她们肯定达成了协议，不是吗？”他倚在鹿角搓成的球杆上，懒洋洋地瞥着我，“这所谓的‘和平’，代价真是如此高昂，实际上还帮我把本来该做的工作都给做了。现在告诉我……艾奎斯陞亚这几千年来有没有享受过种族间的纠纷？内战？瘟疫？怪物流行？斑马战争？嗯？”他拧着球棍，把它拍回原来的模样，插回头顶上。“我猜我都有点来晚了呢，你觉得如何？”

我呆呆地看着他，可以感觉到我眼睛里的瞳孔在收缩。我艰难地咽着唾沫，战战兢兢地说道，“无序？”

伴随着一阵响亮的铃声，彩灯忽然在我周围接连亮起，吓得我浑身猛一哆嗦。邪龙马跳到了我面前，忽然戴上了墨镜，穿上了闪闪发光的红色燕尾服，举着没

插电源的麦克风大喊大叫：“好耶！恭喜我们的冠军诞生啦！”他一伸胳膊，不知从多远的地方把一只很眼熟的戴着厚厚眼镜的小雌驹抱了过来。“亲爱的，告诉她，她赢得了什么？”

鬃毛灰白的纠纠缠着大嘴直乐，那笑容好像明信片上印刷出来的，“酸柠檬小姐已经获得了‘万事通’头衔！而且还赢得了前往‘废话少说’山谷的全额带薪假期。艾奎斯陞亚万岁！”

“非常感谢，宝贝儿。”无序把他的墨镜往下按了按，朝她奸笑着。“记住，你是一个乏味、缺乏想象力的角色，谁也不会喜欢你。”

“偶是一个乏味、缺乏想象力的角色，谁也不会喜欢偶。”纠纠缠兴高采烈地回答。

“现在你明白了！”无序冲她竖起了大拇指，然后一个大脚把她开了出去，让曾经红毛的小丫头飞过附近的山丘。“这年头的孩子啊，啧啧。”他耸耸肩，把那身闪闪发光的晚礼服活像百叶窗似的一拽，衣服顿时无影无踪了。“有了他们就没法过日子，没了他们又没法射门！”听着远处隐隐传来的孩童嬉闹声，他的眼睛有点抽搐。

“我……我我我……你……你你你……”我简直都吓呆了。

“哦，得了吧。金鱼脑子不好使，这流言不早就在流言终结者里被终结了吗？”他盘在我身边，盯着我的眼睛。从他的呼吸之中，我闻出了一股比时间还要久远的恶臭味儿。“大名叫做‘无序’，亲爱的。朗朗上口，容易记忆。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根本说不出话来，过去多次前往遗忘领域所积累下来的勇气和力量，眨眼之间全都漏得一干二净了。因为摆在我面前的是个恐怖的事实：我正在和一个在古代给整个艾奎斯陞亚带来了巨大痛苦和灾难的存在面对面交谈。这个存在远超出了凡俗生灵的理解范畴。他是邪恶的实体化，依附在生物死亡碎尸里面的恶魔。在他当初降临于此的黑暗之日，他吸收了那些动物尸体的残肢，构成了他邪恶的外表。历史上一直都缺乏对这个伟大的欺诈者的真实外貌描述。但不知何故，眼前这只邪龙马简直太合适了。我根本无法想象还有什么能比他更讽刺，更恶心，更恐怖，更能体现艾奎斯陞亚一切价值观的对立面。此刻，我简直吓得魂飞魄散，因为我早就在传说和童话之中读遍了那个暴君的所作所为，知道我现在的处境有多绝望。毕竟，仅仅几十年时间，无序就靠一己之力把整个世界都推到了崩溃的边缘，而且更是几乎冷血地杀死了天角兽姐妹本身。我能做什么？我能说什么？

生物的本能占了上风，我像个小孩子一样抽抽搭搭，四条腿软得像面条。“天、天琴，天琴心、心弦。”我哆嗦着，等待着他往我脑袋上扔一颗陨石下来。

结果却相反，他哈哈大笑，笑得唾沫星子喷了我一脸。“哈哈哈哈哈！这么正经！你是谁啊？伪装的坎特拉间谍吗？”他眨眨眼睛，捻了个响指。

“拜、拜托……”我抬起蹄子，结果却抓住了一杯马提尼酒。“我、我不知道，我-”我停顿了一下，犹豫了一下，把那杯酒扔掉。“我根本就不知道你是谁。”

“哦，不知道？那你还像只疯狗似的朝我吠个不停！说真的吧，心弦小姐，为什么你要这么固执地反对我的艺术创作？”无序翻着白眼，捻着手指头。“对对对，我是让一帮警察长了鱼鳃，我确实把一只不会飞的假小子变成了臭美丫头，

还打破了她跟她那义警老妈之间的母女关系。而～～～且，我还让你们挚爱的镇长脑袋上长出了性感的触手鬃毛。”

“那、那把纠纠踢飞的事呢？”

“把谁？”

“这都是为了报复塞拉斯蒂娅公主和露娜公主吗？”我壮着胆子质问，尽量不发抖，眼看着他盘绕在我小小的身体周围。“你把她们的王国搅得天翻地覆，就是为了报复她们把你变成了石头？”

“哦拜托，别把我看成那种小肚鸡肠的复仇者。”无序嗤之以鼻，伸出爪子拍着他毛绒绒的前胸。“而且呢，她们之所以能把我变成石头，只不过是让我让她们这么做的而已。”

“你……让她们这么做的？”

“哎呀，当然啦！”他笑得别提多灿烂了。“总有那么一天呀，打发无聊的过程也变得无聊透顶了！关键在于你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得去休个长假，如果你懂我意思的话，竖琴。”

“‘竖琴’？！”我瞪着他，脸色黑了下来。“我叫天琴！”

“哈，对对，当然。土豆地瓜马铃薯，一回事嘛。过来……”他用尾巴把我卷了起来，把我倒挂在空中。任凭我惊叫着扑腾。“现在跟我一起摇摆～”

“嘿、嘿！”我眼看着倒挂的天地，只能继续无能为力地尖叫不已。

无序四肢着地，像只蜥蜴一样爬行而走，直向小马镇深处，在周围的混乱之中穿插迂回。“不过呀，变石头也很无聊啊。所以我能又回到这个文明世界也挺开心的！这就表示我又能尽情发挥创意啦！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让我又活过来的，不过我肯定不会有反对意见！”他的脖子拧成了一个锐角，朝着某个方向挥爪致意。“对不对呀，蹄小姐？”

“今天还好吗？！”小呆尖叫着骑着小滑板车飞驰而过，抡着棒球棍狠抽了无序的老脸一下子。

无序的脑袋啪啦啪啦地转了五圈才嘎吱一声停稳，他咧着嘴，“哦～～～我就喜欢有准头的女生！你觉得呢？”

“你知道吗……”我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所有的血液都涌到了我的头上，我的耳朵在帽衫的兜帽下一个劲儿地抽搐。“……皇家姐妹俩一点儿也没忘记你！她们不会放过你这个作恶多端的家伙！她们已经-”

“噉。拜托，别跟我讲什么谐律精华。关于这场‘坏蛋回归’的小小派对，我都已经读过手册了，竖琴。另外，这场解释性的独角戏谁是主角啊？”他把我举到一根弯曲的路灯杆子上，用它挂住我的连帽衫把我悬在空中。“如果你非得知道的话，那我告诉你好了。谐律精华根本没法对付我。”

我对他怒目而视。“你凭什么说这种大话？谐律精华就是专门为了对抗混乱而创造出来的！”

“那么塞拉斯蒂娅得愚蠢到什么地步才会让谐律精华分解成了六个不同的部分啊！”他边说边窃笑不已。然后，无序从旁边的店面上顺手摘了朵玫瑰，把它变成了一个王座，大模大样地坐在我面前。“我猜是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塞

拉斯蒂娅终于也觉得无聊了！不然她为什么会有这种滑天下之大稽的点子，把整个艾奎斯陞亚最大的守护神器托付给了六种一点儿都不靠谱的美德呢？”他伸出爪子，扬了扬眉毛。两个按摩球出现在他的手掌中，他一边打哈欠一边转动它们。“嗯……话说呀……对，我可是给她们泼了点儿冷水呢。就像是正义季风带来的巧克力炸弹！呜~~~~~轰隆！”

“你……”我挂在空中瞪着他，嘴唇颤抖着，“你到底对暮光闪闪和她朋友们干了些什么？”

“啊！听听我们这话说的！感觉像是我都干完了似的！”他用爪子转着那两个按摩球，“实际上呢，就在我们说话的这会儿，我正在干呢！咳咳……”他把那两个球抬了起来，噗哧一声塞进了自己的眼窝里，把它们变成了一双紫色的大眼睛。然后他的鬃毛出现了紫色条纹，用两只爪子托着下巴，用暮光闪闪的声音惊叫着，“姑娘们！你们……你们到底是怎么啦？我们必须团结一心才行！”

我倒抽了一口冷气。“你……”我扭头瞥了一眼那些在四周发疯的灰色镇民们，“你……你把暮光闪闪和她朋友之间的友谊给毁了？！”我咬牙切齿。“你就是用这种无赖办法来战胜能把你变回石头的强大魔法的！”

“而且我还在上次的马聚大展上给她们露咪咪呢！”

一时间我怒气冲天，四蹄乱踹想朝他扑过去，都忘了自己还挂在路灯杆子上呢。“你好大的胆子！暮光闪闪不该受到这种待遇！谐律精华比你想要的要强大多了！你等着瞧！”

“哦，拜托，谐律谐律谐律，一天到晚就是谐律。没完没了的！”无序猛地抬起了头，那俩紫色大眼睛珠子从他眼眶里弹了出来，敲在了我脑袋上弹开。他的声音恢复了正常，鬃毛也变回了原来的颜色。“看见没有？我想让你知道的就是这回事了，竖琴。我才刚刚回到现代艾奎斯陞亚不到一天时间，都已经感觉想吐了。短短一万年而已，这地方就变得比我当初离开的时候还无聊！想想看，到处都有那么多崇拜你们那俩公主的小马四处乱跑！简直让我反胃好吗。”

“这个国家有秩序！”

“这个国家就是座监狱，”他站了起来，一脚把王座踢得粉碎，用爪子挠了挠我的下巴，“该是革个命造个反打倒监狱看守的时候了。你不觉得吗？”

我狠狠地瞪着他。“靠混乱？”

“你称之为混乱，我称之为‘自由’。”

“真的吗？”

“还在怀疑是吧？”他把我从路灯柱上猛地拽了下来，把我夹在了他的左腋窝下。“来，我给你示范一下。”

“你要上哪-啊啊啊啊啊！”

我拼命抓紧了他，身不由己地跟他一路“溜冰”过小镇，冲向了一栋很眼熟的公寓楼。我们俩直接从楼侧面撞了进去，落到了一间客厅里，整个客厅被碎石头搞得一片狼藉，里面的两只小马吓得尖叫起来。

“顺疯快递！”无序开心地叫道，用爪子挥舞着我。“有没有谁点了一只背景小马？”

“是无序！他回来了！”尘土飞扬的客厅里，风哨子在尖叫。“焦、焦糖！”

“躲、躲我后面，亲爱的！”焦糖大叫道，虽然在发抖，但他还是硬撑着挡在了他的挚爱面前，面对着这个无所不能的怪物。“你、你给我们滚出去！我们不要你的任何邪恶把戏！听见没有？！”

“在你还没试过之前可别轻易放弃了！帅哥！”无序冲他挤挤眼睛，又低头看了我一眼。“你朋友？”

“我……我……”我眉头紧锁。实际上，虽然我们刚才以这么生猛的方式闯进了风哨子和焦糖仔的家，但是一看到他们俩依然颜色绚丽，我就安心多了。忽然，我明白要发生什么事情了，顿时心如死灰，只觉得想哭。“不，拜托，求你了无序。我为我刚才说的话道歉，你不用给我示范-”

“唉……”他一爪子捂在脸上，然后冲我的哭丧脸皱着眉头。“这可都是为了你，不是吗？你就安心一边儿歇着，看专业的来好了，竖琴。”他把我放在一张安乐椅上，又打了个响指。扶手顿时变成了镣铐，把我牢牢捆在了上面。我徒劳地挣扎着，眼看着他从我身边走过，走向那堆颤抖的情侣。“我可是要以他们做梦都想不到的伟大办法来解救这些悲惨而不幸的生灵呢！”

“你……你给我们什么我们都不要！”焦糖仔再一次大叫道，在地上威胁地刨着蹄子。背后，风哨子正展开翅膀捂住了她战栗的面孔和惊恐的泪水。“我们只想要我们的邻居回来！”

“唉……邻居，邻居，邻居……”无序摇头叹息，同情地瞟着这对小两口。“啧啧，你们俩到底几岁了？社会怎么说，你们就得怎么听是吗？”

“你、你说什么？！”焦糖仔结结巴巴。当无序直盯着他眼睛的时候，他不由自主地往后缩了缩。

“你！就害怕赔钱！一想到庄稼可能要枯死就难受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害怕没法给你的小甜甜做奶昔，切！”无序一个俯冲钻到了焦糖仔蹄下，把他和风哨子一块儿扛到了长长的蛇腰上，风哨子惊恐地盯着他奸诈的笑脸。“还有你！你就那么害怕一场婚礼的排场吗？就那么害怕在你朋友们面前体不体面漂不漂亮？就那么急着想让你邻居们都相信你们俩真心相爱？”

“放、放开她！”焦糖吼道，努力想重新翻身站稳。“唔唔唔……这是怎么回事？”

“现在的问题在于！”无序骄傲地高声宣布，“你们俩这到底算是怎么回事？这种甜甜蜜蜜亲亲爱爱的不一般的男女关系到底是怎么了？！我听到了足足七千多字的流言，你们俩之所以建立这种关系是为了摆脱所有的恐惧和担忧。可你们俩现在这到底是在干什么呢？缩在这里战战兢兢，生怕失去一切？所以，现在你们俩之间就只剩下成宿成宿睡不好觉的被迫害妄想症了！这还有什么浪漫可言？都这时候了，你们俩还没受够吗？！”

风哨子被无序扔到了焦糖身边。两只小马浑身发抖，紧紧抱在一起，互相对视了一眼，又一块儿抬头盯着无序。

“你、你到底想、想告诉我们什么？”风哨子好不容易才凑出句话来。

“我想告诉你们呀……”无序开口说道，声音忽然变得非常低沉。我眼睁睁

地看着他的影子笼罩了那两只小马。“明明能随心所欲，干嘛还非得劳神去改善你们之间的关系呢？”他俯下身，红黄相间的眼睛忽然化作了多彩的漩涡。“当生活中有那么多鸡毛蒜皮的破事儿得操心 and 害怕的时候，恋爱还有什么乐趣可言？”

说着，他轻轻地拍了拍风哨子和焦糖仔的额头。他们眨着眼睛，眼中也同样泛出了和无序眼睛相同的漩涡。眨眼间，他们的鬃毛和毛皮都褪色了，吓得我下巴都掉了下来。沐浴在灰暗中，他们站起身来，发出了疯狂的笑声。两只灰色小马像小孩子一样蹦蹦跳跳，互相对视。

“嘿！亲爱的！”焦糖仔喘着粗气。“你跟我想的一样吗？！”

“去他喵的地心引力！”风哨子用开朗得不对劲的声音回答道，“反正我一开始就讨厌我的骨头！”

焦糖仔从附近的台灯上抓起一个灯罩，像头盔一样拍在自己脑袋上，然后用两条强壮的前肢将威斯勒举过头顶。“三……二……一……”

“合体！”风哨子放声尖叫，然后嘟起嘴唇配音。“奇卡卡库卡！”

然后焦糖仔用后腿直立而起，就这样迈开两条后腿直立着开始狂奔。他高高举着风哨子，从破烂的公寓边缘跳了下去，一头栽向外面的空地。就在坠落的最后一刻，风哨子展开了翅膀，拉着焦糖仔像滑翔机一样飞过小马镇的屋顶。

“耶~~~~~！”

我呆呆地看着他们远去，然后慢慢地转过头来凝视着无序。

“哈哈哈哈哈！”他一个劲儿地鼓掌喝彩，得意洋洋地站在摇摇欲坠的客厅边缘。“你看到没有？！你看到我做了什么没有？！”

“你侵犯了他们的隐私，你扭曲了他们的心灵！”远处传来窗户的粉碎声，紧接着是焦糖仔和风哨子毛骨悚然的尖笑，让我不由得一哆嗦。“他们这要是没自杀，就算走运了！”

“竖琴，有句老话说的好，花开花谢，生命是朱古力糖-呃……不，”他拨弄着嘴唇，抬头瞟着天空的粉红色云彩。“是这么说的吗？哎呀，记不太清了呢，在石头里呆的太久了。”

“呃……”

“重要的是，”他弯下腰对我咧嘴一笑，“我解放了他们。”

“解放？从哪儿解放？！”我大叫道。

“从他们执着于秩序的虚伪表象之中！”他沿着公寓边缘踱着步，向空中一挥，看着那些飞行的猪和长着螺旋桨尾巴的猴子从我们面前飞过。“毕竟，宇宙本身就是混沌的，艾奎斯陲亚本身才有毛病。这个艾奎斯陲亚，就像个装满了白痴规矩的小口袋，泡在一个飘满了光芒、泡沫、还有纯粹无可预测性质的大浴盆里面！你觉得它能永远保持这种完美的结构模式吗，竖琴？有多少天角兽背负着这种荒唐的目标，我才不在乎呢！最终，一切的壁垒都会坍塌，哪怕是最坚固的苍穹。而当它们坍塌之时……”

他用一只蜥蜴腿刹住了车，很严肃地转过身来盯着我。

“情况可就没那么好玩啦。”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简直怒气冲天。“生命之中并非只有乐趣——”

“哦～我猜你要开始对我发表一堆关于什么长期的牺牲精神还有什么坚持不懈克服难关之类的巴拉巴拉巴拉，对吧？”无序靠在我的安乐椅旁边，陶醉地指着远处不时传来的爆炸声、巧克力雨，还有正在砸烂邮箱的邮差小马。“瞧瞧你所有那些朋友们！对，他们的生命也许的确很短暂，很悲催，很残酷——可现在呢？他们正在好好享受呢！多亏了我，他们无牵挂了，他们彻底从无聊透顶的日子里，从那些没完没了的规矩里面解脱出来了！反正一切迟早都会崩溃，那何必活得那么有条理呢？”

“我们活在世上的目的就是要突破环境对我们的限制，变得比原本的我们自己要更好！”我反驳道。“就连塞拉斯蒂娅和露娜——永恒的不朽者，在这个相互自我发现的旅途之中也与我们一路同行！当我们屈服于庸俗的原始冲动之时，那就等于失去了超越恐惧限制的所有希望！”

“恶心！瞧你这幅德行！”他又站了起来，双臂合拢，拍打着不成比例的翅膀。“你就像一个挂在扩音器上的发条玩具！”

“只有一件事我不明白……”

“跟我说说看，请在三句话之内说清楚。”他说道，懒洋洋地拨弄着一只爪子。

“如果你对自己在艾奎斯陲亚所担当的角色这么确定的话……”我迷惑地眯着眼睛看着他。“如果你这么想在这片大地上散播混乱——一只小马一只小马地把他们变灰，那为什么还要从这么繁忙的日程表里专门抽出这么多时间来把我拉到这里来告诉我这么多……这么多……”我突然出了一身冷汗，声音慢慢消失了。

“……哲学思考……”我大口喘气，浑身发抖，因为我一下子全明白了。现在虽然我正坐在椅子上，但却感觉是被沉重的铁块压在上面。“我们一直在进行哲学思考。”

“哼哼哼……”他朝我俯下了身子，脸上露出了邪恶的奸笑。“都过了这么半天，现在你总算是明白过来了啊，亲爱的。”

我无助地盯着他，惊慌地抽搐着。

“总是曲里拐弯地去想问题，那多无聊啊。”他的眼睛变成了催眠的漩涡。上古欺诈者抬起一只爪子，以冷酷的准确性，点在我的角上。“让我们来看看，当你的脑子变成一锅浆糊的时候，你还能怎么去思考。”

“唔唔唔！”我呜咽着，紧闭着眼睛。一瞬间我想到了暮光，想起了爸爸妈妈，想起了彗星……紧接着，喘了好几口气之后，我意识到我依然还拥有思考能力。虽然满头大汗，我还是小心翼翼地睁开了一只眼睛，再睁开了另一只。

无序依然弯腰俯视着我，他的爪子还按在我角顶上。但是，什么变化都没有。

“我说……‘当你的脑子变成一锅浆糊的时候’。”他又按了按我的角。

啥事也没有。

“变成一锅浆糊！”他又点了一下。

还是啥事都没有。

“嗯……”他灰色的眉毛皱了起来。“这可真有点儿怪了，不是吗？”他舔

了舔嘴唇，整个身体一下子盘到了我身边，又长出了四只、八只、十六、三十二……数也数不清的胳膊，全都伸着指头朝我点了过来。密密麻麻数不清的指头就这么在我身上一个劲儿地点来点去。“变成浆糊！变成浆糊！变成浆糊！变成浆糊！变成浆糊！浆糊浆糊浆糊浆糊浆糊浆糊浆糊浆糊浆糊浆糊浆糊浆糊！”

“唔唔唔唔——！”被他点个没完的我在椅子上咬牙切齿地扭来扭去，“别……乱碰我！”随着这声吼，鞍包里的唤夜者琴弦一颤，我眼前顿时绿光一闪。下一瞬间我就看到一层绿色的魔法屏障消散，无序躺在地上，目瞪口呆地看着我。

“啊～我滴太阳～～～”他用一个难以置信的动作，身体向后一弯，脑袋从尾巴下面钻了过来，站直身体冲我眨着眼睛。“我滴个乖乖！现在情况可不一样了！”

“这、这……”我咽着唾沫，低头看了自己一眼。“怎、怎么回事？”

“我一点儿都不知道，不过我只知道一件事！”他咧开了嘴，来了个后空翻，趴在地上像蟑螂一样朝我爬了过来，用爪子把我连同整个安乐椅都抬到了空中，笑得非常精神。“我已经不再无聊了！”

这下子我真的觉得自己的左耳朵后面开始往下流汗了。“呃哦……”

“嘿！让咱们看看你还有什么能耐，竖琴！”他把我转过身来，狠狠地踢了椅子一脚。“跑远点！”

“哇啊啊啊啊——”随着我的尖叫声，整张椅子都在我屁股下面化成了残骸。当然这恐怖感比起在空中飞过半个小马镇还是差远了。我四蹄乱舞地飞过一队飞猪、一只戴着螺旋桨帽子的紫色小马，一尊鲨鱼雕像，还有其他几样在空中飞来飞去的滑稽玩意儿。紧接着，我开始下跌，像一颗炮弹一样拖着尖利的呼啸声坠向了车厘子的学校。“哦塞拉斯蒂娅救我呀——”

我的尖叫声被身体撞上红色屋顶，以及砸向下面一大堆课桌椅的轰然巨响打断了。在弥漫的烟尘中，我靠在单室学校的墙上，又是咳嗽又是喘气。令我震惊的是，我仍然完好无损，四只蹄子一只都没断。

“什么？！我……我怎么会……”

“嗨！”一个有点儿含混的声音在我身边响起。我扭头一看，只见鼻青脸肿的灰色糾糾正用尾巴倒挂在衣帽架上。“偶超级没用！”

“呃……对。嗯……”我转过身来重新检查着自己全身上下，“为什么……我居然一根骨头都没断？”我的惊叫声得到了回应，一层绿色的光纹在我周围荡漾着。我的耳朵随着唤夜者的琴弦鸣响而颤抖，于是我恍然大悟。“我……我之前还从没像这样带着唤夜者外出呢！每一次，当我前往遗忘领域的时候，这神器都在保护我，都在和她对抗。不过……”我咽了口唾沫，“不过，如果它能对抗的不止是她呢？”

我的视线扫过周围教室一片狼藉的地面，一切都水落石出了。

“唤夜者，它是宇宙族母之歌的一部分。塞拉斯蒂娅、露娜、还有她也是一样的。她们都来源自同一首创世之歌。纯粹的谐律可以抵挡混乱，就像凝聚成形的六个谐律精华。或者……是保护这个世界免遭宇宙洪荒侵袭的最早元素精华！”

我昂首挺胸，心中因为这顿悟而振奋不已，更是因为我和那个怪物之间已经隔了这么老远而心满意足。

“要是唤夜者能保护我不变灰，那它可能也能帮助暮光闪闪拯救她的朋友们，恢复谐律！”我兴奋地笑着，朝出口飞奔而去。“赞美女神，多亏他把我踢得那么老远！既然我又被忘掉了，那我可能就有了抵抗这一切疯狂混乱的优势-”

“好啊，看看你！”结果我迎面忽然撞上了无序的奸笑脸。他穿了件黑色长袍，还顶着一顶毕业帽。“咱们来看看有没有哪个酸柠檬还能从这一飞踢之下爬起来！”

“哇啊啊啊啊！”我一个后仰，玩命和他拉开距离，坐在地上四蹄并用地往后退，直到后背撞到了角落里。我紧紧抱着自己，浑身哆嗦着，眼睛睁得都快爆炸了。“你……你你你……你还、还记得我？！”

“哎呀，我当然记得啦，我怎么会忘掉一只在我纯洁的抚摸之下还解不开安全带的小马！”他高高站在黑板前，摆弄着帽子上的流苏。“古往今来整个艾奎斯陞亚，能如此挑战性地抵抗我混乱能量的小马也就只有塞拉斯蒂娅和她那个啥都反着来的宝贝妹妹了，可现在一切都变了！竖琴，很高兴认识你还有你那闪闪发光的神奇魔法绿泡泡！你可真是一只非常非常特别的小马……”

“耶！”纠纠咯咯笑着，倒挂在衣帽架上晃来晃去，还拍着蹄子。“超级特别！超级特别！”

无序的眼睛厌烦地眯了起来。他叹了口气，脱下袍子随手一扔，把灰色的小雌驹盖住。“好了，这下好多了。我们说到哪儿啦？真是的……哦对了！”他把帽子也从头上摘了下来，嗖地放到了我角上。“我只想知道你的小秘密，心弦小姐。你就像一颗未经雕琢的钻石，前提是未经雕琢的地方是一所塌了半边的教室，而且这颗钻石的着装品味还跟个哈萨辛似的。”

“你……你……你怎么……”我艰难地咽了口唾沫，只觉得嗓子眼干得发疼。“你怎么还会记得我的？你明明把我踢过半个小马镇远！这怎么可能！”

“不不不，永远都别说不可能，我的小柠檬！”他抬起了他的左脚，忽然之间那只脚穿上了一只色彩缤纷的球鞋，鞋底还打着沾满青草的鞋钉。“话说在万物起源之前呀，我可是有只黄金左脚呢！当然啦，如果你是一个宇宙混沌深处的独一无二的存在，那要扮演四分卫可就难得很了。不过，嘿，反正又没有谁来计分不是吗……直到谐律这玩意儿破坏了古老的平衡。”他站的笔直，饶有兴致地挠着下巴。“现在，该是来回答一下你那充满活力的绿薄荷能量之谜的时候了……”

我咬着嘴唇，眼睛飞快地朝我的鞍包膘了一眼。以一种尽可能随意的方式，我把背上的鞍包调整了一下，让自己能感觉到唤夜者那安稳的重量，顺便又挡住他的视线。

“也许……”我结巴着，“我、我只是你的混乱方程式中一个无法预测的因素而已。你……呃……你……本来混乱就不可预测，不是吗？”

“小姐，我是这座精神病院舞厅的导演，可不是观众。就像任何真正的艺术家一样，我希望能牢牢把控我调色板上的每一种颜色，尽管可能是灰的也好。”

他伸出爪子翻弄着我的鬃毛。“等等，那是灰的吗？嗯……不，是青色的-”

我直接把他的爪子推开，咆哮道：“够了！好了！现在你知道你不能像改变其他小马一样改变我了！为什么不放过我？！想找乐子去别处吧！”

“哈！说的跟真的似的！”无序弯下腰和我面对面，老顽童一样挑动着自己的眉毛。“你知道我都等了多少个纪元，才终于碰上了一个能和我旗鼓相当的对手吗？！”

“如果你是在夸我，那我一点儿都没觉得荣幸。”

“所以，非得这样不可咯？”他摇了摇头，“不不不，亲爱的。你依然是这场盛大游行活动的一部分，而且我一定得玩到底！虽然你或许能抵抗我的……咳咳，魅力，但这并不表示，你就不能让这个你称之为艾奎斯陲亚的蹩脚世界在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时刻充满活力了！因为我依然是无序，混乱之王！而你嘛……”他用爪子摆出了手枪瞄准的姿势对准了我，然后一扣，“是个木偶！哪怕是会反抗的木偶也依然是挂在线绳上的！”

随着一道闪光，我头上的毕业帽变成了一顶小丑帽，鞍包下面的连帽衫也变成了一身华丽的彩色小丑装。我惊叫一声，看着自己的身体。“这什么鬼-”

他打了个响指。我们周围的世界顿时消失在一片光芒中。忽然之间，我们已经坐在了小马镇市政厅中间，只不过，这地方不再是市政厅了。整个地方都被改建成了一座巨大的皇宫，里面坐满了我能叫的出名字的每一位小马镇镇民。他们都向着一座高大的桃花木法座欢呼，挥蹄子，鞠躬行礼。无序威严地坐在法座上，身上还穿着红黑相间的长袍，而我……

我蹲在他面前的台阶上，帽子上的铃铛叮当作响。我环顾四周，看着那些用抽象艺术和巧克力沉淀物染色的荒谬横幅。

“怎……什么……？！”我朝窗外望去，结果只看到了倒挂的艾奎斯陲亚地平线。太阳消失了，很快就被月亮所取代。然后那圆圆的月亮飞快地张开了一个缺牙馅饼一样的大嘴，开始狼吞虎咽地追逐周围排列成行的星星。我只觉得一阵恶心。“哦……看在燕麦之爱的份上……”

“欢迎来到混沌皇庭！”无序的声音咆哮着，指着那群正向他又是鞠躬又是吹捧的小马们。“毕竟，这可是新·混乱斯陲亚的首都！难道你不觉得它应该多点儿欢乐气氛吗？”

我眉头紧锁，看着周围那些被洗了脑的小马们白痴一样流着口水傻笑的脸，不由得脸色铁青。“我觉得它已经够欢乐的了……”

“闭嘴小狗狗！我不同意！小丑，”他照我屁股就是一脚，“来个小曲儿！如果你愿意的话！”

一架七弦琴出现在我蹄子里，我感觉到我的蹄子自己动了起来在弹奏。我又看了那琴两眼，黑着脸把它从王座上扔了出去。“不！我才不会为了给你逗乐子而演奏！”

“切，当然不了。”无序对此嗤之以鼻。“你是在为他们而演奏，毕竟上朝很无聊不是吗？”他又捻了个响指。

这次突然出现在我蹄子中间的是一架手风琴，又是自己开始演奏了。我挣扎

着想把它也扔掉，但是那手风琴的把手牢牢捆在了我前蹄上，让我身不由己地拉个不停。我越是努力挣扎反抗，身上那身衣服的铃铛就越是叮当乱响，给这荒唐的法庭增加了更多不谐的旋律。“噉——！”

“唱得不错！竖琴，再真心点儿！”无序伸出爪子抓住了一只半空中飞过的猪，把它脑袋拧下来放在王座的扶手上，然后从猪的空脖子里喝着甜甜的柠檬汁。他打了个嗝，朝那些小马们招招手。“谁的愿望最着急啊？第一个上来吧！你们的混乱之王会给你们应得的奖励的！”

群众们顿时一片混乱，互相推搡叫骂，打得狼烟四起。直到两只年长的小马最终冲出了等候线，勇敢地站到了他们面前这位七拼八凑的王者面前。

“高贵的无序啊！”蛋糕先生大叫道，用蹄子指着他的配偶。“告诉这个自私自利歇斯底里的臭婊子！把当初分裂了第一个原子的火花给收回去！那个火花激发了最早的天角兽之魂，诞生了宇宙族母，塑造了整个宇宙，唱起了小马的歌，散播了小马文明，诞生了艾奎斯陞亚，让世界上有了生灵，之后有了她爸她妈，生了她之后又把她抚养大，让她有机会去吠城参加烘焙大赛然后遇到了我之后嫁给了我！”

“没门！”蛋糕太太嘶叫着，用一把燃烧的彩弹枪冲她老公脑袋就是一枪，又向高坐在面前的邪龙马呼吁。“您告诉这个没男子汉气概的性无能！把最初的二分法则给收回去！这个法则诞生了第一个原子的火花，那个火花激发了——”

“是，是，是，”无序嘀咕着，挥着一只黄色的爪子。“我确实认为所有小马和他们的兄弟姐妹都能看得出情况是怎么发展的。说真的，你们俩，那些彩弹什么的还不足以让你们俩那史诗一般的小打小闹活跃起来吗？”他向前倾着身子，苦笑起来。“为什么你们俩非得把这些家庭内部矛盾带上我最尊贵的皇庭来？”

“我想要的只是生活中的一点点刺激！”蛋糕太太叫道。

蛋糕先生把她推到一边，咆哮道：“她总是用无聊的赞美和昵称让我透不过气来！”

蛋糕太太又把他推了回去，冲着那个心怀恶意的混乱分子叫道：“是他总是用他那甜蜜的诺言和永恒的奉献来要我这么做的！”

“看看这两个傻瓜！”无序挥挥爪子，低头俯视着我。“我明明赐予了他们混乱的良药，结果他们那可悲的灵魂依然被束缚在毫无意义的结构概念上！就好像他们之中有谁依然相信那个悲惨的谎言，依然被禁锢在他们那悲惨盲目的小小生活里！”他把爪子插进了胸口，从里面掏出一颗流淌着黑水的漆黑心脏，看着它跳动不已。“所以你们才会聚集到这里了，不是吗？”他冲我抛了个媚眼。

我咬牙切齿，挣扎着用力把粘在前蹄上正发出刺耳杂音的手风琴拽下来。“老天啊……我这辈子从没有这么想揍谁……”

“哦，放松点，竖琴。”他把那颗心扔了起来，含在嘴里，一口把它顺着长长的脖子给咽回了肚子里。“当音乐离你而去时，你的脾气可是真的非常暴躁啊。”他笑眯眯地朝我指了指，“要不要借你一只手啊？”

我一头雾水地抬头看着他。“……啥？”

“嗯……”无序挠了挠他的山羊胡子。“有意思，不知怎么的，我还以为这

会让你会错意呢。好吧。”他耸耸肩，在他高大的宝座上转了过来，清清嗓子，冲着已婚夫妇高声宣告。“蛋糕先生！蛋糕太太！我已经放开了那些将你们那微不足道多愁善感的爱紧密相连的细小蜘蛛网，这样你们就能感受到混乱的刺激，拥抱生活中的一点点兴奋！你们想要的就是这个，不是吗？”

“是的！可我们还想要更多！”蛋糕太太叫道，灰色的眼睛兴奋地闪着光。

“哦，求求你，尊敬的阁下！”蛋糕先生跪在地上求他。“我感觉到一阵阵可怕的喜悦和满足感涌上了心头！您一定要让我们更加痛苦！更加迷惑！”

周围打成一片的小马们鼓噪着表示赞同。

“嗯……”无序往后一靠，用手指头有节奏地敲着王座的扶手。“对于微量稀释的混乱，只有一个解决办法！”

我抬头看着他，结结巴巴地问：“谐律？”

“不对！”他高高地挥了挥爪子。“过饱和的超高浓度混乱！”他的手指头几乎捅到了天花板，捻了个响指。一道巨大的闪光笼罩了整群小马。眨眼间，这个“混乱皇庭”已经变成了高大的露天体育场看台，围绕着一个方形的摔跤场，周围拦着绳子和带衬垫的柱子，还有半模糊的徽章什么的。在场的小马们已经变成了一大帮狂暴的嗜血观众，挥舞着白色标语，穿着黑白相间的T恤。

“现在让我们看看你们怎么发挥！”无序高声吼道，坐在我旁边的桌子后面，穿了一套五千块钱的西装。他用尾巴卷起一个锤子，敲响了大钟。

我依然穿着那身小丑装，呆呆地看着格斗场上的蛋糕先生和蛋糕太太换上了氨纶材质的紧身衣和摔角面具，正在彼此对峙。

“吼——！”比刚才还要灰了很多的蛋糕太太朝前扑了过去，把她丈夫死死地禁锢在拉腕十字固中。“准备体验一下极度痛苦的滋味儿吧，我亲爱的！”

“呃呃呃——！”蛋糕先生朝她吼回去。“你自讨苦吃，现在准备迎接旋风吧！宝贝儿！哈哈哈哈哈——！”他恶狠狠地把她掀翻在垫子上，把她的四条腿扭成了反关节。

“啊——！”蛋糕太太在欢呼声中咆哮，“看看杯子蛋糕塌下来砸你一身你能怎么办，小甜心！”她踹开了他，拽着他冲向格斗场另一边，把他重重地摔在角落的支柱上，然后疯狂地用脑袋和肘部撞他。

几步开外坐着一只肥胖的雄驹，戴着一顶黑色牛仔帽，冲着麦克风大吼大叫。

“我勒个擦！老子这辈子从没见过这么生猛的干架！塞拉斯蒂娅作证，他都应该被撅成两半了！哎哟！”他一哆嗦，“劲爆！这难道不是你见过的最劲爆的打桩攻击吗，泽蔻拉？”

他朝旁边看去，坐在他身边的斑马机械地转动了她的头，张开了嘴巴，朝雄驹脸上发射了一束巨大的蓝色激光。

我颤抖着，弯下腰躲开那些纷纷扬扬落下在我和无序周围的灰烬和破烂的牛仔帽，“这就是你所谓的乐子？！”

“唉，我想啊，劳伦不管事儿的时候还真的挺不错的呢。”邪龙马打着哈欠。

“另外，又不是只有我们俩在享受乐子。”他舒舒服服地往后一靠，指着周围喧闹而胡言乱语的灰色马群。“敬请欣赏小马镇新宇宙奇观吧！他们还用得着担心

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吗？他们还用得着担心每周得给公主写一次报告书的事吗？他们还用得着担心自己的屁股上那个魔法图章能不能和自己的特别天赋对的上情况吗？他们还用得着担心皇室临时来访，以及幻形灵的侵略吗？”

“幻形灵？这个跟幻形灵有什么关系了？！”

“哦……好吧，剧透了。咳咳……”他清清嗓子，又往前探了探身子。“不过，你还不明白吗，竖琴？幸福这东西啊，根本用不着安宁与和平。在你的生活之中，你可能去追求的一切其实都能轻易得到。你要做的就只是放下哲学家的羽毛笔和墨水，把羊皮纸塞进嘴里，再跳个舞！”

我冲他皱着眉头，“我的生命里又不是只有哲学！”

“对。你还有魔法，玛丽苏属性，以及音乐。说到这个，我什么时候说你可以停下来了？”他冲着我蹄子轻轻弹了一下指头，射出一道魔法闪电。

一把吉他出现在我的前蹄中，自然而然地弹奏着一段轻快的旋律，勉强能压过我们周围喧嚣群众的音浪。我叹着气翻着白眼，只是用蹄子握着那自作主张的乐器，抬头瞪着他。“很明显，你有发现小马天赋的本事，可你对我还是一无所知。”

“哦，是吗？”他说道，伸长脖子遥望着蛋糕夫妻之间的壮烈对决。“那能不能开导开导我？因为我非常想知道你有什么狡猾的鬼把戏，居然能抵抗我的灰暗触碰。”

“凭什么？”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柠檬小姐，你用不着把真相隐藏在你那小聪明的外表下面。在你内心深处，有一种既平凡又可悲的品质。”一只圆溜溜的红眼睛转向了我，我从眼中看到了自己的全身。“你很孤独。”

我咬着嘴唇。

“啊，孤独。在这个宇宙中是如此精致的元素……就像氢！如果你问我的话呀，也普遍得很，更是一样的恶臭，尤其是周六晚上。”眼看着蛋糕太太被她老公一记炸弹飞踢直接踢出了格斗圈子，撞坏了一张桌子，他哆嗦了一下。“哦呵呵呵！可真壮观呐！”他拍了拍那对不对称的爪子，朝我咧嘴笑着，“真有意思，先出招的总是马西哥小子，不是吗？”

“你凭什么觉得我很孤独？”我不假思索地说。此刻我有些坐立不安，担心着无序到底对我的诅咒了解到了什么程度。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知道有唤夜者的存在，所以有件事很确定，虽然这个混乱之王或许是真的无所不能，但他还算不上无所不知。“我是说……”我继续讲下去，小心翼翼地措辞，“在内心深处，我们都是孤独的。所以我们拥有谐律才会如此特别。通过谐律的纽带结合在一起，我们才会完整无缺。而这些肆无忌惮的混乱和伤害，除了分离和孤立之外什么都办不到。难道你真的以为，这样的东西对凡间的生灵来说很健康吗？”

“有趣的是……你特别强调了‘凡间的生灵’。”无序说道，望着蛋糕夫妻俩在观众们的圈子里继续撞来撞去。“毕竟，小马就跟谐律一样，都是宇宙的异常。在某个宇宙暴发户突发奇想，开始在这片星座的口袋里面播种生命的种子之前，一切都是幸福的虚无和荒凉。永恒的湮灭本来挺有说头的，既安宁和平，又简单

明了。直到某些自我分割的意识开始像一丛臭杂草一样四处撒种，四处生根发芽。”

“你是想要告诉我，在艾奎斯陞亚的一切生灵存在之前，你曾经是虚无之灵吗？”我一边说着，一边把自动弹奏的吉他抱在胸前。

“我想跟你说明白的是啊……竖琴，曾经幸福的虚无已经永远消失了。”他长长的脖子一扭，躲开了一个台阶。那个被扔出来的残骸呼啸着擦过他身边，飞向了市政厅的另一边。“多亏了那个宇宙小马神仙踩过来的那只神圣蹄子，混乱将不得不被迫处理大量在熵的突发奇想之下自我分裂的荒唐能量，直到永远！谐律，哈！虽然你跟我东拉西扯了关于它的那么多废话，但它可是个真真正正性格反复无常的家伙。你知道吗，要是生命在终结之前本来就没有开始过，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痛苦了。”

“我简直无法想象，一个拥有如此威能，几乎无所不能的存在，居然会屈服于这样一种虚无主义的信仰。”

“亲爱的，你什么都想象不了，因为你从来没经历过这些！”他龇着牙朝我一笑，眼睛抽搐着。“不过想学吗？我可以教你哦！”

“教我……？”

“嗯……对。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称之为‘不和谐干涉指南’。”他弯下腰，凑在我耳边低语，让耳语声透过遮掩的爪子，飘进我耳朵里。“嘘……有了我的无所不能，还有你的坚不可摧，我们就可以一路闯出隔离在这个世界之外的苍穹，把美丽的混乱散播到其他的世界去。”

我眨了眨眼睛，努力让脑袋保持冷静。“其他的……世界？”

“我说，你该不会真以为你们那位敬爱的宇宙族母殿下在整个宇宙里就造了这么一个休息站，对吧？”他轻声笑道，“哦……她在宇宙里撒给我们的星际面包屑是多么可爱啊！只要轻轻一蹦，一跳，一跃……我们就能去看其他的新鲜地方，来消灭她强加给我们这些罗里吧嗦的规矩和僵化的大道理了。再然后呢……一个航班接一个航班的……整个宇宙都能学会跳起暴风雨一般动感绝伦的混乱探戈啦！现在，你怎么看？！这可是连钢铁直男都无法拒绝的角度哦。”

“你疯了……”

“不。”他皱了皱眉头。“我可是很慷慨的，你也该知道什么时候会面临这辈子最重要的一次交易。现在，怎么样啊？”他朝我伸出了一只爪子。“你失去最多的也不过就是对什么‘友谊’啦，‘奉献’啦，还有什么‘宁静’啦这些悲惨可笑的概念那一点儿都靠不住的依赖而已。这个建议真有那么疯狂吗？我向你保证，竖琴，更糟糕的交易都有过了。就拿这场没完没了的比赛来说吧。”他转过身来，皱着眉头看着这场打斗。“真的假的，谁订的这个垃圾？！嘿，把斯马林格勒的给炒了！”

当太阳再次升起的时候，我看着窗外，不寒而栗。“这是在浪费时间。我得去找暮光。”如果说无序对我真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就像他吹嘘的那样，我是半秒钟也不信。毕竟我可是拥有唤夜者，现在我开始感觉自己就像是那个被他鄙视加唾弃的女神了。为什么不呢？毕竟，我也是她歌曲的一部分，不是吗？“嘿……

呃……这可不常见，不过蛋糕先生正在放的大招不是滚石强森的吗？！”

“什么？！”无序坐了起来，更加集中地盯着那边的斗殴。“可他明明都已经改行去拍电影了！”

于是我的机会来了。心神一动，我用魔法拨动了鞍包里面唤夜者的琴弦，神器的魔力注入我的角，我对着前蹄中自动弹奏的吉他施放了一个基本的变形魔法。随着一道闪光，这乐器一下子变成了一把金属折凳。

“嗯……也够用了。”我憋着气，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抡起折凳重重砸在无序的老脸上。

“呃噗！”他闷哼一声。在铝皮被打凹的恶心气味中，他像个保龄球一样飞了出去，撞到了那些鼓噪的暴民们当中。围观群众欢呼雀跃，疯狂喝彩，发出嗜血的咆哮声纷纷朝他扑上去，把他压在了不断增高的马堆下面，吼叫声震耳欲聋。

然后又是一道闪光，我看看自己，身上的帽衫恢复正常了。我笑了，飞快地跳出座位，用最快速度冲过竞技场。我从狂暴的群众之中钻过，直冲向市政厅的一扇高高的窗户。

“拜托！不要变成黑夜！不要变成黑夜！”我推开窗户，跳进了外面明媚的阳光里。“耶！我出来啦！”就在这一瞬间我才想起整个市政厅是倒着飘在小马镇上空的。半秒钟之后，重力先生也想起来了。于是我就直接朝下面高高的棋盘格子地面摔了下去。“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尖叫着下坠，中途经过成群的漂浮馅饼，击剑的海豚，还有一只驾驶着螺旋桨飞机的独眼钻石狗。在半空中翻着筋斗的疯狂时刻，我心里剩余的一点理智祈祷着唤夜者的魔法屏障能多少为接下来即将发生在我身上的那些事提供一点儿防御和缓冲。不过走运的是，我的身体顺利地穿过了几层正在下着巧克力雨的棉花糖云彩，下坠的速度减慢了。最后我轻飘飘地落在了一个巨大的扑克牌屋子顶上，这一撞让整个屋子都变成了飘舞的白色床单，但总算是安全地停了下来。我站起了身，头晕眼花地摇晃着，几乎是感动地品味着身体周围荡漾的绿色魔法护盾。这时候一张巨大的梅花J落了下来，正好落在我角上。我只是嘟囔了一声，把它吹回了地面。

“也谢谢你，斯图。”

我一秒钟也没浪费，撒开蹄子就跑，飞奔过混乱的小镇，努力避开漂浮在空中的市政厅落下的阴影。我有速度的优势，我有误导在前。只要我找到个藏身之处，一个能躲开那只飞行的邪龙马视线的地方，他说不定就找不到我了，就算他有能力记住我也罢。

我都已经好久好久没这么努力去躲开谁了。过去这几个小时里发生的一切简直太荒诞了，太离奇了。我几乎都没有时间来真正接受我现在的处境。我不知道都已经向着星星祈祷、祈求、哀求了多少次，只希望有哪只小马能记得我——任何小马都可以。哪怕只有一次也好。可是头一个能记住我的家伙，偏偏是我最不想让他记住的怪物。命运的一时兴起还真是可怕啊。

当我沿着小巷和大街疾驰而去，拼命寻找着藏身之处时，我的脑子正在努力思考这种混乱的无厘头。无论是古代的记载也好，还是邪龙马的夸夸其谈也好，

都证明了同一件事：无序并不属于这个世界。他来自于一个宇宙族母之歌所创造的世界之外的领域，降临到了这里。他的到来就像一个异物戳进了健康的身体里，就像一块引发了溃烂的碎片。塞拉斯蒂娅和露娜共同努力才打败了他，但她们依然无力摧毁他。无序永远不会消失，他只能被控制住。最重要的是，这还让我明白了，虽然纯粹的谐律能让混乱之王暂时沉默或者被封印，但绝对无法抹除他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无序和谐律精华就像水和油一样互不相容。

也许，只是也许，这意味着无序对我诅咒的影响是免疫的。每只小马都忘记了我，因为我的痛苦来自于苍穹之夜曲，尽管夜曲神秘莫测，但它也只不过是宇宙族母之歌的一个片段。这概念就和我的诅咒一样恐怖，它和谐律精华是同一种物质所铸就的。这首被遗忘的交响乐的存在目的是为了把一位孤独的女神隔离在遗忘领域之中，那个领域赤裸裸地暴露在混沌的虚空内，像沉积物一样隐藏在苍穹的空泡内。

在艾奎斯陞亚，每一只小马都被创造的结构所束缚，无论是已知的还是未知的也好。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可能比创始更加古老的存在，我的诅咒又有什么作用呢？

这诅咒还从未失败过，每一天，每一天，我都会发现新的焦虑之由，让我觉得自己可以算是古往今来最不幸的小马了……好吧，这个头衔或许该改成‘第二不幸’比较好，因为我还有力量去永远记住雪石膏。

可现在我不能放任自己沉入冥思，否则可能就顾不上眼前最紧迫的目标：寻找藏身之地。但就在我拐进另一条街的瞬间，这想法顿时不翼而飞。我看到了暮光闪闪的树屋图书馆，就在几步开外。

我咧着嘴笑，像个兴奋的孩子一样跑向那座树屋。到了门前的时候我丝毫没去考虑礼貌什么的，而是直接撞开门，活像个杀穿地狱的恶魔战士似的冲进了木头大厅里。

一只小龙宝宝立刻尖叫起来，尽最大努力藏在大厅中间桌上的木雕后面。“哇啊啊啊！拜托！离我远点儿！我不想再被巧克力雨淋！不想再被逼着吃馅饼！不想再被橡皮鸡抽！也不想再被逼着评论更多的衣服了！”

“斯派克！”我压低声音冲他示意，砰的一声把门在背后关上。“不要紧！我不会伤害你的，也不会把你变灰！”

“你……你不会？”他眯起眼睛盯着我，然后眨了眨，“所以也不会有橡皮鸡？”

“嘘！”我一口气把周围的窗户全拉上，让图书馆内部沉浸在昏暗之中。然后才放松下来朝他走去，简直是上气不接下气。“我没多少时间！要解释的太多了！无序！一只来自过去的强大邪龙马，已经从数千年的监禁之中回来了！他把小马镇变成了艾奎斯陞亚的混乱都市，我担心他对暮光闪闪的朋友们施放了一个可怕的魔法！拜托，赶快告诉我她在哪里！”

“什……哪……谁在哪里？”

“暮光闪闪！”

“问这个干什么？”

“呃……”我对他皱起了眉头。“我的名字是天琴心弦。和其他我遇见的小马一样，你会忘记我，会忘记我们的这一次谈话。”说到一半，我停了下来，翻了个白眼，一蹄子糊在脸上。“唉……我说，你就相信我吧。我是暮光闪闪的老朋友了，我得赶紧跟她谈谈！”

“这……恐怕有点难……”

“为什么？”

他摆弄着自己的爪子，紧张地用一只脚磨着地板。“她……她不在这里……”我的脸色一下子发白了。“什么？！”

“她和其他姑娘们都被塞拉斯蒂娅公主召集到坎特拉皇城去了！”他晃悠悠地走到窗前，拉开窗帘，寂寞地望着外面的粉红色云彩和随机飞过的怪东西。“我猜是为了帮皇家姐妹俩解决这些胡闹！”

我急忙把他的爪子拍开，硬是把窗帘扯上。“她走了多久了？！”

“是……今天早上走的！”斯派克叫道，又开始犹豫。“至少……我很确定是中午之前。太阳和月亮这么上上下下的，我都不知道怎么算时间了！”

我倒吸一口凉气，呆呆地凝视着阴影。“那……那是在我离开小屋之前。”我只觉得如鲠在喉，“甚至是在我最后一次前往**遗忘领域**之前。”

“**遗忘领域**？”小龙宝宝斜着眼睛打量我，“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在房间正中绕着圈子走来走去，心神不宁地摆弄着身上的帽衫，大声说出来，“无序不知怎么的脱困了，混乱席卷了整个艾奎斯陲亚。暮光被召唤到坎特拉皇城去了……”我愣在当场，眉头紧锁。“谐律精华！塞拉斯蒂娅公主肯定需要暮光闪闪和她最亲密的朋友们把无序变回石头！可后来……后来他找上了暮光闪闪的朋友们，现在已经没有谐律精华能阻止他把小马镇变成世界的混乱都市，并且把混乱传播到整个艾奎斯陲亚了！”我重重地颤抖了一下，一股内疚涌过我的心头。“他甚至还想把它传遍整个宇宙……”

“我就问明白点儿吧……”斯派克紧张地比划着。“我们说的是无序？就是塞拉斯蒂娅和露娜很久很久以前放逐的那个家伙？”

“她们只是希望能把他放逐出去而已。”我低声回答，摇了摇头。“就连地狱也无法关住他。如果暮光闪闪联系不到她的朋友们，那就没有谁能把他变回石头，保护艾奎斯陲亚的安全了。”

“等一下，你怎么知道暮光闪闪和她朋友们有麻烦了？”

我转过身去面对小龙宝宝。“无序告诉我的。”

斯派克倒抽了一口冷气。“这么说你真的和那个邪龙马谈过了？！”

“说来话长，我没时间解释一切了。”我深吸了一口气，环视着周围所有的书籍。“如果暮光不在这里，那我也只能凑合着上了，直到她做出明智的决定，回到小马镇来。”我冲向第一个书架，扭头叫道：“斯派克！我需要你去把所有关于宇宙族母的谐律和神力的资料都拿来！卷轴、魔法书、文献、大部头什么的，通通都拿来！”

“什么？！”他傻看着我，简直目瞪口呆。“这是为啥啊？”

“要是暮光不在的话，那我们只能试着自己来给小马镇恢复谐律了！”

“啊？！”斯派克皱了皱眉头，用爪子撑着他的屁股。“心弦小姐，我不知道你脑子里在想什么，但是整个艾奎斯陲亚没有任何小马的魔力能和暮光闪闪相提并论！你凭什么觉得你就能在这个名叫无序的家伙身上找到什么破绽？”

“我总得试试，斯派克！”我一边叫一边在书架上断断续续地翻找。“只要我有能力这么做！”

“还是那句话，我得问问！”斯派克摇摇晃晃地走过来，拽了拽我的尾巴。“你凭什么觉得你有能力？”

我看着他，眨着眼睛，然后叹了口气。他是对的，他需要一个解释，也该是停止躲藏的时候了。“很好。我本来对于要不要告诉你还很犹豫，但你得知道内幕，这样才算公平，特别是在我现在就要求你必须帮助我的情况下。反正从长远来看也不重要，你最后只会忘记这回事。”

“忘记？”他身子前倾。“忘记什么？”

我深吸了一口气，打开身上的鞍包，露出装着唤夜者的天鹅绒袋子。我捧起了这件宏伟的乐器，让它放射出熠熠光辉，整个图书馆内部都被这神器照得一片透亮。

“这个，斯派克，”我说道。“它给予了我比一般独角兽更强大的力量。也许我比不上暮光闪闪，但我向你保证，我一心牵挂着她的安危。我只要求你帮我施放一两个她的魔法，这样我就可以从这个遭殃的灰色地方救回几只小马，或者是至少做点儿什么来阻止无序，来拖住他，直到暮光闪闪回来。你能相信我吗？你能支持我吗？”

他的下巴都掉下来了。慢慢地，他伸出爪子指着。“你……你拥有唤夜者？”

“对，别问我怎么拿到的，但我能——”我突然一怔，整个身体都僵住了。慢慢地，我眯着眼睛盯着他。“等一下……你怎么知道它叫做……”

“嘻嘻嘻嘻嘻嘻……”斯派克抱住了自己的身体，发出一阵恶毒的狞笑，笑得浑身直发颤。“嘻嘻嘻嘻嘻嘻……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我睁大了眼睛瞪着他，身体恐慌地颤抖着。

当他抬起头时，那双眼睛已经变得红黄相间。一颗歪曲的尖牙从他嘴里露了出来，他用低沉的声音嘟囔着：“你……哈哈哈哈……你真以为唤夜者能抵抗我制造的混乱？！哈哈哈哈！”他一个转身，长出了一条蛇一样的尾巴，脑袋上又钻出两只不对称的鹿角。

我呆滞地眨着眼睛。周围响起了一阵巨大的吱嘎声，阳光透进了房间里。我抬起头来，错愕地看着这“图书馆”的墙壁像是巨大的拼图纸板一样朝四周倒了下去。无序和我正站在小马镇的正中，远远能看到真正的树屋图书馆还在三个街区之外，被细细的巧克力雨滋润着。

我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慢慢地，我转过身来，冷冷地瞟了一眼那只奸诈的邪龙马。我早该知道的，他根本没夸我的帽衫够帅！“好吧……这把戏玩得真不错。”

“哈哈哈哈！”他抱着肚子，冲着我嬉皮笑脸。“要说我最喜欢什么呀，那就是老把戏咯～”他冲我抛了个媚眼，然后嗖的一声缩进了地下。

在我身体另一边，一根玉米从地上飞快地长了出来，而且还结了穗子。只不过长出来的不是玉米棒子，而是一个戴着单边眼罩的袖珍无序，还靠在了我肩膀上。“耶～哈！这玩意儿可真是够可以的啊！咱估摸着竖琴整天没事儿就偷着在公主她妈家翻箱倒柜！”

“你想都别想-”

“边儿去！秃噜毛的丫头！”袖珍无序伸出一只铁钩手，贪婪地去抓神器的琴弦。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连惊叫的机会都没有，他就摸上去了。

下一瞬间就闪过了一道刺眼的绿光。袖珍无序忽然浑身着了火，好像遭了雷劈。他整个爆炸成了一大堆爆米花四处溅落，堆在一起像是一堆混乱的垃圾。

“哎呀，还真挺烫的。”他费解地摸着下巴，眯起了眼睛。“那咱们再脱了手套试试，怎么样？”说着，他就把整只右爪的皮都扯了下来，露出了下面的骨头爪子，又去摸那琴。

“休想-”我嘶吼着往后缩去。

紧接着，又是一道绿光。我只是勉强避开了他试图去接触神器的那一瞬间而已。无序冒着烟飞了出去，摔进了远处的一家旅馆。与此同时，我则坐在了一个冒着烟的坑里，魔法爆发把我周围化成了火山口。我能感觉到唤夜者的琴弦在不祥地颤动，空气中弥漫着低沉的鸣响。

“它……”我眨了眨眼睛，凝视着怀中的神器。“它在抗拒他……”

“嗯，没错。看起来就是这样了。”一条洗澡水的河流从旅馆的二楼喷涌而出。无序坐在浴缸里划着船顺流而下，朝我漂流而来。他挠了挠顶着浴帽的脑袋，眯起眼睛盯着我紧紧抱住的神圣乐器。“不过呢，更麻烦的我都见识过。最起码我知道为啥你对我的魅力显得这么甜椒了。”他嘟着嘴巴，摆弄着一只橡皮鸭子。

“我本来还以为我们之间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呢，竖琴。”

“我们之间什么关系都没有！”我咕哝着，举着唤夜者像盾牌一样挡在我们之间。“现在，后退！”

“恰恰相反，我的小白马公主！”他从浴缸里跳出来，一脚把浴缸踢进一个爆炸的花园里。“你突然变得无法抗拒了！我想最起码这段关系会持续到你把那个小小的弹棉花用品交给我。到那时，无法抗拒的就变成我了。”

这话的意思，我忽然间就明白了。之所以我没有变灰，发疯，唯一的原因就是我和唤夜者紧密相连。只要它还属于我，只要它还与我的魔力联系，我对无序腐化力量的抵抗性就强得像是塞拉斯蒂娅和露娜一样。但是，如果宇宙族母本尊的歌落到了混乱之王的魔爪里……

“你休想我会把这个给你！一秒钟都别-”

“哦，你会有很多机会考虑的，绿柠檬小姐！”他恶毒地冷笑着。“因为呀，要是我没理解错误的话，整个世界的时间都属于我们俩，只要你还像是抱毯子一样抱着那玩意儿的话！”

我咬着嘴唇。我想到了雪石膏，想起他花了多长时间教我“半月影的回响曲”。

“那么，你想怎么做呢？”无序活动着他的爪子、脚趾、脖子、乃至舌头，通通都发出了骨节的爆响。“哲学击剑？道德主义拳击？相距二十步远的本体论

辩论？”

“就算是你也无法兼顾所有一切！”我眉头紧皱，“我要做的就只是稍微让你分心……”虽然我只是在虚张声势，但依然尽最大努力朝他咧着嘴，“然后，暮光闪闪和公主她们就会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狠狠修理你！”

“哦，你忘了你可是在跟一位无所不能而且最擅长兼顾所有一切的神灵说话呢。”他伸出手来按住我的角，像转动一颗棋子一样把我转了过去。“仔细看着……”

我倒吸一口凉气，因为我正遥望着街对面暮光闪闪的树屋……无序就站在那里。不但如此，暮光闪闪也在那里，还有她四个灰化的朋友，以及斯派克——真正的那个。

“哇哇哇，”另一个无序一瘸一拐地踱到了这群灰色的雌驹面前。“看来你们找到了谐律精华。好怕怕哦！”

“无序，我已经解开了你蹩脚的谜题！”暮光闪闪大叫道，整群小马里就只有她还是色彩鲜艳的。我从来不记得见过她这么愤怒过。“你的末日到了！”

“这是当然，你已经彻底击败了我……”以完美的演技，邪龙马戴上了一副墨镜，又在胸口郑重地画了个靶子。“现在我该接受命运的制裁了！我已经准备好被你们打败，小姐们。向我开炮吧！”

“列阵，快！”暮光叫道，我的心稍微雀跃了起来，因为我意识到，我即将亲眼见证谐律精华的运行，很少有小马用有这个荣幸。但是，就在这时候，我的心也飞快地沉了下去。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简直是虎头蛇尾这个词儿的典型解释。神圣力量就这么半途而废了。暮光闪闪的朋友们全都摔了下来，灰色的雌驹们愤怒地踩着蹄子四散离去。眼看着这一切，我忽然意识到谐律精华运行环境缺失了一个关键因素。

“云宝黛茜……？”我结结巴巴地说。

“只要最好的小马消失了，她们就没法扣动扳机！”另一个无序在我身后说道，我又被猛地转了过来面对着他，发现他不知什么时候和对面那个无序一样也戴上了墨镜和靶子。他把墨镜和靶子摘了下来，扔进了附近的咳嗽糖浆河流里。一脸温文儒雅的傲然微笑，梳理着自己的鬃毛。“就算是暮光闪闪不知怎么的还能从这次耻辱的惨败之中恢复过来，再次召集了她那些所谓的‘朋友’，我也能再让她们缺一只小马，然后再缺一次，再缺一次，再缺一次，再缺一次。这么反反复复的，真是恶心啊。你亲爱的紫色小独角兽朋友，对此根本是无能为力。谐律精华，呵呵……在某些宇宙大智者决定把它分解成复数的那一刻，就已经不攻自破了。所以，竖琴，正如你所看到的……”

他滑到我的另一边，托起了我的下巴，冲我咧着嘴笑。

“我们俩的这场小小约会能够持续下去，而且将会地久天长。就算你不打算头一次约会就亲亲，我还有很多可以和你一块儿在午夜散步的地方呢。”他指着天空，太阳正好落了下去。在突如其来的月光中，他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哈！艾奎斯陞亚还真是属于你啊，所以你最好还是接受现实吧。”他伸出爪子去抓那神器。“你那东西挺沉的，我来帮你拿好了。”

我拍飞了他的爪子，冲着他咬牙切齿，“做你的春秋大梦！”

“天呐天呐！你可真顽固！”他故作悲伤地嘟囔着，“你可真是条顽固的小鱼儿啊，不停地往你那存在主义的上游逆流而行。”

“啊？”

“还需要我给你一个字一个字地解释清楚吗？你明明自己清楚得很不是吗，啰嗦鬼？”他把一枚单边眼镜放在自己抽搐的眼睛上，又咧着嘴笑了。“我也顺着你的魔力去搜索了一下，酸柠檬小姐。因此，我对你那绝望的小小挣扎也略知一二。”

“我……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我大声怒吼，冷汗淋漓。

“哦，拜托，别那么害羞嘛，竖琴。咱们就来稍微回顾回顾怎么样？”他从爪尖上弹出一支利爪，撕开了现实的结构。把爪子探进去，拽出了一把魔力组成的线，使劲拽了拽，于是响起了铃声。“全体乘客请上车！目的地，悲剧中心大厅！发车啦！呜呜呜！”

一片模糊的星光在我们中间旋转着展开，吓得我惊叫一声。紧接着我们俩都从一扇魔法传送门里摔了下来，落到了一个灰色的地方，这……是一座很眼熟的阳台。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蹄子，发现我的四肢都又明亮又透明，还隐隐发着白光。还没等我想明白这幻象的本质，一只同样半透明的邪龙马就穿着一件石灰色的帽衫站在了我面前。雪花飘落在坎特拉皇城幽冥的屋顶上，他正在擦拭着房间窗户上的霜。

“好吧，好吧，好吧，这是什么？”他得意地笑了笑，指着他在雾气弥漫的玻璃窗上擦干净的地方，露出了屋里温馨的家庭。

我往里面一看，顿时只觉得气都上不来了。“妈妈？！爸、爸爸？！”

这是差不多二十年前的暖心节前夜，一对骄傲的独角兽夫妻坐在沙发上彼此偎依，看着他们俩的薄荷绿小马驹开心地拆开礼物盒子，把一架彩虹色的木琴抱到了胸前。她迫不及待地举起小鼓槌敲打着每一根琴键，快乐地咯咯笑个不停。

“天琴心弦，天生的音乐小天才，出生于坎特拉皇城上层城区，白玉区，星璇街，一个富裕的独角兽家庭。”无序斜视着我，透过阴森森的雪花轻声笑着。“哎呀，这儿可真是讽刺啊。我真想知道青春期会怎么样呢？”他用半透明的爪子轻轻在玻璃上一敲，那玻璃便旋转了起来。忽然之间，我们正在从图书馆的窗户向外张望，看着外面大学的庭院。在那里，正在上大学的我自己坐在外面，和月亮舞开心地聊着天，边聊边笑。“就是这儿啦！哇哦，竖琴，你从来没对和你一块儿光着屁股长大的死党闺蜜玩些出格的事儿对吧？啧啧……真是太保守了……”

“无序……”我咽着唾沫，怀疑地抬头瞪着他，“你到底想干-”

“再看看这个……”他又推了一把窗户，于是，我看到了小马镇中心，我自己颤抖的身体正蜷缩在梦魇之月险恶的阴影下。“宾果！”他拍了拍那双奇怪的爪子，握在一起揉搓着。“情况真是越来越有意思啦！竖琴跑去拜访她的亲亲麻吉，最特别最特别的好朋友，暮光闪闪！结果呢？她中了个招！可能得看看具体是什么样的招？”

他在玻璃上哈了口热气，把冒出来的雾擦掉，露出了陷入绝望的我，正高高

站在小马镇市政厅的楼顶上，下面是惊慌的焦糖，正努力说服我不要干出真正可怕的事情来。

“哎呀，是最悲催最倒霉的那种招呢！”无序还在继续，“是那种让她变得透明无比，无马理会，默默无闻的那种魔法大招！哦……多悲惨的堕落啊。嘿！”他冲着还徘徊在屋顶边缘的过去的我大声嚷嚷，“再来多翻几页！”他转动了窗户，这一次是垂直的，然后他睁大眼睛盯着正坐在方糖小屋安慰小呆的我。“嘿！这是什么玩意儿？”他再次翻动着窗户，再一次，再一次，一次又一次。于是，小马们的面孔，无数的对话，无数的泪水，还有逐步建造起来的小木屋，形成了一幅蒙太奇。“哦～～～！真有意思！她还活着呢！”他转过身来，冲着我怜悯地挤了挤眼睛。“不过，这种活法也能算是‘活着’吗……”

我咬着嘴唇，战战兢兢地看着那些画面越来越熟悉，越来越痛苦。

“对于我们这位放飞自我的小小女主角来说啊，这是多么美好又多么痛苦的生活啊！接受拥抱，但从来不接受爱！拯救孩子，却把殊荣让给假小子！去做所有的付出……可是她的回报呢？”他最后一次转了一下窗户，在无数的玻璃之间，我看到了暮光闪闪和月亮舞在互相大吼大叫，一块属于被遗忘士兵的墓碑，飞板璐蜷缩在云宝黛茜怀抱中，蓝色鬃毛的雄驹温柔地亲吻着哭泣的建筑工小马。所有这些图像前，无序咧着嘴，声音无比刻薄。“在乎你、关怀你、挂念你的小马从头到尾只有一只而已。而知道那只小马就是你自己，哇哦，这一定非常心痛啊。”他眼睛抽搐了一下，握起拳头猛地砸在玻璃上。

竖立在我们周围的影像顿时崩碎成了无数半透明的碎片，再一次暴露出阳光照耀下的混乱小马镇。只有在阳光下，我才意识到自己的泪眼已经有多么模糊了。我抽泣着，清了清嗓子，把唤夜者像枕头一样紧紧抱在胸前。

“问题来了：一只身受如此小小可怕诅咒的小马，怎么能拥有如此之多，却同时又如此之少……”他在我身边踱来踱去，检查着爪子上的指甲。“嗯……但我想这的确可以解释，为什么你会本能地被唤夜者像磁铁一样所吸引。我的意思是说啊，你还给过自己什么呢，心弦小姐？”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低头瞟了我一眼。“也许，直到现在，你才真正有机会去获得些什么东西。”

我把嗓子眼里的肿块咽下去，抬头看着他，嘴唇颤抖着。“你什么意思？”

“想想吧，亲爱的。”他蹲了下来，和我面对面，轻轻叹着气，目光充满了同情和温柔。“你的过去在轻声地倾诉着真相，就像一首悲伤的钢琴民谣。没有任何生灵能分享你的痛苦、你的孤独、你的挫折。但现在，情况已经变了。我，混乱的存在，已经走入了你的生命中。”他伸出了爪子。“我向你伸出了仁慈的帮手～～～”

“你……是吗？”

“哦，那当然了！天琴，我……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他朝我夸张地比划着，“难怪你这么固执，这么傲慢，这么目空一切！这么长时间以来，你就只能自己照顾自己！谁又能责怪你这么想要保护你们那小魔法天角兽女神呢？我是说，这执着就是你这么长时间以来唯一能依靠的了！真是高尚！哎呀，不，不仅仅是高尚，该说是传奇！或许……只是或许……我可以向你保证，你这段艰难跋涉的伟

大历程将会被载入史册，这是理所应当的！”

我的眼睛颤抖着，几乎要掉泪了。“怎、怎么……”

“我可是蝼蚁之上的神灵，亲爱的。而你，已经在这个蚂蚁窝最底下蹲了太久了。”他站直了身体。“让我用无比的神力把你拉上来，让你一路扶摇直上，直冲顶峰！这样啊，你就可以再次跟你所爱的小马在一起啦，而且所有你接触过的那些小马都能知道在这漫长而悲伤的几个月里面，你是多么的特别、多么的无私。”他伸出双臂，靠近了我的前腿，那双红眼睛闪闪发光。“所有这一切就只需要一点点信心而已，就只需要一个你信任我的标志而已。只要你把唤夜者交给我，那我保证，我会尽我所能，把你身上遭遇的可怕诅咒给解除掉。”

我艰难地咽了口唾沫。注视着他的笑容，他伸过来的爪子，然后又看着闪烁着光芒的源头。我想象着唤夜者在他的掌控之中，音乐的创作是为了给整个宇宙带来混乱。数不胜数的小马们，都像暮光闪闪和她朋友们一样宝贵而独一无二的小马们，全都在迷惑和痛苦中尖叫，然后像我伴随着泪水写下的日记一样被重写。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面色铁青，把乐器紧紧抱在怀里。“没门，无序。”我哼哼着。

“哦，搞什么？！”他吼了起来，不光是眉毛，他整个身体都皱成了一团。“你是我见过的最假正经，最装腔作势，最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家伙！”

“而你！”我扭开身子，把神圣的竖琴从他面前移走，尖声骂回去。“是个丑陋的老无赖！”

“我要从你那里得到那个该死的唤夜者！”

“不，你休想！”

“哎呀呀！”他抓住我的腰举了起来，在小马镇的大街上一个劲儿地用力上下摇晃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

“唔唔唔唔唔——”我死死地抱着它，透过碧绿的魔法屏障冲他龇牙咧嘴，“你做梦！”

“啊！”他气冲冲地把我扔到地上，跺着他那不一致的脚，“我发誓，这个艾奎斯陞亚就像我一万年前刚刚到这儿的时候一样糟糕！谁也不想配合一下！”

“生活对你来说就是一场又大又白痴的游戏，不是吗？”我反驳道。

“不，当然不止这些！”

“那又是怎样？说给我听听啊！”我对他瞪着眼睛，“让我看看你那恶魔样的身体里面到底有没有一丝一毫的荣誉感和敬意！”

“我会的……嗯……前提是我还记得的话。”

我皱起了眉头，“嗯？”

“关在石头里面，这对身体有奇妙的作用。它会恢复活力，并且再生身体。但代价是它把我的脑子也搞出屎了——但愿你听懂这个有点臭的比方。”他恶毒地笑着，向前弯下腰来。“说到屎嘛……你不可能永远把两只蹄子都锁在唤夜者上面。某些凡俗生灵都有的功能总会逼得你放开的，不然你可要大失体面了。”

“你……”我咬牙切齿地瞪着他，“你这个怪物！”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竖琴。你最好先琢磨一下你打算先放弃哪一样，是

那把破琴，还是你的面子。”

“我准备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艾奎斯陞亚安全-”

无序已经把爪子变成了一个大喇叭，冲着整个镇子大喊大叫。“喂～～～小马镇！你们听到没有？！”

“无序！”

“酸柠檬小姐可是要把你们整个镇子都搞得香喷喷的哦！”

“无序！够了！”

“你们好好考虑考虑吧！”

“我是认真的！”

“哈哈哈哈哈！”无序笑得前仰后合，一个劲儿地拍打他的膝盖。“有趣的是啊，我都已经知道这场决斗我赢定了呢，竖琴！现在，为啥你不趁着还没丢脸早点儿体面退场呢？”

“你等着瞧吧。我会重新和暮光闪闪碰面，等我找到她，我们就用唤夜者把她的朋友们救回来！然后-”

就在这时候，我的余光留意到了一个欢快的身影。扭头一看，只见飞板璐穿着一身粉红色长裙，脑袋上还顶了个皇冠，在大街上撒欢。“嘻嘻嘻！偶是一位漂漂小公主哦～！”灰色的小雌驹闭上眼睛往前蹦，根本没留意到她蹦到了一群脑袋上长着麋鹿鹿角还推着巨大起司轮子狂奔的老鼠前面。巨大的轮子直朝她碾压了过来。

我倒抽了一口冷气。“哦，天哪！”在一道绿色的闪光中，我借着唤夜者的魔力爆发，朝她冲了过去。

无序肯定是在看着，因为我听到他在嘀咕。“嗯，这是哪一出啊？”

我几乎没有去留意他，因为尽顾着全速冲向飞板璐了。在那片混乱还没来得及从她身上碾过之前，我已经险而又险地把那只打扮得花里胡哨的小雌驹推开，让她摔到了附近安全垫一样的花丛里。

“唔……”我坐了起来，摇着头，看着那些杀气腾腾的老鼠从我们身边经过。“真是好险啊……飞板璐，我不管你的脑袋现在是什么状态，你得更小心-”

她的回答是用灰色的蹄子抽了我一耳光。“你这个愚蠢的大坏蛋！看看我，我的衣服全都乱糟糟了啦！”踩着断了跟的高跟鞋，她一瘸一拐地走开了。“这下子，我可怎么让我的王子对我眼花缭乱啊！”

我看着她，然后呻吟着倒在地上。慢慢的，无序像一块融化的冰块似的滑到了我的身边。他盯着飞板璐，盯着我，然后又盯着飞板璐。

“嗯……好吧，这不是挺有意思的吗？”

我抬头脑怒地盯着他。“这又怎么了？”

“怎么了？”他咧嘴一笑，捻了个响指。于是他立刻消失在一道闪光之中，飞板璐取代了他的位置。

“呃……飞板璐？”我哼哼着。

脑袋上扣着一顶弯曲的皇冠，她冲我眨着眼睛，直到她的眼睛变歪了。等到它们恢复原位的时候，已经变成了红黄相间的颜色。她的嘴角漏出了一颗尖牙，

开始奸笑着用无序的声音说话。“我猜我已经知道什么方法最能打动你了，竖琴。你是当地的义勇神驹，幽灵一样的慈悲之神，我敢说……”飞板璐的脑袋歪向了一边。“还是个隐形的守护天使？”

“你、你到底想说什么？”

“那这一切就太~~~简~~~单~~~啦！”随着无序的咯咯笑声，飞板璐的左前腿变成了一只爪子，从她的粉红色长裙里掏出一口平底锅。“这是你的脑子！”她抡起锅，响亮地叮当一声砸在自己灰色的脑袋上。“这是你脑子里的仁慈！”

“嘿！”我惊叫一声，大声抗议。

飞板璐又敲了自己一记。当！“这是它对你小马朋友们的影响！”

“停下！”

当！“还有你的邻居！”当！“还有你的好闺蜜！”当！“还有你们班级导师！”我咆哮着用魔法抓住那口锅。“不许再欺负飞板璐！”

她把起了一堆大包的脑袋朝我凑了过来。用无序的眼睛瞪着我。“怎么了？这伤到了你的小心灵了吗？”

我瞪着她，面色苍白，满脸冷汗。

她咧开了血流不止的嘴，笑着一仰脖。“邮件来啦！”

眨眼间，无序和我已经坐在了小呆的小滑板车后座上。正在小马镇狂飙的灰色邮差小马扭过头来瞪着我们俩。“嗯？！嘿！这是我的专属路线！”

“你被解雇了！”无序直接飞起一脚踢在小呆屁股上。随着一声惊叫，两眼正常的天马飞了出去，撞进了附近一辆满载着棒球棍的水果货车里。接过滑板车的驾驶权，无序一个甩尾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滑过街区，在一只睁大了眼睛的小独角兽面前停了下来。

“你、你不是我妈咪！”色彩鲜艳的小乖惊叫道。

“不，亲爱的，我们才不是呢。”无序抓住我下了车。“不过我们俩和最亲爱的老斜眼认真地聊了很久，最后我们一致认为音乐根本不适合你。”

小乖喘着气，眼睛睁得大大的，开始流泪了。“可……可我……我一直都在努力练习长笛！这是妈咪给我买的礼物！”

“无序……”我结结巴巴地说道，又开始颤抖了。

邪龙马俯下身，冲着小雌驹的脸冷笑。“你根本不配有只笛子，你这贪心不足的小王八蛋！”他露出了獠牙，压低声音告诉她：“就好像你根本不配有个爸爸一样！”

小乖踉跄了一下，喘着气。她的眼睛一下子溢满了泪。“可……可是……妈、妈咪说……说我有爸爸，只是他不常在我身边……”

“那是因为你爸爸远在天边，挣钱养老呢。”无序用爪子抚摸着小乖的鬃毛，轻轻点着她的鼻尖，直到她眼睛变成了漩涡。“他每天晚上都喝酒喝得伶仃大醉，好把他老婆生的那个小小意外给忘得一干二净。”

抽泣的小乖无力地瘫倒在地上。随着身上的色彩渐渐褪去，她开始无声地呜咽。

“无序！”我咬牙切齿，“把你的话收回去！”

“你自己收回去呀！”无序漫不经心地打了个哈欠。“你不就是专门干这个的嘛？专门负责吞掉小马们的痛苦和烦恼，虽然他们都忘性太大根本没法用感谢来回报你。哦等等，我刚刚才想起来……”他咧嘴一笑，从眼角瞟着我。“你正忙着死抱着那个唤夜者呢，你正忙着‘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艾奎斯陞亚安全’呢，都没工夫做你最擅长的事儿啦，是不是啊？”

“我……我……”

“咱们来看看清单上还有谁！”无序紧抓住我，把我们俩像旋风一样转了起来。混乱的小镇在我们周围旋转。忽然之间，我们就出现在了——一个小木屋俱乐部的正中。角落里正蜷缩着三只小小马。

“是他！”小苹花尖叫着，琥珀色的眼睛瞪得滚圆。“他是那个在小马镇干坏事的大怪物！”

“把他轰出去！”甜贝儿尖叫着，钻进了房间角落的一张床单下面。“我只想这一切都消失！”她开始哭了起来。“我要我姐姐！我要瑞瑞！”

“呜呜呜……！”浑身发抖的轰隆鼓足了勇气冲了上来，挡在了无序面前。

“你……别想碰她们！我……我、我我……我才不怕你！”

“不！”我在无序身后大叫着，慌乱地朝着孩子们挥着蹄子。“快逃！我能拖住他！千万别让他碰到你们——”无序的尾巴尖飞进了我嘴里，“唔唔唔唔！”

他的上半身则向前弯了下来，冲着轰隆背后的两个小女孩咧着嘴，“嘿，一边儿去，情圣！”他轻轻一甩手，两只小雌驹就被一片混乱的魔法场飘了起来。“我的小马们，干嘛这么害怕呀？你们要做的事儿可多着呢！因为你们的特别天赋已经出现啦！”

“咱们的……”小苹花疑惑地眯着眼睛盯着他，“……特别天赋？”

他只是咯咯地笑了笑，然后捻了个响指。明亮的光芒照亮了她们的侧腰，然后她们轻轻落在了地上。“小心点儿，可别把你们喜欢的东西也给炸了……”

两个童子军落地之后，立刻扭头看着自己的侧腰，只见她们的毛皮上出现了一对亮红色的炸药棒。随着身体的其他颜色逐渐消失，她们俩狂喜地欢呼起来。

“我们的特别天赋！”

“哦耶！”

“可爱标记童子军爆破拆除专家！”她们戴上了安全帽，不知从哪里掏出一大堆黑色圆球炸弹，向着四面八方随处乱扔。巨大的爆炸和飞溅的弹片开始把整个树屋撕成碎片。她们跑来跑去，对自己造成的破坏笑得别提多开心了。

“无序，停下！”我大叫道，惊恐地看着这荒唐的一幕，暗自祈祷她们不会把自己给炸飞了。“她们会伤到其他小马的，或许还会更糟糕！”

“嘿，去死那可是最容易学习的天赋啦！”无序耸耸肩。

“甜、甜贝儿！”轰隆结结巴巴，目瞪口呆地看着他的小小挚爱。一大块屋顶被爆炸的气浪从他脑袋上掀飞了出去，害得他一哆嗦。“你、你到底在想些什么啊？！这、这、这个怪物，到底对你干了什么啊？！”

“你小子这么在乎这些干嘛？”无序直盯着他的眼睛，一爪子戳进了男孩子

的耳朵眼里。“想谈恋爱？你个小毛孩子还早着呢。”

一个可爱标记出现在轰隆的侧腰上，那是一颗被匕首刺穿，正在流血的心。一瞬间，他变得更加灰白了，眉头重重地皱了起来。他转过身去，大步走过树屋，一蹄子绊倒了正在蹦蹦跳跳的甜贝儿。

“哎哟！”甜贝儿摔了个大马趴，蹄子里的两颗炸弹滚了出去，炸掉了对面的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当爆炸的碎片从她身边飞过时，她看到轰隆正弯下腰，低头瞪着她。

“你这个自私的胖丫头，简直笨得像泥巴！”轰隆大骂道，“实际上啊，也就只有你姐姐还稍微喜欢你一点儿！因为她做饭做多了的时候能用你来当垃圾桶！哼！”他踢了她一蹄子，然后摇摇晃晃地扭头跑掉了。“去找别的男生吧！假如你有那个脑子能区分小马和消防栓有什么差别的话！”

甜贝儿眨着眼睛，呆呆地望着他跑掉。慢慢的，她的眼睛里开始流泪了，灰色的嘴里发出了凄惨的哭号声。理所当然，当小苹花把一根炸药棒扔过树屋的时候，剧烈的爆炸把一切都给打断了。

整个俱乐部小屋在我们周围分崩离析，向下坍塌。我从几米高的地方摔了下来，撞到了树下的地上，拼命地把那神器抱在怀里。当我站起身来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在冒着浓烟闷烧，通通都化作了碎片和残骸。我喘着粗气，开始用魔法把碎木板一块又一块地掀开，吓得简直魂不附体。

“甜贝儿！小苹花！”我发疯一样在废墟中东翻西找。“快说话啊！我来救你们了！”最后，我看到一支露在碎片外面的角，急忙用我的魔法去拽她。“甜贝儿——”

角被我拽了起来，露出的是无序的笑脸。“我可以救她们。我可以把一切都变回来。”他眯起了眼睛，“你该知道给我什么才行……”

“够了！”我咆哮着，努力保持着镇定，我现在几乎都上不来气儿了。“这些孩子们根本没招惹你——”

“他们活着，”无序沉吟着，眼睛眯得很细。“他们很和谐，他们崇拜塞拉斯蒂娅，他们干尽了我讨厌的事。你想阻止我？唯一能阻止我做你讨厌的一切的，就是你的固执。现在，乖一点儿，当个负责任的背景小马，把你的音乐道具交给靠近舞台正中的角色，比如我。最好是我。”

“我……我……”

“怎么样？”

我咬着嘴唇，浑身发抖，用发颤的蹄子抓着那沉甸甸的神器。

“嗯……看来我还得再提升一点儿风险呢。”他的眼睛忽然一亮，让我打心眼里发凉。“哦，呵，呵，呵，呵……”他向前伸手抓住我的肩膀。“这个你肯定会喜欢的。”

随着一道刺眼的闪光，我们离开了。我浑身猛地一震，不由自主地闭紧了双眼。当我们再次落地的时候，我听到小房间里回响着惊叫声。

“天呐！”这个结结巴巴的声音……耳熟得让我战栗。我闻到了薰衣草的芳香，忽然很想哭。“你、你跑来这里想干什么？”

我睁开了已经开始流泪的眼睛。晨露和仙果正站在起居室另一边，呆呆看着那个盘旋的恶魔，险恶的影子笼罩着他们。

“无、无序……”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呜咽，现在我几乎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更别提紧紧抓住他想要的东西了。“求、求-”

“这老秃鹫是哪个家伙从地狱里订的？！”仙果叫道，然后一只狮爪粗暴地把她推到了房间另一边。“哎哟！”

“对对对，咱们回头再来找你，我的小婊子。不过，你嘛……”他用爪子托着晨露的下巴，撇着嘴，露出了尴尬的微笑。“哦……可真是毫无希望的爱情象征啊。”

“嘿！”仙果吼道，努力爬起来。“你给我离他远点，听见了吗？！”无序的尾巴缠住了她，把她按在了地上。

无序还没完呢。他用魔法把晨露飘了起来，左右端详，喃喃自语。“说真的，我可真是不明白啊！我是说，看看你！这么脆弱！这么弱不禁风的！实际上你就是个娘娘腔！”他的脑袋像个水龙头一样朝我转了过来，冲我咧嘴笑着，“我猜这算谁符合谁的喜好呢，嗯？”

“无序！不许动他！”我真的开始咆哮了。我无法阻止，也没想去阻止滚滚滑落的泪水。“求你了！我求你了！不要动他！”

“你……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晨露盯着他，微微压低了声音。

“我？哦不不不不不，你个马桶脑袋，才不是我呢！”无序用爪子挠了挠雄驹的海蓝色鬃毛，朝背后一指，“都是为了她！所以我们才会来大驾光临诚挚拜访你！”

“谁？！”晨露在我和无序之间看来看去。“我……我不明白！”

“哦，别这么害羞！你粉墨登场的时候到了！”随着一声咆哮，无序胳膊一抡，把小伙子像布娃娃一样抛到了房间中央。一张桌子被撞翻了，台灯在我蹄前摔得粉碎。

“无序——”我尖叫起来。

“你知道在聚光灯下该做什么，对吧？”无序绕着他踱着步。“我就给你一个提示，这需要保持精神集中。”他打了个响指。

一瞬间，晨露就变成了灰色。与此同时，他的眼睛向上翻了过去，身体在突如其来的困倦之中瘫倒了。他倒在地上，无意识地微微抽搐着。

“哟吼！地球呼叫大情圣？”无序还在他身边徘徊，距离正好让他的尾巴能牢牢压住仙果。“啧啧啧……这么对待你的观众也未免太糟糕了吧？你得像个男子汉！全神贯注在这局游戏里！”他又打了一个响指。

黄色又回到晨露的毛皮上。他眼睛颤抖着，慢慢醒了过来，无力地抬起头看着我们。“这……是哪里……怎么……”

“哎呀，哎呀，你的情况真是糟糕透了！一接到通知就睡过去了？你肯定很难保持清醒啊。”他又打了个响指。

灰色的晨露再次冰冷地栽倒在地上，眼睛依然冻结在睁开的那一刻。

“就这件事而言啊，你肯定是什么也保不住吧？”他留意到了仙果的怒视，

再次捻响了响指。“你对你挚爱的承诺呢？”

晨露喘着气，咳嗽着，好像在挣扎着浮出深深的水面。

无序靠到了一边，“实际上啊，我甚至都可以说，唯一爱你的生灵呢……”他扭过头来，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房间里的两只雌驹。“就是那些悲惨到了连爱和怜悯都分不清楚的小马。”

“你……你……你到底……想要什么……”晨露上气不接下气地喘息着。

“哦，我当然知道我想要什么！”无序又开始继续转圈子了，飞快地连续打着响指。晨露倒下，醒来，倒下，醒来，身体颤抖得像是癫痫发作。“但是呢，有个自以为是的家伙啊，她就是不肯把它给我！要是我得不到我想要的东西，那凭什么别的家伙能得到他们想要的呢，嗯？”

“离他远点儿！”仙果在咆哮，“去你喵的！少管我们！让我们安宁地自个儿呆着！”

“安宁，真有意思啊。”无序根本没有停止。在他那无所不能的爪子反复弹响的声音里，晨露开始呕吐了，几乎连他自己的舌头都吐了出来，地上被他的口水湿了好大一片。“你们应该是梦想着得到这一切，对吧？”他打着响指，又打了个响指，一个响指接一个响指。“你们知道吗，在我来的那地方啊，除了混乱之外什么都没有。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所以呢，睡觉，你们可能猜得到，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奇怪的行为。”晨露抽搐着倒下了，痉挛着爬起来，然后又倒下。“我想对你们这样的生灵来说，这可能非常恐怖。意识被孤零零地悬挂在黑暗之中，迎接朝阳的希望就像荒凉空旷的地平线上那一点微弱的光亮。某种程度上，这就是小马们对死亡的预习了。总有那么一天，你们会扪心自问……”他的眼睛红得像是火炭，响指打得更快更频繁了。“什么时候是你们最后的那一觉，什么时候你们会一睡不醒。”

晨露咳嗽和呕吐的声音在房间里回荡。他蜷缩得像个胎儿，在残酷的折磨中无助地啜泣。仙果已经几近疯狂，语无伦次地号叫着，太阳和月亮的光在窗外不时切换。

透过朦胧的泪眼，透过狂乱的喘息，我看着晨露，看着唤夜者，看着无序上扬的嘴角。邪龙马很凶残，很邪恶，也很残忍。但是，透过这一切，我脑中的理性和逻辑提醒了我：他还很喜欢玩乐。我们的恐惧是他的乐趣，我们的折磨是他的愉悦，而这段时间，一直都是他在得分。我尖锐地喘了一口气。

俯视着晨露正在清醒的身体，无序险恶地狞笑着。他捏起了爪子，准备捻响最后一次响指。

“来个游戏吧！”我喊道。

他的爪子僵住了。邪龙马转过身来，一脸无聊地面对我。“你说什么？”

“来一场游戏！我……我要跟你玩个游戏！”我气喘吁吁地叫道。咽了口唾沫，我高举起了唤夜者。“而这个……这、这就是我的赌注！”

他眯起了眼睛，不时眨一眨。“哦，是吗？”嗖的一声，他已经站得笔直。尾巴也放开了。仙果狂奔向还在喘息的晨露，抽泣着偎依着他。

我勉强咽着唾沫，“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要是……要是我赢了，你就得放我

走，而且不许再胡搞所有小马们的生活！”

“有意思。虽然有点出乎意料，不过挺有意思。”他在我面前坐了下来，像是坐在一张看不见的椅子上，好奇地交叉着双臂。“那么还请告诉我，如果这场即兴表演赛是我赢了的话，我能得到什么？”

“你能得到……”我嗓子眼里的肿块更大了。浑身颤抖着，硬逼着自己把下面的话吐出来：“你就能把我的脑子变成一锅浆糊……再朝着整个艾奎斯陞亚宣布你终于打败了这个小小哲学家。”

“嗯……”他的视线一路下滑，落在光芒的源头上。“还……有……呢……？”我深吸了一口气。“唤夜者就归你了。”

“现在这还差不多嘛。”他得意洋洋地轻轻拍着爪子。“那，这个游戏具体要怎么玩呢？”

“这个游戏……”我开始结巴了。“这个游戏……”我重复道，这次声音更加无力了。

我的视线飘向了空中，心里有如火焚。因为我根本没想到这么远。我思考着无序所做的一切可怕的事情，我思考着他用来描述自己混乱艺术的所有那些荒谬、愤世嫉俗、还有反讽的黑色笑话。我意识到，在他内心深处，抛开所有的威胁和花哨玩意儿，他只不过是天生神力的老流氓。如果想要让狡猾的恶魔不会感到无聊，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同等的狡猾对待他。虽然不敢说这顿悟非常伟大，但当时这就非常非常有意义了。

“最古老的游戏！”我大声叫道，冲着他咧嘴笑了起来。想要这样笑，可真需要极大的力量，因为我的脸庞刚刚还因为见证了晨露的磨难而泪流满面。“最经典、最有创意的游戏！重量、平均值、常熟、对比度的游戏。吸引逻辑、创造力和勇气的游戏！”

“对，你的文字游戏本来就是一门艺术。”他用一只粗糙的爪子做了个手势。“细节，竖琴。说明白点儿！”

我坚定地看着他。“我说出我是什么，作为回应，你把你自已说成是某种可以胜过、征服、或者消灭我的东西。然后我再继续反击，把我说成是能胜过你的选择的事物。我们就这样继续你来我往，进行我们假想的变化和交锋，每一方都必须在逻辑上击败我们设想的场景中的另一方。谁第一个想不出合理的更强者，或者因为太迷惑而无法提出有说服力的陈述，就会被判为失败。胜利者将获得他或者她的战利品。现在，你怎么想？”

他斜了我一眼，“我觉得某些小马读尼尔盖曼的《沙马》有点儿读傻了。”

“你就打算整天用一堆尖酸的骚话来遮遮掩掩吗？！”我终于对他吼起来了，眼睛恐吓地眯了起来。“还是你太胆小了，不敢接受这个对你而言有点儿难度的挑战？”

“哦呵呵呵……瞧你那后槽牙，酸柠檬小姐！”他站起身来捏响了指节。“实际上，我非常愿意在这个无聊的语言障碍训练场上会会你。因为我简直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快更简单的办法能从你那顽固不化的蹄子里赢走唤夜者了！不过嘛……呵呵！一旦你的脑子变成一锅浆糊，你也就没法感受你的脸面是怎么碎一地的了，

现在如何啊？哈哈哈哈！”

“嗯？！”我有点颤抖地瞥了一眼几步开外那堆恩爱的情侣。他们正在浑身发抖，惊慌失措，但他们至少安全了。我抬起头来瞪着无序，“你到底玩还是不玩？”

“要是你注意过我的话呀，你就会发现我完全就是为了玩游戏而玩游戏，我的小玩家。”他朝我招招爪子。“现在游戏开始。”

“啊？”

“嘿，这不是你提出来的吗？所以我觉得应该由你来走第一步，开始这个辉煌的没用航程！怎么样啊，让咱们来听听看！”他用指头弹了一下自己的那颗尖牙，发出一声钟响。“第一回合，竖琴屁股！”

“好吧……嗯……”我深吸了一口气，朝那两匹小马瞥了一眼。“但首先，我们得换个环境。我们已经把他们折腾得够呛-”

“唔唔唔唔！”无序一拳头砸在墙上，整个房间顿时像个木头陀螺一样在我们周围旋转起来。“别再拖延时间了！”他咆哮道，“我要那个该死的唤夜者！”房间慢慢地停了下来，变成了旋转木马精品店的内部。光透过宽敞的玻璃窗和墙壁上两处巨石轮廓的窟窿透进了室内，无序居高临下，不耐烦地瞪着我。“现在就开始吧！”

“好吧。”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直起身体端正坐好，只觉得心脏在灰色的帽衫下剧烈地跳动着。我紧紧抓住唤夜者，鼓足了勇气跨过横亘在面前的心理障碍，终于开了口。“我是蝎尾狮，强壮而凶猛。我在无尽之森的树丛中徘徊，盘踞在食物链的顶峰。任何生灵都无法令我退缩，因为任何生灵面对我之时，便是我的獠牙撕咬它们喉咙之刻。”

“哈哈！哦，拜……托……！”无序笑得前仰后合，他向后仰着，几乎摔进了瑞瑞的缝纫桌里。“要是你就只有这点儿水平，那我眨眼间就能赢走你心爱的小唤夜者了！咳咳……”

他身体向前弯了回来，当他站直之后，脸上长出了一个弯曲的鸟嘴，还有两只鸟眼睛。

“我是狮鹫，天空的王者。”他举起两只锋利的爪子，又翘起了狮子的尾巴。

“我已经进化到文明，不需要再生活在荒野之中，也不再喜欢在高耸的云端向下面的小马脑袋上拉屎。”他展开两只翅膀在房间里盘旋，一直都在冲着我挤眉弄眼。“尽管如此，事实依然无可改变。内心深处，我依然是掠食动物。我知道，我了解，如何把最凶恶的捕食者变成最脆弱的猎物。”他抓起一块帘子，假装用鹰眼在扫视一片隐形的森林。“强壮的蝎尾狮出现在我眼前，只会让我的饥肠辘辘作响。所以我俯冲下来-”他如闪电般扑到我面前，一脸阴森的笑容。“挖出那可怜虫的眼睛！然后，我等待着强大的蝎尾狮流干最后一滴血，再把它的血肉带回我山顶的巢穴。”他向后一靠，悠闲地用爪子拍了拍毛绒绒的胸口。“这个算让你一次。该你了。”

我骄傲地站起了身，大声宣布，“我是巨龙，比大陆更古老。在我智慧的眼中，狮鹫的行为仿佛野蛮的屠夫。以我的力量，我介入战局。我的巨口瞬间便能

吞掉这个羽毛球，中空的鸟骨对我的牙齿也如枯枝般细弱。我把血肉整个吞噬，一切重要的金属物品，都成了我的收藏。”

“嗯……真黑暗啊，我喜欢！”无序只是得意地一笑，翻了个筋斗，骑上了精品店中摆放的一匹塑料模特马。随着他打了个响指，一整套铠甲出现在他身上，他用爪子挥着一支强劲的长枪。“我是骑士，发誓遵守艾奎斯陞亚皇庭的命令！多年以来，我和我的战友们一直经受训练，去征服这片巨龙肆虐的大地。以我的智慧，我袭击了那只臭气熏天的飞禽。以我的战技，我躲开了巨大蜥蜴的利爪。凭借艾奎斯陞亚无数岁月中积累下来的知识，我智取了巨龙所有的把戏。他的小聪明根本不是我的对手，因为我已经挥起了利剑，斩下了这古老生物的智慧之源！我把头颅带回城堡，插上长矛，让所有的小马都能亲眼见证。我于胜利中呼喊：‘或许有巨龙，但总会有屠龙者！’”他抬起了头盔的面罩，冲着我挤挤眼睛，“该你了。”

我盯着精品店的地板，焦急地在心中寻找着。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心跳开始越来越快。然后随着一声惊喜的喘息，我抬起头来朝他看去，开口说道：“我乃瘟疫！恐怖而猖獗，毒害所有接触者！龙的首级为你的城堡带来了荣耀，病魔也随之而来。当我渗入你的身体，把你戒备森严的器官生吞活剥，缓缓腐化，盔甲、战技、强大，全都没有意义。王国的骄傲也无法抵挡我的侵袭！你所热爱的文明没有办法抵抗渺小而无形之物！不知不觉，我已经将你们半数的子民吃尽，你胜利的时刻如此短暂而不值一提。”

“恰恰相反，我的小马。”无序响指一捻，立刻穿上了一件白色的实验袍，还戴上了听诊器。“我是医生，我是护士，我是外科……哈！我是整个医药领域！我被文明所揭晓，这文明几乎被你消灭殆尽，却从未真正熄灭。为什么？因为他们拥有足够的教训和智慧，让他们知道了真理！没有什么真正无形无影，只要有了足够的投入，有了足够的研究，哪怕是看似微不足道的痛苦之源也将被战胜！请注意，并非刀枪剑戟，而是消毒和精密制药。我关怀着我的同胞，我维护着他们的幸福与健康。瘟疫的威力确实强大，但我从中汲取了教训，变得更加强大。”他咧嘴大笑，牙齿闪闪发光。“最终的胜利者是我。”

“我……”我紧张得简直上不来气，注意力开始涣散了。我面对的是一个无所不能的怪物，他的存在已经历经无数纪元，远超出了我的预期。我怎么可能比他更聪明？更别提活得更久了？我必须更加大胆才行。必须抓住时机扭转战局。“我……我是经济！”

他一脸古怪地抬起了听诊器盯着我，竖起了耳朵。“啊？”

“我……我是金钱，我是货币，我是有限的资源。这意味着什么？每一只小马，甚至是医生……尤其是医生，必须自己去喂饱他们自己和一家老小。”我咽了口唾沫，向前靠在怀中的唤夜者上。“我是必需品，是大棒末端的胡萝卜。医药领域有着无限的可能，但因为我的缘故，它的无限被圈定在有限之内。从没有任何文明可以把一切都占为己有，社会更替，时代变迁，千秋万代之中不断地改造又变化。而我一直不变，一种必要的幻像，一切有情感和文明的实体都必须依靠它来运作。直到所有的小马都变得像天角兽一样完美无缺，才会抛弃对健康的

追求，但是这并不可能。对于在这专业之中必须发挥才能的生灵而言，我便是他们的瓶颈。医生，护士，外科医生，寻求帮助其他小马，但是也不得不帮助自己。只要他们承认我的存在，这个世界的疾病就会被治愈，但疾病永远存在。我强迫护理和救助的行业量化仁慈，稀释仁慈。毕竟，无私虽然高尚，但一切都有代价。”

“好吧，把它交出来-”无序伸出爪子指着神器。

我从他面前扭开了身子，冲他黑着脸。“你还没有得到它呢！”

“‘经济？！’不是吧？！”他都快捂嘴了。“要不是我都快无聊到睡着了，我会说你把情况也搞得有点忒复杂了吧？”

“说得好像‘医药领域’还不够抽象似的！”

“各有所长，酸柠檬小姐。在这个游戏开始的时候，你可根本没限定过范围和类别。”

“那我劝你还是少耽误点儿时间，多想点儿更好的来赢我？！”我抬起了下巴冲他得意地笑着。“难道你根本没我这么有想象力吗？”

“哦……哦呵呵呵呵……”他掰着指节，掰了掰膝盖，脑袋转了两圈，冲着我咧开了嘴。“所以，你想抽象一点，竖琴？那我们就来把现实世界中那些模棱两可混淆不清的概念用自己的方式做个甜蜜的爱吧！”他往旁边一靠，捻了个响指。

一道闪光之中，出现了一只穿着星星披风和魔法师尖帽子的深蓝色独角兽。她惊叫一声，转过身来冲着我们瞪起了眼睛。“天下无双的崔克茜要求你们为这种唐突的无礼行为作出解释-”

无序毫不客气地照她屁股就是一脚。

“哎哟！”她从袍子和帽子下面飞了出去，摔进了精品店另一边装红宝石的柜子里。衣服还飘在原地。

“好了！你的客串到此结束！”无序毫不客气地吼道。他戴上了她那顶尖帽子，又把那件披风搭在一只胳膊上，紧接着一阵火花和烟雾突然在他背后爆发，把他的身影衬得无比闪亮。“我是神秘主义的缩影，我是心灵在黑暗寂夜跃动的好奇闪光。”他举起披风，挡住了面孔下半截，只露出了眼睛，在透过精品店的烟花光芒中，那双眼睛闪闪发亮，露出了诡异的微笑。“我是生灵们心中最恐怖之物，也是最渴求之物，最重要的是，我是他们同时恐惧又渴求之物！”他高高举起了双臂，一只爪子中托起了一团火焰，另一只爪子则握住了一团寒霜。“我是自然元素的操纵者，是肉眼所见事物的规则破坏者，也是前所未见之物的专家。”他随手一指玻璃窗，上面顿时亮起了黄色的星星，在他的指挥下，那些星星发出了亮光，照进了玻璃窗。“我心念一动，便会天崩地裂。”他朝我扔来一阵火花，在劈啪作响的余烬中凶恶地念着。“我渴望什么，就创造什么。金钱没有意义，因为炼金术超越了货币和金钱。我绕开了资源的限制，让小马们去接触无限可能的奇迹，根本无需节省！”他摆了个POSE，让披风在肩后威严地飘扬。他咧嘴一笑，创造出璀璨的光环笼罩在自己身边。“因为我……就是魔法。”

连我都对自己的反驳速度感到惊讶。“我是科学！”我咧嘴笑着。“通过仔细地观察，通过认真的实验，小马们使用我来理解这世界的真理，包括所有的魔法！”

“嘿，这不公平……”他身后那些小把戏都像是砖块一样垮下来摔了一地，无序对我瞪着眼睛。“我都已经选过‘医药领域’了！”他用爪子指着抗议道。

“而我说的可不是某一方面的科学！”我叫道，得意地笑了。“我说的是绝对的法则，这宇宙运行的基础理论。谁也不可违背。魔法能变出过去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吗？可以，但它不会无缘无故这么做。魔法能给予小马以前得不到的东西吗？当然，但哪怕是神秘主义的魔法也必需遵守特别的法则。这些法则无法曲解，无法修改，无法以任何方式操纵。哪怕是你，哪怕你的威力再全能，力量再荒唐，其中也必定有合理的解释。我的存在是一种方式，让小马们去掌握宇宙，就算他们无法掌握自己也好。因为就算是智慧生命对真理的探索永无止境，他们也知道真理就存在于那里，可以去发现，可以去掌握，可以去确定，可以去理解。我坚定地立足于所有知性的心灵与头脑中，宣告不可变革的法则：一切存在必有原因！”

“嗯……”无序往后一靠，把他的帽子和披风脱了下来，若有所思地挠着下巴。

“就这样了？”我皱起了眉头，“嗯？我们到此为止了？”

他沉默了几秒钟。

我紧紧抓住唤夜者，壮着胆子又逼问了一声。“到此为止了？！”

他眨了眨眼睛。然后，他笑了。“还早着呢……”他捻响了响指。

我整个身体一下子都麻木了。我想尖叫，但是从嘴里冒出来的都是寒雾。我摔倒在地，看到身体下面已经不是精品店熟悉的地面了，而是鹅卵石和灰浆。浑身上下，我的每一寸肌肉都在抽搐，冰寒的剧痛从四面八方戳刺过来。我拼命抬起了头，颤抖着，害怕我的眼睛会冻在眼眶里。映入我眼中的是一座巨大的教堂，上面铭刻着塞拉斯蒂娅的徽章。我一下子就认出了它，但我的心已经冷得没法惊恐地狂跳了。

“我们……我、我们……这……不在……小马镇了……”我的牙齿发着颤。

“我可从来都不信教。”无序不紧不慢地说道。当我们沐浴在月光下，坐在坎特拉皇城的中心神庙后面的时候，他绕着我踱来踱去。粉红色的云彩遮住了头顶的星星，他的声音回响在宏伟建筑前方空荡荡的街道上。“你呢，竖琴？直觉告诉我，你现在可以开始祈祷了。”

“你……你、你……作弊……”我咬着牙关，蜷缩在唤夜者上。这时候，我本来都已经死了。只有在神器不可思议的恩泽之下，我才能得以幸存，至少我是这么想象的。尽管如此，我还是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我的脸在抽搐，耳朵、蹄子、鼻子全都失去了知觉。“就、就算你也、也该知、知道离、离开小镇这、这、这么远的情况下，这、这诅咒……”

“要是你这么关心这些琐碎事，那么或许你在游戏开场之前就该把规则说得更具体一点儿，金牌玩家！”他皱了皱眉头。

“送、送我们回、回去……”我拼命挤出声音，只觉得口水都在嘴里变成了霜。我喘着粗气，“求、求……”

“嘘……注意了，竖琴。”他从我身边走过，走向那神庙高大的门。“在你领先的时候，精神怎么能失去集中，放弃这场游戏呢，对吧？”

我虚弱地挪了挪身子，抬头看着他，蓝色的冰晶从我眼角滚落。

他转过身来，面向我摆出一幅神圣的姿势，指着整栋神庙宽阔的门面。“科学？！哈！我嘲讽科学！哦，你这没有信仰的家伙啊……”往后退了两步，他咧着嘴，“更别提温暖了。”

我呜咽着蜷缩成一团，努力试着摩擦我的前肢。我的连帽衫就像一块硬邦邦的葬礼裹尸布。

“你不知道我是何等存在吗？你不知道我在这里有多久了吗？我比寰宇更加古老，我比宇宙更加浩瀚！”他指着头顶棉花糖云彩上露出的星星。“组成你们星座的宇宙天体？！早在它们放出第一缕光辉之前，我就已经置身于无限黑暗之中！嘿，就你所知道的一切而言……呵呵，我本来可以从一开始就把它放置在那里！你的科学能否解释这是怎么回事吗？我敢说，哪怕你热爱你的科学，但它根本无法解释为何心脏依然跳动，为何奇迹还在发生，为何万事万物活着只为了走向死亡。毕竟，宇宙族母比科学更古老，她的古老超出你们贫乏的想象。”

他居高临下，瞪视着我，伸出一只爪子直指着我，声音威严而深远，仿佛天空的闷雷。

“你怎敢质疑问题的根源！莫非你自以为已经通晓一切，无所不知吗，小科学家？小哲学家？！”他慢吞吞地走过来，站在我面前。“没错，规则的确存在……但规则也是被制定出来的。你向我展示科学？”他弯下腰，一脸嘲讽地盯着我冻僵的脸。“我向你展示神灵。”

我的视线颤抖得太厉害，连他那高深莫测的笑容都看不清了。

“那么，酸柠檬小姐，你是什么？”

我喘息着，努力在麻木的嘴里移动我的舌头。喷着白气，我开了口。“我是荣誉。”

他的眉头在鹿角下皱了起来。

我喘着气，继续说下去，“是的，我是荣誉。不、不仅是凡俗生灵，神灵也一、一样怀着荣誉。你的神性或许支配着世、世界的法则，但你总有责任达到自、自己的标准。”我咽了口唾沫，把脸埋进蹄子里，在痛苦之中呢喃。“你的残忍之所以存在，是、是因为你有宽恕的能力。你的力量并非、并非为了诞生软弱，而是因为东西需、需要爱惜。一个神灵，不、不能是纯粹的毁灭者，因为那样他们将会孤独无比。一个神灵，不能在创造中没有尺、尺度，因为那样他们的全能将沦为平、平庸。为了存在，你必须是平衡的，因为我们、我们都是平衡的，因为我们永远受到、受到荣誉的约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我们会建造寺庙，这就是为什么寺庙周、周围会盖起城市。荣誉是、是、是生命的源泉，是一切律法运作的、的、的支点。”

“嗯……倒是没错。”无序直起身来，再一次捻响了响指。“但最后又怎么样呢？”

我大声惨叫，呼吸在空气中结晶，像玻璃碎片一样洒落在草叶上。我翻了个身，抬头凝视着乌云密布的阴沉天空。艾奎斯陞亚北地的针叶树环绕在我们周围，在我模糊的视线外，几块大理石若隐若现。我们现在正身处一片墓地，我立刻就

认出远处喙灵顿的天际线。忽然，无序从我眼前掠过，从一个墓碑跳到另一个墓碑，在宏伟的墓地上翩翩起舞。

“看看我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印记！多么整齐而均匀的伤疤！我在泥土上挖出的规整墓穴，用来存放这么多的灰烬、垃圾还有破烂！”他在一座长方形的坟墓上踮着脚尖旋转，然后停下来面对我。“但是我一直都这么齐整吗？不，不，一点也不！”他跳了过去，靠在一座巨大的方尖碑上。这座纪念碑是为了纪念千年之前的梦魇叛乱战争中为国奋战的所有阵亡将士而树立的。“我毫无顾忌地在大地洒下白骨和鲜血！我让妻子变成寡妇，让孩子变成孤儿！我甚至还吊死了几个悲惨的白痴，说他们是异教徒！哈！”

我双眼紧闭，蜷缩成了胎儿的姿势。紧紧地抓着那神圣的乐器，只希望能多活几秒钟。我感觉不到我的腿了，我的毛皮开始变蓝了。每次我试图哭泣或抽泣，剧痛之刃都会穿透我的肺部。但随着诅咒带来的恐怖寒冷愈加侵袭我的身体，这疼痛也越来越麻木。我遭受着恐怖的折磨，哪怕是唤夜者的力量也无法将我从中解脱。

“可是，我所作所为的一切，都是为了正义吗？难道我屠杀亲友，残害同胞只是为了崇高的大业吗？当然，此种残忍的无情铁腕，当时也情有可原。但事实依然不容磨灭……”他从墓碑上跳下来，迈着舞步滑到我身边，拽起我一只麻木的耳朵对着它低语：“我这么做，是因为这样对我有好处。”

我眯着眼看着他，浑身发抖。

“而且，真的……哈哈！一直以来，万事万物不都是这样吗？”他站了起来。“哪怕是以荣誉为名的神灵，也会把自己摆在顶峰，因为这样对她们合适！为什么不呢？她们有要做的事，为此她们编造一些理由来做这些事，这样才公平合理！但最终，我是谁呢？我是什么呢？真实嘴脸早晚从心灵的裂缝中暴露无疑！宇宙族母很早以前离开你们宝贝的艾奎斯陞亚时就已经体现出来了！当皇家姐妹在她们那可悲而麻烦的内战中撕碎整片大地时就已经体现出来了！甚至是现在，在凡俗生灵的低微层面，这样的事情也层出不穷！哦，多可怕啊！真是太可怕了！”

他飘到了空中，蹲在一块墓碑上，用指头敲着下巴，微笑着低头看着我。

“当你想出一些无聊的蠢办法来拖延我获得唤夜者时，这种事情就会发生。当你为了生存而挣扎乃至干出令你抬不起头的事情时，这种事情就会发生。而更早的时候，哈哈……当你参加这个派对，直奔暮光闪闪的家，企图进行一场停止混乱的疯狂小运动的时候，这种事情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看见没有，竖琴？当我们已经走投无路的时候，为了得到想要的东西，我们可是真的会不顾一切的。什么荣誉不荣誉的，整个宇宙里都是各种托词和理由当做遮羞布。你想知道为什么存在暴行和残酷？那是因为有我在这。”

他指着自己的胸口，血红的眼眸映着星光。

“我就是自私。”

我紧紧抱着自己，蜷缩成了一个石灰绿色的小球，呼吸急促。如果在我这些断断续续的痉挛呼吸之间已经掺入了死亡的味道，我也不会觉得意外。我仅剩的一点温暖就只有心中纯粹的思想了，这想法从我内心深处绽放，带着希望，同时

也带着悲伤。不知何故，我知道它足够脆弱、足够微弱、足够绝望，反正是够用了。

所以我努力了。“黑夜中，我是妈妈安慰的、的、的拥、拥抱，父亲温、温和的声、声音。”我抬起头望着他，嘴唇变得青紫相间。“当你所、所有的梦想全、全部破灭时，我是你未曾期、期待过的温、温柔微笑。我是那、那只跋山涉水穿越整、整个国家只、只为与你、你相伴一、一天的小马，我是那个辞、辞掉工作在、在家里哺、哺、哺育你的劳动者，我是那位为了忠、忠诚将士的生命而、而向更大的敌、敌、敌军投降的将军。让心脏在寒冷和、和黑、黑暗中依然跳、跳动的，是我；让残忍变得残忍，让仁、仁慈变得仁慈的，是我；我是和平、平的原因，快乐的理、理由，悲伤的源泉，欢笑的动、动力。是我激、激发了耐心、牺牲和奉献，哪、哪怕这意味着背、背叛我自己的心。因为自私虽、虽然能为我服务，但它永远无、无法拯、拯救我……”

无序把头靠在一边，好奇地眯着眼睛。

我抽泣了一声，一滴真正的泪穿透了冰霜。“我就是爱。”我哽咽着，咳嗽着，喃喃地说：“我猜……你已经缺乏这种东西……好、好久好久了……”

我一直知道我在和一个怪物打交道，但是无序有一种本领，哪怕是最可怕的情况，他也能用一点精妙的奇思妙想让它显得闪闪发光。然而，我刚刚说完上一句话，他的表情就变了，眼角露出了一丝寒光。现在，哪怕是在痛苦的死亡悬崖边缘挣扎，我也意识到，现在我面对的是一个真真正正无法估量的冰冷威胁了。

“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他的语气沉闷，仿佛金属一般刚硬。然后他左右手同时捻响了响指。

墓碑陷入了地面。喙灵顿的天际线消失了。天空变黑了，因为所有的星星都熄灭了。太阳消失了，月亮粉碎了。一片冰霜的光泽覆盖了大地，大地已经剥落成冰冷的石头，没有一点水分，就像一块生锈的金属板，反射出死一般苍白的光芒，在我们周围暗淡无光。苍穹无穷无尽地在我们周围旋转，毫无意义，毫无目的。我听到了轰鸣的雷声，但随后意识到那只是我死去的耳朵里自己窒息的喘息声。

无序站在荒凉的大地上，迎面扑来大片的飞雪和雨点，风暴席卷着冰片，纷纷扬扬洒落在他突然变得无比森严的身影上。他背对着我，指向宏伟而死气沉沉的地平线。他的声音在风暴中回荡，就像一个博物馆长在拍卖一具尸体，平淡，沉闷而缺乏任何悦耳的音调。

“海洋干涸，森林消亡，因为我来了。”他的爪子和蹄子挖进了星球石化的残骸里。“生命枯萎，连带它所附带的一切法律和荣誉，因为它们必须屈服于我的领域。”

我躺在那里，颤抖着，凝视着，倾听着。即使在他说话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去想他的性格发生了多么剧烈的变化。

我上一句话是不是有什么特别讥讽的地方？莫非我不知不觉地深入了这个欺诈者的内心，而且刺痛了他？为什么他忽然变得这么正经？把游戏提高到了这种级别？

他不动声色地挺直身体，目光凝视着我们面前的那一片死寂。“我存在于日出之外，存在于天体的旋转之外。当太阳自己熄灭之时，我就在那里。当月亮破碎之时，我依然无所畏惧。熵宣称自己掌控着所有的能量，科学假装一切历史和魔法都能被掌握，但全都是徒劳。没有什么比试图躲避我更加徒劳，只有完全无视我的荒唐行为……”

我朝无序创造出的景象瞥了一眼，心中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熟悉。我忽然意识到，不止是我和雪石膏能认出这地方，更重要的是，他还活着。

“爱不过是一个词汇。”无序直截了当地说，“就像神灵一样脆弱。因为爱，就像所有绝对的存在一样，根本无法永远持续下去。无论终结它的是死亡、欲望、还是只为了方便，爱最终都会消逝。一切抽象的情感也会逝去。因为宇宙中最接近恒常的东西并非光，也非重力，也不是物质，而是无聊。一切都在无聊之中走向死亡，谁能责怪它们呢？恒星永恒地燃烧着氢？暗物质的扩散将宇宙延伸到无限？阻止能量的损耗？那有什么乐趣可言。哪怕只是瞬间，更不用提永恒。天下无不散的宴席，竖琴，哪怕是最盛大的派对也一样。无论多少感情，无论多少荣耀，无论多少尊重，或者希望，都无力改变如此的现实：在时间和空间开始之前，这协定早已确定，从而保证了时间和空间的终结。”

我望着他，眼睛慢慢有了新的力量。因为我忽然醒悟了，醒悟了一些我其实早就已经知道的事情。但我一直都被他的小把戏惹得大发雷霆，被他的手段和残忍吓得魂不附体。而直到此刻，我才明白过来……

“你就是他……”我结结巴巴地说。“你就是……她的挚爱……”

“我是一切温暖和运动的最终归宿，”无序仍在继续，无所畏惧。“我是光明的熄灭，是所有物质和能量失去定义的最后屏障。我是思想的终点，生命的终结，万物的终末，科学、信仰和进步所需要衡量的所有因素都因此而结束。爱不能打动我，因为没有什么值得珍惜的。希望无法抗拒我，因为没有什么能超越我。和平、欢乐、安宁只能谅解我，因为没有其他理由，只有我，只有一个词。”

他回过头来凝视着我，终于，他的微笑回来了，非常深刻，非常痛苦的微笑。

“我就是未来。”无序平静地朝我一步一步走来。“心弦小姐，未来是你无法战胜的，无论你多么努力，无论你多么欺骗自己，无论你多么假装你正在从中成长也好。因为成长的最终不过是灭亡而已。”

他跪下来，轻轻地伸手去够那个乐器。

“尽管如此，这段时间还是很有趣的，对吧？”他看了一会儿，好像要笑出声来，但是他表情还是像以前一样冷冰冰的。“在最后的时刻来临前，总是很有趣的，但那只是在一切结束之前。现在，把它给我……”

而因此，我才知道混沌之王并不是无所不知的，因为他还需要回忆才能想起一些事情来。我坚定地凝视着他那双见证了最初的苍穹诞生与死亡的深红眼睛，然后开始说话了，眼睛一眨不眨。

“轮到我了。”

无序对此扬起了眉毛。

“我不仅是万物的本质，而且是万物的精髓。我是通往宇宙诞生的节拍，我是通向宇宙灭亡的桥梁。”

我的呼吸越来越沉重，感觉到一股血流涌上我冻僵的四肢。

“我是宣告结束的绝望的悲哀宣言，却又是嘲笑它的严厉八度音阶。我是那些以造物主之名自我创作的歌词，因为这存在并不仅仅是建造与毁灭。这就是艺术。”

无序的脸上充满了困惑和厌恶。我之所以注意到这一点，是因为一道明亮的绿光照亮了他的五官，在他脸上闪烁。我正坐在那里，角在发光，把一股明亮的魔力注入唤夜者，以我麻木的四肢无法做到的方式去赋予它的琴弦以力量。

“我们所创造的不仅仅是这个宇宙结构的延伸，而是一幅梦想的织锦，它已经超越了过去束缚它的抽象障碍！幻想变成诗歌，声音变成温暖，感觉和精神！”

我喘息着，嘶吼着，我的呜咽在提升，化为了正义的咆哮。唤夜者的琴弦一根接一根地被弹响，感觉就像是大陆在碎裂。

“在变形的关键之处，某种东西诞生了。某种本来不存在的东西，让它诞生的，是比魔法更强大的东西，比荣誉更具约束的东西，由自私、正义、神性所赋予了力量的东西！”

“住口……别说了！”无序咬着牙，“游戏结束了，你这个疯子！”他把手伸向我的乐器，却被一道绿色的闪光弹了回来。他愤怒地朝我吼着。“我们说好的！”

“而我要完成它！”我颤抖着用咆哮回应他。“我要了结了你！或者至少把你的自以为是了结掉！把你约束在一起的不光是那些拼凑的肢体，无序！有东西缺失了，一个巨大的缺口，一个永恒的伤口，曾经充满了欢乐、满足和安慰的心灵现在只能从伤口中流淌着愤怒、残忍、还有玩世不恭！”

“你在干什么？”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因为他直到那一刻才意识到我正在用魔法拨动唤夜者的琴弦演奏着什么。

他的脸扭曲着，就像一个灵魂正在诞生，生下自己的同时又死去，一个全能的意外未曾意识到它依然破碎，直到那辉煌的崩溃来临的那一秒。“停下！”他抓住自己的角，弯下了腰，缩进了自己的身体里，仿佛一条抽搐的蛇。“不！我不想听！”他大叫道，释放出雷霆和闪电，穿透了苍穹的墓地。“我说停下！”

“你的拼图之中有一块特别的存在，无序。那片拼图连接着断裂的锁链！连接着你的痛苦和绝望！”此刻，我不得不大声呼喊。我已经快要奏完“暮光安魂曲”了。周围濒临死亡的宇宙正在塌缩，轰鸣声充满了我们的耳朵，只能听到灾难性的时间终结传来的刺耳声响。“这是我们身上都能找到的一部分，从来没有真正缺失的一部分。它随着我们的心脏跳动，要求我们倾听，要求我们分享，要求我们活下去——成为那个等式，哪怕那等式无法解释我们在终末来临，重新合而为一之前必须去自我发现的限度。”

“我不想听！”他尖叫着，咆哮着，恳求着，变形着。“我不想记起来！”

“我是什么，无序？！”在旋律的波涛中，我纵声长啸，让激流穿过荒凉的海岸。“是什么让这世界诞生和消亡？是什么让我们哪怕是在没有听众的时候也存在？”

他抓住自己的脑袋，放声尖叫起来。

“我是歌！”当旋律淹没了他的时候，我大叫道。一切都是混乱，都那么美，都在诞生。“我是她的歌！你得唱出来！”

无序的眼睛和嘴巴张开了，我又看到了太阳。我吓得缩起了身体，用唤夜者当盾牌，阻止自己完全暴露在混沌内爆的明亮视界之中。然而，光明并没有停止。我感觉到了一股沸腾的能量，曾经属于他的能量，一股狂怒、惆怅、悲伤和杀戮的泡沫在不断膨胀。一万年的与世隔绝和无知崩溃了，来自外层空间的混沌之灵在歌的激发之下爆发了连锁反应，轰然蔓延开来，威胁着要瞬间淹没宇宙的每一个角落。当我感觉到就连唤夜者的琴身都开始在我蹄子里弯曲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刚刚点燃的火花有多么可怕。

“哦塞拉斯蒂娅保佑啊……”我呜咽着被卷入了灼热的毁灭之中。我想象着小马镇被**贪食精灵**摧毁的情景，我想起了雪石膏关于坎特拉皇宫被夜骐的炸弹所爆破的描述。把这一切结合起来，在我的想象中把它放大了无数倍，就算如此依然无法与面前的恐怖相比。“亲爱的女神啊，我都干了些什么？”

她之所以放逐了她的挚爱，是有原因的。

“不……”我艰难地念着，眼看着无尽的光芒笼罩了我，笼罩了宇宙，笼罩了一切。我把脸埋进唤夜者的漆黑琴弦中，紧闭双眼。“不，不！”我大声地呼喊着他们的名字，宛若幼童般毫不羞愧地大声地啜泣。然后，当那火山喷发一样惊天动地的轰隆声在突如其来的寂静中戛然而止的时候，我听到了自己那宛如幼童般的尖叫和哭泣。

我睁开眼睛，看到宇宙大爆炸已经缩小到了一颗大理石弹珠的尺寸，散发着白光，稳稳地悬在无序摊开的掌心里。邪龙马静静地站在旋转木马精品店灯光昏暗的正中，静得连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他的声音响了起来，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低语。

“**阿丽娅**。”他喃喃地说，用舌尖品尝着这个名字，就像情侣甜蜜的吻。“我最甜美最亲爱的歌。”借助那全能的力量，他紧紧抓住那颗光球，凝视它的目光平静而充满了渴望。他的眼睛眯得很细，嘴唇紧绷，“**她**多像是个孩子啊，一个天使一般的孩子，就这样蹦蹦跳跳地闯进了魔鬼的领地。一切皆混沌，一切皆混乱，一切皆孤独……直到我遇到了**她**。”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瞠目结舌地凝视着他。小马镇舒适的温暖正在重新渗入我的四肢，但我不禁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我紧张地喘着气。“‘**阿丽娅**’？”

“言语毫无意义，”无序轻声说道，把那个发光的小球在爪子间转来转去。“就像时间一样。然而，就在我见到**她**的那一天……对，就在那一天，这两样东西都有了意义。”

他转过身来，小心翼翼地把圆球抛向一扇窗户。金色的光辉在污迹斑斑的玻璃表面飞溅开来，然后凝固了，分开了混乱的格子图案，在正中形成了虚弱的**天角兽女神**的形象。

“**她**，是光辉与和谐的典范，是我从来不知道也未曾理解的奇点。我所知道的一切只有无法理解，充斥着无数偶然和随机的混沌之气，完全无法成型。一切

从未有始，也未曾有终。但是，她来了，苍穹也随之而来，围绕在她身边。那地方曾经是我的世界，然而却变成了她的监牢。她难道没有想过我在这里吗？难道就没有谁考虑过她在自己的放逐之地或许并不孤独吗？”

在我们面前的彩色玻璃上形成了漩涡。物质和能量的云团涌动，聚集到了天角兽周围。她抬起头，呜咽着，哭泣着。混沌的云团和颤抖的光带起了反应，扭曲着，波荡着，凝聚出了形状，尽力模仿着她，但只是部分成功而已。她似乎放松了下来，任凭那些模糊的扭曲形状向她靠近。

“我想去了解更多，她就是我的知识。我想要和她一样去感触，而她把自己的心赠予了我。她的恐惧使我兴奋，她的微笑让我快乐，她的悲伤令我苦恼。她只是一个孩子，一个婴儿神灵。本来应该是我教她的，但这并非命中注定。我们在那里彼此拥抱，相依为命，在两个世界之间的荒凉虚空之中热情地交流。她平息了我的寂寞，我也顺从了她的需求。在宇宙的冰冷之处，我让她温暖。在虚空的黯淡之处，我为她点亮群星。我们齐心协力创造了一个世界，它是如此的美丽，因为它属于我们。”

影像在彩色玻璃中形成，浮现出色彩和纹理。在球状的星体间，两个马形的身影欢快地扬蹄驰骋，一个明亮，另一个暗淡。他们的身影彼此交错，火花飞溅，创造出更多的星体，完善了更多的细节。很快，无数的行星，无数的卫星，无数的彗星，照亮了整面窗口。

“她没有语言，起初没有。那也是我们必须创造的东西。当这创造完成之后，它开启了我们的思想，连接了心灵。她告诉我，她是一首歌，因为她诞生自一首歌。但出于某种原因，她被破坏了。为什么呢？是谁破坏了她？如此美丽、如此精致、如此优雅的生灵，怎么可能会是个意外？她的名字是阿丽娅公主，她命中注定是黄昏的女神。但这已经不可能了。那些诞生自同一首歌的存在把她放逐到了这个地方，强大如我，智慧如我，也无法理解。但我没有去问。毕竟，现在她属于我，她是我美丽的歌，是我灵魂的旋律。因为她已向我展示，从踏入此地起，她就属于了我。作为回报，我送给了阿丽娅一幅空白的画布，让她以黄昏的天赋来创作。我们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宏大音乐厅来指挥这全新的交响乐。我所求无他，只希望她能快乐。

宇宙变暗了。色彩缤纷的天角兽落向了地平线。当几只小马忽然出现在朦胧的平原上时，紫色的阴影笼罩了她的身体。暗淡的影子试图安慰她，但他们之间慢慢出现了一道屏障。

“但她不会永远快乐下去。我也许是混乱的生灵，但却因此将会和阿丽娅永远分离。毕竟，她生来就是为了存在，为了活着。不管是不是女神也好，所有的起点最终都要迎来终点，而死亡编织出恶毒陷阱的速度快得难以想象。无论我们拥有何等力量，她踏入我领域的那个裂缝都无法完全封闭。那首歌——那首无尽古老圣歌——回响的范围超越了苍穹，很快，她就不再是这监牢中唯一的囚徒了。生灵们来了，那些凡俗的生灵，和她一样破碎，和她一样被遗忘。我想欢迎他们的到来，欢迎他们加入我们，向他们展示我们所创造的美丽。但是阿丽娅不这么想。她身上产生了一些变化。她……开始回忆了。”

群星破碎了。窗玻璃上爬上了可怕的铁锈色，让绚丽的色彩化为了黑与灰。那个天角兽的形象，她的翅膀展开，羽毛纷纷脱落，白骨从她的不死之身中穿刺而出，形成了锁链，束缚住了那些小马们，就像是提线木偶。在远处，巨大的风暴逐渐变形，形成了遗忘领域飘浮的河流，像是肠子一样盘绕，回旋。

“她永远都是个意外。在她心中，她早已被指定为遗忘的女王，悲惨和炼狱的管理者。这些小马之所以来到她身边是有原因的，他们都被那首歌拒绝、抛弃，甚至被遗忘。那比她更加神圣的印记，把他们定义为不洁的存在，阿丽娅就像见到了失散多年的兄弟姐妹一样去接近他们，让他们沦入痛苦，而非欢乐。因为，这就是她对一切的定论，包括虚无在内。我又要怎样来说服她呢？我无法品尝死亡的苦涩毒药，那无情的力量，让万事万物都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某种超越了解释、旋律和真理的神圣秩序之下化为乌有。我很快就明白了，混乱，是一种祝福，我只能把它塑造出类似结构的东西，但永远不会像她那样去承担维持它的后果。因为，不管是不是意外，这就是阿丽娅与生俱来的使命。我的挚爱，她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消除，为那些过于不幸、迷茫、绝望而无法安宁的生灵提供一个家。在她的恩赐之下，他们只需高唱她的歌，然后化为……虚无。

无序缓步到窗前，无限温柔地抚摸着窗户上不死天角兽的形状，用爪子深情地抚摸过那森严的翅膀。他的目光变得有些呆滞，片刻间，我从那视线中看出了一些东西，比混乱之神本身所能创造出的爆炸更为强烈。

“可这不是我想听的歌，也不是她想唱的歌。我苦苦恳求她，恳求她停止正在做的一切。这些悲惨的生灵，他们应得的比被赐予的更多。我们曾经共同把这监牢化为了天堂，那为何不能向他们赐福呢？但，一切都晚了。她已经无法沟通了。恒古之前那个坠入我领域的纯真婴儿已经变了，囚徒如今变成了监狱长，我的劝说不过只是一缕回音，回响在通往远大志向的幽深井口里。她已经准备好去永远投身于这个被献身精神所束缚的目标，而这献身的对象，正是当初把她放逐到此的那帮家伙。”

他的爪子慢慢放开了，与此同时，天角兽身上所有的颜色都消散了，只剩下了那双发光的紫罗兰色眼睛。昏暗的影子在她的凝视下分崩离析，被她那束缚之下的生灵组成的军团所淹没。整面玻璃窗都在窗框之中开始变形，开始震动。

“她的动机很明显，但我却伤心欲绝，目瞪口呆，怒不可遏。语言，我曾经用来和她交流的语言，曾经用来彼此谈情说爱，互诉衷肠的语言，如今我却用它创造出系列怒气冲天的斥责，一系列道德伦理的说教，去抨击她。这足足持续了……好久。一直持续到就连被遗弃生灵的管理者的耐心也到达了尽头。她爱我，她知道我崇拜她，但她不能再让我干涉这个本质上已经属于她的领域了。我是她的挚爱，可是她的身体，心灵，还有灵魂，都交给了别的小马，那个宇宙族母，那个不能用爱来回报阿丽娅的家伙。为了她的使命，为了她履行使命的正义感，她放逐了我，她把我放逐出了那曾经的天堂，现在的监狱，我永远回不去的地方。那个领域已经归于遗忘，我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回到过去的她，还有她以圣洁之身所唱出的歌中去了。

他打了个响指，昏暗的影子从她身边消失了。一个黑影落到了玻璃窗底部，

就像石头沉入了玻璃海洋的海底。在苍穹之外，黑影成型，借助那些死亡生物的肢体，拼凑成了一具身躯。那身体毫无对称和美感可言，充满了痛苦，充满了混乱，和她的美丽和色彩没有丝毫的关联。然而他活了。随着昂首向天的无声狂啸，无序就这样诞生了。

“于是我来到了这个叫做艾奎斯陞亚的世界上，以我所能承受的最偶然的方式塑造了自己的肉体。碰巧我在凡间发现了**阿丽娅**的血亲。我恳求塞拉斯蒂娅和露娜，我哀求她们送我回去。因为我知道，她们必定是从同一首歌中诞生的，就像是**她**一样。想想看吧，当我发现她们不知道我说的是谁的时候，我有多震惊吧——而且简直憎恶和愤怒到难以形容。她们居然不知道我说的是她们的**二姐**，她们失落的**黄昏公主**。每一次，我快要向她们把真相解释清楚，把隐藏的事实揭示出来的时候，她们的反应都是如此的爆发而无法预测，简直让混乱之王从心底感到震撼。就在那时候，我发现了那首歌最初的创造者，那个宇宙族母，她，居然就是让这些生命之中最美丽最神圣的**存在**化为**宇宙永恒秘密**的那个家伙，而且，在这世界上根本没有任何可行的办法让其他生灵知道我要告诉他们什么，让他们知道我这些受诅咒的秘密。

邪龙马的身影高高升起，吞噬了艾奎斯陞亚的绿意，点燃了狂暴的红与橙。小马们在他身边扭曲成丑陋的怪物，大海蒸发，峡谷开裂。塞拉斯蒂娅和露娜的形象环绕着混沌之王盘旋，用谐律的彩虹光束攻击他。

“所以，我大发雷霆。所有的愤怒，所有的暴躁，所有的痛苦，都统统发泄在这安宁之地上。生活就是个笑话，毕竟，我身上可是上演了一出残酷又荒唐的闹剧。我永远无法回到**挚爱**的身边，可我还会永远记着**她**。谁也不知道**阿丽娅**的事情，甚至就连**她**姐妹们都不知道，唯一能继承这份记忆和苦痛的就只有我自己。我挥舞着这回忆，宛如挥舞双刃之剑。全过程，我都一直在大笑不止。因为哪怕尽情地挥洒着毁灭，我也知道这通小小的发脾气有多可悲。更重要的是，我知道塞拉斯蒂娅和露娜对此无能为力，对我也是一样。她们能怎么办？她们的领域，这个名为艾奎斯陞亚的世界，不过是虚构出来的，仿佛一个脆弱的气泡安插在混乱的领域中。维持着她们姐妹俩存在的不是她们自己的力量，而是一首歌，一首我无法驾驭的歌。我本来可以把她们世界变成一出滑稽的舞台闹剧，直到永远。实际上，我也正打算这么做呢。但是，只有一个问题。

在燃烧的黑褐色土地上，邪龙马瘫倒了。他蜷缩着身体，大笑着，颤抖着，紧紧拥抱着自己缩成一团，匍匐在黑暗的阴影中，回忆着自己跳动的心脏中闪烁的微弱紫色光芒。

“就算我把整个世界都变成了自己的模样，就算我把世间万物都变成了荒凉的白地，就算我把现实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撒满了绽放的混乱，我依然活着。更重要的是，我依然记得**她**。”

塞拉斯蒂娅和露娜逼近了。邪龙马站起了身，木然的身躯高大而骄傲。当她们向他发起最后一轮彩虹光芒之时，他只是大笑，高昂起头颅仰天长笑。在狂笑声中，他的整个身体都化为了僵硬的白色。

“所以，我让她们赢了。我让她们用谐律精华囚禁了我。我给了她们一点小

小的胜利，因为，不管她们知不知道也好，这也是我的胜利。我无法死亡，我无法从这个时空连续体中消失。毕竟，混乱滋生混乱，它唯一没法做到的事情就是它最不希望做的事情：睡觉。被困在石头里，永远封印。这就是我的做法了。我睡着了，随着睡眠，梦也随着时间流逝而淡忘，直到我沉睡心灵的平原上充满了幸福的黑暗和混沌。在某处，在被封印的黑暗沉闷之中，我找到了遗忘，记忆也随之而死去。我发现了她永远不可能拥有的东西，我发现了……平静。”

他打了个响指，玻璃的颜色褪去，化成了明亮的白色，泛着远处小马镇的绿光。无序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闭上了眼睛，站在精品店的阴影里。

“我剩下的一切之中，所有那些痛苦，所有那些悲哀，所有那些苦涩，本来，我已经完全幸福地忘记了……”

慢慢地，冰冷地，他转过身来，睁开眼睛盯着我。

“直到我遇见了你。”

我抬头盯着他，嘴唇颤抖着。重重地咽着唾沫，我向着昏暗之中开了口，声音很轻，还在发颤。“当你从石头里出来的时候，你已经完全记不起阿丽娅了。但是……但是你依然抱着愤怒，痛苦，还有怨恨。虽然被隐藏在诙谐和智慧之下，它也依然存在，不断地溃烂，揭露了你无法解释的残酷。我……我很遗憾你现在因为我而回忆起了那些永远都不想提起的往事。但是我别无选择！你造成了那么多的混乱，那么多的伤害，这必须结束，无序。这……这一切必须结束！”

“真有意思啊，唯独只有那些停不下来的事情才是所有的一切之中‘必须结束’的。”他的微笑中透着怒意。“你一定能成为一个愉快的混乱之王，竖琴。很显然，你拥有不朽之魂，我敢说，恐怕你甚至都拥有足够的勇气去承受永恒的痛苦。所以我觉得也该对此表达一下我的敬意才是。”他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高抬起一只爪子来向我致敬。“恭喜了，心弦小姐。这个游戏你赢了。”

我呆呆地眨着眼睛看著他，又低头看着蹄子里的唤夜者，差点儿失蹄把它像块破抹布一样掉了下去。就算我真的掉了它，无序会不会冲过来抢走它呢？突然之间我就怀疑起来了。他整个身体都无精打采地佝偻着，仿佛所有的生命力和色彩都漏了个一干二净。绝望之下，我壮着胆子朝他走了过去。

“我、我和你一样，想要的也不是一场空洞的胜利，无序。我也想要平静，幸福，还有自由。”

“去迪嘶尼乐园度个假。”他喃喃着，在阴影中坐了下来。“我听说他们最喜欢雇佣年轻的音乐家了。”

“不，我是认真的！”我嘶吼着，可却几乎是在哀求他。“刚刚发生的……那些？！简直就是个奇迹！你就在这里，如神灵一般的存在，你暴露在这诅咒了我这么久的‘苍穹之夜曲’之中，却若无其事！而、而且，和塞拉斯蒂娅公主和露娜公主不一样，你不允许世界被重写！那灾难性的大爆炸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被你阻止了！这是那些天角兽女神每次见证那首囚禁了她们姐妹的歌的时候所做不到的！”

“她们不仅仅是血脉相连，”无序的声音非常漠然，仿佛与墙壁融为了一体。

“她们共同分享一段旋律，那谐律的桥梁把她们联系在一起，也只联系着她们，

哪怕是远隔苍穹也罢。我一直都认为，那个不可救药的小巫娜一听到她姐姐的动静就变成了那个梦魇巫娜，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了。”

“对！”我迫不及待地指着他大叫道，“她们之间存在某种联系！我知道这回事！可你呢？！你完全不一样！你是混乱的存在！你更有优势！也许你没法回到你身处遗忘领域的挚爱身边去，但是我能！我已经掌握了大部分把她困在那里的交响乐！我随时都能到那儿去！我甚至还能跟她说话-”

“用不着替你自己解释，竖琴。我非常了解你的周末旅行。”他眯着眼睛盯着我，“之前我没看到只不过是我不允许自己这么做，但现在，我明白了，我什么都明白了。”

我咽着唾沫，低声喃喃着，“那、那你一定明白我正在经历什么了，还有我正在努力做什么了。拜托……求你了，无序。”我伸长了脖子，声音已经破碎不堪。“你不能帮帮我吗？”

“帮你？”他打量着我，眼睛眯得更细了。“帮你埋葬我挚爱的记忆，就像这个凡俗的艾奎斯陞亚那自命不凡的历史千百年来那样？”

我睁大眼睛盯着他，完全目瞪口呆。

“你确实该知道这就是最后的终末吧？”他向我走来，步伐很慢，像是一堆漂浮的雪花。“不是死亡，不是毁灭，而是记忆。哪怕是最后一个原子分裂，最后一丝光明熄灭，我们也不会消逝。而当所有关于我们的思绪都不复存在，我们也就不复存在了。这对你、还有你所谓的朋友以及挚爱什么的或许能管用，可我呢？一个永恒的存在？”

无序指着他自己，眼中闪过一丝坚定的红光。

“为了帮你，我不得不帮你劫持皇家天角兽姐妹的本质之歌，我不得不护送你进入那片曾为无尽混乱，后来化为天堂，最后又变成了监牢的大地。然后呢？哪怕是一万年前，阿丽娅也早已失去了她充满魅力的奇异点，变成了一段空洞的旋律。我很怀疑她还有没有能力再度放逐我。我将会永远和她一起困在那个领域之中，或者至少是她的阴影之下。而你倒好，自己前往那美好无知的幸福之地了，去拥抱那片只能在入夜之后泪水浸湿的床上才能梦见的地方了。那我呢？我的目标又是什么，天琴？我还能为了什么而存在下去？我恐怕只能无济于事地向我的挚爱呼喊，在见不到阳光的日子里跪下来祈求，向她坦白我对她永恒的爱，我无法忘记的爱。可她自己已经化为了尘埃和荒芜，只因她天生的使命就是化为彻底被遗忘和舍弃的孤魂，直到时间的最后一丝叹息。”

“无序，我求求你了……”我的声音在哽咽，泪水不由自主地冒了出来。“你拥有这么强大的力量，这么无边的威能，这么深不可测的技艺……拥有如此超凡天赋的生灵怎么能这么沮丧呢？你得帮帮我。你能做到的，我知道你能帮我解除这个诅咒-”

“我的小马，”他低声说，突然蹲了下来，用爪子抚过我的鬃毛。他的嘴角微微上扬，冻结在冰冷的微笑中。“我们生来就是被诅咒的。因为无论命运如何残酷如何扭曲，唯一幸福的存在就只有她而已。她已经在她被抛弃的使命当中寻找到了安宁，但是我不能和阿丽娅一同分享胜利的凯歌和满足的旋律了，因为

我的挚爱已经归于虚无和遗忘。很高兴你不像我，心弦小姐。你的自由会来到你身边的，就像它终究会来到所有小马身边一样，都是拜她所赐。”他站起身来，抚摸着我的下巴。“当你终于开始遗忘的时候，它就会来临的……”

“无序……”

“而现在，我也是该去寻找那种自由了……”

“无序，对不起！”我抽泣着，开始上气不接下气。“我很抱歉让你想起来了，但是，拜托！不是每一只小马都有你那样的绝望和无穷无尽的痛苦！”

“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感激的了。”

“就算放开胆子试一试，帮帮一个在追求之路上绝望奔跑的凡间生灵，对你又有什么坏处呢？！”

“因为啊，竖琴，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追求之路的终点到底有什么在等着你，现在还不知道。除非你跟阿丽娅面对面谈过了，否则你不会明白今天发生的这一切的代价是什么。相信我好了，如果你终于理解了的话……”他险恶地眯起了眼睛俯视着我，“你只会希望跟我去同一个地方罢了。”

我眨了眨眼睛，“我……我不明白……”

“说来也简单。”他用爪子挠了挠自己的前胸，盯着自己的爪子看。“就在我们聊大天的时候呢，那个暮光闪闪，她已经从我的灰暗触碰之中救出了自己大半朋友了。用不了几分钟，她们就能把云宝黛茜也从逆反状态中解放出来。然后啊，那六个谐律精华就会再跑来小马镇跟我对上了。本来我还打算在她们的来路上再造个迷宫，说不定在里面把哪个谁给再变灰了，再把这游戏重玩一次……也许是那个粉红吧，她挺好玩的，而且简直有点儿过头了。”他转过身来，懒洋洋地盯着我，“不过我不打算再费心了，这次不会了。我已经累了，竖琴。”

“无序-”

“我准备好好再睡一觉了。睡个很长很长的觉。而且，为了艾奎斯陞亚好，咱们俩都知道，要是我一睡不醒的话，那是再好不过了。”

“无序，不要这样！”我歇斯底里地尖叫着。“你想要唤夜者？！那就拿去好了！你甚至能拥有这该死的夜曲的每一首歌！不要放弃，无序！你还没有失去一切！”

“在吵架的时候这还真是个糟糕的大发现啊。”他平静的笑容在我的泪眼之中变得模糊不清。“好好记住吧，天琴。身为唯一记得那些本该被遗忘的东西的灵魂，整个宇宙之中没有比这更糟糕的命运了。我建议，你还是放弃音乐吧，亲爱的。因为它已经放弃了你。”他冲我挥了挥爪子。“拜拜啦。”

我冲他扯着嗓子大喊，但声音却远在天边。在一道闪光中，精品店消失了，我被扔进了无尽之森冰冷的树丛中。我倒抽了一口气，浑身发抖，倒不是因为诅咒过于寒冷，而是因为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从精品店被送到了小马镇的另一边。也许我还有渺茫的希望能及时回到镇上的话……

“哦天呐……哦，拜托……”我撒开蹄子狂奔起来，把唤夜者塞进了身上的鞍包里。四蹄飞扬，我如同绿色闪光一般在森林中飞驰而过，直接闯过灌木丛和草地，以及湿滑的苔藓。粉红色的云彩高高漂浮，巧克力雨扑打着我的脸，仿佛

在嘲讽我。虽然我的速度如此之快，虽然我呼吸急促，虽然我泪流满面，但我还是不顾一切地奔跑着。森林的边缘隐约浮现在树线冰冷的边缘外。我直接冲向远方，用魔法把挡在面前的一切都炸开，在呜咽之中飞越过一道又一道沟壑。

当最终到达城镇边缘时，我知道已经没有希望了。一道明亮的光从小马镇中心滚滚而来。我一秒钟也没有停顿。滑过弯曲的棋盘格子草坪，翻过栏杆，躲开每一个企图拦阻我前进的混乱生物。我的肌肉在颤抖，我的力气在消失，最后，无意之间，我看到了那场传奇之战的战场边缘，但就算是看来一切都为时已晚，我依然疯狂地加速朝那里冲去。

我看到了暮光，我看到了她的朋友们，我看到了她们脖颈上的魔法项链，还有她们神圣的羁绊爆发出的夺目光辉。然后我看到了高坐在王座上的无序，满怀着无上的自豪和自信，他咯咯笑着。演员们已经齐聚到了舞台正中，最后一幕马上就要落幕了。我跌跌撞撞地走向他们，狂吼着，尖叫着，向着那些聋子一样的耳朵发出细不可闻的卑微抗议。

“好吧，来吧！”无序向着集合到一起的英雄们宣布。“用你们那微不足道的谐律精华，把我和谐掉，赶紧的。”他骄傲地坐在自己的王座上，在毫无遮挡的射程中，直面着她们的正义之怒，向着周围变幻无常的大千世界那脆弱的屏障发出了最后的蔑视。“我还怀念那些混沌的乐子呢！”

“好吧，姑娘们！”暮光英勇地高喊道，六只小马组成了阵型，她的头冠开始亮起了璀璨的光。“让他瞧瞧友谊的力量吧！”

当她们神圣的彩虹光束开始吞噬混沌之王的时候，我已经倒地不起了。我和他同时在放声尖叫，两个灵魂在那段禁忌的记忆中结合到了一起。小马镇摇曳着，在我们周围恢复了以往的模样。随着一声沉重的闷响，无序摔倒在地，重新找到了他的幸福。

而当我倒下的时候，却在抽泣。透过一片麻木之云，我隐约能感觉到周围尽是一片欢呼声。小马们纷纷钻出了藏身之地，不再灰暗，不再混乱。亲朋好友泪流满面地互相拥抱，重新团聚在一起。我听到乳白呜咽着呼唤飞板璐的名字，她找到了自己的养女，把她从地上抱了起来。焦糖仔和风哨子跌跌撞撞地回到了镇上，虽然身上有点儿擦伤，但还不算太坏。就连小苹花和甜贝儿也凑到了一起，一块儿安慰着沮丧的轰隆——男孩子整个下午都在为了自己从未犯下的罪行而努力忏悔。随着欢快的笛声飘扬在空中，尴尬的邮差小马开始快步走，捡起了那些废弃的信封和邮箱的碎片。我听到了晨露的声音，非常健康，泰然自若。然后是仙果欢快的笑声。整个镇上欢呼声此起彼伏，到处都是小马，都在谈论发生的一切，还有他们经历的各种可怕的变化，以及六位拯救他们于水火中的救世主。当我听到雷纹的自吹自擂还有盛绽花痴一样的叹息声时，我再也无法忍受了。拖着沉重的脚步，我慢慢踏上了归途。像死尸一样僵硬，像影子一样安静。

我受不了眼泪，受不了愤怒，什么情绪我都受不了。而我脑海中只有一段旋律：一首我与无序一同分享的歌，一首几乎摧毁了整个艾奎斯陞亚的歌，但却又莫名其妙地突然拯救了它，然而却依然不能拯救我。

“神圣天角兽姐妹的歌……”我自言自语地嘟囔着，努力想把一切都理清楚，

努力进行哲学思考，努力去做一切……除了去感触之外的事。“塞拉斯蒂娅或者露娜，她们有没有听过安魂曲呢？她们有没有听过阿丽娅的名字呢？”

我的思绪磕磕碰碰地返回了旋转木马精品店里那些足以停止心跳的阴暗时刻。当我看到所有的生机都从他眼中流逝的时刻，当我听到他尖利的獠牙间吐露出一切的爱与恨的时刻。

“那首歌把她的挚爱流放到了艾奎斯陲亚。”我喃喃着，“如果他帮了我，他会劫持天角兽的歌，把我直接送到阿丽娅那里去。”我咽着唾沫，蹒跚地走在土路上，就快要回到森林里的小屋了。响彻小马镇的欢呼声现在已经变成了遥远的呼啸。“可能就是这样了！也许这就是找到她，接触她，让她演奏‘孤寂的二重奏’的办法了。我得把对无序做的事情再对她的姐妹们重复一遍，可是要怎么办呢？我要怎么才能在不破坏小镇，这个世界，还有歌曲本身结构的前提下达成这一点呢？”

我用蹄子捂住脸，叹了口气。

“老天保佑，无序。到底是什么逼得你放弃了？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呢？”

我回到了自己来的地方，孑然一身，瑟瑟发抖。小屋的门半掩着，可我没力气去抱怨了。阴暗的云下，我艰难地向前迈着步子，就好像我一直都是灰色的。对于今天发生的这一切，我还得花些时间来自己好好回顾和反思。唯一的问题在于我没有变成石头，我没有那么走运。

但就在我刚刚踏上木头门槛的时候，背后传来了一个沙哑的声音。

“嘿，你好啊！你没事吧？”

我转过身，好奇地眨着眼睛。“嗯？你说啥啊？”

站在后面的是一只橙色的雌驹，长着一头漂亮的金色鬃毛。脑袋上扣着一顶牛仔帽，可爱标记是三个一看就很好吃的红苹果。那双碧绿的眼睛正盯着我，因为上气不接下气，视线有点上下起伏。“你还是不是灰的啦？混沌魔法没对你咋样吧？”

“呃……我、我想是吧？”我回答道，这通突如其来的询问让我有点局促不安。“我感觉挺正常的啊，为啥你问这个？”

“呼！谢天谢地！”她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疲倦地笑了。“咱琢磨着你应该没变成啥可怕的玩意儿之类的。好吧，那咱就回家了，不过这一路上咱恐怕会把所有遇到的小马都问个遍，好确保无序那老妖怪的影响彻底消失了！老天，今几个真是够恐怖的了，不是吗？”

“哦，当、当然了。”我说道，“你能帮我也检查检查真是太好了，这位……小姐？”

“苹果杰克。”她扶了扶帽子，爽朗地笑了。“你呢？”

“天琴，天琴心弦。”

“好啊，你没事儿真是太好了，心弦小姐。不过现在咱最好还是赶紧回家了。咱都等不及看看他们有事没事了！”她撒开蹄子飞奔而去，热情的声音还回响在午后的清风中。“你啥时候也该来香甜苹果园！咱正打算把苹果酒季提前开放，招待整个小马镇，庆贺一下麻烦终于过去了呢！”

“呃……当然！”我向那只礼貌的小马身后挥着蹄子。“很高兴认识你，苹果杰克！”

她离去之后，我深吸了一口气，扭头走进了我寂寞的小屋里。

“嗯……感觉挺不错的。”我大声说道，关上门，脱下了鞍包。把东西扔到小床上，我步履蹒跚地向小屋另一边的衣柜走了过去。“看来我有了个全艾奎斯陲亚最礼貌的邻居。苹果酒，嗯？我之前还没尝过是什么味儿呢。”开了衣柜的门，我正要脱掉连帽衫的时候，我却看到了什么亮红色的东西。“呃……真有意思。”我伸出蹄子，摸着那厚厚的面料。“我什么时候有了件红毛衣？嗯，看起来还挺精美的。”

就在这时，有什么毛绒绒的东西蹭到了我的后腿。

惊叫一声，我吓得一个箭步就蹿到了小床旁边。低头一看，一只橙色的虎斑猫正抬头望着我，心满意足地喵喵叫着。

“天呐！”我失声惊叫，然后才重重地吁了口气，“你到底是哪儿冒出来的？”我盯着小屋的窗户，“这附近有很多流浪猫吗？”

我僵住了，我看到门边放着一大袋猫粮，还有一个半空的盘子。小床的床单上散着几点橘色的毛发。在我扔下鞍包的地方，有一个天鹅绒包包从敞开的鞍包里面掉了出来。包包的缝隙里还露出了什么闪着金光的东西。

我的心跳得很快，抬头凝视着小屋的空中。昏暗的阳光照亮了天花板上挂着的奇怪乐器，足足有几十样。这收藏品的规模和复杂程度让我为之惊叹。

“感觉……感觉不太对劲……”

我慢慢地坐了下来，猫咪凑到了我身边。我意识到自己不假思索地伸出了蹄子，抚摸着他的耳朵。我只能茫然地盯着自己的这动作，前腿上起了一片鸡皮疙瘩，不知为什么，整个世界都变得很冷，非常非常寒冷。

真是怪了，我正在写的这都是些什么？

XVII:毕生所余

亲爱的笔记本，

当所有我们所珍惜的一切都被剥夺殆尽之后，还剩下什么呢？当一只小马曾经拥有的一切工具都被抢夺一空之后，她仅剩下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去寻找幸福的地方，是在混乱的黑暗之中，还是在无尽的悲哀之中？

我活了这么久的时间，足够去发现真相了，但是真相依然难以把握。一方面，小马的本质深深地埋藏着，隐藏在我们心灵的一层层智慧之下，隐藏在一层层伪装之下。像我这样的小马能从深渊之中重新崛起，回归，并且把那些难忘的发现公布于世吗？

也许不能吧。但是，我相信关键在于，用不着那么拼命。当我们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自己还剩什么东西的时候，当我们只去思考生活中那些缺失的东西时，很容易就会以为没什么可活的了。

什么都没有了么？我不能相信，更拒绝去相信。我已经深入到了遗忘的根基，我自己深邃，黑暗，孤独的根源。而我回来了，所带回来的只有一个词，这就是为什么我坚持写下这些日记，坚强地抗争毁灭，抗争**阿丽娅公主**那天杀的诅咒之歌，这个词就是原因：

命运。

在乐队演奏的欢快音乐之中，焦糖仔和风哨子开始切蛋糕了。照相机的闪光灯闪亮了他们幸福的笑脸，随着周围祝福的欢呼那笑脸又羞得通红。大厅里的每一位来宾都簇拥着这对新婚夫妻，一边鼓蹄一边看着他们俩抽出两小块盖着白色奶油的甜点，互相伸过彼此的前蹄，同时在对方的蛋糕上咬了一口。风哨子轻轻一口就完成了她的任务，而焦糖仔就远没有那么优雅了，结果把几块黄色的蛋糕渣掉到了修身的黑色燕尾服上。房间里一阵哄笑和口哨声，风哨子的笑声如银铃般清脆悦耳。焦糖微笑着和新娘耳鬓厮磨，新娘则帮忙把他昂贵的西装擦干净。新婚夫妻再一次亲吻，沐浴在永恒时刻的温暖之中。

几位小马摄影师重新给自己的相机上好了胶卷，整场宴会一直持续到了后一个钟头。吃完了蛋糕，又喝了一系列衷心祝福的喜酒之后，这对新婚夫妻转移到了巨大的舞场里。小马镇整个市政厅的内部都改成了宴会场，整个小镇里各行各业的小马们都围坐在铺着雪白桌布和**华丽花束**的餐桌旁。苹果杰克和大麦克、史密斯奶奶、苹果酥、黄元帅还有其他好些属于焦糖仔**大家族**的亲戚们坐在一起，他们笑容满面，毫无拘束地欢呼雀跃。瑞瑞和小蝶一同坐在角落里，身上都穿着朴素的伴娘礼裙。一直在欣赏新娘的**华丽婚纱**的时尚教主忙里偷闲，偷偷给自己来了一杯。她脸上硬撑出来的笑容有点崩溃了，眼中露出了泪花。旁边的挚友微笑着把她拥入了安慰的怀抱之中。市政厅远处，有几位衣装整齐的天马聚在一起，

雷纹，盛绽、追云和翩飞又是欢呼又是吹口哨，给那对翩翩起舞的新婚夫妻俏皮而鼓励地使眼色。

风哨子把孩子气的笑声憋了回去，只是闭上眼睛，靠上了焦糖仔的脖颈，两只小马就这样在舞场中央深情相依。一点月光透过高高的窗口照了进来，让他们擦亮的前蹄闪着光。音乐如流云般萦绕着他们，携他们一同漂流，仿佛挣脱了时间的羁绊。

萍琪派就站在舞场旁边，都快乐晕了。她陶醉在这幸福的时刻中，四处蹦蹦跳跳，睁大了蓝眼睛东张西望。拼尽全力，她才克制住没放声高唱出什么破坏气氛的闹腾歌曲出来，只是侧过身体轻轻推了推云宝黛茜。云宝呻吟着，一直没完没了地摆弄着她那件可怜兮兮的寒酸礼裙，眼睛死盯着挂在南墙上的钟不放。在她们身后，是一组样式很可爱的小桌子，摆着吃了一半的蛋糕，一大群孩子在互相追逐嬉闹。小苹花、飞板璐、剪剪在和小乖玩捉迷藏，咯咯笑着在铺着洁白桌布的桌子底下钻来钻去。在一边的是小呆、乳白和车厘子，长辈们都在笑呵呵地互相交谈。时不时扭头温馨地注视着新婚夫妻以及另外一对舞伴。

几步之外，甜贝儿和轰隆有些尴尬地模仿着婚礼现场的特别时刻。甜贝儿的花童裙子和轰隆笔挺的小礼服为这片温馨的场合增添了一抹诙谐。几只雌驹嘻嘻哈哈地笑着，隔着几张桌子轻声评价着这小小的一对儿，结果只是让轰隆更加紧张了。而甜贝儿，只是沉浸在这气氛之中，轻轻把头靠上了男孩子的肩膀。小小的绅士挺起了胸膛，勇敢地回应了她。

正对舞场的桌前，镇长坐在神秘博士身边，他们一边谈论着最近的新闻，一边关注着那对起舞的夫妻。镇长微笑着，对身边的一只红鬃毛的年轻女生嘀咕着什么，女孩子咯咯笑着，轻轻点头回应。几个位子之外坐着泽蔻拉，她那奇特的鬃毛已经编成了新的发辫，专门为了纪念这一刻。她认真地聆听着糖糖和萝卜尖商量着为另一个即将来临的庆典准备的计划。远在桌子另一边，仙果和晨露正在那里静静地安坐着。他们俩一动不动，前蹄相挽，分享着彼此的温暖和呼吸。

舞曲最后的音符也平息了。宴会厅最远处的乐队停了下来，整个市政厅笼罩在如雷般的鼓蹄声中。镇长站起身来，向欢聚一堂的来宾们高声宣布了几句话，又朝着舞场里指了指。在她不懈的邀请下，小马们三三两两地从桌边起身，朝着舞场中走去。于是舞曲继续，舞蹈继续。这一次，新婚夫妻并不孤独了。在他们不远处跳着慢舞的是晨露和仙果。雷纹和盛绽也拥抱着一起随着节奏踏着舞步。

当车厘子还在和小呆与乳白聊天的时候，觉得有谁在轻拍她的肩膀。转过身来，面前只有大麦克。在无声的邀请之下，她脸飞快地红了起来，害羞地扭来扭去。直到另外两只失去了耐心的雌驹几乎是把她硬推到了小伙子面前。带着一脸紧张的笑容，车厘子陪着大麦克一同下场去了。而苹果杰克就来到了小呆和乳白身边，一同笑得无比开怀。虽然沉浸在这幸福温馨的时刻里，但萍琪派依然东张西望了好一阵子，把每个方向都搜查了一个遍之后，才一把拉上了云宝黛茜。当天马被硬拽进了舞场充当粉红小马的舞伴时，她可真的吓得尖叫了一声，半个市政厅的来宾都一阵哄笑。在萍琪没心没肺的咯咯笑声中，她一直呻吟个不停。

就在这时，斯派克摇摇晃晃地走过茶点桌，两只手各拿一杯果汁。他瞥了萍

琪一眼，然后是云宝黛茜，然后又往前看了看。“对……这会儿我才想起来了。小马镇可能真得再多些雄驹才行。这好歹能让舞会不那么尴尬，你觉得呢？”

“哦，拜托，斯派克。”随着暮光闪闪的声音，紫色的魔法力场笼罩了他爪子中的其中一个杯子，把它飘了起来。她轻轻地抿了一口，心满意足地打量着周围的情景。微笑像她的呼吸一般平和，温柔而快乐。仿佛她正在踏过轻拍的海浪，为愉快的夜晚唱响小夜曲。“别把这美好时光给搅了啊，都好久没有这么平静安宁的日子了。”

“安宁？”斯派克的脸拉了下来，在头戴的大礼帽下面抽搐不已。他把杯中的果汁一饮而尽，打了个嗝，才咕哝着，“筹备时间紧张到最后一秒钟，这是我参加过的最疯狂的婚礼了。”

“斯派克，这是你唯一参加过的婚礼！”

“不不不！”他笑嘻嘻地指了指。“毛头先生和毛头太太那场婚礼呢？”

“小蝶的宠物水獭不算数！”

“是啊，好吧……”斯派克低下头，盯着自己的脚。“比起今晚的婚礼来，我更喜欢之后的派对。”

“别傻了，今晚可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对他们来说，当然了……”

“对我们大家都是如此，斯派克！”再次望着在舞场中央的那对新婚夫妻，望着他们被一对对的小马们所围绕，暮光不由得又笑了。“就在三个礼拜之前，整个世界差不多就要迎来末日了。无序的回归让大家都没有想到，包括公主们在内。我们离失去所有的希望，遭受无尽的混乱就只差几秒钟的光景了……”

“但紧接着你和谐律精华就力挽狂澜拯救了世界，巴拉巴拉巴拉……”斯派克耸耸肩，“这个都听过了，暮暮，我还能不知道吗？”

“是吗？”暮光扬起眉头瞥了他一眼。“斯派克，无序那天腐化了所有的小马！整个艾奎斯陞亚的每一个生灵都看到这辈子在眼前闪逝了。就我自己来说，焦糖仔和风哨子决定事不宜迟尽快结婚，我根本不会怪他们这么急。如果说最近的事情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生命宝贵，不容浪费！”

“是啊，好吧，苹果杰克说了，对她表弟来说，日子可不会那么轻松。”斯派克说道，“我无意中听她跟史密斯奶奶说起必须让他们俩当佃农，还有‘分层制度’什么的。”

“是‘分成制度’，斯派克。”暮光纠正道。“让他们俩搬去香甜苹果园也没什么不对的！毕竟，这就是家族的意义了。当我还很小的时候，我父母还借钱给月亮舞的妈妈莎婷，帮她度过难关呢。”

“可月亮舞是你的朋友，不是家族成员！”

“你忽略了重点。”暮光再次望着舞场正中。“谐律中存在着一种超越了友谊、家族、邻居和社区的美。给公主写了这么久的信，但我觉得，我终于开始摸到这份美的边缘了。”

“那你摸到了些啥？”

“谐律不能自己生成，安宁也不会凭空而来。需要我们这样的小马去努力而

勇敢地创造谐律，好吧，创造出这个和谐的世界！”她微微一笑，但眼中开始湿润了。“只是它来的太简单了，斯派克。我真希望，要是我很早之前就能领悟这些就好了，或许这能让这一刻变得不那么特别。都多少年了，我一直都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以为我的一切，还有我将来的成就，都能通过读死书来实现？”

“哦，时间久到了你都能写一本如何靠书来过日子的书？”

“是啊，哈哈……好吧。”她轻轻抽泣了几声，然后又勇敢地笑了。“每一天，我都在学习更新更惊奇的真理。总有一天，我希望我也能像风哨子和焦糖仔那样就好了。”

“你是说你想结婚咯？”

“嗯……这个我还不知道呢。”暮光幽默地回答，然后语气更加平缓。“我的意思是，我希望会处于一个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的位置上，把握住时机，不去担心自己在生活中的地位。因为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我的生活将由我自己来创造，我的旅途将由我自己来开拓。”

“我不知道呢，暮暮。”斯派克耸耸肩，忽然扭头望了望。“我觉得吧，你的生活都已经‘创造’得够多的了。”

“嗯，可能吧。但是在空虚的感觉出现之前，谁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东西缺失了。”暮光回答道。这时候一只非常冰冷的蹄子轻轻拍了拍她的后背，真真正正地吓得她一激灵。她猛地转过身，顿时愣在原地，眯起了眼睛。“呃……怎么了？你需要帮助吗，这位……小姐？”

站在那里的，浑身发抖的，是我。灰色的连帽衫穿在无家可归的雌驹身上，和那么多的漂亮礼裙和礼服比起来，简直像是葬礼的裹尸布。我的鬃毛耷拉在脖颈上，显得凌乱不堪。我直直地瞪着她，眼神紧张，嘴唇颤抖，挣扎着在喘息中把要说的话说出来。

“我、我认识你。”我结巴着。

暮光闪闪咬着嘴唇，斯派克紧张地扭着身子，重心从左脚移到右脚，又从右脚移回左脚。双眼的视线在我们之间扫来扫去。

“……小姐？”暮光又开口道。

“我……我认识你。”我喃喃着，眼睛一直盯着她，视线却又透过了她，焦点远在她身后的无名之处。我艰难地咽着唾沫，用颤抖的前蹄使劲揉着蓬乱的鬃毛。“你声音的音调……音阶……就像是……像是一个孩子……一直都在探索，一直都那么好奇，那么纯真。”我咬紧牙关，隐形的暴雪正在我全身上下肆虐，而我正在这寒潮之下苦熬。整个房间天旋地转，只有面前这只独角兽，她是我稳固的锚。“你……想要的比谁都多，我……我也一样。那是大家都想要的，但不是大家都能说的。有谁……对，我、我觉得……有谁在哭。”我颤抖着，抬头凝视着那迷惑的星光。“书。很多的书……还有……那么多的灰，对……我想我们都去过那里，而且每次，每次我努力想回忆起来的时候，我、我都要崩溃了……”

暮光退后了一两步，一脸迷惑而忧虑的表情。

斯派克已经朝镇长那边望过去了。两只强壮的雄驹保安站在她身边，一边守着她，一边互相聊天。

还好，还没等小龙宝宝刚朝那边迈出第一步，暮光的蹄子就搭在了他肩上，让他停住了。她凑过来低声和我说话，拉回了我的注意力，“冷静点儿，小姐。我想……我想你只是迷路了……”

我凝视着她，感到我的心在跳动。当我开口的时候，就好像星星照亮了我看不到的方向。“对，对就是这样，迷路了。”

“我能帮你什么忙吗？”

就在这时候，我觉得鞍包里有点儿沉，简直就和我咽喉中堵的那个大大疙瘩一样沉。“有……有一段……音乐。”我结结巴巴，尽最大努力克制着即将过速的呼吸。此刻我觉得就好像站在陡峭的高峰顶上，害怕得不敢抬头。不过，我还是鼓起勇气冒险。“我、我知道其中一部分，但、但是，缺了几个片段。”不假思索地，我直接翻开了鞍包，把里面的东西飘了出来。定睛注视着，我有点愕然地看到了那件小小的金色乐器，上面还有更纤细的铂金琴弦。“我觉得……我该知道全部的乐谱才对。”深深吸了一口气，我眉头紧锁。“我必须知道整段乐谱才行。”

“暮暮……”斯派克一点点地往后退，拽了拽独角兽的肩膀。“这、这位小姐，她有点吓到我了……”

“嘘！”暮光急忙示意他安静，眼睛一直保持着和我互相对视。她勇敢地开了口。“小姐，我并不是音乐家，我觉得你需要其他小马来帮你。如果你能跟我来，我可以带你去小马镇医院-”

“不！”我一声大吼，惹得几只小马扭过了头。看到斯派克一哆嗦，我深吸了一口气，平静下来向前凑了凑。“我需要了解这段旋律，到时候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的。我不知道怎么去了解，为什么我要去了解，但我只想去了解它！……就像你那样！”

“但我说了我不是-”

“能帮我的只有你了！”

暮光咬着嘴唇。最后她终于点了点头，“那好吧，小姐。把你知道的部分弹给我听，我看看我能怎么做。”

我盯着她，然后坐了下来，闭上了眼睛，开始集中精神。在紧张的沉默中，我拨动了七弦琴的琴弦，第一根弦，第二根，第三根……在缓慢的演奏中，我把所有我知道的乐谱都串了起来，让音乐飘扬在空中。宁静而肃穆的旋律，像我一样破碎不堪的旋律。当音乐结束之时，我睁开充满了血丝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她看。

“这……这听起来很耳熟。”她喃喃着。“就像……就像是……皇家档案里的那首……”

“剩下的你知道吗？！”

“好吧，我只听过几次，所以有点儿记不太清-”

“哼出来！”我声嘶力竭。

她眨了眨眼睛，然后点了点头。“那好吧，嗯……开始。”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照着我的要求做了。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学者在花园中翩翩起舞一般优雅。哼出来的音乐很短，只是片段，但依然那么美，只因它源于一颗真诚的心。曲调结

束了，那优美的旋律消散在市政厅的空中。她紧张地向我笑着，“嗯……这能帮上你吗？我发誓，我都好久没听过了，自从我成为塞拉斯蒂娅的-”

我的七弦琴鸣响了，打断了她的话。旋律在重复，缓慢而坚定地回响着。我只觉得自己的呼吸变得急促，仿佛我飞进了深不可测的峡谷。然而，当这首曲子在我魔法的演奏之下由片段重新聚合到一起的时候，从那深渊最深之处迸发出了无法言喻的光明。我知道这首歌的名字，那是“暮光安魂曲”，因为我再次拥有了能辨识出它的能力。我的身体仿佛火焚，燃烧的热力让我的四蹄在市政厅的地板上立足不稳。房间里的色彩重新有了形状，刺痛了我的眼睛，又让我流出了泪。一声深沉的叹息，我转过身来，睁大了眼睛凝视着在场的所有小马。

飞板璐正跑向乳白投入她的拥抱，轰隆正在和甜贝儿跳舞。萍琪咯咯笑着，绕着满脸无聊至极的云宝黛茜蹦来跳去，转个不停。正在和糖糖与小呆聊天的苹果杰克不知说了个什么笑话，正笑得前仰后合。瑞瑞和小蝶正和泽蔻拉聚在一起，忙着赞赏她充满异国风情的礼服。焦糖仔和风哨子正在温暖和音乐中分享着温馨的吻，仙果和晨露正在耳鬓厮磨，互相偎依在一起，在彼此的耳边呢喃着甜蜜的情话。

随着一声响亮的撞击声，我的七弦琴摔落在地。我踉跄了一下，颓然瘫坐下来，用前蹄捂住了自己的嘴。我再也看不见周围的欢笑了，一切都那么模糊，都那么痛苦。第一声啜泣仿佛发令枪响，随之而来的哭泣仿佛整个森林都倒了下来。我把面孔埋进了颤抖的前蹄之中。

透过这一切，我感觉到暮光的前蹄紧紧抓住了我，拥抱着我。“天哪！小姐，你这是怎么啦？”她惊叫着，那声音如此接近，却又那么遥远。她那优美的音调现在有了名字，这么简单的名字却足以让你泣不成声。“怎么回事？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难过？”

我哽咽着，被泪水噎得直打嗝，艰难地喘着气。随着我眨着眼睛，这世界的轮廓再一次清晰得那么丑恶，再一次流露出那么多幸福的踪迹，让我知道自己还在苟延残喘。我沉入了她的拥抱之中，蜷缩在她怀中颤抖，发出的声音是那么的微弱，仿佛幼驹无力的哭泣。

“他、他是对的。”我呜咽着，“他是对的。他是对的……他、他完全是对的。我……我希望-”猛地吸了一口气，我抬起头来，凝望着群星之间那冰冷的间隙。“我希望我能变成石头……”

“哎？！”暮光的脸——就我能看到的部分——凝固在了哀伤的愁容之中。那一刻，她目光中蕴含的怜悯，比任何冻得我麻木不仁的寒霜都要更加痛苦。“谁是对的？我不明白……”

“拜托，告诉我。”我紧紧抓着暮光的肩膀，用满溢的泪眼凝视着她。“今天是几号？”

“……咦？”

“是几号？！”舞蹈也好，音乐也好，欢笑声也好，庆典上所有的欢乐也好，那些我都不在乎了。“我必须得知道！”

“今天是……十月二十九日！”暮光回答道，嘴唇颤抖着，“你不知道吗？”

我重重地喘了口气，抬起一只蹄子捂住了嘴，“塞拉斯蒂娅保佑啊……”我结巴着，“这、这个月都差不多结束了！我敢发誓……我还以为……”

“小姐，我真心觉得……你该去找红心护士-”

“不……”我牙关咬紧，摇着头，泪流得更厉害了。“不，不，不，不……她帮不了我，你帮不了我，谁也帮不了我，就连公主-”又是一声惊叫，“哦天呐！塞拉斯蒂娅，露娜……我必须找到她们才行。我必须得跟她们说才行。她们是她的一部分，阿丽娅，被遗忘的黄昏……”

暮光的脸色苍白。她看着斯派克，斯派克只是耸耸肩。

“安魂曲也能对她们起作用吗？”我大声猜测着，气都快上不来了。“它能挽救她们吗？就像对无序那样？她们的力量超越了苍穹，肯定能管用的，必须管用才行……”

“无序？”暮光重复道，表情变得温柔起来。“哦天哪，当他回来的时候你在哪里呢，小姐？我……”她关切地抬起一只蹄子，搭在我肩上。“如果你还没有恢复过来，我也能理解-”

“恢复？！”我紧紧抓住了她的前蹄，透过惊慌的泪眼，深深地凝视着她的眼睛。“什么都没恢复！一切都死了，都被埋葬了！”我的面容破碎了，更多的泪水让我泣不成声。“除了我……”我急促地喘着气，“没有什么比这更糟糕了，暮光。身为唯一还记得的生灵，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

“记、记得什么？”

我哽咽着，气喘吁吁地喃喃着。“所有的一切。”

“我……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你是塞拉斯蒂娅，”我轻声呢喃，努力平复着呼吸。“月亮舞是露娜，而我是星璇。我们在坎特拉皇城的日子一直都伴随着欢笑，音乐，还有甜甜圈。在你的可爱大联欢上，月亮舞送了你粉红色的鞍包，而我给你买了狮鹫占星术的书。你、你笑得那么快乐，就像夜色中小小的银铃在闪烁。我……我能和你成为朋友，又开心又自豪，因为你……你是那么聪明，那么有才华，”我的笑容如此苦涩。“……而且，那么温柔……”

暮光凝视着我，视线柔和而迷惘。“我……我的确有一本狮鹫占星术的书，可……可我好像不记得我是怎么……怎么……”

“我记得，”我说道，当我用一只蹄子揉着乱糟糟的鬃毛时，又开始抽泣了。“现在记得了。就好像我记起了阿丽娅一样。”我哽咽着，呜咽着，“就好像……我记起了他一样。”我用力吸溜着鼻子，紧紧闭上了眼睛。“我记起他来了，而现在，不管是痛苦也好，安宁也好，距离一切都失去，只是时间问题罢了。裂开的地方太多了，暮光，每当我跌进一处裂缝，就会失去自己的一部分，剥掉一层……一层……就好像一块布料，一根线一根线地被撕碎。很快，我就只剩下自己的旋律本身了，而那首歌还不够强大，根本救不了我……”

“救你？”暮光重复道，“那首歌？可我还以为-”

“安魂曲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我说道，轻轻抚摸着她的前蹄。虽然还在抽泣，可我却笑了。“但是你能行。”

“我能行？能……什么？”

“听我诉说，”我的呼吸放慢到了一个平缓的节奏，抽泣也平息了。“必须得有谁来听才行，必须得有谁知道我知道的这些东西才行，哪怕这些记忆会在下一次的呜咽，下一次的叹息中消散也好。我需要说出来，分享给别的小马。因为曾经完整的一切都在枯萎，而这是我剩下来的部分所能分享的一切了。”

她慢慢点头，带着同情和恐惧的神情看着我。“好吧，”她紧张地咽着唾沫，“我听着呢。”

我的微笑淡去了，视线飘移到了暮光面容之外的空间里。“我是十三天之前，第一次看到他走进小马镇的……”

他灰色的鬃毛飘扬在午后的空气中，仿佛熠熠生辉。那身琥珀色的毛皮完美地衬着深秋时节那红黄相间的叶子，似乎整个秋天都环绕在他身边一般。当他走下火车站的台阶时，仅仅是现身于此，就像是迎来了一场庆典游行。

他并不孤独，有一只刚刚迈进青春期的雌驹陪在她身边。那只陆马长着血红色的鬃毛，蓝眼睛非常凌厉。她一直都满脸阴郁，仿佛小马镇是她全世界最不想去的地方。一架照相机挂在她脖子上，小陆马一直心不在焉地摆弄着自己松松垮垮的鞍包，时不时盯着套在前蹄上的腕表。

然而，我对那个小姑娘的关注还不到十秒钟。那只雄驹，我的视线就是集中在他身上，怎么也移不开：他憔悴的面容，宽厚的下巴，饱经风霜的身躯下的四蹄。他随身携带着一个厚厚的天鹅绒袋子，里面装满了空白的画布。看起来他打算画一幅风景画，却因为找不到值得动笔的风景而茫然失措。

他们俩显然是外地来的，这并不是什么怪事。小马镇的火车站这一周足有几百只小马进进出出。这里正在进行各种庆典活动，小马镇周末的旅馆入住率比往常提高了两倍。然而，我还是忍不住专门盯着他们俩看个没完。当我望着他们在镇里慢慢走动，寻找着可以落足的旅馆时，我只觉得心在剧烈跳动，简直像是要从胸口蹦出来。我想咆哮，同时又想嚎啕，同时又想大笑。

而我什么都没做，因为忽然有个女声在背后招呼我，“心弦小姐？出了什么事吗？”

我一下子转过身来，睁大眼睛，呆呆地眨着。

那只雌驹站在我面前，离我很近，好像我们本来正在热情地交谈。那双靛蓝的眼睛在厚厚的眼镜片后面眯了起来，秋风吹拂着她绿色的领带。“对不起，你刚刚问我的是什么呢？说到一半你就停了。”

“我……”我十分尴尬地盯着她，目光扫过她的面孔，从她灰白的鬃毛，到她苍白的毛皮，再到她侧腰上的可爱标记，那是一封系着蓝丝带的卷轴。“我……我刚刚在……问你问题？”

她弓起了眉头，“对，我相信是如此。”

我张口结舌，茫然地看着她。

她抬起一只蹄子放到嘴边，清清嗓子，有些尴尬地笑着。“你想问一些关于塞拉斯蒂娅公主的问题。你……你好像是希望为了在小镇里给她建造纪念碑而捐款？”

“塞拉斯蒂娅公主……”我喃喃地说出声音来，在迷惑中，呼吸开始颤抖。

“你想给皇家议会写封建议书什么的吗？恐怕公主最近会很忙的。就议会传达给小马镇的信息来看，公主殿下正忙着在整个艾奎斯陞亚巡游，以评估无序的复活还造成了什么混乱和损失。”

“无序……”我咽着唾沫，环视着周围的小镇。古朴的建筑，金黄的茅草屋顶，小马们在街上漫步，互相拥抱，愉快地交谈，开心地笑着。中心是一座高高的树屋图书馆，还有一座热闹又明亮的餐馆，烟囱的形状像个蛋糕杯。“……**阿丽娅公主**……”

“**阿丽娅**？”雌驹皱起了眉头。“你……你没事吧，心弦小姐？”她担心地问，“你不舒服吗？我们这儿有个设施齐全的医院，就在几个街区之外。”

“公主……”我喃喃着，忽然觉得一阵晕眩，浑身颤抖起来。“我……我为什么要见她们？”

她的眉头皱得更厉害了。“我还希望你能告诉我呢。我想……你之前告诉我说，你打算演奏一首特殊的曲子来纪念谐律战胜了无序的伟大胜利。你是个音乐家，不是吗？”

“我……”我低头看着我自己。石灰色连帽衫，背上还背着鞍包，里面有什么分量很重的金属物品，我感觉到有琴弦正连着我角的魔力。“我……我得演奏音乐……”我在说话，但是却毫无情感，也缺乏内容和意义。在这里逗留的时间越长，我的心思就越是牵挂在那两个陌生小马身上，那只懒洋洋的雄驹，他灰色的鬃毛……

半分钟就这么过去了。最后，雌驹的叹息打破了沉默。

“好吧，如果你感觉好些了，欢迎你再来找我。不过，恐怕接下来我会整天都忙得团团转。”她说，调整了一下衣领，遥望着镇中心那座高高的圆柱形建筑。“欢迎派对都快要准备好了。”

“欢迎……派对……？”

“哎呀，为了迎接谐律精华们，当然的了！”她笑逐颜开，“明天晚上她们就从坎特拉皇宫回来了！全国各地的小马们都蜂拥到这里来参加这个胜利的节日呢！我想你也是这样来到我们这个小镇的！”她抬起蹄子揉着疼痛不已的额头。

“唉……然后又是公开拍照，更别提还有婚礼了，紧接着又是噩梦夜……老天爷啊！今年的噩梦夜！我发誓，就好像我这头鬃毛还不够白似的……”

我尖锐地倒吸了一口凉气，朝镇中心方向望去。在我脑海中浮现出一只毛皮如午夜般漆黑，身穿白银铠甲的黑色天角兽，遥远的地方亮起了星光，到处都是哭泣和阴影……我意识到自己冷得要命，牙齿不由自主地开始发颤了。

“至于今年暖心节的安排，我现在都不想去考虑了！特别是无序这一天之后，庆祝活动的舞蹈估计能把房顶都给蹦塌了！”她转向了我，“那么，还请原谅——”她有点不知所措地眨了眨眼睛。“……小姐？”

我已经跑掉了，在突如其来的恐惧之中，我简直吓得上不来气儿。周围的商店和房屋在冰冷的空气中模糊地从我身边闪过，每次我眨眼的时候，都能看到那只雄驹和那只红鬃毛的小马。我努力超过那景象……呜咽着……努力呼唤着一首

曲子，从内到外一直纠缠着我的曲子。我无法思考，无法停歇，我必须得到小镇北方去。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得赶快去才行，越快越好。

飞奔之时，沿途遇到的小马们都朝我挥蹄问好。在狂奔之中，他们的面容拉成了一片柔和的模糊，融化在一片由陌生面孔、陌生声音、还有混乱和迷惑的海洋里。整个世界越来越冷了。我在疯狂之中奔驰，挣扎，几乎溺毙在里面。拼命朝前望去，我努力搜索着熟悉的东西，透过一片空白的脑海，我勉强找到了它，就像一块孤零零楔入我心中的碎片：一座位于森林小路弯道的小木屋。我像是找到了救命稻草一般奔了过去，房门毫无遮掩地在我面前敞开。忽然之间，我就站在了一间奇怪的屋子里，墙上挂着几十件乐器，还有……什么毛绒绒的东西，用尾巴蹭着我的腿。

我关上了门，跌跌撞撞地从那小东西旁边走过。坐在床沿上，伸出颤抖的前蹄把七弦琴抱在了胸前，拼命地去深入我脑海中那神奇的旋律。没有恐惧，没有痛苦，我只是把剩下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了这首歌上，让音乐在小屋狭小的四壁之间成型。我奋力拨动着琴弦，就好像野外露营的时候在点篝火。足足花了几分钟时间，但最终安魂曲再度重生了。空气中的寒意分开，为涌动的记忆腾出了空间。

我止不住地颤抖，突然间，这么多的真相就一下子全都涌入了我的脑海，让我的面孔都因为无法避免的痛苦而扭曲了。我倒在了小床上，身体缩成了一团，咬着嘴唇勉强克制着没哭出声来。我正在小马镇，我在小马镇已经有一年多了。无序已经回来了，我和他斗智斗勇。结果我赢了，同时也输了。谐律精华如同宿命一般为他带来了最后的终结。现在，已经过了好几天时间。我的神志和意识正在渐渐离我而去。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演奏那首歌，就是让雪石膏能集中精神的那首歌，就是在世界上剥去了**阿丽娅公主**营造的幻影的那首歌，也是让混乱之王能绝望到放弃毁灭这个世界的那首歌。

当旋律渐渐淡去，我灵魂之中那些被拉伸的部分再度浮出水面之时，它立刻变得千疮百孔，每一个窟窿都是那只灰色鬃毛雄驹的轮廓。我咬牙切齿地嘶吼，就像是在把什么东西生出来，任凭那画面从我身体内硬生生穿透而过。我还以为我已经没有泪水了，我还以为这刺骨的酷寒已经麻痹了我全身的每一根神经。结果我错了。这首歌让我回到了清醒的领域，我再也无法感觉到自己的赤裸和脆弱了。

终于，我悲哀的抽搐停止了。我大口喘着气，仿佛刚刚从无底深海的最深处浮上来。我的目光在整个房间里四处扫视着，凝望着那些熟悉而孤独的阴影。那么多乐器挂在墙上，那么多在这一年之中的反省和探索的纪念品，那么多我不敢去回顾的细节，我怕得不敢去回顾，否则可能会发现“暮光安魂曲”没能把所有遗失的东西都打捞回来，那么多遗失的东西……再一次的遗失了……

“这情况来的越来越快了。”我低声说道，当我感觉到有个小小的身躯跳到床上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正在跟谁说话。彗星凑到了我面前，喵喵地叫着，用毛绒绒的脸磨蹭着我的面容。我从七弦琴上伸出一只颤颤巍巍的蹄子，轻轻抚摸着它。“我这一趟去了……去了有……”我瞥了一眼窗外，“四个钟头？五个钟头？

我发誓，我出门的那时候还是早上呢。”说到这里，我发起了抖，又抱起了七弦琴。“我觉得我能进城去和镇长谈谈，可是……然后……然后我就迷路了，对吧？我走进了小马镇，然后我就……我就……”

我的眼睛抽搐着，一瞬间，那该死的情景又浮现在我眼前了。雄驹和年轻的雌驹一同走下小马镇火车站的台阶，阳光照耀着他们暗淡而明亮的毛皮。他们没有看我，至少我是没看到他们朝我这边看。也许……这就是我为什么会跑掉的原因？

“镇长……”我大声念出声来，可能更主要还是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彗星走到我身边的一个软垫子旁，绕着转了一圈，噗通一下子扑了上去，蜷成一团舔着自己的脚掌。我盯着他，继续喃喃着，“她告诉我说，塞拉斯蒂娅最近很忙。也许她只是还没看完自己所有的备忘录。镇长有很多事情得做，大家都这么忙。我从没在镇子里见过这么多的小马，上一次还是在……在……”

我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房间里越来越冷了。一阵寒意倾泻而下，从角顶一直冻到了尾巴尖。惊慌之中，我用角射出一道光束。然后，我听到了怀中的七弦琴奏响了安魂曲的旋律。

“情况越来越糟了，彗星，”我说道，在音乐的萦绕中抑制着哭泣。“我只有一直演奏它才能记起……才能记起……”我颤抖着，“所有的一切。”

他转过头来疲倦地望着我，低声咕嘟着回应。

我俯下身来，轻轻爱抚着他，勉强忍着没流泪。“我再也不能不演奏安魂曲就进镇子了。随便就开始弹琴，会不会显得很傻，这个我不在乎了。我会找理由的，就算难堪我也会一笑而过的。无论何时我都得做好演奏‘暮光安魂曲’的准备，公主保佑这能帮上忙……”

小木屋陷入了一片寂静。

我又重复了一遍，这次口气听起来有点傻乎乎的。“公主保佑，公主……保佑。阿丽娅公主的姐妹还能做什么呢？”我用麻木的四蹄支撑着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地朝壁炉走去。“在无序把我从他面前轰走之前，他说……为了把我送到阿丽娅面前，他必须得‘劫持那首歌’，那首把她和姐妹们联系在一起的歌。你觉得……他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飘起几块木柴，放到炉子里点燃。很快，随着悦耳的噼啪声，暖意在房间里扩散开来。“苍穹之夜曲，把阿丽娅和凡间给分开了。但是，尽管有这个障碍，她还能和她的姐妹们联系在一起？”

迈着缓慢的步伐，我拖着蹄子穿过小屋，走向摆着猫粮的地方。用我的魔法，轻轻地把彗星的餐盘重新倒满。猫咪立刻就跳下了床，耐心地等在哗哗响的餐盘旁边。

“夜曲，是宇宙族母的创世之歌里面比较小，比较新的片段。”我一边大声说出来，一边做完了蹄边的事。把猫粮袋子放回原处，我抬起头来望着空中。“它比诸律精华更古老，也更强大。”我眉头紧锁，在小屋里慢慢踱着。“可是，它依然比塞拉斯蒂娅还有大多数的创作品要年幼。天角兽女儿们的本质，乃是比夜曲更加古老的歌，尽管因为夜曲的作用，天角兽都不知道阿丽娅的事，但是它并没有切断她们之间的联系。这首歌依然让三位姐妹联系在一起，而且……肯定有什

么办法能穿越联系的那一点，从现世直达**遗忘领域**之中**阿丽娅**的王座厅。可是，如果这是真的，那为什么，我之前没有和塞拉斯蒂娅合作过呢？我知道我已经去见过她了，可那次出了**贪食精灵**……不，不对，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只希望……我只希望我能把想记住的东西记起来……”

我在原地愣住了，因为房间不知怎么的变暗了。向窗外望去，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外面已是一片漆黑，只有星光在闪烁。

我的耳朵轻轻颤抖着，扭头盯着壁炉。里面的木柴早就烧光了，只剩下了碳灰和黯淡的余烬。

猫叫声飘进了我耳中。我朝床边瞥了一眼，彗星正站在上面，好奇地抬头盯着我，站得直直的，一直盯着我看。虽然想去看，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低头看向了地面上那个猫餐盘。里面已经完全空了。

我开始喘不上气来了。这次我没有瘫倒，而是爬到了床上，紧紧抱住了彗星。他心满意足地蜷缩在我的前腿之中，天真地咕噜着。我紧紧抱着他，硬撑着没发抖。小屋外一片死寂，如雷鸣般震耳欲聋，那只灰色鬃毛的雄驹的形象，又一次从我的记忆深处浮了上来。我粗暴地把它压了下去。

“我做不到，雪石膏。我没法忍受失去我的理智。这是我所拥有的最强大的武器，只有靠它，我才能在这黑暗的深渊里浮在水面上。”我抽泣着，闭上了眼睛，响着蜷缩在怀中的模糊影子喃喃着，“要是我早知道你发生的灾难这么快就落到了我头上，我早就做好准备。我会更加努力研究的，我早就该找齐所有的乐章了。我……我……”

毛绒绒的胡须在我泪流满面的面孔上搔着痒，然后是一阵温柔的颤音。

于是我稍稍平静了一点，筋疲力尽地放松了下来。我已经去过了**遗忘领域**，我承受了混乱之王的折磨，我已经走了这么远的路，怎么可能会简单放弃？雪石膏历经了千年的囚禁，依然没有崩溃。只不过身遭诅咒两年时间的我凭什么这就要在战斗中认输了？

“我得再去跟镇长谈谈。”我在彗星抖动的猫耳朵边上嘟囔着，“我得搞清楚公主们下一次什么时候来小马镇。不管这次会发生什么情况也好，要是再发生什么大灾难，我会解决的。要是歌的一部分崩溃了，那我就再把它拼凑起来。我必须去见**阿丽娅**，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族母的另一曲旋律把我送去她那里。”

轻轻在彗星的额头上落下一吻，然后我放松地缩进了毯子里。我闭上了眼睛，哼着安魂曲的调子，在音符之间插入绝望的歌词，用最后剩下的力气，颤抖地呼吸着。

“明天一大早～我什么都记得～记住我的名字～记住我的朋友～还有我的追求～我会记住的～我会记住的～……”

群星熄灭，森林崩塌，阴影吞噬了整个宇宙。

“我会记住的……我会记住……我会……我……”

一只孤独而迷惑的小马正在面前注视着我。我皱起了眉头，她就眯起了眼睛。

我吁了口气，又看到她的嘴在抽搐。我把头歪向一边，她有点好笑地斜视着我。

不知为什么，我的心跳开始加速了。我听到了旋律在脑海中回荡，想起了那首始终萦绕不去的歌。无意之间，我已经把蹄子伸进了鞍包里，掏出了一柄看起来挺普通的七弦琴。面前那只小马也拿着七弦琴，奇怪地看着我。我的心差点儿没从胸口里蹦出来，我很明白自己得赶紧干什么了。以职业化的优雅，我开始演奏，把脑海中飘散的旋律化作实质的音乐奏出来。

“暮光安魂曲”飘扬在秋色之中。我向前望去，只见那只小马的脸色开始变得惊恐。忽然间，她的眼中亮起了明亮的琥珀色光芒，角上燃烧着魔法的能量，鬃毛被无形的风吹得在抽搐的脖子后面翻腾不已。我跌跌撞撞地从商店的橱窗后退了回来，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猛地扭转身子，向四下里张望着。

现在是早上……也许是午后，太阳就高高挂在我头顶正上方，西边和东边依然一片雾蒙蒙的。小马镇在我周围成形，声音，形状，光明，欢笑，该有的都回来了。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快乐的地方适合当做我的地狱了，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也没法去想。

我专门来到小镇里是来……去个地方……不对，是来见谁的。市政厅那圆柱形的结构渐渐在我雾气迷蒙的脑海中变得清晰，就像是目标终于水落石出。我想到了靛蓝色眼睛，灰色的鬃毛，绿色的领带……

“镇长……”我大声说道，重重地咽着唾沫。我瞥着窗台下面的花朵，看到了郁金香，想起了那双海一样湛蓝的眼睛。我猛地把头扭了过去，只觉得肚子里好像都转筋了。我看到了玫瑰，随之浮现在脑海中的是黄眼睛之中的深红瞳仁。我的身体非常僵硬，无形的寒意冻得我浑身发颤。使劲用蹄子按在自己脸上，我深呼吸了几次，让那些回忆痛苦地在我心中重新扎根。“塞拉斯蒂娅……露娜……”我咬着牙，硬生生从店面前离开。“我必须知道她们最近是不是快要来小马镇了。我得跟她们谈谈，现在我知道了更多的夜曲，情况会跟上次不一样的。一定得不一样才行……”

两次喘息之间，那只灰色鬃毛的雄驹走下了火车站的台阶。转瞬之间他已然不见。我只好快步向前，免得被自己的腿绊倒。

我步履蹒跚，像个冻僵的幽灵一样晃晃悠悠地走过城镇的街道。太阳在头顶火热地照耀着。然而我浑身上下每一寸都覆盖着冰霜。我拽了拽连帽衫的衣袖，好让自己能更暖和些。我一直都是这样活下来的吗？这疯狂的十五个月里，我到底是怎么保持清醒头脑的？

声音传来，从左到右。抬头一看，雷纹正在和几只天马聊天，另一边，三只小雌驹和一只小雄驹正坐着红色的马车横穿整个小镇。灰色的邮差从我头顶飞过，我的耳朵在长笛萦绕的音乐中抽搐。我努力加快速度，想要冲破这些支离破碎的思绪，但是入耳的只有暮光闪闪和月亮舞在小餐馆里的争吵和怒吼。我的心跳都停了一拍，因为我正把一块木头方子高高举在规板的头顶上。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了雌驹的哭泣声。

我咬牙切齿，透过牙缝里嘶嘶地喘着气。当我双眼紧闭，深呼吸几次之后，继续迈着僵硬的步子前行之际，速度变得更慢了。我低着头，视线扫过蹄下那些

刀山一般的草叶，低声喃喃自语，反反复复告诉自己：“我的名字叫天琴心弦，我出生在坎特拉皇城。我上学是在塞拉斯蒂娅天才独角兽学园，学习的专业是历史还有音乐理论……”

一只斑马从我身边快步而过，挥着蹄子和戴着安全帽的陆马愉快地交谈着。她们的名字就在我嘴边，我硬生生把这些东西从我脑海的边缘推开，继续直奔我的目标。

“我的名字叫……叫天琴心弦。我出生在……在……坎特拉皇城，我上学是在塞拉斯蒂娅天……天……”

几团乌云在头顶密布，我眯起了眼睛，忍着阳光朝天空望去，只见一只长着彩虹鬃毛的天马领着一群气象飞行员飞过。在我左边传来了婉转的鸟鸣声，我瞥了一眼，那边黄色的天马正在指挥鸣禽合唱团的合唱。最近有什么特别活动吗？这些小马们，每天都是这么生活的吗？我……我知道这些吗？我也跟他们一起庆祝吗？他们之中有没有我的朋友，我的家族成员，我爱恋的情侣？

我有要去的地方，有要去交谈的小马，我现在得去市政厅，我现在必须得去和镇长谈谈。安魂曲可以到那时候再弹，我害怕过度演奏这被遗忘的音乐，会让魔法被拉伸的太厉害，拉伸到超出限度的地步。曾经就有一只独角兽，他进行了太多的实验，结果比我更加痛苦。他……叫什么名字来着？我曾经遇到过他吗？他后来有没有找到他的……他的……他所失去的宝贵的东西，特别的东西，被忘却的……被忘却的……忘却……

“我的名字……叫……叫……天琴心……天琴心弦。”我结结巴巴，“我……我出生在……”我喘着气，周围的空气中弥漫着半透明的迷雾。“我……我出生在……在……”

银铃般的咯咯笑声从我旁边传来，我瞥了过去。一只粉红色的陆马正在优雅的独角兽身边蹦蹦跳跳，听她颇有点儿高傲地吹嘘着自己正在制作的美丽婚纱。在她们身边，几个装满了象牙白丝绸和褶边的大袋子正漂浮着。我看着她们一路走向那座精心装潢的建筑物，看起来……就像一座镶满了宝石的旋转木马……

我呆呆站在原地，诱惑更大了，恐惧也更大了。我把七弦琴从鞍包里飘了出来，有那么短短的一瞬间，我简直慌了神，生怕自己连该怎么演奏都忘记了。平静地吸了一口气，我放松了身体，把一切交给了自己的本能来发挥作用。我聆听着音乐萦绕在空中，对每一个奏出的和弦都越来越熟悉。

音乐结束之时，沉重的现实透过酸痛的角度重重地坠入了我的脑海里。我浑身为之一震，就好像迎面飞来了一个大馅饼砸了我一脸。我闭上了眼睛，却能看见萍琪派在方糖小屋里来回乱转，没有牙齿的小鳄鱼紧紧咬在她毛蓬蓬的大尾巴上。她烤了甜甜圈，又把它们顶在鼻尖上转着圈，活像是个马戏团演员。她真是个顽皮孩子，真是欢乐小丑，真是……快乐的化身。

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几乎都看不清，因为我的脸在爆笑之中扭曲得太厉害了。我丢下了七弦琴，紧紧抱着肚子，笑得前仰后合，笑得上不来气儿。在我的笑声中，我听到了萍琪派在笑，在歌唱，在庆祝生活。她的舞蹈拥有如此奇妙的魅力，紧随其后的行业带来的寒潮把它完全冲垮了。

我喘息着，眼皮随着在瑞瑞精品店的角落中突然聚集而来的阴影而抽搐。她做了那么多的精品服装，一排又一排，却没有谁想穿它们，因为根本谁也不在乎。她这一辈子都在努力争取被大家所注意，苦求着聚光灯照在头顶的机会，从而一举成名，在一种变化无常的集体文化伊始至终贡献出自己的心血和力量。她的整个职业生涯就像是一块小小的鹅卵石，淹没在冷漠的艺术海洋中风吹浪打，这让她发自内心地悲伤和痛苦。然而，每一天，她都把自己的哀伤和沮丧隐藏在口才和追求无私的慷慨外表之下。这生活是如此振奋，却又如此悲哀。她从未因此哭泣，所以我为她而哭泣。

哭泣来得就和欢笑一样快，我倒在了大街中间，用颤抖的蹄子捂住了紧闭的泪眼。瑞瑞经历的是一场持续不断的苦战，但在生活中艰难拼搏的并不是只有她而已。云宝黛茜非常非常害怕孤独，暮光闪闪为了不被遗忘而每天都在努力学习。思绪的洪流一股连着一股，直到这大千世界的森罗万象将我彻底淹没，化为波澜从我眼中喷涌而出。晨露失败的卫兵生涯，焦糖仔的财务困境，飞板璐的翅膀是那么宝贵，又那么可怜……

在这一切之中，无序，仿佛一位沉默而冷酷的管家一般，静静安坐在石头上。他守护着一首永远不为世界所知的哀歌，奉献给那位永生不死的挚爱。他到底是个懦夫，还是个天才？为什么他会把我给送走？如果他明知道情况会这么糟糕，这么痛苦，为什么不把我一起带走呢？我还有必须去做的事吗？我还有什么必须去抢救的东西吗？我还有什么-

“小红，我希望你能吃点东西，”一个低沉的声音从我身后几步远的地方传来，把我从里到外都冻住了。

“我怎么吃？”年轻的女声回答，“我心慌得好像肚子里开了个洞似的。这个镇子还没吓坏你吗？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魔法鬼把戏和白痴乡巴佬？”

“我觉得你应该很习惯了啊，小红。嗯……这里毕竟是你家。”

“不好意思纠正一下：这里以前是我家。就只因为我小时候只能在这里长大，可不表示我就欠这地方的。不……我真希望我根本就用不着来这里……”

颤抖之中，我回头望去。这一眼让我立刻跳到了一边，藏到了一家餐馆阳台的木头柱子后面。就在那声音传来的方向，那只红鬃毛的小陆马，还有那只灰鬃毛的老雄驹正围在一张桌旁激烈地交谈着。那个女生正用她的小蹄子摆弄着一架照相机，而老者则正在给小马镇的风景画进行最后的润色。

“你本来可以跟报社说你想去采访斯马林格勒的重建工作的。”我听到雄驹在说话。“据我所知，那座城市里能拍摄的景点可是有不少。那里的小马们被打击的不轻，怎么？因为他们那引以为豪的巍峨城墙被无序给变成了一大块奶酪。”

“对，可那时候我就得自己去参观那座城了。”

“这有什么问题吗？”

“你知道我喜欢单独和你一块儿旅行的！”小姑娘叫道。

“哈哈……看出来。毕竟是你选择了跟我来的。”

“只是……为什么你非得选择接受来小马镇的这个任务？”

“就这么说吧，我觉得来趟乡村旅行对我有好处，你也一样。”

“哼，你疯了，老头子。”年轻的雌驹拖着椅子腿站起身来。“既然都来了，我还不如去探个亲呢。”

“我真心希望我们谈的是还活在世上的亲戚……”

“你太了解我了，那你也该知道什么地方别触我霉头……”

“小红，”他的声音很低沉，满怀同情，“我真的很喜欢一块儿旅行，如果我知道我的好朋友能找到安宁的话，那我会更喜欢的。”

“安宁？切，没劲透了。我可是个摄影师，记得吗？”

“生活就是靠这些简单的借口堆起来的，而且，之中很多借口其实都相当痛苦。”

“噉，你能不能多画画少哔哔？”

“我猜我只是戳到你痛处了。”

“怎么都好，你知道一会儿能在哪儿找到我。”

“当然，一路顺风。”

这时候，我已经不顾一切地开始尝试在不引起注意的情况下安静退场了。而且我都已经快要成功了，那两只小马的交谈声逐渐远去，变得像树叶的婆娑一般细不可闻。然而，正当我准备一路跑到街上的时候，有一辆满载着各种叮当乱响的厨具的大拖车忽然从我面前呼啸而过，吓得我尖叫一声，在路中间重重摔了一跤，连七弦琴都给掉了，满耳朵里都是七弦琴的琴弦在撞击中的轰然鸣响，就好像我诅咒的颤抖又回来了……

“小姐，你没事吧？”

睁开眼睛抬头一看，正在俯下身注视着我的，正是那只年轻的雌驹。深蓝色的双眼，漂亮的外套，还有那头血红色的鬃毛。

我肯定是浑身抽搐得厉害，因为那只雌驹惊叫起来了。“哦，对不起！我没想到吓到你！说起来……”她尴尬地笑了。“你看起来好像见了鬼似的！”她扫了一眼我乱糟糟的鬃毛和皱巴巴的帽衫。“你……没事吧？你……你想聊聊吗？”

我站起了身，用魔法把掉在地上的七弦琴飘了起来，使劲抖了抖，把上面粘的泥巴和草叶都甩掉。我一直都在抽泣，努力平复着自己的呼吸，安抚着自己紧张的精神。

“我的名字叫天琴心弦，”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透过余光，我瞥了一眼餐厅的走廊。那只雄驹不见了，我的呼吸也变得更加轻松了。“呃，我是说，我很好，我只是……我只是在想事情，一时间入了神了……”

“我想也是啊。”她声音很温和。她的脖子上挂着一架照相机，从她的黑眼影看来，最近她可没怎么好好睡觉。毫无疑问，这只小马肯定是忙得很。可是她在这么一个奇怪的时候跟我聊起了天，跟我，一只完全的陌生小马……而且还是看起来慌里慌张的一只陌生小马。“我的名字叫绯红清风，”她说道，“我出生在这里。”

我清清嗓子，挺直了身体，努力摆出对这话很惊讶的表情来。“是吗？”

“是啊，要说我对小马镇还有什么印象的话，”她的声音既甜蜜又苦涩，脸上笑得有点干巴巴的。“那就是这里的小马总是那么安静。所以啦，你还真是有

点儿古怪的……调子。哈哈，希望你不介意我这俏皮话。”

“我……不介意。”我低声说道，目光垂落在我们之间的地面上。我把所有的诙谐和机敏都聚集了起来，而且她也让我的精神放送了不少，现在我不再担心很快就会把镇长给忘了这回事了。“不过，关于回忆，你可得小心一些，它们可不都那么快乐。”

对此，她阴沉地点了点头。“我还能不知道吗？”她眯起了眼睛。“你……你想聊聊你的回忆吗？”

对此我唯有苦笑，然后回之以礼貌的笑容。“不，我是说……谢谢了。不过这没什么区别。你这么好心，我非常感激。你……”我想起了火车站，想起了她刚来到这里时候脸上的愁容。“你是为了怀旧而回来故地重游的？”

“重游？”她弓起了眉头，“嗯……不。纯粹是为了公事而已。”

“公事？”

她朝脖子上挂着的照相机点点头，“吠城探索者报要我拍个影集，记录一下这个无序败北之地的镇子的‘乡村美学’。哈，你可真应该看看现在那些大城市都成啥样了。当整个世界在末日降临的最后一秒关头得救的时候，所有小马全都抓狂了。整个艾奎斯陞亚都掀起了一股‘奇迹热’，所有媒体都在疯狂报导这件事。”

“我……我不知道，”我说道，目光一直在远处的市政厅方向徘徊。“我不怎么出门。”

“也没什么不好。”她说道，“只要你满意就行。”

“是啊……”

她又有点儿担心地看了我一眼，“你确定不想谈谈到底是什么困扰着你吗，这位……心弦小姐，对吧？”

我注视着她，她看起来很体面，不过可能也很复杂。我能看到她脸上刻印着层层痛苦和重重的倦怠。而她还那么年轻……在我看来，要应付如此复杂的情感，她实在是太年轻了。如果是另一种生活，我可能马上就能跟她交个朋友，就好像我希望能和瑞瑞还有萍琪派成为朋友那样……就好像，我希望我依然有资格成为暮光闪闪的朋友一样……

“我……我现在感觉已经好多了。谢谢你。”我向她温柔地笑了笑，“有时候，一只小马所需要的只不过是看到这个世界依然健康而坚强地屹立在她的周围。”

“好吧，这样的未来，现在我们有机会看到了，不是吗？”绯红说道，“毕竟，现在无序已经不在，了，哈哈。”

我差点儿就开口回答了，但望着镇中心，我回忆起了一些被我幸福地忘掉的东西。无序安坐在自己的王座上，坦然迎接谐律精华的正面轰击。当七色的光柱包围了他的时候，我只能想到那一只小马，他之所以会在那里，完全是她的错。当他变成石头的时候，隐隐回响着惨烈的尖叫声，而且并不都是他发出来的。

“好吧，我得走了。”绯红说道，“我还得在镇子里多待一个礼拜呢。如果你想聊点儿什么或者再减轻点儿压力之类的，那就找这头燃烧的红发吧。”她孩子气地俏皮一笑，“记住，大名叫做‘绯红清风’。”

“我会……努力记住的。”我低声说道。抬头一看，只见她从我身边快步走过，走向小马镇荒凉的边缘。“你要去哪儿？”

“墓地。”她回答得很快，声音很冷。

我眨了眨眼睛，“你要去小马镇那里拍照？为什么？”

她干笑一声，离去之前，朝我回之以最浅的笑容。“哦，不。那里？可不是为了公事……”

然后，她走了。

我伸了伸腿，迈开步伐走向了我的目的地。我轻声哼着一首歌，直到我的呼吸都包容在音乐之中，像是裹上了舒适的毯子。

然后，我也离去了。

那一个钟头之内，这已经是我第十次演奏安魂曲了。我坐在一张毛绒沙发上，用灵巧的蹄子和精准的魔法来弹奏着七弦琴。我还隐约能记得，当我第一次发现这首歌的时候，就陶醉在了这首曲子里。它……是如此的优美，然而这份感动和陶醉并没有永远持续下去。‘暮光安魂曲’对我的第一个影响就是让我回忆起了**遗忘领域**的旅行；第二个影响则是让我对雪石膏的笔记中那难以忘怀的疯狂敞开了心扉。这曲子很美，但是我最不想要的就是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听它，绝望地试图挽救我岌岌可危的神志。

为什么我突然变得如此依赖那首特殊的曲子？我以前失去了记忆，那些记忆也需要重奏安魂曲才能再度找回。但它们一直都和**贪食精灵**有关，不然就是和我前往苍穹之外的禁地之旅有关。某些东西改变了，一夜之间腐朽了，让我的精神沦为一面破烂的旗帜，在瞬息万变的现实风暴之中，紧紧贴在了夜曲的表面上。

莫非这一切都是因为无序？给混沌之王演奏安魂曲会对我有负面影响？我想到了雪石膏，想到了飞快吞噬他的疯狂。或许，这也是我命中注定要发生的。就像**阿丽娅**的歌剥夺了现实世界对我的一切记忆那样，现在她的诅咒开始恶化，蔓延到了我的灵魂深处，开始摧毁我对自己的记忆了。可能我遇到无序的这段经历加速了这无法避免的进程。他早就知道会发生什么吗？无序是不是在警告我？或者他认为这种完全的神志崩溃带来的痴呆症，会以某种方式转换成混乱之中的解脱？

房间正对面传来了清嗓子的声音，正在弹奏“暮光安魂曲”的我顿住了，抬头向那边望去。

一位秘书正坐在办公桌后面，努力朝我摆着一副营业用笑容。她的鬃毛有点褴褛，我能感觉到在那张憔悴的笑容后面流露出的尽是恼火和不耐烦的情绪。现在我才意识到，自己正在一间豪华的接待室里。远处的墙边矗立着高大的橡木门，门边上的墙壁上还挂着某位灰色鬃毛的雌驹与来自整个艾奎斯陲亚各界政要握蹄言欢的照片。

“我……”我大声说道，十分尴尬地环视着一尘不染的房间。“我正在市政厅，等着和镇长谈话……”

一脸皮笑肉不笑的秘书点点头，“说的没错……”她继续用蹄子在好大一台

打字机上猛敲个不停。

我眨了眨眼睛。“我在这里多久了？”

她顿住了，扭过头来，朝我笑得真假了，眼睛抽搐不已。“差不多十首曲子了。”

我的眼睛又眨了眨，低头瞥着蹄中的七弦琴，然后红着脸把它塞回了鞍包里。“对不起，我只是……呃……想放松一下……”

“嗯哼……”

“我想……你肯定很心烦了，咳咳，真是对不-”

就在这时门突然开了。焦糖仔和风哨子向后退了出来，朝镇长又是鞠躬又是道谢，脸上笑得别提多灿烂了。

“谢谢您，谢谢您女士！”焦糖仔一个劲儿地叫道，“您不知道这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

“哦，我觉得我能想的到呢！”镇长大声回答，拉着唱腔从他们身后跟了出来。“很多年以前呀，我可有幸在同一栋房子里举办一样的典礼呢！我老公那个开心啊，差点儿没晕过去！还好他预先搂着我呢。”她笑得非常幸福，“愿宇宙族母保佑他的在天之灵……”

风哨子拥抱着焦糖仔，朝着年长的雌驹笑着，“说真的，镇长，我们能有机会实在是太荣幸了。”

“您最近要忙的事情可多着呢，”焦糖仔说道，“要是我们知道您会挤出时间来把会议厅借给我们的话-”

“嘿，小马镇就是一大家子，永远都心连心！”镇长叫道，伸开两只前蹄同时揽着两只小马的肩膀。“整个艾奎斯陞亚都沐浴在谐律的荣耀之下，而不是混乱之主的裹尸布里，多喜庆的时候啊！能借着这机会再给你们俩庆祝婚礼，那就是喜上加喜，我高兴都来不及呢！在我们能活着迎接欢乐的新时代的世界里，把这看作是希望生生不息的宣言吧！”她俏皮地挤了挤眼睛，“还有你们的孩子也是！”

焦糖仔和风哨子面面相觑，脸红得发烧。“啊哈哈……”他们羞答答地用蹄子在地毯上磨着，无法抬头迎上她促狭的注视。“一样一样来嘛，镇长女士……”

“呵呵呵……开玩笑的啦！”

焦糖仔瞥了她一眼。“当然，除非您打算把镇东边的湖边小屋借给我们度蜜月？”

风哨子面红耳赤地扇了他后脑勺一蹄子。

焦糖仔一缩脖子，“好好好，这就走！”他挥挥蹄子，领着咯咯笑的天马快步走出了房间。“去准备婚礼啦！”

“别给自己太多压力了哦！”镇长叫道，笑眯眯地朝他们挥蹄道别。目送他们离去之后，她才慢慢叹了口气，脸上依然带着温柔的笑容。“唉……第二次机会，多甜蜜啊。”她扭头瞅着接待员，“你好啊，琥珀小姐。下一项待办事项是什么？”

接待员一脸无聊地指了指我这边，“有一位独角兽音乐家想跟您聊几句，这

位小姐……”

“心弦。”我站起身来，认真地注视着镇长。“天琴心弦。”

“心弦！多美的名字啊！”镇长走上前来，握着我的蹄子抖了抖。然后她眼睛一亮，“我说我之前怎么听到了音乐呢，是你在演奏吧，亲爱的？”

“呃……对。”我一哆嗦，“实在是对不起，这里是你的办公区域，我真是不该——”

“哦，别瞎说了！我听的舒服着呢。”镇长眨着眼睛，又看着她的秘书。“你觉得呢，琥珀小姐？”

“你四点钟还得跟臭钱先生开会呢，镇长。”

“哦天……”镇长的脸顿时垮了下来。她流着冷汗朝我尴尬地笑着，“希望到时候我能得小马痘。”然后她又高兴起来，示意我跟着她进办公室里去。“快请进，心弦小姐！我的门永远都开着，只要你不是来要求更多土地好打压将来的廉价粮仓就行！”

“呃……好的……”我微微颤抖着跟着她进了办公室。这地方装修很豪华，高高的古董书柜旁边摆放着历史上著名的陆马木雕。光是她宽广的办公桌就足以称作艺术品了，我都担心得扯着嗓子才能让坐在对面的镇长能听清楚。坐在一张毛绒椅子上，我把鞍包抱在胸前，盯着那桌面直发抖。“嗯……这……这办公室挺漂亮的。”

“当我头一天坐进这里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了，我发誓。”她在办公桌后端坐好，看着我浑身发抖的模样她立刻就担心起来了。“天呐，你看起来都快冻僵了！你……需要毯子什么的吗？”

“没关系的……”

“哎？”

“我是说……谢谢您了，可我……我这是老毛病了。”我说道，“放心吧，这不是什么传染病之类的，但请相信我，我真的不要紧……”

“啊……那好吧，如果您这么说的话。”镇长放松地靠在了椅背上。“我猜这解释了你为什么穿着帽衫。那么，心弦小姐，你是一位音乐家？”

我慢慢点了点头。

“你要在本地演出吗？”

“可……可以这么说吧。”

“太棒了！”她微笑着调整了一下她的眼镜。“我一定得去听听你的专场！”她翻翻白眼，又笑了起来。“是在办公室外面，当然啦。这里音响效果糟糕得很，我知道的，因为我以前曾经在这屋里冲着好几张征税单大吼大叫来着。哈哈哈哈哈……”

“啊哈哈……”我紧张地笑着，目光扫过她宽敞的办公桌。那里摆放着很多镇长的照片，一张比一张年轻。在一张褪色的老照片上，她留着一头桃红色鬃毛，身边是一只黑色陆马雄驹，还抱着一只红鬃毛的小幼驹。三只小马都摆着POSE，笑容在褪色的照片上显得无比呆滞，暗淡，就跟我现在的思想差不多。“最近实在是有点太过分了……”

“哦？”

“但是……但是我希望重新亮相！”我急忙大声说道，“不过，我可不打算开个普通的小音乐会什么的。我希望这创作能让更多的听众来欣赏！所以我才会来到这里-”

“哦，您还会自己写音乐？”

我眨了眨眼睛，“呃……您说什么？”

“您是一位音乐家，同时还是一位作曲家？”镇长微笑着，优雅地朝我点了点头，“我一直都敬佩那些能无中生有地创作出优美音乐的小马，特别是独角兽。在这方面的天赋，你们总是那么在行啊。”

“这个……我一直……嗯……最近写了很多谱子。”我说着，微微哆嗦了一下，“主要是为了放松……”

“从小啊，我就梦想着能演奏乐器什么的，”镇长说道，“唉，那还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她往后靠去，眼睛出神地望着天花板。“真有意思，过去的那些梦想在我们脑海里停留的时间那么长，甚至比我们真正在做的事情的记忆还要久。我想你还太年轻了，理解不了这些啊……”

“哦，不。”我摇摇头，轻声说道，“相信我，我完全能理解。”咽了口唾沫，我继续往下讲。“我们想去做的，我们该去做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它们是不朽的情感。对此我确信……”犹豫了一下，我朝窗口望去，注视着在阳关下飘舞的微尘。“我确定的，只有一样东西，那是在最坏的情况下所能依靠的一切。”

市长好奇地把头靠在一边。“是什么呢，心弦小姐？”

我用力把嗓子眼里如鲠在喉的感觉咽下去，紧紧地抱住我的鞍包，感触着里面七弦琴的形状。“我对音乐的爱。”我低吟着，“最终，这就是我的定义了。其他的一切，都只是这个定义的延伸。”我抬头注视着她，“镇长，我相信，那个梦想家依然活在您现在所做的一切当中，就像现在这位实干家一样。”

她平静地对我微笑。“听到这样一位年轻的小姐能说出这么富有智慧的话来，真让我很吃惊啊。你看起来可不像是活了那么久的样子呢，心弦小姐。”

“年龄不过是数字而已。”我立刻回答道，“梦想和欲望才是一只小马的内在本质。我想，最好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上面，也只集中在这上面，超出回忆的面纱。因为最后……你所剩下的一切，只有回忆了。”

她默默地直视着我，盯了好一阵子，我也不知道她是打算回答，还是打算把我踢出办公室去。最后，她微笑起来，认真地点了点头，“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的确很有意思啊。”她轻声笑道，“好吧，尽管我也很喜欢坐在这里和一位艺术家聊哲学话题……”她往后一靠，隔着桌子朝我摆了摆蹄子。“但是我相信，您专门来找我是来谈事情的，对吧？”

我用力咽了口唾沫，说道：“公主们。”

她呆呆地眨了眨眼睛。“什么，你说的是艾奎斯陞亚的？”

我及时管住了自己的舌头，现在可不是说俏皮话的好时候。“对。”我坚定地回答，“塞拉斯蒂娅公主，露娜公主。她们……最近有没有来小马镇的计划？”

她扶了扶眼镜，往前倾了倾身子。“这是……音乐会的事，对吧？”

“不。我是说，对！我是说……”我哆嗦着，努力镇定下来。如果说这时候把七弦琴从鞍包里掏出来，在她面前演奏安魂曲，那可就太尴尬了。我必须通过冥思来保持冷静。“我希望能和她们会面，哪一位都行。”我说道，“这样我的音乐才能传到她们耳中，才能向她们展示……呃……展示我为谐律再次战胜了混乱的邪恶有多么高兴。”

“哦，这真是一种充满了诗意的表达方式啊。”镇长礼貌地笑着，“不过，亲爱的，哪怕我知道她们下一次什么时候来，我也没法安排您跟她们见面。”

我的心在胸口里重重地跳动着，但我没去理会，迫不及待地向前探出了身子，“那就再好不过了！我……我真的不指望您能帮我安排什么，也不用什么神奇的见面会之类的！我只是希望……您至少知道公主什么时候还会再来小马镇！最近有很多安排，不是吗？”

“这个……”

“噩梦夜！”我笑得很不自在，“落叶赛跑！暖心节！节礼日！”往后退了一步，我呼吸轻松了些。“您看，我……这个……我已经问遍了小镇上每一位能问的小马，可他们似乎都不知道。所以我来找您，镇长女士。您应该能比其他小马更清楚皇家姐妹的行程安排才是吧。”

“虽然这么说很抱歉，可是心弦小姐，最起码，接下来的四个月里都没有公主来访的任何安排！”

我的心好像从胸口里沉了下去。房间变得更冷了，现在我真想演奏安魂曲，让那些对温暖事物的回忆来淹没我听到的这个冷酷的事实。“四、四个月……？”

“嗯哼……”镇长庄严地点了点头，颇有些自得地扬起了眉头。“我可是一只忠于职守的小马，每天早上都认真地检查日程安排。”

“哦……”我低头看着桌子，肩膀沮丧地垂了下来。

“我实在是很抱歉，亲爱的。当然，我可以尽我所能帮助你在我们即将到来的大喜之日上演出！”她开心地笑了，“我刚刚安排好了一场隆重的婚礼，就在这楼里举办呢！好多小马镇最受爱戴的小马都会参加，包括暮光闪闪，就是那位塞拉斯蒂娅公主的高徒！至少这还是能保证的！”

“我……我会认真考虑的，女士。”我的声音礼貌而沉闷。“我很感激，真的。”

“不过，我还是想知道……”她轻声笑了起来。“两天前你是不是太害羞了，没敢为我们的陛下塞拉斯蒂娅公主演奏呢？”

我眨了眨眼睛，心跳都停住了。我慢慢抬头瞪着她，不知不觉地掉了下巴。“两……两、两天之前？”

“哎呀，当然啦，心弦小姐。她在这里度过了夜晚最美好的一段时间呢。大家都开心坏了！在无序的崛起和覆灭之后，她还是头一次到我们这个小镇来。”

“怎……”我的眉头都拧成了疙瘩，不由自主地从椅子上起了身。“什么时候……为了什么？！塞拉斯蒂娅为什么会来这里？！”

镇长不由得往后一靠，对我这份过分热情的反应有点担心。“你真会开玩笑啊，你就是为这事儿过来的？”

“不！才不是！”我大叫道，虽然喘着粗气，但我却开始冷汗淋漓了。“拜托！

请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市长的靛蓝眼睛眯了起来。“她是来解除魔法的……”

“什么魔法？”

“当然是在镇子东北边引起大骚乱的那个！”市长脸红了。“就是那个魔法，把我都给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抢劫犯，就为了抢一个没用的小布娃娃，和她的公民们打得不可开交。”她连打了好几个寒颤，然后勇敢地笑了。“我差点儿都以为无序不知怎么的又回来了呢！结果后来才知道，原来只是个魔法出了岔子。哈哈！我真的很佩服你们独角兽的高深造诣，不过有时候你们的学术水平也得稍微圆滑一点儿啊！哈哈……”

“我……我不明白！”我叫道，“这怎么可能……？我……”我眼睛抽搐了一下，盯着镇长看。“今天是几号？”

“呃……礼拜二，当然了。”她回答道。

我不由得一声恐慌的惊叫，我想起了我的小屋，想起了壁炉，想起了彗星沉睡之际消散的星光。然后，转眼之间，那两只小马从火车站的台阶上走了下来。我想起那是礼拜四，不由得浑身一震。

“四天了……”我哆嗦着，抬起一只蹄子按着自己的脸。“已经四天了……天角兽保佑啊……我居然……居然让时间就这么溜走了？”我喘着气，一屁股软倒在椅子上，紧紧抱住了自己的身体，“塞拉斯蒂娅来了……”我呜咽着，“塞拉斯蒂娅来过了，我甚至都不知道……”

“唉，别这么难过嘛！”镇长同情地看着我，“最后一切都皆大欢喜了！她眨眼间就把那个魔法给消除了，一切都恢复了正常。我们这里可是在坎特拉山下，皇城就高高挂在我们脑袋顶上呢，心弦小姐。我知道现在暂时什么安排都没有，但我们亲爱的公主迟早会再露面的-”

就在这时候，办公室的门开了。秘书走了进来，脸上因为神经衰弱而微微抽搐着。“咳咳，呃……镇长？”

“琥珀！”镇长皱起了眉头，“难道你没看到我正在-”

“对此我万分抱歉，”接待员麻木地哼着，“可是她非要找你不可。我发誓，要是我不告诉她你在这里的话，她能把整个市政厅都给拆了-”正当她说话的时候，一只陆马大步流星走了进来，一头血红色的鬃毛，脖子上还挂着照相机。绯红清风停住了，睁大了蓝眼睛，有点呆呆地瞪着房间另一边。

睁大了颜色完全相同的蓝眼睛，镇长的眼角在抽搐。她站起了身，有点上不来气儿了。足足过了几秒钟时间，她才结结巴巴地发出声音来。“绯红，亲爱的……”

“镇长……”绯红只是简短地点了下头。

我眨了眨眼睛，打量着这正在遥遥相对的两只小马。房间里忽然变得异常寒冷，而这不是因为我的诅咒。我的目光扫过桌面，停留在那张老照片上，停留在桃红色鬃毛的年轻公务员怀中那只红鬃的小雌驹身上，顿时觉得心跳都停了一拍。

“呃……”镇长此刻已是坐立不安。她强笑着朝我瞅了过来，“心弦小姐，

我恐怕-”

“我已经知道我想知道的了。”我的声音很平和，主动起身朝门口快步走去。

“十分感谢您百忙中能抽出时间来，镇长女士。我……嗯……我会认真考虑在婚礼上演奏的事情的。”

我慢慢从绯红身边走过，朝她的面容瞥了一眼。此刻她面孔上正是……四天前刚进小镇时的那副愁容。几个钟头之前那个满怀同情心，微笑着朝摔倒在街头的我打招呼的亲切陌生小马已经无影无踪了。她快步从我身边走了过去，站在了镇长的办公桌前，仿佛一个将军正在走上悬崖俯视下面厮杀的战场。我不知道我到底是怎么了，但是为了她们俩，我把门在身后关好。门板关闭之后，我无力地靠在上面，感受着心跳的脉动在澎湃。我紧紧闭上双眼，但那只灰鬃的雄驹就在我眼前怎么也挥之不去。我想哭，我想-

“呃……”秘书哼出了声，我抬头之际正好看到她桌子那边升起了一团白汽。她揉了揉前腿，哆嗦了几下，又坐回了打字机前。“啊，我真讨厌秋天……”她完全没有理会我，我意识到这是因为我不存在。

眨了眨眼睛，我扭头瞅了一眼关闭的大门，又望着接待室旁边一条昏暗的走廊，再看着秘书。她根本就没留意我这边，让我有机会偷偷走进了昏暗的走廊里。我踮着蹄子溜过了小马镇的档案库，溜过一两间办公室，然后走向了一间公用杂物间。通过魔法试探了一下，这杂物间对面就是镇长的办公室。

趁着谁也没再看的时候，我钻进隔间关上了门，忍着纸张和消毒水的刺鼻气味儿，我挪到了隔间的另一端。现在，我和镇长办公室之间就只有一层薄薄的门板了。当然了，它是锁着的，不过现在我也没想去打开它。我悄无声息地凑过去，把耳朵贴在门上，听着对面传来的激情交谈。

“我知道，我可没先告诉您我会来，因为这不是私事，而是正经八百的公务。”

“不是私事？！小红，这都六年多了！你还像是当初那样溜进我办公室里来，还说这不是私事？！”

“我现在正在吠城探索者报社工作。为了纪念无序的覆灭，他们要我拍摄小马镇有纪念意义的景点。为此我需要得到进入以下地标位置的许可。所以希望您批准我进入以下地点……”

“‘镇长’？！”

“咳咳。钟楼，小马镇图书馆，塞拉斯蒂娅雕像，小镇旁边的旧风车-”

“小红，看在塞拉斯蒂娅份上，我是你妈妈！你根本不用像其他小马那样称呼我‘镇长’！”

“为什么不呢，这不就是您的工作吗。”

“我又不是只会工作-”

“对此我深表怀疑。”

“小红，你来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听听你自己的口气！每句话都那么毒-”

“我都说过了，我来这儿只是为了公务。”

“那何必这么多私情呢？为什么这么对我说话？！你知道听着你用这种口气说话，看着你活像是见了死对头似的表情，我心里有多难过吗？！我一直都那么

难过-”

“镇长，我只会在这个镇子里逗留很短时间而已。我希望这次会面能尽快出结果，好能出去走动走动。”

“所以非得这样不可是吗？你多年以来头一次回家，满心想的就只有把我从你的生活中赶出去。”

“我的家在吠城，这地方对我来说什么都不是。”

“那你为什么还不走？！”

“我也希望能走，我也希望报社能把我派到别的地方去。但要说您教会了我什么，镇长。那就是，小马的内在本质就是辛勤工作和职业道德。”

沉默。

绯红的声音再次响起。“那么，我是否有权进入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地方？”

“……随便你吧……”

“我不是请您‘随便’的，我是来请求您批准的，镇长-”

“哦，去去去！赶紧去！我半个字都不想再听了！”

又一轮沉默。

“很好，真高兴我们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绯红的蹄声穿过了房间，“祝您下一次选举好运。”

“小红……”母亲的声音在颤抖，“小红，亲爱的，拜托，我很抱歉，不要-”

开门的声音和关门的声音一样快，一切都静了。直到墙对面传来了轻轻的声音，听起来，就像四天之前那只倒在床上的小马。

世界变得加倍寒冷，我觉得牙齿好像都要碎了。演奏安魂曲的冲动折磨着我疲惫的头脑。要是躲在这里，我可没法演奏。所以我尽可能悄悄地离开了，免得引发什么纠葛。当时我觉得这理由挺充分的。

接下来的几个钟头之内，我都在漫无目的地乱转。我简直都快抓狂了。不光是因为公主们几个月都不会出现在小马镇，更别提我还错过了一个会见塞拉斯蒂娅的大好良机。要不是那个月的那一周，我的诅咒变得更糟糕的话，说不定我还能检验一下对夜曲的研究取得的最新进展。我本来能看看对天角兽弹奏安魂曲的话有什么效果，我本来能通过公主姐妹的歌与**阿丽娅**联系到一起。现在我还有什么指望？

虽然这全新的启示非常恐怖，但出乎意料的是，我脑海里想的并不是这个。我沿着无尽之森的边缘漫步而行，在掠过头顶的树荫下颤抖。我沿着小马镇公园碧绿的边缘而行，镇长和她女儿绯红那番痛苦的对话反复回响在我耳边。等到了日落时分，我已经接近了小镇边缘，让我浑身打着寒战的并不仅仅是深秋的寒风，更是因为被心悸的感觉所困扰。

这对母女俩明明拥有那么多美好而纯真的回忆，怎么会选择彼此相隔如此遥远？她们之间又没有诅咒，没有那些莫名的痛苦，没有那些超自然的原因让她们形如陌路。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那么严重，以至于她们不得不互相伤害？我看过了绯红面孔上的愁容，我听过了镇长无声的哭泣。她们之间互相感受，互相

伤害，又互相憎恨。生命如此宝贵，又如此脆弱。还有什么能比我们最近那场因为无序而起的近乎世界末日的离奇灾难更能证明这一点的吗？

我试着告诉我自己，我根本没有那个力量去关心和理解这一切。只因身为一个诅咒缠身的贱民，并不代表我就可以去批判那些生活在温暖凡间的小马们的生活。孤魂野鬼就应该四处飘荡，什么也别管。所以，为什么我这么在乎这对母女之间的麻烦事呢？我本来该想的是……我本来该集中精神的是……是……

我又开始神志不清了。停下了脚步，我慌张地喘着气，因为我周围的世界再一次变得难以识别。我坐下来掏出了七弦琴，屏息静气，尽可能认真地把‘暮光安魂曲’演奏了一遍。当音乐奏完，起到了应有的效果之后，我睁开了模糊的眼睛，看到周围开始凝聚出几个稳固的形象。再眨了眨眼睛，我发现自己正在小马镇的墓地中间。夕阳的光芒照耀在周围默默矗立的花岗岩石碑上。

树叶随着十月的秋风在我头顶阵阵萧瑟。一切都那么沉默，铺就了一张寂静的床。我的记忆在周围散落，崩塌，像一捧黄土般被孤立，被遗弃。我飘着自己的七弦琴，蹒跚地前行。一块墓碑一块墓碑地游曳，猜测着这么些奇怪的名字是不是都在头脑和心灵都完好无损的情况下逝去的。我实在无法想象那个如此绝望而寒冷的世界，除了雪石膏和我之外还有更多无法被她的歌所沉默的小马，只能化作在无尽的混乱中四处游荡于世界中的鬼魂，直到他们自己也沦为脆弱的旋律，融入唤夜者那神圣的琴身中。

我放慢了脚步，想着藏在我小屋地板下面隐蔽隔间里的那件圣器。在一个谁也不会来埋葬我的世界之中，我意识到，我已经为自己造了一座墓碑，一座永远不会留下我名字的墓碑。

我拖沓的蹄子停住了，因为有什么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有一块墓碑……我认得它。我眯起了眼睛，轻轻地走了过去。站在那块石碑之前，我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着上面刻印的文字。可能是我演奏安魂曲的音不够准，因为虽然我在石头上看到了文字，但却花了好久才真正认出它是一个名字。

“非常平静的夜晚，不是吗？”

我一声惊叫，不由自主地抱紧了七弦琴。听到背后的那个声音，我眼睛抽搐起来。

“大城市里像这样的地方可不多，”他继续说道，“真是可惜，有更多拥有这样美好灵魂的小马值得安息。”

我咬紧牙关闭上眼睛，没有转身，我不想转身。只能等了又等，等了又等……

“哦，我非常抱歉。你在表达你的敬意。我真太粗鲁了。”

我的心跳得很快。我想抽泣，想尖叫，想做一切除了像那些墓碑一般静坐于此的事情。

“我这就走了，小姐。祝你晚安。”

他的蹄声逐渐远去，混杂着落叶在蹄下碎裂的声音，回想在我耳边，仿佛苍穹中铿锵的锁链。我快要哭出来了。

但是，我只说了一声：“等等。”这微弱的呢喃让我浑身都在为之刺痛。

蹄声停住了，短暂的沉默后，我听到了他拖曳的蹄声由远而近。“嗯？”

我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平静下来。转过身来，我面对着他，就像孩子在窥视一个冒火的洞穴。“你一点儿也不粗鲁。不……不用对此抱歉，拜托……”

他凝视着我，一束花正飘在他发光的角前。他疲惫地斜视着西沉的斜阳，任凭清风吹拂着他灰色的鬃毛。

“我真的不想打扰谁。我……不是本地的小马。实际上，我是来祭奠我一位朋友的父亲的。”

我慢慢点头。“是吗？”拼尽全力，我的声音总算没有发抖。“你朋友的父亲埋葬在这里？”

“对。”他既没有笑，也没有皱眉。仿佛早已饱经风霜，然而在他苍白的面容之下却藏着一口深邃的智慧之井。“她的至亲很幸运。”他的目光扫过那些墓碑，“这是一片美丽的土地，平静，安宁，不受打扰……”

我咬着嘴唇。他听起来相当冷漠，但依然蕴含着那么深厚的感触。“这……这地方，几乎就和这小镇本身一样古老。”

“是吗？”

我静静地点头。“很多在过去协助小马镇落成的重要小马都埋葬在这里。”

他用蹄子指着面前的墓碑。“包括你这位亲戚？”

我有些不安地瞄了那块石碑，眼睛再一次迟疑地盯着那墓碑上铭刻的字样。

“对……我，我怀疑他也是相当重要的。”

“他活着的时候是做什么的？”

我哽住了，“他……是一位慈父，一位士兵，还是一位商家，当然了。”

“我知道了。”他的嘴唇微微上扬，一时间夺走了我的呼吸。“我不会多问的。”

“你……你需要帮忙找到你朋友的至亲吗？”

“只要再多找找，相信我能找到的。”他低沉的声音回荡在若有若无的微风之中。老雄驹的目光扫过附近的地平线，疲惫的眼睛一时间亮了。“啊，当然了。”他向前走过两排墓碑，来到一块长方形的宽大墓碑前，墓碑前面已经放了一束新鲜的百合花。“毕竟她还是比我来的更早。我们的生活都很忙碌，不能经常在一起，实在是太可惜了。”

当他在墓前敬献鲜花的时候，我站起了身。我本该马上一溜烟跑掉的，我应该把七弦琴给埋了，屈从于黑夜的阴影，任由诅咒让我忘了曾经发生过这次相遇的。可是，我却走过去站在了他身边。我尽量不去看他，而是盯着那块石头，上面刻着一些阴沉的东西：一个名字：“岩盐清风”。

“绯红清风的父亲……”我喃喃道。

他有点儿吃惊地瞥了我一眼。“你遇到绯红了？”

我哆嗦了一下，“嗯……”先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我才点了点头。“对。我……我之前遇到她了。她……她对我很亲切。”

老者的一边眉头弓了起来。“是吗？”他转而注视着坟墓，笑声很干涩。“好吧，这倒是个好消息。一想到她并不完全是个脑袋里只有工作的实干家，我就放心了。”

“我……不太明白。”

“哦，你就不用担心什么了。”他的声音很沉闷，眼睛一直扫视着墓地外面燃烧的西方地平线。“绯红曾经跟我讲过很多关于小马镇的故事，说的都是这里的小马们‘又奸又乐’。因为我自己来到这里了，我得承认，关于‘乐’，她说的还挺对。不过，说真的，要说‘奸’嘛，我觉得那是因为她自己挺愤世嫉俗的。”

“我们处得很好。”我说到，每说一句话，都得拼命地把嗓子眼里堵着的大疙瘩硬吞下去。在他面前硬撑着保持平静的每一秒钟，我都觉得自己好像要崩溃了。我现在说话只是为了保持坚强，保持清醒。“毕竟，这里是全世界的谐律中心。”

“这个我听说了……”他的声音和我一样无精打采。

我留意到了这一点，当我朝他望去的时候，也注意到了他眯起的眼睛，“所以，她来这儿的时间更早？为了祭奠她父亲？”

“对。”他点了点头。“当她还非常年幼的时候，他就过世了。显然发生一次非常可怕的事故。据绯红说，大家全都对此闭口不谈，都是因为岩盐跟镇长结了婚。他们不想把这场悲剧变成糟糕的八卦。在当时，这对这个小镇而言似乎是个好主意。可我觉得，绯红从此就把这件事记在了心里，而且是以最痛苦的方式记住的。这一周是她多年以来头一次回到小马镇。虽然很难相信，但就她的年龄而言，这孩子已经是一只非常坚强的小马了。”

我看着他。几秒钟后，我评价道：“你非常关心清风小姐，不是吗？”

他的嘴角稍稍扬了起来，发出一丝轻笑，“错了。我了解她的很多悲伤，但不怎么了解她的愤懑。”他瞥了我一眼，“你看，我们都是艺术家。她是吠城探索者杂志社和其他报社的摄影师。而我呢？我是一个画家，从记事起，我就一直在画各种风景画和肖像画。我们俩去年在马尔的摩的一次艾奎斯陞亚媒体交流会议上见了面，我从她身上看到的是一个年轻的孩子，很有天赋，但是却完全找不到方向。所以……我猜，我是把她遮挡在我的羽翼之下了，因为实在是情不自禁。她总是能触动我的心弦：一个需要寻找到回家之路的孩子。”

“她现在回家了，不是吗？”我问道。

“嗯……几乎没有。”他再次凝视着那块石头。“我猜，多年以来她头一次来看父亲的坟墓也是件好事，但这可称不上是什么愉快的团聚。当我们接到了去小马镇的任务时，她可是都快气死了。她差点儿就当场辞职，搬去天马维加斯去住了呢。”

“那是什么让她改了主意？”

“是我。”他回答道，“我想……”他咬着嘴唇，“我觉得，一趟返乡的旅行对她有好处。我希望她能有机会再跟母亲谈谈。可怜的镇长孤身在这里住了这么久，都没机会和她的女儿重新见一面。我怀疑，就连绯红自己都不知道，这遥远的距离对她的伤害有多深。”

“你觉得，她们这么痛苦和愤懑是因为什么呢？”

“我们之间的交流程度还不足以让我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承认道，“但我想，我也知道的够多了。像绯红这样年轻的孩子，很容易混淆痛苦和愤懑这两种不同的东西。如果说明白这些情绪最终只会伤害她自己，把她的生活变成在监

狱里服刑，她还没到能醒悟这回事的年纪呢。总有一天，她只能接受所有的那些回忆，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成就了她的，让她变成了现在的模样。以这样的速度，我担心，她会错过很多本来可以为自己留下美好回忆的机会。当然，前提是她和自己母亲之间的疏远还不足以摧毁她们之间仅剩下来的纽带。”

我用一只蹄子拂过随风而动的鬃毛，颤抖地开了口。“我想，绯红唯一错过的，就是醒悟到她该有多幸运才能有像你这样一位朋友。”我凄然一笑，“如果她能知道你有多么关心她的幸福，关心她的未来……”

他深吸了一口气，慢慢点点头。“如果说生活教会了我什么，那就是，我们来到这世界上是有原因的。自我们见面以来，绯红一直都很放松。她曾经除了对其他小马大吼大叫之外就什么也不会，而现在，她真的能笑起来了，也能对其他小马好好说话了。”他朝我点了下头。“你和她的见面就是对这一点的小小证明。”

“只要用心去做，我们每一只小马都有能力去行善。”

“是啊，好吧，要是我知道她能在生活之中重见光明的话，那我的心也能轻松一些。”他低声说道，“我很久都没有为其他小马的幸福做出什么贡献了。我不确定你能不能理解……那种能帮上别的小马的感觉，那种……让自己起到作用的感觉……”

我凝视着他。当开口说话的时候，我的声音很沙哑。“我真的能理解。”

他瞥了我一眼，然后笑了。我只觉得心都要碎了，特别是听到他说：“你不用再继续留在这里了，亲爱的。谢谢你听我这个老头子说了一大堆废话。”

“我……我很荣、荣幸。”我的嘴唇在颤抖。还没等他看到，我就转过身，迈着轻快的步伐走开了。

然后，我听到他说：“顺便提一句，我的名字叫星云。”

我转过身来看着他。我笑了笑，发现自己突然有了说话的力气：“真是个非常帅气的名字，先生。”

他瞥了我一眼，眨了眨眼睛，然后简单地点点头。“祝你晚安了。”老雄驹转过身去，向墓碑垂首静立。

我走了。

转眼之间，明日已经来临。我根本没有睡觉，实际上，我什么也没做，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弹奏着安魂曲，回忆着他的声音，回忆着他的名字。这是一种折磨，仿佛持续不断地撕裂着我的心脏。但我还是不顾一切地演奏着，呆坐在我的小屋子里，把我的思绪保存在一座神圣的灵柩内，直到深秋的朝阳再度升起。

喂完彗星后，我就冲出了门。我甚至连帽衫都懒得穿，光是心中的急迫就足以融化身上的风雪了。我搜遍了整个小马镇，搜遍了小镇的每条小巷和角落。墓碑是宝贵思想的仿制品。唯一值得把握、值得回味和留恋的，是那些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东西，那些转瞬即逝的东西，我不得不拼上音乐、痛苦和欢乐为它们而战，所有一切尽数付诸于一声正义的怒吼。活着，就是要对抗自身本质的逐渐消散。自从无序来临之日起，那个无比凌乱破碎的一周时间内，我一直都沉浸在空虚的悲伤之中，根本没有去关注那些我依然拥有的东西，那些我将会永远埋葬的东西。

当我的生命中失去了所有色彩，一切我假装理解的东西都被剥夺殆尽，剩下的所有，就只有我感觉到的那部分了，那是星云所依赖的那块宝贵的碎片——虽然他年事已高，疲惫不堪，虽然他曾经那么努力地去追寻，去祈祷，但最终还是无法得到。

他拥有我曾经拥有过的所有灵感，但是却缺乏那种微妙的天赋。他很久以前就拯救了绯红，只是缺乏一个传递救赎的容器。几天以来，我还是头一次深深地明白我该在小马镇做什么。随着日光的逐渐消逝，我拼了命地寻找。甚至都用不着再演奏安魂曲。

最后，我终于找到她了。绯红正在小马镇郊区的老旧风车外面。她站在风车的圆形石门外，拍摄着一辆塞满破旧农具的木头拖车下面的花坛。在这孤独的任务之中，她显得如此平静，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尽管如此，哪怕躲在远处，我发誓我也看到了她嘴唇绷得很紧。我只有在镇长和星云这样的小马脸上才能看到这样的神情。而在我数不胜数的凄凉时光内，我在镜子里面看这同样的表情已经看得太多了。

躲在一间木屋后面，我远远望着她，颤抖着，琢磨着一个孤魂野鬼如何驱除这个比我小五岁的孩子身上的苦痛。我不是星云，也不是镇长。我顶多只能算个信使，就算智慧积累得再多也好，情感再真挚也好，都是那可恶的诅咒，这一切通通都被阿丽娅那遭殃的破歌带来的冰霜给撕得粉碎。

而就在此刻，我惊讶地醒悟了一点：我不仅仅只能用语言来表达。当我看到绯红放弃了那些花朵，转而走进了风车里面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主意。她慢慢腾腾，很不张扬地迈步走入了那栋破烂的老风车内部。一对木头门板松松垮垮地在她身后合上。

我眨着眼睛，朝镇子里望去。最后回头看了风车一眼，我一转身，飞奔向小马镇的中心。

“三天之内南瓜就能全部收获完毕了！”小镇市集东边，萝卜尖骄傲地宣布。“当然，我们会给镇上无偿募捐百分之十！”她咯咯笑了起来，“哎呀，今年可真是大丰收呢，孩子们和他们家长都会爱死那些南瓜的！”

“太棒了！”镇长咧嘴笑着回答。“我已经召集了一些志愿者，专门在南瓜上雕刻精美鬼脸！不光是这样，苹果杰克小姐还给晚上安置了好多精彩的游戏！”

“哦，她从来都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这一切都会以最异想天开的方式结合起来！”镇长夸赞道，“这绝对是有史以来最棒的噩梦夜！”

萝卜尖一脸严肃地向前凑了凑，“据说泽蔻拉将会成为今年讲故事的小马，是真的吗？”

“嗯……是啊。”镇长开心地咯咯直笑，扶了扶她的眼镜。“听她讲述梦魇之月的传说，那可绝对是精彩极了！我一直觉得这故事需要一点诗意来添加光彩，而我们当地这位来自斑马大陆的萨满一定能不负众望！”

“我都快等不及了！”萝卜尖挥挥蹄子，开始快步离开。“好吧，我最好趁着

太阳没落山赶快回农场了。要是你还需要什么，镇长，随时到农场喊一嗓子就行！”

“当然的啦！”镇长点着头笑嘻嘻地说道，“我肯定会带上大喇叭的！哈哈哈哈哈……”她摇摇头，在秋高气爽的空气中愉快地做着深呼吸。“塞拉斯蒂娅公主保佑，这是一年之中最美好的时候了。”她一转过来，结果和我来了个四目相对。

“镇长！赶快！”我惊慌失措地喊道。“你得赶快跟我来！”

“啊？”她往后一跳，显然被吓到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又是谁？”

“没时间了！”我说，环顾四周，装出一幅紧张焦躁的样子。“他可能就在偷听我们说话呢！可能伪装成了一个商家帐篷，一张购物台，甚至一丛玫瑰花床！”

“咦？谁？！”

我咽了口唾沫，哑着嗓子低声说道，“当然就是无序了！”

镇长靛蓝色的眼睛吓得一抽，“无、无序？！你……你是说他回来了？！”

“嘘……！”我点点头，凑到她头边跟她咬耳朵。“暮光闪闪已经召集了全体谐律精华来应对这种危机。她们还不知道他躲在哪里，只知道他已经回来了，而塞拉斯蒂娅公主无力阻止他！你之所以没见过我，是因为我是坎特拉皇城专程来此的特工，替暮光闪闪向你传达这个消息，以免当地居民认出我而陷入恐慌和混乱。无序回来了，再过不久，他就会在这片美丽的风景之中再度散播混乱！”

“但……但、但是，这怎么可能？！”她开始发抖了，一脸冷汗地四处朝屋顶张望，四条腿都在哆嗦。“他明明已经被打败了！就在两周之前！谐律精华们——”

“不到一个钟头时间就用她们的彩虹能量……之类的，把无序给消灭了。”我勉强组织着语言，“咳咳，你必须明白，镇长。当初她们那么轻车熟路地就把梦魇之月的灵魂给灭掉了，心态可不怎么稳定。不过，现在她们已经集合在一起，准备一劳永逸地解决掉无序了！”

“那……那她们为什么需要我？”

“除非暮光闪闪和她的朋友们能得到一位对整个小马镇内外街道都特别熟悉的小马的帮助，否则她们根本没法把无序从他的藏身之处揪出来。”我伸出蹄子一指，“那就是您了，镇长。现在，请允许我马上护送您前往谐律精华所在的地方。”

“好吧，好吧！”她咬着牙，努力克制着颤抖。镇长战战兢兢地俯下身子，脸色苍白，好像随时都要晕过去了。“可……她们在哪儿呢？暮光闪闪在哪儿啊？”

我深吸了一口气，转身开始飞奔。“跟我来。我这就带您去……”

“快点，市长！”我扭头朝着身后喊道，青绿的毛皮在夕阳下闪闪发光。我们一路奔驰，翻过芳草茵茵的小山。远处，老风车隐约出现在翡翠绿的山顶上。它的木头齿轮发出摩擦的吱嘎声，半透明的叶轮慢慢旋转。“时不我待，赶快啊！”

“别、别着急，慢点儿！”她蹒跚地跟在我身后，一个劲儿地喘气。她扶了扶眼镜，继续玩了命地追上我，脖子上的衣领都被汗透耷拉下来了。“我可不像你这小姑娘那么年轻力壮的！我很想学谐律精华一样把小马镇从无序的魔爪里解救出来，可要是我还没到地方就累趴下了，那我还有什么用——”

“哦，这个你就不用在意了。”我说道，转身指着不远处的风车，那里的门口正敞开着。“因为我们已经到了！”

她环顾四周，耳朵在山顶的寒风中抽搐。“暮光呢？她在哪儿啊？我们艾奎斯陲亚的守护者都到哪儿去啦？”

“就在里面，镇长！快！赶快进去！我就跟在你后面！”

“好的！好的！”她叫道，鼓起勇气压制着恐惧的喘息。拖着疲惫的蹄子，她冲进了石门，站到了风车里面的木头地板上。“我来了，暮光！你的信使把无序的事情都告诉我了！现在我该怎么帮-”她愣住了，呆呆地眨着眼睛。

绯红也一脸呆滞地眨着眼睛，动作停顿在拍摄一张蜘蛛网的中间。“你到底跑这儿干嘛来了？”她低声嘟囔道。

镇长的下巴掉了。“你……你不是暮光闪闪。”

“呃……你觉得呢？”

年长的雌驹眨了眨眼睛，黑着脸转过身来。“小姐，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随着一声巨响，风车里面暗了下来。我站在紧闭的门前，直接把门锁上。转过身来，我平静地面对着母女俩。

“什、什么？！”镇长惊叫道。

绯红站在她身边，对我怒目而视。“嘿，这到底怎么回事？！你以为-”

金色的光芒照亮了她们的眼睛，我把七弦琴从鞍包里飘了出来。毫不犹豫地，我开始在旋转轮轴和齿轮的嘈杂之中开始演奏，让萦绕心灵的旋律回响在空中。我闭上眼睛，等待着那无形的蒙蔽。然而，她们可没有为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当我奏完了“黑暗奏鸣曲”之后，我平静地接受了失明的来临。而她们嘛……

“哦塞拉斯蒂娅啊！我、我瞎了！”

“冷静点，小红！这一定有什么有合理的解释-”

“啊！我-我连我自己的蹄子都看不见了！她对我们干了些什么？！”

“这肯定是无序干的！他假扮成独角兽用混乱魔法对我们下了诅咒！”

“我讨厌这样！啊啊啊我当初干嘛要回这个蠢镇子来啊？！”

“你能不能先别抱怨了？！我得好好想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啊？！我都瞎了！”

“又不是只有你，亲爱的-”

“别叫我‘亲爱的’！我现在又不是小……小……”

母女俩沉默了，因为一股可怕的寒气笼罩了她们。她们哆嗦着，互相抱在一起，呼吸着稀薄的雾气。我注意到了这些……因为的视力已经恢复了。当她们俩还在混乱之中摇摇晃晃的时候，我小心翼翼地顺着风车内壁的木头台阶爬了上去，藏在第三层的阴影里，静悄悄地低头俯视着她们的视力重新恢复。至少这点对她们可以确定的。

“哎哟……”绯红晕晕乎乎地摇着头，“怎么回事……怎么一切都那么模糊……什么？”她抬起头来。

镇长也在睁眼，一看到怀里的女儿，她不由得眨了眨眼睛。

绯红浑身一激灵，她立刻就皱起了眉头，从镇长的怀里挣脱出来。“这什么情况？！你在干啥？！”

“我……我……”镇长咽着唾沫，抬头仰望着头顶的风车内部。“我也不知道！”

“什么叫你也不知道？！”绯红抱怨着，“你一直都什么都知道！你是在监视我还是怎么的？！”

“亲爱的，我是真不知道。我也刚刚醒过来-”

“我才不信你！”绯红黑着脸，她气冲冲地朝门口走去，使劲推门。“这可真是个肮脏的小把戏！我可一点儿都没想到！”

“我还得跟你说多少次才行？！”镇长叫道，摊开了白皙的前蹄。“我根本不知道我怎么到这儿来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把我们俩都弄晕了的！”

“唔唔唔唔！”绯红嘶吼着，使劲扒拉着门闩直到它松开。尽管如此，不管她怎么用力推门，那门就是不开。“什么鬼？！噉！这破门！怎么回事？！”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把头靠在风车薄薄的窗户上。多亏了暮光闪闪在健忘症之下的反复指导，还有足足几个月的刻苦练习，我总算是能把那辆载满了各种金属破烂的木头拖车用魔法拉过来堵门了。想强行开门，那至少得六只不会用魔法的小马齐心协力才行，我心知肚明。

不过，这俩可做不到。

“这垃圾风车！”绯红清风抱怨着，脸涨得通红，都快和她鬃毛一个颜色了。“我向宇宙族母发誓，你几年之前就该把这破玩意儿给拆平了！”

“你知道的很清楚，我不能这么做！”镇长反驳道，靠在石墙上努力喘上气来。“这地方是个地标！虽然我不指望你能明白-”

“我就只明白一件事！你爱的尽是那些跟你工作有关的没用东西，可怜透顶！”她气喘吁吁地从门口推了回来。“我简直不敢相信这见鬼的情况。嘿！喂！有谁在吗！”她扯着嗓子大喊大叫起来，把脑袋探向回音传来的方向。“有没有谁在啊！谁都行！快来马呀！”

“呃……”镇长用蹄子捂在脸上，呻吟起来。“小红，拜托……”

“快把我们这儿放出去！我们被困住啦！”

“我们离镇中心太远了，根本谁能听见我们！”她抬高了嗓门，压过年轻雌驹的呼救声。“再这么大喊大叫的，小心把嗓子喊哑了！”

绯红瞪着她，“那好啊，最起码我们俩之中有谁得做点儿有用的事吧，镇长！”

“看在塞拉斯蒂娅的份上！”长辈爆发一样吼了起来，蓝眼睛怒火中烧。“你能不能别再这么叫我了？！我是你妈妈，你妈妈！是我把你生到这世界上来的！你是不是觉得这就只是些日程安排和书面工作的事？！”

“如果是的话，那你生了我该更高兴才对！”

镇长怒目而视。

绯红黑着脸瞪回去。

沉默笼罩着她们，一时间谁也没有开口。直到最后绯红拖着蹄子走向远处的墙根，一屁股坐在相机旁边。她蜷缩着身体，紧紧抱着自己，双眼呆滞地瞪着地面。

“这真是糟透了。”她嘟囔着。

市长怒气冲冲，扭头盯着蜘蛛网。“我自己也不怎么喜欢。”

“嗯哼，”绯红苦笑一声。“你就从来没喜欢过我。”

镇长的肩膀耸了起来，她深深吸了口气，却又屏住了呼吸。“不是这样的。”

“哦拜托，你饶了我吧-”

“我从来都不喜欢的是你的态度！”镇长厉声回答，怒气冲冲地瞪了她一眼。随着时间流逝，目光中的怒气渐渐消散，最后滑落在她女儿面前的地面上。“我实在是受不了你那张一点儿也不可爱的脸，受不了你那冷冰冰的声音。在家里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只是像两个影子一样擦肩而过，就好像对方不存在。”

“这样不好吗？”绯红咽着唾沫，表情依然铁青。“你想要的不就是这个吗？”

“小红，我想要的是你能坚强。”

“什么？就像你一样？”绯红冷哼一声，“这根本不是坚强，镇长，这是工作狂。”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所做的一切，”镇长抬起一只僵硬的蹄子指着自己，“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小马镇，为了保护镇民们，为了保护你。”

“可是还不够保护爸爸的，不是吗？”绯红幽幽地低声说道，“面对现实吧，你的心有一部分已经跟他一起死了。”

镇长的面容开始崩溃了。“每当我看到你这么看着我，就像过去那样看着我的时候，我都希望心死得更多一些。”

听到这话，绯红的怒容扭曲了。她咬着嘴唇，避开了镇长的目光，眼神一时间变得柔和了。

镇长叹了口气，用蹄子抹过自己的脸。她把嗓子里添堵的感觉硬是咽了下去，开始在风车里踱着步。几秒钟，几分钟。余晖掠过风车的窗边，阴影笼罩着室内。

最后，长者低声喃喃着：“我当镇长快三十年了。那时候，我亲眼见证了小马镇的崛起，我见证了无数奇迹的诞生：梦魇之月的回归，谐律的英雄们挺身而出，友谊的力量战胜了混乱引发的世界末日……”

“说点儿我不知道的行不行。”绯红直截了当地开口道。

母亲看着她，用右蹄抱住了自己的左前腿，当她说话的时候，嘴唇在颤抖。

“那些事情，都那么神奇，那么荣耀，那么不可思议。但是，没有一样是我真心想要再看一次的。”

绯红的眉头皱紧了。她没有抬头，声音很低。“上一次我在这里的时候，你当面说我是个懒鬼。你说我根本没必要去当什么摄影师，我作为一个商贩更有潜力，我只不过是在浪费时间和生命。”

“小红……”

“你说要是爸爸还活着，他会以我为耻。”绯红咆哮起来了。

“求你了，小红-”

年轻的雌驹声色俱厉，“从那之后，我变成什么样子也好，我凭什么以为你还会在乎我？！”

“小红，对不起！”镇长尖声喊道，一滴眼泪从她脸上滚落下来。

绯红尴尬地眨了眨眼睛，迷惑地弓起了眉头。

镇长抽泣着，用蹄子抹过自己的脸庞。她的声音颤抖着。“对不起，我……我想弥补你。可你得告诉我该怎么做。因为……因为我错了，犯了错，而且不止一次，我犯下了好些可怕的错误……我……已经失去了那么多。我感觉……就好像变成了一个被遗忘的影子。因为我生命中的光明已经不见了，我只想她回来。我、我只想我亲爱的女儿回来……”

绯红只是眯着眼看着她。气息滚烫，声音尖锐。但说话的声音依然轻柔，“你怎么能指望我相信你呢？你……”她深深吸着气，咬牙切齿，“你就从来没道过什么歉！”

市长叹了口气，垂下了她鬃毛灰白的头颅。“我知道……”

“你，一直都那么强势，怎么会道歉！你一直都那么霸道，那么古板，那么顽固……而且，而且还-”

“我懂，我懂！”镇长大叫道，凝视着绯红毫无表情的面孔，她已经是热泪盈眶。“但那还是我所治理的这片土地被可怕的阴影所笼罩之前的事情了，而且不是一次，是两次！艾奎斯陞亚变了，绯红。在这片黑暗又美丽的大地上，发生了不可思议的神奇事件。几个世纪从没出现过的大事，就这样蜂拥而来了。我亲眼看到了从没想过会在我有生之年发生的事，我刚刚才和活生生的世界末日恐怖擦肩而过。我……我的身体中了魔法，完全无法控制，当我的心智恢复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都干了什么……简直无法相信我有多么……多么……”她颤抖着。“多么的空虚。”她深吸了一口气，声音平稳了一点。“我意识到，是我把自己的内心给掏空了，是我把自己重要的一切都夺走了……包括你。”

绯红目瞪口呆地盯着她。

镇长慢慢地向她走去，等着绯红退缩。但她没有，于是母亲最终站在了女儿面前。“小红，当你爸爸过世的时候，我从没想过会遭遇这般痛苦。我……不想再去遭这份罪了，也不想你以后会这样。我……我以为我能保护你。所以，我才会像过去那样教养你。所以我才会让你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到学习、工作、事业上。我……我只希望你能坚强，我本来以为，这就是我所期待的答案。”她声音在颤抖，“结果……我错了。我大错特错了。今年，你怎么也不能叫我一声‘妈妈’，这全都得怪我。是我在你心里种下了恶果，那些杂草把原本应该幸福美满的生活给全都糟蹋掉了，我好后悔啊。”

“我坚强得很。”绯红回答道，只是声音也在颤抖。“但只是因为我除了坚强之外别无选择，因为你让我根本无路可走。”

“是的。是的，我懂……”

“而现在，我该相信你已经变了？”绯红怀疑地斜视着她。“甚至还知道首先该怎么开始？”

“我在努力想办法呢，亲爱的。我、我正在努力，而且……”说到一半，她犹豫了。目光投向了空中，仿佛在捕捉隐藏在冰冷迷雾中的思绪。她重重地咽了口唾沫，“一只小马内在本质……”

这句话让我不由得弓起了眉头。

绯红只是一头雾水地望着她。“啊？”

镇长注视着她，“我犯下最大的错误，现在我明白了，就是硬把你往实干家的道路上推……当初，你本来是一个梦想家，而且，是那么快乐的梦想家……”她笑得非常苦涩，再一次潸然泪下。“……就像你的爸爸一样……”

绯红屏住了呼吸。

“我应该是什么呢，小红？”镇长鼓起勇气说道，“舍去我所有的记忆，所有的骄傲，所有的错误，那我的本质还剩什么呢？我是一个妈妈，爱她女儿的妈妈，小红。爱你，想念你，只想让你回到我的生活中来。”她哆哆嗦嗦地跪了下来，颤颤巍巍地抬起一只蹄子，搭在女儿的肩上。“在毕生所余之中，我不想让你变成另一端被遗忘的回忆。”

颤抖的叹息飘出绯红的唇中。她的面孔在痛苦中扭曲，呢喃的声音很笃钝，“你真的变了。”

“不……”镇长摇了摇头，笑中带泪，“我只是变回来了。我请求你，我恳求你，我宝贝的小红，你也变回来吧。趁着我们共处一室的时候，趁着我们有机会从过去的痛苦阴影中挣脱的时候，就让我们拯救自己吧。”

绯红盯着她。她慢慢地低下头，开始发抖。

镇长忧心忡忡地把脸歪向一边。“小红……？”

“我，真的很生气，我对你实在是气坏了……”

长辈点点头，抽了抽鼻子，“没关系的，我……我不是你的好榜样……”

“不，才不是那样。”绯红的声音很沙哑。她抬起镇长两只颤抖的蹄子，轻轻放到自己脸上，低声念着，“这么半天，你费了这么大力气……搞出这么大阵仗……就只是……为了给我个公开的邀请？”

镇长的泪眼一时间因为困惑而眯了起来。“我……不明白，什么邀请？”

绯红抬起头来，脸上挂着泪，昏暗的余晖照亮了她绽放的笑颜。“让我再、再叫你……‘妈妈’。”

她也笑了，抚摸着孩子的脸。“我保证，我活着就是为了这个。但我需要你的帮助。可以吗，小红？你能原谅我……帮助我吗？这样我也能帮你？”

绯红抓住市长的蹄子，轻轻用鼻子磨蹭着，呜咽着，“当然了，妈妈。”她笑得那么悲伤，泪水终于满溢而出。“当然了……”

“哦，小红啊……”镇长把她紧紧抱进了怀里。

她紧紧地抱着她，在她胸口尽情哭泣。她终于回家了。

镇长紧紧拥抱着自己的女儿不肯放开，“我们能解决这问题的，我知道我们一定能。我们有时间……我们的时间还长着呢……”

“对不起，真对不起，”绯红呜咽着，“这么多年……我做的那些事……我本来该做却没做的那些……”

“嘘……别再道什么歉了。拜托，让妈妈抱抱你就好……”

于是她就这么做了。融入了晚霞的柔和金光和夜幕的清涼夜影。时间流逝，几个钟头不知不觉过去了。当她们最后一滴眼泪也干涸，哭泣化为了欢笑之时，她们发现风车的大门已经半开了。堵在门口的拖车不知何时移开了，就好像自己

活起来了一样。但她们俩都不想抱怨什么。母女俩慢慢地走出了风车，走向了小马镇的方向。而我，直到午夜时分才走出门外，沐浴在皎洁的月光之下，远远地奉上了自己的微笑。

"萍琪派！亲爱的，别动站好！"第二天，瑞瑞惊叫道，“你是在给拍照摆POSE，不是在准备派对！”

“哦，别对她太严厉了，”绯红清风平静地说。正午的阳光下，市政厅楼下聚集了一大群小马。天空非常晴朗，简直是万里无云，为下面的拍照现场投下了完美的照明效果。整个小马镇足有一半以上都聚集到了这里，站到了三脚架上装好了广角镜头的照相机前面。“要说有什么的话呀，她只是在练习笑容呢。我希望当我把照片带回吠城的时候，大家都看起来特别开心就好了。”

“包括你自己吗？”暮光闪闪笑咪咪地说道。她站在斯派克背后，和小蝶以及云宝黛茜并肩站在一起。“毕竟你可是生在这里的啊，难道你不是也该在镜头里吗？”

其他几只小马都点头称是，热情地欢呼。

“哈哈……这倒是挺好的。”绯红回答道，“可是这对我而言不太专业……”

“哦，这又有什么关系了？”有个开心的声音评价道，镇长迈入了取景范围内，站到了暮光闪闪和斯派克身边。“我，头一个，认为她应该和我们一同合影留念。毕竟，她可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

几只小马大声欢呼，纷纷招呼着绯红快点儿过来。陆马们在鼓蹄，天马们在吹口哨。

可爱地红着脸，绯红被说动了。她摆了摆前蹄。“好吧好吧！如果你们坚持的话。”

“耶～哈！”苹果杰克爽快地招了招蹄子，“快点儿站过来吧，甜心！”

“可是我光设置好镜头还不够！这相机没有定时器……”绯红的表情有些忧虑。“必须得有谁出去按快门才能拍照！”

镇民们好奇而犯难地面面相觑，有点心烦意乱地互相低声交谈不已。

“我来吧。”

大家齐刷刷地朝一个方向望去，我碰巧就站在他们的目光之中。我笑了笑，把帽衫的兜帽从头顶掀开。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在偷听的。看来你们拍集体照需要帮忙啊。”

“呃……”云宝黛茜弓起了眉头，“不然呢？”

“那两只独角兽是谁啊？”小呆在马群另一边问道。

小乖靠到了她身边。“只有一只啦，妈妈……”

小呆闭上了一只眼睛，灿烂地笑了。“哦！你好呀！只是路过吗？”

我深吸了一口气，微笑起来。“可以这么说吧。怎么样，我能帮忙吗？”

“好吧，如果你愿意的话……”绯红指着照相机。“看到那个按钮了吗？等我需要你按它的时候就会告诉你的。不过，我们需要不止一次的机会，所以可能得花个几分钟时间。”她有点紧张地笑着，“这是不是……要求太多了？”

“别担心。”我挥挥着蹄子，快步走向照相机，甩掉了肩上的寒意。“我很乐意。”

“太棒啦！”萍琪派大声疾呼，“快来加入我们吧！小红红！”

绯红呻吟不已，有点无可奈何地走了过去。“我真的真的很希望，大家不要老这么叫我就好了。”

“哦，为什么呢？”镇长笑咪咪地把蹄子搭在小姑娘肩上。“多可爱啊。”

“听起来真是傻透了……”

“哦呵呵……欢迎回到小马镇。”她朝小姑娘俏皮地挤了挤眼睛。“不然呢？你更愿意大家管你叫‘镇长的女儿’吗？”

绯红的脸有点红了，她摇了摇头。“不，要是非这样不可，那我也认了。”

“听起来已经是一大进步啦。”镇长抬头朝我点头致意。“我们好了！”

“都听到了吗？大伙儿？”暮光站得直直的，她亲朋好友，左邻右舍，都和她一样挺起胸膛，骄傲地并肩而立，“要开始啦！”

绯红向我点点头。“非常感谢您的帮助，这位小姐……呃……”

“哈……”我耸耸肩，把蹄子搭在了快门上。“名字又怎么了，留住你们的记忆吧。”清了清嗓子，我俯身向前，眯起眼睛盯着照相机取景器，仿佛整个小马镇都摆在了尘封的舞台上。“好啦，大家一块儿说‘茄子’！”

“茄——子！”

快门在轻轻的咔嚓声中按下。

他琥珀色的蹄子翻动着一块干帆布，接着又是一块，然后又是一块。他左右扭着头，伸着脖子，眯着眼睛，欣赏着从小马镇山顶上放眼望去的午后美景，又认真地比对着每一幅绚丽的风景画。结果令他很满意，每一笔的作画都非常均匀，每一笔的色泽都非常准确。他深吸一口气，把画布叠成一摞，整齐地塞进天鹅绒包包里。

“它们真的很美。”我说道。

星云眨了眨眼睛，老雄驹扭头注视着我，十月的秋风吹拂着他灰色的鬃毛，仿佛我们周围荡漾的皑皑绿草。他在清风中微笑着点点头。“对，这的确是个美丽的小镇。”

“我很喜欢。”我说道，把连帽衫拉得很紧，因为风一阵阵吹拂着我们，冰冷而萧瑟。笼罩在他阴影下，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个脆弱的瓷娃娃。我尽力不看他那饱经风霜的容貌。“要是我是因为这个而留在这里的就好了，但我也没什么抱怨。”

“我也不会，不过我也没法这么奢侈。”他说道，“再过不到一个钟头，我就得上火车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不知怎么的，我早就知道了。我应该让他自己呆着的，我应该拍完照片就直接回家的。可是，当我看到星云就站在那里，像小山顶上一团黯淡的火焰的时候，我就情不自禁了。我必须得这么做，我必须得来。“小马镇不够漂亮，不够让你多待一会儿的吗？”

他笑了。“这里的每一只小马都是如此善良、如此亲切，甚至是完全陌生的小马也一样，真是太了不起了。”

我只是看着他。

星云清了清嗓子，拉上了天鹅绒包包的拉链。阳光照耀着他，在他身上反射出奇怪的角度，让他的肌肉缩成了黑色的阴影，就像花岗岩石板的抛光表面。“我来小马镇该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了。除了一件怪事，包括一个附了魔的布娃娃，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踩踏事件之外，我得说，这次访问真是相当放松了。”他向我瞥了一眼，点了点头。“我看得出这个小镇是怎么出名的。”

我勉强一笑，“真希望这出名是因为好事。”

“哦，已经够好的了，当然。”他深吸了一口气，“我唯一的遗憾是，接下来我的旅行会有一段相当孤独的时间了。”

我咬着嘴唇，凝视着山下金色的屋顶。“孤独？”我的低语飘散在风中。“为什么？”

“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身边还有一位艺术家。然后她决定留在这个镇里了，毕竟她妈妈就住在这里。她们……重新团聚了。”

“好吧，我很抱歉你失去了一个朋友-”

“哈！失去？哦，可不能这么说。”星云帅气地笑了笑，“当同伴重新找回了自我，而且还找到了如此幸福美满的生活，那可是很难因为她的离别而悲伤的。”他看着我，“这么长时间以来，她一直都在心中怀着对母亲的怨恨。可现在，她们忽然决定破镜重圆，互相弥补了。她脸上笑得有多开心，我都难以形容，简直就是白天黑夜的差别啊。现在她和之前那个与我一同旅行的朋友相比可以说是翻天覆地，完全焕然一新了。她彻底放下了压在肩头的重担……”他满足地叹了口气，“我也是一样。”

我的呼吸更均匀了一点，我向他微笑，脸有点儿变热了。“听起来，这趟来小马镇的旅途对你们还是有好处的。”

“只因为终于对她管用了。”他说道，“在整个艾奎斯陞亚孤独地流浪了那么多年，她终于回家了……和至亲团聚了。这一点我很明白。”

“听到这个真是件好事。”我叹了口气，低声说道。“那……你的家呢？”

星云的脸拉长了，阴影笼罩了他的面容。“嗯……好吧，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我的家就是这条路了。”

我不由得哆嗦了。鼓起勇气，我正视着他的面孔。“你是说……？”

“是的。这旅途曾经是她的监狱，而现在依然属于我。”他晃了晃天鹅绒的包包以示强调。“她必须来这里找回自己。我？我还在找回自己的路上呢。这就是为什么我永远帮不了她，没法像她在这个镇上的母亲那样最后能成功。”他的笑声很干涩。“要是我听起来像是在嫉妒，那是因为我的确有点儿嫉妒啊。挺孩子气的，嗯？我知道的。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你会觉得自己很能保护别的小马。就好像……好像……”

“就好像，生命之中缺了什么，有什么东西不见了。”我说道，“你想填补这

个缺口，就算你不知道缺失的到底是什么也好。”我盯着自己的蹄子，“对此我也有些了解。你看，在小马镇的生活也改变了我。我实在想不到还能有什么别的地方可以……”

星云点点头，稍微调整了一下重心。“我曾经像你一样，有一个家。”最后他说道，凝望着风中。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嘴唇在颤抖。“哦？那……跟、跟我说说？”

“也没什么可说的。”他回答道，“我在坎特拉皇城呆了很多年，甚至还结了婚。但是，随着时间一年年过去，我发现自己的生活没什么起色。我和我妻子……好吧，我们只是……我猜是不太合得来吧。她是一位政治家，一位历史学家。我呢？我想画画，想找到我梦想的实质和精髓，与其他小马一同分享。所以，一切就这么顺理成章的……我们大约一年之前离婚了。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全国各地旅行，希望能趁着一切为时已晚之前找回我自己。在找回内心的本质之前，恐怕我永远都无法安心了。”他微笑着瞥了我一眼。“我想你这个年龄的孩子可能……还理解不了这些……”

我没有笑。实际上，我好不容易才忍住没哭出来。我凝视着飘逸的草地，颤抖着。直到我用一只蹄子捂住了嘴，勇敢地抬起了头。“我可以。我……我真、真的……可以……”

他好奇地看着我。

“我……我都好久……好久没见过我的家了。”我说道，“我的……爸、爸爸…和妈妈……他们……”我凝视着燃烧的地平线，勉强遏制着如鲠在喉的感觉。“我们不久之前……分开了。可……可是……感觉……都像是已经过了好久好久了……”

“所以，你也和我一样吗？”他问道。

“呵……不。嗯……”我清清嗓子，努力保持着声音的平稳。“是命运……我想，你可以这么说吧，是命运分开了我们。就此而言，我真的觉得，我这辈子恐怕也没机会和他们团聚了。”

老雄驹的脸变得有些苍白，蒙上了同情的阴影。“对不起，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难过。”

“嗯……”我痛苦地笑了，眼睛牢牢地盯着他身后的风景。“对不起？呵呵……他们的记忆还活着呢，而且永远都活在我心里。就活在他们教诲我的尊重之中，活在他们传授给我心灵的哲学思考之中，活在他们让我养成的对音乐的热爱之中。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我才能找到我的天赋，我的才华，我的使命，我的激情。”我猛地吸了口气，继续往下讲，“尽管如此，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他们。每天早上，我都能在梦中再见到妈妈的脸。而我都等了好久，只希望能有机会再见到我的爸爸，和他面对面，亲口对他说……”

慢慢地，我转过身，直到我能面对着他，直到我能正视着他。我想控制我嘴唇的颤抖，结果我一败涂地。

“……说我、我爱你，爸爸。我对你的思念，超过对音乐的爱。”

他盯着我，双眼湿润了，闪着点点泪光，和他鬃毛中的银纹很相符。眨眼间，他就用坚强的笑容平静自己的心。我只希望他能再多向我笑一笑就好了。然后，

他开口了：“我知道，在我后半辈子还要继续这么漂泊下去。”他的声音变得很温柔。“但是，要是有一天，我能有一个像你这样出色又体贴的女儿就好了。”

我笑得无比苦涩，声音嘶哑。“那是必须的。”我声音很低。

我们之间一片寂静，就像苍穹之间的茫茫空白。

一阵寒风吹来，十月的微风又来了。星云哆嗦了一下，紧张地瞥了一眼前肢上的腕表。他几乎是叹了口气，“好吧，火车马上就来了。如果我想把这些风景画安全送达吠城，那我就得走了。”

我点了点头，脸颊绷得很疼。“去吧，祝你的探索之旅一路顺风。”

“哈，我想我已经够幸运的了。也差不多该我去回应命运了。”他飘起自己的行李，开始朝山下走去，仿佛沉入了黄昏的阴影之中。“哦，顺带一提，”他又停住了蹄子，让我的心开始了最后一次加速跳动。“我还没问过你的名字呢。”

我本来不该说的，可我还是说了。“天琴，天琴心弦。”

他点点头，好像表示赞同。“这个名字真美。”

虽然眼前的一切都在泪光中模糊了，但我依然朝他笑着，一直笑着。“多亏了我爸爸有才。”

“确实呢。”他在迷雾中失去了踪影。我也迷失了。

没有他的第一个小时过去了，慢慢地，我倒在了地面上，在寒冷之中瘫倒在地，仿佛我只是寒风萧萧的夜晚的众多阴影之一。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时间就这么一小时一小时地流逝了，仿佛很多温暖的气息都从我身边流走。当夜幕降临之时，我的寒颤令群星都在颤抖……

“……我还在那里。什么时候回到我的小屋的，我已经不记得了。”在婚宴的边缘，我坐在暮光面前娓娓道来。“我也不记得在小屋里又呆了有多久，可能喂了我的猫一次两次，也可能是十几次。我只知道，我没有弹那首曲子，我不能，我不想。安魂曲是我的一道封印，是我的今日和昨日之间的无形屏障。有生以来头一次，我想要投入那种幸福的遗忘了。我想变得什么也记不起来，就像我身边的每一只小马一样。为什么不呢？这很舒服，简直是太快乐了。甚至可以说是……解脱。”

斯派克表情一片空白，他紧张地抬头看了看暮光。

泪水模糊了暮光的眼睛，她强忍着嗓子里呜咽的声音，深深地凝视着我的双眼。“那为、为什么你又变了主意？为什么你会来找我？”她抽着鼻子，几乎是在呜咽。“为什么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你还是找我帮忙重新演奏这首曲子，把一切都回忆起来了？”

我盯着她，呼吸很稳定。在颤抖之中，我鼓起了开口的勇气。“因为，当我所有的回忆都离我而去之际，我必须去知道，那只小马的内心本质最后残存下来的部分，不能只是一个胆小鬼。我还有一个使命要去完成，我还有一个诅咒要去解除。如果这意味着我有能力从中吸取教训，变得比之前更优秀，那么我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值得的。你知道吗，暮光？我不相信，我拒绝去相信生活只不过是不断的失去和腐朽之旅。无论经历了什么也好，不管发生了什么也好，我都成长了。

而我还有最后一个障碍等着去跨越。”

她点了点头，镇定下来，面孔上的表情证明她接受了我眼中的勇气。“我们一定要带你去见公主才行！在她们面前演奏安魂曲一定就是解决办法！”

“但我们根本不知道这种努力会不会只能带来纯粹的危险-”

“这个险必须得冒！”暮光闪闪的声音无比坚定。“为了你好！”她一转身，冲着她的小助手就走了过去。“斯派克！”

“哇！什么？！”他吓了一跳，叫了起来。

“马上去图书馆，准备一封信！我们必须马上引起公主们的重视！”

我叹着气，颤抖着用疲惫的蹄子揉着凌乱的鬃毛。“暮光，对不起，可……可你已经是尽力了。你根本没法召唤公主，也没法把信息用写信的方式-”

“我们必须得试试！”暮光大叫道，“要是你能成功地影响到无序，那肯定也有办法联系到她们！”

“暮光-”

“这值得一试！斯派克，你还站在这儿干嘛呢？！”

“可这都快日落了！你这是想让我重新把图书馆打开？！”

“你没听见我说什么吗？！”暮光指着我。“你没听到她说什么吗？！”

“嘿，要是你问我，这悲伤故事的确是催泪的。可是，拜托！”斯派克耸耸肩，“你真的相信她说的那什么大家全都把她给忘了的事吗？还有镇长和她女儿在风车的事？！还有……还有……”

“斯派克，拜托！你得相信我！”

“她就只是个混大街的，暮光！”斯派克穿着那身燕尾服耸耸肩，“我不在乎她到底有没有礼貌，或者帽衫够不够帅……呃……呜呜……”说着说着，他好像噎住了，开始用力倒抽气。

暮光弓起了一边眉头。“斯派克……？”

忽然他脑袋猛地往前一伸，打了好大一个嗝。一缕炽热的翠绿龙火喷射而出，吞没了半张茶几。有个小小的卷轴掉到了地上，可暮光闪闪几乎没有注意，她眼里只盯着起了火的花环。

“斯派克！”暮光尖叫着，惊恐地向后退去，差点被她的礼裙绊了个四蹄朝天。

“这、这不能怪我！”斯派克在原地团团转，被燃起的火焰吓得手足无措。“我怎么知道这么晚了还会有皇家信件过来？！”

“你就不能瞄准别的地方吗！噉！”暮光翻着白眼，用魔法把燃烧的花环飘了起来。“还不快帮我！”

“是！呃……没问题！稍等一下……”龙宝宝弯腰去捡那卷轴。

“斯派克！赶紧的！”

“可你难道不想先读-”

“没看到我们现在有更急的麻烦要处理吗？！”暮光黑着脸，“赶快！”

“唉……”斯派克扔下卷轴，摇摇晃晃地跑到独角兽身边。“好吧好吧！先应付这个！”

“我说，我真的真的很抱歉！”暮光扭头冲我嚷嚷，“稍等一分钟就好！只一

分钟！”她和斯派克都忙不迭地离开了桌边，“赶快！斯派克，去把潘趣酒碗端过来！”

“哎呀呀，真的假的，暮光？潘趣酒碗？！那什么……外面不是有个水池子里面都是水吗？”

“你想让整个市政厅都烧光吗？！”

“好！潘趣酒碗是吧！我这就去搬过来……”

“稳住……稳住……”

眼看着他们惊慌失措地与大火殊死搏斗，我只是默默地避开了。他们把那一碗颜色鲜艳的液体泼到了那堆乱七八糟的火灾现场上，惹得浓烟滚滚，四处弥漫。而我，则在经受冰冷的寒颤。我抱着自己的身体，低头盯着地面，直到我的视线落在了那封卷轴上。

我的眼睛使劲眨了眨。

羊皮纸上有一枚月之纹章。

焦躁不安之中，我偷偷瞅了暮光和斯派克一眼，又盯着那卷轴。心慌意乱地，我跪下来，用魔法捡起了那卷轴，二话不说就把它展开，仔细阅读着上面娟秀的字迹。几秒钟后，我简直都快上不来气儿了。身体颤抖得更加厉害，但这次并不是因为寒冷。

我站起来，心跳得砰砰直响。我朝那张摊开的羊皮纸瞥了一眼，又瞥着婚宴的其他地方。火焰几乎熄灭了，烟雾开始消散，暮光和斯派克，他们依然背对着我。

我没有看见他们转过身来，因为我已经从温暖的市政厅里逃了出去。

而且，我把卷轴带走了。

几个小时之后，当晨光从地平线升起的时候，我已经坐在了我小床的边缘，凝望着小屋的另一边。那封皇家信件被钉在了墙壁上，和另外几十样乐器挂到了一起。我怀里则抱着最重要的那样乐器，一遍又一遍地用唤夜者演奏着“暮光安魂曲”，只希望宇宙族母保佑这古老的神器能平息我心中的激昂，因为即将发生的事情已经让我根本没法合眼睡觉了。

“她要来了，雪石膏。”我低声向着空中诉说。猫咪偎依在我的身边，他没有醒，我也不需要。我享受着他的温暖，享受着安魂曲的和弦。忽然之间，它在我的耳中莫名其妙地又变成一种抚慰了。“她要来小马镇了，再过两天，她就要来了……”

古老的神器泛着金色的光芒，照亮了那张展开的羊皮纸。我的眼睛紧盯着那上面的数字：噩梦夜美丽而清晰的日期。

“我也会去的，”我喃喃着，当我挣扎着想保持清醒的时候，一滴泪顺着脸颊滑落，“我会去的，所以，帮帮我吧，雪石膏。我们都会去的。而且，我们会一块儿记住的，我们会一块儿记住的。”我嗓子发疼，轻声呜咽，“我们会记住的……”

如果回忆就是我所剩下的一切，那么不管是哪里的回忆，我都会快乐地欢迎它们的。

XVIII:渐强

“我的小马们，”塞拉斯蒂娅公主说话了，双翼威严地在身体两侧展开。“我很高兴能来到这里，来到小马镇这个美丽的地方参加这次会议。虽然这并非艾奎斯陲亚最大的城镇，但它远远不是我心目中最遥远的地方。我关怀着我每一位宝贵的子民，也正因为大家共同的心愿，我才会来到这个朴素的小小社区。”

旅馆大厅里挤满了喜气洋洋的面孔和兴奋不已的眼睛。众多声名显赫之辈纷纷向着房间尽头的天角兽鞠躬致意。在群众边缘，身强力壮的天马卫兵身着寒光闪闪的铠甲，眼中充满了与他们仁慈的领袖格格不入的严厉与怀疑，仔细扫视着在场群众。暮光闪闪也在场，就站在自己最亲爱的导师身边，笑得无比自豪。

长长的角微微一压，塞拉斯蒂娅向着在场的众多子民们点头致意。“和平，谐律，乃是我们灵魂的本质。自从时间的黎明开始，我就对此深信不疑。为此，我向你们敞开心扉，为了小马镇、为了整个小马种族，无论你们提出什么样的请求，都能在此得到充分的解决。我相信，你们敬爱的镇长已经安排好请愿的顺序了。你们可以按部就班地依次上前来。我的整个下午都属于你们，我宝贵的子民们。”

小马们纷纷兴奋地互相交头接耳，直到镇长挥着蹄子，吹了声尖锐的口哨，才让他们安静下来。她微笑着朝站在群众前排的一位雄驹一指，“殿下，请允许我向您引荐，这位是清冷园圃，小镇东部旭日花店的店主。”

那只雄驹走出马群，向公主鞠躬致意。他一脸犯难的表情，扭着他的前蹄，向着面前光彩夺目的天角兽开了口。“殿下，首先我得说，能有机会站在您面前，实在是三生有幸。自从我在983年的奥特兰大夏至日庆典上第一次拜见您，我就被您的智慧和美丽给迷住了。”

“983年啊……”塞拉斯蒂娅的微笑很祥和，“那一年的向日葵很美丽。”

清冷园圃眨着眼睛，脸有些红了。他笑着点了点头。“对！对！那一年，真的到处都是向日葵！……我……我打小就对向日葵特别着迷。自从那个夏至日庆典开始，每当我看到向日葵，就会回忆起您的荣耀与力量！”他咽着唾沫，“殿下，我相信，您就是我追求园艺天赋的灵感之泉。”

“听到这件事让我非常高兴，”她和蔼地回答道，“那么，今天我能如何帮助你，园圃先生？”

“这个，殿、殿下……”他又咽了口唾沫，朝门外指了指。“今年实在是有点干旱。虽然没有997年那么厉害，但因为缺水，有些当地的植物群落最近已经完全枯萎了。我们为了防止一些当地的花卉灭绝，不得不修建第二个温室。现在，我知道您今年忙得不可开交，比如西边山上的那头龙，更不用说您还在和您的妹妹露娜公主享受团聚的-”

“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从来没疏忽过哪怕一秒钟，以至于连我亲爱的子民们的麻烦都看不到。”塞拉斯蒂娅笑着打断了他，“我很清楚你所说的这场干旱。我

想，两个月之前来自小马镇的那封申请气象援助的公开请愿书就是你写来的吧？”

雄驹惊喜地眨着眼睛，“哎呀，对！是的！那就是我！您……您是说……您……您真的花时间看了？呃……殿下？”

她热情地笑了。“当然了。毕竟，活得太久总会有点儿失眠的毛病啊。”

小马们一阵哄笑声，暮光只是微微一笑。

塞拉斯蒂娅继续往下讲，“我的确读了那封信，园圃先生。然后立刻就向云中城气象管理委员会提出了申请，计划在四月中旬增加一周的降水。然而，经过进一步研究，有一组天马气象学家告诉我，额外的降雨对于日益严重的干旱问题其实只是治标不治本。为此，我和你们的镇长商谈过之后，提出了灌溉工程。为陆马着想，我认为这样一个工程是切实可行的……”

公主的说话声透过拥挤的马群变得模糊不清，因为我正在努力从拥挤的小马当中，勉强从他们的身体间，翅膀下，肩膀旁边钻过去。抬头往前望去，我努力咬紧了牙关。

第一眼，当我第一眼望到了公主的面容，那双玫瑰红的双眼，那飘逸闪耀的鬃毛，我的心简直都跳到嗓子眼了。她是那么荣耀，那么美丽，那活生生的神灵，就在我的面前。而我当时最迫不及待需要的，就是神灵的帮助了。

朝左右两边张望了一下，那些天马卫兵正巍然屹立，结实的四蹄粗壮得要命。从我的角度来看，感觉就好像他们顶盔带甲的身体一直高到了天花板上。毫无疑问，只要翅膀一扇，他们就能瞬间到达这房间的任何位置。尽管知道这一切，但我还是尝试着采取行动。公主说她整个下午都会在这儿，但这不是我浪费时间的借口。

勉强忍着颤抖，我把连帽衫的袖子拉下来遮住我的腿，蜷缩在地板上，匍匐着，在马群之中向前慢慢爬行。慢慢的，悄悄的，移动着我细弱的四肢，只希望周围那些小马投下的影子能遮挡住正在接近公主的我。我闻到了镇民们忧郁的气息，他们每一次心跳都让我的耳朵随之抽搐。太阳女神的声音越来越响了，震撼着我的骨头，把泪水从我琥珀色的眼睛里挤了出来。

“……再加上坎特拉皇家地质学院的大地魔法，灌溉渠道的结构至少在今后的二十五年之内都能保持完好。”塞拉斯蒂娅微微低下了头，“这个解决方案听起来可行吗？”

“哦，当然了，殿下！”清冷园圃激动地点着头，他笑逐颜开，眼中闪烁着喜悦的光芒。“感谢您的睿智，小马镇会好好使用您的援助的。”

“也许当我下一次再来访的时候，你会有更多美丽的向日葵！”塞拉斯蒂娅的话迎来了一片笑声和欢呼。她把头转向了小镇的管理者。“镇长？”

“咳咳，中心市场的希比有个问题想——”

我不小心踩到了一只小马的蹄子。随着一声响亮的尖叫，我踉跄着撞上了另一只小马的体侧。很快，整个大厅里都充满了怒气。

“嘿，小心点！”

“你什么毛病？”

“等着轮到你！”

我没有回应。我不能回应。整群小马都已经纷纷把视线转向我了，每只小马的面孔都转向了这个憔悴不堪的独角兽流浪汉。很快，卫兵们也伸长了脖子。整个世界变得无比寒冷，我剧烈地喘着气，抖得像筛糠。

“呃……”镇长终于也从公主面前侧过身来了，她斜着眼睛盯着我看。“……这什么情况？”

我低声喘着气，使劲把一只小马推开，撒开蹄子开始冲向前方。在绝望的泪眼之中，整个世界都模糊了。塞拉斯蒂娅那光明的形象化为了迷雾中闪烁的烛光。我扯着嗓子向她尖叫，生怕我会失去一切。

“公主！公主救救我！”我喊道。“公主，我被诅咒了！我被诅咒了，我需要您、您的祝福！”

“喂，你！不许动！”卫兵还没扑上来，我都已经感觉到他们翅膀的热力了。就好像天花板塌了把我砸在下面一样，铁蹄从四面八方袭来，粗暴地把我按在了地上。

我在疼痛之中尖叫，在他们肌肉发达的蹄下硬是把一只蹄子拧了出来。我朝着讲台正中呜咽，“救救我，公主！求求您了！如果您不救我，我会迷失的！”

“哦，天。”我听到暮光背后有只小马在呻吟。“凡是这种重要场合总会冒出些惊喜来。”

“公主！我、我……”暮光闪闪的声音结巴着，在那些森林一样横亘在我面前的蹄子后面模糊得好像耳语。“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我以前在小镇里从没见过这只独角兽……”

我痛苦地挣扎着，身不由己被卫兵们拽回大厅的尽头，远离了我唯一的救赎之地。“不！不！求求您！”我声嘶力竭地尖叫着，“您一定得听听！“我努力伸长脖子去看塞拉斯蒂娅，但她那光辉的面容却被遮挡在周围惊惶的群众之后。”我求求您了！要是您把我送走了，我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你趁早打住吧，小姐！”一个卫兵在我耳边咕哝着。

“这边请！”另一个卫兵把我拎了起来，推着我朝着门口走去。门外的阳光中站着更多的卫兵。“谁也不许去打扰公主！”

“不！求求你们了！”我在哭号，歇斯底里，简直是一团糟。我不想再孤独了，我不想再被遗忘了。“她一定得听听这个！只有她！只有她才能帮我从这诅咒之中解脱！”

外面的阳光非常刺眼。鸟鸣声，蝉鸣声，在我耳中，简直像是大炮在开火。

“等一下。”

身后亮起的圣光淹没了外面的世界。我感觉到正在大步往外走的卫兵们僵住了。我像个软绵绵的钟摆一样挂在他们的蹄子上摇晃着，任凭他们转过身，让我能面对着令我有生以来最感动最狂喜的存在。塞拉斯蒂娅正从大厅另一侧的桌旁边快步走来，镇民们纷纷从她的方向上避开，退让，好让她能直面着我。

“别拉她走，让她说吧……”

一个卫兵犹豫地向前一步。“可是，殿下-”

“皇室的慈悲泽被着我所有的子民们。”她纯洁的目光注视着我的身体，我

感受到的没有半点斥责与训诫，唯有纯粹的爱，令我不由得为之哭泣。“如果我有能力解决她的麻烦，那么，这就是我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

卫兵们从命了。我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我重新四蹄落了地。我一瘸一拐地走着，喜极而泣。我匍匐在地，颤抖着，头一次觉得这诅咒的寒冷也是如此美好的享受，只因为我明白，这是通往救赎的台阶。我抬起了头，鼓足勇气仰望着圣光的源头，不禁泪流满面。“哦感谢您，祝福您，慈悲的公主殿下啊。您根本不知道我遭遇了什么……”

“嘘……”塞拉斯蒂娅走上前来。她的翅膀在我身体周围合拢，拥抱着我，此刻我已经是魂不守舍，简直变成了一个吓坏了的孩子。如果我能永远躺在她那满怀抚慰的怀中该多好啊，但是，诅咒冰冷的亲吻正萦绕在世间万物之外，包括她温暖的拥抱。我听着她轻声和我耳语。“好啦，好啦，没事啦，放松一点。我的小马驹，告诉我，到底是什么困扰着你？”

我哭泣着，却又笑着，努力站起身来，张口欲言。然而我视线的余光却瞥到了什么，不由得转过头去看。

暮光闪闪正站在塞拉斯蒂娅身边，但是，她又不在那里。紫色的雾霭笼罩了她，我凝视的时间越长，她的身影就越高大，像一个无所不在的影子，吞没了整个房间的小马们，几乎要连她姐姐也一同笼罩。随着一道夺目的闪光，白骨的翅膀在她身后展开，劈开了旅馆的墙壁。她张开了嘴，遗忘的钟声在回响。银色的头盔在她头颅上成型，挡住了我颤抖的视线。

“噩梦夜！惊悚夜！”

我惊叫一声，从三个孩子面前跳开。

一位公主，一只瓢虫，还有一个宇航员正冲我咧着嘴笑。脖子上挂着鲜艳的纸袋。

“给点儿糖果不用谢！”她们齐声唱道。

我一连退了好几步，撞上了一根路灯杆。十月的寒夜之中，我的呼吸化作白雾散发到空中。“什……这是哪-”我突然住了口，因为我的声音听起来是如此的沉闷。伸出一只蹄子，我发现我的整个身体都裹在白白的绷带里面。“噩梦……夜……？”

“好啦，丫头们，别把其他乡亲们给吓着了！”史密斯奶奶颤颤巍巍地走了过来，轻轻爱抚着三个小姑娘，推着她们走向小马镇中央的一所树屋图书馆。“想要糖果的话该去挨家挨户敲门才是，你们几个疯丫头！好啦，还不快着！免得咱老太婆吓出心脏病来！”

“噩梦夜快乐！”打扮成公主的小姑娘朝我唱着告别。

“是啊！”瓢虫翻着白眼，跟着史密斯奶奶穿过城镇，“这算啥木乃伊啊，身上还带着七弦琴？”

我有点儿呆呆地眨着眼睛目送她们离去，然后开始用魔法在身上四处摸索。我感觉到有个天鹅绒的包包挂在我的体侧，于是毫不犹豫地把唤夜者从隐藏之中掏了出来。随着我举起那乐器，拨动它黑色的琴弦，万花筒一样璀璨的光芒绽放开，辉映着周围的灯火。短短时间内，我成功地演奏了暮光安魂曲。夜晚的寒意

融化了，滚烫的热浪涌进了脑海中。我咬紧牙关，把嘴上的绷带扯了下来，总算是能呼吸的顺畅点儿了。

我懒洋洋地靠在灯柱上，疲倦地环视着周围的整个小镇。小马们打扮得五颜六色，五花八门，欢快地来回跑着，笑着。我看见萝卜尖装扮成了魔鬼，苹果杰克装扮成了稻草马，小呆扮成了……呃……那是……好吧，反正最重要的是，我能记起她们的名字了。我想是吧。

“噩梦夜到了。”我嘀咕着，然后艰难地咽了口唾沫。

又喘了几口气之后，我朝市中心瞥了一眼，那里已经搭起了一座大舞台。镇长站在讲台前，两旁还有乐队在演奏怪异的民间音乐。我的目光从她那五颜六色的小丑假发，一直延伸到我们头顶上繁星点点的夜空。不到一小时前，太阳已经落山了。庆典活动已经正式开始，可我并没有因此而安心。

“她在哪里呢？”我望着隐隐透着最后一丝余晖的地平线。

傍晚的紫色薄雾笼罩在森林之上，皎月已经洒下了明亮的光芒，辉映着她的荣耀。但是，在哪里都找不到她的踪影。

“她现在都应该已经到这儿了。”我咬着嘴唇，“她……她难道改主意了吗？”

我摇摇头，感觉我的这件临时外套有几个地方松开了。魔法灵巧地一闪，我把绷带重新缠紧。

“不，公主可不会最后一秒才取消行程。”我说道，心惊肉跳地皱着眉头。

“……也可能会？”

再次昂首望月，我想着露娜公主，想着雪石膏，想着他千年之前帮助她完成的那件可怕的使命。月亮女神真的承诺用心去关怀世上万物了吗？或者，她只是被**阿丽娅公主**留下的空缺引入这条命运之途的？当初她又是为什么会想要来噩梦夜庆典上露面？这个节日对露娜而言，难道不是她最不想要的东西了吗？特别还是在小马镇？

“她会来的，”我喃喃自语，“她会来的，我，我只是得……”我拥抱着唤夜者，颤抖着，再一次开始弹奏安魂曲，就像前几个夜晚一样，演奏，演奏，不停地演奏，苦苦期待着这一刻的来临。把这首曲子弹奏给露娜，这是我唯一的机会，也是我最后的机会，这样露娜就能弥合她和自己姐姐之间的隔阂。“我只要继续演奏就行了，我只要一直记住就行了。”

从我身边快步走过的小马们朝我微笑，吹口哨，他们没想到在噩梦夜居然还有个吟游者在演奏。对这个额外的庆祝活动，他们都惊讶不已，微笑着向那个打扮成木乃伊样子的陌生小马挥蹄致意。

而我只是扭开了头，闭上了眼睛。放任旋律淹没了整个城镇此起彼伏的欢呼声和孩子们快乐的歌声。“保持集中，记住你是谁，你是天琴，天琴心弦。”整个世界在我周围融化，我的精神完全集中在自己破碎的记忆上。“你被诅咒了，你必须去找**阿丽娅**和你一同演奏‘孤寂的二重奏’，你必须专心于音乐。音乐就是一切，旋律-”

“天哟，真是天籁之音呢！”

我的眼睛一下子睁开了，转身去看。

“亲爱的，你看起来可是冻坏了！”瑞瑞微笑着，她漂亮的鬃毛和眼睛在晨光之中闪闪发光。“不是生病了吧？”

我浑身发抖，牙齿在打颤。我向下瞅了一眼，一个木箱子放在我旁边，时尚教主刚刚慷慨解囊为我放下的钱币正在上面闪闪发光。我把箱子推到了路灯杆子后面，又抬头看着她。

“啊，我没事的，女士。”我一边结结巴巴，一遍挣扎着把破碎的旋律重新拼凑成挽歌，只不过我不知道那是挽歌，或许我知道？“我的血液温度比一般小马低一点而已，天生的。”我嘟囔着，但是声音却消失了。我的视线越过了瑞瑞，遥望着晨露向远处一只薄荷绿的独角兽献上了一朵金色的郁金香。她红着脸，表情既惊讶，又着迷。“就像是……天使……”

“嘿，帽衫够帅的！”

“咦？”我蹄下一乱，一个趔趄，被自己的蹄子绊了个大马趴。书本在整个图书馆里飞散。“哎哟！”

“哇！小心点儿，小姐！”斯派克笑嘻嘻地说道，他刚刚一个勇敢的飞扑，奇迹般把一半的书本都给接住了。“呼！跟在暮暮后面收拾她的烂摊子还是有好处的！”他站起身来，用长着鳞片的胳膊肘抹掉了书本上的灰尘之后递给了我。“好吧，给你，这位小姐……？”

“心弦，”我嘀咕着，把他递过来的书和其他几本书飘了起来，紧张地放在阳光下的桌子上。“而且，我的脑海中有了一首新的歌在回响。”我喃喃自语，凝视着金色阳光下飘曳的尘埃，想知道这些小小的雪花是不是比我的言语更有意义。

“我不知道重点何在，但我知道，我必须……继续……继续演奏旋律。”

“你是个音乐家之类的吗？”

“那当然了！”我叫道，“你以为这个可爱标记表示我是写小说的？”我转过身来，眼睛抽搐不已。

焦糖仔和风哨子靠在一起，装饰华丽的市政厅里，他们的唇在烛光下相遇。几只小马欢呼雀跃，在高台下的观众席位鼓蹄喝彩。两只天马在婚礼会场上空盘旋，花瓣如春雨般飘落。

两只小马耳鬓厮磨，互相深情地偎依着。焦糖仔眼中闪着泪光，他遥望着婚礼仪式另一端的我。

而我则回之以怒吼，“为什么？！”

垂死的傍晚，我的鬃毛在小马镇高高的屋顶上随风翻腾。我紧紧抓住市政厅窗户的边缘，焦糖仔远远站在下面。

“为什么我就不能跳？！”我状如疯癫，暴跳如雷。孤魂野鬼放声嚎啕，却又在纵声狂笑。“就这样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噩梦又怎么了？！”

他昂着头望着我，那双蓝眼睛仿佛一汪池水，正等待着我跳进去。然后，他平静的声音周围激起了涟漪，他恳求着：“因为你这么特别，这么珍贵，这个世界少了你可怎么办啊！”

我气喘吁吁，汗水夹杂着泪水。已经再没有什么可释放的了。我空空如也，是一个需要灵魂来填补的容器。我向她尽力爬去，那双玫瑰红的眼中，倒映出来

的是一只绝望的小独角兽。

“很好，如果你坚持的话，如果你觉得这样能有所帮助的话，”塞拉斯蒂娅公主说道，在她身后的整个旅馆里，无数张好奇的面孔融成了一片温暖的海洋。“那就演奏吧，年轻的小马。”

“哦，谢谢您！”我结结巴巴地站起身来，用颤抖的蹄子拨动了琴弦。“我保证，最后您一定会明白所有一切的……”我停住了，正在弹奏七弦琴的蹄子也僵住了。我没有在演奏第三乐章，这是一首完全不同的曲子。但是这怎么可能呢？我明明只知道三首挽歌啊？“这是……什么？”

“哎呀，这是噩梦夜，傻丫头！”装扮成一只鸡的粉红小马在我面前咧嘴笑着，“咯咯咯！”

“嘎！”安魂曲结束了，我倒进了一堆干草里。在紫色的夜空闪烁的星光下，我正和其他几只小马一同坐在马车上。

“嘻嘻嘻！”萍琪派嬉皮笑脸地凑了过来，脑袋上的红色鸡冠子晃来晃去，白色的羽毛抖着。“怎么啦？太‘鸡’动了吗？”她扭头瞥着我们身边经过的一排排各种游戏项目。“哦，我们到站啦！”拍了拍那几个孩子们的肩膀，她朝着马车前面伸长了脖子。“嘿，大麦！就在这儿停车啦！我们有好些超级酷毙超级好玩超超级超级的游戏要玩呢！”

“嗯~好。”马车停了下来，萍琪派领着她那些晃晃悠悠的小朋友们排着队下了车，融入这兴奋的夜色之中。

“现在，关键在于要用南瓜发射器打出十环！”萍琪派神秘兮兮地冲着孩子们压低声音嘀咕。“但传统可不是一直如此！很久很久以前呀，不管能不能打出十环，小马们都得上场打仗！但最后的结局总是打得脑袋上套着光环！嘻嘻嘻！”

我气喘吁吁地从马车上坐了起来，低头盯着我的题字。那不是我通常的七弦琴，而是唤夜者。我猜之所以小马镇还没有谁留意到这神器的威严，唯一的原因就是现在所有小马的装束都五花八门，让大家眼花缭乱。

“好吧……好吧……”我汗流满面地爬下了车，大麦克关心地侧过头注视着我，我慌慌张张地从他眼前跑开，躲到了一间缀满了南瓜灯笼的帐篷后面。“只要保持冷静……安魂曲的效力正在消失。我只要再多弹一下就行了。但是它必须得在露娜身上生效，这将是她头一次听到它……不，不是头一次，那一次还是在……”

在我身后，成群的小马聚集到了大舞台前，聆听着泽蔻拉讲述梦魇之月的传说。我凝视的时间越长，那些古怪的服饰和装扮就越是模糊，化为千年之前的幻影。我眼看着坎特拉城的街道起火燃烧，幽灵般的小马们，为了躲避**阿丽娅公主**那诅咒的声音而上吊自杀。

咬紧牙关，我紧闭双眼，又开始演奏“暮光安魂曲”了。“她会来的，她会听的，这次不会像塞拉斯蒂娅那次一样了，一定不会的。”一波新的寒流席卷着颤抖涌过我的身体，我努力咽着唾沫，更加卖力地拨动着唤夜者的琴弦，感觉我的心跳仿佛都在随和弦一起跳动。“集中，集中在音乐上，集中在旋律上。这是你，这就是你，这就是……”

“小心!”头顶上空传来了雷纹的叫声。“快离开森林!”

我的眼睛一下子睁开了。傍晚时分,我端着七弦琴蹲坐在树下。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震撼着整个草坪,小马们尖叫着从我身边奔逃而过,把野餐用具扔得到处都是。我站起身来,朝他们逃跑的反方向望去。

在小马镇边缘的公园外面,隐约浮现出了大片的翡翠绿光泽。那个正在从一排树顶上爬出来,用闪烁的巨爪踩着地面的,是我曾经见过的最巨大的生物了。小星座熊仰天咆哮,露出了半透明的野蛮獠牙,在两只天真的小马面前高高直起了身体。响彻云霄的狂野咆哮中,正在野餐的两只小马吓得瘫倒在地,紧紧抱在一起,颤抖着等待那巨爪把他们劈成四半。

“怎么又来了!”一只躲在我身后树丛里的雌驹尖叫着,“为什么那东西没有去冬眠?!”

“那无关紧要了!”一只雄驹惊叫道。“那些小马有麻烦了!”

“雷纹!”刚刚从镇中心飞回来的盛绽气喘吁吁地喊道,“我刚刚让暮光的小龙给公主发了-”她倒吸一口凉气,睁大了眼睛,“老天啊,那东西已经来了!”

“什么,你疯了吗?!”雷纹从上面叫到,用蹄子拢在嘴边,“快逃啊!”

一开始我还以为他是在冲着那两只吓傻了的野餐小马嚷嚷,但马上就意识到,有第三只小马忽然加入了这场几乎已经成了定局的灾难。我眯着眼睛盯着她,只觉得心怦怦直跳。她平静地快步走到了现场,任凭自己被巨怪的阴影所笼罩。然后,最柔和、最舒缓的歌声开始洋溢在紧张的空气中。

野兽停了下来,收回了即将掏空两个受害者内脏的爪子。它烦躁地咆哮着,把注意力转向了正在歌唱的天马。

小蝶为小星座熊唱响的是一首安宁的摇篮曲。她的歌喉柔和而甜美,但就算是远远望着这边的那些吓得魂不附体的小马们也能听的一清二楚,因为那一刻的震惊和紧张已经暂时夺走了他们的呼吸。

小蝶身边那两只浑身发抖的小马蹄子都在打晃了,他们慢慢后退,已经不听使唤的眼睛死盯着那头和他们间隔只有一首简单歌曲的猛兽。正当小蝶用她温柔的歌声稳住那头巨兽的时候,两只小马之中一只不小心踩到了一根树枝,发出的脆响打破了小蝶精神的集中,害得她唱出的下一个音符走了调。

星座熊恼怒地低吼了起来。它咆哮着,扬起了爪子,砸向了小蝶的头颅。

远远旁观的小马们齐声惊呼……然而当怪物那足以致命的一击距离天马的身体仅有咫尺之遥的关头,惊呼声再一次哽住了。一只独角兽站到了她身边,用蹄中的七弦琴奏出了优美的旋律,弥补了摇篮曲的短暂中断。

我站在小蝶身边,站在那怪物的阴影下。彻骨的严寒几乎令我的四肢都要灰飞烟灭了,然而我努力模仿着天马的冷静和勇敢。我们一同为怪物歌唱着小夜曲,安抚着它的暴躁,直到它最终平静下来。我们能感觉到那巨大的心脏越跳越快。最后,它坐在了地上,收回了爪子,呼吸也更加均匀了。

我趁机回头瞥了一眼,扭了一下头,给雷纹发了个信号。

他的眼睛亮了,黑色天马盯着我和小蝶身后的那两只小马,心神领会地点点头,无声地和盛绽示意了一下。两只天马慢慢地朝我们绕了过来,抓住那两只已

经是呆若木鸡的小马，把他们带到了安全之处。

与此同时，面对着放松下来的星座熊。小蝶和我开始慢慢后退。当它昏昏欲睡地闭上了眼睛之际，我们已经退到了公园的尽头。还没等它发现我们不见了，一大群应紧急召唤而来的皇家卫兵就从天而降，他们包围了星座熊，围着它转着圈子，巨熊朝着他们挥舞着爪子，咆哮连连。但他们的速度太快了，根本打不着。怪物又沮丧又困惑，终于还是转过身来冲进了无尽之森茂密的深处。卫兵们一直在森林边缘上空往来盘旋，以确保那东西是真的逃走了。

当小蝶和我一路回到绿草茵茵的小山顶上时，四面八方掀起了一阵欢呼声。雷纹和盛绽飞了过来，怀中的两只小马刚刚安全落地，就朝着我们冲了过来，紧紧地抱住了小蝶。

“哦，谢谢你，谢谢你小蝶！”

“要不是有你，我们就死定了！”

“你真是这个镇子的大救星啊！”

“小马镇有你在真是太好了！”

“嗯……”小蝶的脸羞得发红，她低着头，用蹄子磨着地面。“我……我只是不想让谁受伤而已……”

正当我看的时候，忽然就被挤到了一边。我有些迷迷糊糊地看着大家全都挤到了她身旁，没有一个来理会我的。然后，我看到自己嘴里冒出一团冰冷的白雾，不由得很想叹气。但是我没有，相反，我却笑了，迈开蹄子走进了欢庆的小马们当中。

“哇哦，小蝶！”我大声说道，“你真是太勇敢啦！”

“……咦？”她朝我看了过来，好像才刚刚见到我，脸上的红晕增加了一倍。

“哦，我……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我笑得更灿烂了。“你不是整个镇子里最容易被吓到的小马了吗？我听说你甚至连自己的影子都害怕！”

我们周围的几匹小马咯咯直笑，拍着小蝶的背。她温柔地笑着回答道：“你说得对。我为自己而害怕，这实在是太常见了。可是……”她低下了头，“我猜，当我是为别的小马害怕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

我眨了眨眼睛，暗暗叹了口气。“真的很简单，不是吗？”我朝她大声喝彩，“只要关心别的小马，就足以让你移山填海……”

“移山填海我不知道……”她害羞地呢喃着，“可是……嗯……我想至少会让我能唱的很好吧。”

大家又是一阵哄笑，纷纷上来拥抱她，喝彩声此起彼伏。

我微笑着，把七弦琴抱在胸前，喃喃地说：“确实，真的很好啊。”

“哇啊啊!!!”萍琪派的尖叫声划破夜空，“是梦魇之月！快逃啊！”

我只觉得自己在绷带之下的咽喉哽住了，猛地转过身来，我仰望星空，旋转的乌云外，闪电在爆发。风暴之中，两只身穿铠甲的夜骐拖着一辆战车飞速而来。空中充满了尖叫声和模糊的喘息声，骚动还在迅速扩散。战车悬停在我们头顶的空中，夜之公主仿佛影子一样从天而降，轻盈地落在小马镇中心。她往后一仰，

掀开了披风，目光之中的冰冷足以冻结时间，但依然美得令小马为之战栗。

我周围的每一只小马都吓趴在了地上，连我都被他们一块儿带趴下了。公主每迈出一步，都伴随着无形的严寒扑面而来，令我的心都在颤抖。她的披风化作一群蝙蝠，尖叫着飞散。翅膀倏然展开，她以最庄严的姿势开始高声说话。

“小马镇的居民们，本宫亲自驾临你们的小镇，让你们亲眼目睹黑夜的公主。”她的咆哮声震撼着我的灵魂，我感觉到周围每一只小马都匍匐在地瑟瑟发抖。谁也不敢正视她，露娜的形象是如此的威严，又如此恐怖。**“梦魇中的野兽已经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值得你们敬仰和爱戴的小马！”**

当她发表了这皇家演说之后，我的耳鸣声响得简直好像脑袋都裂成两半了。我本该吼回去的，我本该一直冲到她面前，把唤夜者举到她鼻子前面，演奏黄昏公主失落已久的安魂曲的。但是我却动弹不得，虽然四肢一直都在颤抖，但我却根本感觉不到它们。

“让我们一起将这可怕的庆典，变成光明而荣耀的盛宴！”她用仿佛不属于这世界的嗓门高声吼道。

自从她落地以后，我第一次睁开了泪眼。我看不见她，但我又能看得一清二楚。在我的视野中，周围的小马都不见了。而她就屹立在我面前，那是孤独的化身，那是她赐予我的礼物。身披银铠，黑翼招展，她朝我瞪着眼睛。我乃虚无，她降临于此便是为了让我与**阿丽娅**的歌同归虚无。自从夜曲改变了她之后，那就是她的职责了，而她也因此被放逐出了这凡间。她是艾奎斯陞亚的灾星，是曙光的谋杀者。她付出了一切，只为救出那个她几乎无法理解的姐姐，而自己却把生机和温暖都冻在了骨头里。

梦魇之月是**阿丽娅**的影子，仿佛死亡女神的附庸。她并不知道这一切，但这并不妨碍她为我唱出那首歌，把我邀请到了虚无的世界中。

而不知怎么回事，我内心的一部分拒绝了她。因此我才从未被锁链所束缚，也因此不能归于永恒的沉默。

“不！你必须听我的！”我冲着喧哗和混乱之中呼喊，“你必须去聆听她歌之外的东西！你必须达到你不敢去攀登的高度！”我嘶吼着，咆哮着，“你必须勇敢到能记住她，这样她才会有足够的勇气和我一起二重奏！””

梦魇之月一言不发，她的身影若隐若现地笼罩在我上方。然而，她却在渐渐退去。雷霆在远处闪过，**遗忘领域**的冰冷雾气遮住了我们之间的空间。这并非此处，也并非彼处。既非当下，也非那时。这不过是一段记忆的碎片，而它正在从我身边消失，把我遗弃在冰冷的真空之中。让我能呼喊的对象唯有自己，以及黑暗。

“不！”我咆哮着，努力伸出蹄子，直到我从虚无之中抓住了唤夜者。就像当初在卧室的壁橱里抱着月亮舞一样，我紧紧地抱着它，就像当初抱着飞板璐穿过森林那样，我跌跌撞撞地走向世界温暖的脆弱碎片。“我不会忘记的，梦魇之月！”泪水模糊了星云脸上的笑容，花岗岩·曳步那墓碑上的文字也融化了。我紧闭双眼，向着周围的漩涡之中放声哭号。“我不会孤独的！”在厚厚的风暴云后的某处，安魂曲正在演奏着。隔着那些呻吟声还有锁链的铿锵声实在是难以分辨。“我才不要孤独！我不要！我……”

“啊！”云宝黛茜的声音非常刺耳。“我最不想做的事就是开个蹩脚的茶话会！”

“哦，没什么关系的，云宝。”瑞瑞坐在方糖小屋的桌子后面对她说道，同时把咖啡一饮而尽。她用餐巾纸优雅地抹了抹嘴唇，背上鞍包站了起来。“时尚大帝只邀请了我。通常情况下能再多带一位朋友来参加这种聚会，我会欣喜若狂。不过嘛，恐怕你一般……呃……不太适合这种规矩太多的场合。能和这样一位著名的社会名流参与这种激烈的商业研讨会，我是挺期待的啦。但是我很怀疑，就算我真能带你一起去，你也会觉得无聊透顶。”

“切，多大点儿事！反正我今天还有更好的事得做呢！”

“哦，真的吗？”瑞瑞俏皮地一笑，掏出两块钱放在桌子上当做小费。“你跟萍琪派是不是又策划好在小镇上散播欢乐和不幸啦？”

“呃……这个……不。”云宝的耳朵耷拉下来了。她的视线转向一边，蹄子磨着瓷砖地面，嘴里嘟囔着。“这周末她要负责给蛋糕家送个包裹到骡丁汉，她把苹果杰克也带上了，好给她家的苹果打广告……”

“那也许小蝶或者暮光-”

“她们俩去了坎特拉皇城，在一个没劲的颁奖典礼上去看暮光的哥哥了。”云宝低声嘟囔，轻轻弹着桌子上的茶勺。“唔唔唔……糟糕的周末……”

“哦？听到这消息我很难过-”

“这可不是说我没事儿可干！”云宝黛茜的耳朵竖了起来，露出了恶作剧的笑容。“我刚刚练成了一套全新的飞行特技，正打算在镇子北边试试呢！到时候会有一股强风从西边过来，正好够我完成海盗闪光突袭的！”

“哦，你是说那个本来打算用来打动神奇闪电的大场面？”

“哦，对！”云宝黛茜都快飞到天花板上了，鲜红的眼睛冒着激动的光芒。“你跟时尚老弟什么时候也该休息休息，看着我划破天空的英姿！”

“是时尚大帝。”瑞瑞纠正道，“我很不喜欢让你失望，云宝黛茜，可他并不喜欢用这种方式享受美好时光。他来小马镇只是做生意的，而我也只能跟他谈生意。”她轻轻挥了挥蹄子，飘然而去。“不过这并不表示你没法靠自己的力量挣来机会！拜拜！”

“是啊，呃……再见。”云宝黛茜喃喃着，耳朵又耷拉下来了。她无精打采地瘫在了桌面上，眼睛里流露出疲惫之情。一声叹息吹拂在木头桌面上。

就在这时，她的蓝耳朵抽搐了一下。几秒钟后，又是一下。她眨了眨眼睛，身体因为那意外熟悉的节拍而振奋起来。云宝黛茜坐直了身体，环视着周围，直到那明亮的目光投向我这边。

我背靠着墙坐在凳子上。套着衣袖的前蹄在拨动着琴弦，奏出活泼的曲子，旋律回响在整个明亮的餐馆里。

她的下巴掉了下来。把头歪到一边，她扬起眉毛，声音有些结巴。“这、这不是……‘飓风司令’的最后飞行吗？”

“嗯哼…”我微微一笑，假装没看着她。“只是一个简单的小曲子，我喜欢时常练习。”

“简单的小曲子？！”云宝黛茜大叫道，“神奇闪电每次在家乡演出的时候，

云中城管弦乐团都会演奏这首音乐当做开场！”她激动得调子都变了。“这是有史以来最棒的歌！你明明把它弹得这么厉害，居然还说这只是‘练习’？”

“因为这不过是热身而已。”

“为了什么的热身？”

“斯特拉托波利斯的兴衰。”

蓝光一闪，他已经冲到了我的桌前，在我头顶上飞着。“你、你是说，你会弹‘翱翔卷云交响乐’的所有乐章？！”

“好吧，我也希望如此呢。”我有点儿无聊地瞥了她一眼。“要是不能掌握天马们的其他重要作品，就很难了解飓风司令和斯特拉托波利斯的风格。”

“那真是酷毙了！”云宝黛茜笑得容光焕发，“天火把整首交响乐都当做她团体表演的一部分！我以前还觉得那些老曲子什么的都没劲透了，但他们随着音乐飞行的方式让交响乐变得简直是太伟大了！”

我轻声咯咯笑了起来，“那是因为它的确就是这么伟大。天马的音乐家总是喜欢吸引力和夸张的闪光。虽然挺吵闹的，但表现却非常大胆而自信——就像大部分会飞的小马那样。”

“嘿嘿嘿……你说的太对了！”云宝黛茜咧着大嘴。

“不过，说起弹奏整部‘翱翔卷云交响乐’，在结尾的那里我就有点难办了。”我说道，“我需要另一双耳朵来旁听，好确认我有没有弹错音阶。最后的音量实在是太大了，我有点儿过于关注节奏，光靠我自己实在是有点难以判断。”

“切，听起来真是无聊。”她抱怨着。

“哦，好吧，如果你有更好的事情要做，那我就不占用你的时间了。”我说道。

“哎？”她眨着眼睛，耳朵又耷拉下来了。“不，不是！我不……”她哆嗦了一下，不再拍打翅膀了，轻轻落在了我面前的地面上。“我是说，我很乐意帮忙。这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自己够酷，能陪着全小马镇最快的气象飞行员的话！嘿嘿……”

我抬起头，目光越过七弦琴望着她，“我？够酷吗？”

“那、那当然了！”她尴尬地咧着嘴，“你看起来的确需要……呃……有个谁陪陪你！对……”

我的演奏停住了，笑咪咪地点了点头。“陪伴……听起来不错。今天下午太美了，自己呆着多可惜啊。”

云宝黛茜无言以对。她盯着自己的蹄子，翅膀紧张地抽动着。

为了她的面子，我立刻说道，“你知道‘翱翔卷云交响乐’最后一段的曲调吧？”

“什么，你想让我哼着唱吗？”

“哈哈……行啊，这也算个开始。”

“哦，那好吧。”云宝黛茜清清嗓子，开开心心地在我身边坐好，“来了……”

精致的小蹄子握着鼓槌敲在正确的木琴键上，暮光笑得别提多自豪了，抬头望着我。“就像这样的！所以听起来才像是滚滚的雷声！”

“嗷！”月亮舞呻吟着，她躺在我的床上，翻着鲜艳多彩的图画书。“天马都好自大！为啥他们不管做什么都那么闹那么吵？”

卧在卧室地面上的暮光朝她皱起了眉头，“别取笑他们，这是他们的文化！”

“哈！他们的文化简直傻透了！”月亮舞翘着鼻子，贼兮兮地笑着，“你见过他们庆典时候的打扮了吗？嘻嘻嘻……简直就像是他们要去跟云彩打架似的！”

“嘿！他们的制式铠甲超帅的好吗！毕竟天马可是有着悠久的军事传统文化呢。”暮光朝我瞥了过来。“你该知道的，天琴！你去年还给天马笔友写信来着呢！快告诉月亮舞你学到了什么！”

“对对对！去给暮暮撑腰吧！”月亮舞翻过故事书的一页，两条小腿从床边垂了下来。“星璇一直都是塞拉斯蒂娅的小跟班，可不是露娜的！”

“月亮舞，我们现在又没在扮演公主！我们是在说艾奎斯陞亚的古代音乐！”

“我们就不能在甜甜圈店里聊吗？我好想吃个一顿啊！”

“嗷……有时候你可真呆！”

“哈哈哈哈哈！”

“又怎么啦？”

“你从哪儿学来的这个词？那个词蠢透了！”

“没错！意思是‘一只拒绝去学习的蠢蠢小马！’”

“嘿！这算什么意思？！”

“我只不过告诉你什么意思而已！”

“把这话收回去！”

“我没别的意思，这词就这个意思！”

“你是故意的！”

“不是！”

“就是！”

“不是！”

“就是！”

“不是！”

“就是！”

我想去分开她们，我知道这是我该干的事，但每次我想上前开口的时候，都看到火车隆隆地驶出车站，载着月亮舞去往吠城，远离了我的生活。我坐在长凳上，拥抱着自己的身体，在堆积在我周围的无尽寒意中苦捱。在小马镇黑暗的角落中，天气是那么寒冷，我的泪水还没流下来，就已经冻住了。

“亲爱的日记本，”我结结巴巴地说道。

我坐在小镇北边一座废弃农仓旁一顶孤独的帐篷里。当我把羽毛笔悬在一本书苍白的封面上时，笔下就是它空白的第一页。

“我听到了音乐，所以我知道我还活着。我能感觉到旋律，所以我知道我能思考。我心中有一股脉动，它使我充满了使命感。但为什么呢？”

带着那种如鲠在喉的感觉，我抬起头来。伸出一只蹄子，我拉开了拉链，放下了帐篷门。外面，一个魔法传送装置爆炸了，把暮光闪闪、神秘博士和云宝黛

茜掀翻在图书馆的地面上。

“我在这里，能救得了这些小马吗？我连自己都救不了……”

晨露倒在温室的地面上微微颤抖。在我轻轻的推动下，他的眼睛抽搐着，时而清醒，时而昏迷。

“我能给予他们音乐吗？”我喘着气，几乎在呜咽。“我能给予他们……我吗？”

秋风轻抚着那英俊的灰色鬃毛。星云注视着我，从我身边走过。

那脸上滚落的泪，同时也从我面孔上潸然而下。“我只想……回家。”我说道，望着棋盘对面在日光的影下沉沉睡去的花岗岩·曳步。“难道这个愿望太、太过分了吗？”

“这首曲子……”塞拉斯蒂娅公主说道，玫瑰红的眼睛因为一种无名的情感而闪烁着。“它……叫什么名字？”

“‘阴影序曲’，殿下。”我在演奏中说道。旅馆拐角处的灯光越来越亮，周围的小马们都在疑虑重重地眯着眼睛互相耳语。“现在，您应该留意到它的奇特效果了。”

“我主要是……的确感觉到了气氛中的某种变化。”塞拉斯蒂娅说道，宽阔的翅膀颤动着。“可是，那节奏……那旋律……”

“您应该知道的。”我说道，“是您把它教给了暮光，”泪水在我脸上干涸，我笑了。“然后，她教给了我。”

几只小马朝暮光那边瞥了过去，她迷惑地后退了一步。“可……可是，我、我从来也没见过这只独角兽啊！塞拉斯蒂娅公主，我-”

“嘘……”塞拉斯蒂娅的嘴不由自主地张开了，眼中闪耀着旷古的光芒。她的瞳孔缩小了，富有皇家威仪的面孔变得苍白。“后面还有，对不对？在这首歌后面……应该还有……”

“是的！是的没错！”我大喊道，浑身激动得直发抖，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下一首曲子。“您也应该知道这一首的！尽管我怀疑您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挽歌！”

“……挽……歌……”她喃喃着，声音非常轻，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是的！下一首名为……名为……”我呆住了，因为那旋律再一次出乎了我的意料。那是一首完全不一样的曲子，我知道，但我却又不知道。“……安魂曲？可……”我抬起头来，嘴唇在颤抖。“可……哪里……”

“小心!!!”

一个巨大的南瓜直冲我飞了过来，连月亮都给遮住了。

惊叫一声，我抓住唤夜者，一个筋斗从射程上滚开。大南瓜砸到了我身后的一排靶子上，在一片黏糊和种子的海洋中爆炸。我哆嗦着坐了起来，环视着周围的小马镇。

“你脑壳进水了吗，甜心？！”不远处一排小型发射器旁边，一只脸上长着雀斑的稻草马冲着我叫道，“你没看见标志牌？这是南瓜大炮游乐场里面！”

“对不起！对不起！我……我……”我惊魂未定地喘着气跑向场外。“我不是故意惹麻烦的！”

“没关系！咱只是不想伤到谁！”苹果杰克转过身来，冲着露娜笑了笑，看着她用她那皇家蹄子把另一个南瓜放进了发射器里。“行啦，安全！”

“开火啦，公主！”星璇用暮光闪闪的声音说道。

弹弓释放了，整个小马镇的每一只小马都看着这颗武器化的南瓜飞向空中，像橙色的陨石一样在一个大靶子上炸开。

“哈哈！”露娜公主大声欢呼，快乐得难以置信。“双倍乐趣也！”

好些小马都在为她喝彩，空气中再一次充满了热闹与欢乐。

真希望我能参与其中啊。我坐在一边，努力把呼吸理顺。我失神多久了？几分钟？几个钟头？我抬起头来望去，现在还是噩梦夜时分，但是已经过了多久呢？无论是时间还是我自己，在我脑海中都失去了概念。要是我不尽快行动的话，连露娜也会失去的。然后……然后我就再也没机会去阿丽娅面前了。要是我能——

“听我说，镇民们！”公主兴高采烈的呼喊融化了我的寒颤，“都听着，叫我露娜！”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把唤夜者塞进我的天鹅绒鞍包里。“我爱你至死，雪石膏，”我在绷带下面低声喃喃着，“但我不会变成你的。”

我迈开步伐，坚定地走向公主的面前。离她还有几步远了，她正把脑袋探进装满了漂浮苹果的池子里，叼起了……一个小海盗？等等……

“哇啊啊！”粉红鸡在远处咯咯乱叫，“梦魇之月要吃皮皮了！大家快跑啊！”

空中顿时扩散出一股恐慌，迫使那个小海盗撒开腿就从露娜身边逃跑了，一溜烟从我身边闯过。“救命呀！我的后背被吃掉啦！”

他盲目的乱跑撞到了我的左后腿，害得我失去了平衡，哎呀一声摔倒在地。唤夜者摔落在我身边的地面上，漆黑的琴弦随着撞击发出了不谐的杂音。

“唔唔唔……啊！”我颤抖着，只觉得脑袋和耳朵仿佛都裂开了。

“哈！哈！哈！”

我费力地抬起头来，满头满脸都是寒霜。

邪龙马在墓碑之上欢脱地蹦来跳去，在喙灵顿的墓地上翩翩起舞。灰暗的世界在我们周围永远荒凉而孤寂，他却陶醉于其中。

“看见没有，竖琴？当我们已经走投无路的时候，为了得到想要的东西，我们可是真的会不顾一切的。”无序唱着歌，“什么荣誉不荣誉的，整个宇宙里都是各种托词和理由当做遮羞布。你想知道为什么存在暴行和残酷？那是因为有我在这。”

我眉头紧锁，我怒目而视，我咆哮如雷，我硬生生撑起了身体，冲着他放声尖叫。

“你真自私！”我喘着粗气，吼声凄厉，“整个宇宙的力量都归于你的掌控，而你却选择了自我囚禁？！我真希望我能恨你，可你根本不配被我唾弃！你才是该被遗忘的！你才是该从生活之中消失的家伙！”我在地上踩着蹄子，力度重到黑暗的宇宙中仿佛都裂了缝。“难怪你的挚爱把你轰出了她的遗忘领域！哪怕是掌管遗忘的不死女神都不会在她的世界里为你这种一无是处的家伙保留一席之地！”

他停止了旋转，一脸无聊地瞥着我。“哦，得了吧，薄荷。现在你都开始残酷了。”

“残酷？你说残酷？！”我咬牙切齿，“你根本不知道！”随着怒吼，我抡起木头方子就砸在了他脸上。

规板被这一击打得团团转，血溅到了小巷的砖墙上。漆黑的夜色中，我模糊地看到了他挣扎的身影。

“我本来可以更残酷！非常非常残酷！”我咆哮着举起木板猛砸他的后背，迫使他发出了痛苦的呻吟。用力过猛之下，木方子从中间断成了两截，仿佛我破碎不堪的哭号。“一直以来，我本来可以闹得整个小镇都不得安宁！结果呢？我尽我所能来努力保佑他们！让这里变得更美好！我又为了什么？！”惨白的月光下，我把断裂的木头举得更高。“我还是那个孤魂野鬼！还是那个只能演奏同一首遭殃破歌的孤魂野鬼！它把我害成了什么样子？！”

“我……我好害怕啊，”她抽泣着。翻过身来，飞板璐颤抖着伸出了冻得发蓝的前腿。“哦云宝黛茜！你找到我了！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的！”

我气喘吁吁，瞪大了眼睛，隔着踢云点起的篝火望着她。寒冷的荒野因为呈现在我面前那神圣景象而一片寂静。

“放轻松，小家伙。”云宝黛茜说着抱起了飞板璐颤抖的身体，“现在我们还离开森林呢。我得带你去暮光那里，她有些办法能帮你恢复如初……”

当两只天马抱着孩子飞速离去之时，我蜷成了一团颤抖不已，不是因为寒冷，而是因为释怀的哭泣。我凝视着面前噼啪作响的篝火，泪水从我脸上滚滚而下。宇宙之所以如此寒冷，是因为能找到的温暖太少了，太脆弱了。但是……是可以找到的。

“对不起，对不起……”我呜咽着。又一个笼罩着阴影的夜，蜷缩在我小屋的墙壁包围之中。几十样乐器挂在我头顶的横梁上，它们也都是些没用的东西。

“我不知道谁能听见我……也不知道该向谁道歉……”

月光孤独地从窗口飘过，照亮了用连帽衫衣袖抹去泪水的我。小小的虎斑猫爬了起来，靠在我身上，关切地喵喵叫着。我抚摸着他，但是没力气露出笑容。

“可是……真的对不起……为了我做的一切……拜托……请……”

彗星拱进了我的怀中。我拥抱着他，把他搂在胸前，一边颤抖一边哭泣。

“原谅我吧，救赎我吧，带我离开这里吧。我已经学了好多了。我已经学了这么多……我想……把它还给……”

我紧紧偎依着那只虎斑猫温暖的毛皮，紧紧闭上了眼睛。

“我想给……我、我想给……”

“给什么呀？给谁开个生日派对之类的吗？”萍琪派问道。

我从公园的长凳上抬起头来。

她就站在我面前，笑嘻嘻地沐浴着午后的阳光。不过，一看到我的泪，那笑容就消失了。“哎呀呀……看来某位独角兽没有收到派对邀请吗？”

我抽了抽鼻子，转开视线不去看她。我哑着嗓子咕哝着。“没什么派对，萍琪。没什么，你可以走了。”

“为什么呀？”她在原地蹦着，那笑容又回来了。“我刚刚碰到了一只完全陌生的背景小马！而且她知道我的名字耶！这可不是每天都有的事！嘻嘻嘻！你叫什么名字呀？”

“唔……”我没心情跟她说话，实际上，我没心情做任何事情。之所以开了口，只不过是因为这是唯一能阻止我像个悲痛寡妇一样嚎啕大哭的办法了。“天琴，天琴心弦。”

“心弦，嗯？嗯……我还以为是‘起司弦’呢！那样的话呀，你-”

“求你了，萍琪！”我声色俱厉，泪流满面。“我好得很！离我远点儿！我……”我痛苦地咬着嘴唇，整个公园的色彩都在我眼前渐渐褪去。世界仿佛起了雾，就像我生命之中的每一天，每一分钟都蒙在裹尸布下面。“我……我好孤独，我……真的好孤独……而且，不、不管是你也好，任何小马也好，都无能为力。”我哽咽着，把脸埋进了前蹄里。“我永远都要被困在这里了。谁也帮不了我，就好像-”

“就好像你是隐形的，哪怕你当着他们的面大喊大叫也好，不管做什么也好，他们都、都对你视而不见。他们就是不想让你成、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这样一来，哪怕是你自己温馨的家，也会变成你根本不想呆的寒冷之地……”

我抽泣着抬起视线瞟了一眼，这一眼让我差点儿失声惊呼。

萍琪一动不动地坐在我面前，像一尊石像鬼。她正在流泪，大滴大滴的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滚落。粉红小马静静地看着我，两双泪眼彼此凝视。“所以，他们把你送走了。而你不得不用尽全力，不管是心灵也好，肉体也好，用尽一切力量去拼搏，只为了能逆流而上，为了能去展露笑容，因为你必须这么做。因为唯一能让你振作起来的小马就是你自己，而你心里也明白……”

“萍、萍琪……”我结结巴巴，瞠目结舌地瞪着她，只觉得呼吸困难。“你……你在哭……”

她颤抖地吸了口气，慢慢点了点头。“可能吧……”

“可……可是……”我难以置信地盯着她，“你从来都不哭！”

慢慢的，一丝微笑浮现在她挂着泪的唇边。“因为哭一点儿都不好玩啊。我觉得笑要、要好多了。所以我就一直在笑了。”她温柔地看着我，“可你让我想起了那只曾经一直都在哭的小马呢。所以，我一看见你，就在想了……”她耸耸肩，轻声笑了出来。“嘻嘻嘻……为什么不试着换一换呢？”她抽了抽鼻子，喃喃着，“我们可以、可以把这当个游戏嘛。”

我盯着她，完全哑口无言，直到我内心的勇气终于萌动，让我的嘴角开始上扬，窃笑，大笑，然后爆笑，笑得无法自己。我笑得翻了过去，因为这通爆笑而笑得脸都红了。我使劲拍打着身下的凳子，差点没栽进下面的草坪里去。我放声大笑，笑得前仰后合，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最后，萍琪也加入了我。泪水再一次涌了出来，这次和之前的原因完全不同。我擦干了面孔，瞟着那只粉红小马，只觉得脸都在疼。

“‘起司弦’，嗯？”我嘀咕着摇了摇头。“看在艾奎斯陞亚份上，你凭什么这么叫我？”

“嘻嘻嘻！”她最后一次抽了抽鼻子，冲我嬉皮笑脸，“因为它让我想起起司

有多好吃！特别是在烤三明治的时候！我一想到烤三明治就打心眼儿里高兴，所以我就想笑啦。嘻嘻嘻……就像一看到你，一听到你的名字，我就想笑一样。”

“可是所有的一切都能让你笑。”

“不对啦。”她轻轻摇了摇头，“所有的一切都能让我以不同的方式去笑。”

我向她微笑，温暖的满足感在我心头蔓延。我凑过去拥抱了她，而她也回应了我。她毛蓬蓬的鬃毛在我脖子上顽皮地搔着痒痒，惹得我想咯咯笑出声来，于是我就这么做了。

“嘻嘻嘻！”我差点儿没从大学庭院中间的座椅上摔下来。“还记得那时候你把羽毛插进暮光闪闪的天文年历里——”

“然后我就让她相信，她昨天用书夹了一只鸽子？！”月亮舞眉飞色舞，得意洋洋。

“对！嘻嘻嘻！”我拍着桌子，差点儿没把课本撞到地上。几个学生翻着白眼从我们周围走过，走向他们各自的班级。“她都差不多一年没去过公园了！直到今天，她每次看到鸟儿吃面包渣都会打嗝！”

“什么？！哈！不可能！”

“我会骗你吗？！”我大笑不已，又用叉子叉着我餐盘里从自助餐厅里端出来的沙拉。“哦——月亮舞，你对咱们的可怜丫头也未免太残酷了。”

“你去告我呀！不管听说啥，她都当真！”月亮舞给自己红红的小脸扇着风，俯下身来收拾自己装满了辅导工具的鞍包。“而且还是那么小的时候就那样！”

“她走的这条路离我们的可有点儿远了，不是吗？”

“是啊。”月亮舞说道，“更准确来说，她是在逆流而上。就像一条鱼！”

“最可爱的鱼。”我朝她挤挤眼睛。

“嗯……”她伸长了脖子，“要是你问我啊，甩开我们这些白痴的路，是她能选的最好的路了。”

“啥？你这话算什么意思？”

“你自己看看吧！”月亮舞指着远处隐约可见的坎特拉皇家城堡的塔楼。“她差不多都坐到塞拉斯蒂娅公主王座的右脚边了！”

“她才没！”

“你去过王座厅看过吗？”

“她是公主的魔法学徒，又不是皇家主管！”我在沙拉里翻着，挑出几片叶子扫进嘴里，一边咀嚼一边回答。“她也没有把我们给忘了吧，每个月她都给我们写信呢。毕竟，我们可是她最好的朋友了。”

“天琴，她就只有我们俩朋友。”月亮舞叫道，哼哼着，她玩弄着鞍包的带子，脸上有些怅然。“我总是缠着她，只想让她多出去玩玩。可是她压根就不买账。我发誓，那只小马比起交朋友，更喜欢看书。”

“各有各的事嘛。暮光有她的学业，你有你的派对，我有我的音乐。”

“对，你那些无聊又没劲的过时音乐。”

“嘿！”我嘟着塞满了沙拉的嘴严正抗议。

她坏坏地笑着，“开玩笑的啦，妹子，开玩笑的。”然后她却叹了口气，低声

喃喃，“不过，我想我们能坚持这么久可真是幸运啊。”

我把几片剩下的绿叶子挑了出来，“此话怎讲啊？”

“好吧，你肯定还记得我们那些小小的聚会和……所有的一切。”月亮舞说道，“在过家家游戏里我们那糟糕的公主扮演。实际上，我们根本就是在打架。”

“那又如何？小孩子有时候可是很没轻没重的。”

“这个借口对我来说或许适用，可是对暮暮呢？”月亮舞抬头望着我，“面对现实吧，天琴。我们就是对立面，一碰就炸，水火不容。是你，是你把我们像胶水一样粘在一块儿。要不是有你在，暮光闪闪只不过是隔壁的一个讨厌的书呆子，根本不会是她今天这样一只了不起的独角兽。”

“我只是尽一切努力让你们俩都能开心。”我向她笑着，“我喜欢你们俩在一起，就这么简单，不是吗？”

“我想你不明白，天琴。”月亮舞坐直了身体，表情也头一次严肃了起来，真让我有些错愕。“你身上有某种特质，某种美好、健康、安宁的东西。你不是只会两头拍马屁来糊弄，我想，在你那傻乎乎的外表下面，是一只真心希望大家都能开心的独角兽。”

“哦——”我咧开了嘴，有点脸红了。“当你装着多愁善感的时候，可真不搭调啊。”

“不，我是认真的，”她微笑着说道。“当我需要的时候，你总是在我身边。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感谢过你，可我想，那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真正感谢过你。你为了我和暮暮快乐，可以超脱一切。而且……”

“是……？”

她耸耸肩。“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音乐这玩意儿其实不是你真正的天赋。特别是当你一头扎进那些又枯燥又死板的课程的时候，那真什么都不是。”

我翻了个白眼。“说点儿我不知道的行么，月亮舞？”

于是她挺起胸膛迎接这挑战。“哦，那好吧。”她直视着我的眼睛，“我相信，你命中注定会成就伟业，天琴心弦。”

我深吸一口气，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于是接下来我就想到什么说什么了。“好吧，如果伟大的月亮舞都能这么谦虚地说这些话，那说不定，我还真是命中注定要搞出点儿大事来啊。”

她咯咯直乐。

我笑着把叉子放进盘子里。敲着盘子的悦耳声音又悠扬又响亮。月亮舞没理它，依然咯咯笑个不停。而我却盯着盘子，耳朵转向了那声音的方向。清脆的音调，配合着难以忘怀的和弦，在我年轻的心灵之中绽放了。

“暮光安魂曲。”我低声说。唤夜者漆黑琴弦的颤动停止了，但此时我几乎听不见。实际上，我什么也听不见了。当露娜公主飞在各种装扮的小马们头顶，用皇家音量放声高呼之时，整个小马镇的夜空都在电闪雷鸣。

“如果你们选择害怕你们的公主而不是爱戴她，”咆哮声回响在夜空中，顿时风起云涌，天昏地暗，“并且用这侮辱性的庆典来羞辱她，”她的音量增强到了可怕的地步，“本宫宣布噩梦夜将会被取消！永远！”

她神谕的宣言不时穿插着轰鸣的雷霆，我望着她朝着城镇边缘，向着无尽之森的方向飞去。

“不！”我尖叫着，然后被回音吓了一跳，我自己都没想到回音居然这么响亮。环视四周，我注意到大家都在茫然无措地四处走动，全都垂头丧气，仿佛失去了风帆的船只。今晚对他们而言显然不一般。

“再也没有噩梦夜了。”一个男孩子结巴着。

“这……这太疯狂了。”他身边的女孩子喃喃着。

“靠，本来咱们一切顺利的。”破旧的帐篷旁边，苹果杰克很无奈，看着帐篷里对面的糖果。“露娜开心，镇里的大家伙儿都开心，可现在……”

我听到有只小雌驹哭起来了。正在没精打采地收摊的广场上，几个长辈正在努力安慰他们的孩子。小马们开始脱下他们的装束，慢慢滴拖着蹄子回家，一脸的沮丧。真不知道为什么我明明正在以身犯险还会替他们难过，可我就是情不自禁。

当暮光闪闪和苹果杰克交谈的时候，我听到了打扮成小丑的镇长和泽蔻拉的谈话。“这真是一场灾难啊。如果露娜公主当初宣布她会过来的话，这种尴尬的局面就能避免了！”

“毫无疑问，她必定知道我等无意冒犯。”泽蔻拉喃喃道，“真是遗憾，她的音量令小马心惊胆战。”

“我很想去跟她谈谈，可我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镇长叫道，“殿下看来是已经下了决心了。”

“此等努力恐怕已是于事无补，露娜此刻只怕已经踏上归途。”

“很可能还不会呢。”镇长说道，“几只小马告诉我，她的夜骐卫兵在小镇东北位置扎了个营地。我猜公主可能是要来这儿住一阵子的……”

我倒吸一口凉气。“你是说她在这里搭了帐篷？！就在小马镇？！”

小丑和斑马转过来看着我。她们吃惊地看到旁边站了个薄荷绿的木乃伊。

我也没意识到我离她们有多近。“呃……”我的脸红了起来，向后退了一步。

“小镇东北位置，知道了，谢谢。”

泽蔻拉眨了眨她的蓝眼睛，扭头和市长面面相觑。“我本以为已经习惯这热闹，小镇偶尔还是会吓我一跳。”

“我们俩都一样，泽蔻拉小姐。”

她们的声音渐渐远去，因为我已经转身撒开蹄子一路狂奔出了镇中心广场。我的牙齿在秋夜刺骨的寒风中打颤，当我飞奔向小镇外的露天公园时，感觉到天鹅绒的包包在我裹着绷带的体侧摇来晃去。就在我穿过最后一条小巷的时候，我看到了远处的紫色帐篷，还有旁边停靠的一辆夜骐战车。

虽然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但我还是咧嘴大笑起来。就是这样了！公主一定就在那里，在节日盛会上的偶然事件之后，她一定是躲在那里了。我不在乎大家心目中的噩梦夜梦想是不是都破灭了。如果一切顺利，我今晚就会以全新的面貌再度亮相，变成一只可以抚慰他们的小马，一只活生生的小马。我可以分享他们的欢笑，他们的温暖，他们的友谊，我可以……

“塞拉斯蒂娅救救我们——阿晨!!!”仙果的喊声撕心裂肺。

我惊叫一声，在轰隆和另一只失去意识的雄驹身边停了下来。在我们面前，隐约是一家破烂的旅馆。

“求求你，小姐！”泪流满面的轰隆呜咽着，哀求着。“你得帮我搬他-

“那首歌。”我呜咽着自言自语。

环视四周，我看到远处有一群建筑工小马正惊恐地瞪着眼睛盯着我，引爆器的电线从我蹄下穿过，一直延伸进楼里面。

“我……”我懊恼地咬着牙，浑身发抖。“我没一直弹奏安魂曲！”光天化日之下，我疯狂地四处张望。没有帐篷，也没有夜骐的踪影。“可恶！我不想在这里……”

“啊！”轰隆在尖叫。

抬头一看，我知道了原因。整个酒店爆炸了，飞溅的碎砖烂瓦仿佛巨大的墙壁一般向我们坍塌而来，要把我们统统压在下面，连带晨露一起。随着一声英勇的呐喊，我在我们正前方竖起了绿色的护盾，挡住了那沉重的残骸。这是我现在最不想做的事情了。

“我的……七弦琴……”我紧闭双眼，在扑面而来的毁灭之中咬牙切齿，“在哪里？我必须……必须……”

“怎么啦？！太害羞了吗？”一个傲慢的声音叫道。

我惊叫一声，抬头望着那五颜六色的舞台。“呃……哎？”

银蓝色鬃毛的蓝色魔术师咧着嘴，低头藐视着我，“假如我有幸有了与天下无双的崔克茜同台的机会，我也会因为谦卑和恐惧而浑身发抖！”一群小马在我身边咯咯直笑。“你以为你那拙劣的音乐天赋足以盖过天下无双的崔克茜的无上伟大吗？！好啊，上来啊，让我们见识见识你有什么能耐，弹琴的！”

“我……我没带七弦琴……”我低声说道，只觉得冷汗淋漓，摇摇晃晃地一步步向后退去。我笨拙地穿过观众，不留神和几只小马撞到了一起。“那时候我太愚蠢了，”我自言自语道，“我就没把七弦琴带出过帐篷！我到底……”

“瞧瞧她！一开始我还以为她很嫉妒呢！”魔术师朝着观众们傲慢地叫道，“但现在，天下无双的崔克茜能看出来，她脸都绿了。哦，当然，她天生就很绿！”

哄笑声包围了我，我咬紧牙关，从五颜六色的小马们身边疾驰而过。“我必须集中精神！”努力奔向小镇北部，我对自己大叫道，“安魂曲会找到我的！只要我想着必须做什么，只要我想着回家……”我闭上眼睛，低声抽泣，“我想要回家，我想要回家，我想要……”

“不能……呃呃呃……回家……这……这条路……怎么回事？帐篷？唔唔唔……”一个慢吞吞的耳熟声音，离我蹲着的位置只有几步远。“唉哟……这活见鬼的破奖杯，咋这么老沉呢……要是……拿……羽毛……来做……呵呵……”

我眨眨眼睛，从帐篷旁边站起身来，伸长脖子循声望去。路弯处，有一只橙色的农家小马正在艰难跋涉，踩出了一串沉重的蹄印，从镇中心一直延伸到她身后。后面的土路上掉了好几个苹果。我眼看着苹果杰克拼命稳住身体，支撑着背上那两个堆满水果的大篮子，勉强保持着平衡。而在这堆超载程度近乎荒唐的货

物上，还有个金色的大奖杯，更进一步增加了那无情的载重。

“呃呃呃……得……回、回家……”她看起来已经是筋疲力尽了。眼睛下面堆着厚厚的眼袋，那往常华丽而柔顺的金色鬃毛现在已经褴褛不堪，耷拉在绑住它的红丝带外面，简直像是一团抹布。“大麦克……一家老小……需、需要咱……”

她的四条腿都在打晃了，那双碧绿的眼睛止不住地往下垂落，有一阵子我都不知道她会不会瘫倒在地或者直接睡过去了。结果她两样都没有。因为一层魔法组成的绿色软垫子扶住了她的身体，帮她站稳了蹄子。

“看来有谁实在是太过劳了。”我温和地笑着说道。

“嗯……唔……呃……”她的眼皮勉强往上提了起来。“什、什么？咦？”

“这是什么奖杯？打破了艾奎斯陞亚熬夜纪录？”

“嗯……不……这是……”她打着哈欠，晕晕乎乎地晃悠着。“是……小马镇什么……什么奖来着……”她表情很朦胧，在迷茫的快乐中一时间扬起了嘴角，“又漂亮……又亮闪闪的……咱把镇子从一帮受了惊吓的奶牛蹄子下面救了出来，估摸着镇上的小马挺高兴的，可是……”又是一个大哈欠，她的表情昏昏欲睡，一脸的愚钝。“咱这一天……本来能干更多活儿的……咱得……得……踢瓶子……不对，踢苹果……”

她的身体飘到了空中，仿佛躺在一张看不见的床上，然后又被轻轻放下。她哆嗦了一下，没想到会发生躺在某只小马后背上这种尴尬事。

“嗯……”我相信她的眼睛睁开了，不过这时候我可看不见。“咋、咋回事……？”

“没什么可担心的，苹果杰克小姐。”虽然很紧张，但我还是尽量轻声说道。她是一只体格健壮的小马，身材高大，肌肉发达。然而，只要正确运用漂浮术，她在我背上的重量就是我可以承受的。我稳稳地迈着步子，背着她走上正路，朝着远处的香甜苹果园走去。“我只是在帮你的忙而已。”

“嘿……”她抱怨起来了。“咱用不着任何小马来帮忙！咱……咱……”这番抗议没能完成，被一个大哈欠给裹上了。“咱自个儿就能把整、整个农场的苹果林都给拾掇了……”

“哦，那是肯定的！”我轻声笑着告诉她，奖杯飘在我们面前，映着她疲惫的面孔。她的脑袋靠在我身上，像靠着蓬松的枕头。“我只是想确保你能回到家去，这样一来你就能把所有的工作都做了，苹果杰克小姐。”

“唔……咱的……苹果呢？”

我扭头瞥了一眼，那两大筐苹果就留在了被遗弃的农仓旁边。“我会保证让它们也到达香甜苹果园的。”

“呃……”她在我脖子上迷迷糊糊地咕哝着，“可不许……偷它们……”

我笑了起来，“我不会去动这个念头的，苹果就是你的血脉。要是偷走它，就像折断了你的根。”

“嗯……根……”苹果杰克长着雀斑的脸上露出了沉醉的微笑。我看着金色的奖杯上，倒影扭过了头，迎着夏日的暖风。“每个家族……都需要……就像，就像咱老爹一直教咱的那样……”

我笑了笑，“嗯，他把女儿教得很棒呢……”

“他……他当然……”声音消失了，随即而来的是连绵不断的鼾声。

哼着一首简单的曲子，我把脑海中回旋的音符抒发出来。但是放慢了速度，当做抚慰的摇篮曲唱给了我背上因为辛勤工作而酣眠的小马。

“我称之为‘余晖波莱罗舞曲’。”我说道，声音低沉而悠远。当我为太阳公主演奏之时，整个旅店大堂里一片寂静。“当我听到它的时候，心里就止不住地怦怦跳，就好像这首歌是专门为了让小马们觉得自己还活着而谱写的一样。”我咽着唾沫，向前凑了过去。“您感觉如何，殿下？”

塞拉斯蒂娅公主正襟端坐，姿态完美无缺。她眉头紧锁，正在深思之中。我甚至不知道她有没有听到我刚刚问的问题。

这让我心生忧虑，从她玫瑰红的眼中，我可以看到那只薄荷绿的独角兽越来越憔悴了。“殿下？”我隔着七弦琴的琴弦小声问道，“这……这曲子，您听起来耳熟吗？”

“公主，您以前教过我这首歌的。”暮光开口了，担忧地望着她紧张的导师。“您……您有什么要说的吗？”

终于，神圣的天角兽嘴唇动了。“这里面……有种架构，以前我从来没感受过。按照这个顺序，在这个流动之下，我能感觉到……感觉到……”她重重地咽了口唾沫，“我的小马驹，你是怎么发现这首歌的？”

“它出现在我脑海里，”我说道，“就在诅咒降临到我身上的那一天。”

“什么样的诅咒？”暮光问道。

“如果我花太多时间来解释，这诅咒会让你们每一只小马都把我忘掉的！求您了，殿下！”我倾身向前，几乎要哭出来了。“您必须听到挽歌的第三乐章，那时候您也许就能明白我的遭遇了。这是有目的的，一切都是有目的的，我们之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是有原因的，我必须去找到我的存在，这样我才能得到解脱，从……从……”

公主的脸上满是愁容，因无名的痛苦而扭曲，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降生。

暮光立刻陷入了忧虑，“殿下！怎么啦？”

“这歌……”塞拉斯蒂娅开始呜咽了，仿佛一个孩子。那双红红的眼睛里闪烁着我从未见过的色彩。“她的歌……”她结巴了。

“咦？”暮光疑惑道，她气喘吁吁，困惑不解。

我看着暮光，想到了涌现的紫色阴影。我想到了星尘，荒芜，还有无尽的宇宙。但是还没等我明白过来，七弦琴金色的琴弦已经换了地方，我正在演奏别的曲子了。安魂曲结束之际，旅店已经烟消云散。我站在山顶上，俯视着下面的几顶夜骐风格的帐篷。两只耳朵上面长着绒毛的夜骐正从战车旁边走过，互相交谈。

我大气也不敢出，偷偷钻到了一堆印着坎特拉皇家徽章的板条箱后面。当黑夜卫兵们距我仅仅几步之遥的时候，我哆嗦着紧紧抱着唤夜者。

“咱们殿下这会儿干什么呐？”

“看样子她总算是放开了，能投入到庆典活动里去了。”两个卫兵转过身，遥望着小马镇中心星星点点的光芒。“能看到殿下和普通民众玩到一起，真是太好了。”

“用得着这么多扯着嗓子嚷嚷的小孩子掺和进来吗？”

“嘿，你简直跟咱们公主一个模样，兄弟。”另一只夜骐说道，尖牙在月光下闪着光。“你都不怎么出门。要是多出去走一走啊，你就会明白有些小马其实挺喜欢被吓唬的。”

“我这辈子都在努力避免小马们一看到我就害怕。”

“所以说啊，活在这个时代真是太棒了。公主有了个新的机会，能让今天的小马们都接纳她，接纳我们。”他朝着帐篷示意了一下，“来吧，我们还得为殿下就寝做好准备呢。”

“我就先去站岗了，兄弟，帮我检查一下外围成么？”

“成。”他们俩展开翅膀，绕着帐篷飞走了。

我紧紧地靠在木头箱子上。深呼吸了几次，我兴奋地朝小马镇方向望了一眼。这次我又迷失神智了多久？不知怎么的，这已经不重要了。

“所以，她出去了。”我结巴着，脸上笑开了花。“没关系，她早晚会回来的。”我咽着唾沫，把唤夜者抱得更紧了。我不敢演奏，生怕被黑夜卫兵们听见。所以我只能静静地给自己哼着曲子，呼吸之间，我大声说道，“她会来的，我会遇到她的。”说到这里，我又觉得嗓子眼里添堵了。“可……我该怎么避免遇到塞拉斯蒂娅那次的事情重演呢？我怎么能确保她只把我送走，而不是把整个小马镇给炸飞呢？我怎么……”

“那就是我一直都在问自己的问题了！”瑞瑞大叫道，她大翻白眼，绕着放在精品店正中心的红色褶边连衣裙转来转去。“我怎么会想到这会当面打我脸的呢？！我是说，那是当然的啦！她现在都红透了半边天了！成了整个艾奎斯陞亚的大明星，肯定享受的很！那也难怪，她本来就该出名，我只是从来也没想到她这么温文尔雅的举止居然会……唔唔唔！居然会抢了终局定格的镜头！”

“常有的事啦，我可不觉得伟大这种东西是能抢走的。”我同情地微笑着，“正如我所相信的，成名的机会总是突如其来。”

“哦是吗！对，我当然不介意啦，我当然不介意我成名的机会一次又一次地溜走，都到了快让我崩溃的地步了！”瑞瑞叫道。那双往日优雅地眼睛都瞪成了斗鸡眼，她拔出针线的动作太重，线都拽断了。“唔唔唔——唉……”雪白的脸蛋涨得又红又紫。“我猜最后这话听起来很粗鲁……”

我忍俊不禁，“没关系的，瑞瑞。我很明白你的意思。”

“我知道你是新来的，对这地方还很陌生，这位……呃……”

“心弦。”

“心弦小姐。好。我真的很感谢你能有耐心听着我像只发飙的野马一样来回瞎转悠，可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真正理解！”她长叹一声，坐到了旁边的垫子上。苍白的蹄子上挂着拽断的针线。“我之所以追求名利，可不是追求名利本身！我是想要去赢得名利，留下值得铭记的名字。而且最重要的是，我想要通过做我喜欢做的事，特别是做我最热爱的事情来达到目的。”她凝视着我，蓝色的双眼脆弱而柔和。“时尚，不仅仅是我选择的职业，更是我的本质。这是我的生命，我的血液，我的一切。”

“是它让你能够百折不挠，继续前进。”我轻轻点头说道，向前走了几步，我在她面前坐下。“它就是你的动力，当你生活中的一切都被剥夺殆尽之时……”我如鲠在喉，“包括你的朋友。”

她抽了抽鼻子，那微笑苦乐参半。“一点儿都没错……”

“我知道，如果我失去了一切，”我说道，“如果我所关心的一切都失去了，那我依然还剩下一种内在的力量，是我自己永远不会失去的那一部分。因为，是它定义了我，是它驱使我前进，甚至是踏入黑暗。”我凝望着窗外的阳光，热情地笑了。“那就是我对音乐的爱。如果没有了它，那我就什么都没有了。那就是我的本质，那就是我今天来找你的原因。”我转向她，笑得牙齿都露出来了。“每只小马的灵魂都会以不同的旋律而共鸣，而你的旋律是那么美丽。虽然我觉得要是不那么忧郁就更美了。”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用漂亮的蹄子顺了顺鬃毛，“你知道吗？你说的对，你说的太对了！”她站直了身体，笑得那么自豪。“我根本不该嫉妒小蝶的成功！我应该为她好好庆贺才是！她是最要好最亲密的好朋友，如果这是她闪光的时刻，那我绝对不该去回避！”她飞快地跑过精品店，冲向一件美丽而华贵的礼裙。那件美丽的裙子就在那里默默地等着她。“我今晚要去参加她最新时装秀，向她表示我有多支持她！而且我要用最美丽最光彩的形象去这么做！”她咬着嘴唇，脸有点红了。“因为……嗯……给好朋友欢呼喝彩鼓蹄子的时候，穿得漂漂亮亮儿没坏处，对吧？”

我笑了，闭上眼睛笑了。“当然没有，瑞瑞小姐。当然没有……”我的眼睛在一团薄雾中睁开，只觉得心跳都停住了。

在我蹄下是锈迹斑斑的古老平台，四周被束缚的幽魂都在呻吟。远方，**遗忘领域**的波浪正在耀眼的闪电间翻腾，起伏。**阿丽娅公主**的王座厅高高在上，仿佛哨兵一般若隐若现地俯视着整个领域。昏暗的暮光照亮了互相旋转摩擦的一层层球体，在这恐怖的景象之中不断发出震耳欲聋的雷鸣。

我浑身都在颤抖，只觉得连帽衫的衣袖都湿透，帖在我的蹄子上了。唤夜者就在我的魔法悬浮之中，尽管它那么光亮，但我知道它已经帮不上我了……也许从来都没有。默默地，我抬起头来，迷惑地皱着眉头，仰望着**阿丽娅**那高耸的王座。

“这……这是……回忆吗？”我的声音干涩，毫无生气。“或者，这是正在发生的现实？”

那嵌套在一起互相旋转的球体渐渐远去，就像以往一样避开我。迷雾在整个平台上蔓延，安抚着那些永恒不死的小马们。

抽了抽鼻子，我向着黄昏公主和我之间这段遥不可及的距离低声倾诉。

“我们究竟是回忆……还是歌？难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为冗长的编年史增加新的篇章，而我们甚至都没有机会在这史书上落笔？或者，我们不过是为了生命之中所有的惊喜而载歌载舞的合唱团？”

她没有回答。宇宙无边无际，永恒地扩展着。这一次，它似乎不那么寂寞了。因为，唯一需要聆听这番倾诉的，只有我一个。

“你是个档案管理员，阿丽娅，”我说道，表情严厉而僵硬。“为什么你要收集这么多的灵魂，除非你知道有些宝贵的东西是值得保存的？”

我向前迈了几步，当然我根本没可能追得上那个球，可我也没这打算。至少这次没有。

“我希望被保存下来。”我向着虚空喃喃着，“我希望我的生活能恢复。露娜帮不了我，说不定，你也不能。”我的目光扫过平台之外的风暴和混沌，它们肆虐着，仿佛要把我和所有的一切都一扫而空。“除了我自己，谁也帮不了我。这是我的歌。我这一辈子都在听它的旋律。”我仰望天空，这次眉头紧锁，“而你是谁？凭什么把它从我这里夺走？”

雷电交加，但我几乎没去留意。和轰然回响在我耳边的呐喊声相比，一切都只是耳语。

“你是谁？”我高高昂着头，放声大喊。我哭泣着，同时又大笑着。“我是谁？！”

“我的一位童年旧友，至少上周为止还是。”暮光声音非常萎靡。

我低下头，隔着桌子凝视着她。“哦？”我用温暖而富有同情心的声音说道。“你们俩出什么事了？”

暮光坐立不安，她的蹄子按在一本她几乎没去翻动的书本上。傍晚时分，方糖小屋角落的烛光温暖地照耀着我们。“这……这件事不值得一提，就别听我唠叨了。”她紧张地笑着，“你才刚刚从外地来到这个小镇，心弦小姐。不用一直陪着我这个图书馆员听她抱怨自己的烦心事。”

“我哪儿也不会去的，”我温柔地微笑着，向前倾了倾身子。“请继续。”

她耸耸肩。“我想月亮舞和我一直都不一样。尽管如此，不管我们顶了多少次牛，打了多少次架，我们还是设法把我们的关系给继续下去了。回想起来，我们居然没有掐死对方，这就够疯狂了。而现在，再加上这个我们必须齐心协力的学习项目……”暮光明显地发起抖来。

我低头注视着桌面，悠然叹息。“留住我们生命之中最宝贵的部分，是非常难的。特别是我们长大了之后一切都会变得那么脆弱，变得那么纤细。这个我们其实可以简单归咎于……生活就是一个不断失去的过程。但是，其实没那么单纯。不管损失了多少，我们都得接受……”

“但是，获得的那些呢？”

我抬头看着她。

她向我笑了。“一开始，我因为月亮舞的事情而心烦意乱，唉……足足好几晚，我都哭个不停。”她用蹄子拂过紫色的鬃毛，视线滑向了一边。“就在那时候，我得到了帮助。瑞瑞……萍琪……苹果杰克……小蝶……云宝黛茜……”她又一次抽泣起来，但嘴角却向上弯曲，化作了温柔的微笑。“她们是专门为了我而来的，安慰着我，鼓励着我。就在那时候，我意识到，虽然我失去了很多，但我收获更多。生活总是会让你意想不到，当你觉得自己承受不起的时候，它总会给你意料不到的惊喜……”

“你可是一位学者，”我有点疑惑地盯着她，“难道你不觉得一切都会随时间

而淡去吗？难道你不知道，万事万物的本质都在无形之中潜移默化地缓慢消散吗？”

“是的，我是一个学者，”暮光说道，“但是，我也是切切实实活着的……”她瞥了我一眼，“而我觉得，心弦小姐。我有很多感触，其中一部分可以解释，但是从未被解决。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意识到，修补岁月在心灵上留下的空洞或者创伤，需要的远不只是实验和理论而已，而是……而是……”

暮光颤抖着，但是当她朝我露出了坚强的微笑时，那面孔却变得无比刚毅。

“我相信友谊，心弦小姐。”一滴泪顺着她的脸颊滚落，但幸福的笑容却没有变化。“我相信友谊，这是整个宇宙中最强大的力量。在一切毁灭之时，只有它能存在。它能为不谐的世界带来谐律，它给予我们足以享受终生的温暖。如果不是为了共同建立起友谊的纽带之外，令万众一心，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能为了什么而活呢？很久以来，我都一直孤独地沉浸在自己的学业和思考之中，现在才明白这对自己的灵魂是多么巨大的拖累。”她又抽了抽鼻子，咯咯笑了起来。“我在、在等待着诞生，心弦小姐。我想……不，我知道，有那么多生灵，都在等待着真正的诞生，真正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在为时已晚之前，像这样去结识小马，结交新朋友，把温暖散播到四面八方，这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了。”

我凝视着她，终于有一次，我感觉不到诅咒的寒冷了。我微笑着沉浸在舒适的温暖之中。“如果我有时间的话，闪闪小姐，如果我拥有这世界上所有的资源和祝福，那我一定会写一首关于它的交响乐。”

她毫不犹豫地回答了。“那为什么不现在就写呢？什么也阻止不了你啊。”

“什么也阻止不了我……”我重复着，昂起了裹着绷带的脑袋，朝天空望去。一个影子从头顶飞过。露娜公主从天而降，优雅地滑落。东方的地平线隐约亮起了曙光，她姐姐就快要开工了。

“殿下……”她一到，两只夜骐立刻鞠躬致敬。

“安心吧，我忠实的子民们！”露娜说话了，这一次，她的声音柔和而克制，充满了欢欣。她并没有大吼大叫，而是哼着歌穿过在午夜蓝大帐篷门口站岗的两个卫兵之间。“这片土地乃和平之地，尔等之忠诚值得尊重，但今日上午无需如此，我也不想尔等过分警惕。”

卫兵们互相对视了一眼，他们长着狭长琥珀色立瞳的眼睛转向身后，目光追随着天角兽。“殿下是否愿意立刻启程返回坎特拉皇家城堡？”

“否，”她回答道，大步流星走进了帐篷。“此地尚有不少庆典即将欢庆。”

“今天吗，殿下？”

“正是。暮光闪闪及其挚友愿携我一同游览方……糖……小屋。如此慷慨怎能无礼拒绝。若非紧急要务，否则吾等在此将至少逗留一日。”

“明白，殿下。”

“只是务必穿好尔等之日光护铠，吾之子民！”她在帐篷门口停了一下，“破晓将至！若是日光灼伤尔等毛皮，那非我所愿！”说完，她终于进了帐篷里。

她走后几秒钟内，卫兵们互相对视了一眼，短短地分享了最温暖的笑容。然后，按照命令，他们开始更换防日光铠甲。

我浑身发抖地看着他们……这次颤抖是因为纯粹的兴奋和期待。露娜公主回来了，再也没有被吓坏的小马四处乱跑，阻止我接近她了。只有那两个卫兵，他们还在忙着更换铠甲，为了即将到来的黎明做准备。虽然我很想去和公主接触，可我还没蠢到自以为能躲开这两个月神禁卫的视线，哪怕他们可能一时分心也好。而且，我也很明白他们是根本不可能放我进去和露娜说话的。我必须利用任何能用的东西来取得优势，而也许，只是也许——我能成功地见到她。

我打开天鹅绒包包，把它扔在箱子旁边的地面上。把唤夜者飘在面前，我鼓起了勇气，做了个深呼吸之后，更加勇敢地踏出了藏身之地。我端着乐器走向了帐篷，快步走向那两个卫兵。

“站住！”他们立刻就停下了正在做的事情，扭头瞪着我。我看到他们的护翼上伸出了锋利的刀片。从雪石膏的笔记上，我了解到这种传统武器足以把粗大的橡树一劈为二。一想到它们对一只娇小的独角兽的血肉之躯能有什么效果，我就不寒而栗。“是谁？”

“是噩梦夜庆典的镇民吗？”另一个卫兵叫道，眯着眼睛盯着我身上的绷带。“昨晚的庆典已经结束了，公民！快回家睡觉去吧，公主要等到天光大亮之后才会去镇里会见小马呢！”

“你们……不明白。”我喃喃道，像是握着盾牌一样把唤夜者挡在我们中间。“公主这一生都在等着去见某一位小马，她只是还不知道罢了。”

“你说的这是什么疯话？”一个卫兵疑惑道。

另一个则眯着眼睛盯着我发光的乐器。“你拿着什么？马上站住！”

“不许再靠近一步！”

我站住了，但不仅如此。我闭上了眼睛，开始在这古老的神器上演奏一首曲子。“请原谅我接下来要做的事，但我必须要见到公主。你们不明白这其中的重大关系，我也不能怪你们。”

“放下那乐器！你到底要——”卫兵们的喝令变成了惊呼。“这是怎么回事？！”

“族母在上啊！”另一个声音呻吟着，“我……我看不见了！”

我重重地喘了口气，睁开了眼睛。黑暗奏鸣曲的演奏完成之后，他们的视觉被完全遮蔽了，但是我的没有。他们目不能视，一时间跌跌撞撞，陷入了一片漆黑的混乱之中。“对不起，这不会持续太久的。”我快步朝帐篷走去。“我只希望你们能在我和公主说话的时候安静地听着——”

随着一声刺耳的尖叫，两个卫兵忽然朝我扑了上来。

我惊叫了一声，摔倒在草地上，他们差一点儿就扑上了我，结果却撞到了战车的一侧，把它给撞翻了。

我惊魂未定地喘着气，抬头盯着他们。我翻身爬起来，只觉得满头都是冷汗。撒开了蹄子，正要再次冲进帐篷里——

又是一声尖啸，他们转回头来，再一次朝我扑过来。

我尖叫着向后退，差点儿没能躲开他们沉重的身体。一堆木箱在我身后轰然破碎。两个卫兵站在地上，扭着头四处寻找的时候，木箱的碎片撒了我一身。

心惊肉跳地站稳了身体，我气儿都快上不来了。但我却在心里狠狠抽了自己

一蹄子。“当然的了，他们可是夜骐！”我在心底咒骂自己，“他们有回声定位能力，你这个白痴！你这个可悲的没脑子白痴！”

“立刻停止这种叛逆行径！”一个卫兵咆哮道，盲目地四处张望。“我们无需伤害你，小马！”

“即刻投降，一切都会结束了！”另一个喊道。

我瞅着帐篷门，又看着他们俩。用魔法，我把身上绷带剥掉了一半。屏住呼吸，我小心翼翼往前方探出了身子，然后用蹄子猛地拍在地上。

蝙蝠的尖啸齐声响起，两只夜骐像炮弹一样向我猛冲而来。

“嘿！”我把那一大堆绷带猛地朝他们扔去，然后险而又险地跳出了他们冲锋的路途。

随着翼刃切开空气的呼啸声，他们直直地撞进了那堆白色的绷带里。其中一只摔落在地上，被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卷成了一团。

我没有浪费时间去欣赏我那微不足道的胜利。我飞快地跑了起来，朝帐篷的门冲去，期待着露娜公主美丽的脸庞和午夜的蓝眼睛。

两只沉重的蹄子从后面成功地揪住了我。

“唔唔！”在黑夜卫兵的重压之下，我摔倒在地。“唔……不！”我尖叫起来。

“不许动！”他在我耳边嘶吼，声音从他的獠牙缝里往外挤，一只锋利的马蹄铁威吓地压在我扭动的脖子上。“我警告过你了！”

“你抓住她了吗，兄弟？”另一个叫道，正在努力撕开那些绷带脱身。

“跟着我的声音！她就在这里！”

“呜呜……啊！”我在他的压制之下喘息，我急得两眼流泪，疯狂地四处乱瞟，寻找着救命稻草。然后我看到唤夜者掉在草地上，离我和帐篷只有几寸远。我喘着气用魔法把它飘了起来，开始拨动琴弦。

“我说了不许动！”按住我的卫兵厉声喝道。

“我要把她的乐器给拿走！”另一个说道，径直冲向正在演奏的挽歌声。“以公主之名-”他伸出蹄子去抓，就在那琥珀色眼睛开始清晰的一瞬间-

就在那一瞬间，我完成了“阴影序曲”。东方地平线上的朝阳顿时光芒大作，亮度比寻常日出增强了十倍。可我还没结束，我扭动身体，把角对准了两个卫兵，呐喊着，用最后的力气使用了一个照明魔法。

角顶的光让我一时间失明了。然而，毫无疑问这对他们的影响更为恶劣。当我们全都沐浴在炽热的白光中时，我听到了夜骐们难以置信的尖利惨叫声。卫兵从我身上跳开，不留神撞到了他的同伴身上。他们俩都在魔法的光照之中摇摇晃晃，挣扎着离我远去。他们的蹄子在地上踢腾着，发出了巨大的声响，直到那声音离我远远的。

“啊——！这、这是什么巫术！”

“兄弟，你能听见她吗？她到哪儿去了？！”

“好热……好烫……感、感觉……不到……”

我几乎没时间去同情他们。翻身跳了起来，我剧烈地喘着气。当我不顾一切地跑向帐篷方向的时候，只觉得剩下的绷带也从身上松脱，结果我的后腿不小心

被缠住了。一声尖叫，我重重向前倒去，正好一头扎进了一块颤动的帐篷帆布里。我气喘吁吁，摸索着穿过那耀眼的灯光，找到了入口的位置。我冲进了里面，一边呜咽一边恳求。

“公主！”我在惊呼，我在尖叫。“公主……您……您这是怎么了？！”

“母亲……”塞拉斯蒂娅喃喃自语，她泪如泉涌，双眼的瞳孔在纯粹的恐惧之中收缩。“哦，亲爱的母亲啊，我们……我们都干了些什么？”

“公主？！”暮光大叫道，因为震惊而脸色苍白。旅馆大堂里的小马们战战兢兢，惊恐地互相交头接耳。卫兵们警惕地围了上来，脸上充满了担忧，朝天角兽走去。暮光闪闪瞥着我，嘴唇颤抖着。“你、你都干了什么？！”

“我、我不明白！”我尖叫着，把七弦琴紧紧抱在胸前。现在是“潮汐进行曲”，我才刚刚弹了一半，太阳女神的威严容貌就起了剧烈的反应。她开始像个孩子一样颤抖起来，连她那飘逸鬃毛的光华都消失了。四面的墙壁在阴影下弯曲，仿佛旅馆正在我们周围坍塌。我注意到脚下来了一阵无比低沉的隆隆声，仿佛巨大的地震波正从无比遥远的地方传来。“我只是想拜托她帮我辨识这些音乐！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为什么……”

房间在震撼，灰尘从天花板上簌簌而落。镇长摇摇晃晃地勉强站着，大声呼吁小马们保持冷静。可是已经太晚了，一半的小马们正尖叫着从厅堂里逃出去，另一半则惊慌失措地在公主周围吵闹，寻求解释，祈求帮助，从这无可名状的恐怖事件中逃出生天。

“妹妹啊……”塞拉斯蒂娅泪如雨下，“我亲爱的妹妹啊，你……你到底是怎么了……？”

“露娜？！”暮光惊叫着，她艰难地咽着唾沫，急得直流眼泪。“可她没事啊，殿下！谐律精华已经把她从梦魇之月那里救出来-”

“不……”塞拉斯蒂娅慢慢摇头，因为比时间更久远的悲剧而哽咽。“没有拯救，只有监禁，该死的隔离。”她咬牙切齿，却又泣不成声。“母亲，明明是你自己太害怕了！我们应该帮助她的，难道我们还不够爱她吗？”她低下了头，鬃毛像投降的旗帜一样垂落。她咆哮如雷，“**现在一切都太晚了！保护这个世界已是我的职责。你的悲伤就是我的悲伤，原谅我吧……**”

“殿下！”卫兵们喊道。

“发生了可怕的地震！”

“我们必须护送您离开！”

“公主！”暮光尖叫着，徒劳地拽着天角兽的黄金护蹄。“求您了！我们必须离开！您吓到我了！您-”

“对不起，”她朝我扭过头来。我看到那双眼睛里闪着紫罗兰色的怒火，直接对准了我战栗的灵魂。“**可我必须将其抹除，我必须保护这首歌。**”随即，她张开了嘴，房间里顿时充满了低沉的嗡嗡声，仿佛僧侣们在吟诵经文。

一个卫兵开始发抖，他惊叫一声，不知所措地眼看着自己的铠甲从身上自动脱落。那金黄色的铠甲飘到了空中，然后分解成了一大堆五颜六色的小虫子。

“什么……？！”暮光倒吸一口凉气。背后传来的尖叫声让她猛地转过身来。

镇长正从中央舞台正中的讲台前退开，那木头台子在空中分解，变成了一团叽叽喳喳的**贪食精灵**。

在我们头顶上，吊灯的灯火熄灭了。悬挂的灯具、乐队的乐器，纷纷开始变形，分解，变成无数长着翅膀的毛团，开始咀嚼眼前的一切物品。很快，无数的**贪食精灵**飞满了整个厅堂，像一团可怕的风暴一样围着公主旋转。

“不！不！”我哭喊着，“不、不该发生这样的事！”我勉强弯下腰，躲开了一大块掉落的碎片。“我只想从诅咒中解脱！我只想得到自由！我不明白！为什么-”

“唱她的歌！”塞拉斯蒂娅大叫道，她的声音震耳欲聋，比坎特拉皇家音量还要强盛一倍。**“唱她的歌，化为……”**她踉跄了一下，**“唱、唱她的歌，化为……化为……”**她眉头紧锁，咬牙切齿，和圣歌苦苦相抗，直到最后一秒。终于，她蹄子一挥，爆发出一股强大的魔法冲击波，把大厅里的每一只小马都扔到了外面耀眼的阳光下。**“不！消失吧！该化为虚无的只有你！”**

“哇啊啊啊！”暮光闪闪尖叫着，我眼看着她从我身边飞过。几个卫兵也和她一同飞了出去。最后，我终于坚持不住了，四蹄一松，被冲击波席卷着冲出了旅馆的大厅。最后映入我眼帘的是塞拉斯蒂娅的身躯……她忽然瘫软下来，就像是蜷缩在那只舒展着骨翼的天角兽阴影之下。紧接着，整栋旅馆都爆炸了，把那些**贪食精灵**连同碎砖烂瓦一同飞散到了整个小马镇。连同我的希望和梦想，还有我的记忆，都一同飞散了。

剩下的只有那首歌，当我躺在地上发抖时，在我的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不管如何哭泣都不肯离开。我试着记住这一切背后的旋律，我自己的本质。然而，她的声音把我从断断续续的痉挛中唤醒了。

“这突如其来的擅闯是何意思？！”

惊叫一声，我猛然睁大了眼睛。现在我已经不再失明了。我的照明术发出的亮光，以及阴影序曲所有的后续效果全都已经消失了。我颤抖着抬起了头望去。

露娜那严厉的表情隐约浮现在我头顶上方，眨眼之间仿佛还能看到她暗蓝的身影上浮现着那顶银色的战盔，寒冷加倍了，我瑟瑟发抖，比原来更加厉害。“汝可是来讨要糖果或者恶作剧的？十分抱歉，我的小马驹，但噩梦夜的庆典已然结束。今晨我正要小憩一番……”

“殿、殿下。”我声音发颤，结结巴巴。用面条一样的四条腿，我硬撑着站在了她面前。“我、我很抱歉，可我必须跟您谈-”

“我的侍卫，”她喃喃自语，午夜蓝的眼睛扫向帐篷的出口。“刚刚的喧闹和尖叫声……”她眯起了眼睛，无形的魔力之风在帐篷中飏过。她压低了声音，满怀威胁和怒意。“汝便是他们忽然不知所踪之由？若是汝胆敢伤害他们一根鬃毛-”

“你在等着听一首歌！”我放声大喊，突然怒视着她。我高高飘起了唤夜者，让它飘在我们之间。“是一首你一生都在聆听的歌。你一开始不知道它，但是你都一直认得这旋律。因为这首歌是你的一部分，露娜！也是塞拉斯蒂娅的一部分，更是宇宙族母的一部分！”

露娜正要反驳，但首先发出的却是倒吸凉气的声音。她从我面前退开，更准确地说，从我飘着的乐器前退开。“那……那是……”她眯起眼睛注视着唤夜者。“我……我见过它……”那威严的身躯此时开始颤抖了，随着音调的变化，她的口中吐出一股寒气。“本宫……本宫以前见过这……这……那还是……”

我只觉得嗓子眼发紧，我想起了雪石膏，现在不管接下来我会发生什么，他都没法再救我了。“一曲旋律，殿下，”我说道，“这旋律是我们所有小马的一部分。我们从一出生就在聆听着它，是它定义了我们的本源和天性。”我在她面前颤抖，就像当初小马镇中心吓瘫在地的独角兽，但这一次我并非夏至日庆典前夕的受害者了，现在是我在做主。“可是，我们之中却有一只小马，没能有幸听到那首歌。你知道我在说谁，哪怕你所相信的一切都在告诉你她并非真实存在也罢。”

“吾等……”露娜的表情在痛苦中扭曲，她大汗淋漓，顺着鬃毛往下直淌，“本宫……吾等……不、不该……不该提到……提到……”

“提到什么？”我坚定地直视着她，面色严峻。“你的生命之中缺失了什么？让你不得不以这种方式来搪塞和弥补？”我鼓足勇气向她迈出了一步，把唤夜者飘在我身前。“当她被藏匿的时候，你还没有诞生，露娜。那首歌尚未把你分离出来。当你发现了生活之中缺失了什么，你的反应是困惑和恐惧。梦魇之月只是一次意外，是纯粹误解造成的产物。这是因为没有谁能温柔而坚定地让你回忆起你曾经的一部分，却又被夺走的东西。”我深深吸了口气，“但你可以赢回她，你可以重新找回你的音乐。”

“汝给本宫带来了何物？！”露娜喘着气，都快上不来气儿了。“此、此乃汝之把戏？”

“不是把戏，”我低吟着，“是重聚。”

露娜咆哮起来，“本宫没时间听汝之胡言乱语-”

“阿丽娅。”我说道。

她倒吸凉气的声音如此尖锐，简直都快喘不上气来了。

“阿丽娅公主。”我重复道，轻轻拨动琴弦，开始在她面前演奏‘暮光安魂曲’。“这就是你在夜间哭泣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千年之前的罪恶与遗憾。你生命中丢失的是什么呢，殿下？那不仅仅是一首歌，不仅仅是一种感觉，那是你的**姐姐，黄昏女神**，太阳与月亮之间遗失的桥梁！”

“阿丽娅……”她喃喃着，圆睁的眼中，一滴泪水无声地滑落。风变得更猛烈了，简直要把帐篷从钉子上撕下来。

“把那道桥梁借给我，露娜！”我高喊着，“她有一首歌要你唱！你必须唱出来！我们都要唱出来！”坚定地站在唤夜者的保护后面，我向着越来越剧烈的喧嚣之中纵声长啸，“因为……因为我们全都存在于这世界上，是有原因的！是为了相聚，而非分离！”

“我……我亲爱的**姐姐**啊……”露娜哭了，眼中闪耀着明亮的紫罗兰色光芒。她坐倒在地，高高昂起头，泪水在午夜蓝的面容上肆意横流。“我……本宫……必须、必须保、保护……”

我顿时倒吸一口凉气，我想到了**贪食精灵**，想到了塞拉斯蒂娅的咆哮，想到了被夜骐的炸弹摧毁的坎特拉皇宫侧翼。“不！”我大叫道，“你要唱她的歌，把我化为虚无！”

露娜抽搐着，闪耀光芒的双眼怔怔地看着我。

“将我化为虚无！”我呼喊着重，因为我本虚无！”帐篷的帆布碎片和成堆的泥土扑打着我的脸，我弓着身子，咬紧牙关，与强风苦苦对抗，尽一切努力完成安魂曲，传到露娜抽搐的耳中。“把我送到她那里去！一曲旋律必须找到另一曲，重奏才有可能！”

“本宫……本宫必须……”露娜颤抖着，咬着牙嘶吼，然后发出了无比坚定的怒吼声。“**我必须怀念她……**”

“唱吧！”我用尽全力，向着混乱之中长啸。

于是，她唱了。她张开了嘴，释放出圣洁之音，仿佛加农炮一般向我轰击。我看到无数星座在她身边成型，每个星座都映着那完美的苍月。破裂的空气柱在我们周围回旋，当我被无穷的力量吹飞之际，我听到了苍穹的基础被撕裂。听起来如泣如诉，那是族母哀伤的哭号。紧随而来的是绝对的沉寂，因为我已经被推出了声音、光明和物质的世界之外，正沿着创世之初就谱写的音律和谱表顺流而下。我拖着唤夜者，沿着维度之间万花筒一般的境界之壁漂流，在我摇晃的蹄子后面，可以看到**遗忘领域**无尽的雷霆和狂乱在打开的门中往来舞蹈。但是，我正在飞驰，飞过那些平台，飞过下面那些呻吟的幽魂，直直飞向了**阿丽娅公主**的王座厅。层层球体外壁已经排列到位，露出了一扇打开的门。我随着她妹妹的气息冲进了门中，从我的尖叫中挣脱，进入了那个甚至连记忆都毫无意义的领域。无论如何，我勇敢地回忆起了很多东西。我想起了晨露湛蓝如海的眼睛，想起了暖心节前夜爸爸妈妈偎依在我身边，想起了暮光的微笑，想起了月亮舞的大笑声。

然后，我什么都没想了。因为一切都化作了黑暗。

XIX:渐弱

“如果你一定要知道的话，失落者。这起点是一个问题，而非一声感叹。那，曾经是对真理的唯一渴求，由此，它变得为数众多。在这求知的过程中，单一的个体自我分解，化为无数的碎片，每一片碎片都鸣响着不同的音律，仿佛合唱一般，反复地进入遗忘的深渊。歌，诞生了，既非哀哭，也非欢笑，那都是之后的事。因为它尚未意识到，一旦屏障被打破，一切都将分散，永远分散。”

我气喘吁吁，双眼在黑暗之中东张西望。我听到了声音，我认得那声音。早在我出生之前，它就一直在我耳畔低语。而直到那一刻，直到身处那个地方，我才恍然大悟。我的心跳赋予了这些文字以韵律，给赋予了它们意义和内涵。直到那一秒，直到淹没在黑暗之中，我才能够承担起它们。

“终有一日，这些分散开来的碎片会分散到如此之小，以至于它们将会连呼吸的能力都失去，再也无法分享那些不顾一切地去学到的答案。然后，在宇宙悲剧结局的无限黑暗之中，不计其数的碎片，将会重新合而为一。”

我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惊呼，在彻底的震撼之中见证了开辟天地的奇迹显现在我面前。那片盘根错节的森林，优美的线条旋转着穿透了黑曜石的帷幕。周围环绕的树木光辉灿烂，恢弘而古老。我看到一片翠绿的空地在我面前伸展，沉浸于暮色。树叶从上面的树枝飘落，散落在这片宁静之中。在这片美景的正中心，笼罩着淡淡光晕的，是那以松软土地为床的美丽雌驹，万千星座的光辉在她的毛皮上闪耀，飘逸的靛蓝色鬃毛在魔法的风中飘荡。借着暮色的光芒，我看到她脖颈上流淌的汗水，这才意识到她正大汗淋漓，痛苦地抽搐。

“她，同样也是这首歌的一部分，这首歌创造了宇宙，用欢乐，用悲伤，绘出了这画卷。尽管她拥有如此威能，尽管她身为造物主雄心勃勃，意志刚强，可她还没有意识到，每一首快乐的欢歌，都需要一首埋葬的挽歌。谁又能责怪她呢？她在履行音乐的意志，只因她便是音乐。直到那一刻之前，她所谱写的歌谣全都是为了她自己。她从未想过，自己会在死者之中迎来听众。”

随着一声直刺云天的长啸，族母的头颅高昂向天。她高歌出神圣之音，气势磅礴，惊天动地。树木在摇曳，草地在席卷而来的旋风中翻腾。当整个宇宙都在期待着不朽歌者的交响乐时，就连遥远的星辰都在为之颤抖。然而，几分钟过去了，几小时过去了，时间流逝，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然后又延长到了以世纪，乃至纪元为单位。她依然在挣扎辗转，颤抖无休。后蹄随着身体上涌过的每一波痛苦之潮而无助地踢腾，痉挛。

她并不孤独，一只焦急的天角兽站在她身边，围着她前前后后转来转去，低

下头，倾下她的角，一个接一个地施法，只为了能减轻族母分娩的痛楚。年幼的塞拉斯蒂娅满脸惨白，面色恐惧，在母亲身边无助地徘徊。她根本无力让分娩变得顺利。

“直至那时，失落者，她一直在为一个特别的目的而履行自己的使命：播种生命。但她当初之所以存在，是因为那唯一的目的已经不再唯一。为了理解，音乐已经分裂成众多碎片。她是不朽者，但已经无法去理解那唯一的存在所追求的真理。音乐本身的神性已经比她更高，而她是它不幸的容器，是一枚棱镜，让光芒通过她来穿透这个新生而荒凉的宇宙，照耀到最幽深最遥远的角落。黑暗与光明之间，必定有一道屏障，就像白昼与黑夜之间必然存在黄昏一样。”

随着族母最后的痉挛，她的面孔早已泪流满面。塞拉斯蒂娅跪在她身边准备迎接新生命的来临，但是，从族母体内脱出的那个东西，却像石头一样寂静无声，也像石头那样纹丝不动。音乐混乱，变成了不谐的杂音，微弱的光芒开始在整个创世奇观之中荡漾，仿佛静水激起了涟漪。然后，伴随着优雅而无尽的哀叹，破碎的歌声回响，消散，化为虚无。附近的树木快速地干枯了，无数焦黄的枯叶从上面飘落，翠绿的芳草变成了褐色的枯茎，肥沃的土地变成了干燥的碎石。

塞拉斯蒂娅无助地望着她的母亲，泪眼朦胧。

刚刚生下来的孩子便杳无生机，族母怀抱死去的宝宝，蜷缩在自己的鬃毛里，遮住了泪流不止的面孔。她毛皮上星光已然黯淡，无边的阴霾笼罩了这片有毒的沼泽地。

“于是，我便这样诞生了，死亡也随我而来。万物有始，万物有终，一切开始的事物也必然迎来终末。就像她有她的使命，我姐姐有我姐姐的使命那样，这便是我的使命了：被遗落。甚至在我有能力思考之前，我就已经知道，并理解了我歌曲的旋律。我将会成为这个宇宙一切被遗弃之物的管理者。我唯一能获得的听众，是那些没有能力去感知，没有能力去后悔，因此，也没有能力去记忆的听众。”

黑暗再次在我面前散开。我看到宇宙族母站在高高的悬崖顶上，俯视着沐浴在无月之夜中的原始大陆景观。塞拉斯蒂娅肃立于几步之外，正在低头哀悼。族母在哭泣，低头用哀伤的双眼注视着躺在身下的幼驹。那一动不动的孩子躺在花坛上，短短的鬃毛编成了发辮，脆弱的翅膀像紫色的花瓣一样折拢着。

剧烈的颤抖涌过族母的身体，她颓然瘫倒在地，俯下身来，用鼻子深深地磨蹭着孩子的身体。伴随着遏制不住的抽泣声，头顶的空中闪过了炽热的光爆。云霄在扭曲，天穹的结构被撕裂，遥远的深空闪耀着无尽的炽烈之火，连星座本身都在爆炸，崩溃。

塞拉斯蒂娅看到了这一切，不由得失声惊呼。她惊慌地向母亲飞奔而去。可是她刚刚挨到母亲身边，全能者的羽翼就展开了。她仰天长啸，纵声嚎啕。在毫无修饰的和音爆发之下，她们面前的所有一切都在震荡，都在分崩离析。

“但是，我母亲记得。而且更重要的是，她会为此承受苦痛。对这宇宙而言，她的情感是画卷的画笔。她唯一会创造的，只是她所珍视的东西。

除非造物是她的一部分，否则她从来不会去参与创作。早在她诞生起，这首歌便赋予了她力量，但却从未让她为了失去而做好准备。”

“这，便是在不知道答案的前提下去寻求答案的结果。在发现的行为之中，事物的毁灭，是让真理得以显现的洗礼。不过，对于我母亲而言，这毁灭是包罗万象的。把自己的一部分放弃给死亡，这对她而言是无法理解的事情。心中的悲哀深不可测，她对这份刚刚开始经历的痛苦毫无概念。”

“失去孩子的痛苦是无法忍受的，只要她还记得自己失去了什么，就没有力量去继续分解这首歌，更不用说维持她已经传世的作品了。这首歌注定要毁灭，而一切现实的存在都将因此而崩溃，让位于永恒的混乱。”

展现在我面前的世界已经不复存在，天地万物都崩溃成了无数杂乱无章的碎片，漂浮在阴暗的漩涡之中。创世之歌已经破碎了，液体的洪流和旋风，间或夹杂着狂暴的雷霆，展现着它极度不稳定的能量状态。通过纯粹的意志力，塞拉斯蒂娅和她的母亲总算是把粉碎的现实世界又重新拼合到了一起。但是，很明显，这还不够。

族母一直都沉浸在哀伤之中。悲容仿佛冻结在了面孔上，她泪流不止。在她面前，孩子漂浮在她纯洁的摇篮里，死亡和静止把她带到了这物质世界上，也同样让她长眠于其中。

飞到母亲身边的塞拉斯蒂娅轻轻拱着她，分享着她的悲伤和泪水。当这破碎的世界在她们周围旋转得越来越快之际，她温柔地和族母呢喃了几句话。很快，伴随着力量，伴随着坚定，族母的眼中亮起了光芒。她展开双翼，皱起了眉头，为接下来要做的事情鼓起了勇气。

塞拉斯蒂娅看懂了母亲的神情。她也展开了翅膀，在神圣的同步之中，两只天角兽仰面朝天，放声高歌。宇宙混乱的运行冻结了，摇曳着，如倒带般开始回溯。群星重燃，星座重组。在一首全新的旋律协调之下，创世之歌的另一段被拆解了。它开始拥有形态，为混乱带来了秩序与结构。苍穹诞生，凝化成型，笼罩在宇宙中一个孤独的空间周围，形成了坚不可破的屏障。

“只有一个解决办法，一个用于解决困境的关键。对真理，对谐律的追寻实在是太重要了，如此一个凄凉而无果的结局是不可实现的。新生的宇宙等待创造，生命的宝库等待雕琢。为了确保创世的繁荣稳定，族母不得不克服这第一个毁灭的案例。”

“她们必须举办葬礼，因此，她们必须策划葬礼。然而，这个孩子，并不能简单地埋葬在视线之外，哪怕埋葬在时间和空间之外也不能解决问题。这场葬礼将会无法辨识，无法认知，无法纪念。毕竟，只有被遗忘，才算是真正被埋葬。而生者将会前往未来，继续寻找机会，不会被属于过去的悲剧所束缚。”

“族母就是这样了，我的母亲拥抱着永恒，她没办法在散播旋律的同时又始终悼念第一个逝去的灵魂，更别提这悲剧把她的力量破坏到了如此程度。她深深地爱着我，但她必须放下负担，继续前进。她是一首古老单

曲的一部分，结构简单，但目的神圣。我姐姐，塞拉斯蒂娅是更小而且更复杂的片段，她天生就理解生存是一个处理损失和学会适应的问题。然而，我母亲始终也没有这个能力。造物主本身的实质是重复，必须去学习的，是被创造的造物本身。对于即将在她创造的谐律领域内繁衍生息的凡俗生灵而言，这是属于他们要去背负的负担。”

在漂浮的大地之间，我看到了几片苍穹飞舞，聚合，化作巨大的金属灵柩。多层的钢铁球体——总共十层，每一层都对应一首挽歌——依次嵌合，彼此滑动到位，一层层的同心圆孔排到一起，露出了多孔的核心。中空灵柩内部，是一张柔软的羽毛床，来源于两只天角兽自己的羽翼。孩子的身躯躺在上面之后，族母最后一次低下头亲吻了她。伴随着最后的啜泣，族母转过身去，塞拉斯蒂娅陪伴在她身边。就这样，两只天角兽孤寂地离开了这座陵墓。

“‘苍穹之夜曲’，她们把它当做了我的灵柩，一座陵墓。这陵墓有两个目的：其一，是作为我的安息之所，其二，作为苍穹之间的缓冲。如果创世之歌所依靠的支柱被遗忘和隐藏，那么，摧毁谐律的根源就会更加困难。这世界可以继续存在于和平与繁荣之中，不会知道是什么支撑着它直到永恒，甚至都不需要知道。我，乃是隐藏在所有现实背后的旋律：歌颂歌曲本身的歌，咏叹曲，阿丽娅公主，黄昏女神。哪怕身死，我也拥有使命。而且，某种意义上，我的母亲和姐姐，就算不再记得我，不再意识到我，也依然能感觉到我的存在。我们依然都是同一首歌的片段，这纽带永不分离，哪怕彼此永远无法相见也好。”

在她们身后，球体自动关闭了，把孩子关在了黑暗之中。灵柩的外层旋转，由铭刻在球体表面的挽歌所驱动。外面的世界变暗了，因为苍穹已经将这个维度完全封闭。没有被内部那不谐的音律所污染，外面的宇宙再次拥抱了秩序与谐律。被遗忘者归于遗忘，无名之谱依然无名。

然而，在两只天角兽离去很久之后，当两首挽歌之间留下了一丝可以冥思的寂静之际，黑暗之中睁开了一双眼睛，闪耀着紫罗兰的光芒，流淌着泪。

“她们并不知道，族母没有想到，她的女儿塞拉斯蒂娅也没有想到，无论这歌曲是多么不谐，多么脆弱，她依然是一只天角兽，依然和她们同样不朽。她们没有意识到，哪怕一只以死亡之身诞生的天角兽也并非彻底的死亡。那首歌，可以被分解，可以被粉碎，可以被压制，可以被重写，但是，它永远无法沉默。宇宙本身永不消亡，只会扩散到无比稀薄的程度，而有些部分甚至比其他部分还要慢得多。”

“她们把我埋葬在那里是很明智的抉择。因为我在凡间的世界没有任何可以扮演的角色。那个充满光明、温暖、美丽的维度并不适合我。因为我只是那首歌之中不谐的片段，软弱无力，没有生机。然而，以混乱为床，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开始茁壮成长，充满了活力。我的新领域是一块空白的画布，唯一在那里留下印记的，就是我。”

“你看，族母只想给我一口棺木。某种意义上，这是母亲最后的礼物，是她心爱宝宝的摇篮。她没有料到，这会变成我的监狱。”

伸出瘦骨嶙峋的四蹄，幼小的孩子爬着，蹒跚着，艰难地走出了球体，孤独地凝望着混沌和狂澜。我眼看着，阿丽娅公主步履蹒跚地一步步走过漂浮的平台，每一道闪电之间，骨瘦如柴的天角兽都变得越来越高大，越来越威严，也越来越憔悴。亿万年过去了，她的肋骨依然清晰可见，那皮包骨头的四肢，每一步都发出骨节摩擦的吱嘎声。又是几次闪电过后，那双没有羽毛的骨翼倏然展开。

炽热的紫罗兰色光芒在她眼中燃烧，翻腾的天空中，雷霆应她召唤而来。身后的球形灵柩悬浮到空中，众多外层互相旋转、摩擦，在战栗的使命之下运转着。在天角兽破碎不堪的蹄下，泥土平台融化，重塑，变成了冰冷而纯净的钢铁。尘埃从平台遥远的边缘飘起，互相连接在一起，变成了铿锵的锁链，延伸向遗忘领域最遥远的地方。那些漂浮的破碎大地变成了类似的金属平台，互相链接在一起，围绕着混沌而空洞的中心漂移，游曳，仿佛巨大的星系。

“我统治着我的领域，不然我还能做什么？我还只是个婴儿，未经教育，充满好奇。我唯一知道的，就是一曲旋律。在我的脑海中，这永恒的旋律中告诉我，创造出这些构造，并且维护它们的平衡。我并不像我母亲那样拥有整个宇宙的资源。可我也的确拥有那首歌，尽管只是它其中的小小片段也好。我的孤独便是我的天赋，同时也是我的诅咒。我被遗忘了，但是我也拥有自己的本质。唯一能回应我的，便是我自己。千万年以来，我逐渐明白了，没有目的之中也存在目的。”

在阿丽娅面前，几十只，几百只，最后甚至是成千上万的小马被狂澜冲上了金属平台的岸边。年复一年，她快步走向他们，偎依着他们，好奇而不带感情地注视着他们泪流不止的悲容、焦躁不安的愁容。她俯下身亲吻着他们的额头，绝望地试着缓解他们迷惘而痛苦的颤抖。当她发现这并不能抚慰他们之际，她展开了翅膀，随着眼中的光芒一闪，锁链和镣铐随之而来，将他们束缚在了平台上。终于，他们静下来了。他们以完美的节奏，唱着她的歌，在虚无之中找到了安宁。

“古往今来，总会有灵魂来到我这里，接触到那首歌的小马，无法被我母亲用她的乐章强化的谎言所安抚的小马。他们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内心已死，沦入绝望，因为窥探深渊而坠入其中。他们都是失落者，就像你一样。当苍穹之中的裂缝发生重合，甚至死亡、流放、自尽都无法作为寻求安宁的途径之时，他们便来到了我身边，来到了遗忘领域。因为，我母亲的歌从生者的领域抹去了他们所有的一切。”

“我之所以会明白，是因为尽管我被遗弃了，但正是那首歌塑造了凡间的女神，而我也同样永远是那首歌的片段。我会知道夜曲何时为了保守我的秘密而从宇宙中吞噬了其他的生灵。每当有什么东西触动了现实的结构，结果却来到了这里，我都能感觉到。无论何时，只要发生我的名字、我的存在可能暴露给族母知道的危险——哪怕只是最小的可能，就会发生最严重的后果。如果某件事、某种情况让我的母亲回忆起了我的死亡、甚至是我的重生，她都会在这份了解与内疚感的沉重压力下崩溃，而整个宇宙，也将随之一同消亡。”

“我明白这一点，我明白我的任务便是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这是一

个黑暗的使命，但我的生活本身已经包含了为了执行它而必须舍弃的一切。我的母亲拥有不朽的意志去讴歌，我也一样。我统治着遗忘领域，管理着前来安息的灵魂。哪怕是意识到我的妹妹从歌中诞生也好；哪怕是混乱诞生出形态迷惑着我也好；哪怕是我不得不把他——我的挚爱，驱逐至再也无法妨碍我神圣使命的地方也好；甚至，当我感觉到妹妹在试图把我从夜曲中拯救出来的过程中堕落腐化也好，我依然忠于自己的使命，永不动摇。”

“只要宇宙长存，我就必须忠于这首歌，不可能为了它的碎片而改变自己。这首歌能被分解——而且也必须分解。然而，这个宇宙必须保持完整，由此，无尽的交响乐才能保证听众的存在，对真理的追求持续到永恒。”

随即，我眼前的一切都暗了。遗忘领域还有它所有呻吟的子民们消失在阴影中。当我的视线重新有了焦点，眼看着旋转的符文在头顶和周围运转，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透过一层层球体上面多孔的外壁，虚空的光芒重新透入了球体之中，在王座厅正中空洞的区域里透射出一层空灵的薄雾。她就站在我面前，那双闪亮的紫罗兰色双眼几乎令我无法呼吸。阿丽娅公主在昏暗之中若隐若现，她面色肃然，嘴唇紧闭，面孔如钢铁般冷冽而无情。虽然女神的身姿如此瘦削，但我的肉眼却根本看不到她的身材有什么瑕疵。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说，她……都那么美丽。我真想为她哭泣，在心中哀悼她，同时又充满了对她的崇拜，恨不得跪地行礼。

谢天谢地，还没等面前这个颤抖的凡俗生灵说出什么没营养的话来，她就先开口了。“我的使命，存在的使命，虚无的使命，让我一直都在警惕着你，失落者。”那双闪烁着冷光的双眼微微眯起，盯着我小小的身躯。“你通过发现这首歌而来到了这里，你被另一个伪装的生灵所救而逃走，而现在，你已经站在了我的王座前。这些事实都相当有趣。但我之所以会对你感兴趣，我之所以会告诉你这些，并非这些原因。”她的骨翼抽动着。“我之所以对你感兴趣，是因为，你不止一次地来到了这里，反反复复地，心甘情愿地，去追寻超越你自己绝望极限的东西。如果我最大胆猜测的话，你对这首歌的忠诚甚至超越了我。”

我颤抖着，感觉到蹄子里有种冰冷的钢铁触感。低头看着自己赤裸的身体，我发现自己正把唤夜者抱在怀中。深吸了一口气，我抬起头来和阿丽娅直视。面对着她那双阴郁而发光的双眼，每一秒钟我都在硬撑着不哭出声来。

“那、那么，也许你会明白，我不是为了毁灭宇宙族母的创作而来的。”拼尽全力，我总算用沙哑的声音开了口。

“不，但是你来这里是为了寻求改变的。”她说道。“而改变，乃是对生灵的世界最具毁灭性的事情——只要支配它的依然是那首全能之歌从不追求改变的精髓——就这一点，我恐怕这是永恒的。”

“如果说我有什么想改变的，那就是我自己！”我大喊道，声音回响在周围旋转的符文之间。“我没想过去提醒族母她过去那悲伤的损失！要是你这么喜欢

这地方，我也没想过把你从这里拖出去！我只想重新长久地存在下去而已！我只是……只是想让你力量的那首歌别再诅咒我了！”

“那代价实在是太高昂了。”她冰冷地回答，女神的面孔上没有任何能看出来的情感。愤怒，悲伤，恐惧，诙谐，连一丝一毫的征兆都没有。她只是存在于此，就像这个领域一样。我很快就意识到，我正在和一道活生生的深渊对话。

“你希望拥有能被记住的名字，留下可以书写的文字，把自己的存在刻印在那世界上。但是，不经意之间，你的欲望一旦表现出来，都会把我的存在暴露给我的母亲，而整个宇宙都将因此停转。实际上，你都已经冒险把我的存在暴露给了我的姐妹们，而这首歌不得不为此去修改现实，把事实从历史中抹去。”

“对！我知道贪食精灵的事！”我说道，有点开始咆哮了。“而当我与露娜说话的时候，我对你的了解已经够多了，以确保她和其他任何小马都不会受到真相的折磨！可我呢？我可不是一个只会创造和维持谐律的神灵！我只是个凡俗生灵！从中学习和成长就是我的本质，我的使命！你自己也说过：歌曲的碎片越小，就越复杂，越多样化！我自己过我自己的日子就好，根本不会暴露你！”

“只有一种方法能确保这一点。”她回答道。

我睁大了眼睛盯着她，在颤抖中期待着，喘着粗气。

她转过身来，抬起前蹄向墙壁一挥。“成为我合唱团的一员。”球体旋转到位，透过墙壁上重叠的孔洞，我们看到数百只小马被拴在外面漂浮的平台上。他们都在随着永恒的旋律有节奏地呻吟着，歌唱着，随着夜曲的和弦一直重复着永恒的歌。“在永恒的和平里，在天地的苍穹间，在无尽的使命中，加入我们吧。”

我嫌恶地瞪着她。“但我不会自由。”

她冷漠地回视着我，“不，你不会的。自由意味着痛苦，自由意味着混乱与动荡，自由意味着危险，还有毁灭。遗忘领域并非自由之所，而是那些连死亡都无法从苦难中解脱的折磨灵魂的庇护之地。毕竟，宇宙的命运就是成为无尽寒冷之中的牺牲品。在这里，我的小马们无需永恒地等待救赎。”

我重重地咽了口唾沫，“这就是你放逐了无序的原因吗？要是连他那样的家伙都受不了这个鬼地方，那你就等于是真的被埋葬在这里了。”

自从跟我说话以来，她的面部表情第一次发生了变化。她慢慢地在圆形的王座房间里踱着，那双白骨的翅膀屈伸着，折拢在她体侧。“我知道，我在你身上嗅到了我挚爱的气味，”她说道，“一开始，我还以为这只是一份思念的碎片，一个过去的阴影，一些在我脑海中一闪而逝的东西而已。因为，许久以来，你还是第一个演奏我的音乐，目的却是不想被它吞噬的生灵。”

“是的，我的确遇到了无序。”我声音很低，面对着向我信步走来的她，我止不住地颤抖。“他深深地爱着你，阿丽娅。他爱你的程度，是他全力以赴也不足以表达的。”

“那正如我所想。”她的声音很淡漠，非常中性化。女神站在我面前，光

是面对着她，我就觉得血液仿佛都结了冰。她低声喃喃着，鼻孔和口中翻涌着寒冷的雾气。“他的夙愿太宏大了。在我的身上，他看到了宇宙族母歌曲的片段，由此，他接触到了一件创造出来的作品。头一次，这样一个混乱的存在瞥见了结构与秩序。虽然他永远不会承认，但我怀疑，他内心其实非常羡慕。从那时候起，在这个领域之中，他就再也没有希望了。只要他还在这里，他就无法像我的合唱团成员们那样理解安宁的意义。他不能生活在这个带着目的性的圣域之中，因为对于我的神圣职责而言，他永远都会是一个异常，一个格格不入的陪衬。”

“所以你把他送走了？！”我大叫道，“阿丽娅，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和你母亲一样直截了当，对使命忠贞不屈，永不动摇？可摆在我面前的是另一个事实！在他哀伤地谈起你的时候！我亲耳所闻！在你孤独的步伐和翅膀的抽搐间，我亲眼所见！一提到你的挚爱，你不死的身躯就会迸射出火花！你也爱他，不是吗？！”我咬紧牙关，用怒火压抑着颤抖的冲动。“你爱他！你只觉得自己没有能力迎接这样的改变，这样的爱恋，这样的亲密和感触！你才不是为了保护这首歌才把他送走的！不说别的，你把他送到凡间本身就是冒着暴露自己的危险！在我看来，你之所以送走了他，真正的原因只不过是害怕像我那样去追求改变，追求我理所应当得到的改变！你一辈子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害怕自己的生活本身！说什么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你母亲留给你的那首该死的夜曲，那就是个谎言！”

“可这是个谎言。”她冷冷地回答，“一个必要的谎言，我的挚爱无法理解的谎言，而我的歌也不足以平息他曝光我的欲望，所以我只能把他送到了我姐妹们那里。在那个世界，我姐妹们的合唱可以做到我所做不到的事。”

“可她们也做不到，阿丽娅！”我叫道，“没办法永远做到，无序脱困了，重获自由！实际上，那首歌之所以能把它化为石像放逐了他，唯一的原因是他自己允许这种情况——”说到这里，我哽住了。我不由自主地睁大了眼睛，长出了一口气，“……是我……”我踉跄着向后退了一步，紧紧抱着唤夜者。“哦天哪，最后……最后送走他的，是我……”我结结巴巴，只觉得肚子里好像开了个洞。“是我改变了他，所以他才放任谐律精华接触到自己。我……我让无序想起了你，然后……他自己的绝望让他沉入了永恒的静止。”

她低头俯视着我，微微皱起了眉头，“现在你明白，为何你对这首歌的忠诚甚至令我都为之惊讶了吗？”

我咬紧牙关，用蹄子掩住了面孔，不由得呜咽起来。“你……你利、利用了我，不是吗？”

“要想像现在这样掌控你，我必须有能力去感触，失落者。”她说道。“除非你成为我的合唱团成员，我不会装作去对你负责。让你从我的挚爱面前得以生存的，乃是你对维持整个宇宙稳定的渴望。让你把我的妹妹单独暴露在安魂曲中的，乃是你保住我妹妹在那首歌中位置的愿望。而现在，你相信，是对自由的渴望让你来到了这里。我必须负责地告诉你，你唯一能赢得的只有安宁。一只小马凭着自己坚定的意志和信念走进了我领域内部的殿堂，值得赢取这样的奖励。”

我抽泣着，抬头望着她，嘴唇在颤抖。“在我之前，还有多少小马来到了你的王座前？”

“从来没有。”

我的心沉了下去。面孔在痛苦之中扭曲。“千万年来，无数个世纪之中，我是唯一掌握了夜曲，并且来到这里的小马？”

“其他所有接触到我的歌的生灵，全都在锁链之中找到了安宁，这是遗忘的必要束缚。”我们周围的球体在旋转，无尽的光芒透过铭刻着符文的外壁上的洞口，投射出星座、星群、还有星系的悬浮影像。“整个宇宙之中，随着我母亲的创世之歌一路传播，无数的马类文明都在萌芽，茁壮成长。每一个文明，都在不断地把生灵捐赠到我这里来。那些迷失的小马，找不到回家之路的小马，无法迎接欢乐、希望、伴侣的小马……当他们陷入绝望的时候，当他们因为内心的创伤而暴露在夜曲中的时候，他们都来到了我的领域，而他们在凡间一切的永久性记忆都被抹去，而这也是应该的。”

“而且……你在、在追踪他们？”

“每一位。”她声音很肃穆。蹄子轻轻抚过漂浮的影像，上面展露出无数小马的面孔，全都那么忧伤，全都那么木然。“流亡的青年，疏远的情侣，战争、饥荒、暴行的牺牲者。苟活于世界上，与存在相伴的苦痛令他们挣扎在崩溃的边缘。在他们的灵魂之中裂开了深深的裂缝，比苍穹之间的深渊更深，更黑。夜曲就是在那里的深层之中萦绕的，旋律和他们交谈，其中很多小马都响应了我母亲的歌。他们成为了追随我同行的灵魂，我则给予了他们凡俗的生命中无法获得的慰藉。”

“你曾经有没有想过去帮助他们自己去获得慰藉？”我质问道，表情悲愤交加，“你曾经有没有想过，把他们带到这里来的时候，你从他们身上究竟夺走了什么？”

“失落者，都已经来到了这里，他们早就知道自己再也没什么可以被夺走的了。”

她斜了我一眼，蹄子一扫，一颗日月环绕的星球顿时浮现在我们面前。投影飞速放大，画面聚焦在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小镇，中央矗立的那座市政厅更是眼熟。

“哪怕是你自己的家，哪怕它是那么温暖，那么繁荣，对于向我的合唱团捐赠生灵一事也并不陌生。”

几张陌生的面孔在我们面前闪现。

“活泼的白色天马，优雅的独角兽丈夫，农家母亲的幼童，顶级的传送专家。”

她的蹄子向后一展，画面顿时放大，呈现出众多小马的身影，每一只小马的表情都冻结在悲伤之中。

“他们都曾经勤劳而幸福地生活着，直到他们意识到了遗忘领域的境界，认知了我母亲久远以前试图埋葬的迷失的本质。因此，他们不得不埋葬自己。当时间来临，他们再也不愿去反抗那虽然不自然但却能带来终末安宁的命运。一切能表示他们曾经在大地上存在过的证据，都从根本层面

上消失了。”

“女神啊……”我喃喃着，用朦胧的泪眼望着她。“一直以来，我还以为整个镇上只有我……”每一层可怕的顿悟，都让我的心为之颤抖。每一天，当我走在小镇的街道上时，都有鬼魂和我一样在街上游荡，和我一样呼吸着同样的空气。而实际上，我们只是把这样的相逢给忘记了，就像沉浸在浓雾中互相看不到彼此的航船。这让我不由得一阵恶心。“阿丽娅……除了我之外，那里还、还有多少失落的灵魂？”

“不计其数。”

我的身体哆嗦得仿佛筛糠，忍不住蹲了下来，紧紧蜷缩着，木然地盯着地面。此刻，我的战栗根本无法平息。“要是我……我早知道……要是我……我知道的话……我……我也……也会尽力去救他们……”我紧紧闭上双眼，强忍着哭泣的冲动。“雪石膏……太多了，这……太多了……”

“这里从来都不是你救他们的地方，”她说道，“也不是你自救的地方。所有迷失者最终都会来到这个领域之中，有先有后。唯一拥有这种自我意识的失落者只有你一个，但是这无关紧要。迟早，你都会加入合唱团。”

把最后几滴泪水从眼里挤出去，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颤抖的四蹄站直了身体，朝她怒目而视。“我不会做这种事的……”

她的反驳冰冷而机械。“我和你一样改变不了这一切。”

“不！你只是一首歌，只不过一首而已！”我咆哮着，用魔法举起了唤夜者。“我可不是一首！”

她瞥了一眼那神圣的乐器，然后平静地看着我。“你和我根本无能为-”

“我已经发现了更多的歌！”我继续呐喊着，忽然之间，我再也不害怕她溢着光芒的紫色眼睛了，我什么都不害怕了。“但更重要的是，我已经谱写了它们！那是我生命的旋律，更美的歌，更强的歌！其他小马也都感受到了，无论他们是否知道也好，他们都感受到了！和你母亲的歌不一样，我的歌充满了希望！我在他们的生命中注入了欢乐和充实！夜曲只会迫不及待地从小马们的灵魂之中偷窃，而我填补了它留下的空虚！你说的太对了！我乐意改变！对真理的追求可不光是靠重复来实现的！你必须先经历痛苦的洗礼，才能学会何为真正的幸福！才能首先学会如何去学习！很遗憾，你妈妈永远都无法明白这一点，阿丽娅。很遗憾，都是因为她头脑简单又自私自利，造物主才会把你放逐到了这个冰冷又无情的地方！但这不是我的命运！要是你自己不肯从你那条可悲的路上离开，那随便你好了！别挡我的道！”

“失落者，你完全不明白你所追求的这条路会有什么后果-”

“和我一同二重奏！”我高声喊道，把唤夜者举得更高，让它映衬着周围旋转的符文的光芒。金色的光芒沐浴着整个冰冷的王座厅，仿佛黑暗之中升起了朝阳。“你知道这是什么！你知道自己的位置！回应你的母亲和你姐妹的歌！”

她只是盯着我。

怒火中烧，我粗鲁地用魔法拨动了琴弦，奏出了“孤寂的二重奏”的前几个音符。再一次，我咬牙切齿地嘶吼：“和我一同演奏！让我们一块儿奏出这首歌！”

然后，要是你那么痴迷的话，你自己去化为虚无吧。至于我，我非要到达夜曲的终点去迎接破晓不可！”

她继续盯着我，依然纹丝不动，活像一座雕像。那双骨翼微微展开，像恐怖的花环一样环绕在她身边。

我毫不相让地瞪回去，努力把身体的颤抖克制到最低。我保持着沉默，我可不打算求她答应。

最后，女神终于动了。她的角亮了起来，王座厅的每一面球形墙壁上，都有几段符文飞了出来，飘到她面前，在空中凝聚到了一起。一支金属长笛样的乐器在她的魔法力场中成型。她和我四目相对，等待着我开始。

我的心已经是跳得飞快了。跟随着心跳的节拍，我拨动了琴弦，随着悠扬的旋律，唤夜者的琴弦仿佛是主动起舞一般颤动起来。突然之间，我已经开始了主旋律，很快，我就不孤独了。不愧是咏叹曲，**阿丽娅公主**并没有辜负自己从未被知晓的真名，她用那支无瑕的长笛，把这首曲子变成了无比美丽的存在。迷醉的音乐如同圣歌流入心灵，仿佛一首古老的摇篮曲，把死去的孩子送入了超越死亡的境界之中。

我想到了雪石膏和露娜发现了这曲旋律，从最幽深最寒冷的黑暗深处将它发掘出来。我想到了奥塔薇娅，梅洛蒂娅，J·R·巴德，还有维尼尔·斯酷奇：他们谁都无法想象，在与这位被时间所遗忘的公主一同合奏之下，真正的二重奏有多么优美，他们谁都无法想象，这音乐会将我带向何方。球形王座厅外的光芒在温暖的金色之中游曳，与唤夜者的光辉相互呼应，伴着**阿丽娅公主**长笛闪烁的皎洁银光。

我听到了远处传来的歌声，永恒的岁月之中，锁链那无尽的铿锵声第一次停顿了，那些呻吟声都变成了狂喜的欢呼。自有史以来，**遗忘领域**首次迎来了间幕时间。我就在聚光灯下，与那些被遗忘的鲜活化身们共同分享着这无上的荣耀与快乐。我想到了所有那些像我这样被我接触过的小马们的生活，只希望融入这和谐，只希望将这生命的乐章和快乐四处传扬。如果我无法接触**遗忘领域**中这些迷失之魂，或许这样生活下去也不错吧。我拥有可以去争取的未来，还有再一次存在于世界上的机会。损失是我可以承受的，失败是我可以反思的。而且，我也可以帮助其他小马去面对这样的问题和麻烦。

我本来以为与**阿丽娅**同处一室会吓得心惊胆战，我本来以为她无边的力量和至高的神性会让我魂不附体。但是随着二重奏的继续，当天角兽公主合着节拍追随我领奏的旋律时，我忽然意识到，甚至连女神都无法让我面容失色。

真理在我心中显现，这个顿悟其实我这一辈子都明白：行善的意志比圣歌本身更加古老。也许，这就是原初的单一意识分裂为众多独立个体之时所渴望的。但命运的作弄却偏偏让宇宙族母蒙蔽了自己的双眼，无视了这些最值得学习的知识。那么，或许这就是我的使命了——把这个教训带给大千世界。如果这是我唯一值得被铭记的东西，那么在这孤独的地狱之中被囚禁这么长时间，恐怕也是值得的。

那时候我全神贯注，等到曲终之时，唯一还在弹奏的就只有我自己了。我睁

开了朦胧的泪眼，努力把泪水眨干，抬头凝视着阿丽娅。

长笛已经消失了。她虔诚地鞠了一躬，侧开了身体。在她身后，一系列发光的紫罗兰色线条凝固成了一尊基座的形状。最上面是一张展开的卷轴，上面有一张古老的乐谱。

“那……”我伸长了脖子，望着那首难以捉摸的歌，不由得大汗淋漓。“那是……？”

“夜曲最后的挽歌在等待着。”阿丽娅说道，“你拥有唤夜者，失落者。这是你应得的。”

我如鲠在喉，迈开麻木的蹄子，一路快步走上了光之台阶，到了基座前。我的眼睛急迫地越过护栏，迫不及待地阅读着乐谱，抽搐着看完了最后一行和弦。

“破晓将至”，这首曲子很长，宛若史诗。音律很忧郁，却又仿佛胜利的凯歌。我心潮澎湃，当我在心中想象着它的乐律时，只觉得无形的波涛激荡着我虚弱的心灵。

“去吧，去拥抱破晓吧。”公主在我身后开了口，那声音很平静，几乎是耳语。“但是，破晓看不到你。”

我勉强把嗓子眼里的大疙瘩咽下去，用无力的前蹄扶着基座的边缘。乐谱在我眼中模糊了，因为我已泪流满面。“接下来呢？”我声音颤抖着。“当我演奏完‘破晓将至’之后，等着我的是什么？”

“你将会重返生者的领域，”她说道，“你将会超出夜曲的范围，而你也将不再受到我力量的支配。”

“是……”虽然嘴唇在哆嗦，但我还是转过了身，扭头注视着她。“但是，你至少知道我一回去之后会发生些什么，不是吗？拜托，告、告诉我……”

她一动不动地凝视着我，“你知道了我，你知道了遗忘领域。没有任何小马能带着这样的知识踏入我母亲的领域，而且还能保留着它们。宇宙族母的全能支配着凡间，之所以事物会被遗忘和失落，并非因为我的力量，而是因为她的力量。你，是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完整地演奏了整部夜曲的凡俗生灵。为此，一旦你演奏了‘破晓将至’之后，你就再也不是当初那个不惜一切也要来到这地方的生灵了。”

“你、你是说……”我顿住了，眼睛扫过王座厅内的阴影。我浑身猛地一颤，再一次和她那闪光的双眼四目相对。“你是说，我所有的记忆都会……？”

“想要不再是一个迷失者，你必须失去当初把你扔进深渊的起点。在我母亲的宇宙之中，凡俗生灵有两种类型：一，知道，但是被遗忘；二，不知道，但是将会遗忘。这是随我与生俱来的二分法则。宇宙不能允许这两者同时存在。否则，族母将会因为禁忌的启示而崩溃，所有的现实也将一同随之毁灭。”

我转过身，又看了一遍那张乐谱。“我……我不想毁灭所有的现实……”

“一旦你进入自己诞生的那个世界，这就不再是一个选择题了。”阿丽娅说道，“族母的歌主导一切，它会夺走你的力量，但至少你将会重新存在，你将会被生灵所铭记。”终于，她挪动了蹄子，转过身来，和我正面

相对。“如你所见，我的小马驹，自由是有代价的，就像心灵的平静需要付出代价一样。”

我的目光垂落在王座厅冰冷的金属地板上。“要么永远被遗忘，只有我自己能记住我学到的一切……”我只觉得嗓子眼发紧，“要么，失去我所学到的一切，重新去享受温暖和友情的幸福……”

“只要你拥有这首歌，”她指着唤夜者，“只要你有机会听到‘破晓将至’，我就无力去阻止你，而且我也没有理由去替你做决定。现在，你所拥有的是选择：改变你自己的一切，或者不改变。这并不是女神们会去喜欢的东西，我怀疑她们永远都不会喜欢。”

我对她投以锐利的目光，不过这一次，眼神里稍微有些遗憾。很快，我就从迷惘之中清醒了过来，喃喃着，“我只是想知道，我还有没有能力重新成为我自己……”一阵寒意从我身上涌过。我双眼紧闭，一张张面孔从脑海中闪过，暮光闪闪，月亮舞，晨露，剪剪，星云……“要是我这么做了，要是我以对宇宙族母还有对我自己的所有一切认知为代价解救了自己的话，我还有机会成长为我现在的样子吗？我还能从我过去的那个样子变过来吗？或者，我依然只会是一只肤浅、冷漠、傲慢无知的独角兽，而且永远都是那个样子吗？”

她没有回答；她用不着回答。

我长叹一声，用蹄子揉着鬃毛。“肯……肯定还有别的办法。”我喘着气，“一定会有，必须得有！”我扭头望着她。“我保证，我绝对不会把遗忘领域的事情告诉任何生灵！还有你的事，还有族母的事！”

“这根本不可能……”

“至、至少你可以拿走我关于你的记忆，关于这个地方的记忆，关于你的挚爱的记忆，还有-”

“我有能力拿走任何你想让我拿走的记忆。”她说道，指向了那张乐谱。

“但是，一旦你演奏了那首曲子，拥抱了到来的破晓，你就超出了我力所能及的范围。正如我之前所说的，谁也不曾到达你现在的位置。很可能，连我都会把你给忘了。”紫罗兰的眼睛眯了起来。“宇宙族母的力量包罗万象，这遗忘领域的神圣法则也是由她所创造的。若非如此，还会有那么多迷失之魂来到这里，组成我的合唱团吗？”

“这么说……”我瞅了基座一眼，低声沉吟，“很有可能，也有小马曾经像我一样来过这里，只不过你不记得了。”我咬着嘴唇，无形的怒气让我连话都快说不利索了。“我们这到底是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啊！那么多艰辛而辉煌的胜利，那么多光荣和伟大的感悟，都在胜利的顶峰上被遗忘了。还有多少生灵在宇宙之中艰难跋涉，收获了那么多，却在一次绝望的选择之中失去了一切，回到了跋涉开始前的模样？”

“那并非我该知道的，”她漠然地回答，“我只能看到那些选择迷失的生灵。”

我盯着她，脸绷得紧紧的。“我才不会选择迷失。”

她非常轻微地点了点头。“那，或许你已经知道必须做什么了。”

我凝视着那张乐谱。浑身颤抖得那么厉害，好像那些音符都要从上面掉下来了。自由，温暖，爸爸和妈妈，暮光闪闪微笑着呼唤我的名字，月亮舞开心地扑过来拥抱我，回家，睡在属于我自己的那张床上，所有这一切，距离我就只剩下这么近了，只有几步的距离了。

“太多东西，难以割舍。”我喃喃着，一股无边的寒冷盘踞在我心头，仿佛这话不是我说的，而是无数的阴影说出来的。这无数的阴影，可能曾经就站在我现在所站的位置上，可能和我演奏过同样的二重奏，可能和我做出过同样的选择，也可能没有。“我已经走了这么远，这个险值得冒。”当我低吟之时，只觉得一滴泪水正在顺着脸庞缓缓滑落。“谁说我一定就不能重新找到我自己，不会做出同样的发现与顿悟，不能再次成长为一只真正善良、正直、无私的小马？”

阿丽娅沉默无语。

抽了抽鼻子，深深吸了一口气，我把唤夜者抱在了胸前。“思考也好，哲理也好，交谈也好，流浪也好。这一切，我经历的都已经够多了。我欠我自己的，我欠雪石膏的，欠我所爱的一切，所以我只能这么做，才能重新拥有他们。”我笑了，虽然这笑容很短暂，很微弱，然后抬起蹄子，开始拨动琴弦，奏出了乐谱上所记载的第一个音符。“我准备好迎接破晓了。”

天角兽依然不言不语。于是，我终于开始错愕了。慢慢地转过身来，我扭头瞥着她。

我眯着眼睛盯着她，阿丽娅不动声色地回视着我，纹丝不动，仿佛一块磐石。一直以来，不管是躲避她也好，违背她也好，我干的这些事，连我自己都觉得够多的了。可是，她却没有任何反抗？难道一直以来，我不是始终都在侮辱她的本质吗？对于她所代表的一切而言，我这不等于是一记耳光吗？

我又瞥了一眼“破晓将至”的乐谱。最后的乐章就摆在帷幕的末端，显得那么孤寂，像一把悬在喉咙上的匕首。我焦躁地磨着蹄子，转过身来，对阿丽娅皱着眉头。

“你有什么没告诉我的，对吧？”

“最后的挽歌属于你，”她的声音很淡漠，甚至有点无聊。“去演奏吧。”

“你在瞒着我什么事！”我朝她厉声吼叫，“到底是什么？”

“一切值得隐瞒的，都留在了我的领域之中。”她回答道，不苟言笑。

“你不属于这里，还请离去-”

“你刚刚才证实了我所学习到的一切全都会化为泡影！”我站在她面前，梗着脖子大喊，“你说因为族母的力量，我所有的记忆都会化为虚无！”

“如果那是你的选择，那你就得接受这-”

“可是，自由是什么？！”我眉头紧皱，汗出如浆，因为我开始意识到其中的因果有多么重大了。“心灵的平静呢？这一切的代价是什么？！无序知道答案，你呢？”

“失落者-”

“我接触过的那些生灵们会怎么样？！”我终于尖叫起来，“我在小马镇所做的一切会变成什么样？！”

她凝视着我，一如既往地缺乏感情。当她开口的时候，听起来就像是在吟诵悼词。“族母的力量不仅仅局限于记忆。她是万物的创造者，主宰着那首掌管一切现实存在的歌。时间，空间，所有一切都会臣服于她的意愿。”她的紫罗兰色双眼愈发明亮，“当你完成了夜曲，重新踏入生者的领域之时，现实将会变成你从来没有遭受过诅咒的结果。历史本身必须调整，以防止任何关于我的信息流入外界的宇宙。而唯一能确保这种情况的办法，就是你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有接触过夜曲，更没有遭受过诅咒。”

“从来没有遭受过诅咒……？”我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去，几乎无法呼吸。我眨着眼睛，只觉得寒气又涌上了我的四蹄，仿佛回到了在小马镇度过的第一个孤独夜晚。“我……我根本没遇到过梦魇之月。我根本没盖过我的小屋，我根本没跟暮光闪闪学过魔法……”

她只是注视着我，默默地看着自己传达的信息在我的心中扎根，发芽，成长。

我已经站不稳了，醒悟如海啸般汹涌而来，冲得我一个趔趄，瘫坐在地，呼吸越来越急促。“我……我根本不会听到挽歌在脑海中回旋，我根本没挖过那个地窖，也不会试着演奏夜曲，也不会去买什么音石。”我咽着唾沫，眯着眼睛瞪着阴影之中。“我根本不会去和瑞瑞谈论她的职业生涯，我根本不会给小呆的孩子买那根长笛，我根本不会说服焦糖仔和风哨子在一起。”我的牙齿在捉对打架，耳朵垂了下来。“我根本救不了飞板璐，她会死在荒野里，还、还有……”我咬着嘴唇，只觉得快要窒息了，名字一个接一个地往外冒。“晨露……轰隆……修剪……风歌……镇长还有绯红……”

就在这时，一声尖叫从我唇中爆发，活像枪响。我向后倒去，用蹄子捂着嘴，目眦尽裂。

“唔唔唔……！”我喘息着，颤抖着，呜咽着，“无、无序!!!”身体的颤抖从未这般剧烈。“哦，塞拉斯蒂娅在上啊……”

我紧紧抱着自己的身体，咬紧牙关，大声地倒吸凉气。泪水无法消退，我不顾一切撑起身体，抬头朝她望去。在我哽咽的泪目中，隐约有个紫色的身影屹立不动。“要、要是我从一开始就没受过诅咒，那、那、那无序会怎么样……？”

阿丽娅公主低下了头。以非常缓慢的语调，她开了口。“被身遭放逐的愤怒所驱使，没有任何迷失的灵魂来提醒他被放逐的原因，我的挚爱，他的怒火将无可遏制，超出他的悲伤。凡间的歌将永远无法触及他，更无法征服他。无论他前往何方，必将散播堕落，涂炭生灵，甚至我的姐妹也无法阻挡他。他的统治无法持续到永恒，但毫无疑问，时间也不会短暂。他将会蹂躏很多世界，直到时间的流逝再度让他疲倦，最终屈服于让他当初第一次沉入长眠的那种倦怠。”

这些话才听了一半的时候，我就紧紧闭上了眼睛，只觉得自己已经被冻得僵硬了。我伸出蹄子去拽连帽衫的衣袖，却发现衣服已经不在，于是只能紧紧揪住了我的毛皮和鬃毛。“你……你怎么能……”我剧烈地喘着气，都快歇斯底里了。“你怎么能就这么放我走了……你，你怎么能就这么让我自由？难道你不知道这会毁掉什么吗！难道你不知道这会害得和我接触过的众多善良生灵无辜惨死

吗？！你怎么能这么任性地放任你的、你的挚爱沉沦在无尽的混乱和毁灭的肆虐之中？！”

“我能为这个宇宙所做的一切，现在我也正在做，……就是留在这里。”阿丽娅回答道，“我的挚爱，他的愤怒无比狂暴，势不可挡。但是这和把我的存在暴露给宇宙族母，造成整个宇宙全部毁灭而言，根本不值一提。”她慢慢闭上了眼睛，不过用这种微弱的情感来安抚我已经太晚了。“在苍穹另一面的凡间生灵怎么样都好，我都不在意。只要苍穹依然存在，依然稳定，那么，他们死也好，活也好，我都不关心。”

我紧紧抱着自己在地上翻来覆去，只觉得整个王座厅仿佛在我周围坍塌。“我……不能……我……我不……”

“就像我在你刚到这里的时候所说的，失落者，”阿丽娅声音很轻，“你依然可以体验幸福，享受安宁——只要你放弃去拥抱破晓，成为我合唱团的一员。”一声悠然长叹，她继续说道，“唱我的歌，化为虚无。一切都将皆大欢喜。”

此刻，我已经是悲痛欲绝。身体颤抖得如此厉害，我再也抱不住唤夜者了，所以也没再去费心。我猛地吸了口气，直接一伸蹄子，把那神圣的乐器扔在了地上。坚不可摧的琴弦在碰撞中散发出各种不谐的音律，但这并不是我旋律的终点，我跟着这杂音爆发出一声长长的号叫，声音惊天动地。高高昂首朝向遗忘领域的顶空，我扯着嗓子尖叫，咆哮，把剧痛的胸膛里每一丝的空气，每一丝的力量都挤了出去。我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就好像以前从未呐喊过一样，把前蹄高高举向空中，再重重地砸到我倒下位置的金属地面上。在哭号和呻吟之中，揪心裂肺的喘息之中，我彻底迷失了，就这么迷失了……

全过程，阿丽娅都没有动。在我不成调子的嚎啕之中，她连骨翼的半根翅骨都没有颤抖一下。仿佛聆听我咆哮的是一道深不可测的深渊，而非真实存在的女神。

我的头脑已经化作了错综复杂的迷宫，每个角落都冒出了愈发阴暗的影子。哪怕是泪水也无法驱散绝望的阴霾。几分钟时间过去了，我已经不知不觉地像个胎儿一样蜷缩成了一团，悲惨地倒在地上抽泣不止。当我的眼睛终于睁开之时，映入我眼帘的第一样东西，是一张古老而破旧的羽毛床。

我想象着，在虚无的深渊里第一次苏醒，除了自己的意志力和恢复力之外无所依靠，那究竟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忽然我明白了，阿丽娅一直都是孑然一身，但是从未孤独。我们都一样，诞生在那里，诞生在黑暗的摇篮中，我们全都一样。等我们必须回归之时，等宇宙的法则违背了我们自身的意愿之时，剩下的唯有责任，我们脑海中的旋律，需要唱响的歌。

“尽管上述两种方法的后果都可以忽略不计，但选择权依然属于你，”阿丽娅说道，感觉就好像距她上一次开口已经过了几个钟头。我听到她纤细的四蹄在我周围踱着。“如果你迷失，我就能给予你安宁。但是，一旦你演奏了‘破晓将至’，你就会获得自由，只不过这份自由乃是有代价的。这代价或许对你而言很重要，但只要宇宙的稳定依然受到威胁，我就无权剥夺你的这份自由，不管我的挚爱会不会因此做些什么也好。”

“我……我、我决、决定不了……”我呜咽着，抽泣着，“我、我甚至都没法去想……”我抬起头来望着她，鬃毛蓬乱，脸上被泪水染得一塌糊涂。“拜托，我……我需要时、时间。我只是个凡俗生灵，凡俗生灵需要时、时间……”再一次，我把脸埋进了双蹄之中。“唔唔唔唔……哦女神啊……求求你……”

“我乃是记忆的消费者，我能给予的东西很少。”她低吟着，“时间，就是其中之一。不过我很怀疑，它对你而言会有多大的用处，失落者。这首歌已经消耗了你够多的心智与精神，此刻，凡间对你而言应该已经是陌生的世界了。你一定也注意到了这一点。需要暮光安魂曲才能找到我的，并不是只有露娜而已。”

我努力把呼吸理顺，擦干面孔，伸出前蹄，像抓着拐杖一样握着唤夜者。“多、多久……”我结结巴巴，“我……我苍穹之外的生命……是不是没剩多少了？”

“这并非你还能活多久的问题，”阿丽娅公主耐心地解释道，“但是，更确切地说，是你还剩下多少记忆能力的问题。毕竟，生命就是一个生灵记忆的总和，从现在起，你几乎没剩多少选择了。如果我让你回到凡间再多呆更久，那就更加微乎其微了。”她转向了基座，一道紫罗兰的光束笼罩了谱写着“破晓将至”的羊皮纸。“你带来了我母亲创世之歌的片段，失落者。你演奏了‘孤寂的二重奏’，最后的挽歌正在等待着你，也只等待着你。”她面无表情地低头俯视着我，“你要做的一切，就是把夜曲从头演奏一遍，从第一乐章到倒数第二乐章，然后，你就会返回我面前。如果那时候你依然还残留着健全的意识来做出选择，那我就接受你的选择。”

我点了点头，低头鞠躬，又是一阵抽泣，轻轻把唤夜者抱在怀中。“无论如何，公主，谢、谢谢你了……”

她俯下身来，直视着我的面孔。“我们都知道会如何。”随即，她的双眼闪过紫色的光芒……

于是，我回来了。

当第一片雪花飘落在小屋外草地上的时候，我正在等待它。我不知道我在那里到底呆了多久，几小时？几天？几周？我只是凝视着窗外，看着冬天降临在小马镇上，整个世界都变得灰暗无光。那些时刻对于他们而言根本毫无实质，没有实质，也就无需回忆。

恍惚之中，我隐约想起了某个日程安排。所有的一切都围绕着给彗星喂食这件事。一天两次，把餐盘倒满，在阴影之间徘徊。我吃过东西吗？可能吃了，也可能没有。

我还记得，我躺在小床上，凝视着自己盖起来的小屋天花板的横梁，一秒一秒地数着流逝的时光，直到我忘记什么时候开始数为止。唯一真正能让我衡量时间的办法，只有彗星蜷缩在我身边的频率越来越高。每一次我都抚摸他，感受着他舒适的咕噜声，他胡须那痒痒的感觉。他用鼻子拱着我，但我并没有动弹。壁炉没有点燃，唯一的温暖，只来自彗星的毛皮，或者偶尔从雾蒙蒙的窗口透进来的一丝阳光。

然后，开始下雪了。我凝望着窗外，看着周围的碧绿渐渐化作了纯白，仿佛一块干净的石板。眨眼间，时光仿佛回到了一年前，我正艰难地学习着“黑暗奏鸣曲”。小屋已经完工了一半，我蜷缩在帐篷里，在昏暗的灯光下颤抖，把羊皮纸垫在膝盖上，潦草地记下粗略的音符。再一眨眼，我和月亮舞一同奔驰在坎特拉皇城的街头，和其他几只同龄的雌驹一同欢笑嬉闹，庆祝着学期的结束。又一眨眼，在父母慈祥的注视中，我正在打开放在壁炉上的礼物。圣诞树明亮的灯光照亮了闪闪发光的木琴，这是我第一次记住了快乐的泪水，而非痛苦或者悲伤的泪。

我突然意识到每个冬天都一模一样。季节的重复并不是因为天马天气管理员忠实于自己的职责，而是因为时间太平凡无奇，需要一种模式来增加它的情趣。否则，毫无实质可言。如果没有内在的实质，那么，不管有没有遭到诅咒也好，我们这些小马根本没有什么是值得被记住的。

我试着去回忆那些对我而言最特别的生灵，我试着去想爸爸，妈妈，晨露，月亮舞，还有暮光。我思考着，他们蕴含的内在本质，够不够让我继续呢？或者，他们的内在本质从我的记忆之中消失，真的是一场悲剧吗？连着好几天，我都不敢演奏安魂曲。我任凭自己的思维流落到荒芜的深渊之中，在那黑暗的深渊里，我能听到夜曲在回响，仿佛一阵刺骨的寒风，穿透了黑曜石岩壁的缝隙。

我发现了一个事实：回忆的唯一痛苦，就是对回忆的需求。就这点而言，从我自我意识表面上来看，**阿丽娅公主**的恩赐似乎也并不算什么可怕的东西。接受她的提议就像是回归了某种自然状态。毕竟，在整个宇宙的温暖都燃烧殆尽之后，还有谁会存在呢？还有谁可能拥有知性和宝贵的知识财富去遏制历史上的巨大成功和失败呢？那时候，这首歌分裂的碎片将如此之多，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最初那个单一的根源对知识的渴望，也将因为纯粹的无序状态变得不可能。因为变得为数众多，那个曾经单一的存在注定要在追求知识的旅途中自我湮灭。

那么，也许这就是那个单一的存在所渴望的真理？

我无法让自己去恨宇宙族母，我无法让自己去恨任何生灵，任何事物。就像**阿丽娅**一样，一切只是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它只是把我周围所有一切的结构都拆散了。最后，没什么值得去悲伤的，没什么值得去庆祝的，也没什么值得去后悔的。生活就是一条从高到低而行的坎坷之旅，当我凝视着飘落的皑皑白雪，还有它对世间万物——无论是生机勃勃还是死气沉沉——的纯白洗礼之际，我开始领悟到自己在这个大千世界中处于什么位置了。

但是，我并不打算只根据我的位置来做出决定……

我把彗星的盘子盛得满满的。这是一种预防措施，谁知道我这一出门要去多久呢。然而，我一口气就穿上了连帽衫，带上了七弦琴，冲出了小屋，冲进了外面那个阳光明媚的世界。

“全体乘客请上车！去往坎特拉皇城的特快专列就要发车啦！”列车员沿着车站的月台边走边高喊。

火车头在寒冬风雪的亲吻之中闪闪发光，后面拖着一长串颜色鲜艳的车厢。

热腾腾的蒸汽喷射而出，弥漫在月台上争相拖着行李上车的小马们周围。中间的一节车厢旁边，有几只色彩缤纷的雌驹正排成一队往车厢里钻。

“呼！”苹果杰克好不容易开了口，“这天气真够可以的，史密斯奶奶腮帮子上的痣都能给冻掉啦！”

“我们想的都一样，大实话队长！”云宝黛茜严厉地回答，把农家女推进了车厢里。“还不赶紧进去！要是我羽毛都冻僵了，那还怎么演飓风司令？！”

“哦！哦哦哦！冰镇飓风司令！冰爽体验！”萍琪派叽叽喳喳地跟着她们蹦进了车厢。“这倒提醒我啦！在去坎特拉皇城的路是不是还要经过天马的地方呀？他们烤的暖心节点心最棒啦！”

“哎呀，但愿如此！”瑞瑞叫道，她穿着夹克衫和披肩，用魔法拖着三个鼓鼓囊囊的大行李箱。“都不用到坎特拉皇城最高层街区的屋顶上去挨冻，这天气就已经够沉闷的了！咱们就直接去城堡演出吧。”

“等等，瑞瑞。”小蝶在她身后轻声说道，停住了蹄子。

“小蝶，亲爱的，我们都已经说过这些事了！”瑞瑞把她的行李玩命地往车厢里塞。“车厘子会好好照顾你的小动物们的，而且你都已经跟天使兔说了五次再见了！这还不够吗？现在拜托快一点儿，趁着这火车还没把你甩下之前赶快上去！”

“不，不是这样的。”小蝶四处张望，有点发抖。“嗯……暮暮在哪里呢？”

“咦？”

“见鬼，她说得对！”苹果杰克把脑袋从车窗探了出来。“那丫头也不在这里面！”

云宝黛茜的脑袋出现在苹果杰克旁边的窗口里。“她到底在哪儿？我们可没法一直等！”

“哦，暮暮！”瑞瑞四处招呼，朝对面的仓库方向望去。“哟呼！你上哪儿去啦，亲爱的？”

“别喊了，姑娘们！”暮暮一边喘气一边答应，“我……这……就……来……”她拖着一个塞得快爆炸的特大号鞍包，“唔唔唔……等……等我一下下……！”

“甜心，咱这儿等不了一下了！赶紧过来！”

“说真的，暮暮，”瑞瑞促狭地一笑。“你可是艾奎斯陞亚这附近最强大的魔法师了，你的魔法角角连个鞍包都漂不起来？”

“得了吧！这些书可是特别附魔过的！漂浮术把它们飘起来可没那么容易！”暮光叫道，玩了命地拽着沉重的书包，四蹄都在发颤了。“当我发现我会在坎特拉皇城的暖心节庆典演出里出演四叶贤者的时候，我就决定要彻底表现一下！所以我才会把……呃呃呃……能找到的关于艾奎斯陞亚古代魔法的书都带上了！”

“暮暮，塞拉斯蒂娅压根儿就没打算让你在舞台上表演各种华丽魔术！”云宝黛茜翻了翻宝石红的双眼。“再说了，要是她真有那个打算，我一开始就会抢着主动去了！”

“你说得好像这一点儿都不好玩似的，黛茜！”萍琪在她的窗口里蹦蹦跳跳。

“我都等不及扮演我的角色啦！他们说，等落幕之后我甚至能把帽子吃下去呢！嘻嘻嘻！”

“唉……”云宝黛茜一蹄子捂在脸上。

“嗯……瑞瑞？”小蝶小声问她的朋友。“真的好冷啊，我……我能上车了吗？”

“哦，当然，小蝶。”瑞瑞侧开身让小蝶进了车厢，转身呼唤暮光，“先扔下几本书！或者找哪个服务员帮你一下！无论如何，快点儿上来啊！火车就要开车啦！”然后她也上了车。

“可……是……这些……我……全……都……要……！”暮光紧紧闭着眼睛，咬着牙齿玩命地往前拽。“唔唔唔……哎呀！”一个不留神，她摔了个大屁墩儿。暮光坐了起来，只觉得两眼冒金星。“哎哟……幸亏暖心节一年就一次。”

就在时候，一辆放行李用的滑车在魔法力场的笼罩中滑到了她身边，然后笨重的鞍包在漂浮术作用下慢慢飘了起来，最后安稳地在滑车上摆好。

暮光眨了眨眼睛，“呃……”她不由得笑了。“怎么我就没想到呢？”拉住对方伸来的前蹄，就势站了起来。“非常感谢你，呃……这位小姐……”一看到我，她的微笑渐渐消失了。

朦胧的泪眼中映出了她的身影，我不得不深吸了一口气才开口。“我的名字是天琴心弦。和其他我遇见的小马一样，你会、会忘记我，会忘记我们的这、这一次谈话。我所做、做的事情，说的话，都会被遗忘。”我哽咽着，抽泣着，在呜咽之中努力说出话来。“但是，我并不是来要求你记、记住我的……”

她的下巴在迷惑之中掉了下来，身后的火车喷出了腾腾的蒸汽，吹拂着她的面孔。暮光有点结结巴巴地开了口。“我……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以前见-”

“我不会要你记得我们在白玉街第一次相遇的那个下午，也不是我们在坎特拉皇城周边奔腾玩耍的那些往日，也不是我们和月亮舞一起享受睡衣派对的夜晚，也不是过家家游戏之中扮演塞拉斯蒂娅、露娜，还有白胡子星璇。”我笑得非常凄然，深深地凝视着她紫色双瞳中满溢的纯真——那神韵，那色彩，填补了我生命中的空白，就好像填补了塞拉斯蒂娅灵魂之中那一处被遗忘的空洞一样。对于我而言，那就是暮光闪闪了。我凝视着她，“我不会要求你记住你在皇宫里写给我的信，也不会要你记住你给我描述的所有那些你学到的魔法技巧的故事。我不要求你记起你在我面前的每一次哭泣，每一次欢笑，每一次愤怒，也不会要求你回忆起当你只需要有谁倾听你，有谁拥抱你，有谁关怀你的时候将你拥入怀中的那两只蹄子。”

我把滑车推到她面前，走了几步，用只有我们俩才能听清的音量轻声问着：

“我只是问一问啊，暮光闪闪，你……你对现在感到很满足吗？”我颤抖着，吸溜了一下鼻子，咽下了泪水。“天地之间的大千世界，整个宇宙的万事万物，在你分分秒秒都在流逝的生命之中，你对它们……感到满足和快乐吗？”

她愣愣地盯着我，盯着这个疯狂而褴褛不堪的陌生小马。这个家伙几个礼拜都没怎么吃东西，而且差不多都两周没洗澡了。她盯着我眼睛下面的眼袋，我毛皮上的皱褶，还有那些勉强忍着不涌出来的泪。暮光闪闪，她站在我面前，细细地打量着我，打量着我所有的一切。让我高兴的是，她看到了我和阿丽娅都再也无法抓到的东西。紧接着，她的话点燃了我的心。

“我……我在小马镇找到了一个新的家，我找到了一个地方，可以好好抚养斯派克，让这个可爱的小龙宝宝能够像命中注定的那样茁壮成长。我很幸运，能

用写信的方式和塞拉斯蒂娅公主定期保持着联系。我是公主忠实的学生，但是我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在我喜欢的地方。在她的祝福下，我不但成为了这个小镇的首席图书管理员，还成了小镇的魔法守护者。我从小星座熊的威胁下拯救了小马镇，从梦魇之月的威胁下拯救了艾奎斯陞亚，从无序的威胁下拯救了整个世界。而且我……”

又是一阵蒸汽涌过，在她身后几步远的车厢里传来了朋友们的几声催促。

暮光闪闪笑了。她用一只蹄子拂过自己美丽的鬃毛，轻声说道，“我有了朋友。在我孤独地生活了那么久之后，我……我拥有了那么亲密的朋友——无论发生什么，都对我不离不弃的小马。崇拜着我，爱着我的小马，她们对我的这份爱……”说到这里，她不禁哽咽着低下了头，把目光藏进了身下鼓鼓囊囊鞍包的缝隙里。“这份爱，就是喜欢我的存在，喜欢我做我想做的事，喜欢我发挥出自己的潜能。”抿着嘴唇，她抬起头来向我微笑着，双眼热泪盈眶。“经历了那么多的疯狂，那么多的蠢事，那么多大冒险，那么多紧张的麻烦之后，我……我真的很快乐。”她抽泣着，但是却笑得更加灿烂。“我……我真的很快乐。我这一辈子也没法更加幸福了。”

我重重地吁了口气，释怀地笑了。泪水顺着我的脸淌了下来。“那么，这就是最重要的了。”我声音颤抖着，“这，才是最重要的。”

她把头歪到了一边，好奇而关切地张大了嘴。

“全体乘客请上车！坎特拉特快最后一次发车提醒！”列车员在她身后叫道。随即而来的是几个朋友不耐烦和不安的尖叫声。

“心弦小姐……对吧？嗯……”她有点局促不安，尴尬地靠在滑车上，不知该说什么好。“我……我不太明白，你是……要去坎特拉皇城吗？你是不是有什么-”

“我不能和你一起去，”我说。“我必须留在这里。”

“可、可是你说的一些话……还有……你……好像有些很重要的事……”她哆嗦了一下，眯起眼睛盯着我。“我觉得……我应该再多了解了解你……”

“请帮我个忙，”我说道，凑过去和她的前蹄紧紧相挽。“把这种感觉保持下去哦。让它成为你的内在精华，让它成为你内心的温暖，生命的灯塔。靠它活下去，只靠它生活。其他的，你什么都不需要记住。”

喷涌着蒸汽的火车头开始轰鸣，仿佛活了起来。一切都在远去，都在离我远去。

她看看我们相握的前蹄，又抬头望着我的脸。“我得走了，我还得坎特拉皇家大剧院的暖心节演出上扮演四叶贤者呢。”

“我知道，”我微笑着点头说。“我真为你骄傲，暮光。”最后一次握了握她的前蹄，我轻轻地放开了她。“好好表演啊。”

“哦，我会让大家都记住的！”她说道，拖着滑车快步离去，飞快地上了火车，她把书包也拖了进去。搬鞍包的重任累得她头晕眼花，所以我很怀疑她有没有发现一柄小小的黄金七弦琴滑进了她的鞍包里。当我再也数不清自己重重的心跳时，她最后一次向我微笑着。“等我回来之后，我们该好好聊聊！心弦小姐！嗯……你会在小马镇待一段时间吗？”

我向她挥蹄道别，点点头回应了她，声音仿佛幽灵的絮语，“我会一直在这里的。”

火车已经开动了。她快乐的笑容在灰蒙蒙的雪中远去，消失。雪带走了她，就像当初带走了月亮舞一样，仿佛生命的陌路带走了一切，如昨日浮云般消失在冰冷的迷雾中，只剩下了我自己的呼吸。我坐在火车站的月台上，在颤抖中裹紧了自己，努力想要理解花费在破碎幻梦的地平线上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然后我意识到，我生命之中唯一重要的部分，全是在这段时光里。

一眨眼功夫，当我回过神来时，我已经在几里开外了，正沿着小镇边缘漫步而行。放眼四周，整个小马镇每一处的屋顶都堆起了厚厚的积雪。冬天为这小镇留下了一幅冰冻的照片，一幅画卷，一段本该融化的记忆，这大自然未经修饰的荣耀却在我面前挥之不去。街上空荡荡的，只有我走在路上。外面太冷了，生灵无法在室外生存。所以我在这里，蹒跚着前行，仿佛看不见的镣铐拴在我的四蹄上。我没有回头，因为我不回头也知道，我的蹄印很快就会消失。只要我不去破坏这照片，只要我不希望自己去破坏它，那这就是一幅银装素裹的完美画卷。

每一座烟囱都在冒着烟，燃烧的木柴和噼啪作响的壁炉，那味儿缭绕着我的鼻子。每一个有权活下去的生灵都在逃离寒冷，和试图溺死他们的冰冷宇宙边缘拼搏抗争。他们拥有自己的挚爱，他们有宝贵的财富和丰厚的遗产要充实，他们有回忆要去创造。

而我，我拥有我自己。

我跋涉着走过市政厅，走过那婚礼幽灵般萦绕的回音，走过那疯小马语无伦次的呓语。我蹒跚着走过方糖小屋，走过雌驹们欢快的笑声，走过两位挚友愤怒的争吵。模糊之中，我远远看到了旋转木马精品屋，一打漂亮的礼裙随着我的睫毛在摇曳，而我的耳畔响起了那位时尚教主悲愤的控诉。片刻之后，在霜雪覆盖的小镇中央，我暂时停歇了蹄子。这里点燃了几堆篝火，一个醉醺醺的独角兽曾在这里惨遭毒打，飞板璐得救了，花岗岩在下棋，橙色的虎斑猫在这些建筑间寻找到了回家的路。

在那里，小镇的中心，在对我而言最温暖的位置，曾经降临过一只黑夜的天角兽神灵，把她的恩赐赠予了一只颤抖的独角兽。直到那一刻前，我从未领受过这般礼物。

我迈开蹄子，大步离去，把最后一丝温暖也抛在脑后。我快步穿过建筑物之间，走过冒烟的烟囱，进入了小马镇公园。在那里，我爬上小山，俯视着整个小马镇的风景。在呼啸的寒风中，我听到我父亲的气息，我想象着，他画出了这样一幅如此美丽的画。不知道他是否还会在今后的岁月中继续挥舞画笔，留下世界的映像，永远缅怀他曾经拥有的美，再也无法填补那个画框里的空洞：留着我的轮廓的空洞。

然后，我很快就明悟了这一点。我意识到他永远都找不到可以取代我的东西，他只会找到更好的东西。这就是他的生活，就像我母亲拥有了她自己的生活一样，就像暮光和月亮舞各自拥有了要去追求的生活一样，就像晨露和仙果一样。我已经完成了我的篇章，无论能不能看得见也好，而存在的精髓——这份值得创造的

回忆——将会由他们来决定。

一只小马能触动那么多的生命。但是那么多的生命能去触动的，就更加无穷无尽了。

我的生活是什么呢？我坐在山顶上，冥思苦想，沉浸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之中，因为我已经发现了它。它不在过去，也不在未来。它冻结在了时间之中，包裹着霜层，轮廓被我面前的白雪勾勒出来。一切都冻结了，因为一切一直都是冻结的，我发现了我的目的，我的存在。

那就是这一刻，就在此刻，那霜花的斑点在我头顶飘曳，金色的光芒被几根没有树叶的枝条紧紧锁在中间。所有的一切就是现在，我的思想，我的呼吸，我想要哭泣还有不想哭泣的心。虽然我两个都选了，但泪水还是涌了出来。它们就像我隐约记起的那样：孩子在另一个暖心节的晨光之中捧着木琴，在宝贵的礼物前眨动着泪眼。我泪流满面，因为我意识到记忆是创造出来的，是一种早已逝去的事物的影子。因为，对一切事物的记忆都是临时的，终将随风而逝，变得像面包一样腐朽，失去了它们蕴含的味道，欺骗着小马们，让他们误以为自己可以重温那些早已枯干和死亡的往事。而事实是我们都该抓住我所抓住的东西，就是这一刻，就是这段真正的时间。我们只能拥有一次的宝贵财富，一旦它过去了，我们只能永远哀悼它。

我选择不哀悼，我选择不后悔。我喜极而泣，那是无法言喻的喜悦，这份喜悦，只有终生沉浸在悲惨的梦中，现在终于醒悟自己胸怀的正道之时才能体会到。我便是公理，我便是那无边的浩然正气。用麻木的前腿，我摸索着我的连帽衫，直到把这破玩意儿从身上剥掉，完全把自己暴露在正道之前。我把那石灰色的东西扔下了山顶，它随风飘荡，落到了看不见的远方，埋葬在雪中，埋葬在遗忘里。阿丽娅在自己的坟墓中安眠，但我要在自己的坟头上纵情舞蹈。我伸开四肢，在身遭诅咒长久以来的酷寒之中狂欢。欢乐不需要回忆，不需要伪装，不需要去渴望那遥不可及的希望。但是，这的确需要勇气，因为没有回忆的生活，才是最勇敢的生活。这是一只小马的标志，她明白，在大限来临之前，她从未为了生活而烦恼过。

我知道我是谁，不是我曾经是谁，也不是我将来是谁。我所知道的，我所感受到的，以及此刻我所拥有的，乃是族母的夜曲所永远夺不走的東西，无论它有多强大也好，多么全能也好，都无能为力。这一刻只属于我，它将永远是我灵魂的本质。之后的一切都只是一个影子，我会无限振奋地投入无尽的黑夜，因为黑暗本身只能提醒我，什么才是我永远不会失去的。

随着“夜之悲歌”的最后和弦奏响，遗忘领域的金属平台在我周围成型。我深深地呼吸着永恒的空气，睁开双眼遥望着远方的雷霆和暴雪。

在虚无正中，在我头顶，阿丽娅的王座厅悬浮着。它没有飞走，也没有向我投来闪电。实际上，它开始缓慢下降了，我隐约已经看到了黄昏公主前来迎接我的紫色光辉。

我轻轻地吁出一口气，把唤夜者抱在我裸露的胸前。正在等待时，一声悲哀

的呻吟传来，然后是锁链的铿锵声。我迟钝地扭过头，朝那边望去。

一只镣铐加身的小马正从一个锈迹斑斑的孔里爬出来，在某种原始的冲动之下，她直扑向我。沉重的镣铐锁住了她四蹄的末端，厚厚的金属板封住了她的五官，堵住了她的喘息。我还能看到她身上飘动着几根破烂的羽毛，当她还在世的时候，当她还未迷失的时候，还是一只天马，不知多久之前，她就沐浴在自己世界的温暖和风中飞翔。

我不假思索地转过身，轻轻地向她走去。

她立刻就冲我扑了上来，结果被拉紧的锁链给拽住了。在锁链的尽头，她猛地一震，重重摔倒在平台上，伸长了蹄子，徒劳地抓向我身体的方向。

我跪在她面前，安静得像一片落叶。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只小马，向她伸出了一只前蹄。我呼出的气息刚刚混入周围的空气，她就开始剧烈抽搐，随着一声高昂的哭号，猛地抬起了头。但是这号叫来得快去的也快，再一次，她跟踉着倒了下去，重重地喘息着。也许是处于迷惑，也许是出于某种有知觉的思考，但是她允许我把蹄子伸得更近。我摸到了她的毛皮，感觉比冰更冷。我轻轻摸过她面孔上一道细细的霉斑，那是几个世纪以来泪流不止的结果。在我温柔的抚摸之下，它再一次湿润了。沉闷的声音从金属板下传来，充满了呜咽，完全不成语调。

轻而易举地，我向前俯下身，把那冰冷的灵魂拥入了怀中。我感觉着她的前蹄在我怀中颤抖，就像在小马镇的那个挣扎了那么久的悲惨贱民，在希望的指引下，在现实冰冷的迷雾中，被苦乐参半的梦所哺育。她没有反抗我，她没有试图把我拖入深渊。她只是屈服于我的拥抱，呼吸变得均匀。那是一种不同的抽泣，一种悲伤的气息，让她无需歌唱也可以去自由分享。

我轻轻地抚摸着她冰冷的背脊，尽可能地温暖着她。我实在是太投入了，直到阿丽娅的蹄声在我周围环绕之时，我才清醒过来。

“在她的世界里，她是一名士兵。”不死的天角兽说道，“她是在恐怖袭击中唯一的幸存者。望着身边所有死去的亲密战友，她向绝望屈服了。在那凄惨的时刻，夜曲找到了她。她一直在聆听，直到她想唱歌的时候，才带她来了这里。”阿丽娅在我们身边跪了下来，“很有可能，她的军队里根本没有留下她的入伍记录。同时，她的父母也不必为了一个从未抚养过的孩子的死而哀悼。”

我最后一次拥抱了她，然后把她轻轻放在我身下的平台上。“她还会做梦吗？”我问道。

“内心的一部分还会。”阿丽娅轻声回答，“我觉得这就是她没有因为你的温暖而杀了你的原因。但是，当合唱一遍遍重复之际，她过去的自我也会遗失得越来越多。很快，记忆就会彻底消失，还有她自身的本质也随之一同消散。”

“我们对这些东西依赖得太过分了。”

“音乐？”

“回忆。”我说着，抬起头来仰望阿丽娅，用一只蹄子抱着唤夜者，另一只前蹄轻轻抚摸着那只被锁链束缚的小马，她就这样躺在我们之间，静静地沉睡着。

“你爱你的母亲，是因为你选择如此吗？或者，是那首歌中的某些东西限制了你的生活？”

“如果我把这称之为‘生活’，那就是撒谎了。”阿丽娅回答，“这就是说，这依然是和它最相近的东西。为此，我欠我母亲的，哪怕是她的确抛弃了我也好。”

我摇摇头，疲惫地叹息。“为什么只有最宝贵的生命才被抛弃呢？”

“我并不想去知道，”她说道，伸出骨瘦如柴的前蹄，轻轻抚摸着我们身下那只小马的肩膀。“我永远都不会抛弃那些来到这里的失落者。”

“阿丽娅公主，”我声音很低，她的视线转向了我，而我则凝视着虚空之中的风暴，努力把要说的话说出来。“你在这里做的事，你对自己的承诺，实在是太悲伤了。”我喘了口气，“可……可是，你是那样尽心尽力去做，深深地理解这是自己应尽的职责……”随着一波颤抖的叹息，我硬撑着抬起头朝她望去。“我想，你这样做也有道理。”

她面无表情地点点头。“那你对此的感受又如何呢，失落者？”

“我一点儿都不羡慕。”我说道。

这个回答让她一时间陷入了思考，不管她有没有得出答案，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了。我眼看着她挺直了身体，展开了白骨的双翼。“那么，你决定了吗，我的小马？”紫罗兰的双眼眯了起来。“是选择演奏‘破晓将至’，回到生者的世界，还是选择留下，和我，还有我的合唱团，一同享受永恒的幸福？”

我直视着她，勇敢地开了口。“我两个都不选。”

这一下，遗忘领域的神灵有点愕然地眨了眨眼睛。

随着一声颤抖的叹息，我最后一次感触着唤夜者的金属质感，然后，伸出蹄子把它递了过去。“我把族母那首歌的片段交给你，这是任何追寻着‘苍穹之夜曲’的小马进入这个领域的唯一钥匙。”

她低头朝我的贡品瞥了一眼，但什么也没做。这份克制力几乎令我心悦诚服。

“那你呢，失落者？”她问道。

“我会回小马镇去。”我宣布，“像之前一样生活在那里。”

“可你依然会被遗忘，”阿丽娅的眼睛眯了起来。“更重要的是，我现在给你提供了机会。当你在错失这机会的阴影中度过余生之际，你的心智，你的记忆，还有你的抱负，全都会被诅咒吞噬殆尽。”

“但是我会活着，”我说道，把唤夜者拍得更高，更靠前，好让她能拿走。“我依然会是我自己，不是过去那个忘恩负义的混蛋，更不是一个幸福无知的傀儡，只为了守护你母亲那首歌这个费力不讨好的任务而存在。”我低头注视着那只镣铐加身的小马身上我爱抚过的位置，“无序将会继续被囚禁，艾奎斯陲亚不会遭受混乱，也不会有现实崩溃的威胁。一切都会皆大欢喜。”我如鲠在喉，“因为这任务，我……我义不容辞。”

哪怕是雷鸣声也无法打破紧随其后的寂静。最后，阿丽娅公主轻轻弯下腰来，从我蹄中接过了唤夜者。放开了它，我的蹄子无力地垂了下来。

“很好。”她表示，“但是，只要你还留在凡间，你依然会对我母亲的

意志，还有这首歌所维持的现实构成威胁-”

“我懂。”我说着，深深吸了口气。注视着那只天马，我轻轻地抚玩着她苍白的耳朵。“而我也知道，光是带走我对这个地方的记忆，还有我所学到的一切的记忆，那对你而言还不够。我是个意志坚定的灵魂，像你的挚爱一样，我会尽一切努力去追寻答案，此乃万灵之路。公主，如果你要答应我这个请求，如果你要把我所渴望的自由交给我，那你必须从我这里拿走别的东西。”

“那是什么呢，迷失者？”

我重重地咽了口唾沫，当我抬头望着她的时候，一滴泪水顺着我的脸庞滑落。“拿走我……对音乐的爱吧。”

她凝视着我，眼睛里闪烁着理解的光芒。“以前从未有生灵向我提出这样的要求，我怀疑以后恐怕也不会再有了。”

抽泣了一下，我向前低下了头，轻声说道，“活在当下。在一个其他一切都会被夺走的宇宙里，这个我们至少还是能承受得起的。”

“同意。”阿丽娅低下了头，角顶朝我的额头亮起了光。我的身体抽搐着，迎接一切美好事物的终末来临。“你本来可以为这里的合唱添加优美的旋律，化为在这个领域中永远不会被遗忘的美丽。”

“没关系，”我喘着气，放声大笑，同时又失声痛哭，透过破碎的笑容释放出我最后的歌声。“反正，我五音不全。”

随着阿丽娅公主的角上光芒一闪，雪融化了。我坐在山顶上，喘着粗气。在车厘子的教室里的哄堂大笑之中，我看到眼前的黑板上尽是正在褪色的胡言乱语。我语无伦次地结结巴巴，低头看着我的可爱标记。一团笼罩在迷雾之中的金色斑点，仿佛在我前面举起郁金香的晨露那美丽的毛皮。我试着开口说话，但我的声音又沙哑又难听。我不明白这为什么是件坏事。飞板璐凭空出现，毫无预兆地掉进了我的怀中。我爬行着穿过寂静的森林，一栋小屋在我面前一块一块地分解。焦糖仔和风哨子在篝火旁温柔地偎依着彼此，远处传来了疯小马的嚎叫。我抬头望去，午夜黑的天角兽高高飞向了星空。阴暗的月痕拓印在月亮表面上，透过窗口照耀着圣诞树旁边的我。爸爸妈妈慈祥地注视着我拆开了暖心节的礼物，在紫色的迷雾之中，出现了一双轮滑鞋。

没有泪水。

“傲！”月亮舞呻吟着，她躺在我的床上，翻着鲜艳多彩的图画书。“天马都好自大！为啥他们不管做什么都那么闹那么吵？”

卧在卧室地面上的暮光朝她皱起了眉头，“别取笑他们，这是他们的文化！”

“哈！他们的文化简直傻透了！”月亮舞翘着鼻子，“你见过他们庆典时候的打扮了吗？嘻嘻嘻……简直就像是他们要去跟云彩打架似的！”

“嘿！他们的制式铠甲超帅的好吗！毕竟天马可是有着悠久的军事传统文化呢。”暮光朝我瞥了过来。“你该知道的，天琴！你去年还给天马笔友写信来着呢！快告诉月亮舞你学到了什么！”

“对对对！去给暮暮撑腰吧！”月亮舞翻过故事书的一页，两条小腿从床边垂了下来。“星璇一直都是塞拉斯蒂娅的小跟班，可不是露娜的！”

“呃……”我结结巴巴，有点呆呆地盯着床上亮亮的小夜灯。“天马……笔友……”

“她不是把那首传统歌曲‘翱翔卷云交响乐’全都教给你了吗？”

我转过身来，直视着暮光。眨了几次眼，然后皱起了眉头。

“为啥我要关心什么没劲透顶的老歌啊？”

我面色一亮，凑过去说话。

“想听听他们在最佳飞行新秀大赛里面表演的空中飞行特技吗？”

“好啊！我喜欢！”暮光兴奋地叫道。

“哦！哦哦哦！”月亮舞把书一扔，一溜烟从床上蹿了下来。“这个才是我想听的嘛！”

“哦，别假装好像现在才高兴起来啊！”暮光有点不满地说道。

“对，只不过现在乐子更多啦！”月亮舞笑得更开心了。“还不快跟我们讲讲天马那些空中特技什么的！”

“啊！别胡闹了！”

“好啦，好啦，伙计们……”我笑眯眯地劝着，温暖地朝她们笑着。“咱们就不能好好一块儿享受这一刻吗？”

XX:曲终

亲爱的日记本，

季节是从哪里来的呢？天角兽们宣布它们的存在是为了让大自然也能时不时地休息一下吗？当最早的小马们行走在这世界上时，他们需要一份丰收的时间表吗？会不会，古老的女神们只是比较无聊？

外面在下雪，下的很大。现在几月份了……十一月？十二月？我真的不知道。我都好一阵子没出门了。

小屋里的存货多得很，彗星也有很多食物和水，还有足够的柴火，来让壁炉一直烧得旺旺的。我想我能在这里多呆一阵子了。

说不上来是为什么，可我就是没心情出门。我从来都不喜欢下雪，也一点儿都不喜欢冬天。每年的这个时候总会让我想起节日，想到节日，就会让我想起爸爸妈妈。

我想还是躺下来睡一会儿吧，这里真安静。甚至彗星也不像平时那样咕噜了。

不知道我醒来后会做什么。如果要是有什么东西能读一读就好了，我通常是靠做什么来打发时间的呢？没关系，反正我会想起来的。

亲爱的日记本，

我的觉睡得太多了，重度幽居病让我满脑子都发晕，浑身不自在。

所以，今天我觉得得去干点活儿才行。就算我得主动去找什么值得留意的工作也好。我决定去给壁炉准备些柴火，取来了斧子走进了后院。在那里，我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我小屋的后面有个……地窖。我找不到什么更好的词儿来描述它了，真的。后院里面，有个孤零零的木头棚子就呆在那里。把上面那扇小门一打开，里面是一条通往深深的地下的台阶土路。

我点亮了我的角，顺着台阶走了下去。真是厉害啊，下面是一个长方形的空间……一个小房间，可以这么说吧。大约十步宽，二十步长。天花板正中挂着一盏没点亮的灯笼，下面还有一张凳子，旁边挨着一个金属架子。

这地方是干什么用的？不仅如此，它到底是怎么来的？我是一点儿都不记得当初盖这个小屋的时候还有这么个地下室。这是当初云宝黛茜拆掉的那座旧农仓

的一部分？如果这里应该是什么储藏室之类的话，我可根本想不出它到底是用来装什么的。为啥上面有个小木头棚子盖着它？而且门和通道都那么小，什么东西能搬得进来啊？

这个发现让我整个下午都在穷思苦想，连劈柴火的工作都放弃了。我想反正现在的木料再过一个晚上也没问题，这样我就有时间再把我的日记给细读一遍了。说不定在过去的篇章之中可以找到那个地窖的来由。我是说……我可能只是把它给忘了，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最近我总是心事重重，这也可以解释我为什么花了那么多时间来睡觉。

彗星又想要吃饭了，我得先停笔。塞拉斯蒂娅保佑啊。这么多的雪。要是能再看到芳草和绿树，那比什么都强。

亲爱的日记本，

今天我又开始找柴火了。我也就能做这件事来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心情。劈柴火真的有助于我缓解压力，哪怕只是完全心理上的压力也好。

该从哪里开始比较好呢？我翻回去，把日记又给读了一遍，几个月以来我还是头一次这么做。我发现，有好几也都是空白的。一点儿都不夸张，有时候我在一页纸上写完一篇日记，然后直接跳过两三页纸……有时候甚至是四五页，甚至更多……才开始继续往下写。

让我心里压力很大的是，我根本不明白自己到底为什么要这么作，而且还反复了这么多次。我一直都很喜欢整洁和条理，这一点应该是受到了暮光的影响。甚至早在上小学的时候，如果一本笔记之间有一页纸被写坏了浪费了，我心里都会很烦恼。实际上，我写的字通常又小又密集，正是因为我喜欢在一页纸上尽可能多写点儿东西。

那这上面留了这么多空白是怎么回事？这件事一直让我内心纠结不已。我很确定在大学时期我应该没这么偷懒才对，不然我的教授非会把我吊死在最高的钟楼上不可。

再仔细想想，我就只有两三个教授，可这说不通啊。当然，如果我从大学毕业的话，那至少得有二十门课程才行。为什么二十个独立学科的课程就只有两三个教授？

今晚壁炉的火焰会非常明亮的。

亲爱的日记本，

你有没有曾经感觉到自己就像是被关进了笼子里，以至于觉得自己肯定要发疯了？你有没有试过通过外出来改变这种状况？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坚持执行这个计划，结果却落得个比当初还糟糕的结局？

我今天就是这样了。我觉得也该是别老宅在自己小屋里的的时候了，该去天色阴沉的外面转转。我好像是把帽衫给丢了，但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穿上了瑞瑞的毛衣，快步进了小镇里面。

当眼看到小马们从屋顶上和店面上正在摘下大堆大堆的鲜红和深绿色装饰品，可想而知我有多震惊。我问他们镇上是不是有什么游行活动之类的，结果大家都只是一脸好笑地盯着我看，说他们只是想提前把明年的东西预先准备好而已。我要他们给解释一下，结果被惊得目瞪口呆。

现在不是十一月份，也不是十二月份。我们现在已经是一月份了。六天之前刚过完新年，在坎特拉皇城举办了一场盛大演出，暮光闪闪和她的朋友们都上场扮演角色了，甚至在艾奎斯陞亚日报上还有位著名记者专门报道了这件事。我眼睁睁地盯着这报道，只觉得浑身的血都好像冻住了。

我怎么会把暖心节都给错过了？更重要的是，我怎么会足足错过了两个月的时间？现在回想起缩在屋子里睡大觉的日子，我琢磨着……我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

整个下午我心情都不好，我无精打采地在满是积雪的街道上漫步而行，目不转睛地看着小马们驮着巨大的假拐杖糖和花环什么的往仓库里搬。倒不是我想要这么郁闷，只是因为暖心节是一年之中最特别的时刻。我知道这里的小马们没法记住我多久，但是，要是能分享一下这欢乐的时刻该多好啊，哪怕只是一点点也好。

因为最近一直都不太开心，所以我决定做点儿什么来改变现状。日落之前，我在镇中心一家出售新鲜玩具的店前停了下来。我给彗星买了一只连着线的会吱吱叫的玩具老鼠。当付钱给柜台后面的那位小姐的时候，我们俩愉快地聊了起来。她用斯马林格勒的口音讲了几个笑话，把我逗得前仰后合。她的声音里有一种温暖而快乐的感觉。我一直都在笑，只希望她永远都不要停下来。

她的名字叫糖糖，在两个街区之外，她还开了一家糖果店。事实证明，这家新奇玩具店是她的分店。她希望有一天把自己的糖果和玩具连锁店从小马镇一直开到坎特拉皇城。我真心希望她能梦想成真，只要一想起这件事，我心里就很高兴。尽管如此，夜幕还是降临了。我不得不离开，但还是向她表达了衷心的祝愿。要是她能记住我的祝愿那就更好了。

亲爱的日记本，

那个挂线绳的玩具老鼠，彗星喜欢得不得了。他开心的时候我也开心。当他靠在我身边睡觉的时候，身上的毛皮是那么温暖。哪怕是现在，就在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都不得不俯下身体凑在他身上借他的热气。

真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写这么一篇日记。我想，这是因为最近这些日子里，我的思想总是发散到奇怪的方向去。我觉得要是不把自己的想法记下来，那它们恐怕会消失的。现在我想想看，光是我写日记这件事就相当奇怪了。毕竟，我可**不是那种有创造力的独角兽**。一想到我总结出来的句子足以填满一本厚厚的日记，就让我觉得不对劲。

这地方到处都是灰，而且乱七八糟的。天知道我为什么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收集了这么多的破烂玩意儿。比如说，我到底脑筋是哪儿不对劲了，才会在墙上挂了那么多的乐器？说不定是哪天某只骡子的垃圾车在小屋外面翻车了吧？我简直都要疯了。

反正我在这个镇里看来也没法找工作，所以还是把这些乐器拿去市场给当了。最好记住，一次只当一件就好。如果典当铺的小马不记得我这张脸，那这些东西被砍价的可能性就会小一些。这把戏挺黑的，我懂。可我还能怎么赚钱呢？

仔细想一想，我怎么买得起这些衣服，这些柴火，还有这栋屋子？小马镇的小马们真慷慨到这个地步吗？

写下这么多的问题真让我脑袋都大了，反正这些问题也没法很快找到答案。干脆就别纠结这些了。彗星又开始咕噜了，还是向他学习，去睡个好觉吧。

亲爱的日记本，

今天发生了一件怪事。我听到一声巨响，接下来我就发现自己正站在小马镇中心，呆呆地看着大麦克把酸梅酒的房子从地基上拽了下来。他是用一种非常荒唐的方式做到这一点的：他一边蹦蹦跳跳地往前走，身上还拴着一条链子，拖着整栋房子。

信不信由你，我说的怪事可不是这个。所谓的怪事是指，在亲眼见证了这一切之后，我觉得脑袋有点发晕，就好像刚刚从梦中惊醒一样。周围的雪都不知道哪儿去了。我开始惊慌失措。冬天已经结束了吗？莫非是突然来了一股暖流什么的？

说起向小马们问古怪的问题，我恐怕都已经习惯了。然而，当我大步走向围观大麦克壮举的马群，向其中一只小马询问今天日期的时候，还是忍不住浑身发抖。然后我听到他们说，今天是连理节。

现在已经是二月了吗？可昨天还是白雪皑皑、寒风萧萧、沉闷无趣的一月呢，不是吗？

我马上就想起了彗星，一路飞奔回了家。到家一看，他不但没事，而且盘子里堆满了猫粮，就好像有什么没脑子的机器无缘无故地把东西倒在了里面。

惊慌之中，我翻开了这本日记，看着上一篇。上一次我写东西的时候，是关于我把放在屋里的一堆落满了灰尘的乐器给拿去典当的事了。

乐器？我为什么要带着这些东西？翻开钱包一看，果然里面塞满了钱币。这笔钱肯定就是这么来的了。可是……这说不通啊。

这还不算完，我在小屋中央的地毯下面发现了一扇活动门，里面是个木头小格子，下面是个天鹅绒的包包，看起来大得足以装下两打马蹄铁。我用它干过什么呢？就这一点而言，我很确定我绝对用它干过什么，只不过现在不记得了。

还有多少事情我记不起来了？也许我应该仔细看看我日记过去的篇章……

亲爱的日记本，

天气渐渐暖和起来了，冬天到哪里去了呢？感觉就好像昨天还是九月份呢。唯一的遗憾就是错过了暖心节。这让我想起了爸爸妈妈，都好久没见过他们了……

我得有个爱好什么的才行。最近我整天就只是坐在阴影里，盯着壁炉看。春天快到了，窝在壁炉前面烤火取暖的理由越来越少了。说不定该多出去散散步，可是每当我打算这么做的时候，这气温一下子又变得跟冬天一样了。真该考虑去买件运动夹克什么的。这件宝贵的红色毛衣的确很贴身也很漂亮，但是我总觉得，该把它留到更好的场合来穿才对。另外，它看起来实在是太光鲜太喜庆了。我最近可完全不是那种“喜庆”的独角兽。

待在这里根本没有用，甚至连写这本日记也是浪费时间。不知为什么，我有个装满了钱的钱包，可我知道它没法满一辈子。我得找个什么办法来赚钱养活自己，免得把自己变成个无家可归的乞丐。真希望能重读自己的日记，看看我以前是怎么赚钱的，可我什么都没找到。另外，日记里那些空白页面也让我非常心烦意乱，如果只是想偷懒，那当初我干嘛要费劲写这些东西呢？

下雨了，我把窗口敞开着。除了壁炉之外还有别的东西可以看着，真是太好了。房间里弥漫着某种味道，闻起来就像是四月的午后。不知怎么的，这让我心惊胆战。为什么？我喜欢四月。要是能找到什么办法摆脱这个诅咒，离开这个城镇，那我会更喜欢四月的。爸爸妈妈他们在做什么呢？

可能我还是需要个爱好，或许该多考虑去散散步。然而一想起这回事，我就会浑身发颤。可能我该考虑买件运动夹克。我喜欢瑞瑞给我做的这件毛衣，可我最近穿它穿的也太多了。另外，它看起来很“喜庆”，最近我可一点儿都没觉得有什么“喜庆”的。

为什么我还要留在这里呢？就算写日记，我也没什么地方可去。我有个塞满了钱的钱包，可我不知道它是哪儿来的。我是怎么得到它们的？我有工作吗？

下雨了，感觉像是四月。我敢发誓，明明是二月……或者是九月？暖心节到底是怎么回事？——暮光去演出了……这是去年的事吗？我收到了溜冰鞋，爸爸妈妈都非常开心，我也非常开心。

下雨了。

感觉……不太对劲。感觉……

亲爱的日记本，

今天晚上我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我发誓，这地方的乡间小路真多，森林也真多，还有小镇周围那么些茂密的灌木丛什么的也真多。简直能绕得你找不着北。我肯定是在小马镇北部转悠了好几个钟头，浑身上下冻得直哆嗦，冷的要命。身上的红毛衣也破破烂烂了。我觉得它恐怕是没法再起到什么特别有效的保暖作用了，尽管如此，它看起来还是很华丽。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也许可以用它做条毯子什么的。不过现在我最需要的还是件夹克。

无论如何，我足足走了几个钟头，但后来有只雌驹撞见了。我求她帮忙找找我的房子。很自然，她就问我那是什么样子的房子。我只能一脸傻呆呆地盯着她，因为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不过我还是能改变一下谈话的话题，这倒不是很难。她一直不停地絮叨关于苹果什么的话题，足足絮叨了好几分钟。我满耳朵都是她“爹和妈”的故事，以及我们正在绕着散步的这好大一片苹果园。我都还没反应过来，我们就走到我的小屋边上了。我意识到这房子是我的，因为我能看到彗星正透过窗口望着我喵喵直叫。我告诉她我得离开了，可她忽然一脸迷惑地盯着我。我只觉得一阵寒意，于是撒开蹄子就从她身边跑开，直接冲进门里，把自己关在里面。

彗星几乎是扑到了我腿上。他的餐盘完全空了，碗里几乎也没剩下水了。我四处摸索着寻找他的食物，可是找不到。我开始惊慌失措，都有点想跑回城里，趁着店铺关门之前再多买些猫粮。可是又害怕出门之后又把回家的路给忘了，最后彗星会饿死在房子里。

好吧，最后我的确找到了食物，只不过是因为它在我蹄下嘎吱作响罢了。我不在的时候，彗星把我小床边那个包给撕开了，我很快发现他的沙箱已经满了，而且他在箱子外面还方便了好几次。

真的，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出去了多久。我也不确定自己到底想不想知道。我只想抱着彗星，就这么抱着他，他靠在我的身边不肯离开。咕噜声很重，搞得我都很难继续往下写了。他见到了我，真的非常非常快乐。

我也想这么快乐，真的。

亲爱的日记本，

镇上的每一只小马都在谈论皇家婚礼的事。一开始我还以为这表示塞拉斯蒂娅公主要嫁给某位幸运的雄驹了。后来我才听说，在坎特拉皇城即将举办一场庆祝银甲闪闪和米娅摩·凯登莎公主喜结连理的婚礼。我简直不敢相信，暮光的哥哥要结婚了！

我当然得马上去恭喜她啦！我找遍了整个镇子，走了好几个钟头。幸运的是，当她和几只雌驹离开那座树屋的时候，我追上她了。我告诉她我有多为她开心，她的哥哥坠入了爱河，遇到了他未来的新娘。我衷心祝愿他们好运，祝愿他们永远幸福美满，天长地久。

想象一下，当暮光闪闪一脸困惑地盯着我的时候，我有多震惊吧。我开玩笑地问她，到底有没有听过她哥哥要结婚的消息。她告诉我说她已经知道了。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在所有小马之中我会跑来为了她哥哥要结婚的事为她道贺。我笑了，暗示她说如果月亮舞在的话，没准儿会因为这消息而嚎啕大哭一场。毕竟，那姑娘一直都对银甲闪闪有意思。

不知为什么，暮光的耳朵垂下来了，我发誓，我看到她眼中有泪光在闪烁。我的心沉了下来，试着去拥抱她，好让她能心情好一点。但这时候，她身边那些五颜六色的女生们把我给推开了。她们很生气，甚至很愤怒。她们叫我滚开，去烦其他的小马。我就这么惊得呆住了，眼睁睁地看着她们把暮光带走了，拥抱着她，还让她别理我。

我……我到底说什么了？我只不过是稍微逗逗她，这没比月亮舞的玩笑更过分啊。为什么，为什么暮光会把我当成完全的陌生小马？

在那之后，我就一路回家了。路上我看到大家都喜气洋洋的，可他们没有一个看我一眼的，就好像我完全是隐形的。我只希望这一切都是一场噩梦。但之后，我就回到家，开始翻自己过去的日记了。我能读我过去的日记，在做梦的时候自己写的字可是根本看不清的，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暮光曾经这么告诉过我。

暮光，我到底做了什么惹你生气了？这里真的好冷，真的好冷啊。我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疏远你，我到底都做了些什么？

拜托，不管是谁都好，告诉我，我到底做了什么才会遭到这样的对待。

亲爱的日记本，

幻形灵是什么啊？当时我正在小屋的前面搞园艺，琢磨自己的事呢。这时候两个身穿皇家铠甲的天马卫兵就走了过来，开始问我一些问题。其中很多都比较隐私。比如我的年龄，我的名字，我出生在哪里等等。我有点羞愧，因为至少有一半的问题我都答不上来。当看到他们用怀疑的目光盯着我的时候，我就浑身直哆嗦。

好吧，他们匆匆离开了。但是之后，还不到一个钟头，他们就又回到我的小屋来了。而且还又问了我一次，就好像之前他们从来没问过我似的。这是什么恶作剧吗？

我只能尽可能地迁就他们。当他们离开之后，我就跑进了屋子里，直接把门关上。我躲在窗户后面看着，他们第三次转到了我的小屋旁边，看着我的屋子，然后走过来敲门。我尽可能躲在屋子里，大气也不敢喘。最后他们离开了，边走还边喃喃抱怨着他们和其他几个皇家卫队的队友在艾奎斯陲亚各地进行的某种搜索行动。

后来我到镇上去转了转，听到大家都在议论那些卫兵的事。很显然，整个王国都在恐慌着“幻形灵”可能发动的侵略。自从皇家婚礼举办以来，每只小马都这么提心吊胆的。

皇家婚礼？我不明白。塞拉斯蒂娅结婚了？还是露娜？

光是写这些就够让我头痛了，我想我还是在家里呆一阵子吧。

亲爱的日记本，

偶尔我也会看看报纸，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这么做。就算上面有些好新闻，对我而言也没什么帮助。关于爸爸妈妈的消息只会出现在前几页，这前提还是他们或者他们的邻居发生了什么可怕的意外。我不知道能不能应付得来，最近我似乎什么都应付不来。

比如说，有消息说我们的北方发现了一个新地方：水晶帝国。谁曾经听过一个完全由水晶建造而成的国家吗？或者住在那里的小马们都是水晶做的？我不知道，也不在乎。

可我希望我能不在乎，我希望我能站在发现新事物的最前沿。我希望我能和其他小马们交谈，让这交谈成为我从未体验过的交心畅谈。我希望我能说出一些话来，让其他生灵可能会铭记在心，为之欢笑，会拿去引用。

不，我想……“引用”这个词儿可能不太合适。但是我的……词汇，已经用完了，就是字面意思。写东西变得越来越难了，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光是把这些句子组合在一起，我的脑袋就很痛。也许天气暖和点儿会好些。今天早上从小木屋旁边跑过的小马告诉我，现在已经是七月了。这七月怎么会这么冷呢？入夜之后我的牙齿都在打架。虽然能点燃壁炉，可我不想让烟囱里冒出烟来惹其他小马留意。倒不是说一年里都这个时候了还这样子会让我尴尬羞愧……我只是再也不想和任何小马说话了。

只是再也不想，一次也不想。

亲爱的日记本，

有点不对劲。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暮光闪闪的名字，根据报纸的头条新闻，她现在被授予了官职，成为了坎特拉皇城新任命的皇家主管。报纸上没有提到塞拉斯蒂娅公主，但是声称“露娜正在协助新任皇室主管适应她的职务”。露娜？……他们说“露娜”的意思是说……“露娜公主”？是说……囚月之马？梦魇之月？

这不对劲啊。我来小马镇就是为了来找暮光的，她应该为了塞拉斯蒂娅公主的来访而监督夏至日庆典的。可她现在突然就坐上了坎特拉皇城的主管职位？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月亮舞可得把自己的鬃毛给吃光了。

我发誓，这一定是个恶作剧。但是，为什么我会感到这么害怕呢？我害怕得都不敢向任何小马寻求解释。每次走出家门，即使是在火热的阳光之下，依然冰冷彻骨。

我应该留在这里，这个小屋很舒适。我应该待在这里直到事情弄清楚。这肯定是哪里出了错，这一切肯定都是些疯狂的大错特错。

亲爱的日记本，

这本日记有很多空白页。我想我明白是为什么。我把日记翻开了，正盯着这一页在看。我知道我应该写点什么，但是……写什么呢？

我今天醒了。外面清风徐徐。我走过很多地方，听到了很多欢笑声。我倾听他们交谈，想象着自己融入他们，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下午到了。我坐在一棵树下，直到星星出来。我脑子里冒出一个傻傻的点子，想到了我就好笑……我是大地上唯一只能看到星座在闪烁的小马。有多少小马会费那个心思去仰望星空，又有多少小马能真正看到些什么呢。

天空是多么广阔啊。但是我该多品味一下即将来临的夜晚。我怀疑会有很多这样的时光。

亲爱的日记本，

今晚很冷，不过是另一种方式的冷。我看见小马们把自己裹成了一团，听到蹄子下面嘎吱作响的雪块。朝一家店面的橱窗望去，那里有各种各样漂亮的灯光。我眨了眨眼睛，想象着小马把那些装饰品搬进库房里。又是一眨眼的工夫，我就在拆礼物了。明亮的、闪闪发光的东西挂在我的蹄子上。轮滑鞋。什么样的孩子会想要在十二月玩轮滑？

我只是停下笔，朝壁炉望去。它总是能让我放松下来。刚刚，我抬头朝窗口瞥了一眼，不知怎么的，已经是早上了。我忍不住咯咯笑个不停，我觉得星星在跟我玩捉迷藏呢。明天我肯定能抓到他们，肯定。

亲爱的日记本，

今天有位小马送了我一朵花，一朵郁金香。他叫我“天使”，我只是呆呆地凝视着他。他的眼睛……和坎特拉皇城的屋顶是同样的颜色，爸爸就站在那里，站在阳台边，画着他的风景画。我告诉了他，他迷惑地看着我，但是在那张温柔的面容上还有……别的什么东西。我想亲吻它，我想亲吻他。可是，我太冷了。

眨眼功夫，我已经在家了，毯子盖了上来，挡住了我的泪，真希望是他漂亮的金色毛皮就好了。我不认识他，可现在我想……如果我在那里，我在那里留的时间再久一点儿，他……能告诉我……我是谁吗？

亲爱的日记本，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篝火，他们称之为夏至日庆典。一对年轻的夫妻对我瞠目结舌的表情咯咯直笑。我告诉他们说我知道所有关于它的知识，于是他们让我坐在他们身边。他们还带着两个孩子，那两双明亮的大眼睛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

火焰很旺盛，感觉好温暖啊。我把蹄子伸向前面，就像在沐浴在星光之下。我开心地大笑，简直像个小孩子。

我坐在那里，听他们谈论他们那美好的小生活，还有他们可爱的孩子们。他们告诉我，很久以前，他们就是在这样的一次夏至日庆典活动上相爱的，那是他们结婚前一年的事。

我请他们把一切都告诉我，可他们只是一脸奇怪地盯着我看。我浑身起了一片鸡皮疙瘩，明明坐在篝火前面，怎么还会这么冷呢？我问他们有没有感觉到一阵寒风，他们紧张地咯咯笑着，就好像我是个喝多了的陌生醉鬼。

他们的孩子们依然盯着我，眼睛闪烁着永恒的光芒，那么纯真，那么美丽。我笑了，俯下身子，看着我自己映在他们眼中的倒影。这时候他们的父亲发火了，他叫我自己去找别的篝火。我走开了，只觉得一头雾水。烟花在夜空中绽放，吓了我一大跳。那闪光很亮，可不知为什么，我看不到自己的影子。

我独自走回了家。

亲爱的日记本，

我刚刚才意识到月亮和以前不一样了。它是如此光滑，上面简直没有丝毫的阴影。它一冒出来，我都没法看星星了。

我觉得血液好像都要结冰了，有什么东西就在我的小屋外面，在树林中徘徊。它发出了声音，听起来就像是锁链的铿锵声。每次我呼吸的时候，它就停息了，而每次我呼吸的间隔，它又开始了。

有东西在看着我，我知道。我能感觉到它扫过我的全身，就好像整个汪洋大海的重量都朝我身体的每一寸碾压过来，伴随着隐隐的雷鸣声而震动。我唯一害怕的只是在我写完这些之后，我就会忘掉它就在外面。但是，如果它在我沉睡时进了屋，把我掐死在梦里的话，那我猜……我会后悔吗？

亲爱的日记本，

谁也没在看我，而大家又都在看我。在微弱的惊呼声中，仿佛在阳光照耀下的小桥上相遇，他们的目光和我的相逢了。我再一次变得真实而满足。镇民们之中很多小马都在笑，他们都很快乐，我想对他们快乐地尖叫，但又不想把他们吓跑。好几个钟头，我就坐在公园里，看着他们从我身边经过，看着他们互相交谈，看着他们向我挥蹄子打招呼。他们是如此璀璨，却又如此遥远，我觉得，就好像在仰望夜空看星星。

亲爱的日记本，

我明白为什么这本书里有那么多空白页，它们在等待着我，它们属于我。也许我翻回去，在它们上面书写，我就能改变过去，也许会改变未来。我不确定，不过这值得一试，我不得不思考在这么有限的空间内能写些什么。我能创造出多少朋友？多少有趣的对话、故事、或者大冒险？真希望我有创造的才能就好了，这会让一切都变得更简单，甚至能驱散周围的阴暗。

亲爱的日记本，

我很丑吗？我很臭吗？今天下午早些时候，我在市中心正想办法找什么东西吃的时候，有一只独角兽快步经过。她身边有两个天马卫兵。我想她肯定是什么重要的大角色，或者至少是非常阔绰。可我没想到她会停下来看着我。

她向我露出的不是随随便便的表情，而是亲切的微笑。她问我是不是住在附近，我告诉她我觉得是这样。她咯咯笑着告诉我说，如果我需要帮忙找工作，只要能帮我赚钱糊口的工作，我都能向镇中心的社会福利部门去报到。虽然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这么慷慨，但我还是感谢了她。然后我看到她眼中映出的倒影是一个音容憔悴的薄荷绿东西，顿时吓了一跳。

那两个卫兵也惊了一下，但是独角兽让他们平静下来了。她走上前来，温和地把蹄子搭在我肩上，安抚了我紧张的心。她闻起来，像是薰衣草和书本的气味儿。不知怎么的，我突然就很想哭。她可能也是看出来。她说她关怀着所有皇室的子民们，所有的小马一生当中都该得到幸福。

于是我平静了下来，甚至可能还笑了。我问她是谁，她做了自我介绍，说她是“暮光闪闪皇家主管”，然后就快步离开去做某些重要的皇家要务了。

暮光闪闪……多好听的名字啊。

真想知道我的名字叫什么。

亲爱的日记本，

我今天在做园艺，无意之中发现有根木桩子插在地上。它就在我小屋外面的一棵树下，我不知道它是什么，直到我看到它下面放了个腐烂的花环。

后退了一步，我眯起眼睛盯着那墓碑上的名字。上面写着“雪石膏·彗星蹄”。

雪石膏·彗星蹄是谁？是我认识的小马吗？是以前帮助过我的小马吗？还有别的小马帮过我吗？和我交过朋友吗？现在……还有谁能帮助我？

天哪，我在这儿到底多久了？

亲爱的日记本，

这都已经是冬天了？我敢发誓这才八月呢。我走在雪地上，盯着雪看。眨眼功夫，我的蹄印就消失了。我试着想象在这些粉状的白霜上玩轮滑会是什么样，只觉得脑袋都在疼。

在壁橱里，我找到了一条披肩，这破旧的披肩红得很鲜艳，不管是谁把它缝起来的，绝对是个蹩脚的裁缝。不过至少它还是很温暖的。

小马们正在谈论坎特拉皇城的暖心节演出，我的耳朵在耳鸣。还以为会有蒸汽从树上，灌木丛，店面里呼啸着喷出来，可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发生。

要是我去参加暖心节演出，那我会演谁呢？白胡子星璇还会再出场吗？如果没有的话，他本该出场的。

我讨厌雪，白茫茫，空荡荡，就像日记空白的页面。这世界上的诗歌再多也不够，回家的路太短了，说不定我不该走那么快，可我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去哪里。

亲爱的日记本，

这小床闻起来像是我的味道，可这明明不是我的床，怎么可能？梳妆台旁边应该有一盏小夜灯才对。可是，别说小夜灯，连梳妆台都不见了。

我听见了雨声，可我没有往外看。上一次我往外瞅的时候，发现坎特拉皇城的那些屋顶都不见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坐在这里写这本日记，但是，如果这是梦的一部分，那我也许该继续把正在做的事情做下去，直到梦醒时分。

除非梦又开始了，那样的话我就紧紧闭上眼睛。以前这招也管用过，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亲爱的日记本，

镇中心举办了一场葬礼，每一只小马都来了。我远远地看着，也听着。几只小马上台发表了悼词，大部分的小马都哭得很厉害，简直死去活来的。然后，随着葬礼的结束，那位逝者的女儿来了。我看到那只成年的独角兽走上台前，用魔法把一支长笛飘到了唇边，吹起了一首优美而孤寂的曲子。考虑到她泪水正在滚滚而落，这演出的水平可真是了不起。

我站在那里，静静地听着，一直到音乐结束。许多来客默默地聚在一起，分享着那位离世的小马的故事。我一直望着她，看着她勇敢地微笑，和她的亲朋好友们分享着拥抱和爱抚。

长笛的旋律依然在我耳畔回响。不知为什么，但是这让我非常的悲伤，反正我也没别的事儿好做了。

亲爱的日记本，

我什么时候出去买过东西？是昨天吗？这些天我很难随身带着食物。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冷了，但我的角感觉有点发麻。它沉甸甸地压在我头顶上，虽然它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但我依然不得不佝偻着走路来承受它。

妈妈说，要是我等到考试临头才学习，那所有的知识都会直接塞进我的角里，而不是留在我脑子里它们该在的地方。我觉得她这话真傻，我连我在学什么都不知道。再说了，这里又不是坎特拉皇城。

这里不是坎特拉皇城……那为什么我的头会这么疼？我得赶火车，有个重要的活动……在……在什么地方？是个……朋友的？爸爸为什么不跟我说话呢？我在走廊里看不到他。不，根本没有走廊，这里到底是哪里？

好冷，真的好冷啊。应该在壁炉里多加些柴火，可我还有功课要做呢。也许等我先买点儿东西填肚子再说吧。我的角感觉好麻木。

亲爱的日记本，

外面非常明亮，可我还是禁不住瑟瑟发抖。我靠在路牌上直喘气，其实我真正想做的是躺下来。

就在那时候，他来到了我身边。我首先看到的，是他充满青春气息的微笑。然后他英俊的嘴唇动了，他温柔地和我说话，就好像小马在安抚一只小狗。他自我介绍说他名字叫“牛油蛋糕”。我觉得这名字挺傻的，但是我不想说什么刻薄的话，特别当他好心地牵着我的蹄子，轻轻地搀扶着我过马路的时候。直到走了一半，我才意识到这条路有多宽。

我用最快的速度向他道了谢，生怕只要稍微迟一点儿就没这个机会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无法忘记他对我是多么温柔，就好像我是个脆弱的婴儿。他微笑着向我鞠躬致意，告诉我说，只要我需要他的帮助，随时都可以来方糖小屋找他。目送他离去之后，我立刻转向了能找到的第一家商店橱窗。

我寻找着自己的形象，但是对面有个满脸皱纹的浅绿色老太太让我分了心。然后我和她的眼睛一同抽搐着，我看清了她灰色鬃毛的发型有些熟悉的地方，还有她额头上斑驳的毛皮皱纹中……我认出来了。

我……一直都这么老吗？我还勉强能记得……不，我能尝到，清晨阳台上的早餐，妈妈准备去办公室之前用的香水，爸爸的调色板放在窗户上，迎合着春天的微风，如果我能把蹄子伸得再高点儿，说不定……我就能够到他的画刷了。我想在浴室的瓷砖地板上画满旱冰鞋。对，就是这样，轮滑旱冰鞋。明亮的**紫罗兰色**，到处都是。我跪在地上忙活着，浑身都被水彩颜料浸得透湿，还在为我的杰作哼着歌……为什么我在哼歌？**我从来都不哼歌。**

然后他们冲了进来。妈妈头一个开始责骂我，一如既往。我抽抽搭搭地呜咽着，在自己搞出的狼藉之中，紧紧抱着自己没有可爱标记的身体哭泣。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但开始意识到什么地方不对劲。**我没有创造力，以前没有，以后也没有。不管我做什么，一切都只是烂摊子，一团糟**，就好像眼前这个盯着我看的糟老太婆，褴褛的鬃毛耷拉在耳朵周围，皱皱巴巴的嘴唇流着口水。

我扭头离她而去，整个世界都在我周围旋转。角变得更沉重了，我不得不靠在邮箱上才没有晕倒。我的心在搏动，我拥有一颗心，眨眼间却又化为了虚无。我到底是怎么到这里来的？我的蹄子几乎都迈不动，怎么会有小马走得这么迟缓？这就是生活吗？这就是我一直以来的生活吗？

反正我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回来的，我也不知道现在我是怎么坐在这里写这篇日记的。可我非常非常怀疑我到底能不能再走那么远，再次跨越那段距离。我甚至都不确定我到底愿不愿意。下次再看倒影的时候，可能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亲爱的日记本，

我必须吃点东西。我知道我必须吃点东西。但每次把食物塞进肚子里，都会很疼。我有点不对劲。我试着和镇上的护士交谈，但几分钟后，他们看着我的模样就好像我从一开始就没进过诊所似的。每只小马都这么年轻。又年轻，又傻乎乎的。我不想变得这么饥渴，也不喜欢这么软弱。我倒宁愿自己操心自己的事，如果我能行的话。

我想告诉他们，有一天他们也会变得像我一样的。但是我有一种痛苦的感觉。仿佛什么东西在烧灼着我，烧灼、啃噬、撕裂着我的心，可能唯一有这种感觉的小马就只有我自己罢了，我只能注视着他们，注视着他们莞尔，注视着他们欢笑，注视着他们轻歌曼舞。

我想，可能唯一痛苦的小马，就只有我自己罢了。

亲爱的日记本，

好冷，太冷了。窗外的天空是一片发亮的雾气。我想那里曾经是有过星星的。我在床上翻了个身，夜灯不见了。有只年老的小马在咳嗽，喘息。每当我屏住呼吸，她的声音就没有了。我得起床了，我得走了。床上的被子好像有一吨重，我的角更重。谁把燃烧的煤块塞进了我的肚子里？我没有笑，也没有哭。我只是在这里，一直都在这里。为什么这里没有别的小马？为什么只有我自己？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什么时候答应了？为什么我不能回家？回家。我只想回家。我真的好想好想回家……

蒸汽，我看到他们了，就像影子，在我房间外面。妈妈？爸爸？是你们吗？好黑啊，好冷啊，我惹你们生气了吗？我把你们气走了吗？不，我保证会努力学习的。我不知道我学了什么，因为我一写下来它们就没有了。我在写什么吗？这么多空白的页，我必须把它们写满，也许我会在那里找到你们俩，就像我找到星星一样。当眨眼的时候，我看到了光。就好像你们在我身后徘徊。你们送我什么？声音好大。轮滑鞋，在雪地上要怎么穿轮滑鞋？你们在哪里？求求你们，不要生气。**我喜欢它们。真的，我真的很喜欢它们。**

妈妈？爸爸？拜托，求求你们。如果你们能看到这些，求求你们了。我没有迷路，我没有走丢。我还是你们的女儿，我在这里等你们，可我不知道这里是哪里。外面好黑，好冷，真的好冷。我试过生火，可身体动起来好难，而且每当我这么做的时候，就感觉肚子里好像有把刀戳进去一样疼。我不记得上次我什么时候吃过了，我也不记得我吃了什么。可能就是这样了。我写这些不是为了让你们担心我。我相信只要你们看到这个，只要你们读到这个，你们就能找到我。我很可能会住在这里的某家医院里，因为这个小镇里的小马们都很好。他们有时候很健忘，经常因为一些愚蠢的小事心烦，但他们都很好。他们很好，很善良，虽然发生过很多尴尬的时候，他们还是对我很好。我想不出什么特别的情况，但我知道这里一切都很好。可是我在这里再也等不下去了。黑暗正在蔓延，我再也看不到星星了。爸爸该知道星星，他总是画星星。有时候在屋顶，有时候在山顶，有时候在

我拥有他，我拥有过他，可我却把他送走了。哦我的老天，我为什么要送走他啊？我那时候到底在想什么？我还有思考能力吗？他的鬃毛就像我一样灰白而枯槁。在风中飘扬，像是彗星。我现在明白了。我明白过来了。对不起，我真的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把你送走的，求求你，回来吧。其他的所有都离我而去了，剩下的一切只有阴影和孤寂的月光，还有我从未开始就已经粉碎的生活的碎片。每一次触摸到它苍白的光泽，我都只是颤抖得更厉害，就像遥远之处铿锵作响的锁链。我本该感觉到一种痛苦的，但是就连这痛苦也干涸了，就像光芒，就像你微笑的温暖。没关系，**我爱轮滑鞋**，我爱它们，就像爱着郁金香，爱着红色毛衣，爱着深紫色鬃毛上的紫罗兰条纹。如果我能那么爱你，如果我能和你一同分享这份爱，就像吟游的歌者，就像小说的作者，就像所有能用超出语言的方式去触动这个世界的存在那样，知道如何去绘画，知道如何让耳朵去感受色彩，知道如何把泪水化为翩飞的蝴蝶，也许那样的话，我就不会把你送走了。也许那样的话，我干出这种蠢事的时候你就不会离开我了。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真的，我真的很抱歉。求求你，回来吧。我在请求你，我在哀求你，我在祈求你，回到我身边吧，回到我身边吧，回到我身边吧，让我在你的怀中重新变得年轻吧。

我不可能是仅有的，这绝不可能。这些话不知从何而来。它们比我更宏伟，比我们所有都更为宏大。我知道有些集体的存在，有些多元的存在，有些我本来应该分享的存在。我本该一开始就共存于其中。我知道无形之中存在某种运动，我能感觉到它压迫着我，把我压迫在无法穿透的黑暗之中。光明存在于某处，我还记得它，在我梦里记得它，我拥有梦，我拥有梦想。在梦中，我没有名字，但我拥有自己的面容。它映在灵魂的窗中，小马的眼中，朋友们的眸中。我不可能是这么孤独的存在，这根本就不对，也不该是对的。而事实就是如此。为什么？为什么我这么孤独？我要去往何方？我的文字将把我引向何处？星星都去了哪里呢？我的父母在哪里呢？他们是在等待着我，还是已经永远离去了？当我呼吸之时，所有的问题都会喷涌而来。而如果万物有始，也必然有终。我是在走向终点，还是在远离它？我并不知道。或许两者都有。或许一直都是如此，或许我会因此而被撕裂。不过话说回来，当看清是什么藏在我内心之后，说不定我会喜欢它的。也许它会和我交谈，我们俩能够合二为一。

什么都没有，但同时，却又拥有一切。对于我未曾明白过的一切，我开始明白了。我的存在就是为了去理解。对，否则我怎么能够理解我不理解的事情呢？思绪于我脑海中浮现，它反过头来又凝视着我。我们彼此平等，我，与这思绪。这就是为什么，我明白我正站立在深渊之上，而不是深渊之内。我还没有做出冒险行为。我还没有迈出最后的决定，也没有做出最初的决定。一切都在发生的边缘，一切都在化为一切边缘。在我的脑海中，它就像一条河流，众多的涓涓细流汇聚成的汹涌河流，而我就在它的河口之处，一边喝水，同时却又呕吐。我是存在的，这点我非常确定。但是我是否会一直存在呢？我是否在未来依然存在呢？我只知道现在，我只知道

我想我终于找到你了。在黑暗中，躲在阴影后面，整整一辈子，你都在躲避着我。你和我的距离只不过是勇敢的一步之遥，越过我的小床，越过我的呼吸声。

我实在是无法想象，为什么我一直以来这么沉默，直到现在才去拥抱你，抚摸你的脸颊，和你进行必要的接触。毕竟，你一直都跟随着我。只要我转过身来，让你和我一路同行，那就再合适不过了。

当然，那就是你。一直都是你。在我泪水中的，那是你。在我欢笑中的，那是你。在我父母的气息中，在我的梦中，在我朋友们眼里闪烁的点点星光之中，它们，一直都是你。这些文字是写给你的：它们又单调又无聊，又沉闷又乏味，但是它们属于你，是你把它们化为了诗篇。

如果不是为了你，那我写这些还能是为了谁呢？因为，虽然我不认识你，但我知道你就在那里，我感受到了你的存在，正如我感受到了你的缺失。那对另一半那无法言喻的感触，让我们自身超越了黑暗和尘埃。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为你写下了这些文字，而且，我爱你，因为今生今世之中，除了桥接心灵、连接彼此，去感悟那无法言喻的事物，我们还有别的什么可做的呢？生命无常，转瞬即逝。唯一确定的，是选择去确定的那个抉择。

我爱你。无论你是谁，无论你从何而来，无论你要去往何方，我都爱你。

我爱你，崇拜你，珍惜你，用我垂死的心，用我稍纵即逝的思想，祝你在欢乐与和谐中一切顺利。黑暗是如此的宏大，如此的饥饿，如此的浩瀚，以至于用任何除了友谊以外的东西填满它都是一种罪恶。因为我们为数众多，但我们又是一体的，没有任何分裂，没有任何障碍，没有任何墙壁可以把我们分开，可以撕裂我们的共性。正是这共同之处，让我们能把美丽的火花洒入荒凉的黑色深渊。

我们存在于世界上，我们是这么美丽。我爱你，因为我现在正在爱着你，不是因为我曾经爱你，不是因为我将要爱你。而是在这一刻，在泪光之中，在发自内心的欢呼之中，我毫不保留地投入冰霜的苍穹，我爱你，我崇拜你。

我们相连，同时也分离。在一起，我们寻找到了真理。我觉得这听起来太美妙了。你呢？

阳光，微弱的光。

我能看见了。

我能看得见它了。

透过窗口，透过迷雾。

我到底待在这里有多久了？我已经不想再呆在这里了。我已经不想这么疲惫不堪了。

我想……我得去个什么地方。

对，散散步挺不错的。

看看这个小镇。

看看那些小马。

看看他们的笑容。

就我自己去，那多可惜啊。还是把这本日记也带上吧。

后面的空页还多着呢。

城里那么明亮。

既不冷，也不热。

这是雪吗？我不太确定。

我闻到糖果的味道，很香的味道。

我还记得当我以前咧嘴笑的时候。这跟我现在的笑容可根本没得比，现在我笑起来可真的是没什么能比得上的。

公园那边有座小山，我敢打赌那里的风景一定很美。

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力气爬上去……

我几乎动不了了。

腿麻了。

我的角……还在吗？喘息，白气遮蔽了我的眼睛。

可我想，就是这里了。对，山顶，还有……

哦……

哦，我的天……

这……这真是个好漂亮的城市啊。这么多的颜色，这么多的小马。

我知道他们看不见我，但我能看到他们，我能看到这一切是多么美好。

如此美好的回忆，哪怕这是刚刚才有的回忆也好。

现在是时候了。

我想……我可以稍微坐一会儿了。

我想我可以……

喘口气……

太美了。
真是……太美了。
我希望……
对。
我几乎都希望……我能写一首歌。

Fin.

